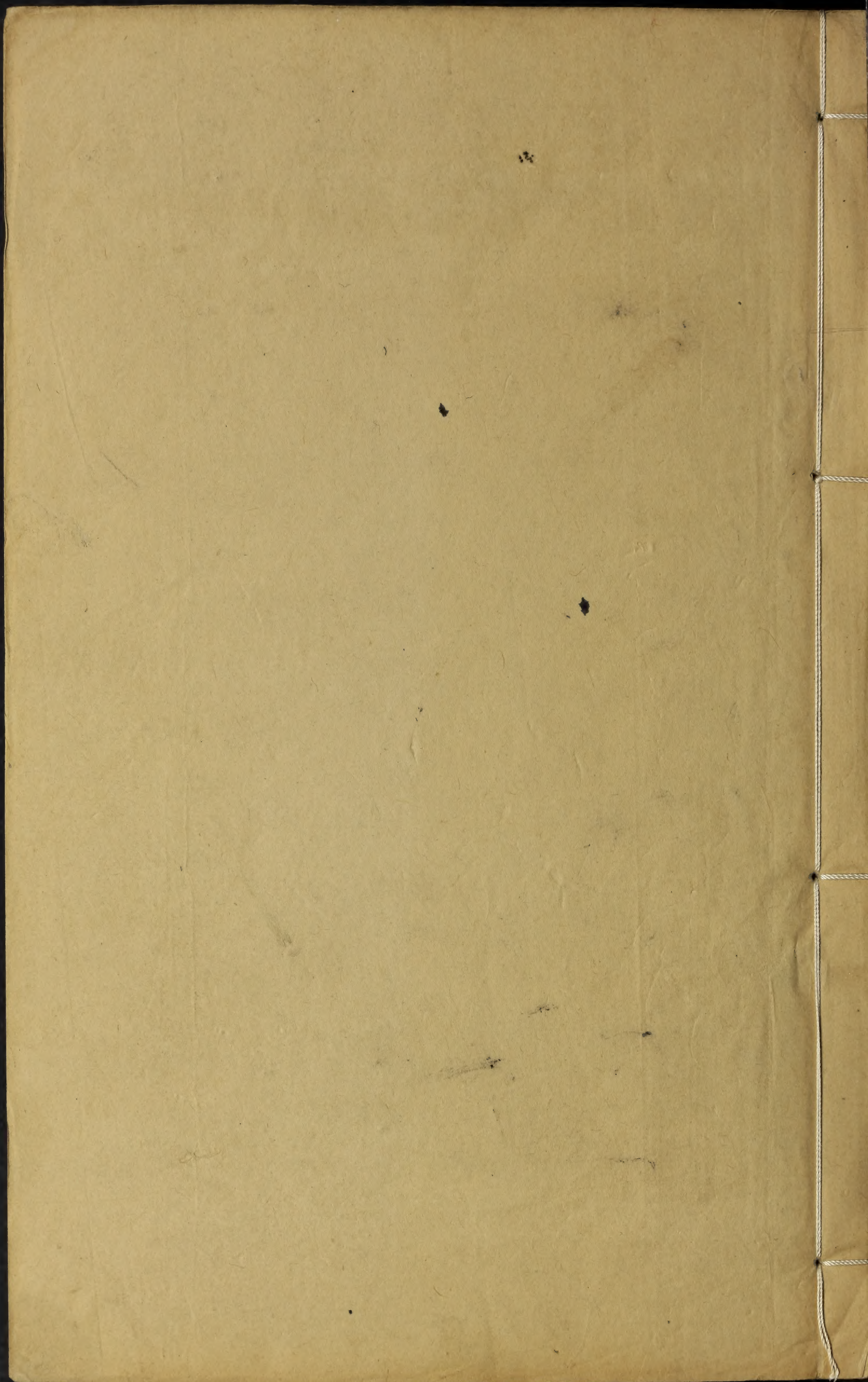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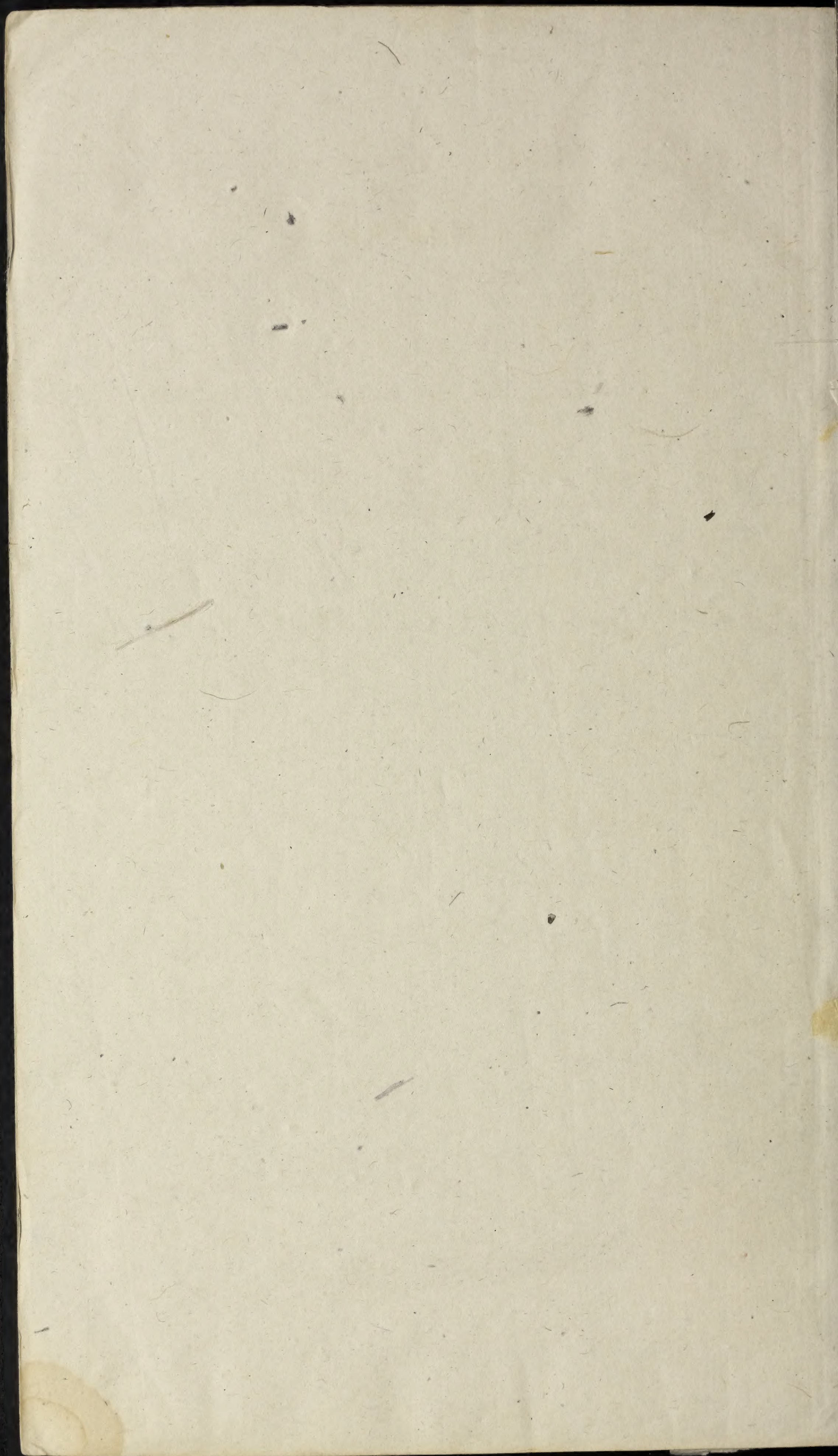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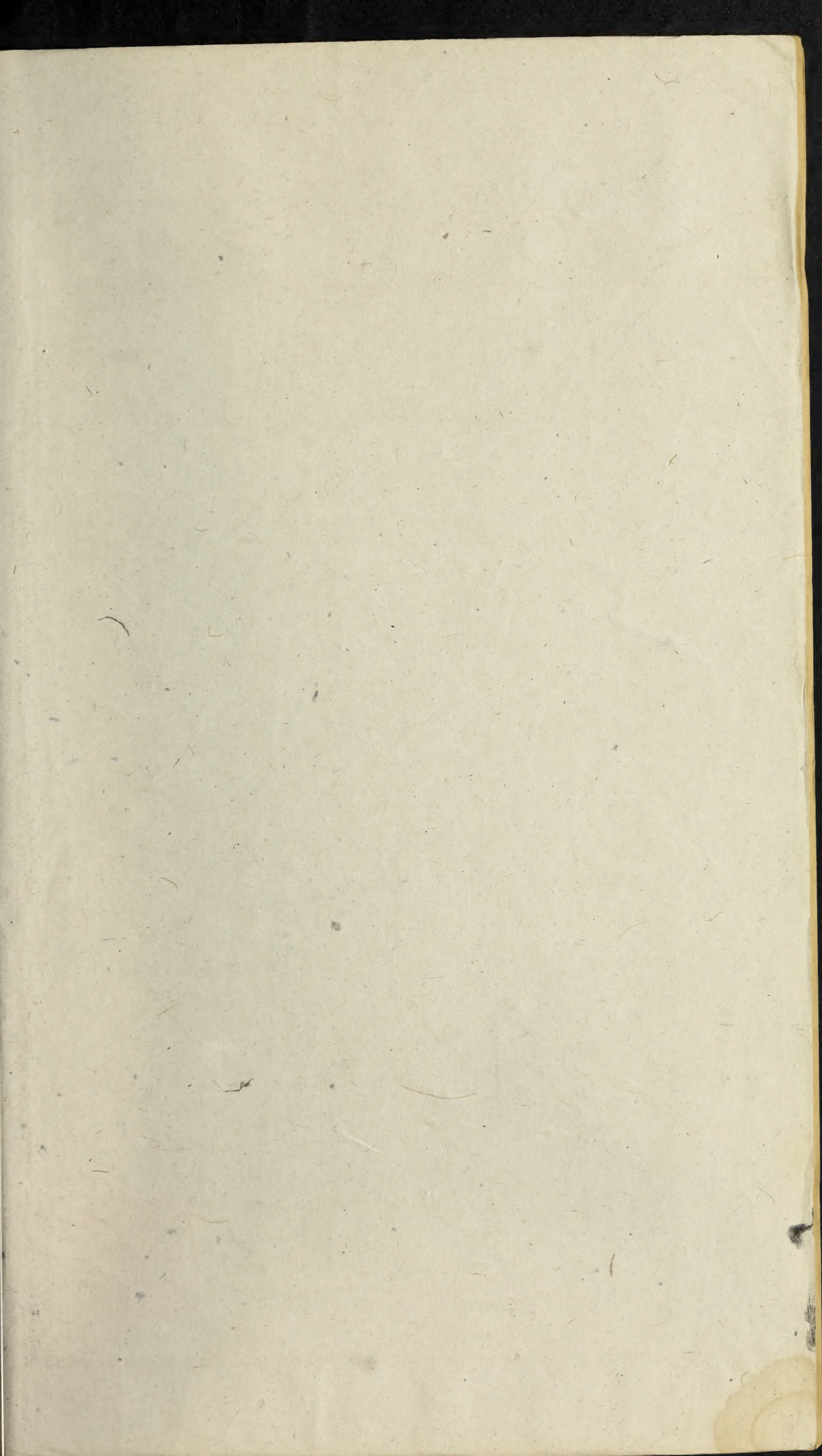






述異記卷上

梁　任昉著　　安義王秩羣校



昔盤古氏之死也、頭爲四岳、目爲日月、脂膏爲江海、毛髮爲草木、秦漢間俗說盤古氏頭爲東岳、腹爲中岳、左臂爲南岳、右臂爲北岳、足爲西岳、先儒說盤古氏泣爲江河、氣爲風、聲爲雷、目瞳爲電、古說盤古氏喜爲晴、怒爲陰。吳楚間說盤古氏夫妻陰陽之始也、今南海有盤古氏墓、亘三百餘里、俗云後人追葬盤古之䰟也、桂林有盤古氏廟、今人祝祀、

南海中盤古國、今人皆以盤古爲姓、昉按盤古氏、天地萬物之祖也、然則生物始於盤古。

南海小虞山中有鬼母、能產天地鬼、一產十鬼、朝產之、暮食之、今蒼梧有鬼姑神是也、虎頭龍足、蟒目蛟眉、（蟒虵目圓、蛟眉連生、）今吳越間防風廟、土木作其形、龍首牛耳、連眉一目、

昔禹會塗山、執玉帛者萬國、防風氏後至、禹誅之、其長三丈、其骨頭專車、今南中民有姓防風氏、即其後也、皆長大、越俗祭防風神、奏防風古樂、截竹長三尺、

吹之如嘷、三人披髮而舞

軒轅之初立也、有蚩尤氏、兄弟七十二人、銅頭鐵額、食鐵石、軒轅誅之於涿鹿之野、蚩尤能作雲霧、涿鹿今在冀州、有蚩尤神、俗云人身牛蹄、四目六手、今冀州人掘地得髑髏如銅鐵者、即蚩尤之骨也今有蚩尤齒長二寸、堅不可碎、秦漢間說蚩尤氏耳鬢如劍戟、頭有角、與軒轅鬭、以角觝人、人不能向、今冀州有樂名蚩尤戲、其民兩兩三三頭戴牛角而相觝、漢造角觝戲、蓋其遺製也、

太原村落間、祭蚩尤神、不用牛頭、今冀州有蚩尤川、即涿鹿之野、漢武時、太原有蚩尤神晝見、龜足蛇首、首疫、其俗遂爲立祠、

堯使鯀治洪水、不勝其任、遂誅鯀於羽山、化爲黃熊、奴來反入於羽泉、今會稽祭禹廟不用熊、曰黃能、卽黃熊也、陸居曰熊、水居曰能、昉按今江淮中有獸名熊、熊虵之精、至冬化爲雉、至夏復爲虵、今吳中不食雉、毒蛟也、

揚州有虵市、市人鬻珠玉而雜貨蛟布、蛟人卽泉先

也、又名泉客、

南海出蛟綃紗、泉先潛織、一名龍紗、其價百餘金、以爲服入水不濡、

南海有龍綃宮、泉先織綃之處、綃有白之如霜者、

鬱林郡有珊瑚市、海先市珊瑚樹碧色、生海底、一株十枝、枝間無葉、大者高五六尺、至小者尺餘、蛟人云、海上有珊瑚宮、漢元封二年、鬱林郡獻瑞珊瑚、光武時南海獻珊瑚婦人、帝命植於殿前、謂之女珊瑚。一旦柯葉甚茂、至靈帝時、樹死、咸以謂漢室將亡

之徵也、

凡珠有龍珠、龍所吐者、蚌珠、蚌所吐者、南海俗諺云、蛇珠千枚、不及玫瑰、言蛇珠賤也、玫瑰亦是美珠也越人諺云、種千畝木奴。不如一龍珠。

越俗以珠爲上寶、生女謂之珠娘。生男謂之珠兒。吳越間俗說、明珠一斛貴如玉者合浦有珠市、

昔炎帝女溺死東海中、化爲精衛。其名自呼、每銜西山木石、塡東海。偶海燕而生子、生雌狀如精衛、生雄如海燕、今東海精衛誓水處、曾溺於此川、誓不飲其

水一名烏市。一名寃禽又名志鳥。俗呼帝女雀。

東海島龍川穆天子養八駿處也。島中有草名龍芻馬食之一日千里古語云一株龍芻化爲龍駒。

陶唐之世越常國獻千歲神龜方三尺餘背上有文科斗書記開闢以來帝命錄之謂之龜歷伏滔述帝功德銘曰胡書龜歷之文

夏桀宮中有女子化爲龍不可近俄而復爲婦人甚麗而食人桀命爲蛟妾告桀吉凶

桀時泰山山走石泣先儒說桀之將亡泰山三日泣

今泰山山石遠望之若人泣、蓋是也、周武謂周公曰、桀爲不道、走山泣石。
堯爲仁君、一日十瑞、宮中芻化爲禾、鳳凰止於庭、神龍見於宮沼、歷草生堦、宮禽五色、鳥化白、神木生蓮、蓂莆生厨、景星耀於天、甘露降於地、是爲十瑞、
東海畔有孤竹焉、斬而復生、中有管、周武王時孤竹之國獻瑞筍一株、
空桑生大野山中、爲琴瑟之最者、空桑也、
周成王元年、貝多國人獻舞雀、周公命返之南海中、

有軒轅丘、鸞自歌、鳳自舞、古云天帝樂也、崆峒山中有堯碑禹碣、皆籀文焉、伏滔述帝功德銘曰堯碑禹碣。歷古不昧、

會稽山有虞舜巡狩臺、臺下有望陵祠、帝舜南巡、葬於九疑、民思之立祠曰望陵祠、

帝舜都郭門、古宮存焉、宮前有堯臺舜館、銘記古文、莫有識者、

湘水去岸三十里許、有相思宮望帝臺、昔舜南巡而葬於蒼梧之野、堯之二女娥皇女英追之不及相與

慟哭淚下沾竹竹上文爲之班班然。

昔戰國時魏國苦秦之難有以民從征戍秦久不返妻思而卒既葬塚上生木枝葉皆向夫所在而傾因謂之相思木今秦趙間有相思草狀如石竹而節節相續一名斷腸草又名愁婦草亦名霜草人呼寮莎蓋相思之流也

江南有懶婦魚俗云昔楊氏家婦爲姑所溺而死化爲魚焉其脂膏可燃燈燭以之照鳴琴博奕則爛然有光及照紡績則不復明焉

水虺五百年化爲蛟蛟千年化爲龍龍五百年爲角龍千年爲應龍

沮渙二水波文皆若五色彼人多文章故一名績水

灌泗之間離別亭古送別處漢泗會流處岸上有石銘云下至水府三十一里皆傳云李斯刻此石

鹿千年化爲蒼又五百年化爲白又五百年化爲玄漢成帝時山中人得玄鹿烹而視之骨皆黑色仙者說玄鹿爲脯食之壽二千歲

餘干縣有白鹿土人皆傳千年矣晉成帝遣捕得銅

碑在角後書云漢元鼎二年臨江所獻白鹿、
淮水中黄雀至秋化爲蛤春復爲黄雀五百年化
爲蜃蛤、棒樹之精化爲青年生百年而紅五百年而
黄又五百年而色蒼又五百年而色白、
龜千年生毛、龜壽五千年、謂之神龜、萬年曰靈龜、
海魚千歲爲劍魚、一名琵琶形如琵琶而善鳴、因以
名焉、
漢中山有虎生角、道家云虎千年則牙蛻而角生、
漢宣城郡守封邵互化爲虎食郡民、呼之曰封使君

因去不復來故時語云無作封使君生來治民死食民夫人無德而壽則為虎虎不食人人化虎則食人蓋耻其類而惡之

獍之為獸狀如虎豹而小始生還食其母故曰梟獍

濟陽山麻姑登仙處俗說山上千年金雞鳴玉犬吠

闔閭夫人墓中周迴八里別館洞房迤邐相屬漆燈照爛如日月焉尤異者金蠶玉燕各千餘雙

吳王夫差築姑蘇之臺三年乃成周旋詰屈橫亘五里崇飾土木殫耗人力宮妓數千人上別立春宵宮

爲長夜之飲、造千石酒鍾、夫差作天池池中造青龍舟、舟中盛陳妓樂、日與西施爲水嬉、吳王於宮中作海靈館、館娃閣銅溝玉檻、宮之楹檻琢玉飾之、吳既滅越、棲勾踐于會稽之上、地方千里、勾踐得范蠡之謀、乃示民以耕桑、延四方之士、作臺於外而館賢士、今會稽山有越王臺、今交州麻林、一名紵林、勾踐種麻、將以爲弓弦、交州糠頭山、勾踐貯米於其上、春積糠爲山、今會稽之上、有越王鑄劍洲、箭鏃洲、往往有得古箭鏃、蓋古制也、

貞州東界有大夫文種之墓、墓下有石爲華表柱、石鶴一隻、種即越王勾踐之謀臣也、

洞庭湖中有釣洲、昔范蠡乘扁舟至此遇風、止釣於洲上、刻石記焉、有一陂、陂中有范蠡魚、昔范蠡釣得大魚、烹食之、小者放於陂中、陂邊有范蠡石牀、石硯銘鏻、范蠡宅在湖中、多桑紵英果、有海杏大如拳、若年楸、

邯鄲有故宮基存焉、中有趙王之果園、梅李至冬而花、春得而食、

鄴中銅駞鄉魏武帝陵下銅駞石犬各二、古詩云、石犬不可吠。銅駞徒爾爲。

一說香水在幷州其水香潔浴之去病、吳故宮亦有香水溪、俗云西施浴處、人呼爲脂粉塘吳王宮人濯粧於此溪上源、至今馨香古詩云安得香水泉濯郎衣上塵。俗說魏武帝陵中亦有泉謂之香水、

饒州俗傳軒轅氏鑄鏡於湖邊今有軒轅磨鏡石、石上常潔、不生蔓草、

桂林東南邊海、有裸川、桓譚新論云、呈衣冠於裸川、

[illegible]上有裸人鄉、

丹陽大姑陵、蹊下有石麟二枚、不知年代、傳曰秦漢間公卿墓、則以石麒麟鎮之、虞氏縣有盧君古塚、塚旁栢二株、枝條蔭茂、二百餘步、樹文隱起、皆如龜甲、根勁如銅石、

盧府君墓在館陶縣南二十里、不知何代、銘曰盧府君歸真之室、

盧陵郡有蕭氏之宅、前有蕭家祠、昔有蕭氏語其鄉人曰、吾嘗盡室作祚、及死、家人老幼皆卒、鄉人往往

兒之稱吾於地下作盧陵侯、鄉人因爲立祠、能致風雨、

安定西隴道、其谷中有彈箏之聲、行人過聞之、謂之彈箏谷。

粉水出房陵永淸谷、取其水以漬粉、即鮮潔有異於常、謂之粉水、

漢水西山有九井、井中常出五色煙、高數丈、傳云昔人有絶入得數斛空青、

西海外有鵠國、人長七寸、日行千里、百獸不犯、惟畏

鵰見必吞之、在鵰腹中不死、鵰一舉亦千里、
綬鳥。其身大如鸜鵒、五色、出巴東山中、毛色可愛、若
晴淑景。即吐綬長一尺、須臾還吞之。陰滯即不吐、
泉在天餘山北、清流數千步、所灑草木皆化爲石、
明堅勁、其水所經之處、物皆漬爲石、
塵犀、海獸也、然其角辟塵、致之於座、塵埃不入、
山上有燃石、其色黃而文理踈、以水沃之、便如煎
沸、其上可炊烹、稍冷、即復以水沃之、
貘貊獸中最大者、龍頭馬尾虎爪、長四百尺、善走、以

人爲食遇有道君卽隱藏無道君卽出食人
辟寒香丹丹國所出漢武時入貢每至大寒於室焚
之煖氣翕然自外而入人皆減衣
迷穀出招搖山亦名雀山其樹如穀又如楮其花四
照名曰迷穀如佩之令人不迷
南康樗都縣西沿江有石室名夢口穴嘗有船人遇
一人通身黃衣擔兩籠黃瓜求寄載過至岸下此人
唾盤上徑下崖直入石穴中船主初甚忿之見其人
入石穴始知異視盤上唾悉是金矣

曾參養母至孝、曾有玄鶴爲弋人所射、窮而歸參、參
收養療治、瘡愈放之、後鶴夜到門外、參秉燭視鶴、雌
雄雙至、各銜明月珠以置參家、

炎洲在南海中、上有風生獸、似豹、青色、大如貍、網取
之、積薪數車燒之、不燃、鐵鎚鍛頭數十下、乃死、以口
向風、須臾便活、以石上菖蒲塞鼻、即眞死、取其腦和
菊花服之、可壽五百歲、

南方有炎火山、四月生火、十二月火滅、火滅之後、草
木皆生枝條、至火生、草木葉落、如中國寒時也、取此

木以爲薪燃之不燼以其皮績之爲火浣布

蘭陵山有井異鳥巢其中金翅而身黑此鳥見即大水井不可窺窺者盈歲輒死

玉門西南有一國國中有山石䃎子林切千枚名爲霹靂䃎從春雷而䃎減至秋䃎盡雷收復生年年如此

宣城蓋山有舒姑泉俗傳有舒氏女與父析薪女坐泉處忽牽挽不動父遽告家及再至其地惟見清泉湛然其母曰女好音樂乃作宏歌泉乃涌流

擣衣山一名靈山在瑯琊郡山南絕險巖有方石昔

有神女於此擣衣其石明瑩謂之玉女擣練砧

泔鄉西津有玉女岡天當雨輒先湧五色氣於石間

俗謂玉女披衣

嵰州去玉門三千里地寒多雪著木石之上皆融而甘可以爲菓嵰丘嚴反

八方之荒有石鼓其徑千里撞之其音即成雷聲天之中感於此

秦始皇作石橋於海上欲過海觀日出處有神人監石去不速神人鞭之皆流血今石橋其色猶赤

員嶠山名還丘東有雲石廣五百里有蠶長七寸黑色有鱗角以霜雪覆之然後作繭長一尺其色五采織爲文錦入水不濡

園客者濟陰人貌美色人多欲妻之客終不娶常種五色香草積十餘年服食其實忽有五色蛾集香草上客薦之以布生華蠶焉至蠶時有一女自來助養蠶以香草食之得繭一百二十枚繭大如甕每一繭繅六七日絲方盡繅訖此女與客俱神仙去

并州妬女泉婦人不得靚粧綵服至其地必興雲雨

一云是介推妹、

齊桓公北征孤竹、見人長尺、具衣冠、左袪、而走於馬前、管仲曰、此山之神也、名曰俞兒、霸王（去聲）之君興則見也

和州歷陽淪爲湖、昔有書生遇一老姥、姥待之厚、生謂姥曰、此縣門石龜眼血出、此地當陷爲湖、姥後數往視之、門吏問姥、姥具答之、吏以硃點龜眼、姥見遂走上北山、顧城遂陷焉、今湖中有明府魚、奴魚、婢魚、

信安郡石室山、晉時王質伐木、至見童子數人棊而

歌質因聽之童子以一物與質如棗核質含之不覺饑俄頃童子謂曰何不去質起視斧柯盡爛旣歸無復時人

螺亭在南康郡昔有巫女採螺爲業嘗宿此亭夜聞空中風雨聲乃見衆螺張口而至便亂噉其肉明日惟有骨存焉故號此亭爲螺亭

北方有七尺之棗南方有三尺之梨凡人不得見或見而食之卽爲地仙

瓌字叔偉潛棲卻粒嘗東遊憩江夏黃鶴樓上望

雨有物飄然降自霄漢俄頃已至乃駕鶴之賓也
止戶側仙者就席羽衣虹裳賓主歡對已而辭去
跨鶴騰空而滅

晉安郡有一書生謝端爲性介潔不染聲色嘗於海
岸觀濤得一大螺大如一石米斛割之中有美女曰
予天漢中白水素女天帝矜卿純正令爲君作婦端
以爲妖呵責遣之女嘆息升雲而去

東陽郡永康縣吳騎有人入山逢大龜擔之未至家
過夜纜舟於岸見老桑呼龜曰元緒汝當死矣龜呼

桑樹曰、子明無苦也、雖然盡南山之樵、不能潰我、對曰、諸葛恪明敏、禍必及於子、明日其人將龜獻吳王、命煑之、三日三夜不死、遂問諸葛恪、恪曰此龜有精須得多載老桑爲薪、煑之立爛、遂命老桑斫之爲薪、旣燃卽爛、

漢武帝幸甘泉長平阪、道中有虫赤如肝、頭目口齒悉具、人莫知也、時東方朔曰此古秦獄地也、積憂所致、上使按圖、果秦獄地、朔曰夫積憂者得酒而解、乃取虫置酒中立消、

洞庭山有宮五門、東通林屋、西達峨眉、南接羅浮、北連岱岳、東有石樓、樓下兩石、扣之清越、所謂神鉦、昔有青童秉燭、飈飛輪之車至此、其跡存焉、上有天帝壇山、山有金牛穴、吳孫權時、令人掘金、金化爲牛走上山、其跡存焉、故號爲金牛穴、

范文本日南奴也、爲奴時、牧羊於澗中、得兩鯉魚、欲私食之、郎知詰支、詐云將礪石還、非魚也、郎至魚所、果見兩石、文異之、石有鐵文、因入山中就冶作兩刀、向舉刀向鄣、鄣即蕃中山地名也、咒曰鯉魚變化、治

以刀、斫石鄣破者、是有神靈、文當治此國、遂斫破之、衆遂推爲君、

宋武帝微時、伐荻於新洲、見一大蛇長數丈、遂射之傷、明日復往觀之、聞杵臼聲、覘見數青衣童子擣藥、問其故、答曰、我王爲劉寄奴所射、今合藥傳之、帝曰何神也、童子不答、帝叱之皆散、收得藥、人因名此草爲劉寄奴、

西域有鼠國、大者如犬、中者如兎、小者如常鼠、頭悉白、商賈有經過其國者、若不祈祀、則齧人衣裳

周成王時、東夷送六角牛、

磅磄山去扶桑五萬里、日所不及、其地甚寒、有桃樹千圍、萬年一實、一說日本國有金桃、其實重一斤、

吳王闔閭葬於吳縣、三月有白虎居其上、號曰虎丘、

晉太康中、會稽縣蟛蜞及羊皆化爲鼠、蟛始變者有毛而無肉、大食新稻、

周穆王時、天下連雨三月、穆王乃吹笛、其雨遂止、

漢武帝時、西方日支國有獻活人草三莖、有人死者、將草覆面、即活之矣、

封微山中有怒毛獸、獸若不嗔、毛短三寸、若嗔、毛長三尺、

南金山有師子獸、其毛黃赤而光鮮、耳小、[illegible]鳴時地動石裂也、

崑崙山有玉桃、光明洞徹、而堅瑩、須以玉井泉洗之、便軟可食、

北方荒外有石湖、方十里、中有橫公魚、夜即化爲人、刺之不入、煑之不死、若以烏梅二七箇煑之、即熟、可治邪病、

東海郡尉于台有杏一株花雜五色六出號六仙人杏、

晉時晉陵薛願家有虹飲其釜中水須臾而竭願因以酒祝而益之虹復飲盡吐金滿釜而去願家遂至大富、

頭滑山有報春鳥春至則鳴秋分亦鳴似鵾鵊之類也

龍肝瓜長一尺花紅葉素生於氷谷所謂氷谷素葉之瓜、

越俗說會稽山夏禹廟中有梅梁忽一春而生枝葉

漢成帝常與趙飛燕游太液池以沙棠木爲舟其木出崑崙山人食其實入水不溺詩曰安得沙棠木刳以爲舟船

巴東有眞香茗其花白色如薔薇煎服令人不眠能誦無忘

伺潮雞潮水上則鳴孫綽望海賦曰石雞清響而應潮是也

聚窟州有返魂樹伐其根心於玉釜中煮取汁又熬

之令可九、名曰驚精香、或名震靈丸、或名反生香、或名卻死香、死尸在地、聞氣卽活、

岑華山在西海之西、有蔓竹爲簫管、吹之若鸞鳳之鳴、

魏興錫義山多生微蘅草、有風不偃、無風獨搖

黃金山有楠樹、一年東邊榮西邊枯、後年西邊榮東邊枯、年年如此、張華云交讓樹也、

石勒嘗傭於臨水、爲遊軍所囚、會有羣鹿傍道、軍人競逐之、勒乃獲免、俄而又見一老父、謂勒曰、何來羣

鹿者我也君應為列國主故相救耳

大食王國在西海中有一方石石上多樹榦赤葉青枝上總生小兒長六七寸見人皆笑動其手足頭著樹枝使摘一枝小兒便死

獬豸者一角之羊也性知人有罪皐陶治獄其罪疑者令羊觸之

取鳥之未生毛者以丹秆牛肉使吞至長羽毛皆赤殺之陰乾杵服壽五百歲

鄧通以櫂船為黃頭郎曰土勝水其色黃故刺船郎

皆著黄帽。

漢元和元年大雨有一青龍墮於宫中帝命烹之賜羣臣龍羹各一杯故李尤七命曰味兼龍羹七命即文章名也。

綦消山有石樓樹吳太皇元年郡吏伍曜於海際得之枝莖紫色有光南越謂之石連理也。

南海有明珠即鯨魚目瞳鯨死而目皆無精可以鑒謂之夜光。

千年木精爲青牛。

猨五百歲化爲玃、玃千歲化爲老人、

鶴壽三千歲、

鷲之千年生胡髯、

虎魚老者爲蛟、

化爲蝗而食五穀者、百歲爲鼠

羊而無角、啖之壽、

古・十一名胡髯郎、又名青鳥、

周穆王之犬曰走千里、食虎豹、

闔閭搆水精宮尤極珍怪、皆出自水府、

瀨鄉老子祠有綦石榴紅縹李一李二色、

句漏縣有白橘青柑縹杏、

南中生子母竹今之慈竹也。

漢章帝元年上虞縣獻二蔕瓜一實二蔕、及玉色橘、

趙王故城俗呼爲麋鹿城、

梁孝王築平臺臺至今存有蒹葭洲、鳧藻洲、梳洗潭、

中有望秦山、南人望鄉之處、

貝宮夫人廟在太一山下、云懷元年夫人也、廟卽其基也、

當陽南有龍川鳳川云漢武帝時八龍五鳳常見於此亦呼為五鳳州

魏文帝甄后陵在鄴中臨漳東北至今有甄后神

殷紂時太龜生毛而兎生角是甲兵將興之兆

述異記卷下

周幽王時牛化爲虎羊化爲狼洛南有避狼城云幽王時羣羊爲狼食人故築城避之今洛中有狼村是其處也

關中有金魚神云周平王二年十旬不雨遣祭天神俄而生涌泉金魚躍出而雨降

楚莊王時宫人一旦而化爲野蛾飛去

秦始皇帝至東海海神捧珠獻於帝前今海畔有秦皇受珠臺

東海上有蒲臺。秦始皇至此臺下縈蒲繫馬。蒲至今縈紆。

始皇二十六年。童謠云。阿房阿房亡始皇。

古說雍州雨魚。長八尺寸許。

先儒說夏禹時天雨金三日。古詩云。安得天雨金使金賤如土。是也。

周成王時。咸陽雨金。今咸陽有雨金原。

王莽時未央宮中雨五銖錢。既而至地悉爲龜兒。

漢世翁仲儒家人貧力作。居渭川。一旦天雨金十斛

於其家、

漢惠帝二年、宮中雨黃金黑錫、

呂后三年、天雨粟、

漢宣帝時、江淮饑饉、人相食、雨穀三秦、魏地亡穀二十頃、

漢武帝時、廣陽縣雨麥、

河間有雨錢城、漢世天雨鉛錫於此

周時成陽雨錢、終日而絕、

秦二世元年、宮中雨金、旣而墳刻皆化爲石、

漢成帝末年、宮中雨一蒼鹿、殺而食之、其味甚美、

大禹時天雨稻、古詩云、安得天雨稻、飼我天下民。

漢世潁川民家、雨金銖錢、

魏武帝末年、鄴中雨五色石、

吳桓王時、金陵雨五穀於貧民家、富者則不雨矣、

魏時河間王子元家、雨中有小兒八九枚、墮於庭前、

長六七寸許、自言家在河東南、為風所飄而至於君

庭、與之言、甚有所知、如史傳所述、

魏世河內冬雨棗、

者舊說、周秦間河南雨酸棗、遂生野棗、今酸棗縣是也、

魏文帝安陽殿前、天降朱李八枚、啖一枚、數日不食、今李種有安陽李、大而有甘者、卽其種也、

漢末楊氏家園中、產神㮈三株、

武陵源在吳中、山無他木、盡生桃李、俗呼爲桃李源、源上有石洞、洞中有乳水、世傳秦末喪亂、吳中人於此避難、食桃李實者、皆得仙、

杜陵有金李、李大者謂之夏李、尤小者呼爲鼠李、桃

之大者爲木桃詩云投我以木桃是也、
房陵定山有朱仲李園三十六所潘岳閒居賦云防
陵朱仲之李李尤果賦云三十六園朱李是也中山
有縹李大如拳者呼仙李李尤果賦云如拳之李陸
士衡果賦曰中山之縹李又云仙李縹而神李紅
豫樟之爲木豫樟即木名也生七年而後與衆木有
異、
漢武帝寶鼎二年立豫樟宮於昆明池中作豫樟水
殿、

袁紹在冀州時、滿市黃金而無斗粟、餓者相食、人爲之語曰、虎豹之口、不如饑人、劉備在荆州時、粟與金同價、

永嘉之亂、洛中饑荒、懷帝遣人觀市珠玉金銀、闐委市中、而無粟麥、袁宏表云、田畝由是坵墟、都市化爲珠玉、是也、

漢末大饑、江淮間童謠云、太岳如市、人死如林、持金易粟、貴於黃金、

洛中童謠曰、雖有千黃金、無如我斗粟、斗粟自可飽

千金何所直

者舊說桓靈之世汝潁間桑麻爲蒿莠桃李不實花而復落落而復花而官倉有朽粟

晉永嘉中梁州雨七旬麥化爲飛蛾

晉末荆州久雨粟化爲蟲蟲害民春秋云螽之飛爲蟲螽是也中郎王義興表奏曰臣聞堯生神木而晉有蟲粟陛下自以聖德何如帝有慙色

宋高祖之初年嘗晉饑饉之後即位以來江表二千餘里野粟生焉

古說淮南諸山石生穀，袁安云石穀藥名穗之尤小者，

漢世古諺曰，雖有神藥。不如少年。雖有珠玉。不如金錢。

太原神金岡中，有神農嘗藥之鼎存焉，

成陽山中有神農鞭藥處，一名神農原，藥草山，山上紫陽觀世傳神農於此辨百藥，中有千年龍腦，

冀州鵠山傳，龍千年則於山中蛻骨，今有龍岡，岡中出龍腦是也

今藥中有禹餘糧者世傳昔禹治水棄其所餘糧於江中生爲藥也

仙藥紫鳳腦千年髑髏是也

龜甲香卽桂香之善者

紫述香一名紅蘭香一名金桂香亦名麝香草出蒼梧桂林上郡界今吳中有麝香草香似紅藍而甚芳香

南海山出千步香佩之香聞於千步也今海嵎有千步草是其種也葉是杜若而紅碧雜貢籍曰南郡貢

千步香

日南有香市、商人交易諸香處、

漢雍仲子進南海香物、拜爲涪陽尉、時謂之香尉、日南有千畝林、名香出其中、

香洲在朱崖郡、洲中出諸異香、往往不知名焉、千年松香聞於十里、亦謂之十里香、

杏園洲在南海中、洲中多杏、海上人云仙人種杏處、漢時嘗有人舟行遇風、泊此洲五六日、食杏故免死、云洲中別有冬杏、

木蘭舟在潯陽江中。多木蘭樹。昔吳王闔閭植木蘭於此。用構宮殿也。七里洲中有魯班刻木蘭爲舟。舟至今在洲中。詩家云木蘭舟出於此。

天姥山南峯。昔魯班刻木爲鶴。一飛七百里。後放於北山西峯上。漢武帝使人往取之。遂飛上南峯。往往天將雨則翼翅搖動。若將奮飛。

魯班刻石爲禹九州圖。今在洛城石室山。

東北巖海畔有大石龜。俗云魯班所作。夏則入海。冬復止於山上。陸機詩云。石龜尚懷海。我寧忘故鄉。

上虞縣有石駞步水際謂之步

瓜步在吳中吳人賣瓜於江畔用以名焉

吳江中又有魚步龜步湘中有靈妃步昉按吳楚間謂浦爲步語之訛耳

公主山在華山中漢末王莽秉政南陽公主避亂奔入此峯學道後得升仙至今嶺上有一雙朱履傳云公主既於山中得道駙馬王咸間追之不及故留二履以示之潘安仁有公主峯記

晉永嘉亂既已至江諸公主不得隨去安陽公主平

城公主奔入兩河界悉爲民家妻常怏怏不悅有故鄉之思村民感之共築一臺以居之謂之公主望鄉之館至今巋然王朗懷舊賦云將軍出塞之臺公主望鄉之館漢成帝遣將軍王潰戍邊及帝崩王莽篡逆潰與莽有隙遂留不敢歸因逃入胡中士卒相率築臺爲望鄉之處

曲阜縣南十里有孔子春秋臺曲阜古城有顏回墓墓上石楠樹二株可三四十圍土人云顏回手植

晉末羣盜蜂起義陽公主自洛中出奔至洛南士卒

二千餘人、留守不去、以衛京都、劉曜攻破之、主有姝色、曜將逼之、主手刃曜不中、遂自刃、曜奇其正節、遣葬之、立義陽公主、隣民憐之、爲立廟、今義陽神是也、

苻堅既爲姚萇所殺、於新平佛寺中、後寺主摩訶蘭常夢堅曰、可爲吾作宮、既而寺左右民家死疫相繼、巫者常見堅怒曰、吾不宮、將盡殺新平民、因共改寺爲廟、遂無復災疾、每年正月二日、民競祀以大牢、新平寺今符家神也、

今烏江長亭亭下有駐馬塘、即當時烏江亭長艤舟

待項羽處今陰陵故城九曲澤澤中有項王村即項籍迷失路處項王失路於澤中周回九曲後人因以為澤名

燕昭王為郭隗築臺今在幽州燕王故城中土人呼為賢士臺亦謂之招賢臺

漢武帝於湖中牧馬處至今野草皆有嚼齧之狀湖中呼為馬澤澤中有武帝彈棊方石石上勒銘存焉

葳蕤草一名麗草又呼為女草江浙中呼娃草美女曰娃故以為名

懸腸草一名思子蔓南中呼爲離別草、
苔謂之澤葵、又名重錢、亦呼爲宣蘚、南人呼爲姤草、
萱草一名紫萱又呼爲忘憂草、吳中書生呼爲療愁
花。稽中散養生論云萱草忘憂、
桂林有睡草、見之則令人睡、一名醉草、亦呼爲懶婦
箴、又出海南地記、
楚中有宮人草、狀如金薆而甚氛氳、花色紅翠、俗說
楚靈王時、宮人數千、皆多愁曠、有因死於宮中者、葬
之、後墓上悉生此花、

舜草今之孝草也、
蓆其草一名塞路生北方胡地、古詩云千里蓆其草、
紅蘭花、一名大草、
戎葵本胡中葵似葵而大者、
寡草特生而不叢、
洛陽有支茜園、漢宮儀云、染園出芝茜、供染御服是其處也
紅綬花、蔓生如綬、一般有文采因名焉、
甘泉宮有木圍、武帝時圍也、今俗呼為仙茸圍、出漢

魏宮志、

蔓園在定陵、漢宮儀曰蔓園供染綠紋綬、小藍曰蔓、蔓音稷

芙蓉園在洛陽漢家置之、長沙定王故宮有蓼園、眞定王故園也、

張騫苜蓿園、今在洛中、苜蓿本胡中菜也、張騫始於西戎得之、

衛有淇園出竹、在淇水之上、詩云瞻彼淇澳綠竹猗猗是也、

梧桐園在吳宮本吳王夫差舊園也一名鳴琴川

南中有楓子鬼楓木之老者爲人形亦呼爲靈楓

後漢李子長爲政欲知囚情以梧桐木爲之像囚形穿地爲坎臥木囚於其中視之罪正者不動寃者木囚動出時以爲精誠所應子長時爲大理卿

漢武宴於未央宮忽聞人語云老臣冒自訴不見其形良久見架上一老翁長八九寸面皺鬚白拄杖僂步至前帝問曰叟何姓名所訴者何翁緣柱放杖叩頭不言因仰視屋俯視帝脚忽不見帝駭懼問東方

朔朔曰其名爲藻兼水木之精也陛下頃來頻興宮室斬伐其居故來訴耳仰頭看屋而後視陛下脚足者願陛下宮室足於此不欲更造帝乃息役後帝幸瓠子河聞水底有絃歌之聲置肴膳芬芳於帝前前梁上翁及數人年少絳衣紫帶佩纓皆長八寸一人最長長尺餘凌波而出衣不沾濕或挾樂器帝問之曰向所聞樂是公等奏耶對曰臣前昧死歸訴蒙陛下息斤斧得全其居故相慶樂耳遂奏樂獻帝洞穴珠一枚遂隱不見帝問方朔何謂洞穴珠朔曰河底

有一穴、深數百丈、中有赤蜂、蜂生此珠、徑寸、明耀絕
世矣、帝遂寶愛此珠、置於內庫、

燕昭王種長春樹、葉如蓮花、樹身似桂、樹花隨四時
之色、春生碧花、春盡則落、夏生紅花、夏末則凋、秋生
白花、秋殘則萎、冬生紫花、遇雪則謝、故號爲長春樹、

澄水泉在滄州九硯山、山下出泉、潤百餘步、亦名流
水渠、雖泛金石、終不沉、故州人欲渡此泉、以瓦鐵爲
船舫、

地生毛、京房以爲人勞之應、北齊武成河清年中、徐

州及長安地生毛長七尺時北築長城內築三臺八苦勞役之應

神泉出高密瑯琊郡人或禱祈求之則飛泉湧出清冷而味甘人或污之則便竭

鹽田在河東郡有一大澤澤中產鹽引水沃之則自成號曰鹽田取之無盡不沃則無也又張掖有鹽池自然生鹽其鹽多少隨月增減

甜溪水其味如蜜東方朔得以獻武帝帝乃投於陰井中井水遂甜而寒洗浴則肌理柔滑

石林國有神藥數千種其西南有石鏡方數百里光明瑩徹可鑒五藏六府亦名仙人鏡國中人若有疾輒照其形遂知病起何藏府即采神藥餌之無不愈其國人壽三千歲亦有長生者

列禦寇鄭人御風而行常以立春日歸乎八荒立秋日遊於風穴是風風至即草木皆生去則草木皆落謂之離合風

秦繆公時陳倉人掘地得物若羊非羊似猪非猪繆公道中逢二童子曰此名鰛史記作蝟在地中食死人腦

若以松栢穿其首則死故今種栢在墓上以防其害也

辰州嵩溪有丹青樹枝葉直上籠雲下無枝條上有五色葉圓如華蓋故號丹青樹俗謂之五采樹今在辰陽縣

城陽縣城南有堯慶都墓廟前一池魚頭間有印文謂之印頰魚若非祀者捕而不得

奇肱國其國人機巧能爲飛車從風遠行湯時西風吹奇肱人乘車東至豫州界後十年而風復至使遣

歸國去玉門四萬里、

東海有牛魚、其形如牛、海人採捕、剝其皮懸之、潮水至則尾起、潮水落則尾伏、

頳潜山有頳𣗥子樹、其木如玉色、潜人採之以爲杖、

虵一首兩身者名曰肥遺、西華山中有也、見則大旱、

南海有水蟲名曰筯、蚌蛤之類也、其小蟹大如楡莢、筯開甲食、則蟹亦出食、筯合甲、蟹亦還入、爲筯取食以終始生死不相離、

西蜀石門山有樹名曰桄榔皮裏出屑如麵用作餅食之與麵相似因謂之桄榔麵焉

漢武帝元鼎元年起招靈閣有一神女留一玉釵與帝帝以賜趙婕妤至昭帝元鳳中宮人見此釵光瑩甚異共謀欲碎之明視釵匣唯見白燕直升天去後宮人常作玉釵因名玉燕釵

三國時昆明國貢魏頻金鳥鳥形如雀色常翱翔海上吐金屑如粟至冬此鳥畏霜雪魏帝乃起溫室以處之名曰辟寒臺故謂吐此金為辟寒金也

漢末關中大亂、有發漢時宮人塚者、宮人猶活、旣出平復如故、魏郭后愛念之、錄着宮人、常置左右、問漢時宮中事、說之皆有次第、郭后崩、因哭泣過度遂死、

周昭王時、塗修國獻青鳳丹鵲各一雌一雄、

吳郡魚城、城下水中有石首魚、至秋化爲鳧、鳧項中尚有石、

南康郡有君山、高秀重疊、有類臺榭、名曰女媧宮、有獸名榕、似猩猩之形、自知吉凶、人無機愛之、則可馴狎、欲執害之、則去不來、

桂陽郡有銀井、鑿之轉深、漢有村人焦先於牛道見、三老人、褊身皓白、云逐我太苦、今往他所、先知是怪、以刀斫之、三翁各以杖受刀、忽不見、視其斷杖是銀、其井後遂不生銀也、

儋耳郡明山有二石、如人形、云昔有兄弟二人向海捕魚、因化爲石、因號兄弟石、

貞山在毘陵郡、梁時有村人韓文秀、見一鹿產一女子在地、遂收養之、及長、與凡女有異、遂爲女冠、梁武帝爲別立一觀、號曰鹿娘。後死入棺、武帝致祭開棺

視之但聞異香不見骸骨蓋尸解也遂葬棺於毘陵因號其葬處爲貞山

江陵北有子英廟子英即野人也善入水捕魚得一赤鯉將著家池中養之後長徑一丈有角翅謂子英曰我迎汝身汝上我背遂昇於天爲神仙晉時人

璅蛣似小蚌有一小蟹在腹中蛣出求食故淮海之人呼爲蟹奴

鶴髀故解反剌骶德宅反耳則聽響遠露眼赤精則眎遠

犬毛落藂毛生其色如雪又云高脚踈節則多跛也

若百六十年變止不食生物千六百年形定飲而不食與鳳爲羣

松有兩鬣三鬣七鬣者言如馬鬣形也言粒者非矣

人間三十六洞天知名者十耳餘二十六天出九微志不行於世也

鯉魚滿三百六十鱗蛟龍輙率而飛去一年置一神守之則不能去矣神則龜也

王僧辯嘗爲荆南得橘一帶三十子以獻梁元帝

吳太學時朱休之家夫歌曰言我不能歌聽我歌梅

汝今年故復可明年當奈何休遂殺其犬明年休家人並死

哀牢夷西蜀國名也其先有婦人捕魚水中觸沈木有生男子十人沈木為龍出水上九男驚走一兒不去背龍因舐之後諸兒推為哀牢王

豚光山下澀水多鰼鰼之魚如鵲而十翼捕之可以禦火

吳桓王時會稽生五色瓜吳中有五色瓜歲充貢獻

東南有桃都山、上有大樹、名曰桃都、枝相去三千里、上有天雞、日初出照此木、天雞則鳴、天下雞皆隨之鳴、

合塗國去王都七萬里、人善服鳥獸、雞犬皆使能言、

林屋洞爲左神幽虛之天、卽天后眞君之便闕、中有白紫芝泉、皆此洞所出、乃神仙之飲餌、非常人之所能得之、

日南郡出果下牛、高三尺、漢樂浪郡有果下馬、並高三尺、

廬陵有木客鳥大如鵲千百爲羣不與衆鳥相厠俗云是古之木客花化作廬陵郎今吉州也

後魏孝昌年中有洛子淵自云洛中人戍於彭城同營人樊元寶還子淵附書至洛書上題云宅上靈臺南延洛水既至洛忽逢一老翁曰吾兒書也引入門館甚盛呼坐命酒酒至色赤甚香美寶告退老翁出送但見高岸對水無復人家及還彭城子淵已失元寶與子淵同戍三年不知是水神也

彭城郡古徐國也昔徐君宮人生一大卵棄於野徐

有犬名后倉、啣歸溫之、卵開、內有一兒、有筋而無骨、
後爲徐君、號曰偃王、爲政而行仁義、

湘州栖霞谷、昔有橋順二子、於此得仙、服飛龍一丸、
十年不饑、故魏文詩曰、西山有仙童、不飲亦不食、即
此也

河瀾郡有聖姑祠、姓郝字女君、魏青龍二年四月十
日、與隣女樵采於瀧深二水處、忽有數婦人從水而
出、若今之青衣、至女君前曰、東海使聘爲婦、故遣相
迎、因敷茵於水上、請女君於上坐、青衣者侍側、順流

而下其家大小奔到岸側惟泣望而已女君怡然曰今幸得爲水仙願勿憂慮語訖風起而没於水鄉人因爲立祠又置東海公像於聖姑側呼爲姑夫

大翮山小翮山在嬀州昔有王次仲年少入學而家遠常先到其師怪之謂其不歸使人候之又實歸在其家同學者常見仲捉一小木長三尺餘至則著屋間欲共取之輒尋不見及年弱冠變蒼頡舊書今爲隷書秦始皇遣使徵之不至始皇怒檻車囚之赴國路次化爲大鳥出車而飛去至西山乃落二翮一大

一小遂名其落處爲大小瀜山嬀州卽今幽薊之地

利州州義城郡葭萌縣有玉女房蓋是一大石穴也昔有玉女入此石穴前有竹數莖下有青石壇每因風自掃此壇玉女每遇明月夜卽出於壇上閒步徘徊復入此房

龍巢山下有丹水水中有丹魚欲捕其魚伺魚之浮出水有赤光如火網取割其血塗足可涉水如履平地

宋武帝大明五年廣郡獻白孔雀以爲中瑞

秦惠王獻五美女於蜀王、王遣五丁迎女、乃見大虵入山穴中、五丁曳虵、山崩、五女上山、遂化為石、

一說、少室山有貝多樹、與衆木有異、一年三放花、其花白色香美、俗云、漢世野人將子種於此

武都丈夫化為女子、顏色美麗、蓋山之精也、蜀王娶以為妻、無幾物故、遂葬於成都郭中、以石鏡一枚長二丈高五尺同葬之、

衡州九疑山有舜廟、郡守至官、常致敬修祀、則空中如有弦歌之聲、一說、九疑山隔湘江跨蒼梧野連營

道縣界九山相似行者望之有疑因名曰九疑山

漢惠帝七年夏雷震南山林木皆自火燃至根其地悉皆燋黃後其雨迅過人就其間得龍骨一具

晉世顏含嫂病須與蚺蛇膽療之則愈既不能得含憂歎累日忽有一童子持青囊授含乃曰眞蛇膽也童子遂化爲青鳥飛去

陽羨縣小吏吳合龍家在溪內偶一日以搖頭船過水溪內忽見一五色浮石龕取歸置於牀頭至夜化爲一女子至曙仍是石後復投於本溪

南海中有鮫人室。水居如魚。不廢機織。其眼能泣則出珠。晉木玄虛海賦云。天琛水怪。鮫人之室。

興安縣水邊有平石。其上有石櫛石履各一具。俗云越王渡溪。脫履墮櫛於此。

荆州淸溪秀壁諸山。山洞往往有乳窟。窟中多玉泉交流。中有白蝙蝠大如鴉。按仙經云。蝙蝠一名仙鼠。千載之後。體白如銀。棲卽倒懸。蓋飮乳水而長生也。

夜郞縣者。西南遠夷國名也。其先有女子浣紗。忽三節竹流入足間。聞其中有號聲。剖竹視之。得一男。歸

而養之及長有武畧自立為夜郎侯以竹為姓漢武帝元鼎六年征西南夷改為牂柯郡夜郎侯迎降天子賜以玉印綬後卒夷獠盛以竹王非血氣所生衆為立廟今夜郎縣有竹王神是也

述異記卷下終

右任昉述異記二卷晁氏云昉家藏書三萬卷天監中采輯前世之事纂述新異爲此記皆時所未聞特以資後來屬文之用亦博物之意唐志以爲祖冲所作非也今考隋唐志並載祖冲之述異記十卷無任昉記而藝文類聚太平御覽等書所引祖記又往往爲今本任記所無無妨任祖二人當時各自有記而隋唐志或偶失載也南史本傳亦載昉撰雜傳二百四十七卷不及此記豈即在雜傳中歟今叢書本較稗海本又不全中多唐時州

名則此書叉經唐人改竄非原本也汝上王謨識

續齊諧記

梁 吳均著 臨川張上沖校

漢宣帝以阜蓋車一乘賜大將軍霍光悉以金鈠具至夜車轄上金鳳凰輒亡去莫知所之至曉乃還如此非一守車人亦嘗見後南郡黃君仲北山羅鳥得鳳凰入手即化成紫金毛羽冠翅宛然具足可長尺餘守車人列上云今月十二日夜車轄上鳳凰俱一去曉則俱還今則不返恐為人所得光甚異之具列上後數日君仲詣闕上鳳凰子云今月十二日

山羅鳥所得帝聞而疑之置承露盤上俄而飛
仗尋之直入光隊止車轄上乃知信然誘取其車ノ
遊行即乘御之至帝崩鳳凰飛去莫知此在嵇康詩云翩翩鳳轄逢此網羅

京兆田眞兄弟三人共議分財生貲皆平均惟堂前
一株紫荊樹共議欲破三片明日就截之其樹即枯
死狀如火然眞往見之大驚謂諸弟曰樹本同株聞
將分斫所以顦顇是人不如木也因悲不自勝不復
解樹樹應聲榮茂兄弟相感合財寶遂爲孝門眞仕

至大中大夫、陸機詩云三荆歡同株

宏農楊寶性慈愛年九歲至華陰山見一黃雀爲鴟梟所摶逐樹下傷瘢甚多宛轉復爲螻蟻所困寶懷之以歸置諸梁上夜聞啼聲甚切親自照視爲蚊所齧乃移置巾箱中啖以黃花逾十餘日毛羽成飛翔朝去暮來宿巾箱中如此積年忽與群雀俱來哀鳴遶堂數日乃去是夕寶三更讀書有黃衣童子曰我王母使者昔使蓬萊爲鴟梟所摶蒙君之仁愛見救今當受賜南海別以四玉環與之曰令君子孫潔白

且從登三公事如此環矣寶之孝大聞天下名位日
隆于震震生秉秉生彪四世名公及震葬時有大鳥
降人皆謂眞孝招也蔡邕論云昔日黃雀報恩而至
魏明帝遊洛水水中有白獺數頭美靜可憐見人輒
去帝欲見之終莫能遂侍中徐景山曰獺嗜鯔魚乃
不避死畫板作兩生鯔魚懸置岸上於是群獺競逐
一時執得帝甚佳之曰聞卿善畫何其妙也答曰臣
亦未嘗執筆然人之所作可庶幾耳帝曰是善用所
長顔公庭誥云徐景山之畫獺是也

張華爲司空于時燕昭王墓前有一斑狸化爲書生欲詣張公過問墓前華表曰以我才貌可得見司空耶華表曰子之妙解無爲不可但張公制度恐難籠絡出必遇辱殆不得返非但喪子千年之質亦當深誤老表狸不從遂詣華見其容止風流雅重之於是論及文章聲實華未嘗勝次復商畧三史探貫百氏包十聖洞三才華無不應聲屈滯乃歎曰明公當尊賢容衆嘉善矜不能奈何憎人學問墨子兼愛其若是耶言卒便退華已使人防門不得出既而又問華

因公門置兵甲闌錡當是疑僕也恐天下之人卷舌而不談知謀之士望門而不進深爲明公惜之華不答而使人防禦甚嚴豐城人雷煥博物士也謂華曰聞魅鬼忌狗所別者數百年物耳千年老精不復能別惟千年枯木照之則形見昭王墓前華表已當千年使人伐之至聞華表言曰老狸不自知果誤我事於華表穴中得青衣小兒長二尺餘使還未至洛陽而變成枯木遂燃以照之書生乃是一斑狸茂先歎曰此二物不值我千年不復可得

東海蔣濳嘗至不其縣路次林中露一屍巳自臭爛烏來食之輒見一小兒長三尺驅烏烏卽起如此非一濳異之看見屍頭上着通天犀導揣其價可數萬錢濳乃拔取旣去見衆烏集無復驅者濳後以此導上晉武陵王晞晞薨以襯衆僧王武剛以九萬錢買之後落褚太宰處復以餉齊故丞相豫章王王薨後納入江夫人遂斷以爲釵每夜輒見一兒繞牀啼呌云何爲見屠割必訴天當相報江夫人惡之月餘乃亡

桓元篡位後來朱雀門中忽見兩小兒通身如墨相
和作籠歌路邊小兒從而和之者數十人歌云芒籠
茵繩縛腹車無軸倚孤木聲甚哀楚聽者亡歸日既
夕二小兒入建康縣至閤下遂成雙漆鼓槌吏列云
槌積久比恒失之而復得之不意作人也明年春而
桓敗車無軸倚孤木桓字也荆州送元首用敗籠茵
包之又芒繩束縛其屍沈諸江中悉如所歌焉

陽羨許彥于綏安山行遇一書生年十七八臥路側
云脚痛求寄鵝籠中彥以爲戲言書生便入籠籠亦

不更廣書生亦不更小宛然與雙鵞並坐鵝亦不驚
彥負籠而去都不覺重前行息樹下書生乃出籠謂
彥曰欲爲君薄設彥曰善乃口中吐出一銅奩子奩
子中具諸飾饌珍羞方丈其器皿皆銅物氣味香旨
世所罕見酒數行謂彥曰向將一婦人自隨今欲暫
邀之彥曰善又於口中吐一女子年可十五六衣服
綺麗容貌殊絕共坐宴俄而書生醉臥此女謂彥曰
雖與書生結妻而實懷怨向亦竊得一男子同行書
生既眠暫喚之君幸勿言彥曰善女子於口中吐出

一男子年可二十三四亦穎悟可愛乃與彥叙寒温書生臥欲覺女子口吐一錦行障遮書生書生乃留女子共臥男子謂彥曰此女子雖有心情亦不甚向復竊得一女人同行今欲暫見之願君勿洩彥曰善男子又於口中吐一婦人年可二十許共酌戲談甚久聞書生動聲男子曰二人眠已覺因取所吐女人還納口中須臾書生處女乃出謂彥曰書生欲起乃呑向男子獨對彥坐然後書生起謂彥曰暫眠遂久君獨坐當悒悒邪日又晚當與君別遂呑其女子諸

器皿悉納口中。留大銅盤可二尺廣。與彥别曰。無以藉君。與君相憶也。彥大元中爲蘭臺令史。以盤餉侍中張散。散看其銘題。云是永平三年作。

汝南桓景。隨費長房遊學累年。長房謂曰。九月九日汝家中當有災。宜急去。令家人各作絳囊盛茱萸以繫臂。登高飲菊花酒。此禍可除。景如言。齊家登山。夕還。見鷄犬牛羊一時暴死。長房聞之曰。此可代也。今世人九日登高飲酒。婦人帶茱萸囊。蓋始於此。

晉武帝問尚書郎摯虞仲治。三月三日曲水。其義何旨。

答曰漢章帝時平原徐肇以三月初生三女至三日俱亡一村以爲怪乃相與至水濱盥洗因流以濫觴曲水之義蓋自此矣帝曰若如所談便非嘉事也尚書郎束晳進曰仲治小生不足以知此臣請說其始昔周公成洛邑因流水泛酒故逸詩云羽觴隨波流又秦昭王三月上巳置酒河曲見金人自河而出奉水心劍曰令君制有西夏及秦霸諸侯乃因此處立爲曲水二漢相緣皆爲盛事帝曰善賜金五十斤左遷仲治爲城陽令

桂陽成武丁有仙道常在人間忽謂其弟曰七月七日織女當渡河諸仙悉還宮吾向已被召不得停與爾別矣弟問曰織女何事渡河去當何還答曰織女暫詣牽牛吾後三年當還明日失武丁至今云織女嫁牽牛

宏農鄧紹嘗八月旦入華山採藥見一童子執五綵囊承栢葉上露皆如珠滿囊紹問曰用此何爲答曰赤松先生取以明目言終便失所在今世人八月旦作眼明袋此遺象也

屈原五月五日投汨羅水楚人哀之至此日以竹筒子貯米投水以祭之漢建武中長沙區曲忽見一士人自云三閭大夫謂曲曰聞君當見祭甚善常年爲蛟龍所竊今若有惠當以楝葉塞其上以綵絲纏之此二物蛟龍所憚曲依其言今五月五日作粽并帶楝葉五花絲遺風也

吳縣張成夜起忽見一婦人立於宅上南角舉手招成成即就之婦人曰此地是君家蠶室我即是此地之神明年正月半宜作白粥泛膏於上祭我也必當

若蠶桑百倍言絕失之成如言作膏粥自此後大
得蠶今正月半作白膏粥自此始也
吳興故鄣縣東三十里有梅溪山山根直竪一石可
高百餘丈至靑而圓如兩間屋大四面斗絕仰之干
雲外無登陟之理其上復有盤石圓如車蓋恆轉如
磨聲若風雨土人號爲石磨轉快則年豐轉遲則年
儉欲知年之豐儉驗之無失
錢塘徐秋夫善治病宅在湖溝橋東夜聞空中呻吟
聲甚苦秋夫起至呻吟處問曰汝是鬼邪何爲如此

饑寒須衣食。疾病須治療。鬼曰。我是東陽人。姓斯名僧平。昔為樂遊吏。患腰痛死。今在湖北。雖為鬼。苦亦如生。為君善醫。故來相告。秋夫曰。但汝無形。何由治。鬼曰。但縛茅作人。按穴鍼之。訖。棄流水中可也。秋夫作茅人。為鍼腰目二處。并復薄祭。遣人送後澗中。及暝。夢鬼曰。已差。并承惠食。感君厚意。秋夫。宋元嘉六年為奉朝請。

會稽趙文韶為東宮扶侍。坐清溪中橋。與尚書王叔卿家隔一巷。相去二百步許。秋夜嘉月。悵然思歸

門唱西夜烏飛其聲甚哀怨忽有青衣婢年十五六
前曰王家娘子白扶侍聞君歌聲有門人逐月遊戲
遣相聞耳時宋息文部不之疑委曲答之亟邀相過
須臾女到年十八九行步容色可憐猶將兩婢自隨
問家在何處舉手指王尚書宅曰是聞君歌聲故來
相詣豈能爲一曲邪文部即爲歌草生盤石音韻清
暢又深會女心乃曰但令有瓶何患不得水顧謂婢
子還取箜篌爲扶侍鼓之須臾至女爲酌兩三彈泠
泠更增楚絶乃令婢子歌繁霜自解裙帶繫箜篌腰

叩之以倚歌歌曰日暮風吹葉落依枝丹心寸意愁君未知歌繁霜侵曉幕何意空相守坐待繁霜落歌闋夜已久遂相佇燕寢竟四更別去脫金簪以贈文韶文韶亦答以銀椀白琉璃七各一枚既明文韶出偶至清溪廟歇神坐上見椀甚疑而悉委之屏風後則琉璃七在焉箜篌帶縛如故祠廟中惟女姑神像青衣婢立在前細視之皆夜所見者於是遂絕當宋元嘉五年也

齊諧志怪者也蓋莊生寓言耳今吳均所續特取

義云耳前無其書也考文獻通考書目亦云至元

甲子吳郡陸友記

續齊諧記終



右續齊諧記一卷梁奉朝請吳均撰按隋志有宋散騎侍郎東陽无疑齊諧記七卷此書蓋續東陽記而作非續莊子志怪者也記中惟鵞籠書生極有理致他若京兆田氏之荆樹宏農楊寶之黄雀可以裨風教張華雷煥之測老魅摯虞束晳之辨曲水可以資博雅以至張成區同鄧紹桓景等事宗懍歲時記已時時引証非以其信而有徵歟以故東陽之書不傳而吳記特存均通史學嘗著齊春秋三十卷他所述作並載南史本傳而不及此書或

又以寓言置之故耳汝上王謨識

搜神記卷一

晉　干寶撰　南昌楊先烈校

管輅、字公明、善解諸術、得知未來過去之事、於五月行至南陽平原、見一少年在田中刈麥、輅嗟歎之而過、少年問曰、老丈有何事失聲嗟歎而過、輅曰、汝何姓、對曰、姓趙、名顏、輅曰、適來無別事、見少年見壽不逾二十、多是夭亡、所以歎、趙子聞之、叩頭隨而請問、輅曰、命在于天、非我能救也、趙子聞之、奔走告父、父乃奔往、不逾十里、遂及管輅、顏父子下馬而叅拜、適

來某小兒蒙聖人之言不逾二十而夭亡聖人如何延命終當報之輅曰命不我與爲之奈何然子懇誠且爲救諸子且歸家覓取清酒一榼鹿脯一斤吾卯日小食時必至君家且方便求請未知得否其父歸舍覓酒脯而專候之輅果依時而至語顏子曰汝卯日刈麥地南大桑樹下有二人圍棋次汝但滿將此酒脯往一邊酌酒琖致脯於前他自飲之飲盡便斟以盡爲度若問汝汝但拜之慎勿言也必合有人救汝吾在此專候於汝汝乃依輅言而往果見二人圍棋

炙前往、待從非常、趙顏致脯斟酒於前、其人貪戲、但飲酒食脯、不顧顏子、飲數巡、已戲終、北邊坐者舉首、忽見顏在、侍立、大怒叱曰、何故在此、顏惟拜之、不對、南面坐八語北面坐人曰、夫人食他一物、而有愧色、適來已飲他酒脯、寧無情乎、北邊坐人曰、文書已定、不可輒移、南邊坐人曰、借文書看之、見趙子壽可十九歲、語已、易矣、可改之、乃取筆挑上、顏顧喜之、乃語顏曰、救汝至九十年活、顏聞而喜不自勝、拜而回家、見管輅、輅語顏曰、大助于喜、且得增壽、於後記取北

邊坐人是北斗南邊坐人是南斗南斗注生北斗注死凡人受胎皆南斗過北斗所有祈求皆向北斗矣顏父備多帛鎰金而謝之輅一無所受

晉愍帝時零陵太守趙子元出門見一女子姿容甚美年可十五子元見而詰之曰汝何人之子而敢獨行又無伴侶女子曰我是客人寄居城外拋離父母又無伴侶孤眠獨處何以問之子元不疑是鬼又問曰既無依倚還善製衣否女子對善製衣子元曰可爲吾作衣吾與汝錢女曰諾乃使入宅中爲作一表

與錢一百文經三年往來宅内大小愍之或造衣服
而多與酬之忽一日來告辭子元憫之與金鑷子一
枚金釵子一隻細絹二疋女子受得拜辭太守明日
必歸鄉里不復來也太守乃使人送出城外别不辭
而去行數步倏然不見家人恠之時有人出城便同
往尋問約二百餘步見有一冢詢訪近隣云是一女
子墓不旬日其父母發取女屍於祖父塋内安葬開
冢出棺改斂見銅錢無數并有金釵子一隻金鑷子
一枚細絹二疋甚異之後問其由方知是太守與之

太守方知造衣女子之鬼在此、時人信鬼神變易不可及、

昔隴西有辛道度者、游學他方、糧食乏盡、行至雍州城西五里北、見一宅廳舍、門庭有一青衣女子在門、道度飢餒、乃詣門下欲求飡、而過語女子曰僕是隴西人、姓辛名道度游學他方、糧食乏盡、憑女子與報、欲求一飡、可否惟命、女子入告秦女、女曰、既遊遠地他方、將尋高藝、此賢人也、可宜命入、吾與之語、女子出來、引客而入、道度趨入閣中、疑非生人俛仰之間、

已被召見秦女於西榻而坐道度卽稱名而敘起居旣畢命度於東榻而坐畢卽具飯饌食訖女謂度曰我秦閔王女出聘曹國不幸無夫而亡亡來已二十三年獨居此宅今日君來願爲夫婦君意若何道度曰女所貴戚焉敢乎女卽相逼爲夫婦經三宿三日俄女卽自言曰君是生人我鬼也共君宿契此會只可三宵不可久居當有禍矣然玆信宿未悉綢繆旣已分飛將何表信于郎乃取床後盒子開之取金枕一枚與度爲信是貧士悅而受之乃分袂泣別卽遣

青衣送出門外、未逾數步、不見舍宇、惟有一塚荊棘森天、度當時慌怕、衝忙走出、覗其金枕、懷乃無異變、尋至秦國、既以枕于市貨之、恰遇秦妃車遊、親見度賣金枕、疑而索看、語度何處得來、度具以寔告、妃聞悲泣、不能自勝、然尚疑耳、乃遣人發塚啓柩觀之、原葬諸物悉在、惟不見金枕、解體看之、情交宛若、秦妃始信之、嘆曰、我女大聖、死經二十三年、猶能與生人交往、此是我眞女婿也、遂封道度爲駙馬都尉、賜其金帛車馬、令還本國、因此以來、後人名女婿爲駙馬、

今之國婿、亦爲駙馬矣、

扁鵲善明醫術、遊行虢國、時遇虢君太子夭、早經七日、鵲聞之、請入而弔、弔訖、出門、知太子有命、語左右曰、太子莫不要御生否、左右聞之、奔告虢君云扁鵲出門語臣云、莫要太子生否、君聞之、速召而入、令活太子、鵲乃施妙術用醫、太子御活、王大與金帛繒綵贈之、辭而不受、王曰、蒙君妙藥、已活太子、寡人無所酬之、君何不受、對曰、太子命自未盡、非臣所能、遂揖而去、

劉安、河中人也少時得病、死經三日、卻活、冥中見天帝命為師、可通鬼道、未來之事、皆預知之、河間有一趙廣家、槽上馬忽變作人面、全家大驚、往問劉安曰此大惡也、君急歸家去宅三里、披髮大叫、卽可免之、廣乃依言披髮大叫、廣家中大小一時走出、驚怕看之、堂內無人、堂屋一時崩倒、全家得免、不損一人、乃贈財賄與安、重問此灾何有、安曰堂屋西壁下深三尺、當有三箇石柱、今已灾過、愼勿發看、若視之必大貧、若不看必大富貴、此神龍也、後廣不依、卽掘看之

驗其虛實果有一物赤色大如屋柱飛出他去後廣大貧一如其言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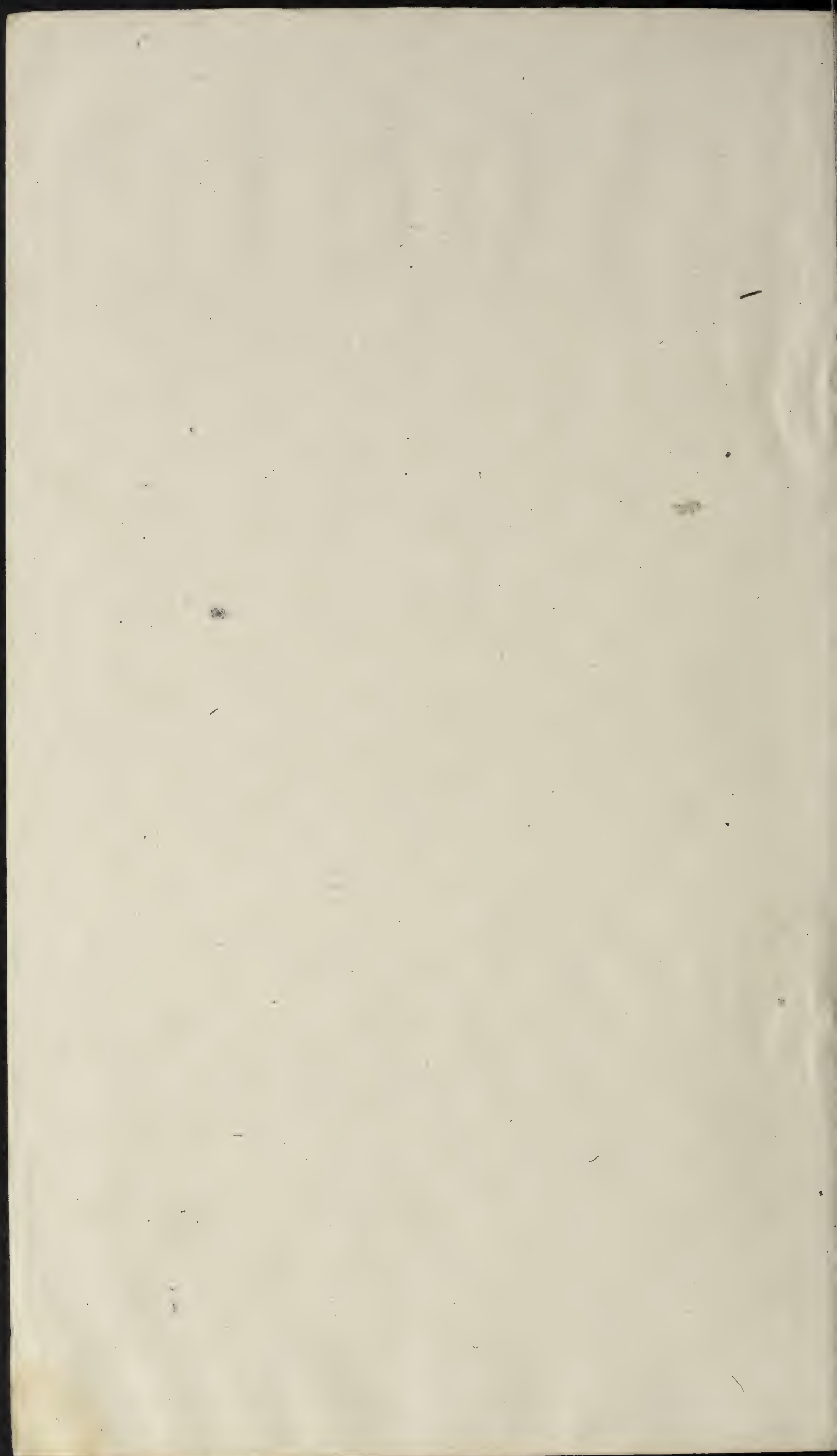
昔晉侯有疾漸重無能治者晉與秦國親姻之故聞秦有良醫發使往請秦王乃命緩速赴晉醫緩將至晉國晉君夜夢二鬼相謂曰秦使醫緩來我等何逃若往必當有殺若去亦獲其死二途何適一鬼荅曰此事何憂乎我等二人但居膏之上肓之下若我何一鬼又問何者爲膏肓而免此難荅曰心上爲膏心下爲肓此處針灸不能及湯藥不能至二鬼相喜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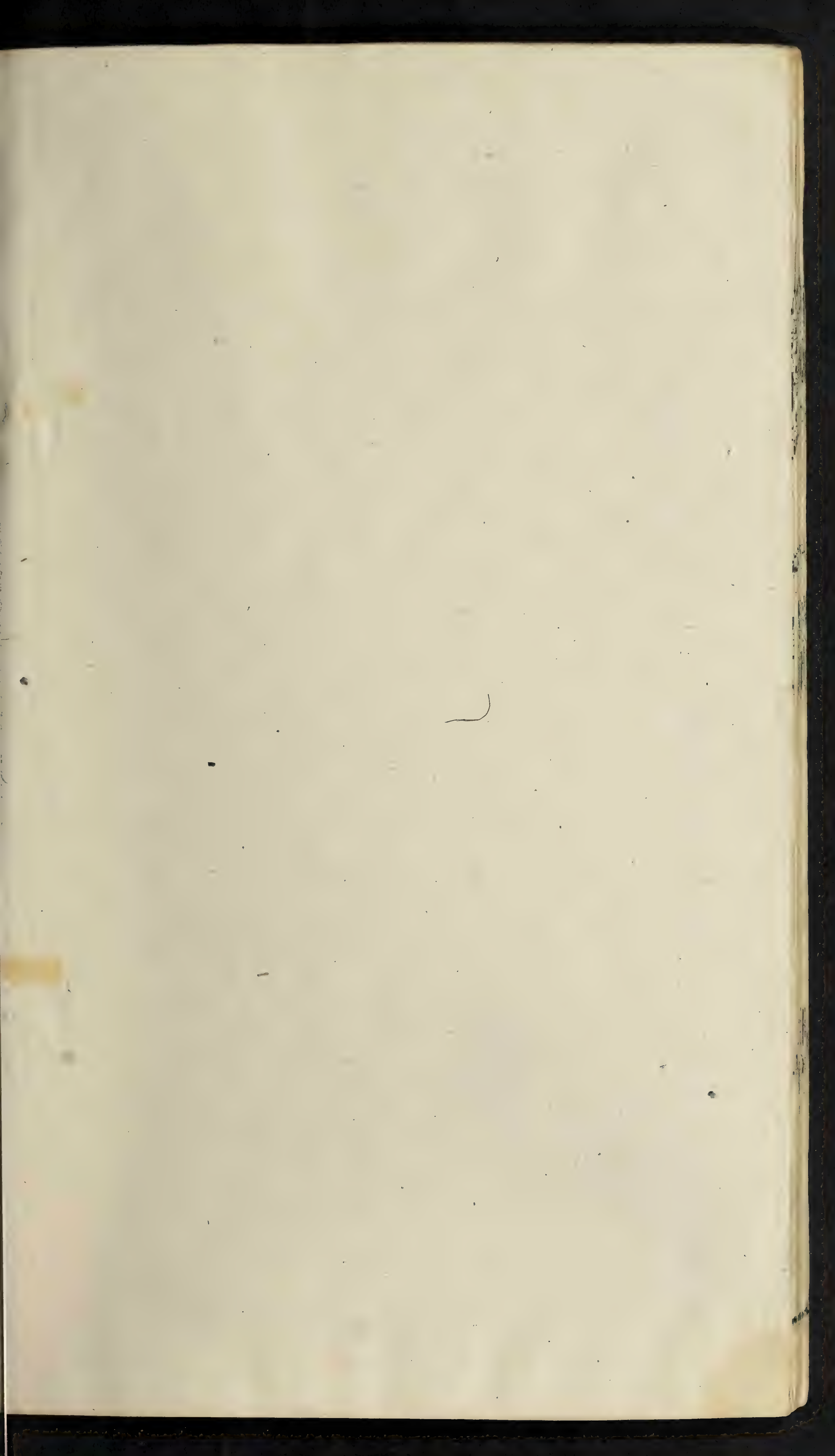
居其處、旬日醫至、察其容、候其脉、良久、嘆曰、此病不可療也、其疾在膏肓藥餌不可及。針灸不能至。晉侯聞之嗟曰此良醫也。今古罕有、遂與百金令還本國、晉侯不逾十日而薨矣、

後魏洛陽阜財里有開善寺、京兆人韋英宅也、英早卒、其妻梁氏不治喪而嫁、更納河內向子集爲夫、雖云改嫁、仍居英宅、英聞梁嫁、白日來歸、乘馬將數人至于庭前、呼曰阿良卿忘我也、子集驚怖、張弓射之、應箭而倒、即變爲桃人、所騎之馬、亦化爲茅馬、從者

數位盡爲蒲人梁氏惶懼捨宅爲寺

搜神記卷之一終







搜神記卷二

王子珍太原人也父母憐愛歎曰我兒立身未曾學問可往定州邊孝先先生處習業孝先陳留信義人也廣涉稽古應對無窮自孔子沒後惟孝先一人領徒三千年盡知歸服未有勝者是以四海之內皆往就之學習子珍承父之命即日登途行至定州界内去州三百餘里於路傍樹陰憇歇續有一鬼化爲生人後來同與子珍憇歇子珍不疑也乃詰子珍姓氏從何而來復往何處子珍曰父母以子珍寡學遣於定

州邊孝先先生處學業餘無事子珍即太原王子珍也鬼曰我渤海郡人也姓李名玄石父母早亡兄弟異居見玄石少學遺往邊先生處求學既得遺行便爲同學兄弟子珍曰兄必年長請以兄事之玄石曰敬聞命矣遂即同行至定州主人處飲酒食肉盟曰死生貴賤情皆一之誓訖往邊先生處同拜起居先生詰其由即以實告乃授以經業三年以來玄石才藝過於先生先生曰玄石豈非聖人乎何故聰明朗過甚矣今已老耄無能予有何術示於予玄石曰

某因宿會得事先生所授之業，不可知也，實以月之一覽，更無遺漏，亦非聖人也，尋以子珍辭義不解，與學教授之子珍，敬之如父，畏之如師，子珍學業因此得就。後有太子舍人王仲祥經過，亦是太原人也，與子珍同宗，便即謁先生，追歡延宿，仲祥知李乂石是鬼，及且與子珍執別，語曰：某與弟連枝，有事不可不說。弟今朋友李乂石是鬼耳，實非生人，子珍曰：乂石是上聖之聖，經書靡不該博，先生猶推奬之，何得不是生人乎。祥曰：我之所論，並言才藝，且弟是生人，乂石

是鬼。生死殊別。焉得爲好人哉。弟若不信。今宿可新葉鋪於席下。令臥之。弟與別榻。且而看之。便知虛實。弟之臥處。其葉卽實。鬼之臥處。其葉卽虛。言訖而別。子珍乃復疑。迨夜一依仲祥所言鋪之。及曉果如前說。因爾方知尒石是鬼。翊日咨尒石。外言兄是鬼物。子珍聞此語。故咨兄。尒石曰。我實鬼矣。向弟言者是仲祥也。弟今旣知。須語元由。昨緣冥司舉我爲泰山主簿。任職年久。業滿合捨此司。遷於勝處。王銓一人以當其職。銓定無之。人皆不可。乃喚尒石云。吾觀汝

之才量堪赴此任然汝寡學未能該通汝且入間邊
孝先處求業業成早來要汝泰山主簿我恐世懼我
即爲生人與弟同師不經一年學問已成任泰山主
簿二年矣與弟情深眷戀相伴今弟既知固難久處
即當分別然有一事須令弟知我前者患背上痛將
爲弟父寃家經王陳訴稱弟父殺我生孫食我兄弟
累有狀王者容情不爲區斷王見此狀怒不施行笞
我一百是我背痛王今追弟父親自訊問判入死籍
弟今火急歸家看父父若有氣宜當救之但以淸酒

鹿脯於郊首邊祭我三呼我名我當必至若巳氣絕無可救耳弟之學問巳成但知努力謀立身之事我當助弟延年請於上帝與弟官榮保無疾病子珍拜辭卽便分別子珍乃辭先生歸寧至家見父在床猶有氣火急致酒脯錢財於郊祭之三呼其名卽見平石乘白馬着朱衣冠蓋前後騎從數十人別有青衣二人執節前引呵殿而至子珍相見一似舊之時語子珍曰弟可合眼須弟見父珍卽閉目須臾之間至閻羅王處門向北而安平石語子珍曰向來將弟欲

見弟父今在牢獄形容毀惡不可看之弟父寃家須
臾即至着白䟓足頭戴紫巾手把文書一卷者即是
弟父寃家其人晡時入衙證問令與弟取弓箭於此
專候之見來當射之死弟父必活不然難故也言語
之間其寃家果至辛石目曰是此矣宜審射之我須
入衙決判是在此他人有趂石入衙視事未幾寃家
直來案前陳訴有詞深讐即射中左眼遺卻文書奔
走即驗文書讀看並是論父之事珍泣告辛石曰射
着何處珍曰射着左眼石曰不着要緊處限差更來

相訟甚矣然弟宜歸家尋覓寃家殺之弟父必擒珍
日何人也石曰見有似適來射者即殺之珍當與石
言別匆匆不解問得寃家姓名歸舍思石之言不得
更見也憂悒之間七日不食家人報失一白公雞七
日未知去處衆共尋乃見白雞在架墻上而坐害左
眼珍見思此物是我父之寃家也白衣者毛也紫巾
者雞冠也跣足者雞足也瞎左眼者所射中也有是
更於何處覓之乃烹作羹以食父因此平擒珍後受
太原郡至漢景帝後拜刺史壽年一百三十八歲而

終皆李子石祚之故云雞不三年犬不六載白雞白犬不可食之害生也

段孝直漢景帝時舉孝廉爲長安令孝直志性清慎美聲遠聞直所乘騧駮馬一疋日行五百里雍州刺史梁緯與帝連婚時恃形勢見孝直馬好每索之直荅云亡考所乘之馬不忍捨之不敢輒奉伏願使君照悉梁緯因此致恨密搆孝直取受贓事乃敎下獄不令家人通往直知屈枉不免此難使人告妻曰刺史陰謀欲奪我馬私捉人訴意欲殺我必死矣嗟汝

等幼沖未解申雪。我屈死。汝各努力。但將取紙三百張。筆十管。墨五梃。安我墓裏。我自申理。不經旬。害於獄中致死。家人收而塟之。仍以紙筆安墓中。不經五十餘日。遇景帝大會羣臣。孝直於殿前上表云。天地聦明。詳悉無辜之老。日月垂照。必鑒有滯之人。且臣早忝官途。頗彰濟愼。尋以論迂劇邑。稍免瑕玼。不謂刺史梁緯。心縱貪婪。勢連內戚。欲奪亡父之馬。戮臣枉究之刑。上訴皇天。許臣明雪。若不聞於陛下。罔以免此幽沉。并刺史梁緯行事二十一條。不依法令。一

一條奏別狀以聞、伏願陛下聰明、哀臣冤屈、是帝覽表讀訖、忽然不見孝直、臣怪夫宇宙之內有此異事、遂下詔收梁緯付獄勘詰、事事不虛、及柱殺段孝直事奏帝、帝勅下將梁緯往孝直墓所斬而祭之、仍追贈尚書郎守長安令、故語云莫言鬼無身、柱伯射宣王、莫言鬼無形、孝直訟生人、此之謂也。

秦始皇時、有王道平、長安人也、少小之時、與同村人唐叔偕女、小名父喻、容色俱美、誓為夫婦、尋王道平被差征伐、落陷南國、九年不歸、其父母見女長成、即

聘與劉祥爲妻與道平言誓甚重不肯改事父母逼
迫不免出嫁劉祥經三年忽忽不樂常思道平忿怨
之深悒怏而死死經三年道平還家乃詰鄉人此女
何在鄉人曰此女意在於君被父母凌逼嫁與劉祥
今已死矣平問墓在何處鄉人引往墓所平悲號哽
咽三呼女名繞墓悲苦不能自止平乃祝曰我與汝
立誓天地保其終身豈料官有牽纏致令乖隔使汝
父母嫁與劉祥既不契於初心死生永訣然汝有靈
聖使我見汝平生之面若無神靈從茲而別言訖又

復哀泣逡巡其女魂靈自墓而出問平何處而來良久契闊本與君誓爲夫婦以保終身爲父强逼乃出聘劉祥已經三年日夕憶君成病結恨致死乖隔幽途然念君宿願不忘再求相慰妾身未損可以再生還爲夫婦且速開冢破棺出我必活道平審言乃啓墓門捫看之其女果活乃結束隨道平還家其夫劉祥聞之驚怪申訴州縣檢律斷之無條乃錄狀奏王王乃斷還王道平爲妻壽年一百二十歲實謂精貫於天地而獲感應如此耳

搜神記卷二終

搜神記卷三

昔周宣王信讒言杜伯無罪王信佞而誅之杜伯曰臣無罪而加戮若死有知臣將上報不越三歲必雪深冤矣王曰汝但努力我是萬乘君王殺汝三五箇之類何有患乎乃戮之經三年餘宣王出獵行至城外山澤之間將欲布獵忽見杜伯着朱衣乘白馬冠蓋前後鬼兵數百當道而來彎弓執矢射王王懼無處避之百僚悉見射中王心王卽心痛歸宮至夕而薨故語云凡人不可枉濫冤必至矣

昔隋侯因使入齊、路行深水沙邊、見一小蛇、可長三尺、於熱沙中死、轉頭上血出、隋侯見而愍之、下馬以鞭撥于水中、語曰、汝若是神龍之子、當願擁護於我、言訖而去、至於齊國經二月、還復經此道、忽有一小兒手把一明珠、當道送與隋侯、侯曰、誰家之子、而語吾、荅曰、昔日深蒙救命、甚重感恩、聊以奉貺、侯曰、小兒之物、詎可受之、不顧而去、至夜又夢見小兒持珠與侯、曰、兒乃蛇也、早蒙救護生全、今日荅恩、不見垂納、請受之、無復疑焉、侯驚異、迨旦見一珠在床頭、侯乃

收之而感曰、傷蛇猶解知恩重報在人反不知恩乎
侯歸持珠進納、具述元由、終身食祿耳、
狄希、中山人也、能造千日酒、飲之亦千日醉、時有州
人姓劉名石、好飲酒、欲飲於希家、翊日往求之、希曰、
我酒發來未定、不敢飲君、石曰、縱未熟且與一盃得
否、希聞此語不免飲之、既盃、復索曰、美哉、可更與之、
希曰且歸、別日當來、只此一盃可眠千日也、石即別
似有怍色、旋至家、已醉死矣、家人不知、乃哭而葬之、
經三年、希曰、劉石必應酒醒、宜往問之、既往石家語

曰石在否家人皆怪之曰玄石亡來服已闋矣希驚曰酒之美矣而致醉眠千日計日今合醒矣乃命家人鑿冢破棺看之即見冢上汗氣徹天遂命發冢方見張目開口引聲而言曰快哉醉我也因問希曰你作何物也令我一盃大醉今日方醒日高幾許矣墓上人皆笑之被石酒氣衝入鼻中亦各醉臥三月世人之異事可不錄乎

李信陳留信義人也爲人道孝善事父母年三十八忽夜夢司命使鬼使取信至閻羅王殿前王即勑付

所司依處分、信啓王曰、少失父母編居、今既命終、不
敢有辭、哀信老母無人侍奉、伏願大王放信侍養、侍
母命終之日、與母同來、王聞此言、亦甚哀愍、如斯孝
道、足可延齡、乃召鬼官檢信母壽年九十、尤有二十
九年、亦可矜放、鬼官對曰、只如信之徒、世間極有、今
若放此後者、舉例、請下本司定罪輕重、取吉王依鬼
官言、還令定罪、鬼官怒曰、無知趂訴、亂我憲章、乃令
鬼使擒付鑊湯煑之、鬼使提信手捉拋入鑊湯、方入
湯中、身首已爛、王忽念之言曰、此自孝浮世罕聞、且

令放還以旌孝行不復召鬼官議之命鬼使喚信聞王嘆信必知放還乃令湯中拽出見信首面浸爛鬼使忙怕恐王怒之乃取一胡人頭與信曰王今喚出必放汝歸若見汝容貌壞爛必不放去也今且取一胡人頭安之所以得還見王之時宜低頭應對不許忽忽若放汝歸卻來與汝別覔一端正頭安卻信聞放還忻喜唱喏而受之既至王前便勑鬼使還歸不得更經本司鬼使唱喏不敢再逐亦不暇於鬼使處換頭忽然卻活夢覺以手摸頭面並是胡悲啼懊惱

語其妻曰汝識我語音否妻對曰今異也聞君一青
是汝一音是胡何也信曰我夜來甚有異夢汝若天
曉起可將被覆我頭面莫使人見若欲送食致我床
前閉戸而去我自取食其妻依言以被覆之至飯時
忽思其語何有此事乃撥看之見一胡人臥在被底
其妻走出告姑曰阿婆兒夜來不知何故變作一胡
人在新婦床臥姑聞此語豈有此異事乃令將捧來
揭被見之驚異便打信數十分說不及以打損頭面
鄉里聞之來問其故信方話其始末始知是眞兒抱

頭大哭、妻亦哀號、鄉社以狀聞州、州以狀奏、帝覽表嗟嘆、自古至今未聞此事、雖是假胡人頭、孝心通乎神明、可拜信爲孝義大夫、仍賜束帛養親、悲夫神感之矣、乃見如期、

昔高辛氏時有房王作亂、憂國危亡、帝乃召募天下有得房氏首者、賜金千斤、分賞美女、群臣見房氏兵強馬壯、難以獲之、辛帝有犬字曰盤瓠、其毛五色、常隨帝出入、其日忽失此犬、經三日以上不知所在、帝甚怪之、其犬走投房王、房王見之大悦、謂左右曰、吾

吳其衰乎。犬猶棄主投吾。吾必興也。房氏乃大張宴

會爲犬作樂、其夜房氏飲酒而卧、盤瓠咬王首而還、

辛見犬啣房首大悅、厚與肉糜飼之、竟不食、經一日、

帝呼犬亦不起、帝曰如何不食、呼又不來、莫是恨朕

不賞乎、今當依召募賞汝物得否、盤瓠聞帝此言、即

起跳躍、帝乃封盤瓠爲會稽侯、美女五人、食會稽郡

一千戸、後生三男六女、其男當生之時、雖似人形、猶

有犬尾、其後子孫昌盛、號爲犬戎之國、周幽王爲犬

戎所殺、只今土蕃乃盤瓠之孕也、

昔武王時、雍州城南有一大神樹、約高十丈、周迴一里、蔭其地土、人民悉奉、四時八節、牽羊負酒祭祀不絕、武王出城、見衆奉獻、王言此樹神何須損我百姓、乃以兵圍正欲誅伐之、乃有神飛沙走石、雷電霹靂、武兵起衆瓦解星分、無令得近、時有一人被傷損脚、去樹一百步臥地、不能自去、迨夜有一人着朱衣乘馬與樹神曰、朝來武王伐子、不有損乎、樹神曰我雷公飛沙走石、傷武王兵士、兵士見之星分、不敢近我、我有威力如此、赤衣人怒曰、我教武王兵人用生朱

塗面、披髮着朱衣、赤繩縛之、道灰百匝、以斧伐之、豈不損乎、樹神黙然不對、赤衣人忽然縱轡而去、至明、筐人向鄉中父老語之、以狀聞王、王遂依其言用物以斧伐之、並無變動、伐樹將倒、樹中流血、變作一特牛、向地中走入豐水中、故樹精百年化作青牛、後人學之用灰及赤、

搜神記卷三終

搜神記卷四

燕惠王墓上有狐狸已經千餘歲神變無比世罕有之聞晉司空張華博學多才狐狸化爲一少年書生才容奇美乘馬而出墓前過去華表神謂曰子欲何之狸曰我聞晉司空張華博學多才今欲詣門與之論談木精曰張司空之才難可比也若去非但喪汝二軀我亦遭累狸曰縱伊廣覽豈能勝子終爲之而旋無累子矣木精曰實謂自貽伊戚其可乎不取吾言終有悔日狸不荅而去乃將刺謁華華引入談論

三日不屈華甚疑之此必妖也乃掃拂延留留人防禦時雷孔章來訪華華以書生白之此必妖異孔章聞此語忽然大笑曰公爲國之棟梁吐飧納士賢者進用不肖者黜退何故妬賢嫉能不以已之不才而言人之妖異如此爲天下笑耳華益於防衛勿遣東西孔章曰若疑之何不呼獵犬試之乃命犬已試竟無憚色狸曰我之才智天地產之反以爲妖以犬試我遮千試萬慮其能爲患 華聞益怒曰此必眞妖也乃曰是百年之精獵犬見之即變若千年

之妖以千年神木火照之即變章曰千年神木何由可得華曰世說燕惠王冢前有華表木已經千年發卒為使往取其木使欲至木所空中有一青衣小兒來問使曰君何來也使曰張司空忽有二少年多才巧辭疑是妖異使我取華表照之青衣曰老狸不智不聽我言今日禍已及我其可逃乎乃發聲而泣倏然不見使乃伐其木木中血流使將木歸照之其精乃變華乃烹之

漢時東萊郡陳司空死經周年忽然還家在床而坐

約束子孫、與平生無異、飲酒食肉、閑論幽冥事歷歷來往不一、專事惑婦、子孫致敬、無異生前、忽一度還家、飲酒醉臥在床、子孫敢近前審窺、元是村中沽酒之家老犬也、從此便無蹤由。

王莽篡漢平帝位一十八年、德行不合乾坤、國祚將改、忽於南陽市中生一肉魂、斫刺不入、部令載歸殿前、召則房息來問曰、殿前生此異物、爲何祥、房息對曰、臣不識、有費長道、通人也、能識之、莽遣費長道、使發數日、房息曰、臣啓陛下、費長道至、必言不識陛下

但言卿既不識、何故城東門外下馬仰天而嘆也、

吏長道至帝、問何物、劉曰、荊房息向言不識、臣何知

之、帝曰、卿既不識、何故東門外下馬仰天而嘆、道曰、

臣嘆荊將軍推死與臣、帝曰、卿但實言、勿隱、朕不罪

卿、道曰、既奉進止、敢不遵承、此物一名鼎、一名伏中、

有鐵券、長三尺六寸、道王家衰、劉家再興、葬曰、如何

得見、道曰、須得七歲女子尿之可開也、葬依言果然、

邇後光武中興、斯實徵矣、

昔太祖年七十、只養一子、年十三而夭、太祖與夫人

晝夜悲泣不止夫人忽一夜夢見亡兒來謂母曰某今差在泰山五百里驅使苦無暫休今泰山府君取周王爲獄宿阿娘可爲兒囑王安兒於樂處免有驅役言訖灑涕而別其母睡覺悲不自勝太祖問有何故具以事白太祖曰夢以想成生死殊道漠漠然何憑也翊日晝寢復自夢見亡子曰昨已請阿娘咨如何爺以爲無憑也旣若不信但看周王三月十八日必死若不死卽虛也太祖夢覺信之明旦與文王來語曰朕昨晝寢夢見亡子云被差向泰山府五

百日驅使、今泰山府君取卿爲佰、今夢想之頃、朕亦不、信儻如所夢卿即方便安兒於樂處、周王曰、短長之數豈可逃乎、然念永別淸朝、將辭昭代、已審聖旨、豈敢違命、泣涕交下、哀戀久之、太祖乃賜王絹十疋以贖亡兒、果于三月十八日卒、經十餘日太祖又夢見兒顏色和悅、謂父曰、蒙托父王文王任所職遷兒於泰山府錄事參軍、下臨印、差帝南人代役、仰荷君恩、敢不上報、太祖夢覺、喜而復悲、即發人徃問帝南人死虛實、使回云、亡經十五日、事驗有實、方知鬼神

之道昭然不可謂之無矣
張華爲豫章太守善易卦明於政刑下吏畏之不敢犯令或當死者悉放歸辭父母時有一人犯盜處死尅日欲誅放歸辭別限滿赴州就刑其人在路號哭經趙朔家趙朔問何故哭答曰某拙謀爲盜犯法當死昨蒙太守給假辭父母限滿赴州就刑所以悲泣朔曰何不逃去答曰使君明於易筮前後逃者皆獲得是以不敢違日朔曰汝不用哭吾令汝生但用吾計自當獲免汝可取三遍到行渡河即取竹筒

盛水三尺長安於腹上仍黃沙中臥經三日然後可還終始擒汝不得也其人一依朔言至假滿法司怪久違限乃以名聞華乃勸易六卦成斷曰何故腹上水深三尺背臥黃沙此人必投水死更不用尋也此謂之善易其人經一年改名姓處於鄉里既脫其死即賫重賂酬於朔朔一無受焉

昔泰山皇帝召募諸方秀士遣司徒崔皓試之問其姸否皓見雍州秀士陳龍文多言巧辭乃嘆之曰子姓陳與陳恒近遠龍文應聲答曰龍文與恒還如公

與[illegible][illegible]容相似崔皓憾之異日策問龍文曰鵙梟何以食母弱水何以西流武王何以伐紂龍文並皆不荅皓落下不第龍文上表稱崔皓位正三台治同萬物不能以風化下而將逆事問臣以臣無能俾令下第伏乞陛下聖造親試否臧表至帝召皓詰之皓曰龍文無藝何以堪之帝乃自召龍文問其試目對曰崔皓何不問臣慈烏返哺而乃問臣鵙梟何以食母何不問臣百川歸於滄海乃問臣弱水西流何不問臣伯夷叔齊讓國乃問臣武王伐紂所問三條皆是

逆事、臣恐傕皓有異志也、臣是以不荅、帝召皓問之、皆如其說、乃封龍文爲上卿、故諺語云、巧言以免責、此之謂也、

漢武帝與越王爲親、乃遣東方朔泛海求寶、惟命一周廻、朔經二載乃至、未至間、帝問左右、朔久而不至、今寰中何人善卜、對曰、有孫賓者、極明易筮、帝乃更庶服潛行、與左右賫絹二疋往卜、叩賔門、賔出迎而延坐、未之識也、帝乃啓卜、卦成、知是帝、惶懼起拜、帝曰朕來覓物、卿勿言、賔曰、陛下非卜他物、乃卜東方

[illegible]行七日必至今在海中面西招水大嘆到日請話之至日朔至帝曰卿約一年何故二載朔曰臣不敢稽程探賢未得也帝曰七日前卿在海中面西招水大嘆何也朔曰臣非嘆別事嘆孫賓不識天子與帝對坐因此而嘆帝深異之

世說云五郡之人各是異財而逢喪亂常山一人安定一人襄陵一人博陵一人悉皆孤獨俱行衛國同至樹陰因相問姓名各言離亂已而憫然相謂曰我等皆無骨肉今日幸得聚會亦天然也可爲兄弟已

否衆曰諾因結義爲兄弟長字仲伯次名文仲次名季仲次名叔仲次名雅仲五人相將詣衛國市中見一老母孤單告乞五人收養侍奉敬如事親母孝心無二已經三年其母遇疾五人憂愁不能寢食母曰吾是并州太原人童世臺之女嫁同郡張文賢爲妻任北海太守因遭荒亂文賢早亡葬在太原赤山之下八塚同行東頭第一塚是賢塚吾死後汝等若能與我送葬到塚側吾平生之願畢矣吾遭荒亂之日有一子姓張名遺年七歲胸中有七靨足下有通徹

之敍父喪因流浪相失汝等宜思記之他日有如此子即我子也宜詰吾之由言訖而卒五人扶喪至太原忽叔仲横被朝歌令禁繫時有一人走投太守言養母之狀述并葬之由太守曰汝何姓氏具以對之因話男之形狀太守聞之號哭擗地此吾母也吾以幼小兵華離亂母子相失迨今又哭之乃發使往朝歌迎喪并具表奏聞於魏帝陳其流浪之由并述五人孝狀善其人義重可以旌之各爲太守仲伯河中太守文仲河東太守叔仲河南太守季仲河西太守

雅仲河北太守并賻贈張遺母喪追封太原縣大夫人仍遷張遺爲魏府都護噫孝心感應可泣千古

搜神記卷四終

搜神記卷五

昔晉使孺臨政而戮趙同趙括，及季年將疾，見大厲鬼，披髮及地，搏膺面踊，怒目大吒，晉公曰：殺余之孫而絕余祀，令我不得享，由爾使然，何不義之甚也。余得訴於上帝矣，今日之寃必雪，復何逃焉。乃壞大門及寢門而入，似縱擒之狀，公大駭，避於室內，及壞其戶將欲入，公曰：戮子之子孫，又何干我也？鬼曰：致余不食，因爾之由，何謂不干我？公曰：請立祀可乎？曰：不可，其已暮矣，然請於上帝，候爾來證知。言訖不見。晉

公染疾不期月而終悲夫寃結之事不可爲也今之君子得不慎歟

趙明甫天水人也名仁美選三傳擢第授江表太興縣尉累以政聞遷授蒲縣令仁美素曉三命能自知官祿壽常謂人曰余官不過邑長壽不過六十歲今吾五十四歲矣其不遠也然余有一女未適人此爲急務即請人於屬邑中選有德行學業者配之未會間有日者經過乃趨謁趙令因話令之祿壽如仁美之言令曰某亦自知耳然一女子未從人有此未了

餘則無事也。未選得女婿。聞先爲女子覔一女僕。僕
忽一日命掃庭。忽涕淚。令曰何故。女僕曰某姓王。父
昔爲此邑令某生此縣中。因喪父母。不覺涕淚交下。
令問其父名。曰名德麟。令思之。乃是親戚。因即慘然。
又曰何至如是。女僕曰丱角之時。遭兵革亂離之苦。
被人掠賣。一至於斯。令乃謂其妻曰。彼我女不憂不
嫁。遣且輟吾女粧奩之具。先嫁之。乃於衆言曰。某近
認得一婢女。今先聘人。俄擇邑客有善者從之。其所
生之女。卻未嫁之。忽一日經過善相人。復謁於令。見

令大駭曰昨觀君容其命將殂今日觀之福祿與壽未可言也莫是在政別有異能不然雪冤亂之事方可獲此果報令曰某則守法清廉固無出死入生之事曰必然之理請細籌之令曰某別無能改因話嫁僕之事荅曰只此便是更何求之乃賀令曰此祿壽長未可測也是知陰功及物當世有增延壽祿後人觀此胡不動心乎

彭蠡湖側有鄉人李進勍者以販彭蠡湖魚爲業常以大船滿載其魚於金陵及維揚肆中積有年矣二

且復販魚於金陵夜泊三山之浦其夕風靜波澄月色如晝進勍乃步于岸側聞船內有千萬人誦經聲勍驚而異之伺聽于岸其音清亮非常勍即登舟察之乃船內魚耳進勍曰由我鄙見販易眾生輪迴之身不可測也因悉放魚於江中臨放魚時言曰諸魚既各適靈他日某若困苦敢希方便垂恩矣由是發業販鬻荻薪數年之間大作簰筏載薪於金陵貨之未到間值大風吹溺簰筏一時沉沒惟進勍墮於江中不溺足下如有所履俄而吹風颷竹數竿至於進

勍身側進勍扶此竹而獲稍其濟乃見大魚數百頭於是勍足下乘之及有竹頭共拽竹而行于時到於洲乃得登岸回顧諸魚各已散去至夜不得度江即栖於洲上將更深矣進勍即獨坐愁苦雨淚漣漣嗟身之蹇躓一至于茲忽見荻叢碎鑠中光芒然進勍即以手摸之獲金二斤乃袖於懷中愁悶頓息俄見一人者白衣向波心踴立謂進勍曰朝來得存性命及獲金乃于前者所放諸魚今各報子恩也言訖不見待旦即有魚數十頭又拽一葉舟來橈棹俱備進

劫因得及岸而歸矣余嘗覽佛書見諭十千天子報恩何異於是乎

昔楚僚至孝丙親早亡敬事後母終身不失忽母患一腫成癰形容日悴人皆不識僚欲呼醫師針灸恐母痛難忍自以口於母腫上徐吮之其腫自熟血流出迨夜即得安寢乃夢一小兒語母曰若得鯉魚食之其病即瘥可以延壽若不得鯉魚食死矣母覺而告僚僚聞之悲懊無計仰天嘆曰我不孝今是十二月凝結之日何處求之僚即抱而哭我如何失母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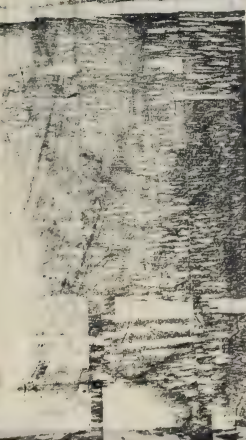
得行坐悲能願天勅靈乃脫衣上冰臥之有一童子決僚臥處冰開送鯉一雙與僚僚得之喜悅將歸與母食之其疾即愈延壽一百三十三歲蓋僚至孝感天神昭應如此

昔吳王孫權時有李信純是襄陽紀南人也家養一犬字曰黑龍愛之猶甚行坐相隨飲饌之間皆分與食忽一日與城外飲酒大醉歸家不及臥草中時遇太守鄭服出獵見田草深不知人在草中隨遣人縱火爇之信純臥處恰當順風犬見火來乃以口拽

純衣純亦不動臥處比有一溪相去三五十步犬即奔往入水濕身走來臥處週廻以身濕之火至濕處即滅獲免主人大難犬運水困乏致斃於側俄爾信純醒來見犬已死遍身毛濕甚訝其事因覩四週觀火蹤蹟因爾慟哭聞於太守太守憫之曰犬之報恩甚於人人不知恩豈如犬乎即命具棺槨衣衾葬之今紀南有義犬塚高十餘丈

搜神記卷五終





搜神記卷六

元嘉中有道士徐啓玄、隱居終南山中、道德尊重、人皆欽之、然通法術、逆知吉凶、前世之事歷歷可聞、時有士大夫、只養一女、年可初笄、乃世之極色也、憐愛頗甚、乃名曰金英、徐啓玄忽然一日閑遊之次、經過王大夫宅門、見宅上有宿世寃讐怨氣亘天、啓玄曰此誰宅、閽者曰御史王大夫、啓玄曰大夫在否、答曰在、可與余報之云終南山徐啓玄有切事欲見大夫、閽人入告大夫、聞語令升廳、俄出見之、玄曰勿訝造

矣退居然有事咨白、未知可否、答曰、望示及、予適觀
大大夫宅上有宿世重冤讐、欲伺其便而報之、大夫知
否、對曰、非尊師胡爲知之、其凡俗肉眼、豈明此事、予
曰、請童僕男女等遍觀之、皆言不是、又曰、宅上更有
何人、大夫曰、某有一女、小字金英、幼小憐之、頗能羞
懸、予曰、只此小娘子、便是大夫之冤家矣、可令出來、
大夫將謬言令夫人召來、夫人卽往喚之、已見其女
扃其房門、面壁而坐、歎曰、我之宿世冤結、方欲伺便
報讐、無賴道上顯我世事、夫人聞之、驚告大夫、大夫

惶懼計無所出乃禮啓𠂔曰此宿世寃對相會如何脫免𠂔曰此小事答曰倘蒙尊師慈恩特垂救拔以生此門何以報之又復再拜𠂔曰勿在多言即爲却遣與大夫變却取索水一盆劒一口左右手秉之隨大夫至閣内令可開門金英曰是我之寃于爾何事𠂔曰道門以救拔爲功濟人爲上曷不速變安用多言乃歩罡訣呪以水噀之叱曰速變本形無更居此呪訖令備棺櫬逡巡而至𠂔乃開門視之已化爲白骨即令左右歛之致靈車誡曰可送出都門行十里

餘、過大林木中棄之、急奔勿更回顧、左右依言送出都、可十里來、望果有大林、便安其下、急奔而歸、回至都門方始回望、見大林紅焰亘天、悉爲燼、大夫驚哭拜謝、與夫人仍備珍寶財帛酬之、悉不顧而去、

昔晉太子申生仁孝、而遇驪姬之譖、縊于新城、及晉惠公復國、乃謚太子曰恭、塋以太子之禮、期月太子御臣狐突過下國、而遇太子申生於途、太子突命登車而御之、告突曰、夷吾無禮、而彰先君之惡、余得請於上帝矣、將以晉國與秦、秦將祀余、突曰、臣聞神不

歆非類、民不祀非族、今令秦祀君、豈不謬乎、且民何罪而致亂亡、宗廟何故而不血食、請圖之、太子曰、諾、待吾復請於上帝、七日可往新城西偏、於巫者之家見我焉、突曰、諾、從而不見、乃卻夢醒、突復依期而往、又遇之、告曰、上帝許我罰有罪矣、夷吾其斃於韓、言訖而沒、其後秦伐晉、晉果敗於韓地、而獲晉侯、悲夫、申生爲人之子、孝之至也、於死孝心不忘耳、改葬封謚、彰先君之不德矣、實不欲父成其醜、乎受其美哉、

昔德化張令、家業豐延、江淮間累金積粟、不可勝數、

[illegible]京、僕馬壯健囊橐敦厚常先生程致頓、海陸[illegible]而行至華陰僕夫施幄幕陳罇俎、既竟庖[illegible]有黃衫者一人據盤而坐、僕連叱神色不撓店嫗曰、今五方戈羅之輩、橫行闕內、此其流也不可與競、士人方欲求人以責之、而張今至具以事告令曰、容之勿逐也、乃揖而問曰來在何方黃衫者不言、但唯唯耳、促暖酒、酒至令以大金盌飲之雖不謝似有愧色、飲訖顧炙羊目不暫捨、登自割以勸之至盡、黃衫者面未有飽色、令又於大盒中取餅十四

五枚以餤之凢飲二升餘酒既酣謂令曰四十年巳前曾於東店得一醉以至今日令甚訝之乃動問姓名曰某非人也蓋冥司送關中死籍之吏耳口可得一覩乎曰窺亦何患於是解草囊出一軸其書云泰山主者牒金天府第三行書云貪財好殺前德化縣令張某即張君名也令見名泣告使者修短有限誰敢惜死某年始强壯不爲死備家業浩大未有所付且有何術得延其期某囊中計其所有不止數十萬盡可以酬之執事使者曰一飯之恩誠宜報德百萬

之賜噫又何用令有仙官劉綱者謫居蓮花峯下雖
足下匍匐徑往祈求奏章除此難爲無計也吾聞昨
金天王與南嶽博戲不勝甚被逼逐足下可詣嶽廟
厚以利許之必能施力於仙官縱力不及亦得路於
蓮花峯下不爾即無計矣於是徑往覩荊榛蒙密川
谷阻絶杳無能往令於是齋牲牢馳獻嶽廟又以千
萬許之竝往蓮花峯下轉乗南有一茆堂見一道士
隱几而坐問張令曰腐骨殘肉䰟亡神耗者安得至
此令曰鍾鳴漏盡露晞頃刻竊聞仙官能復精䰟於

枯骨致肌肉於朽屍既有好生之心豈無章奏之
道士曰吾頃爲漢朝權臣一奏便謫居此峯今復何
得欲陷吾爲寒山之叟乎令哀請懇切仙官神色甚
怒俄爾有使者賫緘而至則金天王札也仙官覽書
笑曰關節既到難爲不應召使者反報曰莫又達上
帝譴責不乃啓玉函書一通焚香再拜以遣之經時
天符乃降其上署徹字貞仙復焚香再拜以啓之書
曰張某棄背祖宗竊假名位不順禮法苟偷官榮而
又鄙僻多藏詭詐無實百里之任以是叨居千乘之

富實因苟得令拔罪以實待戮餘寬何謂來章延求厥命但以扶危拯溺者大道所向緩刑宥過者予門是宗狗爾一眡全我私貸若其悛惡恕乃自新貪生者量延五年奏章不能書罪仙官覽訖謂令曰危大人壽可數百歲而已喜怒哀樂役心之源愛惡嗜慾伐性之根而又揚巳之能掩彼之長顛倒方寸頃刻萬變神倦思怠難全天和如彼淡泉汩於五味欲致不壞其可得乎勉道歸途無墜吾教令感拜辭舉足巳失所在復尋舊路稍覺平易歩十里餘見黃衣使

者前賀曰將欲奉報願知姓名鍾名生爲宣城脚力
夜卒于華陰乃爲幽冥所見遞符之役痛苦如舊今
日何方以免報事之困曰但酹金天王願請置予爲
閽人則君飽神盤飧矣符已違半日莫及淹留便乃
揮别入庄南栢樹三五步而没是張令駝車華陰决
東歸之計酹金天王願所費二千乃語其僕曰二千
可贍吾十舍之資糧矣安有受祉於上帝而私於土
偶人乎明旦乃乘而東去旬餘至偃師是夕至於縣
舘見黄衫吏賫牒排闥而進叱吏曰何虗妄若是今

則禍無所逃孽不可逭由爾償三峯之願不决俾吾
酧一飯之恩無終悒悒然痛如螫蟄言訖失所在頃
刻張令有疾乃留遺書於妻子未盈半幅而終悲夫
貪悋財貨而輕生是忘大德而背前言如斯欲延厥
命其可得乎兹卒宜哉後之人可不慎歟

搜神記卷六

搜神記卷七

昔僧志豕河朔人也工五步罡持清潔戒行不衣紗縠惟着布衣行歷州邑不住城中寺宇惟宿郭外山林至絳州城東十里夜宿於墓林下月明如晝忽見一野狐於林下將枯骨髑髏安頭上便搖之落者棄却如此三四度搖之不落乃取草葉裝束於身體逡巡化為一女子眉目如畫世間無此着素衣於行路立猶未定忽聞東北上有鞍馬行聲此女子便作哭泣哀悲不堪聽俄有一人乘馬而來見女子哀泣下

馬曰娘子深夜何故在此意如何僕願聞之女子掩泣而對曰妾住易州前年爲父母聘於北門張氏爲新婦不幸妾夫去歲早亡家事淪落無所依投尊堂遠地豈知此孤苦妾思父母心切擬歸易州緣女子不悉路途所以悲恨若何問之使人曰適將謂女子哀怨別事某不敢言若要還鄉亦小事某是易州等職昨因差使令却返易州娘子若不嫌鞭馬稍粗僕願輒借便請上馬赴前程女子乃收泪謝曰若能如此負戴德何可忘也言訖請娘子上馬之次志乎從

墓林而出語軍使曰此非人類是妖狐化之軍人曰和尚莫謾語相誣此女子志乎曰君若不信可住少時當與君變却軍人曰是實否於是志乎結印口誦眞言振錫大喝何不速變本形女子悶絶而倒化爲老狐而死鮮血交流枯髑髏草葉尚滿其身軍人見之方信是實遂頂禮再拜嗟訝而去

張安儒東洛人也其家大富賈販淮南永和年中自廣抵於洛下既至而患瘧發使至陸渾召命子子聞父疾星夜奔至洛陽不逾一旬安儒身死男女哀擗

未及棺歛忽有一女子縞服重戴莫覩其面自門而入僕使借問亦不應直至屍前不去帽乃盡哀泣其聲清怨傷切不勝男女親娼驚愕莫測其由須臾棄其帽見之乃醜胡女鬼也親姻皆奔走但看之此鬼乃開其門須臾聞堂內與安儒屍言笑又飲酒饌歌樂食頃逡巡又聞厲聲啾唧及相打毆擊之聲良久方靜至暮安儒子與親戚家僮開戶看之見其屍與胡女俱化爲灰矣

李楚賓楚人也性剛傲以畋獵爲志凡所出獵無不

大獲時有董元範家住青山母常染患晝日安靜夜間却發背如刀刺兼毆打相似不堪其苦經一載以來凡是醫藥針灸茲無救時永明中有善易者朱郡歸豫知路經元範舍遇夜未宿元範母至三更已叫喚如被拷打相似至曉問元範曰太夫人何病如斯元範曰母患一載醫藥無徵莫知其患來處朱郡乃作卦看之謂範曰君今日來合遇其人正未時有一人持弓箭來須具衫服於道側伺候求見即須致敬懇求再三留宿此必救得君母之患及驗其者之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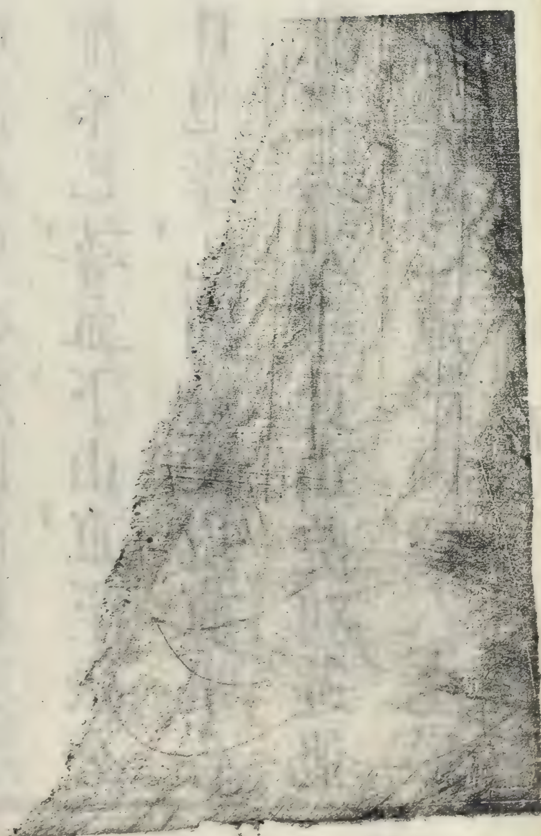
也言訖告辭而去範乃依言具衫服於路候之果見李楚賓持弓箭游獵範見儀敘寒溫乃屈楚賓願過敝舍無見外也楚賓曰我今游獵一物未獲何苦相留日勢尚早不可宿也範具說母疾云有一日者指引君子令邀止宿必愈母疾楚賓即往便坐範具酒饌飲之乃安楚賓於東房宿此夜月明如晝賓至二更以來乃出房門徐行忽見空中有一大鳥飛來向母房上將嘴便啄忽聞堂中痛楚難忍賓心口思惟此鳥莫是妖魅乃入房中取弓箭便射之連中數箭

其鳥飛入堂中痛聲即止及旦賔向範曰某昨夜與君母除疾害訖範曰如何除得某昨夜至更出戶徐行忽見一大鳥渾身朱色兩眼如金飛向堂中將嘴便啄乃聞夫人痛聲某取弓箭射之連箭飛去堂中聲便止範聞之再三驚喜相隨遶宅尋覔並不見物忽見碓柱上有兩隻箭所中處皆流血範以火焚之精怪乃除母患自此平復如故持絹一束與楚賔不受而去

李汾越州上虞縣人也性悅山水乃居四明山山下

有一姓張老莊其家大富好養豕積年不宰而縱之
元和末中秋月圓李汾步月於中庭撫琴自適忽聽
外有人嗟嘆之聲或言或笑李汾不測其由詰曰何
人夜久至此山院女笑曰惟好秀才之妙聲汾開門
而看之見一女端正無比惟覺口帶高繒黑色汾問
娘子莫是神仙乎女對曰非也兒是此山中張家女
今夕父母作客東村竊來奉謁希無見責也汾欣喜
謂娘子曰不棄荒居便請升階言訖女子乃上階煎
茶言笑相謔汾莫能及下帷背燈琴瑟已盡忽爾晨

鷄報曉女起告辭汾戀慕惜別卽偷女青氈履子一隻藏衣籠中汾恍忽睡着女撫汾悲泣求覔履子願無留此今夕再期若收之妾身必死今拜謝君子幸無留汾竟不與而睡其女號泣而去汾驚而覺不見其女只見床前鮮血滿地汾心異之乃開籠觀其履子已化爲猪蹄殼乃怕懼不已尋血下山直至張公園內其猪還見汾來瞋目咆哮已而汾具以前事告於張公公聞之驚怪遂烹之汾乃棄此山院別遊他邑矣悲夫妖怪之事顯然蠱惑之道彰爾假人之形



搜神記卷八

永平年中有司勳張員外者早著名顯常以詞舌過人同輩莫不畏憚而祿秩不能榮進及懸車之歲有子四人名德雄邁位列清近司勳忽患舌腫須臾出於口外其大如斗瞋目而喘殆不延於頃刻子弟憂遑集議以此疾狀古方無錄人不知識宜於名僧道士求以異術治之冀必有効諸子乃是易服章散諸佛寺道觀遍以疾狀訪於識者適遇老僧謂曰郎君不知業報乎盍扶持員外行於坊市多人之處明其

疾狀博以求之何處無人識者諸子喜納其說乃徒步奉輿而行於東市中有一叟鬚眉皓白而顏若嬰兒見司勳之病驚曰吾平生善療此疾今年九十八矣方始一遇大喜願以治之諸子拜泣而隨叟曰吾於宣平東門爱一小宅之於財貨而不致郎君郎爲吾治之其家亦久欲賣倘兼備以器用帷幙見侍其宅不逾三十萬諸子遽便求訪果有即時買之叟有妻𦶜要質貌閑雅年若十八九許皁縠幪首絳緗束腰曾無粉黛之飾鬒髮肥淨光彩照人與叟同赴

新第期明晨待司勳至諸子鋪設茵褥幃幔饌具無不精備叟亦極喜諸子及曉侍司勳至叟前迎之令其妻燃薪具鹽酪叟請曰諸郎君宜以靜伺遠立無至憂擾叟乃捻司勳痛舌有豚懸於舌根下以金刀斷之後於絳囊中貯藥取少末而封焉其舌重五六斤叟令其妻臠而炙肉灼之膏滴中香氣盈室司勳忽開目嚥津所疾即愈叟共其妻相勸食其炙須臾而盡諸子狂喜候問司勳云只憶初得疾時後不省矣適將欲悟忽聞炙香饞而思食咽液爾差我不能

艱其出也、請進數餅餌、若不有疾、叟曰、疾既愈矣、請諸郎君侍司勲回宅、司勲謝曰、此疾非老丈神術治之、即無瘥矣、感戴恩德、何日忘之、叟曰、某志在斯疾、幸愜平生之願、何可言哉、既歸、諸子持金帛奴馬、詣且來獻於叟、但見遍鎖其門、器用帷幕之具、一皆在焉、悉不將去、惟叟與妻莫知所往、諸子奔回、具以事告司勲、擧家號泣、焚香信徼之、方悟神仙來爲治疾、識者曰、司勲之疾、得不爲多詞之咎、而斯病識諸後之人、豈不慎歟

虞鄉獵人張可思多力射每逐獸入山經絕壁下雪中尋麁險阻絕遠忽見人蹟踐履絕異驚愕久之郎究其蹤人危僻窮途蹟盡抵一崖一人攀緣分明歷歷可思愈懷驚異因及登一崖乃有傍引大枝橫搆岩上視其人已度可思亦隨度廣平顯敞不類山中俄至洞側見泉周石堦堦下葦簾中有大石堂堂內烟火薰灼烹爨甚宜可思詣前適見自外者負鹽一囊約百許斤致之廚下澣衣濯足因邀可思就火俄聞聲聲皆曰諸眞登堂矣郎遣可思拜謁可思就昇

見金人玉人在左右而身長丈餘皆衣鶴氅儀狀嚴美聲音明暢皆謂可思曰何出至此是天可思卽延其來蓬坐可思於地遍問人間之事旣而謂可思曰爾可記吾短章傳之於代亦可稍增其壽詞曰天清地寧人獨營營名利奔迫喜怒交爭恩承厥壽彌與其身何不絕欲端守爾精言訖謂可思曰可速歸舍無滯於此當有譴責可思聞語便卽拜辭於是命負監者送出卽尋舊逕而歸他日可思復來道途乖矣

永熙年中靑州從事檢校尚書兵部郎中王宗仁者

嘗遊河北時僕射李公鎮守宗仁與李公有族兄之分而接之甚厚因話鬼神之事而李公謂爲冥昧有無難測宗仁曰有可信矣何疑焉如要明之便可立頃召致李公因所請之宗仁曰公可率意暗書逝者名氏識之付某當即遽召公先從鄰中大將從兄弟免學軍傳射時免始亡公方軫念卽密書其名氏以付之宗仁乃命香火迎風而嘯遂以其名就焚于爐良久向門驚視遽起揮揖曰在左右闔當爲通報因謂公曰不令輕召大將宜速備酒食盡敬辭謝之公

如其言致敬久之乃曰幸已去矣必欲見者可更召平賤之輩縱來無害也時公宅內新喪青衣因書其名字付之要當見矣宗仁復命香火迎風而嘯郎以其名就爇於爐火頃刻笑語公曰如此老婢追之何爽公大奇之因命詢問幽冥之事宗人曰固不可泄泄之當兩滅其算耳公而遣去宗仁常語公曰某絡當為國相但得石勒劉聰為主非若三台之正位也其後宗仁以青州倅主入卒後因為隴右公納之賓僚尋僣號而宗仁為左丞相矣竟如其言

里之北鄙人李德用穡衣食自給、元嘉中年元夜有二盜踰牆而入、皆執利刀、德用不敢枝梧而室內衣裹遺無有、德用一子名阿七甫六歲、方眠驚、因呌有賊、爲盜所射、應弦而斃、德用廬外有二驢紫色亦爲攘去、遲明村人集聚、共商量捕逐之路、俄而阿七之魂登房門而號曰、我亦自是我命那復多痛所痛者永訣父家耳、遂怨泣久之、隣里會者五六十人、皆爲泣涕、因曰勿謀反逐、明年五月當自送來、乃召德用附耳告之名氏、仍期勿泄、俄春作將至德用謀生波

陂無容加意迨麥秋德用有麥半頃伺收拾晨有二牛踐蹴狼籍歸遍里中曰恣女傷暴我苗我已縶之牛主償責以贖不爾吾將詣官焉里中共往視之皆曰此非左側人之素蓄者也俄有二客至曰我牛也昨暮奔逬不虞至此所損之苗請酬陪價而歸我畜焉里人共詢問所從來買牛契書其用乃紫色驢交致焉德用即悟阿七所言及詢姓名乃皆如阿七所報因即縛之曰爾去冬射殺我子盡我財者人也三盜相顧不復隱曰天也命也死不可逃即述其故曰

我既行刼殺乃北窜寧慶之郊謂事已久因買牛將歸岐下牸牛抵付北二千里徘徊不進伺夜黒過此既寐夢一小兒五六歲許裸形亂舞紛紜相迷經宿方悟及覺二牛之縻紖不斷如被解釋則已窜矣

搜神記卷八終

右干寶搜神記八卷隋唐志並作三十卷按晉書本傳寶以父婢復生及兄病氣絶復悟云見天地間鬼神事遂撰集古今神祇靈異人物變化名爲搜神記凡二十卷以示劉惔惔曰卿可謂鬼之董狐則是書實二十卷其以爲三十卷誤也今叢書本祇存八卷固爲殘缺毛氏津逮祕書乃有二十卷當爲足本然亦非原書也蓋原書雖統論鬼神事仍各有篇目如水經注引張公直事云出干寶感應篇荆楚歲時記又引干寶變化篇必皆原書

篇名而毛本皆不見此體例故其書前後亦無倫次特較叢書本爲完善耳今旣祇就叢書本校刊未及參毛本訂正故爲發其凡於此若其中有後魏時人宋元嘉齊永明中事及唐時州名識者類能辨之故不復云汝上王謨識

搜神後記卷上

晉　陶潛著　　廬陵劉翊校

丁令威本遼東人、學道于靈虛山、後化鶴歸遼、集城門華表柱、時有少年、舉弓欲射之、鶴乃飛、徘徊空中而言曰、有鳥有鳥丁令威。去家千年今始歸。城郭如故人民非。何不學仙塚纍纍。遂高上冲天。今遼東諸丁云、其先世有升仙者。但不知名字耳。

嵩高山北有大穴、莫測其深、百姓歲時遊觀、晉初嘗有一人誤墮穴中、同輩冀其儻不死、投食于穴中、墜

者得之爲尋穴而行計可十餘日忽然見明又有草屋中有二人對坐圍棊局下有一杯白飲墜者告以飢渴棊者曰可飲此遂飲之氣力十倍棊者曰汝欲停此否墜者不願停棊者曰從此西行有天井其中多蛟龍但投身入井自當出若餓取井中物食墜者如言半年許乃出蜀中歸洛下問張華華曰此仙館大夫所飲者瓊漿也所食者龍穴石髓也。

會稽剡縣民袁相根碩二人獵經深山重嶺甚多見一羣山羊六七頭逐之經一石橋甚狹而峻羊去根

等亦隨渡向絕崖、崖正赤壁立、名曰赤城、上有水流
下廣狹如匹布、剡人謂之瀑布。路徑有山穴如門、豁
然而過、既入內甚平敞、草木皆香。有一小屋、二女子
住其中、年皆十五六、容色甚美、着青衣、一名瑩珠、一
名　見二人至、忻然云、早望汝來。遂為室家。忽二
女出行、云復有得壻者、往慶之。曳履於絕巖上行、琅
琅然。二人思歸、潛去歸路。二女追還已知、乃謂曰、自
可去。乃以一腕囊與根等、語曰、慎勿開也。於是乃歸。
後出行、家人開視其囊、囊如蓮花、一重去、一重復至、

甕中有小青鳥飛去根遠知此悵然而已後根于田中耕家依常餉之見在田中不動就視但有殼乃蟬蛻也

滎陽人姓何忘其名有名聞士也荊州辟爲別駕不就隱遁養志常至田舍人收穫在場上忽有一人長丈餘蕭疎單衣角巾來詣之翩翩舉其兩手並舞而來語何云君曾見韶舞不此是韶舞且舞且去何尋逐徑向一山山有穴纔容一人其人命入穴何亦隨之入初甚急前輒閒曠便失人見有良田數十頃何

遂懇作以爲世業。子孫至今賴之。

晉太元中、武陵人、捕魚爲業、緣溪行。忘路遠近。忽逢桃花夾岸。數百步中無雜樹。芳華鮮美。落英繽紛。漁人甚異之。（漁人姓黃名道眞）復前行欲窮其林。林盡水源。便得一山。山有小口。彷彿若有光。便捨舟從口入。初極狹纔通人。復行數十步。豁然開朗。土地曠空。屋舍儼然有良田美池桑竹之屬。阡陌交通。雞犬相聞。男女衣著悉如外人。黃髮垂髫。並怡然自樂。見漁人大驚問所從來。具答之。便要還家。爲設酒殺雞作食。村中

人聞有此人咸來問訊自云先世避秦難率妻子邑人至此絕境不復出焉遂與外隔問今是何世乃不知有漢無論魏晉此人一一具言所聞皆爲歎惋餘人各復延至其家皆出酒食停數日辭去此中人語云不足爲外人道也既出得其船便扶向路處處誌之及郡乃詣太守說如此太守劉歆即遣人隨之往尋向所誌不復得焉

南陽劉驎之字子驥好遊山水嘗採藥至衡山深入忘反見有一澗水水南有二石囷一閉一開水深廣

不得渡。欲還失道。遇伐薪人問徑。僅得還家。或說國中皆仙方靈藥及諸雜物。欲更尋索。不復知處。

長沙醴陵縣有小水。有二人乘船取樵。見岸下土穴中水逐流出。有新斫木片逐流下。深山中有人跡。異之。乃相謂曰。可試如水中看何由爾。一人便以笠自障入穴。穴纔容人行。數十步。便開明朗然。不異世間。

平樂縣有山臨水。巖間有兩目。如人眼。極大。瞳子白黑分明。名爲目巖。

始興機山東有兩巖。相向如鵶尾。石室數十所。經過

晉聞有金石絲竹之響。

中宿縣有貞女峽、峽西岸水際、有石如人形狀似女子、是曰貞女、父老相傳秦世有女數人取螺于此遇風雨晝昏而一女化爲此石。

臨城縣南四十里有蓋山、百許步有姑舒泉、昔有舒女與父析薪于此泉。女因坐牽挽不動。乃還告家。比還唯見清泉湛然。女母曰吾女好音樂。乃作絃歌。泉涌洄流。有朱鯉一雙。今人作樂嬉戲。泉故涌出。

頓霖者吳之豪士、送客置酒、有一沙門在坐主人

羊。羊繩斷。便走來入道人膝中。穿頭入袈裟下。道人不能救。即將去殺之。旣行炙。主人便先割以噉道人。道人食炙下喉。便自行道人皮中。痛毒不可忍。呼醫來針之。以數針貫其炙。猶動搖。乃破出之。是故一臠肉耳。道人於此得病。作羊鳴。少時便死

會稽句章民張然。滯役在都。經年不得歸家。有少婦遂與奴私通。然在都養一狗。甚快。名烏龍。後假歸。奴與婦欲謀殺然。作飯食。共坐下食。未得噉。奴當戶倚張弓。拔箭拔刀。然以盤中肉飯與狗。狗不噉。唯注精

舐脣視奴。然亦覺之。奴催食轉急。然決計。拍髀大喚曰烏龍。狗應聲傷奴。奴失刀伏倒地。狗遂咋奴頭。然因取刀斬奴。以婦付官殺之。

晉太和中。廣陵人楊生。養狗。甚憐愛之。行止與俱。後生飲酒醉。行大澤草中。眠不能動。時冬月野火起。風又猛。狗周走號喚。生醉不覺。前有一坑水。狗便走往水中。還以身灑生左右草。沾水得著地。火尋過去。生醒。方見之。他日又闇行。墮空井中。狗呻吟徹曉。須臾有人過。怪此狗向井號。往視見生。生曰。君可出我。當

厚報君人曰以此狗見與便當相出生曰此狗曾活
我於巳死不得相與餘即無惜人曰若爾便不相出
狗因下頭目井生知其意乃語路人以狗相與人乃
出之繫狗而去後五日狗夜走歸
林慮山下有亭每過宿者或病死常云有十許人男
女合雜衣或黑或白輒來爲害有郅伯夷者過宿明
燭而坐誦經至中夜忽有十餘人來與伯夷並坐蒱
慱伯夷密以鏡照之乃是羣犬因執燭起陽誤以燭
燒其衣作燃毛氣伯夷懷刀捉一人刺之初作人遂

搜神後記卷下

吳舍人名猛字世雲有道術同縣鄒惠政迎猛夜于家中庭燒香忽有虎來抱政兒超籬去猛語云無所苦須臾當還虎去數十步忽然復送兒歸政遂精進乞爲好道士猛性至孝小兒時在父母旁臥時夏日多蚊虫而終不搖扇同宿人覺問其故答云懼蚊虫去噆我父母爾及父母終行服墓次蜀賊縱暴焚燒邑屋發掘墳壠民人迸竄猛在墓側號慟不去賊爲之感愴遂不犯

謝允從武當山還在桓宣武座有言及左元放爲曹公致鱸魚者允便云此可得爾求大甕盛水朱書符投水中俄有一鯉魚鼓鬐水中

錢塘杜子恭有秘術嘗就人借瓜刀其主求之子恭曰當即相還耳既而刀主行至嘉興有魚躍入船中破魚腹得瓜刀

太興中衡陽區純作鼠市四方丈餘開四門門有一木人縱四五鼠于中欲出門木人輒以手推之

晉大司馬桓溫字元子末年忽有一比丘尼失其名

來自遠方投溫為檀越尼才行不恒溫甚敬待居之門內尼每浴必至移時溫疑而窺之見尼裸身揮刀破腹出臟斷截身首支分臠切溫怪駭而還及至尼出浴室身形如常溫以實問尼答曰若逐凌君上刑當如之時溫方謀問鼎聞之悵然故以戒懼終守臣節尼後辭去不知所在

沛國有一士人姓周同生三子年將弱冠皆有聲無言忽有一客從門過因乞飲聞其兒聲問之曰此是何聲答曰是僕之子皆不能言客曰君可還內省過

何以致此主人異其言知非常人良久出云都不憶有罪過客曰試更思幼時事入内食項出語客曰記小兒時當牀上有燕巢中有三子其母從外得食哺三子皆出口受之積日如此試以指内巢中燕雛亦出口承受因取三薔莢各與食之俄而皆死母還不見子悲鳴而去昔有此事今實悔之客聞言遂變爲道人之容曰君旣自知悔罪今除矣言訖便聞其子言語周正忽不見此道人

天竺人佛圖澄永嘉四年來洛陽善誦神呪役使鬼

神腹旁有一孔常以絮塞之每夜讀書則拔絮孔中出光照于一室平旦至流水側從孔中引出五臟六腑洗之訖還內腹中

石虎鄴中有一胡道人知呪術乘驢作估客于外國深山中行下有絕澗窅然無底忽有惡鬼偷牵此道人驢下入絕澗道人尋跡呪誓呼諸鬼王須臾即驢物如故

曇遊道人清苦沙門也剡縣有一家事蠱人噉其食飲無不吐血死遊嘗詣之主人下食遊依常呪願一

雙蜈蚣長尺餘便于盤中跳走遊便飽食而歸安然無他。

高悝家有鬼怪言語呵叱投擲內外不見人形或器物自行再三發火巫祝厭劾而不能絕適值幸靈乃要之至門見符索甚多並取焚之惟據軒小坐而去其夕鬼怪即絕。

趙固常乘一匹赤馬以戰征甚所愛重常繫所住齋前忽腹脹少時死郭璞從北過因往詣之門吏云將軍好馬甚愛惜今死盛懊惋璞便語門吏云可入通

道吾能活此馬則必見我門吏聞之驚喜即啓固固踴躍令門吏走往迎之始交寒溫便問卿能活我馬乎璞曰我可活爾固忻喜即問須何方術璞云得卿同心健兒二三十人皆令持竹竿于此東行三十里當有丘陵林樹狀若社廟有此者便當以竹竿攪擾打拍之當得一物便急持歸既得此物馬便活矣于是左右驍勇之士五十人使去果如璞言得大叢林有一物似猴而非走出人共逐得便抱持歸此物遥見死馬便跳梁欲往璞令放之此物便自走往馬頭

雉吹其鼻良久馬起噴奮奔迅便不見此物固厚
賞給瑩得過江左

王文獻曾令郭璞筮已一年吉凶璞曰當有小不吉
利可取廣州二大甖盛水置床張二角各覆鏡好以
厭之至其時撤甖去水如此其災可消至日忘之尋
失銅鏡不知所在後撤去水乃見所失鏡在于甖中
甖口數寸鏡大尺餘王公復令璞筮鏡甖之意璞云
撤甖違期故至此妖邪魅所為無他故也使燒車轄
而鏡立出

中興初、郭璞每自爲卦、知其凶終、嘗行經建康栅塘、逢一趨步少年、甚寒、便牽住脫絲布袍與之、其人辭不受、璞曰、但取後自當知。其人受而去。及當死。果此人行刑、旁人皆爲求屬。璞曰、我託之久矣。此人爲之歔欷哽咽。行刑既畢。此人乃說。

高平郗超、字嘉賓、年二十餘、得重病、盧江杜不愆、少就外祖郭璞學易卜、頗有經驗。超令試占之、卦成、不愆曰、案卦言之。卿所恙尋愈。然宜于東北三十里上官姓家、索其所養雄雉、籠而絆之。置東簷下。却後九

日景午日午時必當有野雌雉飛來與交合旣畢雙飛去若如此不出二十日病都除又是休應年將八十位極人臣若但雌逝雄留者病一周方差年半八十名位亦失翹時正羸篤慮命在旦夕笑而答曰若保八十之年便有餘矣一周病差何足爲淹然未之信或勸依其言索雄果得至景午日翹臥南軒之下覩之至日晏果有雌雉飛入籠與雄雉交而去雄雉不動翹歎息曰管郭之奇何以尚此翹病逾年乃起至四十卒于中書郎

陳斐爲酒泉太守。卜者教以遠諸侯放伯裘。能守此則無憂。既到官。有侍醫張侯王侯等盡遠之。夜半有物來斐被上。人聞持火欲殺之。魅乃言曰。能相赦。當報恩。我字伯裘。若府君有患難。但呼我字。當自解。斐乃喜。曰眞放伯裘之義也。即便放之。果得其報。

義興人姓周。永和中出都。日暮。道邊有一新草小屋。有一女出門望見周。曰日已暮。周求寄宿。向一更中。聞外有小兒呼阿香。官喚汝推雷車。女子乃辭去。明朝視宿處。乃見一新冢。

廬陵巴邱人陳濟者。作州吏。其妻獨在家。常有一丈夫長丈餘。貌端正。著絳碧袍。采色炫燿。相期於一山澗間。至於寢處。不覺有人道相感接。比隣人觀其所至。輒有虹見。

上虞魏金家在縣北。忽有一人著孝子服。皂笠。手巾。掩口來詣金家。語曰。居有錢一千萬。銅器亦如之。大柳樹錢在其下。取錢當得。其書。居大不吉。僕尋爲君作此。便去。自爾出三十年。遂不復來。金亦不取錢。

合肥口有一大白船。覆在水中。云是曹公船。船嘗有

漁人夜宿傍以船繫之但聞箏笛弦節之音又聲氣
非常漁人夢人驅遣云勿近公船此人驚覺即移
船去相傳云曹公載數妓船覆於此今猶存焉
廬陵巴邱人周覓者世以田作爲業年常田數十頃
家漸富晉太元初秋收已過穫刈都畢明旦至田禾
悉復滿湛然如先即便更穫盈倉於此遂巨富
晉孝武帝世宣城人秦精嘗入武昌山中採茗忽見
一人身長一丈通體皆毛精見之大怖毛人徑牽其
臂將至山曲天叢茗處放之便去須臾復來乃探懷

中橘與精精甚怖負茗而歸。

桓宣武有一督將。因時行病後虛熱。便能飲複茗。必一斛二斗乃飽。後有客造之更進五升。乃大吐一物狀似牛肚病遂瘥。

樂安劉池苟家在夏口。忽有鬼來劉家。喜偷食。劉郎於他家煮冶葛。取二升汁。密齎還家。向夜舉家作粥食餘一甌。因瀉葛汁著中。於瓦上以盆覆之。人定後聞鬼從外來。發盆啖糜。既須臾間。在屋頭吐。於此遂

壽陽徐陽病死夜忽崛然而起將婦臂上金環脫去明日復蘇婦問故陽云吏持吾去多見行貨得脫者即許金釧便放令還。

永嘉五年張榮爲高平戍邏主時遭曹嶷賊寇亂人皆塢壘自保固見山中火起飛埃絕爛十餘丈樹顚火焱響動山谷。又聞人馬鎧甲聲。謂嶷賊上。人皆惶恐並嚴出將欲擊之。引騎到山下。無有人。但見碎火來曬人袍鎧馬毛鬣皆燒。於是軍人走還。明日往視山中無燃火處唯見髑髏百頭布散在山中。

額旃獵至一岡忽聞人語聲云咄咄今年衰覓得一穽是古冢。上一老狐蹲其中。前有一卷簿書老狐屈指有所計校乃放犬咋之。取視簿書半是奸人女名。已經奸者乃以朱鉤頭名有百數。旃女正在簿次。

于闐王翟昭養一獮猴妓女同時懷妊。各產子三頭出便跳躍。昭知是猴所為。乃殺猴及其子。昭問妓。妓云初見一年少着黃練單衣白紗帢甚可愛。笑語如人

尹兒年十三守舍見一人騎白馬張繖從黃衣人東

方來入舍坐。見看其衣無縫馬五色斑似鱗甲而毛
有頃雨氣至乃去。西行躡虛而漸升。須臾雲四合明
日暴水大出山谷洴湧。見大蛟長三丈餘。盤屈庭其
舍道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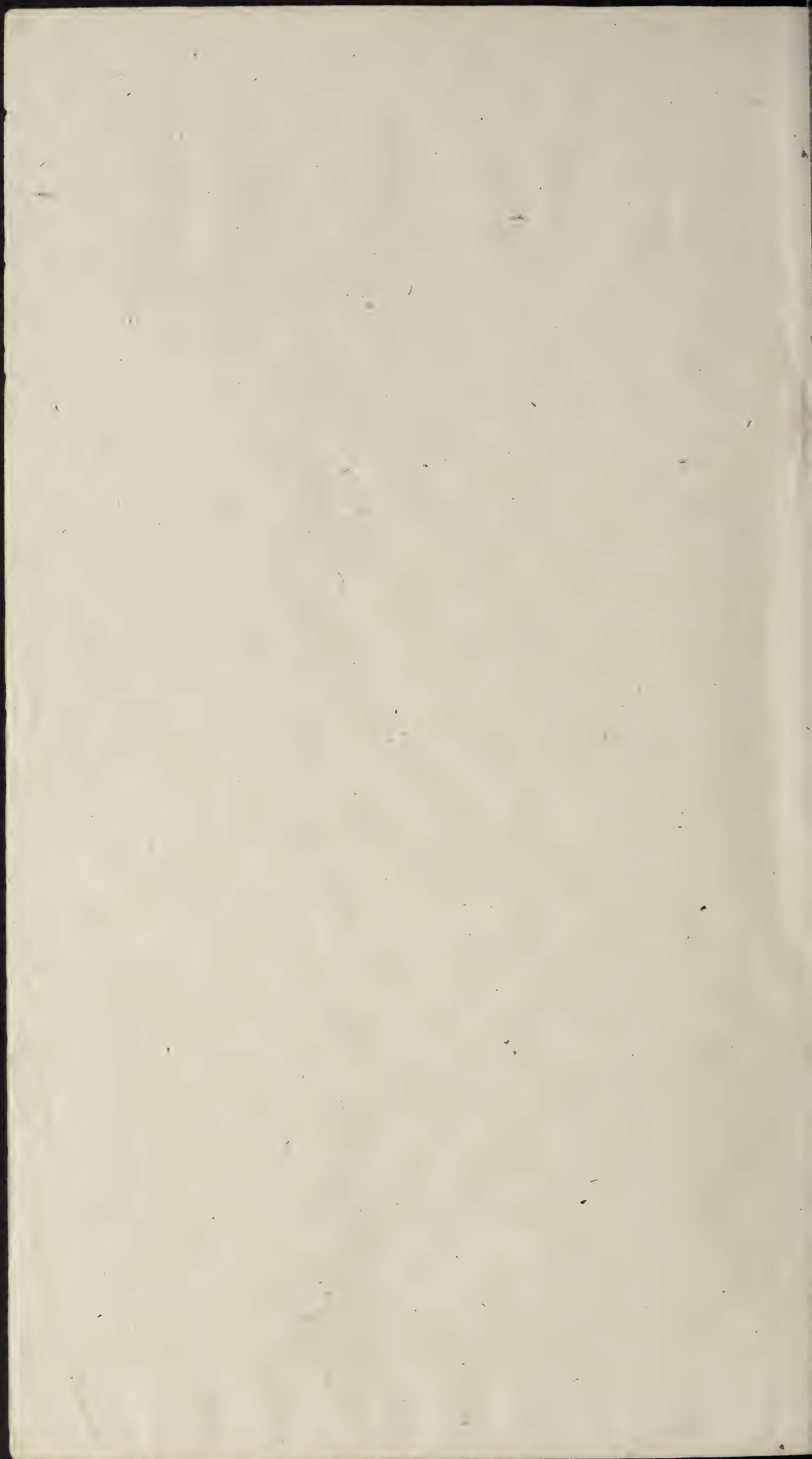
長河江邊一女子。渚上浣紗。身忽懷娠。生三物皆如
鯸魚。異之乃著澡盤水中養之。經三月此物遂大。乃
是蛟子。暴雨。三蛟皆出。遂失所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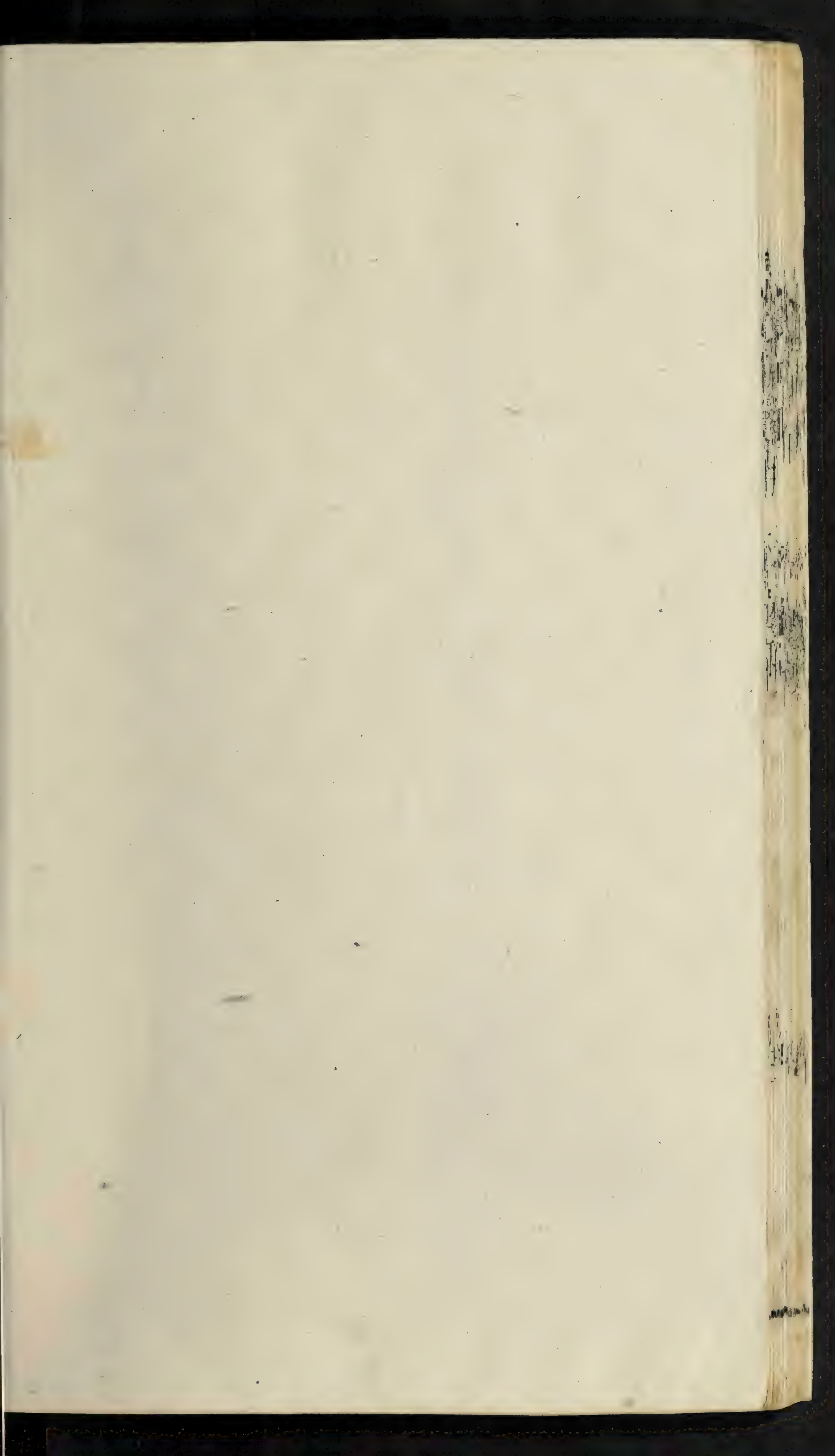
盧充獵見麞便射中之隨逐不覺遠。忽見一黑門如
府舍問鈴下。鈴下對曰崔少府府也。進見少府。少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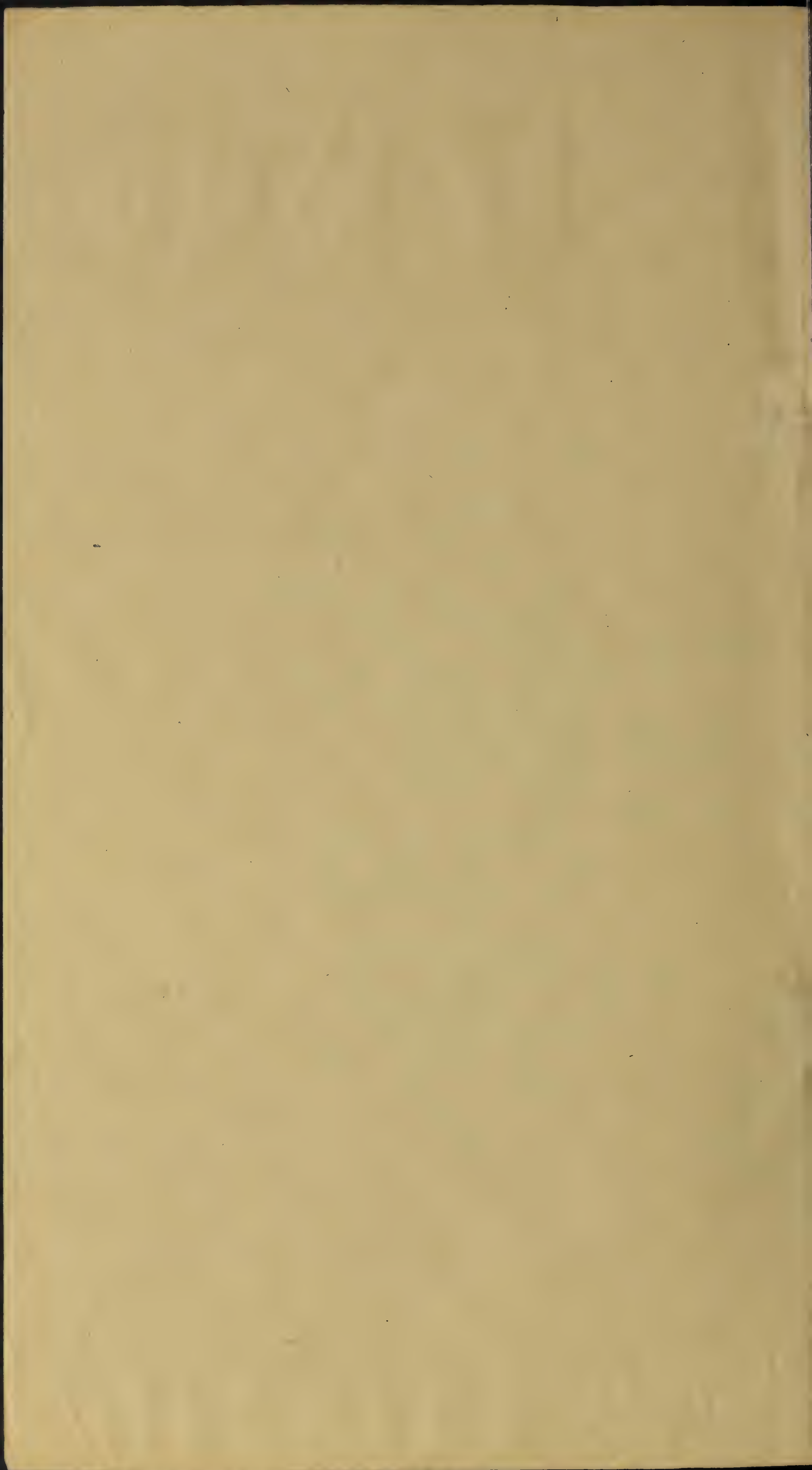
語充曰尊府君爲索小女婚故相迎耳三日婚畢以車送充至家母問其狀以對與崔別後四年之三月三日臨水戲遙見水傍有犢車充往開車戸見崔女與三歲男共載情意如初抱男兒還充又與金椀乃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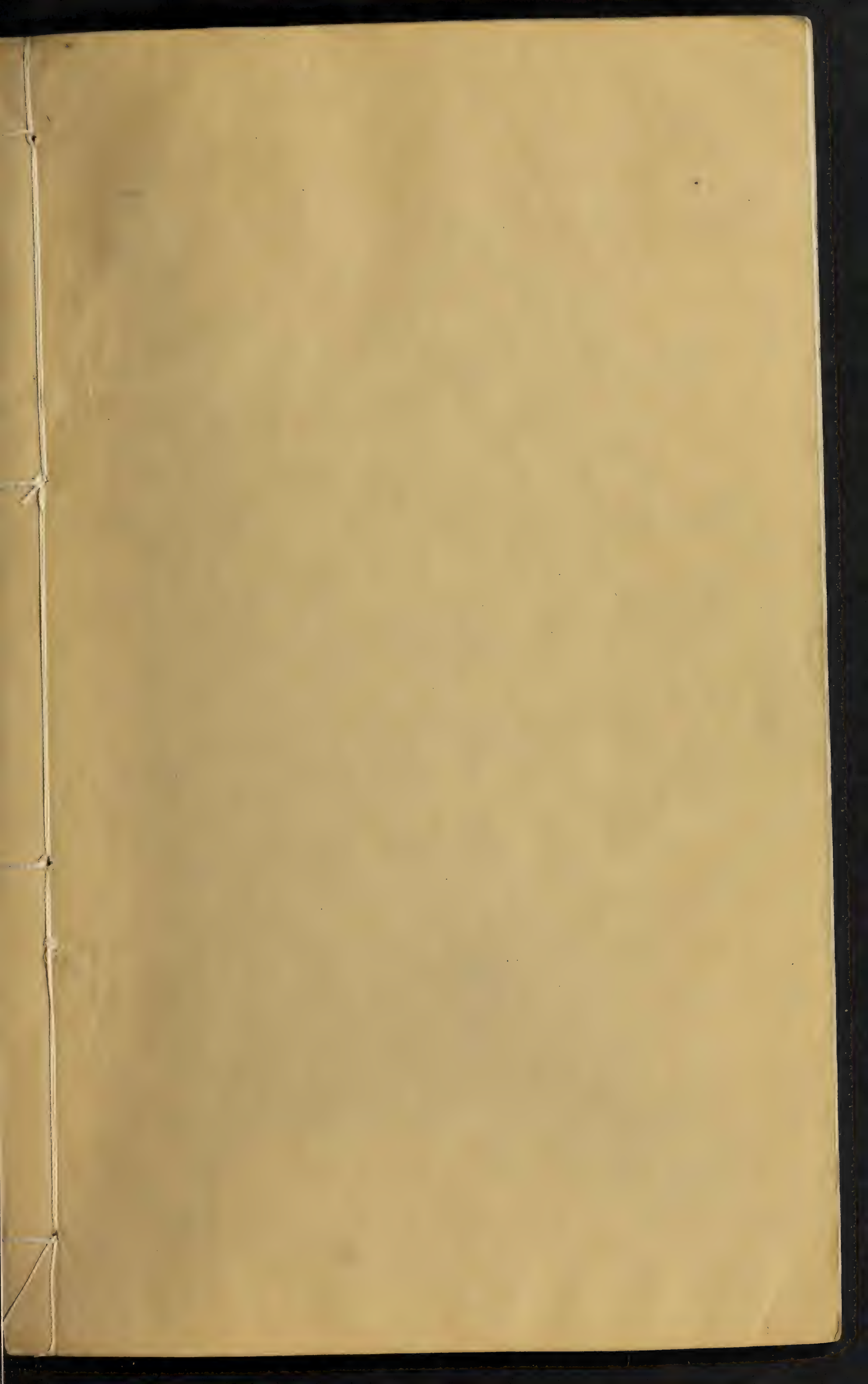
右陶潛搜神後記二卷隋唐志並作續搜神記本十卷今全書俱載入毛氏津逮秘書此二卷僅從唐宋叢書采録而桃花源記在焉記文前後悉同唯此記詳太守姓名劉歆又南陽劉子驥下別為一條言採藥事益知其為高尚士也謨嘗僂指漢晉以來西江先賢南州高士倘已而文采不少見於世惟靖節先生節行文章並超千古片牘留遺俱當愛惜乃前人編次陶集固有采入孝傳羣輔録者商於此記十卷漫以為裨官小說棄而不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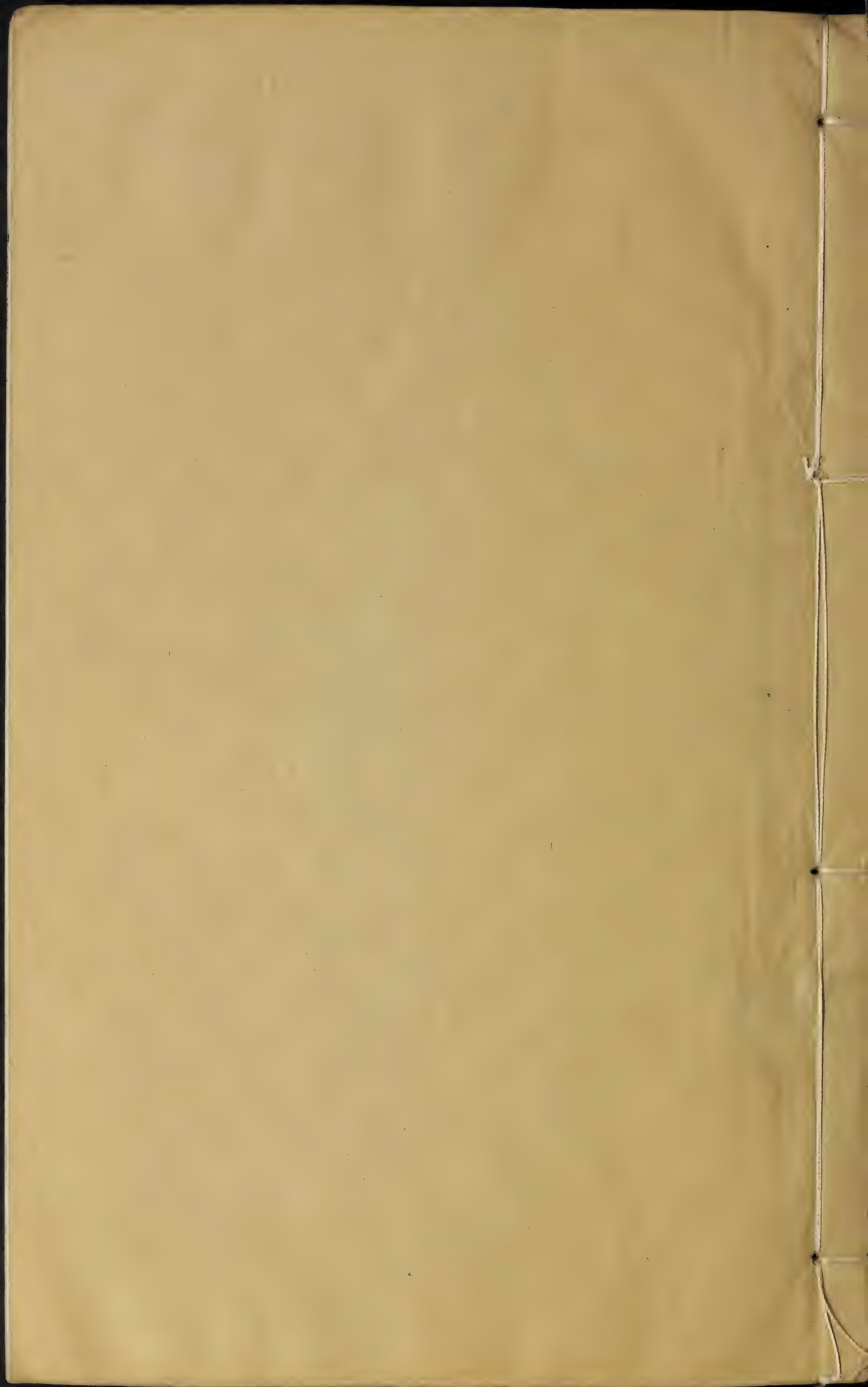
可惜也汝上王謨識











還寃記

北齊顏之推著　　臨川饒　本校



魯桓公夫人文姜者。齊襄公之妹也。桓公與文姜俱朝于齊。襄公通其妹焉。桓公譴責文姜。文姜告襄公。襄公怒。乃與桓公飲酒。桓公出。襄公使公子彭生送桓公于車。彭生多力。乃抵桓公脅。桓公薨于車上。魯人告于齊曰。寡君畏君之威。不敢寧居。來修舊好。禮成而不反。無所歸咎惡。何辭以告于諸侯。請以彭生除恥辱也。齊人歸罪于彭生而殺之。後襄公獵于貝

止有大豕從者曰。臣見豕乃彭生也。襄公怒曰。彭生何敢見乎。射之。豕乃人立而啼。公懼墜于車。傷足而還。其臣連稱管至甫二人作亂。遂殺襄公焉。

吳王夫差殺其臣公孫聖而不以罪。後越伐吳。吳敗走。謂太宰嚭曰。吾前殺臣公孫聖。投于餘杭山之下。今道當由之。吾上畏蒼天。下慙于地。吾舉足而不進。心不忍往。子試唱于前。若聖猶在。當有應。嚭乃向餘杭之山呼曰。公孫聖。聖即從上應曰在。三呼而三應。吳王大懼。仰天歎曰。蒼天蒼天。寡人豈可復歸乎。吳

王逡死不反

漢世何敞爲交趾刺史行部蒼梧郡高要縣暮宿鵲奔亭夜猶未半有一女子從樓下出自云妾姓蘇名娥字始珠本廣信縣修里人早失父母又無兄弟夫亦乆亡有雜繒百二十疋及婢一人名致富妾孤窮羸弱不能自振欲往旁縣賣繒就同縣人王伯賃車牛一乘直錢萬二千載妾并繒令致富執轡乃以前年四月十日到此亭外于時日暮行人既絕不敢前行因即留止致富暴得腹痛妾往亭長舍乞漿取火

亭長龔壽操刀持戟來至車旁問妾曰夫人從何所來車上何載丈夫安在何故獨行妾應之曰何勞問之壽因執妾臂曰少愛有色寧可相樂耶妾時怖懼不肯聽從壽即以刀刺脅一創立死又殺致富壽掘樓下埋妾并婢取財物去殺牛燒車車杠及牛骨貯亭東空井中妾死痛酷無所告訴故來自歸於明使君敞曰今欲發汝屍骸以何爲驗女子曰妾上下皆着白衣青絲履猶未朽也掘之果然敞乃遣吏捕壽拷問具服下廣信縣驗問與娥語同收壽父母兄弟

昔繫獄做表壽殺人千常律不致族誅但壽爲惡暴
容經年王法所不能得鬼神訴千載無一請皆斬之
以助陰殺上報聽之

漢時有王忳字少林爲郿縣令之縣到斄亭亭常有
鬼殺人忳宿樓上夜有女子稱欲訴寃無衣自蓋忳
以衣與之乃進曰妾本涪令妻也欲往之官過此亭
宿亭長殺妾大小十餘口埋在樓下奪取衣裳財物
亭長今爲縣門下游徼忳曰當爲汝報之勿復妄殺
良善耶鬼捉衣而去忳旦收游徼詰問即服收同謀

十餘人并殺之掘取諸喪歸其家殯葬亭永清寧人謠曰信哉少林世無偶飛被走馬與鬼語飛被走馬別為他事今所不錄

漢孫策既定會稽引兵迎漢帝時道人于吉在策軍中遇天大旱船路艱澀策嘗自出督切軍中人每見將士多在吉所因憤怒曰吾不如吉遂收吉縛置日中令其降雨如不能者便當受誅俄頃之間雲雨滂沛未及移時州澗涌溢時並來賀吉免其死策轉忿恚意竟殺之因是策頗懸常每彷彿見吉復出射獵

爲刺客所傷、治療將差、引鏡自窺。鏡中見吉顱則無之。如是再三、遂撲鏡大叫、瘡皆崩裂、須臾而死、

晉明帝殺刀士金原、原謂持刀者曰、我頸多筋、斫之必令即斷、吾將報汝、持刀者不能留意、遂斫數瘡、然後始絕、尋見原絳冠朱服、赤弓彤矢、射之、持刀者呼曰、金原緩我、少時而死、

瑯琊諸葛覆、永嘉年爲元眞太守、家累悉在揚都、唯將長子元崇送職、覆於郡病亡、元崇年始十九、送喪欲還、覆門生何法僧、貪其資貨、與伴共推元崇墮水

而死、因分其財、爾夜元崇母陳氏、夢元崇還具敘亡父事、及身被殺委曲、屍骸流漂、怨酷無雙、違奉累載、一旦長辭、銜悲茹恨、如何可說、歔欷不能自勝、又云行速疲極。因臥牕下牀上。以頭枕牕。母視兒眠處。足知非虛。大陳氏悲怛驚起、把火照兒眠處、沾濕猶如人形、於是舉家號泣、便發聞、于時徐森之始除交州、徐道立爲長史、道立卽陳氏從姑兒也、具疏所夢、托二徐驗之、二徐道遇諸葛袁船、驗其父子亡日、如鬼言、乃收、其行兇二人、即皆欵服、依法殺之、更差人送

喪鍚都

晉夏侯元字太初亦當時才望爲司馬景王所忌遂

殺之元宗族爲之設祭見元來靈座脫頭置其旁悉

取果食酒肉以內頸中旣畢還自安言曰吾得訴于

上帝矣司馬子元無嗣也尋而景王薨遂無子其弟

文王封次子爲齊繼景王後攸薨攸子囧嗣立又被

殺及永嘉之亂有巫見鬼云我國傾覆正由曹爽夏

侯元二人訴寃得申故也

晉安定張祚以永和中作涼州刺史因自立爲涼王

河州刺史張瓘士衆强盛祚猜忌之密遣兵進圖瓘瓘率衆拒祚祚遂爲瓘所殺瓘後數見祚來部從鎧甲擧手指瓘云底奴要當截汝頭瓘入姑臧立張元嘗與元靜同車出城西門橋梁牢壯而忽摧折刺史舊事正旦放鳥瓘所放出手輒死有鵶來巢廣夏門彈逐不去自往看之守燉煌宋混遣弟澄即于巢所害瓘瓘臨命語澄曰汝荷婚姻而爲反逆皇天后土必當照之我自可死當令汝劇我矣混自爲尚書令輔政有疾盡日見瓘從屋而下遂入柩

火燒掘土則無所見混因病死澄又然燈油變爲血
廐中馬一夕無尾二歲小兒作老公聲乎曰宋混澄
斫汝頭又城東水中出火後三年澄爲張邕所殺

晉西域校尉張頎以怨殺麴儉臨死有恨言後頎夜
見白狗自拔劍斫之不中頓便倒地不起左右見儉
在旁遂以暴卒

宋元嘉中李龍等夜行劫掠于時丹陽陶繼之爲秣
陵縣令微密尋捕遂擒龍等取龍引一人是太樂伎
忘其姓名劫發之夜此伎推同伴往就人宿共奏音

聲陶不詳審爲作款列隨例申上及所宿主人士貴賓客並相明證陶知枉濫但以文書已行不欲自爲通塞遂并諸劫十人于郡門斬之此伎聲伎精能又殊辯慧將死之日親隣知識看者甚衆伎曰我雖賤隷。少懷慕善。未嘗爲非。實不作劫陶令已當具知枉見殺害。若死無鬼則已。有鬼必自陳訴。因彈琵琶歌曲而就死。衆知其枉。莫不殞泣經月餘陶遂夜夢伎來至案前云。昔枉見殺實所不忿。訴之得理。今故取君便入陶口。乃落腹中。陶即驚寤俄而倒絶狀若風

癲、良久方醒、有時而發、輙夭矯頭反着背、四日而亡、
亡後家便貧頓、一兒早死、餘有一孫、窮寒路次、
宋泰初元年、江州刺史鄧琬立刺史晉安王子勛爲
帝以作亂、初南郡太守張悅得罪鎖歸楊都、及湓口、
琬赦之以爲冠軍將軍、與共經紀軍事、琬前軍袁顗
既敗、張悅懼誅、乃稱暴疾伏甲而召鄧琬、既至謂之
曰、卿始此禍而欲賣死少帝乎、命斬于牀前、并殺其
子、以琬頭至五年、悅寢疾見琬爲厲遂死、
宋齊豫章王蕭嶷亡後、忽見形于沈文季曰、我病未

應死、皇太子加膏中十一種藥、使我不差、湯中復加藥一種、使我利不斷、吾已訴、先許還東郎、判此事、便懷出青紙文書示文季云、與卿少舊爲呈主上也。俄而失所在、文季懼不敢傳、少時文惠太子薨、

魏城陽王元徽、初爲孝莊帝畫計殺爾朱榮、及爾朱兆入洛害孝莊、而徽懼、走投洛陽令寇祖仁、祖仁父叔兄弟三人爲刺史、皆徽之力也、旣而爾朱兆購徽萬戸侯、祖仁遂斬徽送之、并匿其金百斤馬五十匹、及兆得徽首、亦不賞侯、兆乃夢徽曰、我金二百斤馬

百匹、在祖仁家、卿可取也、兆覺曰、城陽家本巨富、昨令收捕、全無金銀、此夢或實、至曉即令收祖仁、祖仁又見徽曰、足得相報矣。祖仁欵得金百斤、馬五十疋、兆不信之、祖仁私斂戚屬得金三十斤、馬三十疋、輸兆、猶不完數、兆乃發怒、懸頭于樹、以石硾其足、鞭捶殺之、

晉桓溫負其才名、久懷異志、須先立功河朔、還受九錫、既逢覆敗、名實頓減、于是參軍郗超進廢立之計、乃廢帝而立簡文帝、及帝崩、孝武即位、溫因入朝、威

逼愈甚、後謁簡文高平陵、方欲伏、見帝在墳前、舉衣語温云、家國不造委任失所。温答臣不敢、臣不敢、既登車、爲左右說之、又問殷涓形狀、答以肥短、温云、向亦見在帝側。十餘日便病、因此憂懣而死、

秦姚萇字景茂、赤亭羌也、父弋仲事石勒、石氏既滅、萇隨其兄襄與苻永固戰于三原、軍敗襄死、萇乃降永固、即受祿位、累加爵邑、及轉龍驤將軍、督梁益州諸軍事、永固謂之曰、朕昔以龍驤建業、此號未曾假人、今持山南委卿[illegible][illegible]以相授、其蒙寵任優隆如此、

後隨永固子叡討慕容泓。為泓所敗。叡獨死之。萇遣長史詣永固謝罪。永固怒既甚。即戮其使。萇益恐懼。遂奔西州。邀聚士卒而自樹置。永固頻為慕容沖所敗。沖轉侵逼永固。又見妖怪屢起。遂走五將山。萇即遣驍騎將軍吳中圍永固。中執永固以送萇。即日囚之。以求傳國璽。及令禪讓。永固不從。數以叛逆之罪。萇遂殺之。遂稱帝。後又將永固屍鞭撻無數。裸剝衣裳。薦之以棘。掘坑埋之。及萇遇疾。即夢永固將天官使者鬼兵數百突入營中。萇甚悚懼。走入後帳。宮人

逆來刺鬼誤中萇陰鬼即相謂曰正着死所拔去矛刃出血石餘怨然驚寤即患陰腫令醫刺之流血如夢又狂言曰殺陛下者臣兄襄耳非臣萇罪願不賜枉後三日萇死

秦李雄旣王於蜀其第四子期從叔壽襲期而廢為邛都公壽復殺之而壽自立壽性素忌狠猜忌僕射蔡射等以正直忤旨遂誅之無幾壽病恒見李期蔡射為祟嘔血而死

宋高平金鄉張超與同郡翟願不和願以宋元嘉中

爲方與令忽爲人所殺咸疑是超招後除金鄉縣職解宜還家入山伐木翟兒子銅烏執弓持矢并賫酒醴就山貺之斟酌已畢銅烏曰明府昔害我叔無緣同戴天日引弓射之卽死銅烏其亦見超云我不殺汝叔枉見殘害今已上訴故來相報引刀刺之吐血而死

宋下邳張稗者家世冠族末葉衰微有孫女姝有姿色隣人求聘爲妾稗以舊門之後恥而不與隣人憤之乃焚其屋稗遂燒死其息邦先行不知後還亦知

情狀而畏隣人之勢又貪其財而不言嫁女與之後經一年邦夢見稗曰汝爲兒子逆天不孝棄親就怨潛同兇黨捉邦頭以手中桃杖刺之邦因嘔血而死邦死之日隣人又見稗排門直入張目攘袂曰君恃勢縱惡酷暴之甚枉見殺害我已上訴事獲申雪邦後數日令君知之隣人得病尋亦殞歿

宋世永康人呂慶祖家甚溫富嘗使一奴名教子守視墅舍以元嘉中便往案行忽爲人所殺族弟無期先大舉慶祖錢咸謂爲害無期賫羊酒脯至柩所而

祝曰君荼酷如此。乃云是我寃而有靈使知其既還
至三更。見慶祖來云。近教子畦疇不理。訃當痛治奴
奴。遂以斧斫我背。將帽塞口。因得嚙奴三指悉皆破
碎。便取刀刺我頭。我曳著後門。初見殺時。諸從行人
亦在其中。奴今欲叛我已釘其頭著壁。言畢而滅。無
期早旦以告父母潛視奴所住壁。果有一把髮以竹
釘之。又看其指並見破傷。錄奴語驗具伏。又云汝既
反逆。何以不叛。奴云頭如被繫。欲逃不得。諸同見者
事事相符。卽焚教子并其二息。

宋高祖平桓元後。以劉毅爲撫軍將軍荊州刺史。到州便收牧牛寺僧主云。藏桓家兒度爲沙彌。并殺四道人。後夜夢見此僧來云。君何以枉見殺貧道。貧道已白於天帝。恐君亦不得久。因遂得病不食。日彌羸瘦。當發楊都時。多有爭競。侵凌宰輔。宋高祖因遣人征之。毅敗夜單騎突出。投牧牛寺僧曰。撫軍昔枉殺我師。我道人自無報仇之理。然何宜來此。亡師屢有靈驗云。天帝當收撫軍於寺殺之。毅便嘆(既)出寺後崗上大樹自縊而死。

宋東海徐某甲前妻許氏生一男名鎮臼而許氏亡甲改娶陳氏陳氏凶虐志滅鎮臼陳氏產一男生而咒之曰汝若不除鎮臼非吾子也因名之曰鎮杵欲以杵擣鎮臼也於是捶打鎮臼備諸苦毒飢不給食寒不加絮甲性闇弱又多不在舍後妻恣意行其暴酷鎮臼竟以凍餓被杖而死時年十六亡後旬餘鬼忽還家登陳牀曰我鎮臼也實無片罪橫見殘害我母訴怨于天今得天曹符來取鎮杵當令鎮杵疾病與我遭苦時同將去自有期日我今停此待之聲如

生時家人賓客不見其形皆聞其語于是恒在屋梁上住陳氏跪謝搏頰爲設祭奠鬼云不須如此餓我令死豈是一餐所能酬謝陳夜中竊語道之鬼厲聲曰何敢道我令當斷汝屋棟便聞鋸聲屑亦隨落拉然有響如棟實崩舉家走出炳燭照之亦了無異鬼又罵錄杵曰汝既殺我安坐宅上以爲快也當燒汝屋即見火然烟焰大猛內外狼狽俄爾自滅茆茨儼然不見虧損日日罵詈時復歌云桃李花嚴霜落奈何桃李子嚴霜早已落聲甚傷切似是自悼不得長

[illegible]痛腹大上氣妨合

[illegible]夢[illegible]乃覺[illegible]月餘[illegible]見頂寂然無聞

[illegible]王功[illegible]遂[illegible]大箱草曹爽纂[illegible]

[illegible]爲[illegible]刻[illegible]魏帝制於强臣不植

[illegible]長而有才[illegible]立之兗州刺史華歆

[illegible]宣王爲王自[illegible]事[illegible]卷[illegible]至王陵

[illegible]船[illegible]魏宣王宣王送凌還京師凌至

[illegible]曰[illegible]梁道吾固盡心於魏之社

[illegible]卿知之[illegible]遂飲藥死三族皆誅其年宣王

[illegible]人夋來寺貴達為祟因呼字曰彥雲綬我
[illegible]有打虎少白遂[illegible]
[illegible]者本三六歲入[illegible]州妙善醫術遂成巨
[illegible]大[illegible]百種[illegible]曰又有沉香入
[illegible]居常大領王談[illegible]剌史大見砌之屋求
[illegible]在不甯一談[illegible]而籍沒家財盡
[illegible]見[illegible]石稱究魂卿此經創
[illegible]帝[illegible]恒見[illegible]之少時遂士[illegible]之王楊都

宋沮渠蒙遜時有沙門曇摩懺者博達多識爲蒙遜之所信重魏氏遣李順拜蒙遜爲涼王仍求曇摩懺蒙遜怯而不與摩懺意欲入魏屢從蒙遜請行蒙遜怒殺之既而左右白日見摩懺以劍擊蒙遜因疾而死。

漢時王濟左右嘗于闇中就婢取濟衣物婢欲奸之其人云不敢婢言若不從我我當大叫此人卒不肯婢遂呼云某甲欲奸我濟即令人殺之此人具自陳訴濟猶不信故牽將去顧謂濟曰枉不可受要當訟

府君於天後濟乃病忽見此人語之曰前具告實不
見理今便應去濟數日卒
漢時游殷字幼齊漢世爲羽林中郎將先與司隸校
尉胡軫有隙軫誣搆殺之殷死月餘軫得病目精
脫但伏罪伏罪游幼齊將鬼來於是遂死
晉富陽縣令王範有妾桃英殊有姿色遂與閤下丁
豐史華期二人姦通範嘗出行不還帳內都督孫元
弼聞丁豐戶內有環珮聲覘視見桃英與同被而臥
元弼叩戶面叱之桃英卽起攬裙理髮躡履還內元

弼又見華期帶珮桃英麝香二人懼元弼告之乃共謗元弼與桃英有私範不辨察遂殺元弼有陳超者當時在座勸成元弼罪後範代還超亦出都看範行至赤亭山下値雷雨日暮忽然有人扶超腋徑曳將去入荒澤中電光照見一鬼面甚靑黑眼無瞳子曰吾孫元弼也訴怨皇天早見申理連時候汝乃今相遇超叩頭流血鬼曰王範旣爲事主當先殺之賈景伯孫文度在太山元堂下共定死生名錄桃英魂魄亦收在女靑亭者是第三地獄名在黃泉下專治女

鬼投至天明失鬼所在、超至楊都詣範未敢說之、便見鬼從外來、逕入範帳、至夜範始眠、忽然大魘、連呼不醒、家人牽青牛臨範上、并加桃人左索、向明小蘓、十許日而死、妾亦暴亡、超亦逃走長干寺、易姓名爲何規、後五年三月三日臨水酒酬、超云今當不復畏此鬼也、低頭便見鬼影已在水中、以手搏超鼻血大出、可一升許、數日而殂、

晉時張駿據有涼州、忌害鎮軍將軍武威都鑒、以其宗族強大而多功也、遂諷其主簿魏纂、使誣鑒謀反

駿逼鑒自殺後三年纂病見鑒在側遂死、

晉將羊聃字彭祖晉世廬陵太守爲人剛克粗暴、恃國姻親、縱恣尤甚、睚眦之嫌、輒加刑殺、征西大將軍庾亮檻送具以狀聞、有司奏聃殺郡將吏及民簡良等二百九十人、徒謫一百餘人、應棄市、依八議請宥、中宗詔曰此事古今所未有。此而可忍。孰不可忍。何八議之有。下獄所賜命、聃兄子賁先尚南郡公主、自表解婚、詔不許、琅琊孝王妃山氏、聃之甥也、苦以爲請、于是司徒王導啓聃罪不可容恕、宜極重法、山

太妃憂感動疾、陛下罔極之恩、宜蒙生全之宥、于是詔下曰山太妃唯此一甥、發言摧鯁、乃至吐血、情慮深重、朕丁荼毒、受太妃撫育之恩、同于慈親、若不堪難忍之痛、以致頓斃、朕亦何顏以寄、今便原聃生命、以慰太妃渭陽之恩、于是除名爲民、少時聃病、恒見簡貢等曰、枉豈可受、今來相取、經宿而死、

晉時會稽孔基勤學有志操、馮結族人孔敞、敞使其二子以基爲師、而敞子並凶、趣尚不同、基於敞此兒常有忿恚、敞尋喪亡、服制既除、基

乃賫羊酒往看二子子猶懷宿怨潜遣奴于路側殺基奴還未之至仍見基來張目攘袂厲聲言曰姦醜小豎人面獸心吾蒙顧存昔敦舊平生有何怨惡候道見害謖天忘父神人不容要當斷汝家種從此之後數數見形無幾大兒向厠忽便絶倒絡繹往看已斃于地次者尋復病殂兄弟無後

晉時庾亮誅陶稱後咸康五年冬節會文武數十人忽然悉起向階拜揖庾驚問故並云陶公來陶公是稱父侃也庾亦起迎陶公扶兩人悉是舊怨傳詔左

右數十人皆操伏戈、陶公謂庾曰、老僕舉君自代。不圖此恩。反戮其孤。故來相問。陶稱何罪。身已得訴於帝矣。庾不得一言。遂寢疾。八年一日死。

右顏之推還寃記一卷隋志本作寃魂志三卷文獻通考又作北齊還寃志二卷入子部小說家次述異記續齊諧記後今考本書所記還寃故事上起春秋下訖晉宋無及北齊者徒以著書人係北齊遂目爲北齊還寃志非也今書亦祇一卷中又脫第七第八兩葉其第九葉載桓溫謀高平陵見般涓事前亦脫去數行今略從晉書采補遂以屬魏城陽王元徽後其他脫簡無得而考矣大抵記中事實多見正史然採摭未備亦間有異聞可補

史傳之闕者何氏叢書元本不收此書今從唐宋
叢書采入要非足本好事君子有能蒐而輯之者
是所望也汝上王謨識

神異經目錄

神異經

漢　東方朔著　南豐趙秉清校

東荒經

東荒山中有大石室，東王公居焉，長一丈，頭髮皓白，人形鳥面而虎尾，載一黑熊，左右顧望，恒與一玉女投壺，每投千二百矯，埠按仙傳拾遺矯字作梟設有入不出者，天爲之噫嘘，華曰嘆也矯出而脱悞不接者，言失之天爲之笑，華云言笑者天口流火炤灼今天下不雨而有電光是天笑也

東方有人焉，男皆朱衣縞帶元冠，女皆采衣，男女便

轉可愛。恒恭坐。而不相犯。相譽而不相毀。見人有患。投死救之、名曰善人。俗云士人一名敬。俗云敬謹一名美。俗云美人不妄言。呆呆然。而笑。倉卒見之。如癡。俗云善人如癡此之謂也

東方荒外有豫章焉、此樹主九州、其高千丈、圍百尺、本上三百丈、本如有條枝、敷張如帳、上有玄狐黑猿、枝主一州、南北並列、面向西南、有九力士操斧伐之、以占九州吉凶、斫之復生、其州有福、創者州伯有病、積歲不復者、其州滅亡、亡者州伯死復者木創復也

東方有桑樹焉、高八十丈、敷張自輔、其葉長一丈。廣

六七尺其上自有蠶作繭長三尺繰一繭得絲一斤

有椹焉長三尺五寸圍如長

東方有樹焉高百丈敷張自輔葉長一丈廣六尺名其

名曰梨如今之樝梨但樹大耳其子徑三尺剖之少

瓤白如素[illegible]食之爲地仙衣服不敗辟穀可以入

水火一名木梨

東方有樹高五十丈葉長八尺名曰[illegible]其子徑三尺

二寸和核羨食之令人益壽埤按羨本作壽疑譌食核中少仁時

以治嗽小桃溫潤既嗽人食之即止埤按別本作既嗽人肉滑者識

東海之外荒海中有山焦炎而峙，高深莫測，蓋禀至陽之爲質也。海中激浪投其上，噏然而盡，計其晝夜，噏攝無極，若熬鼎受其洒汁耳。

大荒之東極至鬼府山臂沃椒山。埤按升中記云天下之彊者東海之惡燋焉木灌而不已惡燋山名在東海脚巨洋海中南方三萬里海水灌之即消即沃椒也

昇載海日，蓋扶桑山有玉雞，玉雞鳴則金雞鳴，金雞鳴則石雞鳴，石雞鳴則天下之雞悉鳴，潮水應之矣。

東海滄浪之洲生彊木焉，洲人多用作舟楫，其上多以珠玉爲戲物，終無所負，其木方一寸，可載百許斤

縱石鎮之不能沒、

東方荒中有木名曰栗其殼徑三尺三寸殼則長丈餘實徑三尺殼亦黃其味甜食之多令人短氣而渴、墀按太平御覽引此云東荒北有栗樹高三十丈栗經三尺其殼赤其肉黃白味甘食之令人短氣而渴廣記所引出酉陽記

東方裔外有建山其上多橘柚、

東南荒經

東南方有人焉周行天下身長七丈、墀按說郛所引作七尺誤腹圍如其長頭戴雞父魌頭、華曰髮頭亂也墀曰雞父未詳朱衣縞帶、

以赤蛇繞額，一作蛇遶頭尾合於頭，不飲不食，朝吞惡鬼三千，暮吞三百，此人以鬼爲飯，韓按廣記飯作食別本作飲誤以露爲漿，廣記作霧名曰尺郭，一名食邪，道師云吞邪鬼，一名赤黃父，今世有黃父鬼。

東南荒中有邪木，高三千丈，或十餘圍，或七八尺，其枝喬直上，不可那也，韓云那猶何也葉如甘瓜，二百歲葉落而生花，花形如甘瓜，花復二百歲落盡，而生萼，萼下生子，三歲而成熟，成熟之後，不長不滅，子形如寒瓜，長七八寸，徑四五寸，萼復覆生頂，言發萼而此不取得成實

萬世如故。若取子而留蔕，蔕復生子，如初年月復成熟，復二年則成蔕而復生子。其子形如甘瓠，少瓤，甘美，食之令人身澤。不可過三升，令人冥醉，半日乃醒。木高，人取不能得，唯木下有多羅之人，緣能得之。多羅國名一名無葉，世人後生，不見葉，故謂之無葉也。一名倚驕。按太平廣記引此作綺縞而張茂先注云驕謂直上不可那也知廣記誤

東南隅太荒之中，有樸父焉，夫婦並高千里，腹圍自輔。天初立時，使其夫妻導開百川，嬾不用意，洸郭作用力謫之，並立東南，男露其勢，女露其牝。勢牝謂男女之陰陽御覽作殺

不飲不食、不畏寒暑、唯飲天露、須黃河清、當復使其夫婦導護百川、古者初立此人、開導河、河或深或淺、或隘或塞、故禹更治、使其水不壅、天責其夫妻倚而立之、若黃河清者、則河海絕流、水自清矣、

東南海中有烜洲、洲有溫湖、鰅魚生焉、其長八尺、食之宜暑而辟風寒、

東南有石井、其方百丈、上有二石闕、俠東南面、上有蹲熊、有榜著闕曰地戶

南荒經

□方有大人面鳥喙而有翼手足扶翼而行食海中魚有翼不足以飛一名鴅兜書曰放鴅兜于崇山按古文尚書作鴅吺一名驩兜為人狠惡不畏風雨禽獸犯死乃休耳

南方有人長二三尺袒身而目在頂上走行如風名曰魃所之國大旱俗曰旱魃一名格子善行市朝衆中遇之者投著厠中乃死旱災消詩曰旱魃為虐或曰生捕得殺之禍去福來

南荒外有火山其中生不盡之木埠按別本作不晝之木晝夜

火燃得暴風不猛猛雨不滅。埤按名山記南方有炎火山四月生火其木皮爲火浣布

南方大荒之中有樹焉名曰柤稼櫃柤者柤梨也稼者株稼也櫃親櫃也三千歲作華九千歲作實其華蘂紫色其實赤色其高百丈或千丈也敖張自輔東西南北方枝各近五十丈葉長七尺廣五尺色如綠青木皮如梓樹理如甘草味飴實長九尺圍如其長而無瓤核以竹刀剖之如凝蜜一作如酥得食復見實即滅矣言復見後實熟者壽一萬二千歲埤按言復見以下十三字

方茂先註

南方大荒有樹焉名曰如何三百歲作華九百歲作實華色朱其實正黃高五十丈敷張如蓋葉長一丈廣二尺餘似菅苧色青厚五分可以絮如厚朴材理如支九子味如飴實有核形如棗子或作棘子長五尺圍如長金刀剖之則酸蘆刀剖之則辛食之者地仙不畏水火不畏白刃

南方荒中有涕竹長數百丈圍三丈六尺厚八九寸可以爲船其笋甚美食之可以止瘡癘張茂先註曰子笋也

南方有折腰之林其高百丈圍三尺八寸促節多汁甜如蜜咋齧其汁令人潤澤可以節蚘蟲（廣記引作蚘蟲）人腹中蚘蟲其狀如蚓此消穀蟲也多則傷人少則穀不消是甘蔗能滅多益少凡蔗亦然

不盡木火中有鼠重千斤毛長二尺餘細如絲但居火中洞赤時時出外而毛白以水逐而沃之即死取其毛績紡織以為布用之若有垢涴以火燒之則淨

南方蚊翼下有小蜚蟲焉目明者見之每生九卵復未嘗有毈復成九子蜚而復去蚊遂不知亦食人及

百獸食者知言蟲小食人不去也此蟲甚細且小因曰細蠛陳章對齊桓公小蟲是也埠按陳章鷦螟巢於蚊睫事見晏子春秋此蟲常春生以季夏藏于鹿耳中名嬰蜆。

南方有獸似鹿而豕首有牙善依人求五穀名無損之獸人割取其肉不病肉復自復其肉惟可作鮓使糟肥美而咋肉不壞吞之不入糟盡更添肉復作鮓如初愈美名曰不盡鮓是也、御覽獸部引此糟字作瀋鮓字作鮮

南荒之外有火山長四十里廣五十里其中皆生不燼之木火鼠生其中

南方有銀山長五十里高百餘丈悉是白銀

西南荒經

西南大荒中有人長一丈腹圍九尺踐龜蛇戴朱鳥左手憑白虎知河海水斗斛識山石多少知天下鳥獸言語土地上人民所道知百穀可食識草木鹹苦名曰聖一名哲一名賢俗曰先知一名無不達凡人見而拜之令人神智此人為天下聖人也一名先通

西南方有人焉身多毛頭上戴豕貪如狼惡好自積財而不食人穀彊者奪老弱者畏羣而擊單名曰饕

饕春秋言饕餮者縉雲氏之不才子也一名貪惏一名彊奪一名凌弱此國之人皆如此也

西南荒中出訛獸其狀若菟人面能言常欺人言東而西言惡而善其肉美食之言不真矣言食其肉則其人言不誠一名誕

西荒經

昆崙西有獸焉其狀如犬長毛四足似羆而無爪有目而不見行不開有兩耳而不聞有人知往有腹無五臟有腸直而不旋食物徑過人有德行而往牴觸

之有凶德則往依憑之天使其然名爲渾沌春秋云渾沌帝鴻氏不才子也空居無爲常咋其尾回轉仰天而笑以史記正義校

西方荒中有獸焉其狀如虎而犬毛長二尺人面虎足猪口牙尾長一丈八尺攪亂荒中名檮杌一名傲很一名難訓春秋云顓頊氏有不才子名檮杌是也

有人面目手足皆人形而胳下有翼不能飛爲人饕餮淫逸無理名曰苗民春秋所謂三苗書竄三苗于三危

西荒之中有人焉長短如人著百結敗衣手虎爪名曰獏獡伺人獨行輒食人腦或舌出盤地丈餘人先聞其聲燒大石以投其舌乃氣絕而死不然食人腦矣一本云伺人眼輒往就人欲食人腦

西方日宮之外廣記引作自宮有山焉其長十餘里廣二三里高百餘丈皆大黃之金其色殊美不雜土石不生草木上有金人高五丈餘皆純金名曰金犀入山下一丈有銀又一丈有錫又入一丈有鉛又入一丈有丹陽銅似金可鍛以作錯塗之器淮南子術曰餌丹

陽之爲金是也淮南子以下乃茂先註後人誤合爲經梁簡文帝詩云劍鏤丹陽銅用此

西荒中有獸如虎豪長三尺人面虎足口牙一丈八尺人或食之獸鬬終不退却唯死而已荒中人張捕之復黠逆知一名倒壽

西方深山中有人焉身長尺餘袒身捕蝦蟹性不畏人見人止宿暮依其火以炙蝦蟹伺人不在而盜人鹽以食蝦蟹在深山臊其音自叫人嘗以竹著火中爆州而出臊皆驚憚犯之令人寒熱此雖人形而變化然亦鬼魅之類今所在山中皆有之

西海水上有人乘白馬朱鬣白衣玄冠從十二童子馳馬西海水上如飛如風名曰河伯使者或時上岸馬跡所及水至其處所之之國雨水滂沱暮則還河

西海之外有鵠國焉男女皆長七寸爲人自然有禮好經綸拜跪其人皆壽三百歲其行如飛日行千里百物不敢犯之唯畏海鵠過輒吞之亦壽三百歲此人在鵠腹中不死而鵠一舉千里華曰陳章與齊桓公論小兒也

西方山中有蛇頭尾差大有色五彩入物觸之者中頭則尾至中尾則頭至中腰則頭尾並至名曰率然

茂先注云會稽常山最多此蛇孫子兵法三軍勢如率然者是也

西北荒經

西北有獸焉狀似虎有翼能飛便勦食人知人言語聞人鬬輒食直者聞人忠信輒食其鼻聞人惡逆不善輒食獸往饋之名曰窮奇亦食諸禽獸也摶撲則本云窮青似牛而狸尾尾長曳地其聲似狗狗頭人形鉤爪鋸牙逢忠信之人齧而食之逢姦邪者則禽禽獸而何之

西北荒有人焉人面朱髮蛇身人手足而食五穀禽

獸貪惡愚頑名曰共工書流共工於幽州幽州北裔也而此言西北方相近也皆西裔之族耳

西北荒中有玉饋之酒酒泉注焉廣一丈長深三丈酒美如肉澄淸如鏡上有玉尊玉籩取一尊一尊復生焉與天同休無乾時石邊有脯焉味如麞鹿脯飲此酒人不生死一名遺酒其脯名曰追復食一片復一片（或作一斤）

西北荒中有二金闕高百丈金闕銀盤圓五十丈二闕相去百丈上有明月珠徑三丈光照千里中有金

日西北入兩闕中名曰天門埤按陸公佐新闕銘云北荒明月即此事

西北荒中有小人長一分其君朱衣玄冠乘輅車馬引爲威儀居人遇其乘車抓而食之其味辛終年不爲物所咋并識萬物名字又殺腹中三蟲三蟲死便可食僊藥也

西北海外有人長二千里兩腳中間相去千里腹圍一千六百里但日飲天酒五斗張華云天酒甘露也不食五穀魚肉唯飲天酒忽有饑時向天仍飲好遊山海間不犯百姓不干萬物與天地同生名曰無路之人一名

仁一名信一名神、

北方荒經

北方荒中有棗林、其高五十丈、敷張枝條數里餘、疾風不能偃、雷電不能摧、其子長六七寸、圍過其長、熟赤如朱、乾之不縮、氣味潤澤、殊於常棗、食之可以安軀、益於氣力、故方書稱之、赤松子云、北方大棗味有殊。既可益氣、又安軀。

北方荒中有石湖、方千里、岸深五丈餘、恒氷、唯夏至左右五六十日解耳、湖有橫公魚、長七八尺、形如鯉而赤、晝在水中、夜化爲人、刺之

不入煑之不死以烏梅二枚煑之則死食之可止邪病其湖無凸凹平滿無高下

北方層氷萬里厚百丈有磎鼠在氷下土中焉 埠按御覽引作䶂鼠 形如鼠食草木肉重千斤可以作脯食之已熱其毛八尺可以爲褥臥之却寒其皮可以蒙鼓聞千里其毛可以來鼠此毛所在鼠輒聚焉

北海有大鳥其高千尺頭文曰天胸文曰候左翼文曰鷖右翼文曰勒頭向東正海中央捕魚或時舉翼而飛其羽相切如風雷也

東北荒經

東北荒中有木高四十丈、葉長五尺、廣三尺、名曰栗、其實徑三尺二寸、其殼赤、其肉黃白、味甜、食之令人短氣而渴、

中荒經

崑崙之山有銅柱焉、其高入天、所謂天柱也、圍三千里、周圓如削、下有回屋方百丈、仙人九府治之、上有大鳥、名曰希有、南向、張左翼覆東王公、右翼覆西王母、背上小處無羽、一萬九千里、西王母歲登翼上會

東王公也、故其柱銘曰、崑崙銅柱。其高入天員周如削。膚體美焉。其鳥銘曰、有鳥希有碌赤煌煌不鳴不食。東覆東王公。西覆西王母。王母欲東登之自通。陰陽相須。唯會益工。

九府玉童玉女、與天地同休息、男女無爲匹配、而仙道自成、張茂先曰、言不爲夫妻也、男女名曰玉人。

東方有宮、青石爲墻、高三仞、左右闕高百尺、晝以五色、門有銀牓、以青石碧鏤、題曰天地長男之宮、西方有宮、白石爲墻、五色玄黃、門有金牓而銀鏤、題曰天

地少女之宮、中央有宮、以金爲墻、門有金牓、以銀鏤、題曰天皇之宮、南方有宮、以赤石爲墻、赤銅爲門闕、有銀牓、曰天皇中女之宮、北方有宮、以黑石爲墻、題曰天地中男之宮、東南有宮、黄石爲墻、黄牓碧鏤、題曰天地少男之宮、西北有宮、黄銅爲墻、題曰地皇之宮、

東方裔外有東明山、以青石爲墻、西方裔外有大夏山、以金爲墻、南方裔外有岡明山、以赤石爲墻、西南裔外老壽山、以黄銅爲墻、東南裔外闔淸山、以青石

爲墻西北裔外西明山、以白石爲墻、皆有宮、蓋神仙之宅也
東北有鬼星石室、三百戸共一門、石牓題曰鬼門、西南銅闕夾牓題曰人往門、東北銅闕夾門牓題曰人來門、
南方有獸焉、角足大小形狀如水牛、皮毛黑如漆、食鐵飲水、其糞可爲兵器、其利如剛、名曰齧鐵、予貢經云南方齧鐵糞利爲剛食鐵飲水腸中不傷墠按今蜀中深山亦有齧鐵獸
鬼門晝日不開、至暮即有人語、有青火色、
南大荒有馬、其大二丈、髯至膝、尾委地、蹄如丹䠶

日行千里至日中而汗血、乘者當以絮纏頭以
辟風病、彼國人不纏、

北方有獸焉、其狀如獅子、食人吹人則病、名曰獇、音恙
恒近入村里、入人居室、百姓患苦、天帝徙之北方荒
中、

西方深山有獸焉、面目手足毛色如猴、體大如驢、善
緣高木、皆雌無雄、名綢、順人三合而有子、要路彊牽
男人、將上絕冢之上、取菓并竊五穀食、更合三畢而
定、十月乃生、

不孝鳥、狀如人身、犬毛、有齒、猪牙、額上有文曰不孝、口下有文曰不慈、鳥上有文曰不道、左脅有文曰愛夫、右脅有文曰憐婦、故天立此異畀以顯忠孝也、

右東方朔神異經一卷十洲記一卷隋志並入史部地理類唐志並入子部神仙類其入地理者以二書所言皆四海八荒事為倣山海經而作其入神仙者以神異經第一篇卽言東王公玉女而十洲記有蓬萊瀛洲方丈又卽海中三神山也嘗謂朔之博物雖能曉畢方辨騶牙初不若禹伯翳之隨刋焚烈徧歷九州又不能與羨門安期生之屬憑虛御風神遊六合二者所托皆似是而非也善乎班史之論曰朔之詼諧逢占射覆其行事浮淺

行於衆庶童兒牧豎莫不眩燿而後世好事者因取奇言怪語附著之朔若此二書明非朔所自撰在當時固必有欒爲之傳會者史家欲祛妄惑絶異端故詳著其說且於本傳篇末直斷之曰凡劉向所錄朔書具是世所傳他事非也今考漢書藝文志諸子雜家有東方朔二十篇次呂覽淮南鴻烈後惜其書不傳而後世獨流傳此二書及靈棋經甚矣人之好怪也文獻通考以二書入小說家蓋亦有見於此云汝上王謨識

內十洲記

漢　東方朔著　峽江郭廷庾校

祖洲在東海　瀛洲在東海

玄洲在北海　炎洲在南海

長洲在東海　元洲在北海

流洲在西海　生洲在東海

鳳麟洲在東海　聚窟洲在西海

漢武帝既聞王母說八方巨海之中有祖洲、瀛洲、玄洲、炎洲、長洲、元洲、流洲、生洲、鳳麟洲、聚窟洲有此十

洲、乃人跡所稀絕處、又始知東方朔非世常人、是以延之曲室、而親問十洲所在、所有之物名、故書記之、方朔云臣學仙者耳、非得道之人、以國家之盛美、將招名儒墨於文教之內、抑絕俗之道於虛詭之迹、臣故韜隱逸而赴王庭、藏養生而侍朱闕、亦由尊上好道、且復欲抑絕其威儀也、曾隨師主履行、比至朱陵扶桑蜃海、冥夜之丘、純陽之陵、始青之下、月宮之間、內遊七丘、中旋十洲、踐赤縣而遨五嶽、行陂澤而息名山、臣自少及今、周流六天、廣陟天光、極於是矣、未

若凌虛之子飛眞之官上下九天洞視百萬北極旬陳而并華蓋南翔太丹而棲大夏東之通陽之霞西薄寒穴之野日月所不逮星漢所不與其上無復物其下無復底臣所識乃及於是愧不足以酬廣訪矣

祖洲近在東海之中地方五百里去西岸七萬里上有不死之草草形如菰苗長三四尺人巳死三日者以草覆之皆當時活也服之令人長生昔秦始皇大苑中多枉死者橫道有鳥如烏狀啣此草覆死人面當時起坐而自活也有司聞奏始皇遣使者齎草以

問北郭鬼谷先生、鬼谷先生云、此草是東海祖洲上有不死之草、生瓊田中、或名爲養神芝、其葉似菰、苗叢生、一株可活一人、始皇於是慨然言曰、可採得否、乃使使者徐福發童男童女五百人、率攝樓船等入海尋祖洲、遂不返、福道士也、字君房、後亦得道也、

瀛洲在東海中、地方四千里、大抵是對會稽、去西岸七十萬里、上生神芝仙草、又有玉石、高且千丈、出泉如酒、味甘、名之爲玉醴泉、飮之數升輒醉、令人長生、上多仙家、風俗似吳人、山川如中國也。

玄洲在北海之中、戌亥之地、方七千二百里、去南岸
三十六萬里、上有太玄都、仙伯眞公所治、多丘山、又
有風山、聲響如雷電、對天西北門、上多太玄仙官宮
室、宮宅各異、饒金芝玉草、乃是三天君下治之處、甚
肅肅也、

炎洲在南海中、地方二千里、去北岸九萬里、上有風
生獸、似豹、青色、大如貍、張網取之、積薪數車以燒之、
薪盡而獸不然、灰中而立、毛亦不燋、斫刺不入、打之
如灰囊、以鐵鎚鍛其頭、數十下乃死、而張口向風、須

臾復活、以石上菖蒲塞其鼻卽死、取其腦和菊花服之、盡十斤、得壽五百年、又有火林山、山中有火光獸、大如鼠、毛長三四寸、或赤或白、山可三百里許、晦夜卽見此山林、乃是此獸光照、狀如火光相似、取其獸毛以緝爲布、時人號爲火浣布、此是也、國人衣服垢汚、以灰汁浣之、終無潔淨、唯火燒此衣服、兩盤飯間、振擺其垢自落、潔白如雪、亦多仙家、

長洲一名青丘、在南海辰巳之地、地方各五千里、去岸二十五萬里、上饒山川、及多大樹、樹乃有二千圍

者、一洲之上專是林木、故一名青丘、又有仙草靈藥
甘液玉英、靡所不有、又有風山、山恒震聲、有紫府宮
天真仙女遊於此地、
元洲在北海中、地方三千里、去南岸十萬里、上有五
芝玄澗、澗水如蜜漿、飲之長生、與天地相畢、服此五
芝、亦得長生不死、亦多仙家、
流洲在西海中、地方三千里、去東岸十九萬里、上多
山川積石、名爲昆吾、冶其石成鐵、作劍光明洞照、如
水精狀、割玉物如割泥、亦饒仙家、

生洲在東海丑寅之間接蓬萊十七萬里地方二千五百里去西岸二十三萬里上有仙家數萬天氣安和芝草常生地無寒暑安養萬物亦多山川仙草衆芝一洲之水味如飴酪至良洲者也

鳳麟洲在西海之中央地方一千五百里洲四面有弱水繞之鴻毛不浮不可越也洲上多鳳麟數萬各爲羣又有山川池澤及神藥百種亦多仙家者鳳喙及麟角合煎作膏名之爲續弦膠或名連金泥此膠能續弓弩已斷之弦刀劍斷折之金更以膠連續之

使力士掣之他處乃斷所續之際終無斷也武帝天漢三年帝幸北海祠恒山四月西國王使至獻此膠四兩吉光毛裘武帝受以付外庫不知膠裘二物之妙用也以爲西國雖遠而上貢者不奇稽留使者未遣又時武帝幸華林園射虎而弩弦斷使者時從駕又上膠一分使口濡以續弩弦帝驚曰異物也乃使武士數人共對掣引之終日不脫如未續時也膠色青如碧玉吉光毛裘黃色蓋神馬之類也裘入水數日不沉入火不燋帝於是乃悟厚謝使者而遣去賜

以牡桂乾姜等諸物、是西方國之所無者、又益思東方朔之遠見、周穆王時、西胡獻昆吾割玉刀、及夜光常滿杯、刀長一尺、杯受三升、刀切玉如切泥、杯是白玉之精、光明夜照、冥夕出杯於中庭、以向天、比明而水汁已滿於杯中也、汁甘而香美、斯實靈人之器、秦始皇時、西胡獻切玉刀、無復常滿杯耳、如此膠之所出、從鳳麟洲來、劍之所出、必從流洲來、並是西海中所有也、

聚窟洲在西海中申未之地、地方三千里、北接崑崙

二千五萬里、去東岸二十四萬里、上多眞仙靈官宮第比門不可勝數及有獅子辟邪鑿齒天鹿長牙銅頭鐵額之獸、洲上有大山、形似人鳥之象、因名之爲神鳥山、山多大樹、與楓木相類、而花葉香聞數百里、名爲反魂樹、扣其樹亦能自作聲、聲如羣牛吼、聞之者皆心震神駭、伐其木根心、於玉釜中煮取汁、更微火煎如黑餳狀、令可丸之、名曰驚精香、或名之爲震靈丸、或名之爲反生香、或名之爲震檀香、或名之爲人鳥精、或名之爲卻死香、一種六名、斯靈物也、香氣

聞數百里、死者在地聞香氣乃却活不復亡也、以香薰死人更加神驗、征和三年、武帝幸安定、西胡月支國王遣使獻香四兩、大如雀卵、黑如桑椹、帝以香非中國所有、以付外庫、又獻猛獸一頭、形如五六十日犬子、大似貍而色黃、命國使將入呈帝、見之、使者抱之似犬、羸細禿悴、尤怪其之非也、問使者此小物可弄、何謂猛獸、使者對曰、夫威加百禽者不必繫之以大小、是以神麟故爲巨象之王、鸞鳳必爲大鵬之宗、百足之蟲制於騰蛇、亦不在於巨細也、臣國去此一

十萬里國有常占、東風入律、百旬不休、青雲干呂、連月不散者、當知中國時有好道之君、我王固將賤百家而貴道儒、薄金玉而厚靈物也。故搜奇蘊而貢神香、步天林而請猛獸。乘毳車而濟弱淵、策驥足以度飛沙。契闊途遙、辛苦蹊路、于今已十三年矣、神香起夭殘之死疾。猛獸却百邪之魅鬼、夫此二物、實濟衆生之至要。助政化之昇平、豈圖陛下反不知貴乎、是臣國占風之謬矣、今日仰鑒天姿、亦乃非有道之君也、眼多視則貪色。口多言則犯難、身多動則淫賊心

多飾則奢侈。未有用此四者而成天下之治也。武帝愍然不平、又問使者猛獸何方而伏百禽、食啖何物、膂力何比、其所生何鄉耶、使者曰、猛獸所出、或生崑崙、或生玄圃、或生聚窟、或生天路、其壽不窮、食氣飲露、解人言語、仁慧忠恕、當其仁也。愛護蠢動、不犯虎豹、當其威也。一聲叫發、千人伏息、牛馬百物、驚斷組繫、武士奄忽、失其勢力、當其神也。立興風雲、吐嗽雨露、百邪迸走、蛟龍騰鶩、處于太上之廐、役御獅子、名曰猛獸、蓋神光無常、能爲大禽之宗主、乃玃天之元

王辟邪之長帥者也靈香雖少、斯更生之神丸也、疫病災死者將能起之、及聞氣者即活也、芳又特甚、故難歇也、於是帝使使者令猛獸發聲試聽之、使者乃指獸命喚一聲、獸舐脣良久忽叫、如天大雷霹靂、又兩目如礔礰之交、光光朗衝天、良久乃止、帝登時顛蹶掩耳、震動不能自止、侍者及武士虎賁、皆失仗伏地、諸内外牛馬豕犬之屬、皆絶絆離繫、驚駭放蕩、久許咸定、帝忌之、因以此獸付上林苑、令虎食之、於是虎聞獸來、乃相聚屈積如死虎伏獸入苑徑上虎頭、

溺虎口去十步已來、顧視虎、虎輒閉目、帝恨使者言不遜、欲收之明日失使者及猛獸所在、遣四出尋討、不知所止、到後元元年、長安城內病者數百、亡者大半、帝試取月支神香燒之於城內、其死未三月者皆活、芳氣經三月不歇、於是信知其神物也、乃更秘錄餘香後一旦又失之、檢函封印如故、無復香也、帝愈懊恨、恨不禮待於使者、益貴方朔之遺語、自愧求李君之不勤、慙衛叔卿於階庭矣、明年、帝崩于五柞宮、已亡、月支國人鳥山震檀卻死等香也、向使厚待使

者帝崩之時何緣不得靈香之用耶自合命殞矣

滄海島在北海中地方三千里去岸二十一萬里海四面繞島各廣五千里水皆蒼色仙人謂之滄海也島上俱是大山積石至多石象八石石腦石桂英流丹黃子石膽之輩百餘種皆生於島石服之神仙長生島中有紫石宮室九老仙都所治仙官數萬人居焉

方丈洲在東海中心西南東北岸正等方丈方面各五千里上專是羣龍所聚有金玉琉璃之宮三天司

命所治之處羣仙不欲昇天者皆往來此洲受太乙生籙仙家數十萬耕田種芝草課計頃畝如種稻狀亦有玉石泉上有九源丈人宮主領天下水神及龍蛇巨鯨陰精水獸之輩

扶桑在東海之東岸岸直陸行登岸一萬里東復有碧海海廣狹浩汗與東海等水既不鹹苦正作碧色甘香味美扶桑在碧海之中地方萬里上有太帝宮太眞東王父所治處地多林木葉皆如桑又有椹樹長者數千丈大二千餘圍樹兩兩同根偶生更相依

倚是以名爲扶桑仙人食其椹而一體皆作金光色飛翔空立其樹雖大其葉椹故如中夏之桑也但椹稀而色赤九千歲一生實耳味絕甘香美地生紫金丸玉如中夏之死石狀眞仙靈官變化萬端蓋無常形亦有能分形爲百身十丈者也

蓬丘蓬萊山是也對東海之東北岸周廻五千里外別有圓海繞山圓海水正黑而謂之冥海也無風而洪波百丈不可得往來上有九老丈人九天眞王宮蓋太上眞人所居唯飛仙有能到其處耳

崑崙號曰崐崚在西海之戌地北海之亥地去岸十三萬里又有弱水周廻繞帀山東南接積石圃西北接北戸之室東北臨大活之井西南至承淵之谷此四角大山寔崑崙之支輔也積石圃南頭是王母居周穆王云咸陽去此四十六萬里山高平地三萬六千里上有三角方廣萬里形似偃盆下狹上廣故名曰崑崙山三角其一角正北干辰之輝名曰閬風巔其一角正西名曰玄圃堂其一角正東名曰崑崙宮其一角有積金爲天墉城面方千里城上安金臺五

所玉樓十二所其北戶山承淵山又有墉城金臺玉樓相鮮如流精之闕光碧玉之堂瓊華之室紫翠丹房錦雲燭日朱霞九光西王母之所治也真官仙靈之所宗上通璿璣元氣流布五常玉衡理九天而調陰陽品物羣生希奇特出皆在於此天人濟濟不可具記此乃天地之根紐萬度之綱柄矣是以太上名山鼎於五方鎮地理也號天柱於珉城象綱輔也諸百川極深水靈居之其陰難到故治無常處非如丘陵而可得論爾乃天地設位物象之宜上聖觀方緣

形而著爾乃處乎風於西極坐王母於坤鄉昆吾鎮於流澤扶桑植於碧津離合火生而光獸生於炎野坎總衆陰是以仙都宅於海島艮位名山蓬山鎮於寅丑巽體元女養巨木於長洲高風鼓於羣龍之位暢靈符於瑕丘至妙乎深幽神難盡真人隱宅靈陵所在六合之内豈唯數處而已哉此葢舉其摽末爾臣朔所見不博未能宣通王母及上元夫人聖旨昔曾聞之於得道者說此十洲大丘靈阜皆是真仙隩墟神官所治其餘山川萬端並無覩者矣其北海外

又有鍾山在北海之子地、隔弱水之北一萬九千里、高一萬三千里、上方七千里周旋三萬里、自生玉芝及神草四十餘種、上有金臺玉闕、亦元氣之所舍、天帝居治處也、鍾山之南有平邪山、北有㚟龍山、西有勁草山、東有束木山四山並鍾山之枝幹也、四山高鍾山三萬里、官城五所、如一登四面山下望乃見鍾山、薾四面山乃天帝君之城域也、仙真之人出入道經、自一路從平邪山東南入穴中乃到鍾山北阿門外也、天帝君總九天之維、貴無比焉、山源周廻、具有

四城之高、但當心有觀於崑崙也、昔禹治洪水旣畢、乃乘蹻車度弱水而到此山、祠上帝於北阿、歸大功於九天、又禹經諸五嶽、使工刻石識其里數高下、其字科斗書、非漢人所書今丈尺里數、皆禹時書也、不但刻剸五岳、諸名山亦然、刻山之獨高處爾、今書是臣朔所具見、其王母所道諸靈藪、禹所不履、唯書中夏之名山爾、臣先師谷希子者、太上眞官也、昔授臣崑崙鍾山蓬萊山及神洲眞形圖、昔來入漢、留以寄知故人、此書又尤重於嶽形圖矣、昔也傳授年限正

同爾陛下、有道思徹、甄心內向、天尊下降、並傳授寶
秘、臣朔區區、亦何嫌惜、而不止所有哉、然術家幽其
事、道法秘、其師、術泄則事多疑。師顯則妙理散、願且
勿宣臣之意也、
武帝欣聞至説、明年遂復從受諸眞形圖、常帶之肘
後、八節當朝拜靈書、以靑求度脱焉、朔謂滑稽逆知
預覩帝心、故弄萬乘、傲公侯、不可得而師友、不可得
而喜怒、故武帝不能盡至理於此人、

海內十洲記終

洞冥記序

富家世述道書推求先聖往賢之所撰集不可窮盡千室不能藏萬乘不能載猶有漏逸或言浮誕非政教所同經文史官記事捃略而不取蓋偏國殊方並不在錄愚謂古曩餘事不

可得而棄況漢武帝明俊特異之主東方朔因滑稽浮誕以匡諫洞心於道教使冥迹之奧昭然顯著今籍舊史之所不載者聊以聞見撰洞冥記四卷成一家之書庶明博君子該而異焉武帝以欲窮神仙之事故絕域

遐方貢其珍異奇物及道術之人故

於漢世盛於羣主也故編次之云爾

東漢郭憲序

洞宾記總目

別國洞冥記卷一

漢　郭憲著　宜黄洪章煐校

漢武帝未誕之時。景帝夢一赤彘從雲中直下入崇蘭閣。帝覺而坐于閣上。果見赤氣如烟霧來蔽戸牖。望上有丹霞蓊鬱而起。乃改崇蘭閣爲猗蘭殿。後王夫人誕武帝于此殿。有青雀羣飛于霸城門。乃改爲青雀門。乃更修飾。刻木爲綺橑。雀去。因名青綺門。

東方朔。字曼倩。父張夷。字少平。妻田氏女。夷年二百歲。顔如童子。朔生三日而田氏死。時景帝三年也。鄰

母拾而養之三歲天下秘讖一覽闇誦于戶居常指撝天下空中獨語鄰母忽失朔累月方歸母笞之後復去經年乃歸母忽見大驚曰汝行經年一歸何以慰我耶朔曰兒至紫泥海有紫水汚衣仍過虞淵湔浣朝發中返何云經年乎母問之汝悉是何處行朔曰兒湔衣竟暫息都崇堂王公餇之以丹霞漿兒食之太飽悶幾死乃飲元天黃露半合卽醒既而還路遇一蒼虎息于路傍兒騎虎還打捶過痛虎嚙兒腳傷母悲嗟乃裂青布裳裹之朔復去家萬里見一枯

樹脫布挂於樹布化爲龍因名其地爲布龍澤朔以元封中遊濛鴻之澤忽見王母采桑於白海之濵俄有黃翁指阿母以告朔曰昔爲吾妻託形爲太白之精今汝此星精也吾却食呑氣已九千餘歲目中瞳子色皆青光能見幽隱之物三千歲一反骨洗髓二千歲一刻骨伐毛自吾生已三洗髓五伐毛矣

建元二年帝起騰光臺以望四遠於臺上撞碧玉之鍾掛懸黎之磬吹霜條之篪唱來雲依日之曲方朔再拜於帝前曰臣東遊萬林之野獲九色鳳雛涔源

丹瀨之水赤色。西過洞壑得淪淵。虬子靜海遊珠洞壑在虞淵西。虬泉池在五柞宮北。中有追雲舟、起風舟、侍仙舟、含烟舟。或以沙棠爲楫。檝或以木蘭文柘爲櫓棹。又起五層臺於月下。

釣影山去昭河三萬里。有雲氣望之如山影。丹雚生於影中。葉浮水上。有紫河萬里。深十丈。中有寒荷霜下方香盛。有降靈壇、養靈池、分光殿五間、齋靜室七間。望蟾閣十二丈、上有金鍾、廣四尺。元封中有祇國獻此鏡。照見魑魅。不獲隱形。

都夷香如棗核食一片則歷月不饑以粒如粟米許投水中俄而滿大盂也。

甘泉宮南昆明池中有靈波殿七間皆以桂爲柱風來自香。帝旣耽於靈怪常得丹豹之髓白鳳之膏磨青錫爲屑以蘇油和之照於神壇夜暴雨光不滅有雙蛾如蜂赴火侍者舉麟鬚拂拂之。

元光中帝起壽靈壇壇上列植垂龍之木似青梧高十丈有朱露色如丹汁灑其葉地皆成珠其枝似龍之倒垂亦曰珍枝樹此壇高八尺帝使董謁乘雲霞

之輦以昇壇至夜三更聞野鷄鳴忽如曙西王母駕元鸞歌春歸樂謌乃聞王母歌聲而不見其形歌聲遶梁三匝乃止壇傍草樹枝葉或翻或動歌之感也四面列種軟棗條如青桂風至自拂堦上遊塵

董謁字仲元武都郁邑人也少好學嘗遊山澤負挾圖書患其繁重家貧拾樹葉以代書簡言其易卷懷也編荊為牀聚鳥獸毛以寢其上

波祇國亦名波弋國獻神精香草亦名荃蘼一名春蕪一根百條其間如竹節柔軟其皮如絲可為布所

謂春蕪布亦名香荃布堅密如紈氷也握一片滿室
皆香婦人帶之彌月芬馥
翕韓國獻飛骸獸狀如鹿青色以寒青之絲爲繩繫
之及死帝惜之而不瘞掛於苑門皮毛皆爛朽惟骨
色猶青時人咸知其神異更以繩繫其足往視之唯
見所繫處存而頭尾及骨皆飛去
且露池西有靈池方四百步有連錢荇浮根菱倒枝
藻連錢荇荇如錢文浮根菱根出水上葉沉波下實
細薄皮甘香葉半青半黃霜降彌美因名青氷菱也

倒枝藻者枝横倒水中長九尺餘如結網有野鴨秋䳺及鷗鷺來翔水上入此草中皆不得出如繒網也亦名水網藻中有轉羽舫䑯龍舫淩波舫帝嘗遊宴於此

洞冥記卷一終

洞冥記卷二

元鼎元年起招仙閣於甘泉宫西編翠羽麟毫爲簾青瑠璃爲扇懸黎火齊爲床其上懸浮金輕玉之磬浮金者色如金自浮於水上輕玉者其質貞明而輕有霞光繡有藻龍繡有連煙繡有走龍錦有雲鳳錦蟠鴻錦閣上燒茎靡香屑燒粟許其氣三月不絕進甥嫌細棗出甥嫌山山臨碧海上萬年一實如今之軟棗咋之有膏膏可燃燈西王母握以獻帝燃芳似燈光色紫有白鳳黑龍馵足來戲於閣邊有青鳥赤

頭道路而下以迎神女神女留玉釵以贈帝帝以賜趙婕妤至昭帝元鳳中宮人猶見此釵黃諃欲之明日示之既發匣有白燕飛昇天後宮人學作此釵因名玉燕釵言吉祥也

元鼎五年郅支國貢馬肝石百斤常以水銀養之內玉櫃中金泥封其上國人長四尺惟餌此石而已半青半白如今之馬肝舂碎以和九轉之丹服之彌年不饑渴也以之拂髮白者皆黑帝坐羣臣於甘泉殿有髮白者以石拂之應手皆黑是時公卿語曰不用

作方伯惟須馬肝不此石酷烈不和丹砂不可近髮

帝寢靈莊殿召東方朔於青綺窻不隔綈紈重幕問

朔曰漢承庚運火德以何精瑞爲祥應朔跪而對曰

臣常過吳明之墟是長安東過扶桑七萬里有及雲

山山頂有井雲起井中若土德王黃雲出火德王赤

雲出水德王黑雲出金德王白雲出木德王青雲出

此皆應瑞德也帝曰善

元封中起方山像招諸靈異召東方朔言其秘奧乃

燒天下異香有沉光香精祇香明庭香金磾香塗魂

香外國所貢精檀之燈、青檀木有膏如淳漆。削置器中。以蠟和之塗布。燃照數里。

起神明臺、上有九天道、金牀、象席、虎珀鎮、雜玉爲簟、帝坐良久。設甜水之冰、以備沐濯、酌瑶琨碧酒、炮青豹之脯。果則有塗陰紫梨、琳國碧李、仙棗、與食之。

吠勒國貢文犀四頭、狀如水兕、角表有光、因名明犀。置暗中有光影。亦曰影犀。織以爲簟。如錦綺之文。此國去長安九千里、在日南、人長七尺、被髮至踵、乘犀象之車。乘象入海底取寶。宿於鮫人之舍。得淚珠。則

鮫所泣之珠也亦曰泣珠甜水去虞淵八十里有甜湀水味如蜜東方朔遊此水得數斛以獻帝投水於井井常甜而寒洗沐則肌理柔滑

瑶琨去玉門九萬里有碧草如麥割之以釀酒則味如醇酎飲一合三旬不醒但飲甜水隨飲而醒

塗山之背梨大如升或云斗紫色千年一花亦曰紫輕梨

琳國去長安九千里生玉葉李色如碧玉數十年一熟味酸昔韓終常餌此李因名韓終李

元封三年大秦國貢花蹄牛其色駁高六尺尾環繞其身角端有肉蹄如蓮花善走多力帝使輦銅石以起望仙宮跡在石上皆如花形故陽關之外花牛津時得異石長十丈高三丈立於望仙宮因名龍鍾石武帝末此石自陷入地唯尾出土上今人謂龍尾墩也

帝好微行於長安城西夜見一螭遊於路董謁曰昔桀媚末喜於膝上以金簪貫玉螭腹爲戲今螭腹餘金簪穿痕得非此耶曰白龍魚鱗綱者食之帝曰試

我也。

元封四年脩彌國獻駮騾、高十尺、毛色赤斑、皆有日月之象。帝以金埏爲鑣絆。以寶器盛芻以飼之。

元封五年勒畢國貢細鳥。以方尺之玉籠盛數百頭。形如大蠅。狀似鸚鵡。聲聞數里之間。如黃鵠之音也。國人常以此鳥候時。亦名曰候日蟲。帝置之於宮內。旬日而飛盡。帝惜求之。不復得。明年見細鳥集帷幕。或入衣袖。因名蟬宮。內嬪妃皆悅之。有鳥集其衣者。輒蒙愛幸。至武帝末稍稍自死。人猶愛其皮。服其皮

者多爲丈夫所媚

勒畢國人長三寸有翼善言語戲笑因名善語國常羣飛往日下自曝身熱乃歸飲丹露爲漿丹露者日初出有露汁如珠也

大初二年東方朔從西那汗國歸得聲風木十枝獻帝長九尺大如指此木臨因桓之水則禹貢所謂因桓是也其源出甜波樹上有紫燕黃鵠集其間實如油麻風吹枝如玉聲因以爲名帝以枝遍賜羣臣臣有凶者枝則汗臣有死者枝則折昔老聃在於周世

七百歲枝竟未汗僵仆生於堯時年三千歲枝竟
未一折帝乃以枝問朔朔曰臣巳見此枝三過而枯
而復生豈汗折而巳哉里語曰年未半枝不汗此木
五千年一汗萬歲不枯

太初三年起甘泉望風臺臺上得白珠如花一枝帝
以錦蓋覆之如照月矣因名照月珠以賜董偃盛以
琉璃之筐

太初四年東方朔從支提國來國人長三丈二尺三
手三足各三指多力善走國內小山能移之有澗泉

飲能盡結海筲爲衣其戲笑取犀角相投擲爲樂

東方朔遊結雲之地得神馬一疋高九尺帝問朔是何獸也朔曰昔西王母乘靈光輦以適東王公之舍稅此馬遊於芝田乃食芝田之草東王公怒棄馬于清津天岸臣至王公之壇因騎馬返繞日三匝然入漢關關猶未掩臣於馬上睡不覺而至帝曰其名云何對曰因疾爲名步景朔當乘之時如駑蹇之驢耳

東方朔曰臣有吉雲草十種種於九景山東二千歲一花明年應生臣走請刈之得以秣馬馬終不飢也

朔曰臣至東極過吉雲之澤多生此草移於九景之山全不如吉雲之地帝曰何謂吉雲朔曰其國俗以雲氣占吉凶若樂事則滿室雲起五色照人著於草樹皆成五色露珠甚甘帝曰吉雲露可得乎朔方東走至夕而返得元露青露盛青琉璃各受五合跪以獻帝遍賜羣臣羣臣得嘗者老者皆少疾者皆愈凡五官嘗露董謁李克孟岐郭瓊黃安也

李克馮翊人也自言三百歲荷草畚負五岳真圖而至帝禮待之亦號負圖先生也

孟岐、河清之逸人也、年可七百歲、語及周初事了然如目前。岐侍周公升壇上。岐以手摩成王足。周公以玉笏與之。岐常寶執。每以衣袂拂拭。笏厚七分。今銳斷。恒切桂葉食之。聞帝好仙。披草蓋而來謁帝焉。

郭瓊、東郡人也、形貌醜劣。而意度過人。會宿人家。輒乞薪自照讀書。晝眠眼不閉。行地無迹。帝聞其異。徵焉。

黃安、代郡人也、爲代郡卒。自云卑猥不獲處人間。執鞭懷荆而讀書。晝地以記數。日久地成池矣。時人謂

黃安年可八十餘。視如童子。常服朱砂。舉體皆赤。冬不着裘。坐一神龜。廣二尺。人問子坐此龜幾年矣。對曰。昔伏羲始造網罟。獲此龜以授吾。吾坐龜背已平矣。此蟲畏日月之光。二千歲即一出頭。吾坐此龜已見五出頭矣。行即負龜以趨。世人謂黃安萬歲矣。

洞冥記卷三

天漢二年帝昇蒼龍閣思仙術召諸方士言遠國遐方之士唯東方朔下席操筆跪而進帝曰大夫爲朕言乎朔曰臣遊北極至種火之山日月所不照有青龍銜燭火以照山之四極亦有園圃池苑皆植異木異草有明莖草夜如金燈折枝爲炬照見鬼物之形仙人甯封常服此草於夜暝時轉見腹光通外亦名洞冥草帝令剉此草爲泥以塗雲明之館夜坐此館不加燈燭亦名照魅草以藉足履水不沉

有夢草似蒲色紅晝縮入地夜則出亦名懷夢懷其葉則知夢之吉凶立驗也帝思李夫人之容不可得朔乃獻一枝帝懷之夜果夢夫人因改曰懷夢草

有鳳葵草色丹葉長四寸味甘久食令人身輕肌滑赤松子餌之三歲乘黃蛇入水得黃珠一枚色如真金或言是黃蛇之卵故名蛇珠亦名銷疾珠諺曰寧失千里駒不失黃蛇珠

有五味草初生味甘花時味酸食之使人不眠名曰郄睡草末多國獻此草此國人長四寸織麟毛爲布

以文石爲床。人形雖小而室宇崇曠。織鳳毛錦。以錦爲帷幕也。

鳥哀國有龍爪薤。長九尺。色如玉。煎之有膏。以和紫桂爲丸。服一粒。千歲不飢。故語曰。薤和膏。身生毛。

有掌中芥。葉如松子。取其子置掌中。吹之而生。一吹長一尺。至三尺而止。然後可移於地上。若不經掌中吹者。則不生也。食之能空中孤立。足不躡地。亦名躡空草。

帝常見彗星。東方朔折指星之木以授帝。帝以木指

彗星星役則尋也星出之夜野獸皆鳴別說謂之獸鳴星

有紫柰大如斗甜如蜜核紫花青研之有汁如漆可染衣其汁着衣不可湔浣亦名闇衣柰

有龍肝瓜長一尺花紅葉素生於氷谷所謂氷谷素葉之瓜仙人瑕丘仲採藥得此瓜食之千歲不渴瓜上恒如霜雪刮嘗如蜜滓及帝封泰山從者皆賜氷谷素葉之瓜帝解鳴鴻之刀以賜朔刀長三尺朔曰此刀黃帝采首山之銅鑄之雄已飛去雌者猶存帝

臨崩擧刀以示朔恐人得此刀欲銷之刀於手中化爲鵲赤色飛去雲中

有鵲銜火於清溪之上鵲化成龍

西域獻火龍高七尺映目看之光如聚炬火有童子逕見有黃鵠白首鼓翅於帝前卽方朔着黃綾單衣頭巳斑白漢朝皆異其神化而不測其年矣

善苑國嘗貢一蟹長九尺有百足四螯因名百足蟹煑其殼勝於黃膠亦謂之螯膠勝於鳳喙之膠也

帝嘗夕望東邊有青雲起俄而見雙白鵠集臺之上

倏忽變爲二神女舞於臺握鳳管之簫撫落霞之琴歌青吳春波之曲帝舒闇海元落之席散明天發日之香香出胥池寒國地有發日樹言日從雲出雲來掩日風吹樹枝拂雲開日光也亦名開日樹樹有汁滴如松脂也

有元都翠水水中有菱碧色狀如鷄飛亦名翻鷄菱仙人鳧伯子常遊翠水之涯采菱而食之令骨輕舉身生毛羽也

有遠飛鷄夕則還依人曉則絕飛四海朝往夕還常

銜桂枝之實歸於南山或落地而生高七八尺衆仙
奇愛之剉以釀酒名曰桂醪嘗一滴舉體如金色陸
通嘗餌黃桂之酒祝鷄公善養鷄得遠飛鷄之卵伏
之名曰翻明鷄如鵠大色紫有翼翼下有目亦曰目
羽鷄

帝於望鵠臺西起俯月臺臺下穿池廣千尺登臺以
眺月影入池中使仙人乘舟弄月影因名影娥池亦
曰眺蟾臺酌雲葅酒葅以元草黑蕨金蒲甜蓼果以
青櫻龍瓜白芋紫莖寒蕨地花氣葛此葛於地下生

花入地十丈乃得此葛其根倒出亦名金虎鬚草因名紫鬚葛也

影娥池中有遊月船觸月船鴻毛船遠見船載數百人或以青桂之枝為櫂或以木蘭之心為檝練實之竹為篙紉石脉之為縄纜也石脉出晡東國細如絲可縋萬斤生石裹破石而後得此脉縈緒如麻紵也名曰石麻亦可為布也

影娥池中有龍龜望其羣出岸上如連璧弄於沙岸也故語曰夜未央待龜黃

影娥池北作鳴禽之苑、有生金樹、破之、皮間有屑如金而色青、亦名青金樹、
有司夜鷄、隨鼓節而鳴不息。從夜至曉。一更為一聲。五更為五聲。亦曰五時鷄、
有喜日鵴至日出時銜翅而舞。又名曰舞日鵴、
有升藁鴨、赤色、每止於芙蕖上。不食五穀。唯啣葉上垂露。因名垂露鴨、一名丹毛鳧
有女香樹、細枝葉。婦人帶之。香終年不滅。
洞冥記卷三終

洞冥記卷四

武帝末年彌好仙術。與東方朔狎暱。帝曰朕所好甚者不老。其可得乎。朔曰臣能使少者不老。帝曰服何藥耶。朔曰東北有地日之草。西南有春生之草。帝曰何以知之。朔曰三足烏數下地食此草。羲和欲馭以手揜烏目不聽下也。食草能不老。他鳥獸食此草則美悶不能動矣。帝曰子何以知乎。朔曰臣小時掘井陷落地下。數十年無所託寄。有人引臣欲往此草中。隔紅泉不得渡。其人以一隻屐與臣。臣泛紅泉得至

此草之處。臣采而食之。其國人皆織珠玉爲業。邀臣入雲煓之幕。設元珉雕枕。刻黑玉銅鏤爲日月雲霄之狀。亦曰縷雲枕。又薦蛟毫之白褥。以蛟毫織爲褥也。此毫柔而冷。常以夏日舒之。因名柔毫褥。又有水藻之屛。臣舉手拭之。恐水流濕其席。乃其光也。

帝所幸宮人名麗娟。年十四。玉膚柔軟。吹氣勝蘭。不欲衣纓拂之。恐體痕也。每歌李延年和之其芝生殿。唱迴風之曲。庭中花皆翻落。置麗娟於明離之帳。恐塵垢汚其體也。帝常以衣帶縛麗娟之袂。閉於重幕

之中。恐隨風而去也。麗娟以琥珀爲佩。置衣裾裏。不
使人知。乃言骨節自鳴。相與爲神怪也。
有丹蝦長十丈。鬚長八尺。有兩翅。其鼻如鋸。載紫桂
之林。以鬚纏身。急流以爲栖息之處。馬丹嘗折蝦鬚
爲杖。後棄杖而飛。鬚化爲丹。亦在海傍。
帝昇望月臺。時暝。望南端有三青鴨羣飛。俄而止於
臺上。帝悅之。至夕。鴨宿於臺端。日色已暗。帝求海肺
之膏以爲燈。焉取靈藋布爲纏。火光甚微。而光色無
幽不入。青鴨化爲三小童。皆着青綺文襦。各握鯨文

大錢五枚置帝几前身止影動因名輕影錢

元封三年數過國獻能言龜一頭長一尺二寸盛以青玉匣廣一尺九寸匣上豁一孔以通氣東方朔曰唯承桂露以飲之置於通風之臺上欲往卜命朔而問焉言無不中

唯有一女人愛悅於帝名曰巨靈帝傍有青珉唾壺巨靈乍出入其中或戲笑帝前東方朔望見巨靈乃目之巨靈因而飛去望見化成青雀因其飛去帝乃起青雀臺時見青雀來則不見巨靈也

卷四終

右別國洞冥記四卷漢光祿勳郭憲撰憲汝南人卽所謂關東觥觥郭子橫者也出處大節具見本傳徒以潠酒厭火一事降入方術是固儗人不於其倫巳好事者因依爲此記并託憲自序言漢武明雋特異之主東方朔因滑稽浮誕以匡諫洞心於道教使沉奥之跡昞然顯著故曰洞冥然則此書殆卽祖述神異經十洲記而作者也通考又載有洞冥記拾遺一卷陳氏謂於御覽中抄出則四卷亦非全書凡若是者藏書之家備名數而巳無

之不足爲損有之不足爲益况於詳略尤非所計可謂知言可以蔽諸小說矣汝上王譔識

枕中書

晉 葛洪著　　盧溪周　濂校

洪歷觀天地之寶藏上聖之宮第至上之尊神仙圖記猶未知極妙之根以去月乙丑夜半靜齋于羅浮山忽驚風駭起香馥亂芳龍鳴虎嘯躑躅空中有頃之間紫雲覆林忽見一眞人眼瞳正方項負圓光天顏絶世乘白麟之車建九旄之節腰帶瓊文鳳繡之錦於頭戴六通之冠年可二十許侍者執夜光之火玉羽衛可有千人自號元都太眞王問曰子是葛洪

乎何爲而希長存洪稽首披陳長跪執禮神告余曰子是籍九天之嘉慶乘運挺英復千年之後太淸有仙伯之名今當遠變去世卜宅西鄉相携於太華之上丹宮之中且還時朝以龍淵代身密乎寂往莫識今眞子窮翫墳典聰秀逸羣解滯悟惑可謂妙才矣但未知眞仙之宮第上聖之所由耳吾今行矣相告言共事不復爲久也洪因伏叩頭於是眞人即令侍者執筆擘紙口授妙言既畢左手授與洪云吾往方丈簡仙宮致復相過子勗之焉吾去矣見駕乘冉而

竟乃失所在也。

眞書曰昔二儀未分溟涬鴻濛未有成形天地日月未具狀如雞子混沌元黃已有盤古眞人天地之精自號元始天王遊乎其中溟涬經四劫天形如巨蓋上无所係下无所依天地之外遼屬無端元元太空無響無聲元氣浩浩如水之形下無山嶽上無列星積氣堅剛大柔服維天地浮其中展轉無方若無此氣天地不生天者如龍旋廻雲中復經四劫二儀始分相去三萬六千里崖石出血成水水生元蟲元蟲

生濵萃生剛須剛須生龍元始天王在天中心之上名曰玉京山山中宮殿並金玉飾之常仰吸天氣俯飲地泉復經二劫忽生太元玉女在石澗積血之中出而能言人形具足天姿絕妙常遊厚地之間仰吸天炁號曰太元聖母元始君下遊見之乃與通氣結精招還上宮當此之時二氣絪縕覆載氣息陰陽調和无熱无寒天得一以淸地得一以寧並不復呼吸宣氣合會相成自然飽滿大道之典莫過于此結積堅固是以不朽金玉珠者天地之精也服之服與天

地相畢元始君經一劫乃一施太元母生天皇十三頭治三萬六千歲書爲扶桑大帝東王公號曰元陽父又生九光元女號曰太眞西王母是西漢夫人天皇受號十三頭後生地皇地皇十一頭地皇生人皇九頭各治三萬六千歲聖眞出見受道天无爲建初混成天任於令所傳三皇天文是此所宣故能召請天上大聖及地下神靈无所不制故天眞皇人三天眞王駕九龍之輿是也次得入帝大庭氏庖羲神農祝融五龍氏等是其苗裔也今治五嶽是故道隆上

代弊極三王三王夏禹殷湯周武也是以淳風既澆易變而禮興禮爲亂首也周末陽弱而陰强國多寡婦西戎金兵起而異法興焉既而九州湮沒帝業荒蕪此言驗也後來方有此事道隆之代其人混沌異法之盛人民猾僞也洪曰此事元遠非凡學所知吾以庸才幸遭上聖眄目論天地之奧藏暢至妙之源本輒條所誨銘之于素以爲絶思矣夫無心分之人貫勿以此元始告之也故置遺跡示乎世之賢耳

眞記曰元都玉京七寶山週廻九萬里在大羅之上

[illegible]上寶宮內七寶臺有上中下三宮如一宮[illegible]
[illegible]面二百四十門方生八行寶林綠葉朱實五色芝
英一株萬二千種芝沼中蓮花徑度十丈上宮是盤
古真人、元始天王、太元聖母所治。中宮太上真人、金
闕老君所治。下宮九天真皇、三天真王所治。玉京有
八十一萬天路、通八十一萬山嶽洞室。夫以得道大
聖衆、並賜其宮第居宅、皆七寶宮闕、或在名山山嶽、
奉真所居、都有八十一萬處。古今有言九九八十一、
是終天路玉京山也。上仙受天任者、一日三朝元都

太真人也、雖有億萬里。往還如一步耳。世人安知此哉。衆仙或有日三朝扶桑公、或三朝西王母、玉京金闕、是太上真人月三朝元始天王、太上真人、元始之弟子、皆如帝王有司徒丞相也。金闕老子、太上弟子也、扶桑大帝、元始陽之氣治東方。故世間帝王之子應東宮也。

西漢九光夫人始陰之氣治西方。故曰木公金母。天地之尊神。元氣鍊精生有萬物。調和陰陽光明日月。莫不由之。精神長存。命則无終。抱一不離。故能長久

天失陰陽水旱不節人失陰陽神根命竭世人不能保一守三修生反死固其宜矣可後怨耶吾復千年之間當招子登太上金闕朝宴玉京也此電頊未足爲久今且可浮遊五嶽採靈芝尋隱仙之友逍遥無爲吾言信可望哉

扶桑大帝住在碧海之中宅地四面並方三萬里上有太真宮碧玉城萬里多生林木葉似桑又有椹樹長數千丈二十圍兩同根偶生更相依倚名爲扶桑宮第象玉京也衆仙无量數元洲方丈諸羣仙未昇

者在此去會稽岸六萬里太淸仙伯太上丈人所治蓬萊山對東大海之東北岸山週迴五千里溟海中濤浪衝天九氣丈人所治

崑崙元圃金爲墉城四方千里城上安金臺五所玉樓十二瓊華之屋紫翠丹房七寶金玉積之連天巨獸萬尋靈香億千西王母九光所治羣仙无量也

廣成丈人今爲鍾山眞人九天仙王漢時四皓仙人安期彭祖今並在此輔焉

咎成子力墨子爲岷山眞人今元子五子爲岷山矣

太昊氏爲青帝治岱宗山。顓頊氏爲黑帝治太恒山。
祝融氏爲赤帝治衡霍山。軒轅氏爲黃帝治嵩高山。
金天氏爲白帝治華陰山。
右五氏爲五帝、
堯治熊耳山。舜治積石山。禹治蓋竹山。湯治元極山。
青烏治長山及馮修山長、
右五人爲五帝佐相領五帝事五帝一㓂遷佐者
代焉、
許由巢父今爲九天侍中箕山公夏啓周發受書爲

因極明公、或住羅酆、或在洞天、三周大者爲降陵眞人二人、並在金華山、漢高祖光武、並爲四明賓友、周靈王令爲太虛侍郎、治波龍山、欒子長闔家得仙、未昇天、任並住方丈之室、神洲受太元生籙玉芝爲糧也、郭景純爲都錄司命、治虛臺也、左元放今爲天柱眞人監仙侯、葛元受金闕君命、爲太極左仙公、治蓋竹山、又在女几山、常駕乘虎騎也、許映始爲霍林仙人、許穆在華陽洞天、立宅爲眞人、許玉斧在童初之宮、並爲眞人、未有掌領、鮑靚爲地下主者、帶潛山眞

人復五百年當為崑兵侍郎鄭思遠住南霍常乘虎豹白鹿未有職事蔡鬱壘為東方鬼帝治桃丘山張衡楊雲為北方鬼帝治羅酆山杜子仁為南方鬼帝治羅浮山領羌蠻鬼周乞稽康為中央鬼帝治抱犢山趙文和王真人為西方鬼帝治嶓冢山

夫地仙遊五嶽朝朝西王母夕慰鍾山嶽雖未昇天此觀樂亦難言也及童初之府易遷之宮唯有此樂也名山之中年年有仙去者世人不見不信神仙可哀嘆也夫學不顧軀命心志清白者吾未見虛往也

或修之不勤勤而不除貪慾之樂三業十惡未改猶抱石而赴長津矣

吳越及梁益風氣清貞故多仙人是以成都之境丹陽之域會稽之東南天路所衝善宜修尚也凡此衆仙及命過受書者巨衆不可具記在小嶽之中者亦略舉之也

鬼谷先生爲太元師治青城山王子喬爲金闕侍中治桐栢山赤松爲崑林仙伯治南嶽山王子登爲小有天王治王屋山孤竹伯夷叔齊等並爲九天僕

治天台山、孔丘爲太極上眞公、治九嶷山、顏回受書
初爲明泉侍郎、後爲三天司眞、七十二人受名元洲、
門徒三千不經北酆之門、項儀山爲蓬萊司馬、周公
旦爲北帝師、治勁華山、莊周爲太元博士、治在荆山、
孫權受任、治亦在荆山、張道陵爲三天法師、統御六
虛數、侍金闕太上之股肱、治在廬山、三師同宅、王方
平今爲上相、治月支國人鳥山、墨翟爲太極仙卿、治
馬跡山、徐來勒爲太極眞、治括蒼山小宮在天台山、
陳世安治小台山、嚴君平今治在峨嵋山、屈原爲海

伯統領八海、王弼爲北海監、郭聲子爲閶風眞人、魏夫人治南嶽山、裴清靈治四明山、馬明生今在鍾山、陰長生爲地肺眞人、孫登閭丘眞人、九華眞妃治夏蓋山、或在龍山、王長趙昇受書爲廬山中正、一三天都護、韓衆今爲霍林眞人、瑯琊爲太虛左掾侍史、三茅爲保命定錄司、非監在華陽洞府治北、居棲憩包山、有數千小山、亦不減百、皆是神山、今略證仙人之數、足以令子必堅仰慕矣、祕之勿宣、若藏賢心隱嶺外、子去世之際、可緘以示之、苟行業不建、德務不

[illegible]紛天无今見也凡背嶂之裏千嶺之際仙人无至與世人比肩而不知凡人有因緣者或在深山迷誤入仙家使爲仙洞玉女所留請先功厚也初學道不必入山閉門勤修不雜人物長齋執志或淸香灑掃亦能降眞矣魏夫人許氏之徒皆其流也要當捨拾方術眞書良久傳影響龕應便當絕迹耳若出入人間甃拾山谷事緣衣服飲食不須與世交當有異矣外和光同塵內守其眞一斯言之妙也

右葛洪枕中書一卷始載陶氏說郛唐宋叢書采入子餘按唐志神仙家亦載有枕中素書一卷而不詳撰人未知卽此書否也若隋志謂道經者云有元始天尊生於太元之先稟自然之氣冲虛凝遠莫知其極所以說天地淪壞刼數終盡略與佛經同而以天尊之體常存不滅毎至天地初開或在玉京之上或在窮桑之野授以祕道謂之開刼非一度矣今洪此書自云得授上眞亦有元始四刼二刼玉京扶桑之論與道經相應則固不可以

常理測矣至言三皇五帝及諸聖賢皆爲仙官主
治某山又多與陶宏景眞靈位業圖合而說較有
原委要其荒誕不經駴人耳目不過與神異洞冥
諸書等耳姑從唐宋叢書采錄於此汝上王謨識

佛國記

晉　釋法顯　南昌許旭恭校

法顯昔在長安。慨律藏殘缺。於是遂以宏始二年。歲在已亥。與慧景道整慧應慧嵬等同契。至天竺尋求戒律。初發跡長安度隴。至乾歸國夏坐。夏坐訖前行至耨檀國。度養樓山至張掖鎮。張掖大亂道路不通張掖王慇懃遂留爲作檀越。於是與智嚴慧簡僧紹寶雲僧景等相遇。欣於同志。便共夏坐。夏坐訖復進到燉煌有塞東西可八十里。南北四十里。共停一月

餘日。法顯等五人隨使先發。復與寶雲等別。敦煌太守李浩供給度沙河。沙河中多有惡鬼熱風。遇則皆死。無一全者。上無飛鳥。下無走獸。遍望極目。欲求度處。則莫知所擬。唯以死人枯骨為標幟耳。行十七日。計可千五百里。得至鄯善國。其地崎嶇薄瘠。俗人衣服。麤與漢地同。但以氈褐為異。其國王奉法。可有四千餘僧。悉小乘學。諸國俗人及沙門盡行天竺法。但有精麤。從此西行所經諸國類皆如是。唯國國胡語不同。然出家人皆習天竺書天竺語。住此一月日。復

西北行十五日到偽夷國偽夷國僧亦有四千餘人皆小乘學法則齊整秦土沙門至彼都不預其僧例法顯得符行堂公孫經理住二月餘日於是還與寶雲等共為偽夷國人不修禮義遇客甚薄智嚴慧簡慧嵬遂返向高昌欲求行資法顯等蒙符公孫供給遂得直進西南行路中無居民涉行艱難所經之苦人理莫比在道一月五日得到于闐其國豐樂人民殷盛盡皆奉法以法樂相娛衆僧乃數萬人多大乘學皆有衆食彼國人民星居家家門前皆起小塔最

小者可高二丈許作四方僧房供給客僧及餘所須
國主安堵法顯等於僧伽藍僧伽藍名瞿摩帝是大
乘寺三千僧共犍槌食入食堂時威儀齊肅次第而
坐一切寂然器鉢無聲淨人益食不得相喚但以手
指麾慧景道整慧達先發向竭叉國法顯等欲觀行
像停三月日其國中十四大僧伽藍不數小者從四
月一日城裏便掃灑道路莊嚴巷陌其城門上張大
幃幕事事嚴飾王及夫人采女皆住其中瞿摩帝僧
是大乘學王所敬重最先行像離城三四里作四輪

像車高三丈餘狀如行殿七寶莊校懸繒幡蓋像立車中二菩薩侍作諸天侍從皆金銀彫瑩懸於虛空像去門百步王脫天冠易著新衣徒跣持華香翼從出城迎像頭面禮足散華燒香像入城時門樓上夫人采女遙散衆華紛紛而下如是莊嚴供具車車各異一僧伽藍則一日行像四月一日為始至十四日行像乃訖行像訖王及夫人乃還宮耳其城西七八里有僧伽藍名王新寺作來八十年經三王方成可高二十五丈彫文刻鏤金銀覆上衆寶合成塔後作

佛堂莊嚴妙好梁柱戸扇窻牖皆以金薄別作僧房
亦嚴麗整飾非言可盡嶺東六國諸王所有上價寶
物多作供養人用者少旣過四月行像僧紹一人隨
胡道人向罽賓法顯等進向子合國在道二十五日
便到其國國王精進有千餘僧多大乘學住此十五
日已於是南行四日入葱嶺山到於麾國安居安居
已止行二十五日到竭叉國與慧景等合値其國王
作般遮越師般遮越師漢言五年大會也會時請四
方沙門皆來雲集已莊嚴衆僧坐處懸繒幡蓋作金

銀蓮華著繒座後鋪淨坐具王及羣臣如法供養或
一月二月或三月多在春時王作會已復勸諸羣臣
設供供養或一日二日三日五日供養都畢王以所
乘馬鞍勒自副使國中貴重臣騎之并諸白氎種種
珍寶沙門所須之物其諸羣臣發願布施布施已還
從僧贖其地山寒不生餘穀唯熟麥耳衆僧受歲已
其晨輒霜故其王每讚衆僧令麥熟然後受歲其國
中有佛唾壺以石作色似佛鉢又有佛一齒國人爲
佛齒起塔有千餘僧盡小乘學自山以東俗人被服

㲉類秦土亦以氈褐爲異沙門法用轉轉勝不可具記其國當葱嶺之中自葱嶺已前草木果實皆異唯竹及安石榴甘蔗三物與漢地同耳從此西行向北天竺在道一月得度葱嶺葱嶺冬夏有雪又有毒龍若失其意則吐毒風雨雪飛沙礫石遇此難者萬無一全彼土人人即名爲雪山人也度嶺已到北天竺始入其境有一小國名陀歷亦有衆僧皆小乘學其國昔有羅漢以神足力將一巧匠上兜術天觀彌勒菩薩長短色貌還下刻木作像前後三上觀然後乃

成像長八丈足趺八尺齋日常有光明諸國王競興
供養今故現在於此。順嶺西南行十五日。其道艱阻
崖岸險絕其山唯石壁立千仞臨之目眩。欲進則投
足無所。下有水名新頭河。昔人有鑿石通路施傍梯
者。凡度七百度梯已躡懸絙過河。河兩岸相去減八
十步。九驛所記。漢之張騫甘英皆不至。衆僧問法顯
佛法東過。其始可知耶。顯云訪問彼土人皆云古老
相傳自立彌勒菩薩像後。便有天竺沙門賫經律過
此河者像立在佛泥洹後三百許年。計於周氏平王

時。由茲而言。大教宣流始自此像。非夫彌勒大士繼軌釋迦。孰能令三寶宣通。邊人識法。固知冥運之開本非人事。則漢明之夢有由而然矣。渡河便到烏萇國。烏萇國是正北天竺也。盡作中天竺語。中天竺所謂中國。俗人衣服飲食。亦與中國同。佛法甚盛。名衆僧住止處爲僧伽藍。凡有五百僧伽藍。皆小乘學。若有客比丘到悉供養三日。三日過已乃令自求所安常傳言佛至北天竺。卽到此國已。佛遺足跡於此跡或長或短。在人心念。至今猶爾及曬衣石。度惡龍處

亦悉現在。石高丈四。闊二丈許。一邊平。慧景道整慧
達三人先發。向佛影那竭國。法顯等住此國夏坐。坐
訖南下。到宿呵多國。其國佛法亦盛。昔天帝釋試菩
薩化作鷹鴿。割肉貿鴿處。佛即成道。與諸弟子遊行
語云。此本是吾割肉貿鴿處。國人由是得知。於此處
起塔。金銀校飾。從此東下五日行。到揵陀衛國。是阿
育王子法益所治處。佛為菩薩時。亦於此國以眼施
人。其處亦起大塔。金銀校飾。此國人多小乘學。自此
東行七日。有國名竺刹尸羅。竺刹尸羅漢言截頭也

佛爲菩薩時。於此處以頭施人。故因以爲名。復東行二日至投身餧餓虎處。此二處亦起大塔。皆衆寶校飾。諸國王臣民競興供養。散華然燈。相繼不絕。通上二塔。彼方人亦名爲四大塔也。從犍陀衛國南行四日。到弗樓沙國。佛昔將諸弟子遊行此國。語阿難云。吾般泥洹後。當有國王名罽膩伽。於此處起塔。後膩伽王出世。出行遊觀。時天帝釋欲開發其意。化作牧牛小兒當道起塔。王問言汝作何等。答曰。作佛塔。王言大善。於是王卽於小兒塔上起塔。高四十餘丈。衆

寶校飾。凡所經見塔廟。壯麗威嚴。都無此比。傳云閻浮提塔。唯此爲上。王作塔成。已小塔卽自傍出大塔南。高三尺許。佛鉢卽在此國。昔月氏王大興兵衆來伐此國。欲取佛鉢。既伏此國已。月氏王篤信佛法。欲持鉢去。故興供養。供養三寶畢。乃校飾大象。置鉢其上。象便伏地不能得前。更作四輪車載鉢。八象共牽復不能進。王知與鉢緣未至。深自愧歎。卽於此處起塔及僧伽藍。并留鎭守。種種供養。可有七百餘僧。日將中。衆僧則出鉢。與白衣等。種種供養。然後中食。至

暮燒香時復爾可容二斗許雜色而黑多四際分明厚可二分瑩徹光澤貧人以少華投中便滿有大富者欲以多華而供養正復百千萬斛終不能滿寶雲僧景只供養佛鉢便還慧景慧達道整先向那竭國供養佛影佛齒及頂骨慧景病道整住看慧達一人還於弗樓沙國相見而慧達寶雲僧景遂還秦土慧景應在佛鉢寺無常由是法顯獨進向佛頂骨所西行十六由延便至那竭國界醯羅城中有佛頂骨精舍盡以金薄七寶校飾國王敬重頂骨慮人抄奪乃

取國中豪姓八人人持一印印封守護清晨八人俱
到各視其印然後開戶開戶已以香汁洗手出佛頂
骨置精舍外高座上以七寶圓碪碪下琉璃鍾覆上
皆珠璣校飾骨黃白色方圓四寸其上隆起每日出
後精舍人則登高樓擊大鼓吹螺敲銅鈸王聞已則
詣精舍以華香供養供養已次第頂戴而去從東門
入西門出王朝朝如是供養禮拜然後聽國政居士
長者亦先供養乃修家事日日如是初無懈惓供養
都訖乃還頂骨於精舍中有七寶解脫塔或開或閉

高五尺許以盛之。精舍門前、朝朝恒有賣華香人、凡欲供養者。種種買焉。諸國王亦恒遣使供養。精舍處方四十步。雖復天震地裂。此處不動。從此北行一由延到那竭國城。是菩薩本以銀錢貿五莖華供養定光佛處。城中亦有佛齒塔。供養如頂骨法。城東北一由延到一谷口。有佛錫杖。亦起精舍供養。杖以牛頭栴檀作。長丈六七許。以木筒盛之。正復百千人舉不能移。入谷口四日。西行有佛僧伽梨精舍供養。彼國土亢旱。時國人相率出衣禮拜供養。天即大雨。那竭

城焉牛忠延有石室博山。西南向佛留影此中去十
餘步。觀之如佛眞形。金色相好。光明炳著。轉近轉微
髣髴如有諸方國。王遣工畫師模寫莫能及。彼國人
傳云千佛盡當於此留影。影西百步許。佛在時剃髮
剪爪。佛自與諸弟子共造塔高七八丈以爲將來塔
法。今猶在邊有寺。寺中有七百餘僧。此處有諸羅漢
辟支佛塔乃千數。住此冬三月。法顯等三人南度小
雪山。雪山冬夏積雪。山北陰中遇寒暴起。人皆噤戰。
慧景一人不堪復進。口出白沫。語法顯云。我亦不復

活。便可時去。勿得俱死。於是遂終。法顯撫之悲號。本圖不果。命也奈何。復自力前得過嶺。南到羅夷國。近有三千僧兼大小乘學。住此夏坐。坐訖。南下行十日。到跋那國。亦有三千許僧。皆小乘學。從此東行三日。復渡新頭河。兩岸皆平地。過河有國名毗荼。佛法興盛。兼大小乘學。見秦道人往乃大憐愍作是言。如何邊地人能知出家。為道遠求佛法。悉供給所須待之如法。從此東南行減八十由延。經歷諸寺甚多。僧衆萬數。過是諸處已。到一國。國名摩頭羅。又經捕那河

河邊左右有二十僧伽藍。可有三千僧。佛法轉盛。凡
沙河已西。天竺諸國。國王皆篤信佛法。供養衆僧。時
則脫天冠。共諸宗親羣臣。手自行食。行食已。鋪氈於
地。對上座前。坐於衆僧前。不敢坐床。佛在世時。諸王
供養法式。相傳至今。從是以南。名爲中國。中國寒暑
調[illegible]無霜雪。人民殷樂。無戶籍官法。唯耕王地者乃
輪地利。欲去便去。欲住便住。王治不用刑罔。有罪者
但罰其錢。隨事輕重。雖復謀爲惡逆。不過截右手而
已。王之侍衛左右。皆有供祿。舉國人民。悉不殺生。不

飲酒。不食葱蒜。唯除旃荼羅旃荼羅。名為惡人。與人
別居。若入城市。則擊木以自異。人則識而避之。不相
搪揬。國中不養豬雞。不賣生口。市無屠行及酤酒者
貨易則用貝齒。唯旃荼羅獵師。賣肉耳。自佛般泥洹
後諸國王長者居士。為眾僧起精舍供養供給田宅
園圃民戶牛犢鐵券。書錄後王。王相傳無敢廢者至
今不絕。眾僧住止房舍。床褥飲食衣服都無缺乏處
處皆爾。眾僧常以作功德為業及誦經坐禪。客僧往
到。舊僧迎逆代擔衣鉢。給洗足水塗足油。與非時漿

須臾息已復問其𩏩數次第得房舍臥具種種如法
衆僧住處作舍利佛塔目連阿難塔并阿毗曇律經
塔安居後一月諸希福之家勸化供養僧作非時漿
衆僧大會說法說法已供養舍利弗塔種種香華通
夜然燈使彼人作舍利弗本婆羅門時詣佛求出家
大目連大迦葉亦如是諸比丘尼多供養阿難塔以
阿難請世尊聽女人出家故諸沙彌多供養羅云阿
毗曇師者供養阿毗曇律師者供養律年年一供養
各自有日摩訶衍人則供養般若波羅蜜文殊師利

觀世音等。衆僧受歲竟。長者居士婆羅門等。各持種種衣物沙門所須以布施僧衆。僧亦自各各布施佛泥洹已來聖衆所行威儀法則相承不絕。自渡新頭河至南天竺迄于南海四五萬里。皆平坦無大山川止有河水。從此東南行十八由延有國名僧伽施佛上忉利天。三月爲母說法來下。處佛上忉利天。以神通力都不使諸弟子知。未滿七日乃放神足。阿那律以天眼遙見世尊。卽語尊者大目連。汝可往問訊世尊目連卽往。頭面禮足共相問訊。問訊已。佛語目連

習却後七日當下閻浮提。目連既還。于時八國大王及諸臣民不見佛久咸皆渴仰雲集此國以待世尊時優鉢羅比丘尼即自心念。今日國王臣民皆當奉迎佛。我是女人何由得先見佛即以神足化作轉輪聖王。最前禮佛。佛從忉利天上來向下。下時化作三道寶階。佛在中道七寶階上行。梵天王亦化作白銀階在右邊執白拂而侍。天帝釋化作紫金階在左邊執七寶蓋而侍。諸天無數從佛下。佛既下。三階俱沒於地餘有七級。現後阿育王欲知其根際。遣人掘看

下至黃泉。根猶不盡。王益信敬。即於階上起精舍。當中階作丈六立像。精舍後立石柱。高三十肘。上作師子。柱內。四邊有佛像。內外映徹。淨若琉璃。有外道論師與沙門諍此住處。時沙門理屈。於是共立誓言。此處若是沙門住處者。今當有靈驗。作是言已。柱頭師子乃大鳴吼見證。於是外道懼怖。心伏而退。佛以受天食三月。故身作天香。不同世人。即便浴身。後人於此處起浴室。浴室猶在。優鉢羅比丘尼初禮佛處。今亦起塔。佛在世時。有翦髮爪作塔。及過去三佛。并釋

迦文佛坐處經行處。及作諸佛形像處。盡有塔。今悉在。天帝釋梵天王。從佛下處亦起塔。此處僧及尼可有千人。皆同衆食雜大小乘。學住處。一白耳龍。與此衆僧作檀越。令國内豐熟。雨澤以時。無諸災害。使衆僧得安。衆僧感其惠。故爲作龍舍敷置坐處。又爲龍設福食供養。衆僧日日衆中。別差三人到龍舍中食。每至夏坐訖。龍輒化形作一小蛇。兩耳邊白。衆僧識之。銅盂盛酪以龍置中。從上座至下座行之。似若問訊遍便化去。年年一出。其國豐饒。人民熾盛。最樂無

比諸國人來。無不經理供給所須。寺北五十由延。有一寺名火境。火境者惡鬼名也。佛本化是惡鬼。後人於此處起精舍。以精舍布施阿羅漢。以水灌手。水瀝滴地其處故在。正復掃除。常現不滅此處別有佛塔。善鬼神常掃灑。初不須人王。有邪見國王言。汝能如是者。我當多將兵衆住此。益積糞穢。汝復能除不。鬼神卽起大風吹之令淨。此處有百枚小塔。人終日數之不能得知。若至意欲知者。便一塔邊置一人已復計數人。人或多或少。其不可得知。有一僧伽藍可六

七百僧此中有辟支佛食處泥洹地大如車輪餘處生草此處獨不生乃曬衣地處亦不生草衣條著地跡今故現在法顯住龍精舍夏坐坐訖東南行七由延到罽饒彝城城接恒水有二僧伽藍盡小乘學去城西六七里恒水北岸佛為諸弟子說法處傳云說無常苦說身如泡沫等此處起塔猶在度恒水南行三由延到一林名呵梨佛於此中說法經行坐處盡起塔從此東南行十由延到沙祇大國出沙祇城南門道東佛本在此嚼楊枝刺土中即生長七尺不增

不滅。諸外道婆羅門嫉妬或斫或拔遠棄之。其處續生如故。此中亦有四佛經行坐處起塔故在。從此南行八由延到拘薩羅國舍衛城。城內人民稀曠。都有二百餘家。即波斯匿王所治城也。大愛道故精舍處。須達長者井壁。及鴦掘魔得道般泥洹燒身處。後人起塔皆在此城中。諸外道婆羅門生嫉妬心。欲毀壞之。天即雷電霹靂終不能得壞。出城南門千二百步。道西長者須達起精舍。精舍東向開門。戶兩廂有二石柱。左柱上作輪形。右柱上作牛形。池流清淨。林木

尚茂。衆華異色。蔚然可觀。卽所謂祇洹精舍也。佛上忉利天爲母說法九十日。波斯匿王思見佛。卽刻牛頭栴檀作佛像。置佛坐處。佛後還入精舍。像卽避出迎佛。佛言還坐。吾般泥洹後。可爲四部衆作法式。像卽還坐。此像最是衆像之始。後人所法者也。佛於是移住南邊小精舍。與像異處。相去二十步。祇洹精舍本有七層。諸國王人民競興供養。懸繒旛蓋。散華燒香然燈續明。日日不絕。鼠銜燈炷燒花。旛蓋遂及精舍。七重都盡。諸國王人民皆大悲惱。謂栴檀像已燒

却後四五日開東小精舍戶忽見本像皆大歡喜共治精舍得作兩重還移像本處法顯道整初到祇洹精舍念昔世尊住此二十五年自傷生在邊鄙共諸同志遊歷諸國而或有還者或有無常者今日乃見佛空處愴然心悲彼衆僧出問顯等言汝從何國來答云從漢地來彼衆僧歎曰奇哉邊地之人乃能求法至此自相謂言我等諸師和尚相承已來未見漢道人來到此也精舍西北四里有榛名曰得眼本有五百盲人依精舍住此佛為說法盡還得眼盲人歡

言刺杖著地頭面作禮。杖遂生長大。世人重之無敢伐者。遂成爲榛。是故以得眼爲名。祇洹衆僧中食後多往彼榛中坐禪。祇洹精舍。東北六七里。毗舍佉母作精舍。請佛及僧此處故在。祇洹精舍大援落有二門。一門東向。一門北向此園。即須達長者。布金錢買地處也。精舍當中央。佛住此處最久說法度人。經行坐處亦盡起塔。皆有名字。乃孫陀利殺身謗佛處。出祇洹。東門北行七十步。道西。佛昔共九十六種。外道論議。國王大臣居士。人民皆雲集而聽。時外道女名

旃遮摩那起嫉妬心。及懷衣著腹前似若妊身。於衆會中謗佛以非法。於是天帝。釋卽化作白鼠。齧其腰帶。斷所懷衣墮地。地卽劈裂。生入地獄。及調達毒爪欲害佛。生入地獄處。後人皆標識之。又於論議處起精舍。精舍高六丈許。裏有坐佛。其道東有外道天寺。名曰。影覆。與論議處精舍夾道相對。亦高六丈許。所以名影覆者。日在西時。世尊精舍影則映外道天寺。日在東時。外道天寺影則北映。終不得映佛精舍也外道常遣人守其天寺。掃灑燒香。然燈供養至明旦

其燈輒移在佛精舍中。婆羅門恚言諸沙門取我燈自供養佛。爲爾不止。婆羅門於是夜自伺候。見其所事天神持燈。繞佛精舍三匝。供養佛已。忽然不見。婆羅門乃知佛神大。卽捨家入道。傳云近有此事。繞祇洹精舍有九十八僧伽藍。盡有僧住處。唯一處空。此中國有九十六種外道。皆知今世。各有徒衆。亦皆乞食但不持鉢。亦復求福。於曠路側立福德舍。屋宇床卧飲食供給行路人。及出家人來去客。但所期異耳。調達亦有衆在供養過去三佛。唯不供養釋迦文佛

舍衛城東南四里。瑠璃王欲伐舍夷國。世尊當道側立。立處起塔。城西五十里。到一邑名都維是。迦葉佛本生處。父子相見處。般泥洹處。皆悉起塔。迦葉如來全身舍利亦起大塔。從舍衛城東南行十二由延。到一邑名那毗伽。是拘樓秦佛所生處。父子相見處。般泥洹處。亦有僧伽藍起塔。從此北行減一由延。到一邑。是拘那含牟尼佛所生處。父子相見處。般泥洹處亦皆起塔。從此東行減一由延。到迦維羅衛城。城中都無王民。甚如坵荒。只有衆僧民戶數十家而已。白

淨王故宮處。作太子母形像。乃太子乘白象入母胎時。太子出城東門見病人廻車還處皆起塔。阿夷相太子處。與難陀等撲象捔射處。箭東南去三十里入地令泉水出。後世人治作井。令行人飲之。佛得道還見父王處。五百釋子出家向優波離作禮地六種震動處。佛爲諸天說法。四天王守四門父王不得入處佛在尼拘律。樹下東向坐大愛道布施佛僧伽梨處此樹猶在瑠璃王殺釋種子。釋種子先盡得須陀洹立塔。今亦在。城東北數里。有王田太子。樹下觀耕者

處城東五十里。有王園。園名論民。夫人入池洗浴。出池北岸二十步。舉手攀樹枝東向生太子。太子墮地行七步。二龍王浴太子身。浴處遂作井及上洗浴池。今衆僧常取飲之。凡諸佛有四處常定。一者成道處二者轉法輪處。三者說法論議伏外道處。四者上忉利天爲母說法來下處。餘則隨時示現焉。迦維羅衛國大空荒。人民稀疎。道路怖畏白象師子。不可妄行從佛生處東行五由延。有國名藍莫。此國王得佛一分。舍利還歸起塔。卽名藍莫塔。塔邊有池。池中有龍

常守護此塔。晝夜供養。阿育王出世。欲破八塔作八萬四千塔破七塔已。次欲破此塔。龍便現身持阿育王入其宮中觀諸供養具已。語王言汝供若能勝是便可壞之持去吾不與汝爭。阿育王知其供養具非世之有。於是便還。此中荒蕪無人灑掃。常有羣象以鼻取水灑地。取雜華香而供養塔。諸國有道人來。欲禮拜塔。遇象大怖。依樹自翳。見象如法供養。道人大自悲感此中無有僧伽藍可供養此塔。乃令象灑掃道人即捨大戒還。作沙彌自挽草木。平治處所。使得

淨潔。勸化國王作僧住處。已爲寺。今現有僧住。此事在近。自爾相承至今。恒以沙彌爲寺主。從此東行三由延。太子遣車匿白馬還處。亦起塔。從此東行四由延。到炭塔。亦有僧伽藍。復東行十二由延。到拘彝那竭城。城北雙樹間希連河邊。世尊於此北首而般泥洹及須跋最後得道處。以金棺供養世尊七日處。金剛力士放金杵處。八王分舍利處。諸處皆起塔。有僧伽藍。今悉現在。其城中人民亦稀曠。止有衆僧民戶。從此東南行十二由延。到諸梨車。欲逐佛般泥洹處

而佛不聽。戀佛不肯去。佛化作大深塹不得渡。佛與鉢作信遣還其家。立石柱上有銘題。自此東行五由延到毗舍離國。毗舍離城北大林重閣精舍佛住處及阿難半身塔。其城裏本菴婆羅女家爲佛起塔今故現在城南三里。道西菴婆羅女以園施佛。作佛住處。佛將般泥洹。與諸弟子出毗舍離城西門。廻身右轉顧看毗舍離城。告諸弟子。是吾最後所行處。後人於此處起塔。城西北三里有塔名放弓仗。以名此者恒水上流有一國王王小夫人生一肉胎。大夫人妬

之言汝生不祥之徵。卽盛以木函擲恒水中不流。有國王遊觀見水上木函。開看見千小兒端正殊特。王卽取養之。遂便長大甚勇健。所往征伐無不摧伏。次伐父王本國。王大愁憂。小夫人問王何故愁憂。王曰彼國王有千子勇健無比。欲來伐吾國。是以愁耳。小夫人言王勿愁憂。但於城東作高樓。賊來時置我樓上。則我能却之。王如其言。至賊到時。小夫人於樓上語賊言汝是我子。何故作反逆事。賊曰汝是何人云是我母。小夫人曰汝等若不信者。盡仰向張口。小夫

入即以兩手搆兩乳乳各作五百道墮千子口中賊知是我母即放弓仗二父王於是思惟皆得辟支佛二辟支佛塔猶在後世尊成道告諸弟子是吾昔時放弓仗處後人得知於此立塔故以名焉千小兒者即賢劫千佛是也佛於放弓仗塔邊告阿難言我却後三月當般泥洹魔王嬈固阿難使不得請佛住世從此東行三四里有塔佛般泥洹後百年有毗舍離比丘錯行戒律十事證言佛說如是爾時諸羅漢及持戒律比丘凡夫者有七百僧更檢校律藏後人於

此處起塔。今亦在。從此東行四由延。到五河合口阿難從摩竭國向毗舍離。欲般湼槃。諸天告阿闍世王。即自嚴駕將士衆追到河上。毗舍離諸梨車聞阿難來。亦復來迎。俱到河上。阿難思惟。前則阿闍世王致恨。還則梨車復怨。則於河中央入火光三昧燒。身而般泥洹分身作二分。一分在一岸邊。於是二王各得半身舍利還歸起塔。度河南下一由延。到摩竭提國巴連弗邑。巴連弗邑是阿育王所治。城中王宮殿皆使鬼神作。累石起墻闕。雕文刻鏤。非世所造。今故現

在。阿育王弟得羅漢道。常住耆闍崛山。志樂閑靜。王敬心請於家供養以樂山靜不肯受請。王語弟言但受我請。當爲汝於城裏作山。王乃具飲食召諸鬼神而告之曰。明日悉受我請無坐席各自賫來。明日諸大鬼神各持大石來。辟方四五步坐訖。即使鬼神累作大石山。又於山底以五大方石作石室。可長三丈廣二丈。高丈餘。有一大乘婆羅門子名羅汰私婆迷住此城裏。爽悟多智。事無不達。以清淨自居。國王宗敬師事。若往問訊。不敢並坐。王設以愛敬心執手。執

手已。婆羅門輒自灌洗年可五十餘。舉國瞻仰。賴此一人宏宣佛法。外道不能得加陵。衆僧於阿育王塔邊造摩訶衍僧伽藍甚嚴麗。亦有小乘寺。都合六七百僧衆。威儀庠序可觀。四方高德沙門及學問人欲求義理皆詣此寺。婆羅門子師亦名文殊師利。國內大德沙門諸大乘比丘皆宗仰焉。亦住此僧伽藍凡諸中國唯此國城邑爲大。民人富盛競行仁義。年年常以建卯月八日。行像作四輪車。縛竹作五層。有承櫨揠戟高二丈餘許。其狀如塔。以白氎纏上。然後彩

畫作諸天形像。以金銀琉璃莊校。其上懸繒幡蓋。四邊作龕。皆有坐佛。菩薩立侍。可有二十車。車車莊嚴各異。當此日境內道俗皆集。作倡伎樂。華香供養。婆羅門子來請佛。佛次第入城。入城內再宿。通夜然燈伎樂供養。國國皆爾。其國長者居士。各於城中立福德醫藥舍。凡國中貧窮。孤獨殘跛。一切病人。皆詣此舍。種種供給。醫師看病。隨宜飲食及湯藥。皆令得安。差者自去。阿育王壞七塔作八萬四千塔。最初所作大塔。在城南三里。餘此塔前有佛脚跡。起精舍。戶北

向塔。塔南有一石柱圍丈四五。高三丈餘。上有銘題云。阿育王以閻浮提布施四方僧。還以錢贖。如是三反。塔北三四百步。阿育王本於此作泥犁城。中央有石柱亦高三丈餘。上有師子。柱上有銘記作泥犁城因緣及年數日月。從此東南行九由延。至一小孤石山。山頭有石室。石室南向佛坐其中。天帝釋將天樂般遮彈琴樂佛處。帝釋以四十二事問佛。一一以指畫石。畫跡故在。此中亦有僧伽藍。從此西南行一由延。到那羅聚落。是舍利弗本生村。舍利弗還於此村

中般泥洹。卽此處起塔。今亦現在。從此西行一由延到王舍新城。新城者。是阿闍世王所造。中有二僧伽藍。出城西門三百步。阿闍世王得佛一分舍利起塔高大嚴麗。出城南四里南向入谷至五山裏。五山周圍狀若城郭。卽是蓱沙王舊城。城東西可五六里。南北七八里。舍利弗目連初見頞鞞處。尼揵子作火坑毒飯請佛處。阿闍世王酒飲黑象欲害佛處。城東北角曲中。耆舊於菴婆羅園中起精舍。請佛及千二百五十弟子。供養處。今故在。其城中空荒無人住。入谷

搏山東南。上十五里。到耆闍崛山。未至頭三里。有石窟南向。佛本於此坐禪。西北三十步復有一石窟。阿難於中坐禪。天魔波旬。化作鵰鷲住窟前恐阿難佛以神足力隔石舒手摩阿難肩。怖即得止。鳥跡手孔今悉存。故曰鵰鷲窟山。窟前有四佛坐處。又諸羅漢各各有石窟坐禪處。動有數百佛。在石室前東西。經行調達於山北嶮巇間。橫擲其石傷佛足指處。石猶在。佛說法堂已毀壞。止有磚壁基在其山。峰秀端嚴是五山中最高顛。於新城中買香華油燈。倩二舊比

止送法顯上耆闍崛山華香供養然燈續明慨然悲傷收淚而言佛昔於此住說首楞嚴法顯生不值佛但見遺跡處所而已即於石窟前誦首楞嚴停止一宿還向新城出舊城北行三百餘步道西迦蘭陀竹園精舍今現在衆僧掃灑精舍北二三里有尸摩賒那尸摩賒那者漢言棄死人墓田摶南山西行三百步有一石室名賓波羅窟佛食後常於此坐禪又西行五六里山北陰中有一石室名車帝佛泥洹後五百阿羅漢結集經處出經時鋪三空座莊嚴校餝舍

利弗在左。目連在右。五百數中少一阿羅漢。大迦葉爲上座。時阿難在門外不得入。其處起塔今亦在。搏山亦有諸羅漢坐禪石窟甚多。出舊城北東下三里有調達石窟。離此五十步有大方黑石。昔有比丘在上經行思惟是身無常。苦空不得淨觀厭患是身。卽捉刀欲自殺。復念世尊制戒不得自殺。又念雖爾我今但欲殺三毒賊。便以刀自刎。始傷再得須陀洹。既半得阿那含。斷已成阿羅漢果般泥洹。從此西行四由延到伽耶城。城內亦空荒。復南行二十里到菩薩

本苦行六年處處有林木從此西行三里到佛入水洗浴天按樹枝得攀出池處又北行二里得彌家女奉佛乳糜處從此北行二里佛於一大樹下石上東向坐食糜樹石今悉在石可廣長六尺高二尺許中國寒暑均調樹木或數千歲乃至萬歲從此東北行半由延到一石窟菩薩入中西向結跏趺坐心念若我成道當有神驗石壁上即有佛影現長三尺許今猶明亮時天地大動諸天在空中白言此非過去當來諸佛成道處去此西南行減半由延貝多樹下是

過去當來諸佛成道處。諸天說是語已。即便在前唱導導引而去。菩薩起行。離樹三十步。天授吉祥草。菩薩受之。復行十五步。五百青雀飛來繞菩薩三帀而去。菩薩前到貝多樹下。敷吉祥草。東向而坐。時魔王遣三玉女從北來試。魔王自從南來試。菩薩以足指按地。魔兵退散。三女變老。自上苦行六年處及此諸處。後人皆於中起塔立像。今皆在佛成道已七日。觀樹受解脫樂處。佛於貝多樹下東西經行七日處。諸天化作七寶屋供養佛七日處。文鱗盲龍七日繞佛

處佛於尼拘律樹下方石上東向坐梵天來請佛處

四天王奉鉢處五百賈客授麨蜜處度迦葉兄弟師

徒千人處此諸處亦起塔佛得道處有三僧伽藍皆

有僧住衆僧民戶供給饒足無所乏少戒律嚴峻威

儀坐起入衆之法佛在世時聖衆所行以至于今佛

泥洹已來四大塔處相承不絕四大塔者佛生處得

道處轉法輪處般泥洹處阿育王昔作小兒時當道

戲過釋迦佛行乞食小兒歡喜卽以一掬土施佛佛

持還泥經行地因此果報作鐵輪王王閻浮提乘鐵

輪案行閻浮提見鐵圍兩山間地獄治罪人即問羣臣此是何等答言是鬼王閻羅治罪人王自念言鬼王尚能作地獄治罪人我是人主何不作地獄治罪人耶即問臣等誰能爲我作地獄主治罪人者臣答言唯有極惡人能作耳王即遣臣遍求惡人見泄水邊有一長壯黑色髮黃眼青以脚鈎兼魚口呼禽獸禽獸來便射殺無得脫者得此人已將來與王王密勑之汝作四方高墻內殖種種華果并好浴池莊嚴校飾令人渴仰牢作門戶有人入者輒捉種種治罪

莫使得出設使我入亦治罪莫放今拜汝作地獄主有比丘次第乞食入其門獄卒見之便欲治罪比丘惶怖求請須臾聽我中食俄頃得有人入獄卒內置碓臼中擣之赤沫出比丘見已思惟此身無常苦空如泡如沫即得阿羅漢既而獄卒捉內鑊湯中比丘心顏欣悅火滅湯冷中生蓮華比丘坐上獄卒即往白王獄中奇怪願王往看王言我前有要今不敢往獄卒言此非小事王宜疾往更改先要王即隨入比丘爲說法王得信解即壞地獄悔前所作衆惡由是

信重三寶常至貝多樹下懺過自責受八齋王夫人問王常遊何處羣臣答言恒在貝多樹下夫人伺王不在時遣人伐其樹倒。王來見之迷悶躃地諸臣以水灑面良久乃蘇。王即以塼累四邊以百甖牛乳灌樹根身。四布地作是誓。言若樹不生。我終不起。誓已樹便即根上而生以至于今。今高減十丈從北南三里行到一山名雞足。大迦葉今在此山中劈山下入入處不容人。下入極遠有旁孔。迦葉全身在此中住孔外有迦葉本洗手土彼方人若頭痛者。以此土塗

之即差此山中即日故有諸羅漢住彼方諸國道人年年往供養迦葉心濃至者夜即有羅漢來共言論釋其疑已忽然不現此山榛木茂盛又多師子虎狼不可妄行法顯還向巴連弗邑順恒水西下十由延得一精舍名曠野佛所住處今現有僧復順恒水西行十二由延到迦尸國波羅㮏城城東北十里許得仙人鹿野苑精舍此苑本有辟支佛住常有野鹿栖宿世尊將成道諸天於空中唱言白淨王子出家學道却後七日當成佛辟支佛聞已即取泥洹故名此

處爲仙人鹿野苑世尊成道已後人於此處起精舍佛欲度拘鱗等五人五人相謂言此瞿曇沙門本六年苦行日食一麻一米尚不得道況入人間恣身口意何道之有今日來者愼勿與語佛到五人皆起作禮處復北行六十步佛於此東向坐始轉法輪度拘驎等五人處其北二十步佛爲彌勒授記處其南五十步翳羅鉢龍問佛我何時當得免此龍身此處皆起塔見在中有二僧伽藍悉有僧住自鹿野苑精舍西北行十三由延有國名拘睒彌其精舍名瞿師羅

園。佛昔住處。今故有衆僧。多小乘學。從東行八由延。佛本於此度惡鬼處。亦嘗在此住。經行坐處。皆起塔。亦有僧伽藍。可百餘僧。從此南行二百由延。有國名達嚫。是過去迦葉佛僧伽藍。穿大石山作之。凡有五重。最下重作象形。有五百間石室。第二層作師子形。有四百間。第三層作馬形。有三百間。第四層作牛形。有二百間。第五層作鴿形。有百間。最上有泉水。循石室前繞房而流。周圍廻曲。如是乃至下重。順房流從戶而出。諸層室中。處處穿石作窻牖。通明室中朗然

都無幽暗。其室四角頭穿石作梯磴上處。今人形小緣梯上正得至昔人一脚所躡處。因名此寺爲波羅越。波羅越者、天竺名鴿也。其寺中常有羅漢住。此土丘荒無人民。居去山極遠方有村。皆是邪見。不識佛法。沙門婆羅門、及諸異學、彼國人民、常見人飛來入此寺。於時諸國道人欲來禮此寺者。彼村人則言汝何以不飛耶。我見此間道人皆飛。道人方便答言翅未成耳。達嚫國嶮。道路艱難。而知處欲往者。要當賫錢貨施彼國王。王然後遣人送。展轉相付。示其逕路。

法顯竟不得往。承彼土人言故說之耳。從波羅㮈國東行還到巴連弗邑。法顯本求戒律。而北天竺諸國皆師師口傳。無本可寫。是以遠步乃至中天竺。於此摩訶衍僧伽藍得一部律。是摩訶僧祇衆律。佛在世時最初大衆所行也。於祇洹精舍傳其本。自餘十八部各有師資。大歸不異。於小小不同。或用開塞。但此最是廣說備悉者。復得一部抄律。可七千偈。是薩婆多衆律。即此秦地衆僧所行者也。亦皆師師口相傳授。不書之於文字。復於此衆中得雜阿毗曇心。可六

千偈又得一部綖經二千五百偈又得一卷方等般泥洹經可五千偈又得摩訶僧祇阿毗曇故法顯住此三年學梵書梵語寫律道整既到中國見沙門法則衆僧威儀觸事可觀乃追歎秦土邊地衆僧戒律殘缺誓言自今已去至得佛願不生邊地故遂停不歸法顯本心欲令戒律流通漢地於是獨還順恒水東下十八由延其南岸有瞻波大國佛精舍經行處及四佛坐處悉起塔現有僧住從此東行近五十由延到多摩梨帝國即是海口其國有二十四僧伽藍

盡有僧住。佛法亦興。法顯住此二年。髙經及畫像。於是載商人大舶。汎海西南行。得冬初信風。晝夜十四日。到師子國。彼國人云。相去可七百由延。其國大在洲上。東西五十由延。南北三十由延。左右小洲乃有百數。其間相去或十里二十里。或二百里。皆統屬大洲。多出珍寶珠璣。有出摩尼珠地方可十里。王使人守護。若有採者。十分取三。其國本無人民。止有鬼神及龍居之。諸國商人共市易。市易時鬼神不自現身。但出寶物。題其價直。商人則依價直直取物。因商人

來往住。故諸國人聞其土樂。悉亦復來。於是遂成大國。其國和適。無冬夏之異。草木常茂。田種隨人。無有時節。佛至其國。欲化惡龍。以神足力。一足躡王城北。一足躡山頂。兩跡相去十五由延。於王城北跡上起大塔。高四十丈。金銀莊校。衆寶合成。塔邊復起一僧伽藍。名無畏山。有五千僧。起一佛殿。金銀刻鏤。悉以衆寶。中有一青玉像。高二丈許。通身七寶炎光。威相嚴顯。非言所載。右掌中有一無價寶珠。法顯去漢地積年。所與交接。悉異域人。山川草木。舉目無舊。又同

行分析。或留或亡。顧影唯巳。心常懷悲。忽於此王像
邊見商人以晉地一白絹扇供養。不覺悽然淚下滿
目。其國前王遣使中國取貝多樹子於佛殿旁種之。
高可二十丈。其樹東南傾王恐倒。故以八九圍柱拄
樹。樹當拄處心生。遂穿柱而下入地成根。大可四圍
許。柱雖中裂。猶裹在其外。人亦不去。樹下起精舍。中
有坐像。道俗敬仰無倦。城中又起佛齒精舍。皆七寶
作。王淨修梵行。城內人信敬之情亦篤。其國立治巳
來。無有飢荒喪亂。衆僧庫藏多有珍寶無價摩尼。其

王入僧庫遊觀。見摩尼珠。即生貪心。欲奪取之。三日乃悟。即詣僧中稽首悔前罪。心告白僧言。願僧立制。自今已後。勿聽王入其庫看。比丘滿四十臘。然後得入。其城中多居士長者。薩薄商人。屋宇嚴麗。巷陌平整。四衢道頭。皆作說法堂。月八日、十四日、十五日、鋪施高座。道俗四衆皆集聽法。其國人云。都可五六萬僧。悉有衆食。王別於城內供五六千人。衆食須者則持本鉢往取。隨器所容。皆滿而還。佛齒常以三月中出之。未出十日。王莊校大象。使一辯說人著王衣服

騎象上。擊鼓唱言。菩薩從三阿僧祇劫苦行。不惜身命。以國妻子。及挑眼。與人割肉貿鴿。截頭布施。投身餓虎。不悋髓腦。如是種種苦行。為衆生故。成佛在世四十九年。說法教化。令不安者安。不度者度。衆生緣盡。乃般泥洹。泥洹已來。一千四百九十七年。世間眼滅。衆生長悲。却後十日。佛齒當出至無畏山精舍。國內道俗欲植福者。各各平治道路。嚴餝巷陌。辦衆華香供養之具。如是唱已。王便夾道兩邊。作菩薩五百身。已來種種變現。或作須大拏。或作睒變。或作象王。

或作鹿馬如是形像皆彩畫莊校狀若生人然後佛齒乃出中道而行隨路供養到無畏精舍佛堂上道俗雲集燒香然燈種種法事晝夜不息滿九十日乃還城內精舍城內精舍至齋日則開門戶禮敬如法無畏精舍東四十里有一山山中有精舍名跋提可有二千僧僧中有一大德沙門名達摩瞿諦其國人民皆共宗仰住一石室中四十許年常行慈心能感蛇鼠使同止一室而不相害城南七里有一精舍名摩訶毗訶羅有三千僧住有一高德沙門戒行清潔

國人咸疑是羅漢。臨終之時。王來省視。依法集僧而問。比丘得道耶。其便以實答。言是羅漢。既終、王即案經律以羅漢法葬之於精舍東四五里。積好大薪。縱廣可三丈餘。高亦爾。近上著栴檀沈水諸香木。四邊作階。上持淨好白㲲周帀。蒙積上作大轝床。似此間輪車。但無龍魚耳。當闍維時、王及國人四衆咸集。以華香供養。從轝至墓所。王自華香供養。供養訖、轝著積上。蘇油遍灌。然後燒之。火然之時。人人敬心。各脫上服及羽儀傘蓋。遥擲火中。以助闍維。闍維已、即檢

取骨卽以起塔法顯至不及其生存唯見葬時王篤信佛法欲爲衆僧作新精舍先設大會飯食僧供養已乃選好上牛一雙金銀寶物莊校角上作好金犁王自耕頃四邊然後割給民戶田宅書以鐵劵自是已後代代相承無敢廢易法顯在此國聞天竺道人於上誦經云佛鉢本在毗舍離今在揵陀衛竟若干百年（法顯聞誦之時有定歲數但今忘耳）當復至西月氏國若干百年當至于闐國住若干百年當至屈茨國若千百年當復來到漢地住若干百年當復至師子國若干

百年當還中天竺到中天已當上兜術天上彌勒菩薩見而歎曰釋迦文佛鉢至即共諸天華香供養七日七日已還閻浮提海龍王持入龍宮至彌勒將成道時鉢還分爲四復本頞那山上彌勒成道已四天王當復應念佛如先佛法賢劫千佛共用此鉢鉢去已佛法漸滅佛法滅後人壽轉短乃至五歲十歲之時糯米酥油皆悉化滅人民極惡捉木則變成刀杖共相傷割殺其中有福者逃避入山惡人相殺盡已還復來出共相謂言昔人壽極長但爲惡甚作諸非

法。故我等壽命遂爾短促。乃至十歲。我今共行諸善起慈悲心。修行仁義。如是各行信義。展轉壽倍。乃至八萬歲。彌勒出世初轉法輪時。先度釋迦遺法弟子出家人及受三歸五戒齋法供養三寶者。第二第三次度有緣者。法顯爾時欲寫此經。其人云此無經本。我止口誦耳。法顯住此國二年。更求得彌沙塞律藏本。得長阿含雜阿含。復得一部雜藏。此悉漢土所無者。得此梵本已。即載商人大船。上可有二百餘人。後係一小船。海行艱險。以備大船毀壞。得好信風東下

二日。便值大風。船漏水入。商人欲趣小船。小船上人恐人來多。卽斫絙斷。商人大怖。命在須臾。恐船水漏。卽取麤財貨擲著水中。法顯亦以軍持及澡灌并餘物棄擲海中。但恐商人擲去經像。唯一心念觀世音及歸命漢地衆僧。我遠行求法。願威神歸流得到所止。如是大風晝夜十三日。到一島邊。潮退之後。見船漏處。卽補塞之。於是復前。海中多有抄賊。遇輒無全。大海瀰漫無邊。不識東西。唯望日月星宿而進。若陰雨時爲逐風去。亦無准。當夜闇時。但見大浪相搏。晃

然。火色黿鼉水性怪異之屬。商人荒遽。不知那向。海深無底。又無下石住處。至天晴已。乃知東西。還復望正而進。若値伏石。則無活路。如是九十日許。乃到一國名耶婆提。其國外道婆羅門興盛。佛法不足言。停此國五月日。復隨他商人大船。上亦二百許人。賫五十日糧。以四月十六日發。法顯於船上安居。東北行趣廣州。一月餘日、夜鼓二時、遇黑風暴雨。商人賈客皆悉惶怖。法顯爾時亦一心念觀世音及漢地衆僧。蒙威神佑。得至天曉。曉已、諸婆羅門議言。坐載此沙

門使我不利。遭此大苦。當下比丘置海島邊。不可為一人令我等危嶮。法顯本檀越言汝若下此比丘。亦并下我。不爾便當殺我。汝其下此沙門、吾到漢地當向國王言汝也。漢地王亦敬信佛法。重比丘僧。諸商人躊躇不敢便下。於時天多連陰。海師相望僻誤。遂經七十餘日。糧食水漿欲盡。取海鹹水作食。分好水人可得二升。遂便欲盡。商人議言常行時正可五十日便到廣州。爾今已過其多日。將無僻耶。即便西北行求岸。晝夜十二日。長廣郡界牢山南岸便得好水

菜。但經涉險難。憂懼積日。忽得至此岸。見藜藿菜。依
然知是漢地。然不見人民及形跡。未知是何許。或言
未至廣州。或言已過。莫知所定。即乘小船入浦覓人
欲問其處。得兩獵人。即將歸。令法顯譯語問之。法顯
先安慰之。徐問汝是何人。答言我是佛弟子。又問汝
入山何所求。其便詭言、明當七月十五日、欲取挑臘
佛。又問此是何國。答言此青州長廣郡界。統屬劉家。
聞已、商人歡喜。即乞其財物。遣人往長廣太守李嶷
敬信佛法。問有沙門持經像乘船汎海而至。即將人

從至海邊迎接經像歸至郡治商人於是還向楊州
劉法青州請法顯一冬一夏夏坐訖法顯遠離諸師
久欲趣長安但所營事重遂便南下向都就諸師出
經律法顯發長安六年到中國停六年還三年達青
州凡所遊歷減三十國沙河已西迄于天竺衆僧威
儀法化之美不可詳說竊唯諸師未得備聞是以不
顧微命浮海而還艱難具更幸蒙三尊威靈危而得
濟故竹帛疏所經歷欲令賢者同其聞見
是歲甲寅晉義熙十二年歲在壽星夏安居末迎

法顯道人既至留其冬齋因講集之際重問遊歷其人恭順言輒依實由是先所略者勸令詳載顯復具叙始末自云顧尋所經不覺心動汗流所以乘危履嶮不惜此形者蓋是志有所存專其愚直故投命於不必全之地以達萬一之冀於是感歎斯人以爲古今罕有自大教東流未有忘身求法如顯之比然後知誠之所感無窮否而不通志之所奬無功業而不成成夫功業者豈不由忘失所重重夫所忘者哉

右法顯佛國記一卷見隋書經籍志云法顯自長安遊天竺經三十餘國隨有經律之處學其書語譯而寫之還至金陵與天竺禪師䟦羅參共辨定謂僧祇律學者傳之此佛國記所由作也按高僧傳法顯姓龔氏平陽武陽人三歲便度爲沙彌及受大戒以晉隆安三年西度流沙至天竺本記則云以宏始二年歲在已亥發長安六年到中國停六年還三年往反凡十五年後有跋云是歲甲寅晉義熙十二年其宏始則後秦姚興年號也興方

敬信佛法以鳩摩羅什爲國師命翻譯西域經論
法顯之遊天竺尋求戒律正當是時則其往反事
跡皆在姚秦義熈十二年姚興始卒太子泓立十
三年劉裕始滅秦執泓送建康則如隋志所云還
至金陵乃在姚秦旣滅之後故未得越長安也記
中歷敘諸國具有本末次第宜無脫簡而白帖引
法顯記有僧尼羅國佛像俯首與人取金珠事今
本佛國記獨無此國白帖又引法顯記佛生于般
末道成于周初至成王十二年經律始到新頭河

注河即張騫所到之處今攷佛國記亦載有新頭河下乃云漢之張騫甘英皆不到又云菩薩像立在佛泥洹後三百許年計於周氏平王時亦與彼文不同又水經河水注於河水經歷時時引法顯傳與釋氏西域記支僧載外國事參錯成文朱謀㙔箋亦多引佛國記爲證而不知隋志固别有法顯傳也至高僧傳記顯欲詣耆闍崛山寺僧諫曰路甚難阻多黑獅子亟經噉人何由可至顯曰遠涉數萬里誓到靈鷲雖有險難吾不懼也旣至果

有三黑獅子來舐脣搖尾顯誦經不輟獅子乃低頭下尾伏顯足前良久乃去而今記文但言有山榛木茂盛又多獅子虎狼不可妄行顯因還向巴連弗邑不著此事豈以道行淸高故不欲自表暴耶今本佛國記載說郛及唐宋叢書尚稱完善而于法顯事跡多不具故于校刊是書畧爲攷其顚末如此汝上王謨識

伽藍記序例

後魏撫軍府司馬楊衒之撰

三墳五典之說。九流百代之言。並理在人區。而義兼天外。至於一乘二諦之原。三明六通之旨。西域備詳。東土靡記。自頂日感夢。滿月流光。陽門飾毫眉之像。夜臺圖紺髮之形。邇來奔競。其風遂廣。至晉永嘉。惟有寺四十二所。逮皇魏受圖。光宅嵩洛。篤信彌繁。法教逾盛。王侯貴臣。棄象馬如脫履。庶士豪家。捨資財若遺跡。於是招提櫛比。寶塔駢羅。爭寫天上之姿。競



模山中之影。金剎與靈臺比高。宮殿共阿房等壯。豈直木衣綈繡。土被朱紫而已哉。暨永熙多難。皇輿遷鄴、諸寺僧尼。亦與時徙。至武定五年、歲在丁卯。余因行役。重覽洛陽城郭崩毀。宮室傾覆。寺觀灰燼、廟塔丘墟、牆被蒿艾、巷羅荊棘。野獸穴於荒階。山鳥巢於庭樹。遊兒牧豎躑躅於九逵。農夫耕稼藝黍於雙闕、麥秀之感、非獨殷墟。黍離之悲、信哉周室。京城表裏凡有一千餘寺今日寥廓鐘聲罕聞恐後世無傳故撰斯記然寺數最多不可遍寫今之所錄止大伽藍

其中小者取其詳異世諦事因而出之。先以城內爲始次及城外表列門名。以遠近爲五篇。余才非著述多有遺漏後之君子。詳其闕焉

大和十七年。後魏高祖遷都洛陽。詔司空公穆亮營造宮室洛陽城門。依魏晉舊門名。東面有三門北頭第一曰建春門漢曰上東門阮籍詩曰步出上東門是也。魏晉曰建春門。高祖因而不改。

次南曰東陽門漢曰東中門。魏晉曰東陽門。高祖因而不改。

次南曰青陽門漢曰望京門。魏晉曰清明門高祖改

爲清陽門。

南面有四門東頭第一曰開陽門。初漢光武遷都洛

陽。作此門始成而未有名忽夜中有柱自來在樓上

後瑯琊郡開陽縣言南門一柱飛去。使來視之則是

也因以開陽縣爲名自魏及晉。因而不改。高祖亦然

次西曰平昌門漢曰平門魏晉曰平昌門。高祖因而

不改。

次西曰宣陽門漢曰津陽門。魏晉曰宣陽門。高祖因

而不改、

西面有四門南頭第一門曰西明門漢曰廣陽門魏晉因而不改、高祖改爲西明門、

次北曰西陽門漢曰雍門魏晉曰西明門高祖改爲西陽門、

次北曰閶闔門漢曰上西門上有銅璇璣玉衡以齊七政魏晉曰閶闔門高祖因而不改、

次北曰承明門、承明者高祖所立金墉城前東西大道遷京之始宮闕未就高祖住在金墉城城西有王

南寺高祖數請寺沙門論義故通此門而未有名世人謂之新門、時王公卿士常迎駕於新門、高祖謂御史中尉李彪曰曹植詩云謁帝承明廬、此門宜以承明爲稱遂名之、

北有二門、西頭曰大夏門、漢曰夏門、魏晉曰大夏門、帝造三層樓去地十丈高祖世宗造三層樓去地二十丈洛陽城門樓皆兩重、去地百尺、唯大夏門甍棟干雲、

東頭曰廣莫門、漢曰穀門、魏晉曰廣莫門高祖因而

不敢自廣莫門以西至於大夏門宮觀相連被諸城

上也

一門有三道所謂九逵

洛陽伽藍記目錄

卷二

城東

宗聖寺

崇眞寺

魏昌尼寺

石橋南景興寺

建陽里太康寺

莊嚴寺

秦太上君寺

正始寺

平等寺

卷四
城西

卷五

禪虛寺

凝玄寺

目錄終

伽藍記卷一

後魏　楊衒之著　寧都廖飛熊校

城內

永寧寺。熙平元年靈太后胡氏所立也。在宮前閶闔門南一里御道西。其寺東有太尉府。西對永康里。南界昭玄曹。北鄰御史臺。閶闔門前御道東有左衛府。府南有司徒府。司徒府南有國子學堂。內有孔丘像。顏淵問仁。子路問政在側。國子南有宗正寺。寺南有太廟。廟南有護軍府。府南有衣冠里。御道西有右衛府。府南有

太尉府。府南有將作曹。曹南有九級府。府南有太社。社南有凌陰里。即四朝時藏冰處也。凌里孕切又如字中有九層浮圖一所。架木為之。舉高九十丈。有剎復高十丈。合去地一千尺。去京師百里。遙已見之。初掘基至黃泉下。得金像三十軀。太后以為信法之徵。是以營建過度也。剎上有金寶瓶。容二十五石。寶瓶下有承露金盤三十重。周匝皆垂金鐸。復有鐵鏁四道。引剎向浮圖四角。鏁上亦有金鐸。鐸大小如一石甕子。浮圖有九級。角角皆懸金鐸。合上下有一百二十鐸。浮

圖有四面面有三戶六窻戶皆朱漆扉上有五行金
鈴合有五千四百枚復有金環鋪首殫土木之功窮
造形之力佛事精妙不可思議繡柱金鋪駭人心目
至於高風永夜寶鐸和鳴鏗鏘之音聞及十餘里浮
圖北有佛殿一所形如太極殿中有丈八金像一軀
人中長金像十軀繡珠像三軀織成五軀作功奇巧
冠於當世僧房樓觀一千餘間雕梁粉壁青璅綺疏
難得而言栝椿松栢扶疏拂檐翠竹香草布濩堦墀
是以常景碑云須彌寶殿兜率淨宮莫尚於斯也外

國所獻經像皆在此寺院牆皆施短椽以瓦覆之若今宮墻也四面各開一門南門樓三重通三道去地二十丈形製似今端門圖以雲氣畫彩仙靈綺錢青瑣赫麗華拱夾門有四力士四獅子飾以金銀加之珠玉裝嚴煥炳世所未聞東西兩門皆亦如之所可異者唯樓兩重北門一道不施屋似烏頭門四門外樹以青槐亘以綠水京邑行人多庇其下路斷飛塵不由奔雲之潤清風送凉豈藉合歡之發詔中書舍人常景爲寺碑文景永昌河內人也緐學愽通知

名海內太和十九年爲高祖所器拔爲律學博士刑法疑獄多訪於景正始初詔刊律令永作通式敕景共治書侍御史高僧裕羽林監王元龜尚書郎相瑩員外散騎侍郎李琰之等撰集其事又詔太師彭城王勰青州刺史劉芳入預其議景討正科條商榷古今甚有倫序見行於世今律二十篇是也又共芳造洛陽宮殿門閣之名經途里邑之號出除長安令時人比之潘岳其後歷位中書舍人黃門侍郎秘書監幽州刺史儀同三司學徒以爲榮焉景入參近侍出

爲侯牧居室貧儉事等農家唯有經史盈車滿架景所著文集數百餘篇給事封暐伯作序行於世裝飾畢功明帝與太后共登之視宮內如掌中臨京師若家庭以其目見宮中禁人不聽升衒之常與河南尹胡孝世共登之下臨雲雨信哉不虛時有西域沙門菩提達摩者波斯國胡人也起自荒裔來遊中土見金盤炫日光照雲表寶鐸含風響出天外歌詠讚歎實是神功自云年一百五十歲歷涉諸國靡不周遍而此寺精麗遍閻浮所無也極佛界亦未有此口

昌南無或合掌連日。至孝昌二年。大風發屋拔樹。剎上寶瓶隨風而落。入地丈餘。復命工匠更著新瓶。建義元年。太原王爾朱榮總士馬於此寺。榮字天寶。北地秀容人也。世爲第一領民酋長博陵郡公。部落八千餘家。馬有數萬匹。富等天府。武泰元年二月中。帝崩無子。立臨洮王世子釗。以紹大業。年三歲。太后貪秉朝政。故以立之。榮謂并州刺史元天穆曰。皇帝晏駕。春秋十九。海內士庶。猶曰幼君。況今奉未言之兒以臨天下而望昇平。其可得乎。吾世荷國恩。不能坐

看成敗今欲以鐵馬三千赴哀山陵。兼問侍臣帝崩之由。君竟謂何如。穆曰。明公世誇英武。志雄才傑。出部落之民。控弦一萬。若能行廢立之事。伊霍復見於今日。榮即共穆結異姓兄弟。穆年大榮兄事之。榮爲盟主。穆亦拜榮於是密議長君。諸王之中。不知誰應當璧。遂於晉陽令別鑄像。不成。唯長樂王子攸。像光相具足。端嚴特妙。是以榮意在長樂。遣蒼頭王豐入洛。約以爲主。長樂即許之共剋期契榮三軍皓素揚旌南出太后聞榮舉兵。召王公議之。時胡氏專寵皇

宗怨望入議者莫肯致言唯黃門郎徐紇曰爾朱榮馬邑小胡人才凡鄙不度德量力張戟指闕所謂竊轍拒輪積薪候燎今宿衛文武足得一戰但守河橋觀其意趣榮懸軍千里兵老師敝以逸待勞破之必矣后然紇言卽遣都督李神軌鄭季　等領衆五千鎮河橋四月十一日榮過河内至高頭驛長樂王從雷陵北渡赴榮軍所神軌季　等見長樂王徃遂開門降十二日榮軍於芒山之北河陰之野十三日召百官赴駕至者盡誅之王公卿士及諸朝臣死者二

千餘人、十四日車駕入城、大赦天下、改號為建義元年、是為莊帝、肇升太極、解網垂仁、唯散騎常侍山偉一人拜恩南闕、加榮使持節中外諸軍事大將軍開府北道大行臺都督十州諸軍事大將軍領左右太原王、其天穆為侍中太尉公世襲并州刺史上黨王、起家為公卿牧守者、不可勝數、二十日洛中草草、猶自不安、死生相怨、人懷異慮、貴室豪家棄宅競竄、貧夫賤士襁負爭逃、於是出詔濫死者普加褒贈、三品以上贈三公、五品以上贈令僕、七品以上贈州牧、白

民贍郡鎮於是稍安帝納榮女爲皇后進榮爲柱國
大將軍錄尚書事餘[illegible]如故進天穆爲大將軍餘官
皆如故永安二年五月北海王元顥復入洛在此寺
聚兵顥莊帝從兄也孝昌末鎮汲郡聞爾朱榮入洛
陽遂南奔蕭衍是年入洛莊帝北巡顥登皇帝位改
年曰建武元年顥與莊帝書曰大道既隱天下匪公
禍福不追與能義絕朕猶庶幾五帝無取六軍故以
糠粃萬乘錙銖大寶非貪皇帝之尊豈圖六合之富
直以爾朱榮往歲入洛順而勤王終爲魏賊逆刃加

於君親、鋒鏑肆於卿宰、元氏少長始欲無疑、已有陵恒盜齊之心、非無六卿分晉之計、但以四海橫流、欲篡未可、暫樹君臣、假相拜置、害卿兄弟、獨夫介立、遵養待時、臣節詎久、朕覩此心、寒遠投江表、泣請梁朝、誓在復恥、風行建業、電赴三川、正欲問罪於爾朱胱、出卿於桎梏、恤深怨於骨肉、解蒼生於倒懸、謂卿明吽擊節、供來見吾、共叙哀悴、同討兇羯、不意驚入城皐、便爾北渡、雖迫於兇手、勢不自由、或許生素懷、棄劒猜吾、聞之永歎、撫衿而失、何者、朕之於卿、兄弟非

遠連枝分葉、興滅相依、假有內鬩、外猶禦侮、況吾與卿睦厚偏篤、其於急難、凡今莫如、棄親即讐、義將焉據也。且爾朱榮不臣之跡、暴於旁午、謀魏社稷、愚智同見、卿乃明白疑於必然、託命豺狼、委身虎口、棄親助賊、兄弟尋戈、假獲民地。本是榮物。若剋城邑、絕非卿有。徒危宗國、以廣寇仇、快賊莽之心、假卞莊之利、有識之士、咸爲慚之。今國家隆替、在卿與吾、若天道助順、誓茲奉舉、則皇魏宗社、與運無窮、脫天不厭亂、胡羯未殄、鴟鳴狼噬、薦食河北、朱榮爲福、於卿爲禍、

豈伊異人、只書道意卿宜三覆義利是圖富貴可保、狗人非慮終不食言自相魚肉、善擇元吉勿貽後悔、北黃門郎祖瑩之詞也時帝在長子城太原王上黨王來赴急難、六月帝圍河內、太守元桃湯車騎將軍宗正珍孫等爲顥守攻之弗克時暑炎赫、將士疲勞太原王欲使帝幸晉陽、至秋更舉大義未決召劉助筮之助曰必克於是至明盡力攻之如其言、桃湯珍孫並斬首以殉三軍顥聞河內不守親率百僚出鎮河橋特遷侍中安豐王延明往守硤石、七月帝至河

陽與顥隔河相望太原王命車騎將軍爾朱兆潛師渡河破延明於硤石顥聞延明敗亦散走所將江淮子弟五千人莫不解甲相泣握手成別顥與數十騎欲奔蕭衍至長社為村民斬其首傳送京師二十日帝還洛陽進太原王天柱大將軍餘官亦如故進上黨王太宰餘官亦如故永安三年逆賊爾朱兆囚莊帝於寺時太原王位極心驕功高意侈與奪臧否肆意帝怒謂左右曰朕寧作高貴鄉公死不作漢獻帝生九月二十五日詐言產太子榮穆並入朝莊帝手

刃榮於光明殿、穆爲伏兵魯暹所殺、榮世子部落大人亦死焉、榮部下車騎將軍爾朱陽都等二十人、隨入朱華門、亦爲伏兵所殺、唯右僕射爾朱世隆素在家、聞榮死、總榮部曲燒西陽門、奔河橋、至十月一日、隆與妻鄉郡長公主至芒山馮王寺、爲榮追福薦齋、卽遣爾朱侯討伐、爾朱弗律歸等領胡騎一千、皆白服來至郭下、索太原王尸喪、帝升大夏門望之、遣主書牛法尚謂歸等曰、太原王立功不終、陰圖纂逆、王法無親、已依正刑、罪止榮身、餘皆不問、卿等何爲不

降官爵如故歸曰臣從太原王來朝陛下何忽今日
枉致無理臣欲還晉陽不忍空去願得太原王尸喪
生死無恨發言雨淚哀不自勝群胡慟哭聲振京師
帝聞之亦爲傷懷侍中朱元龍齎鐵券與世隆待之
不死官位如故世隆謂元龍曰太原王功格天地道
濟生民赤心奉國神明所知長樂不顧信誓枉害忠
良今日兩行鐵字何足可信吾爲太原王報仇終不
歸降元龍見世隆呼帝爲長樂知其不款且以言帝
帝卽出庫物置城西門外募敢死之士以討世隆一

月即得萬人、與歸等戰於郭外、兇勢不摧、歸等屢涉戎場、便利擊刺、京師士衆未習軍旅、雖皆義勇、力不從心、三日頻戰、而游魂不息、帝更募人斷河橋、有漢中人李苟爲水軍、從上流放火燒橋、世隆見橋被焚、遂大剽生民、北上太行、帝遣侍中原子恭、黄門郎楊寬領步騎三萬鎭河內、隆至高都、立太原太子長廣王等竃子爲王、改號曰建元元年、爾朱氏自封王者八人、長廣王都晉陽、遣頴川、爾朱兆舉兵向京師、子恭軍失利、兆自雷陂涉渡、擒莊帝於式乾殿、帝初以

黃河奔急謂兆未得猝濟不意兆不由舟楫憑流而渡是日水淺不及馬腹故及此難青契所記未之有也衒之曰昔光武受命冰橋凝於滹水昭烈中起的盧踊於泥溝皆理合於天神祇所將故能功濟宇宙大庇生民若兆者蜂目豺聲行窮梟獍阻兵安忍賊害君親皇靈有知鑒其凶德反使孟津由淺贊其逆心易稱天道禍盈鬼神福謙以此驗之信爲虛說時兆營軍尚書省建天子金鼓庭設漏刻嬪御妃主皆擁之於幕鎖帝於寺門樓上時十二月帝患寒隨兆

乞頭巾。兆不與。遂囚帝。送晉陽。縊於三級寺。帝臨崩禮佛。願不爲國王。又作五言曰。權去生道促。憂來死路長。懷恨出國門。含悲入鬼鄉。隧門一時閉。幽庭豈復光。思鳥吟青松。哀風吹白楊。昔來聞死苦。何言身自當。至太昌元年冬。始迎梓宮赴京師。葬帝靖陵。所作五言詩。卽爲輓歌詞。朝野聞之。莫不悲慟。百姓聞者。觀者悉皆掩涕而已。永熙三年二月。浮圖爲火所燒。帝登臨雲臺望火。遣南陽王寶炬錄尚書長孫稚將羽林一千救赴火所。莫不悲惜垂淚而去。火初從

第八級中平旦火發當時雷雨晦冥雜下霰雪百姓
道俗咸來觀火悲哀之聲振動京邑時有三比丘赴
火而死火經三月不滅有入地柱火尋柱周年猶有
煙氣其年五月中有人從象郡來云見浮圖於海中
光明照耀儼然如新海上之民咸皆見之俄然霧起
浮圖遂隱至七月中平陽王爲侍中斛斯椿所使奔
於長安十月而京師遷鄴

建中寺普泰元年尚書令樂平王爾朱世隆所立也
本是閹官司空劉騰宅屋宇奢侈梁棟踰制一里之

閶闔廡完溢堂比宣光殿門匠乾明門博敞宏麗諸王莫及也在西陽門內御道北謂延年里劉騰宅東有太僕寺寺東有乘黃署署東有武庫署即魏相國司馬文王府武庫東至閶闔門是也西陽門內御道有永康里里內復有領軍將軍元義宅掘故井得石銘云是漢太尉荀彧宅正光年中元義專權太后幽隔永巷騰為謀主義是江陽王繼之子太后妹壻熙平初明帝幼沖諸王勸上太后拜義為侍中領軍左右令總禁兵委以腹心反得幽隔永巷六年太后哭曰

養虎自齧長虺成蛇至孝昌年太后反政遂誅義等沒騰田宅元義誅日騰已物故太后追思騰罪發墓殘尸使其神靈無所歸聚以宅賜王雍建義元年尚書令樂平王爾朱世隆為榮追福題以為寺朱門黃閣所謂仙居也以前廳為佛殿後堂為講堂金花寶蓋遍滿其中有一涼風堂本騰避暑之處淒涼常冷經夏無蠅有萬年千歲之樹也

長秋寺劉騰所立也騰初為長秋令卿因以為名在南陽門內御道北一里亦在延年里即是晉中朝時

金市處寺北有濛汜池夏則有水冬則竭矣中有三層浮圖一所金盤靈刹耀諸城內作六牙白象負什迦在虛空中莊嚴佛事悉用金玉作工之異難可具陳四月四日此像常出辟邪師子導引其前吞刀吐火騰驤一面綵童上索詭譎不常奇伎異服冠於都市像停之處觀者如堵迭相踐躍常有死人

瑤光寺世宗宣武皇帝所立在閶闔門御道北東去千秋門二里千秋門內道北有西遊園中有凌雲臺即是魏文帝所築者臺上有八角井高祖於井北造

涼風觀登之望遠目極洛川臺下有碧海曲池臺東宣慈觀去地一十丈觀東有靈芝釣臺累木爲之出於海中去地二十丈風生戶牖雲起梁棟丹楹刻桷圖寫列仙刻石爲鯨魚背負釣臺旣如從地踊出又似空中飛下釣臺南有宣光殿北有嘉福殿西有九龍殿殿前有龍吐水成一海凡四殿皆有飛閣向靈芝臺往來三伏之月皇帝在靈芝臺以避暑有五層浮圖一所去地五十丈仙掌淩虛鐸垂雲表作工之妙埒美永寧講堂尼房五百餘間綺疏連亘戶牖相

通珍木香草不可勝言牛筋狗骨之木雞頭鴨脚之草亦悉備焉椒房嬪御學道之所掖庭美人並在其中亦有名族處女性愛道場落髮辭親來依此寺屏珍麗之飾服修道之衣投心入正歸誠一乘永安三年中爾朱兆入洛陽縱兵大掠時有秀容胡騎數十人入寺淫穢自此後頗獲譏誚京師語曰洛陽女兒急作髻。瑤光寺尼奪女壻瑤光寺北有承明門有金墉城即魏氏所築晉永康中惠帝幽於金墉城東有洛陽小城永嘉中所築城東北角有魏文帝百尺樓

年歲久遠形制如初高祖在城內作光極殿因名金墉城門為光極門又作重樓飛閣遍城上下從地望之有如雲也

景樂寺太傅清河文獻王懌所立也懌是孝文皇帝之子宣武皇帝之第閶闔南御道西望永寧寺正相當寺西有司徒府東有大將軍高肇宅北連義井里義井里北門外有叢樹數株枝條繁茂下有甘井一所石槽鐵罐供給行人飲水庇蔭多有憩者有佛殿一所像輦在焉雕刻巧妙冠絕一時堂廡周環曲房

連接輕條拂戶。花蕊被庭。至於六齋常設女樂歌聲遶梁。舞袖徐轉絲管寥亮諧妙入神以是尼寺丈夫不得入得往觀者以為至天堂及文獻王薨寺禁稍寛百姓出入無復限礙後汝南王悅復修之悅是文獻之弟召諸音樂逞伎寺內奇禽怪獸舞抃殿亭飛空幻惑世所未覩異端奇術總萃其中剝驢投井植棗種瓜須臾之間皆得賜食士女觀者目亂精迷自建 巳後京師頻有大兵此戲遂隱也

昭儀尼寺閹官等所立也在東陽門內一里御道南

東陽門內道北太倉導官二署東南治粟里倉司官屬住其內太后臨朝閹寺專寵宦者之家積金滿堂是以蕭忻云高軒斗升者閹官嫠婦胡馬鳴珂者莫非黃門之養息也忻陽平人也愛尚文籍少有名譽見閹寺寵盛遂發此言因即知名爲治書侍御史寺有一佛二菩薩塑工精絕京師所無也四月七日常出詣景明景明三像恒出迎之伎樂之盛與劉騰相比堂前有酒樹麪木昭儀寺有池京師學徒謂之翟泉也衒之按杜預注春秋云翟泉在晉太倉西南按

晉太倉在建春門內今太倉在東陽門內此地今在太倉西南明非翟泉也後隱士趙逸云此地是晉侍中石崇家池池南有綠珠樓於是學徒始寤經過者想見綠珠之容也池西南有愿會寺中書舍人王翊捨宅立也佛堂前有桑樹一株直上五尺枝條橫遶柯葉傍布形如羽蓋覆高五尺又葉凡爲五重每重葉生椹各異京師道俗謂之神桑觀者成市布施者甚衆帝聞而惡之以爲惑衆命給事中黃門侍郞元紀伐殺之其日雲霧晦冥下斧之處血流至地見者

莫不悲泣寺南有宜壽里内有苞信縣令段暉宅地下常聞鍾聲時見五色光明照於堂宇暉甚異之遂掘光所得金像一軀可高三尺有二菩薩趺坐上銘云晉太始二年五月十五日侍中中書令荀勗造暉遂捨宅爲光明寺時人咸云此荀勗舊宅其後盜者欲竊此像與菩薩合聲喝賊盜者驚怖應即殞倒衆僧聞像叫聲遂來捉得賊

胡統寺太后從姑所立也入道爲尼遂居此寺在永寧南一里許寶塔五重金剎高聳洞房周匝對戶交

窻朱柱素壁甚爲佳麗其寺諸尼帝城名德善於開
導工談義理常入宮與太后說法其資養緇流從無
此也

修梵寺清陽門內御道北嵩明寺復在修梵寺西並
墁墻峻宇比屋連甍亦是名寺也修梵寺有金剛鳩
鴿不入鳥雀不棲菩提達摩云得其眞相也寺北有
永和里漢太師董卓之宅也里南北皆有池卓之所
造今猶有水冬夏不竭里中太傅錄尚書長孫稚尚
書右僕射郭祚吏部尚書邢巒廷尉卿元洪超衛尉

卿許伯桃、涼州刺史尉成興等六宅、皆高門華屋、齋館敞麗、楸槐蔭途、桐楊夾植、當世名為貴里。掘此地者、輙得金玉寶玩之物、邢巒家常掘丹砂及錢數十萬、銘云董太師之物、後卓夜中隨巒索此物、巒不與之、經年巒遂卒矣、

景林寺在開陽門內御道東、講殿疊起、房廡連屬、丹檻炫日、繡桷迎風、實為勝地、寺西有園、多饒奇果、春鳥秋蟬、鳴聲相續、中有禪房一所、內置祇洹精舍、形製雖小、巧構難比、加以禪閣虛靜、隱室凝邃、嘉樹夾

牖。芳杜匝堵。雖云朝市。想同巖谷。靜行之僧。繩坐其內、餐風服道、結跏數息。有石銘一所。國子博士盧白頭爲其文。白頭字景裕。范陽人也。性愛恬靜。邱園放傲。學極六經。流通百氏、普泰初起家爲國子博士、雖在朱門。以注述爲事。注周易行之於世也、

建春門內御道南有句盾典農籍田三署。籍田南有司農寺。御道北有空地、擬作東宮、晉中朝時太倉處也。太倉南有翟泉。周廻三里、卽春秋所謂王子虎晉狐偃盟於翟泉也。水猶澄清。洞底明靜。鱗甲潛泳。辨

其魚鱉高祖於泉北置河南尹晉中朝時步廣里也泉西有華林園高祖以泉在園東因名蒼龍海華林園中有大海即漢天淵池池中猶有文帝九華臺高祖於臺上造清涼殿世宗在海內作蓬萊山山上有仙人館山有釣臺殿並作虹蜺閣乘虛來往至於三月禊日季秋巳辰皇帝駕龍舟鷁首遊於其山海西有藏冰室六月出冰以給百官海西南有景山殿東有羲和嶺嶺上有溫風室山西有姮娥峰峰上有寒露館並飛閣相通凌山跨谷山北有玄武池山南有

清暑殿殿東有臨澗亭殿西有臨危臺景陽觀山南有百果園果列作林林各有堂有仙人棗長五寸把之兩頭俱出核細如鍼霜降乃熟食之甚美俗傳云出崑崙山一曰西王母棗又有仙人桃其色赤表裏照徹得嚴霜乃熟亦出崑崙山一曰王母桃也奈林南有石碑一所魏明帝所立也題云苗茨之碑高祖於碑北作苗茨堂永安中年莊帝馬射於華林園百官皆來讀碑疑苗字誤國子博士李同軌曰魏明英朩世稱三祖公幹仲宣爲其羽翼但未知本意如何

不得言誤也衒之時爲奉朝請因即什曰以蒿覆之故言苗茨何誤之有衆咸稱善以爲得其旨歸奈林西有都堂有流觴池堂東有扶桑海凡此諸海皆有石竇流於地下西通穀水東連陽渠亦與翟泉相連若旱魃爲害穀水注之不竭離畢傍潤陽穀泄之不盈至於鱗甲異品羽毛殊類濯波浮浪如似自然也

伽藍記卷一終

伽藍記卷二

城東

明懸尼寺彭城武宣王勰所立也。在建春門外石橋南。穀水周廻繞城。至建春門外東入陽渠石橋。有四柱在道南。銘云漢陽嘉四年將作大匠馬憲造逮我孝昌三年大雨頹柱如埋沒。道北二柱。至今猶存。衒之按劉澄之山川古今記。戴延之西征記。並云晉太康元年造此則失之遠矣。按澄之等並生在江表。來遊中土。暇因征役。暫來經過。至於舊事多非親覽。聞

諸道路便爲穿鑿。誤我後學。日月已甚。有三層塔一所。未加莊嚴。寺東有中朝時常滿倉。高祖令爲租場。天下貢賦所聚蓄也。

龍華寺。宿衛羽林虎賁所立也。在建春門外陽渠南寺南有租場。陽渠北有建陽里。里有土臺高三丈。上作二精舍。趙逸云此臺是中朝旗亭也。上有二層樓。懸鼓擊之以罷市。有鐘一口。撞之聞五十里。太后以鐘聲遠聞。遂移在宮內。置凝閒堂。所與內講沙門打爲時節。孝昌初。蕭衍子豫章王蕭綜來降。聞此鐘聲

以爲奇異。遂造聽鐘歌詞三首。傳於世。綜字世務。僞齊昏主寶卷遺腹子也。寶卷臨政淫亂。吳人苦之。雍州刺史蕭衍。立南康王寶融爲主。舉兵向秣陵。事既克捷。遂殺寶融而自立。寶卷有美人吳景暉。時孕綜經月。衍因納景暉。及綜生。認爲巳子。小名緣覺。封豫章王。綜形貌舉止。甚似昏主。其母告之。令自方便。綜遂歸我聖闕。更改名曰讃。字世務。始爲寶卷追服三年喪。明帝拜綜太尉公。封丹陽王。永安年中。尚莊帝姝壽陽公主。字莒犂。公主容色美麗。綜甚敬之。與公

主語。常自稱下官。後除齊州刺史加開府。及京師傾覆。綜棄州北走。時爾朱世隆專權。遣取公主至洛陽。世隆逼之。公主罵曰。胡狗敢辱天王女乎。世隆怒之遂縊死之矣

瓔珞寺。在建春門外御道北。所謂建陽里也。郎中朝時曰杜地董威輦所居處。里內有瓔珞慈善暉和通覺暉玄宗聖魏昌熈平崇眞因果等十寺。里內士庶二千餘戶。信崇三寶。衆僧利養百姓所供也。

宗聖寺有像一軀。高三丈八尺。端嚴殊特。相好畢備。

士庶瞻仰。目不暫瞬。此像一出。市井皆空。炎光輝赫。獨絕世表。妙伎雜樂。亞於劉騰。城東士女。多來此寺觀看也。

崇眞寺比丘惠凝死。一七日還活。經閻羅王檢閱。以錯名放免。惠凝具說過去之時。有五比丘同閱。一比丘云是寶明寺智聖。坐禪苦行。得升天堂。有一比丘是般若寺道品。以誦四十卷涅槃。亦升天堂。有一比丘云融覺寺曇謨最。講涅槃華嚴。領衆千人。閻羅王云。講經者心懷彼我。以驕凌物。比丘中第一麁行。今惟

試坐禪誦經。不問講經。其曇謨最曰貧道立身以來唯好講經。實不諳誦。閻羅王曰付司。即有青衣十人送曇謨最向西北門。屋舍皆黑。似非好處。有一比丘云是禪林寺道宏。自云教化四輩檀越。造一切經人中像十軀。閻羅王曰。沙門之體。必須攝心守道。志在禪誦。不干世事。不作有為。雖造作經像。正欲得他人財物。既得他物。貪心即起。既懷貪心。便是三毒不除具足煩惱。亦付司。仍與曇謨最同入黑門。有一比丘云是靈覺寺寶明。自云出家之前。嘗作隴西太守。造

靈覺寺成即棄官入道雖不禪誦禮拜不缺閻羅王曰卿作太守之日曲理枉法劫奪民財假作此寺非卿之力何勞說此亦付司青衣送入黑門太后聞之遣黃門侍郎徐紇依惠凝所說即訪寶明寺城東有寶明寺城內有般若寺城西有融覺寺禪林靈覺寺三寺問智聖道品曇謨最道弘寶明等皆實有之議曰人死有罪福即請坐禪僧一百人常在殿內供養之詔不聽持經像沿路乞索若私有財物造經像者任意凝亦入白鹿山小隱修道自此以後京師比邱

悉皆禪誦不復以講經爲意。出建春門外一里餘。至東石橋南北而行。晉太康元年造橋南卽中朝牛馬市刑嵇康之所也。橋北大道西有建陽里。大道東有綏民里。里內有河間劉宣明宅。神龜年中以直諫忤旨。斬於都市訖。目不瞑。尸行百步。時人談以枉死。宣明少有名譽。精通經史危行及於誅也。

魏昌尼寺。閹官瀛州刺史李次壽所立也。在里東南角卽中朝牛馬市處也刑嵇康之所臨東石橋　北橋南北行晉太康元年中朝時市南橋也澄之等蓋

見北橋銘。因而以橋爲太康所造也。

石橋南道有景興尼寺。亦閹官等所共立也。有金像輦去地三尺。施寶蓋。四面垂金鈴七寶珠。飛天伎樂望之雲表。作工甚精。難可揚確。像出之日。常詔羽林一百人舉此像。絲竹雜伎。皆由旨給。

建陽里東有綏民里。里內有洛陽縣。臨渠水。縣門外有洛陽令楊機清德碑。綏民里東崇義里。里內有京兆人杜子休宅。地形顯敞。門臨御道。時有隱士趙逸云是晉武時人。晉朝舊事。多所記錄。正光初。來至京

門。見子休宅。歎息曰。此宅中朝時太康寺也。時人未信。遂問寺之由。緒逸云。龍驤將軍王濬平吳之後。始立寺。本有三層浮圖。用甎為之。指子休園中曰。此是故處。子休掘而驗之。果得甎數十萬。兼有石銘。云晉太康六年歲次乙巳九月甲戌朔八日辛巳儀同三司襄陽侯王濬敬造。時園中果菜豐蔚。林木扶疎。乃服逸言。號為聖人。子休遂捨為靈應寺。所得之甎。還為三層浮圖。好事者遂尋問晉朝京民何如今日。逸曰。昔時民少於今日。王侯第與今日相侶。又云自永

嘉以來。二百餘年。建國稱王者十有六君。皆遊其都邑。目見其事。國滅之後。觀其史書。皆非實錄。莫不推過於人。引善自向。苻生雖好勇嗜酒。亦仁而不殺。觀其治典。未爲兇暴。及詳其史。天下之惡皆歸焉。苻堅自是賢主。賊君取位。妄書君惡。凡諸史官。皆此類也。人皆貴遠賤近。以爲信然。當今之人。亦生愚死智。惑已甚矣。問其故。逸曰。生時中庸之人爾。及死也。碑文墓誌。必窮天地之大德。盡生民之能事。爲君共堯舜連衡。爲臣與伊皐等跡。牧民之臣。浮虎慕其清塵。執

法之吏。埋輪謝其梗直。所謂生爲盜跖。死爲夷齊。妄言傷正。華辭損實。當時構文之士。慚逸此言。步兵校尉李澄問曰。太尉府前甎浮圖形製甚古、猶未崩毀未知早晚造、逸曰、晉義熙十二年劉裕伐姚泓軍人所作、汝南王聞之而異之拜爲義父、因而問何所服餌以致長年逸云吾不閑養生、自然長壽郭璞嘗爲吾筮云、壽年五百歲、今始餘半常給步挽車一乘、遊於市里、所經之處。多記舊跡三年已後、遁去莫知所在、崇儀里東有七里橋以石爲之中朝杜預之荊州

出頓之所也。七里橋東一里。郭門開三道。號爲三門。離別者多云相送三門外。京師士子送去迎歸。常在此處也。

莊嚴寺在東陽門外一里御道北。所謂東安里也。北爲租場。里內有駙馬都尉司馬洗濟州刺史介宣幽州刺史李真奴豫州刺史公孫驤四宅。

秦太上君寺。胡太后所立也。在東陽門御道北。所謂暉文里。里內有太保崔光太傅李延實冀州刺史李秘書鄭道昭等四宅。並豐堂掘起。高門洞開。避逸

云延實宅是蜀主劉禪宅。延實宅東有修和宅。是吳王孫皓宅。李　宅是晉司空張華宅。當時太后正號崇訓。母天下。號父爲秦大上公。母爲秦太上君。爲母追福。因以名焉。中有五層浮圖一所。剎入雲。高門向街佛事莊飾等於永寧。誦室禪堂。周流重疊。花林芳草。遍滿堦墀。常有大德名僧講一切經。受業沙門亦有千數。趙逸云暉文里是晉馬道里。李　宅是晉司空張華宅太傅李延實者莊帝舅也。永安年中除青州刺史。臨去奉辭。帝謂實曰。懷甎音專下同之俗。世號

難治。舅宜好用心副朝廷所委。寶答曰。臣年迫桑榆。
氣同朝露。人間稍遠。日近松丘。臣已久乞閑退。陛下
渭陽興念。寵及老臣。使夜行罪人。裁錦萬里。謹奉明
敕。不敢失墜。時黃門侍郎楊寬在帝側。不曉懷甎之
義。私問舍人溫子昇曰。聞至作青州刺史。問其賓客
從至青州。云齊土之民。風俗淺薄。虛論高談。專在榮
利。太守初欲入境。皆懷甎叩首。以美其意。及其代下
還家。以甎擊之。言其向背速於反掌。是以京師謠語
曰。獄中無繫囚。舍內無青州。假令家道　腹中不懷

愁。懷甎之義起在於此也。潁川荀濟風流名士高鑒
妙識獨出當世清河崔叔仁稱齊士。大夫曰齊人外
矯仁義內懷鄙吝輕同羽毛利等錐刀。好馳虛譽。阿
成名。威勢所在。側肩競入。求其榮利甜然濃泗譬
於四方。慕勢最甚。號齊士子爲慕勢諸郎。臨淄官徒
布在京邑。聞懷甎慕勢或共恥之。唯崔孝忠一人不
以爲意。問其故孝忠曰。營丘風俗。太公餘化。稷下孔
林。禮義所出。今雖凌遲。足爲天下模楷。荀濟人非許
郭。不識東家。雖復苗莠自口。未宜榮辱也

正始寺百官等所立也正始中立因以為名在東陽門外御道南所謂敬義里也里內有典虞曹字清淨美於景林衆僧房前高林對牖青松綠檉連枝交映多有枳樹而不中食有石碑一枚背有侍中崔光施錢四十萬陳留侯李崇施錢二十萬自餘百官各有差少者不減五千已下後人刊之敬義里南有昭德里里內有尚書僕射游肇御史尉李彪七兵書崔林幽州刺史常景司農張倫等五宅彪景出自儒生居室儉素唯倫最為豪侈齋宇光麗服玩精奇車馬出

入逾於邦君。園林山池之美。諸王莫及。倫造景陽山。有若自然。其中重巖複嶺。嶔崟相屬。深谿洞壑。邐迤連接。高林巨樹。足使日月蔽虧。懸葛垂蘿。能令風煙出入。崎嶇石路。似壅而通。峥嶸澗道。盤紆復直。是以山情野興之士。遊以忘歸。天水人姜質。志性疎誕。麻衣葛巾。有逸民之操。見偏愛之。如不能已。遂造亭山賦。行傳於世。其辭曰。今干童者。昔先民之重。由朴由純。然則純朴之體。與造化而津梁。濠上之客。柱下之吏。悟無爲以明心。託自然以圖治。輙以山水爲富。不

以章甫爲貴任性浮沈若淡兮無味今司農張氏實踵其人巨量煥於物表天矯洞達其眞青松未勝其潔白玉不比其稱必托空而栖有情入古以如心既不專流宕又不偏華尚卜居動靜之間不以山水爲怠庭起半丘半壑聽以目達心想進不爲身榮退不爲隱放爾乃決石通泉拔嶺簷前　與危雲等並危與典棟相連下天津之高霧納滄海之遠煙纖列之狀如一古崩剝之勢似千年若乃絕嶺懸波蹭蹬蹉跎泉水未徐如浪峭山石不高復危多五尋百援十

步千遲則知巫山弗及未審蓬萊如何其中煙花霧草或傾或頹霜幹風枝半聳半垂玉蕊金莖散滿堦墀然綺目之色列鼻之馨既共綠春等茂復與白雪齊青或言神明之骨陰陽之精天地未覺生此人鬼焉職其中羽徒分消色雜蒼黃綠頭紫頰好翠連芳白鷴生於異縣丹足出於他鄉皆遠來以臻此藉水木以翱翔不意春於沙漠遂忘秋於高陽非斯人之感至何候鳥之迷方豈不俗之所務入有神怪之異趣能造者其必詩敢往者無不賦或就堯封之地或

入多雲之處　嶺與梅岑隨春之所　遠爲神仙所
賞近爲朝士所知求解脫於服佩務參次於山匪子
與游魚於玉質王喬繫鵠於松枝歌方丈不足以妙
詠此處態多奇嗣宗聞之動魄叔夜聽此驚魂恨不
能鎖地出一醉此山門別有王孫公子遯遁容儀思
山念水命駕相隨峰岑愛曲值石陵蔽庭爲仁智之
由故能種此石山森列兮　草木長有兮風煙孤松
既能郝老半石亦可留年若不坐臥兮於其側春夏
兮其遊嗞白骨兮徒自朽方寸何所憶

平等寺廣平武穆捨宅所立在青陽門外二里御道北所謂孝敬里也堂宇宏美林木蕭森平臺複道獨顯當世寺門外金像一軀高二丈八尺相好端嚴常有神驗國之吉凶先炳祥異孝昌三年十二月中此像面有悲容兩目垂淚遍體皆濕時人號曰佛汗京師士女空市里往而觀之有比丘以淨綿拭其淚須臾之間綿濕都盡更以他綿換俄然復濕如此三日乃止明年四月爾朱榮入洛陽誅戮百官死亡塗地永安二年三月此像復汗士庶復往觀之五月北海

王入洛莊帝北巡七月北海王大敗所將江淮子弟五千盡被俘虜無一得還永安三年七月此像悲泣如初每經神驗朝夕惶懼禁人不聽觀之至十二月爾朱兆入洛陽擒莊帝於晉陽在京宮殿空虛百日無主唯尚書令司州牧樂平王爾朱世隆鎮京師商旅四通盜賊不作建明二年長廣王從晉陽赴京師至郭外世隆以長廣本枝遠行無聞逼禪位廣陵王恭恭是莊帝從父兄也正光中爲黃門侍郎見元義秉權輔政多歸近習遂佯啞不預世事永安中遁於

上洛州刺史泉企執而送之莊帝疑恭姦詐夜遣人盜掠衣物拔刀劍欲殺之恭張口以手指舌竟不言莊帝信其眞患放令歸第恭往龍華寺至世隆等廢長廣而立焉禪文曰皇帝咨廣陵王恭自我皇魏之有天下也累聖開輔重基衍業奄有萬邦光宅四海故道溢百王德漸無外而孝明晏駕人神乏主故柱國大將軍大丞相太原王榮地實封陝任惟外相乃心王室大懼崩淪故推立長樂王子攸以續絕業庶九鼎之命日隆七百之祚唯永然群飛未寧橫流且

及背狠顧鴟張岳立基址丞相一麾大定海內而子
攸不顧宗社讐忌勳德招聚輕俠左右王遂虐甚剝
心痛齊齒劒豈直金版告怨大鳥感德而已於是天
下之望俄然已移竊以宸極不可久曠神器豈容無
主故權從衆議暫馭兆民今六軍南邁已次河滸瞻
望帝京赧然與愧自惟寡薄本枝疏遠豈宜仰冀天
情俯乖民望唯王德表生民聲高萬古往以運屬殷
憂時遭多難卷懷積載括囊有年今天眷明德民懷
奥主歷數允集歌詞同臻乃徐發樞機副茲竚屬便

敬奉璽綬歸於別邸王其寅踐成業允執厥中雖休
勿休日愼一日敬之哉敬之哉恭讓曰天命至重歷
數匪輕自非德協三才功齊四海無以入選帝圖允
當師錫臣既寡昧識無先遠景命雖降不敢仰忝乞
收成旨以允愚衷又曰王既德應圖籙僉屬攸歸便
可允執其中入光太麓不勞揮遜致爽神人恭允讓
者三於是即皇帝位改號曰普泰黃門侍郎邢子才
為赦文叙述莊帝枉殺太原王之狀廣陵王曰永安
手翦强臣非爲失德直以天未厭亂故逢成濟之禍

謂左右將筆來朕自作之直言門下朕以寡德運膺
樂推思與億兆同茲大慶肆眚之科一依恒式廣陵
柱口八載至是始言海內庶士咸稱聖君於是封長
廣爲東海王世隆加儀同三司尚書令樂平王餘官
如故贈太原王相國晉王加九錫立廟於芒嶺首陽
上舊有周公廟世隆欲以太原王功比周公故立此
廟廟成爲火所災有一柱焚之不盡後三日雷雨震
電霹靂擊爲數段柱下石及廟瓦皆碎於山下復命
百官設太原王配饗司直劉季明議云不合世隆問

其故季明曰若配世宗於宣武無功若配孝明親害其母若配莊帝爲臣不忠爲莊帝所戮以此論之無所配也世隆怒曰卿亦合死季明曰下官既爲議臣依禮而言不合聖心俘剪惟命議者咸歎季明終得無患初世隆北叛莊帝遣安東將軍史仵龍平北將軍楊文義各領兵三千守太行嶺侍中原子恭鎮河內及爾朱兆馬首南向仵龍文義等率衆先降子恭見仵龍文義等降亦望風潰散兆遂乘勝逐北直入京師兵及闕下矢流王室至是論功仵龍文義各封

一于尺廣陵王曰仵龍文義於王有勲於國無功競
不許時人稱帝剛直彭城王尒朱仲遠世隆之兄也
鎮滑臺表用其下都督　瑗爲西兖州刺史先用後
表廣陵答曰已能近補何勞遠聞世隆侍宴帝每言
太原王貪天之功以爲已力罪亦合死世隆等愕然
自是已後不敢入朝輒專擅國權兇慝滋甚坐符臺
省掾家總萬機事無大小先至隆第然後施行天子
拱已南面無所干預永熙元年平陽王入纂大業始
造五層塔一所平陽王武穆王少子詔中書侍郎魏

收等爲寺碑文至二年二月五日土木畢功帝率百僚作萬僧會其日寺門外有石像無故自動低頭復舉竟日乃止帝躬來禮拜怪其詭異中書舍人靈景曰石立社移上古有此陛下何怪也帝乃還宮七月中帝爲侍中斛斯椿所使奔於長安至十月終而京師遷鄴焉

景寧寺太保司徒公楊椿所立也在清陽門外三里御道南所謂景寧里也高祖遷都洛邑椿創居此里遂分宅爲寺因以名之制飾甚美綺柱珠簾椿弟愼

冀州刺史禎弟津司空並立性寬雅貴義輕財四世同居一門三從朝貴義居未之有也普泰中爲爾朱世隆所誅後捨宅爲建中寺出清陽門外三里御道北有孝義里里西北角有蘇秦冢冢傍有寶明寺衆僧常見秦出入北冢車馬羽儀若今宰相也孝義里東即是洛陽小市北有車騎將軍張景仁宅景仁會稽山陰人也正光年初從蕭保寅歸化拜羽林監賜宅城南歸正里民間號爲吳人坊南來投化者多居其內近伊洛二水任其習御里三千餘家自立巷市

所賣口味多是水族時人謂爲魚鱉市也景仁住此以爲恥遂徙居孝義焉時朝廷方欲招懷荒服待吳人甚厚褰衣渡於江者皆居不次之位景仁無汗馬之勞高官通顯永安二年蕭衍遣主書陳慶之送北海入洛陽僭帝位慶之爲侍中景仁在南之日與慶之有舊遂設酒引邀慶之過宅司農卿蕭彪尚書右丞張嵩並在其座彪亦是南人唯有中大夫楊元慎給事中大夫王眴是中原士族慶之因醉謂蕭張等曰魏朝甚盛猶曰五胡正朔之承當在江左秦皇玉

壐今在梁朝元愼正色曰江左假息僻居一隅地多
濕蟄攅育蟲蟻彊土瘴癘蛙黽共穴人鳥同羣短髮
之君。無抒首之貌文身之民。稟叢陋之質浮於三江
棹於五湖禮樂所不沾憲章弗能革雖復秦餘漢罪
雜以華言復閩楚難言不可變改雖立君臣上慢下
暴是以劉劭殺父於前 龍淫母於後見逆人倫禽
獸不異加以山陰請壻賣夫朋淫於家不顧譏笑卿
沐其遺風來沾言化所謂陽翟之民不如癭之爲醜
我魏膺籙受來定鼎嵩洛五山爲鎮四海爲家移風

易俗之典與五帝而並跡禮樂憲章之盛陵百王而獨高宜鄉魚鱉之徒慕義來朝飲我池水啄我稻粱何爲不遜以至此慶之等見元愼淸辭雅句縱橫於奔發杜口流汗含聲不言於後數日慶之遂遘

元愼即口含水噀慶之曰吳人之鬼住居建康小作冠帽短製衣裳自呼阿儂語則阿傍菰稗爲飯茗飲作漿呷啜鱒羹唼嗍蟹黃手把豆蔻口嚼檳榔作至中土思憶本鄉急急速去還爾丹陽若其寒門之鬼猶修綱魚灑鱉在河之洲咀嚼菱藕捃拾

鷄頭蛙羮蚌臛以爲膳羞布袍芒履倒騎水牛沅湘江漢鼓棹遨遊隨波遡浪噞喁沈浮白紵起舞揚波發謳急急速去還爾揚州慶之伏枕曰楊君見辱深矣自此後吳兒更不敢

北海尋伏誅其慶之還奔蕭衍衍用其爲司州刺史欽重北人特異於常朱异怪復問之曰自晉宋以來號洛陽爲荒中此謂長江以北盡是夷狄昨至洛陽始知衣冠士族並在中原禮儀富盛人物殷阜耳目所識口不能傳所謂帝京翼翼四方之則如登泰山者卑培塿涉江海者小

湘沅。北人安可不重。慶之因此羽儀服式悉如魏法。江表士庶競相模楷。褒衣博帶被及秣陵。元愼宏農人。晉冀州刺史嶠六世孫。曾祖泰從宋武入關爲上洛太守。七年背魏來朝。帝賜爵臨晉侯廣武郡陳郡太守贈宋州刺史諡　侯祖撫明經爲中博士父甜自得可鑒不事王侯叔父許河南令蜀郡太守世以學行著聞名高州里元愼清尚卓逸少有高操任心自放不爲時羈樂山愛水好遊林澤博識文淵清言入神造次應對莫有稱者讀老莊善言乎理性嗜酒

飲至一石神不亂常慷慨歎不得與阮籍同時生不願仕宦爲中散常辭疾退閑未嘗脩敬諸貴亦不慶弔親知諸貴爲交友故時人弗識也或有人慕其高儀投刺在門元慎稱疾高臥加以意思深長善於解夢孝昌年廣陵　淵初除儀同三司總衆十萬討葛榮夜夢著袞衣　倚槐樹而立以爲吉徵問於元慎曰三公之祥淵甚悅之元慎退還告人曰廣陵死矣槐字是木傍鬼死後當得三公廣陵果爲葛榮所殺追贈司空公終如其言建義初陽城太守薛令伯

聞太原王誅百官立莊帝棄郡東走忽夢射得鴈以問元慎元慎曰卿執羔大夫執鴈君當得大夫之職俄然令伯除爲諫議大夫京兆許超夢盜羊入獄問於元慎曰君當得陽城令其後有功封陽城侯元慎解夢義出萬途隨意會情皆有神驗雖令與侯小乖按令今百里即是古諸侯以此論之亦爲妙著時人譬之周宣及爾朱兆入洛陽即棄官與華陰隱士王騰周遊上洛山孝義里東市北植貨里里有太常民劉胡兄弟四人以屠爲業永安年中胡殺猪猪忽唱

乞命聲及四隣人謂胡兄弟相鬭而來觀之乃猪也
即捨宅爲歸覺寺合家人入道焉普泰元年此寺金
像生毛眉髮悉皆具足尚書左丞魏季景謂人曰張
天錫有此事其國遂滅此亦不祥之徵至明年而廣
陵被廢死

伽藍記卷二終

伽藍記卷三

城南

景明寺、宣武皇帝所立、景明年中立、因以爲名、在宣陽門外一里御道東、其寺東西南北方五百步、前望嵩山少室、却負帝城、青林垂影。綠水爲文。形勝之地。爽塏獨美。山縣臺觀光盛。一千餘間。複殿重房。交疏對霤。青臺紫閣。浮道相通。雖外有四時。而內無寒暑。房簷之外、皆是山池、松竹蘭芷、垂列堦墀、含風團露、流香吐馥、至正元年中、太后始造七層浮圖一所、去

地百仞、是以邢子才碑文云、俯仰激電傍屬奔星是也。妝飾華麗、侔於永寧、金盤寶鐸、煥爛霞表、寺有三池、萑蒲菱藕水物生焉、或黃甲紫鱗出沒於蘩藻。或青鳧白雁沈浮於綠水。礹磑舂簸、皆用水功、伽藍之妙、最爲稱首、時世好崇福、四月七日、京師諸像皆來此寺、尚書祠部曹錄像名有一千餘軀、至八日以次入宣陽門、向閶闔宮前受皇帝散花、于時金花映日、寶蓋浮雲、幡幢若林、香煙似霧。梵樂法音聒動天地、百戲騰驤、所在駢比、名僧德衆負錫爲群、信徒法侶、

持花成藪車騎塡咽繁衍相傾時有西域胡沙門見此唱言佛國至永熙年中始詔國子祭酒邢子才爲寺碑文子才河間人也志性通敏風雅潤朗下帷覃思温故知新文宗學府跨班馬而孤上英規勝範陵許郭而獨高是以衣冠之士輻輳在門懷道之賓去來滿室升其堂者若登孔氏之門沾其賞者猶得東異之句藉甚當時聲馳遐邇正光末解褐爲世宗挽郎奏朝請尋進中書侍郎黄門子才洽聞博見無所不通軍國制度罔不訪及自王室不靖虎門業廢復

遷國子祭酒、謨訓上庠、子才罰情賞勤、專心勸誘、青領之生、競懷雅術、洙泗之風、茲焉復盛、永熙年末、以母老辭、帝不許之、子才辭請懇至、涕淚俱下、帝乃許之、詔以光祿大夫歸養私庭、所在之處、給事力五人、歲一朝、以備顧問、王侯祖道、若漢朝之送二疏、暨皇居徙鄴、民訟殷繁、前革後沿、自相與奪、法吏疑獄、簿領成山、乃敕子才與散騎常侍溫子昇撰麟趾新制十五篇、省府以之決疑、州郡用爲治本、武定中、除驃騎大將軍西兗州刺史、爲政淸靜、吏民安之、復徵爲

中書令時戎馬在郊朝廷多事國禮朝儀或自子才出所製詩賦詔策章表碑頌贊記五百篇皆傳於世隣國欽其模楷朝野以爲美談也

大統寺在景明寺西所謂利民里寺南有三公令史高顯略宅每於夜見赤光行於堂前如此者非一向光明所掘地丈餘得黃金千斤銘云蘇秦家金得者爲吾造功德顯略遂造招福寺以世人謂此地是蘇秦舊宅當時元義秉政聞其得金就略索以十二斤與之衒之按蘇秦時未有佛法功德者不必是寺應

是碑銘之類頌其聲跡也
東有秦太上公二寺在景明南一里西寺太后所立
東寺黃姨所造並為父追福因以名之時人號為雙
女寺並門俱鄰洛水林木扶踈布葉垂陰各有五層
浮圖一所高五十丈素綵畫工比於景明至於六齋
常有中黃門一人監護僧舍襯施供具諸寺莫及焉
寺東有靈臺一所基址雖頹猶高五丈餘即是漢光
武所立者靈臺東辟雍是魏武所立作者至正光中
造明堂於辟雍之西南上圓下方八窻四闥汝南王

復造甎浮圖於靈臺之上孝昌初妖賊四侵州郡失據朝廷設募征格於堂之北從戎者拜曠夜將軍偏將軍裨將軍當時甲冑之士號明堂隊虎賁駱子淵者自云洛陽人昔孝昌年戍在彭城其同營人樊元寶得假還京師子淵附書一封令達其家云宅在靈臺南近洛水卿郎是至彼家人自出相看元寶如其言至靈臺南了無人家可問徙倚欲去忽見一老公來問從何而來傍徨於此元寶具向道之老公云是吾兒也取書引元寶入遂見館閣崇寬屋宇佳麗坐

命婢取酒須臾見婢抱一死小兒而過元寶初甚怪之俄而酒至色甚紅香美異常兼設珍羞海陸備具飲訖辭還老公送元寶出云後會難期以爲悽恨別甚殷勤老公還入元寶不復見其門巷但見高岸對水淥波漣漪唯見一童子可年十五新溺死鼻中出血方知所飲酒是其血也及還彭城子淵已失矣元寶與子淵同戍三年不知是洛水之神也

報德寺高祖孝文皇帝所立也爲馮太后追福在開陽門外三里開道門御道東有漢國子學堂堂前有

三種字石經二十五碑表裏刻之、寫春秋尚書二部
作篆科斗隸三種字漢右中郎蔡邕筆之遺跡也、猶
有十八碑、餘皆殘毀復有石碑四十八枚亦表裏隸
書寫周易尚書公羊禮記四部又讚學碑一所並在堂
前、魏文帝作典論六碑、至太和十七年猶有四高祖
題爲勸學里、里有大覺三寶寧遠三寺武定四年、大
將軍遷石經於鄴、周迴有園、珍果出焉、有梨如承光
寺亦多果木、奈味甚美冠於京師、
勸學里東有延賢里、里內有正覺寺、尚書令王肅所

立也、肅字恭懿、琅琊人也、偽齊雍州刺史奐之子也、贍學多通、才辭美茂、爲齊秘書丞、大和十八年、背逆歸順、時高祖新營洛邑、多所造制、肅博識舊事、大有裨益、高祖甚重之、常呼王生、延賢之名、肅立之、肅在江南之日、聘謝氏女爲妻、及至京師、復尚公主、謝作五言詩以贈之、其詩曰、本爲薄上蠶、今作機上絲、得路逐勝去、頗憶纏綿時。公主代肅答謝云、鍼是貫綿物、目中恒任絲、得帛縫新去、何能納故時。肅甚有愧謝之色、遂造正覺寺以憩之、肅憶父非理受禍、常有

子胥報楚之意。单身素服不聽音樂。時人以此稱之。肅初入國不食羊肉及酪漿等。常飯鯽魚羹。渴飲茗汁。京師士子見肅一飲一斗。號爲漏卮。經數年已後肅與高祖殿會食羊肉酪粥甚多。高祖怪之。謂肅曰卿中國之味也。羊肉何如魚羹。何如茗飲酪漿何如肅對曰羊者是陸產之最。魚者是水族之長。所好不同。並各稱珍。以味言之。是有優劣。羊比齊魯大邦。魚比邾莒小國。唯茗不中與酪作奴。高祖大笑。因舉酒曰三三橫兩兩縱。誰能辨之賜金鍾。御史中丞李彪

曰沽酒老嫗甕注㼦屠兒割肉與稱同尚書右丞甄琛曰吳人浮水自云工妓兒擲繩在虛空彭城王勰曰臣始解此是習字高祖即以金鍾賜彪朝廷服彪聰明有知甄琛和之亦速彭城王謂肅曰卿不重齊魯大邦而愛邾莒小國肅對曰鄉曲所美不得不好彭城王重謂曰卿明日顧我為卿設邾莒之食亦有酪奴因此復號茗飲為酪奴時給事中劉縞慕肅之風專習茗飲彭城王謂縞曰卿不慕王侯八珍好蒼頭水厄海上有逐臭之夫里內有學顰之婦以卿言

之即是也其彭城王家有吳奴以此言戲之自是朝貴燕會雖設茗飲皆恥不復食唯江表殘民遠來降者飲焉後蕭衍子西豐侯蕭正德歸降時元義欲為設茗先問卿於水厄多少正德不曉義意答曰下官雖生於水鄉而立身已來未遭陽侯之難元義與舉坐之客大笑焉

龍華寺廣陵王所立也追聖寺北海王所立也並在報德寺之東法事僧房比秦太上公京師寺皆種雜果而此三寺園林茂盛莫與之爭宣陽門外四里至

洛水上作浮橋所謂永橋也神龜中常景為勒銘其辭曰浩浩大川泱泱清洛道源熊耳控流巨壑納穀吐伊貫周淹亳近達河宗遠朝海若非惟洛食實曰土中上映張柳下據河嵩寒暑攸叶日月載融帝世光宅函夏 風前臨少室却負太行制巖東邑峭峘西疆四險之地六達之莊恃德則固失道則亡祥觀右 列見工墳乃禪乃革或質或文周餘九裂漢季三分魏風衰晚晉景雕[illegible]天地發輝圖書受命皇建有極神功無競魏籙仰天玄符握鏡璽運會昌龍圖

受命、乃睠書軌、永懷保定、敷茲景跡、流美洪模、襲我
冠冕、正我神樞、水陸兼會、周鄭交衢、爰勒洛汭、敢告
中區、南北兩岸有華表、舉高二十丈、華表上作鳳皇
似欲沖天勢、永橋以南、圜丘以北、伊洛之間、夾御道
有四夷館、道東有四館、一名金陵、二名燕然、三名扶
桑、四名崦嵫、道西有四館、一曰歸正、二曰歸德、三曰
慕化、四曰慕義、吳人投國者處金陵館、三年已後、賜
宅歸正里、景明初、僞齊建安王蕭寶寅來降、封會稽公
爲築宅於歸正里、後進爵爲齊王、尚南陽長公主、寶

貢恥與夷人同列令公主啓世宗求入城內世宗從之賜宅於永安里正光四年中蕭衍子西豐侯蕭正德來降處金陵館爲築宅歸正里正德捨宅爲歸正寺北夷來附者處燕然館三年以後賜宅歸德里正光年芮　主郁久閭河那肱來朝執事者莫知所處中書舍人常景議云咸寧中單于來朝晉世處之王公特進下可班那肱蕃正儀同之間朝廷從其議又處之燕然館賜宅歸德里北夷酋長遣子入侍者常秋來春去避中國之熱時人謂之鴈臣東夷來附者

處扶桑館、賜宅慕化里、西夷來附者處之崦嵫館、賜宅慕義里、自葱嶺已西至於大秦、百國千城、莫不款附、商胡販客、日奔塞下、所盡天地之區矣、樂中國土風、因而宅者、不可勝數、是以附化之民萬有餘家、門巷修整、閭閻填列、青槐蔭陌、綠柳垂庭、天下難得之貨、咸悉在焉、別立市於洛水南、號曰四通市、民間爲永橋寺、伊洛之魚多於此賣、士庶須膾皆詣取之、魚味甚美、京師語曰、伊洛鯉魴、貴於牛羊、永橋南道東有白象獅子二坊、白象者、永平二年乾羅國胡王所

獸皆施五彩屏風七寶坐牀容數人眞是異物常養象於乘黃曹象常壞屋敗墻走出於外逢樹卽拔遇墻亦倒百姓驚怖奔走交馳太后遂徙象於此坊獅子者波斯國胡王所獻也爲逆賊万俟醜奴所獲留於寇中永安末醜奴破滅始達京師莊帝謂侍中李或曰朕聞虎見獅子必伏可覓試之於是詔近山郡縣捕虎以送鞏縣山陽並送二虎一豹帝在華林園觀之於是虎豹見獅子悉皆瞑目不敢仰視園中素有一熊性甚馴帝令取試之虞人牽盲熊至聞獅子

氣讋怖、跳踉曳鏁而丟、帝大笑、普泰元年、廣陵王卽位、詔曰禽獸囚之、則違其性、宜放還山林、獅子亦令送歸本國、送獅子者、以波斯道遠不可達、遂在路却獅子而返、有司糺劾罪以違旨論、廣陵王曰、豈以獅子而罪人也、遂赦之、

菩提寺、西域胡人所立也、在慕義里、沙門達多發塚取甎、得一人以進、時太后與明帝在華林都堂、以爲妖異、謂黃門侍郎徐紇曰、上古以來頗有此事否、紇曰昔魏時發冢、得霍光女壻范明友家奴、說漢朝廢

立與史書相符此不足爲異也后即令統問其姓名死來幾年何所飲食死者曰臣姓崔名滇字子涵博令安平人也父名暢母姓魏家在城西準財里死時年十五今滿二十七在地下有十二年常似醉臥無所食也時復遊行或遇飯食如似夢中不甚辨了后即遣門下錄事張秀攜詣準財里訪涵父母果得崔暢其妻魏氏秀攜問暢曰卿有兒死否暢曰有一息字子涵年十五而死秀攜曰爲人所發今日蘇活在華林園中主人故遣我來相問暢聞驚怖曰實無此

兒向者謬言秀攜還具以實陳聞后遣攜送涵向家
暢聞至門前起火手持刀魏氏把桃枝謂曰汝不須
來吾非汝父汝非吾子急急速去可得無殃涵遂捨
去游於京巷常宿寺門下汝南王賜黃衣一具涵性
畏日不敢仰視又畏水火及兵刃之屬常走於逵路
疲則止不徐行也時人猶謂是鬼洛陽大市北奉終
里里內之人賣送死人之具及諸棺槨涵謂曰作柏
木棺勿以桑木爲欀人問其故涵曰吾在地下見人
發鬼兵有一鬼訴稱是柏棺應免主兵吏曰爾雖柏

棺、桑木為穰、遂不免兵、京師聞此、柏木踴貴、人疑賣者貨涵發此言也。

高陽王寺、高陽王雍之宅也、在津陽門外三里御道西、傍雍為爾朱榮所害也、捨宅以為寺、正光中、雍為丞相、給羽葆鼓吹、虎賁班劍百人、貴極人臣、富兼山海、居止第宅、匹於帝宮、白殿丹楹、窈窕連亘、飛簷峻宇、轇轕周通、僮僕六千、妓女五百、隨珠照日、羅衣從風、自漢晉以來、諸王豪侈、未有也、出則鳴騶御道、文物成行、鐃吹發響、笳聲哀轉、入則歌姬舞女、擊筑吹

笙絲管迭奏連宵盡日其竹林魚池侔於禁苑芳草如積珎木連陰雍嗜口味厚自奉養一食必以數萬錢爲限海陸珎羞方丈於前陳留侯李崇謂人曰高陽一食敵我千日崇爲尚書令儀同三司亦富傾天下僮僕千人而性多儉恡惡衣麤食常無肉味止有韭薤崇客李元祐語人云李令公一食十八種人問其故元祐曰二韭一十八聞者大笑世人卽以譏罵雍薨後諸妓悉令入道或有嫁者美人徐月華善彈箜篌能爲明妃出塞之歌聞者莫不動容永安中與

衛將軍原士康爲側室宅近青陽門徐鼓箜篌而歌哀聲入雲行路聽者俄而成市徐常語士康云王有二姬一名修容二名豔姿並蛾眉皓齒潔貌傾城修容亦能爲綠水歌豔姿善么鳳舞並愛傾後室寵冠諸姬士康聞此遂常令徐鼓綠水么鳳之曲焉高陽宅北有中甘里里内穎川荀子文年十三幼而聰辯神情卓異雖黃竦文舉無以加之正光初廣宗潘崇和講服氏春秋於城東昭義里子文攝齊北面就和受道時趙郡李問子文曰荀生住何處子文對曰

僕住在中甘里、予曰何爲住城南、城有四夷里館、予以此譏之、子文對曰國陽勝地。卿何怪也。若言川澗。伊洛崢嶸。語其舊事。靈臺石經。招提之美。報德景明。當世富貴。高陽廣平。四方風俗。萬國千城。若論人物。有我無卿。予無以對、之崇和曰汝潁之士利如錐。燕趙之士鈍如錘。信非虛也、舉學皆笑焉、

崇虛寺在城西、卽漢之躍龍園也、延熹九年桓帝祠老子於躍龍園、設華蓋之坐、用郊天之樂、此其地、高祖遷京之始、以地給民、憩者多見妖怪、是以人

去之、遂立寺焉、

伽藍記卷四

城西

冲覺寺太傅清河王懌捨宅所立也在西明門外一里御道北懌親王之中最有名行世宗愛之特隆諸弟延昌四年世宗崩懌與高陽王雍廣平王懷並受遺詔輔翼孝明時帝始年六歲太后代總萬幾以懌名德茂親體道居正事無大小多諮詢之是以熙平神龜之際勢傾人主第宅豐大踰於高陽西北有樓出凌雲臺俯臨朝市目極京師古詩所謂西北有高

樓上與浮雲齊者也樓下有儒林館退賓堂形製並如清暑殿土山釣池冠於當世斜峯入牖曲沼環堂樹響飛嚶堦叢花藥懌愛賓客重文藻海內才子莫不輻輳府僚臣佐並選儁民至於清晨美景騁望祖臺珍奇具設琴笙並奏芳醴盈罍嘉賓滿席使梁王愧兔死之游陳思慚雀臺之讌正光初元義秉權閉太后於後宮薨懌於下省孝昌元年太后還總萬機追贈懌太子太師大將軍都督中外諸軍事假黃鉞給九旒鑾輅黃屋左纛轀輬車前後部羽葆鼓吹虎

貢班劍百人挽歌二部葬禮依晉安平王孚故事謚曰文獻圖擇像於建始殿拔清河國郎中令韓子熙爲黃門侍郎徙王國卿爲執戟者近代所無也爲文獻追福建五層浮圖一所工作與瑤光寺相似也

宣忠寺侍中司州牧城陽王徽所立也在西陽門外里御道南永安中北海入洛莊帝北巡自餘諸王各懷二望唯徽獨從莊帝至長子城大兵阻河雄雌未決徽願入洛陽捨宅爲寺及北海敗散國道重暉遂捨宅焉永安末莊帝謀殺爾朱榮恐事不果請計

於徽徽曰以生太子爲辭榮必入朝因以斃之莊帝曰后懷孕未十月今始九月可爾以不徽曰婦人生產有延月者有少月者不足爲怪帝納其謀遂唱生太子遣徽馳詔至太原王榮告云皇儲誕育值榮與上黨王天穆博戲徽脫榮帽歡舞盤旋徽素大度量喜怒不盈於色兼殿內外歡叫榮遂信之與穆並入朝莊帝聞榮來不覺失色中書舍人溫子昇曰陛下色變帝索酒飲之然後行事榮穆既誅拜徽太師司馬餘官如故典統禁兵偏被委任及爾朱兆擒莊帝

徽投前洛陽令寇祖仁一門刺史、皆是徽之將校、以有舊恩往投之、祖仁謂子弟等曰、始聞爾朱兆募城陽王甚重、擒獲者千戶侯、今日富貴至矣、遂斬送之、徽初投祖仁家、齎金一百斤、馬五十疋、祖仁利其財、貨故行此事、所得金馬、緦親之內均分之、所謂匹夫無罪。懷璧其罪。信矣哉。兆得徽首、亦不勳賞祖仁、兆忽夢徽云我有金二百斤、馬一百疋、在祖仁家、卿可取之、兆悟覺、即自思量城陽位望隆重、未聞清貧、常自入其家採跡、本無金銀、此夢或真、至曉掩祖仁徵

其金馬、祖仁謂人寄告、埅風款服、云實得金一百斤、馬五十疋、兆疑其藏隱、依夢徵之祖仁諸房素有金三十斤馬三十疋、盡送兆猶不滿數、兆乃發怒捉祖仁懸首高樹大石墜足鞭捶之以及於死、時人以爲交報、楊衒之云、崇善之家、必有餘慶積禍之門、餘殃所集、祖仁負恩反噬貪貨殺徵、徵即托夢增徵金馬、假手於兆還以斃之、使祖仁備經楚撻、窮其塗炭、雖魏其侯之笞田蚡、秦主之刺姚萇、以此論之、不能加也、

宣忠寺、東王典御寺閹官王桃湯所立也時閹官伽藍皆爲尼寺、惟桃湯獨造僧寺、世人稱之英雄、門有三層浮圖一所、工踰昭儀、宦者招提最爲入寶、至於六齋常擊鼓歌舞也、

白馬寺、漢明帝所立也佛入中國之始寺在西陽門外三里御道南、帝夢金人長丈六項背日月光明、胡神號曰佛、遣使向西域求之、乃得經像焉、時白馬負經而來、因以爲名、明帝崩、起祇洹於陵上、自此以後、百姓冢上或作浮圖焉、寺上經函至今猶存、常燒香

供養之經函時放光明、耀於堂宇、是以道俗禮敬之
如仰眞容浮圖前奈林蒲萄異於餘處、枝葉繁衍、子
實甚大奈林實重七斤、蒲萄實偉於棗、味竝殊美冠
於中京、帝至熟時、常詣取之、或復賜宮人宮人得之、
轉餉親戚、以爲奇味、得者不敢輒食、乃歷數家京師
語曰、白馬甜榴一實直牛。有沙門寶公者、不知何處
人也、形貌醜陋、心識通達、過去未來、預覩三世發言
讖不可解、事過之後、始驗其實、胡太后聞之、問
以世事、寶公曰、把粟與雞呼朱朱、時人莫之能解、建

義元年、后爲爾朱榮所害、始驗其言、時有洛人趙法
和請占早晚當有官爵、寶公曰、大竹箭不須羽、東廂
屋急手作、時不曉其意、經月餘、法和父喪、大竹者杖、
東廂屋者倚廬、初造十二辰歌、終其言也、

光寶寺在西陽門外御道北、有三層浮圖一所、以石
爲基、形製甚古、畫工雕刻、隱士趙逸見而歎曰、晉朝
石塔寺、今爲光寶寺也、人問其故、逸曰、晉朝三十二
寺、盡皆埋滅、惟有此寺獨存、指園中一處曰、此是浴
堂、前五步應有一井、衆僧掘之、果得屋及井焉、井雖

塡塞、甎口如初、浴堂下猶有石數十枚、當時園地平衍、菓菜葱青、莫不歎息焉、園中有一海、號咸池、葭菼被岸、菱荷覆水、青松翠竹、羅生其傍、京邑士子至於良辰美日、休沐告歸、徵友命朋、來遊此寺、雲車接軫、羽蓋成陰、或置酒林泉、題詩花圃、折藕浮瓜、以爲興適。普泰末、雍州刺史隴西王爾朱天光總士馬於此寺、寺門無何都崩、天光見而惡之、其年天光戰敗斬於東市也、

法雲寺、西域烏場國胡沙門曇摩羅所立也、在光寶

寺西隔牆並門摩羅聰慧利根學窮釋氏至中國即
曉魏言隸書凡所聞見無不通解是以道俗貴賤同
歸仰之作祇洹一所工制甚精佛殿僧房皆爲塗飾
丹素發彩金碧垂輝摹寫真容似丈六之見鹿苑神
光壯麗若金剛之在雙林伽藍之內珍果蔚茂芳草
蔓合嘉木被庭京師沙門好胡法者皆就摩羅受持
之戒行真苦難可揄揚秘咒神驗閻浮所無也咒枯
樹能生枝葉咒人變爲驢馬見之莫不忻怖西域所
賫舍利骨及佛牙經像皆在此寺寺北有侍中尚書

臨淮王彧宅、彧博通典籍、辨慧清悟、風儀詳審、容止可觀、至三元肇慶、萬國齊臻、貂蟬耀首、寶玉鳴腰、負荷執笏、逶迤複道、觀者忘疲、莫不歎服、彧性愛山林、又重賓客、至於春風扇柳、花樹如錦、晨食南館、夜遊後園、僚寀成羣、俊民滿席、絲桐發響、羽觴流行、詩賦並陳、清言乍起、莫不領其玄奧、忘其褊恡焉。是以入彧室者、謂登仙也。荊州秀才張裴裳為五言、有清拔之句、云異林花共色、別樹鳥同聲。彧以蛟龍錦賜之、亦有得緋紬緋綾者、唯河東裴子明為詩不工、罰

酒一石子明八斗而醉眠時人譬之山濤及爾朱兆入京師或爲亂兵所害朝野痛惜焉出西陽門外四里御道南有洛陽大市周迴八里市東南有皇女臺漢大將軍梁冀所造猶高五尺餘景明中比邱道恒立靈仙於其上臺西有河陽縣臺中有侍中侯剛宅市西北有土山魚池亦冀之所造即漢書所謂採土築山十里九坂以象二崤者市東有通商達貨二里里內之人盡皆工巧屠販爲生資財巨萬有劉寶者最爲富室州郡都會之處皆立一宅各養馬一疋至

於鹽粟貴賤、市價高下、所在一例、舟車所通、人跡所履、莫不商販焉、是以海内之貨、咸萃其庭、産匹銅山、家藏金穴、宅宇踰制、樓觀出雲、車馬服飾、擬於王者、市南有調音樂肆二里、里内之人、絲竹謳歌、天下妙伎出焉、有田僧超者、善吹笳、能爲壯士歌項羽吟、征西將軍崔延伯甚愛之、正光末、高平失據、虎吏充斥、賊帥万俟醜奴寇暴涇岐之間、朝廷爲之旰食、延伯總步騎五萬討之、延伯出師於洛陽城西張方橋、卽漢之夕陽亭也、時公卿祖道、車騎成列、延伯危冠長

劒躍武於前僧超吹壯士笛歌曲於後聞之者懦夫成勇劒客思奮延伯膽略不羣威名卓著爲國展力三十餘年攻無牢城戰無橫陣是以朝廷傾心送之延伯每臨陣常令僧超爲壯士聲甲冑之士踴躍延伯單馬入陣傍若無人勇冠三軍威振戎豎二年之間獻捷相繼醜奴募善射者中僧超亡延伯悲惜哀慟左右謂伯牙之失鍾期不能過也後延伯爲流矢所中卒於軍中於是五萬之師一時潰散市西有退酤治觴二里里內之人多醞酒爲業河東人劉白墮

善能釀酒季夏六月時暑赫羲以甖貯酒曝於日中經一旬其酒不動飲之香美醉而經月不醒京師朝貴多出郡登藩遠相餉饋踰於千里以其遠至號曰鶴觴亦名騎驢酒永熙年中南青州刺史毛鴻賓齎酒之蕃路逢劫賊盜飲之卽醉皆被擒獲因此復爲擒奸酒游俠語曰不畏張弓拔刀唯畏白墮春醪市北慈孝奉終二里里內人以賣棺槨爲業賃輀車爲事有挽歌孫巖娶妻三年不脫衣而臥巖因怪之伺其睡陰解其衣有三毛長三尺似野狐尾巖懼而出

之妻臨去將刀截巖髮而走鄰人追之變成一狐追之不得其後京邑被截髮者一百三十餘人初變婦人衣服靚粧行於道路人見而悅之近者被截髮當時有婦人著綵衣者人皆指其狐魅熙平二年四月有至此秋乃止別有準財金肆二里富人在焉凡此十里多諸工商貨殖之民千金比屋層樓對出重門啓扇閣道交通迭相臨望金銀緹繡奴婢裳衣五味八珍僕隸畢口神龜年中以工商上僭議不聽衣金銀緹繡雖立此制竟不施行

準財里內有開善寺京兆人韋英宅也英早卒其妻梁氏不治喪而嫁更納河內人向子集為夫雖云改嫁仍居英宅英聞梁氏嫁向日來歸乘馬將數人至於庭前呼曰阿梁卿忘我也子集驚怖張弓射之應箭而倒即變為桃人所騎之馬亦化為茆馬從者數人盡化為蒲人梁氏惶懼捨宅為寺南陽人侯慶有銅像一軀可高丈餘慶有牛一頭擬為金色遇急事遂以牛他用之經二年慶妻馬氏忽夢此像謂之曰卿夫婦負我金色久而不償今取卿兒丑多以償色

爲覺悟心不遑安至曉丑多得病而亡慶年五十唯有一子悲哀之聲感於行路丑多亡日像自有金色光照四鄰一里之內咸聞香氣道俗長幼皆來觀覩尚書右僕射元稹聞里內頻有怪異遂改準財里爲齊諧里也自退酤以西張方溝水東南臨洛水北達芒山其間東西二里南北十五里並名爲壽丘里皇宗所居也民間號爲王子坊當時四海晏清八荒率職珠囊紀慶玉燭調辰百姓殷阜年登俗樂鰥寡不聞犬豕之食煢獨不見牛羊之衣於是帝族王侯外

戚公主、擅山海之富、居川林之饒、爭修園宅、互相誇競、崇門豐室、洞戶連房、飛館生風、重樓起霧。高臺芳榭。家家而築、花林曲池。園園而有、桃李夏綠、竹柏冬青。而河間王琛最爲豪首、常與高陽爭衡、造文柏堂、形如徽音殿、置玉井金罐、以金五色績爲繩、妓女三百人、盡皆國色、有婢朝雲、善吹篪、能爲團扇歌隴上聲。琛爲秦州刺史、諸羌外叛、屢討之不降、琛令朝雲假爲貧嫗、吹篪而乞、諸羌聞之、悉皆流涕、迭相謂曰何爲棄墳井、在山谷爲寇也、即相率歸降、秦民語曰

快馬健兒不如老嫗吹篪。琛在秦州多無政績，遣使向西域求名馬，遠至波斯國，得千里馬，號曰追風赤其次有七百里馬十餘疋，皆有名字。以銀爲槽，金爲鏁環。諸王服其豪富。琛常語人云：石崇乃是庶姓，猶能雉頭狐掖，畫茆雕薪。況我大魏天王，不爲華侈。造迎風館於後園，窻戶之上，列錢青瑣，玉鳳銜鈴，金龍吐珮，素柰朱李，枝條入簷，伎女樓上坐而摘食。琛常會宗室，陳諸寶器。有水晶鉢、瑪瑙璃碗、赤玉卮數十枚，作工奇妙，中土所無，皆是西域而來。金瓶銀甕百

餘口甌槃盤合稱是自餘文陳女樂及諸名馬復引諸王按行府庫、錦罽珠璣、冰紈霧縠充積其內、繡緹紬綾絲綵纊越錢絹布等、不可勝數、琛忽謂章武王融曰不恨我不見石崇、恨石崇不見我、融立性貪暴、志欲無限、見之惋歎、不覺生疾、還家臥三日不起、江陽繼來省疾謂曰卿之財產應得抗衡何爲歎羨以至於此、融曰常謂高陽一人寶貨多於融、誰知河間瞻之在前、繼笑曰、卿欲作袁術之在淮南、不知世間復有劉備也、融乃蹶起置酒作樂、于時國家殷富、庫

藏盈溢錢絹露於廊者不可校數及太后賜百官絹任意自取朝廷莫不稱力而去惟融與陳留侯李崇負絹過　蹶倒傷踝太后問侍中何少對曰臣有兩手唯堪兩疋所獲多矣朝貴服其清廉經河陰之役諸元殲盡王侯第宅多題為寺壽丘里閭列刹相望祇洹鬱起寶塔高臨四月八日京師士女多至河間寺觀其殿廡綺麗無不歎息以為蓬萊仙室亦不足過入其後園見溝瀆蹇產石磴嶕嶢朱荷出池綠萍浮水飛梁跨樹層閣出雲咸皆唧唧雖梁王兔苑想

之不如也、

追光寺侍中尚書令東平王略之宅也、略生而岐嶷、㓜則老成、博洽羣書、好道不倦、神龜中爲黄門侍郎、元義專政、虐加宰輔、略密與其兄相州刺史中山王熙欲起義兵、問罪君側、雄規不就、釁起同謀、略兄四人並罹塗炭、惟略一身逃命江左、蕭衍素聞略名、見其器度寛雅、文學優贍、甚敬重之、謂曰、洛中如王者幾人、略對曰、臣本朝之日、承乏攝官、至於宗廟之美、百官之富、鴛鴦接翼。杞梓成陰。如臣之比、趍蹌[illegible]

云車載斗量不可數盡、衍大笑、乃封略爲中山王、食邑千戸、儀比皇子、又除宣城太守、給鼓吹一部、劒卒千人、略爲政清肅、甚有治聲、江東朝貢、優於務尚、見略入朝、莫不憚其進止、尋遷信武將軍衡州刺史、孝昌元年、明帝宥吳人江革、請略歸國、江革者、蕭衍之大將也、蕭衍謂曰、朕寧失江革、不得無王、略曰、臣遭家禍難、白骨未收、乞還本朝、收錄存沒、因即悲泣、衍哀而遣之、乃賜錢五百萬、金二百斤、銀五百斤、繡錦寶玩之物、不可稱數、親師百官送於江上、作五言

詩贈者百餘人、凡見敬禮如此、比略始濟淮、明帝拜略侍中義陽王食邑千戶、略至闕、詔曰昔劉蒼好善利建東平。曹植能文。大啓陳國是用聲彪磐石。義鬱維城。侍中義陽王略體自蕃華、門勳夙著內潤外朗兄弟偉如。既見義忘家。捐生狥國丞言忠烈、何日忘之。往雖弛擔爲梁今便言旋。誥闕有志有節。能始能終。方傳美丹青懸諸日月。畧前未至之日即心立稱故封義陽王、然國邊地、寓食他邑、求之二三、未爲盡善宜比德均封追芳曩烈可改封東平王、戶數如前

尋遷尚書令儀同三司、領國子祭酒、侍中如故、略從
容閑雅、本自天資、出南入北、轉復高邁、言論動止、朝
野師模、建義元年、薨於河陰、贈太保、謚曰文貞、嗣王
景式、捨宅為此寺、

融覺寺、清河文獻王懌所立也、在閶闔門外御道南、
有五層浮圖一所、與沖覺寺齊等、佛殿僧房充溢里、
比丘曇謨最善於義學、講涅槃華嚴、僧徒千人、天竺
國胡沙門菩提流支見而禮之、號為菩薩、流支解佛
義、知名西土、諸夷號為羅漢、曉魏言及隸書、翻十地

楞伽及諸經論二十三部雖石室之寫金言草堂之傳眞教不能過也。流支讀曇謨最義大乘章每彈指贊歎唱言微妙即爲胡書寫之傳之於西域西域沙門常東向遙禮之號曇謨最爲東方聖人

大覺寺廣平王環捨宅在融覺寺西一里許北瞻芒嶺南眺洛汭東望宮闕西顧旗亭神臯顯敞實爲勝地是以溫子昇碑云面水背山左朝右市是也環所居之堂上置七佛林池飛閣比之景明至於春風動樹則蘭開紫葉秋霜降草則菊吐黃華名僧大德寂

以遣頒永熙年中平陽王即位造甎浮圖一所是土石之工窮精極麗詔中書舍人溫子昇以爲文也

永明寺宣武皇帝所立也在大覺寺東時佛法經像盛於洛陽異國沙門咸來輻輳負錫持經適茲洛土宣武故立此寺以憩之房廡連亘一千餘間庭列脩竹簷拂高檍奇花異草駢闐堦砌百國沙門三千餘人西域遠者乃至大秦國盡天地之西陲績紡百姓野店邑房相望衣服車馬擬儀中國南中有歌營國去京師甚遠土風隔絕世不與中國交通雖二漢

及魏、亦未嘗至也。今始有沙門菩提拔陁、自云北行一月至勾稚國、北行十一日至孫典國、從孫典國北行三十日至扶南國。方五千里、南夷之國最爲大。民戶殷富、多出明珠金玉及水晶珍異、饒檳榔。從扶南國北行一月至林邑國、出林邑入蕭衍國。拔陁至陽州歲餘、隨揚州比邱法融來至京師。京師沙門問其南方風俗、拔陁云、古有奴調國、乘四輪馬爲車。斯調國出火浣布、以樹皮爲之。其樹入火不燃。凡南方諸國、皆因城郭而居、多饒珍麗、民俗淳善、質直好

義亦與西域大秦安息身毒諸國交通往來或三方
四方浮海乘風百日便至率奉佛教好生惡殺寺西
有宜年里里內有陳留王景皓侍中安定公胡元吉
性虛豁少有大度愛人好士待物無遺尤善玄言道
家之業遂舍半宅安置僧徒演唱大乘數部並進京
師大德超光暅榮四法師三藏胡沙門菩提流支等
咸預其席諸方技術之士莫不歸赴有時奉朝請孟
仲暉者武威人也父賓金城太守暉志性聰明學兼
釋氏四諦之義窮其旨歸前來造第與沙門論議時

號爲自宗先生暉遂造人中俠紵像一軀、相好端嚴
希世所有置皓前聽、須臾彌寶座永安二年中、此像
每夜行遶其座、四向脚跡隱地成文、於是士庶異之、
咸來觀矚、由是發心者亦復無量永熙三年秋忽然
自去、莫知所之、其年冬京師遷鄴武定五年、暉爲洛
州開府長史重加採訪、寥無影迹出閶闔門城外七
里長分橋中朝時以穀水浚急注於城下、多壞民家
立石橋以限之、長則分流入洛故名曰長分橋或云、
晉河間王在長安遣張方征長沙王營軍於此因爲

張方橋也、未知孰是、今民間語訛號爲張夫人橋、朝士送迎多在此處、長分橋西有千金堰、計其水利日益千金因以爲名昔都水使者陳勰所造、令備夫一千歲恒修之

伽藍記卷四終

城北

禪虛寺。在大夏門御道西。寺前有閱武場。歲終農隙甲士習戰。千乘萬騎常在於此。羽林馬僧相善觝角戲。擲戟與百尺樹齊等。虎賁張車渠擲刀出樓一丈帝亦觀戲在樓。恒令二人對爲角戲。中朝時宣武場在大夏門東北。今爲光風園。苜蓿在焉。

凝玄寺。閹官濟州刺史賈璨所立也。在廣門外一里御道東。所謂永平里也。注即漢太上王廣處遷京之

初創居北里直母亾捨以爲寺地形高顯下臨城闕房廡麗精竹柏成林實是淨行息心之所也王公卿來遊觀爲五言者不可勝數洛陽城東北有上高里殷之頑民所居處也高祖名聞義里遷京之始朝士住其中迭相譏刺竟皆去之唯有造瓦者止其內京師瓦器出焉世人歌曰洛城東北上高里殷之頑民昔所止今日百姓造甕子人皆棄去住者恥唯冠軍將軍郭文遠遊憩其中堂宇園林匹於邦君時隴西李元謙能雙聲語常經文遠宅前過見其門閥華美

乃曰是誰第宅。迴值婢春風出。曰郭冠軍家。元謙曰此婢雙聲。春風曰儜奴。慢罵元謙。服婢之能。於是京邑翕然傳之。聞義里有燉煌人宋雲宅。與惠生向西域取經。凡得一百七十部。皆是大乘妙典。初發京師西行四十日至赤嶺。即國之西疆也。皇魏關防正在於此。赤嶺者不生草木。因以為名。其山有鳥鼠同穴。異種共數。鳥雄鼠雌。共為陰陽。即所謂鳥鼠同穴。發赤嶺西行二十三日渡流沙。至吐谷渾國。路中甚寒。多饒風雪。飛砂走礫。舉目皆滿。唯吐谷渾城左右煖

於餘處其國有文字況同魏風俗治政多爲夷法從吐谷渾西行三千五百里至鄯善城其城立王爲吐谷渾所居今城內主是吐谷渾第二息寧西將軍總部落三千以禦西胡從鄯善西行一千六百四十里至左末城城中居民可有百家土地無雨決水種麥不知用牛耒耜而田城中圖佛與菩薩乃無胡貌訪古老云是呂光伐胡所作從左末城西行一千二百七十五里至末城末城傍花果似洛陽惟土屋平頭爲異也從末城西行二十二里至捍麼城城南十五里有

一大寺。三百餘衆僧有金像。一軀舉高丈六儀容超絶相好炳然。面恒東立不肯西顧父老傳云此像本從南方騰空而來于殿。國王親見禮拜像載歸。中路夜宿忽然不見遣人尋之。還來本處卽起塔封四百戶供灑掃。人戶有患以金箔貼像所患處得陰愈後人於此像邊造丈六像者及諸像塔乃至數千懸綵幡蓋亦有萬計魏國之幡過半矣幡上隸書多云太和十九年景明二年延昌二年唯有一幡觀其年號是姚興時幡從捍麼城西行八百七十八里于闐國

王頭著金冠似雞幘頭後垂二尺生絹廣五寸以為飾威儀有鼓角金鉦弓箭一具戟二枝槊五張左右帶刀不過百人其俗婦人袴衫束帶乘馬馳走與丈夫無異死者以火焚燒收骨葬之上起浮圖居喪者剪髮劈面以為哀戚髮長五寸即就平常唯王死不燒置之棺中遠葬於野立廟祭祀以時思之于闐王不信佛法有商胡將一比丘石毘盧旃在城南杏樹下向王伏罪云今輒將異國沙門來在城南杏樹下王聞忽怒即往看毘盧旃旃語王曰如來遣我來令

王造覆盆浮圖一軀。使王祚永隆。王言使我見佛當即從命。毘盧旃鳴鐘聲告佛。即遣羅睺。羅變形爲佛從空而見真容。王五體投地。即於杏樹下置立寺舍畫作羅睺羅像。忽然自滅。于闐王更作精舍籠之。今之覆瓮之影。恒出屋外。見之者無不回向。其中有辟支佛靴。於今不爛。非皮綵。莫能審之。案于闐國境東西不過三千餘里。神龜二年七月二十九日。入朱駒波國。人民山居。五果甚豐。食則麥麨。不立屠殺。食肉者以自死肉。風俗言音與于闐相似。文字與婆羅門

同其國疆界可五日行遍八月初入漢盤陀國界西行六月登葱嶺山復西行三日至鉢盂城三日至不可依山其處甚寒冬夏積雪山中有池毒龍居之昔有商人止宿池側值龍忿怒呪殺商人盤陀王聞之捨子向烏萇國學婆羅門呪四年之中善得其術還復王位就池呪龍龍變為人悔過向王王即徙之葱嶺山去此池二十餘里今日國王十三世祖自此以西山路欹側危坂千里懸崖萬仞極天之阻實在於斯太行孟門匹茲匪險崤關隴坂對此則夷自發

葱嶺步步漸高如此四日乃得至嶺依約中夏實半
天矣漢盤陀國正在山頂自葱嶺已西水皆西流入
西海世人云是天地之中人民決水而種聞中國闕
待雨而種笑曰天何由可共期也城東有孟津河東
北流向沙勒葱嶺高峻不生草木是時八月天氣已
寒北風驅鴈飛雪千里九月中旬入鉢和國高山深
谷嶮道如常國王所住因山為城人民服飾惟有氊
衣地土甚寒窟穴而居風雪勁切人畜相依國之南
界有大雪山朝融夕結望若玉峯十月初旬入嚈噠

國土田庶衍、山澤彌望、居無城郭、游軍而治、以氈爲
衣、隨逐水草、夏則隨涼、冬則就溫、鄉土不識文字、禮
教俱闕、陰陽運轉、莫知其度、年無盈閏、月無大小、用
十二月一藏、受諸國貢獻、南至牒羅、北盡敕勤、東被
于闐、西及波斯、四十餘國皆來朝貢、王居大氈帳、方
四十步、周廻以氍毹爲壁、王著錦衣、坐金牀、以金鳳
皇爲牀脚、見大魏使人、再拜跪受詔書、至于設會、一
人唱則客前、後唱則罷會、唯有此法、不見音樂、嚈噠
國王妃、亦著錦衣、垂地三尺、使人擧之、頭戴一角長

八尺奇長三尺以玫瑰五色裝飾其上王妃出則輿
之入坐金牀以六牙白象四獅子爲牀自餘大臣妻
皆隨傘頭亦似有角團圓下垂狀似寶蓋觀其貴
賤亦有服章四夷之中最爲强大不信佛法多事外
神殺生血食器用七寶諸國奉獻甚饒珍異按嚈噠
國去京二萬餘里十一月初入波斯國境甚狹七日
行過人民山居資業窮煎風俗凶慢見王無禮國王
出入從者數人其國有水昔日甚淺後山崩截流變
爲二池毒龍居之多有災異夏喜暴雨冬則積雪行

人由之、多致艱難、雪有白光、照耀人眼、令人閉目茫然無見、祭祀龍王、然後平復、十一月中旬、入賒彌國、漸出葱嶺、土田嶢确、民多貧困、峻路危道、人馬僅通、一直一道、從鉢盧勒國向烏場、鐵鎖爲橋、懸虛爲度、下不見底、旁無挽捉、倏忽之間、投軀萬仞、是以行者望風謝路、十二月初、入烏場國、北接葱嶺、南連天竺、土氣和煖、地方數千、民物殷阜、匹臨淄之神洲、原田膴膴、等咸陽之上、下鞞羅施兒之所、薩埵投身之地、舊俗雖遠、土風猶存、國王精進、菜食長齋、晨夜禮佛

擊鼓、吹貝、琵琶、箜篌、笙簫備有、日中巳後始治國事、假有死罪、不立殺刑、唯徙空山、任其飲啄、事涉疑似、以藥服之、清濁則驗、隨事輕重、當時即決、土田肥美、人物豐饒、百穀盡登、五果繁熟、夜聞鐘聲、遍滿世界、土饒異花、冬夏相接、道俗採之、上佛供養、國王見大魏使宋雲來、拜受詔書、語人問宋雲曰、卿是日出人也、宋雲答曰、我國東界有大海水、日出其中、實如來旨、王又問曰、彼國出聖人否、宋雲具說周孔莊老之德、次序蓬萊山上銀闕金堂、神仙聖人並在其上、說

管輅善卜、華陀治病、左慈方術、如此之事、分別說之、王曰、若如卿言、即是佛國、我當命終願生彼國、宋雲於是與惠生出城外、尋如來教跡、水東有佛曬衣處、初如來在烏場國行化、龍王瞋恚、與大風雨、佛僧伽梨表裏通濕、雨止、佛在石下東面而坐、曬袈裟、年歲雖久、彪炳若新、非直條縫明見、至於細縷亦彰、乍往觀之、如似未徹、假令刮削、其文轉明、佛坐處及曬衣所、並有塔記、水西有池、龍王居之、池邊有一寺、五十餘僧、龍王每作神變、國王初請、以金玉珍寶投之池

中、在後涌出、令僧取之、此寺衣食待龍而濟、世人名曰龍王寺、王城北十八里有如來履石之跡、起塔籠之、履石之處、若以踐泥、量之不定、或長或短、今立寺可七十餘僧、塔南二十步有泉石、佛本清淨嚼楊枝、植地生、即令成大樹、胡名曰婆樓、城北有陁羅寺、佛事最多、浮圖高大、僧房逼側、周匝金像六十軀、王年常大會于此寺、國內沙門咸來雲集、宋雲惠生見彼比丘戒行精苦、觀其風範、特加恭敬、遂捨奴婢二人以供灑掃、去王城東南山行八日、如來苦行投身餓、

虎之處高山巃嵸危岫入雲嘉木靈芝叢生其上林泉婉麗花綵曜目宋雲與惠生割捨行資於山頂造浮圖一軀刻石隸書銘魏功德山有收骨寺三百餘僧王城南一百餘里有如來昔作摩休國剝皮爲紙折骨爲筆處阿育王起塔籠之舉高十丈折骨之處髓流著石觀其脂色肥膩若新王城西南五百里有善持山甘泉美果見於經記山谷和煖山木冬青當時太簇御辰溫風已扇鳥鳴春樹蝶飛花叢宋雲遠在絕域因矚此芳景歸懷之思獨軫中腸遂動舊疹

纏絡經月。得婆羅門咒。然後平善。山頂東南有太子
石室。一口兩房。太子室前十步有大方石。云太子常
坐其上。阿育王起塔記之。塔南一里太子草菴處。去
塔一里東北下山五十步。有太子男女遶樹不去。婆
羅門以杖鞭之。流血灑地處。其樹猶存。灑血之地今
為泉水。室西三里。天帝什化為師子當路蹲坐遮嫚
婗之處。石上毛尾爪跡今悉炳然。阿周陁窟及門子
供養育父母處。皆有塔記。山中有昔五百羅漢牀。南
北兩行相向坐處。其次第相有大寺。僧徒二百人。太

子所食泉水北有寺恒以驢數頭運糧上山無人驅逐自然往還寅發午至每及中餐此是護塔神濕婆仙使之然此寺昔日有沙彌常除灰因入神定維那挽之不覺皮連骨離濕婆仙代沙彌除灰處國王與濕婆仙立廟圖其形像以金箔貼之隔小嶺有婆奸寺夜叉所造僧徒八十人云羅漢夜叉常來供養灑掃取薪凡俗比邱不得在寺大魏沙門道榮至此禮拜而去不敢留停至正光元年四月中旬入乾陀羅國土地亦與烏場國相似本名業波羅國為嚈噠所

滅遂立敕懃爲王。治國以來。已經二世立性暴凶。多行殺戮。不信佛法。好事鬼神國中人民。悉是婆羅門種。崇奉佛教。好讀經典。忽得此王。深非情願。自恃勇力。與罽賓爭境。連兵戰鬭已歷三年。王有鬭象七百頭。一負十人手捉刀楯。象鼻縛刀與敵相擊。王常停境山終日不歸師老民勞。百姓嗟怨。宋雲詣軍通詔書王凶慢無禮坐受詔書。宋雲見其遠夷不可制任其倨傲。未能責之王遣傳事謂宋雲曰。卿涉諸國經過嶮路。得無勞苦也宋雲曰我皇帝深味大乘。遠求

經論道路雖嶮未敢告疲大王親總三軍遠臨邊境寒暑驟移不無損敝王答曰不能降服小國愧卿此問宋雲初見王是夷人謂不可以禮責任其坐受詔書及親往復乃有人情遂責之曰山有高下水有大小人處世間亦有尊卑嚈噠烏場王並拜受詔書大王何獨不拜王答曰我親見魏主則拜得書坐讀有何可怪世人得父母書猶自坐讀大魏如我父母我亦坐讀書於理無失雲無以屈之遂將雲至一寺供給甚薄時跋提國送師子兒兩頭與乾陀王雲等見

之觀其意氣雄猛。中國素畫莫參其儀。於是西行五日。至如來捨頭施人處。亦有塔寺。二十餘僧。復西行[illegible]大河。河西岸上有如來作摩竭大魚從河而出。十二年中以肉濟人處。起塔爲記。石上猶有魚鱗紋。復西行三日。至佛沙伏城。川原沃壤。城郭端直。民戶殷多。林泉茂盛。土饒珍寶。風俗淳善。其城內外。凡有古寺。名僧德衆。道行高奇。城北一里有白象宮。寺內佛事。皆是石像。裝嚴極麗。頭數甚多。通身金箔。眩耀人目。寺前繫白象樹。此寺之興。實由茲焉。花

葉似棗。季冬始熟。父老傳云。此樹滅佛法亦滅。寺內圖太子夫妻。以見女乞婆羅門像。胡人見之。莫不悲泣。復西行一日。至如來挑眼施人處亦有塔寺石。寺石上有伽葉佛跡。復西行一日。乘船渡一深水。三百餘步。復西南行六十里。至乾陀羅城。東南七里有雀離浮圖。道藥傳云。城東四里。推其本源。乃是如來在此之時。與弟子遊化此土。指城東曰。我入涅槃後三百年有國王名迦尼迦色迦。此處起浮圖。佛入涅槃後二百年來。果有國王字迦尼色迦。出遊城東見。四

童子月牛糞爲塔。可高三尺。俄然即失。道藥傳云童子在虛空中。向王說偈。王怪此童子。即此童子即作塔籠之糞塔。漸高挺出於外去地四百尺。然後王始更廣塔基三百餘步。道藥傳云三百九十步。從此構木始得齊等道藥傳云其高三丈。悉用文石爲階砌。櫨栱上構衆木。凡十三級。上有鐵柱高三尺金盤十三重合去地七百尺。道藥傳云鐵柱八十八尺。八十圍。金盤十五重。去地六十三丈二尺。施功既訖。糞塔如初。在大塔南三步。婆羅門不信是糞。以手探看

遂作一孔年歲雖久糞猶不爛以香泥填孔不可充滿今天宮籠蓋之雀離浮圖自作已來三經天火所燒國王修之還復如故父老云此浮圖天火所燒佛法當滅道藥傳云王修浮圖木工既訖猶有鐵柱無由能上王於四角起大高樓多置金銀及諸寶物王與夫人及諸王子悉在樓上燒香散花至心精神然後轆轤絞索一舉便到故胡人皆云四天王助之若其不爾實非人力所能舉塔內佛事悉是金玉千變萬化難得而稱旭日始升則金盤晃朗微風漸發則

寶鐸和鳴。西域浮圖最為第一、此塔初成、用珍珠為
羅網覆其上、於後數年、王乃思量此珠網價值萬金、
我崩之後、恐人侵奪、復慮大塔破壞、無人修補、一解
珠網、以銅鑊盛之、在塔西北一百步掘地埋之、上種
樹、樹名菩提、枝條四布、密葉蔽天、樹下四面坐像各
高丈五、恒有四龍典掌此珠、若興心欲取、即有禍變、
刻石為銘、囑語將來、若此塔壞、勞煩後賢出珠修治、
雀離浮圖南五十步、有一石塔、其形正圓、高二丈、甚
有神變、能與世人報吉凶、觸之若吉者、金鈴鳴應、若

凶者假令人搖撼亦不肯鳴惠生既在遠國恐不吉
反遂禮神塔乞求一驗於是以指觸之鈴即鳴應得
此驗用慰私心後果得吉反惠生初發京師之日皇
太后敕付五色百尺幡千口錦香囊五百枚王公卿
士幡二千口惠生從于闐至乾陀所有佛事處悉
流布至此頓盡唯留太后百尺幡一口擬奉尸毘王
塔宋雲以奴婢二人奉雀離浮圖永充灑掃惠生遂
減割行資妙簡良匠以鍮摹寫雀離浮圖儀一軀及
釋迦四塔變於是西北行七日渡一大水至如來為

尸毘王救鴿之處、亦起塔寺、昔尸毘王倉庫爲火所燒、其中粳米燋然、至今猶在、若服一粒、永無瘧患、彼國人民須藥日取之、道藥傳云、至那迦羅訶國、有佛頂骨、方圓四寸、黃白色、下有孔、受人手指、閃然似仰蜂窠、至耆賀濫寺、有佛袈裟十三條、以尺量之、或短或長、復有佛錫杖、長丈七、以水筩盛之、金箔其上、此杖輕重不定、值有重時、百人不舉、值有輕時、一人勝之、那竭城中有佛牙佛髮、並作寶函盛之、朝夕供養、至瞿羅羅鹿見佛影窟、入山十五步、四向戶遙望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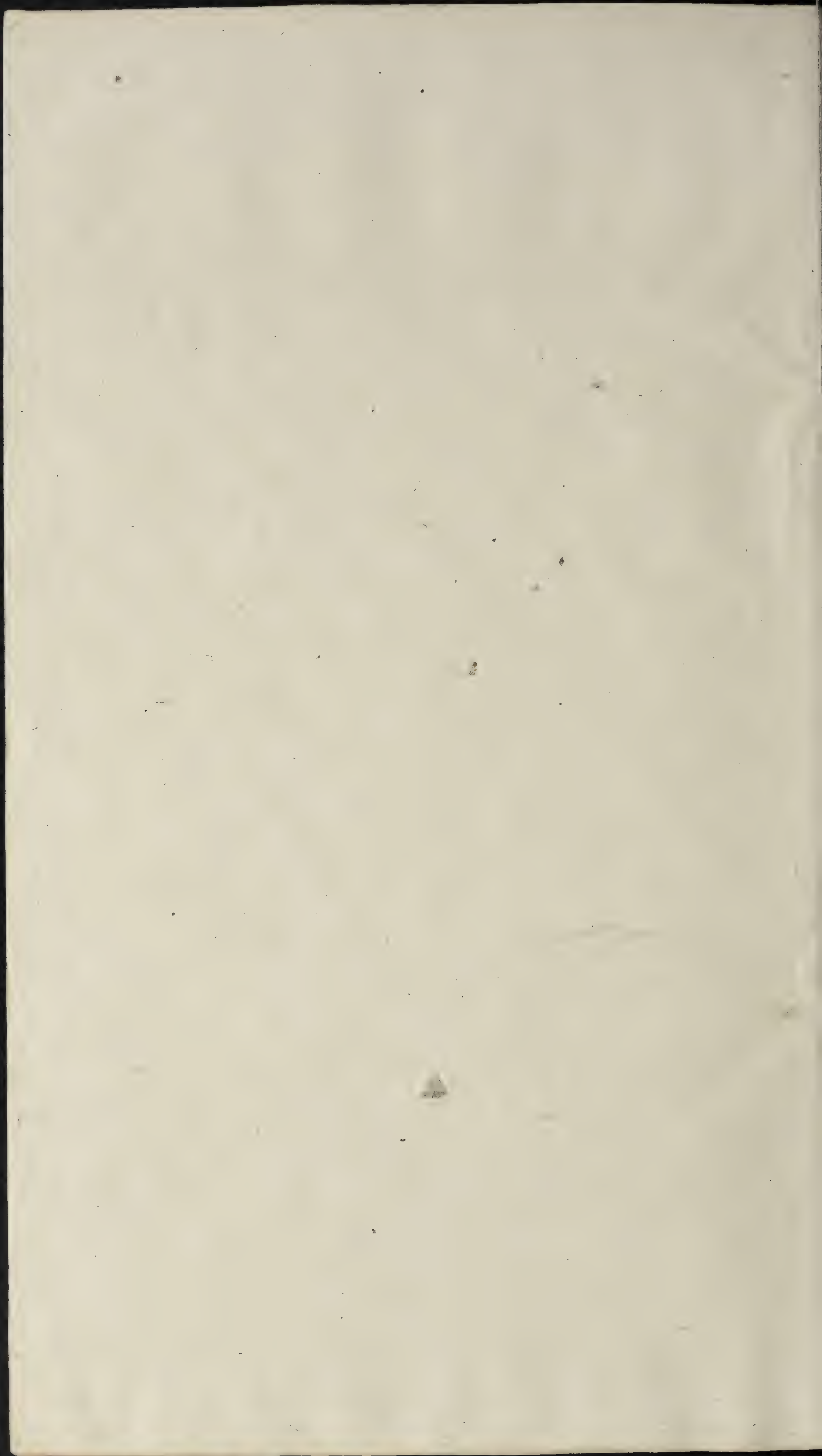
衆相炳然近看瞑然以手摩之唯有石壁漸漸却行始見其相容顏挺特世所希有窟前方石石上有佛跡窟西南百步有佛浣衣處窟北一里有目連窟窟北有山山下有大佛手作浮圖高十丈云此浮圖陷入地佛法當滅并爲七塔塔南石銘云如來手書胡字分明於今可識焉惠生在烏場國二年西胡風俗大同小異不能具錄至正光二年二月始還天闕衒之按惠生行記事多不盡錄今依道藥傳宋雲家記故並載之以備缺文京師東西二十里南北十五里

戶十萬六千餘。廟社宮室府曹以外。方三百步爲一里。里開四門。門置里正二人。吏四人。門士八人。合有二百二十里。寺有一千三百六十七所。天平元年。遷都鄴城。洛陽餘寺四百二十一所。北芒山上有馮王寺。齊獻武王寺。京東石關有元領軍寺。劉長秋嵩高中有閑居寺。栖禪寺。嵩陽寺。道場寺。上有中頂寺。東有昇道寺。京南關口有石窟寺。靈巖寺。京西瀍澗有白馬寺。照樂寺。如此之寺既郭外不在數限亦詳載之。

右楊衒之洛陽伽藍記五卷文獻通考作三卷陳氏云衒之以尒朱之亂城郭邱墟追述斯記晁氏亦云後魏遷都洛陽一時王公大夫多造佛寺或捨其私第爲之故僧舍多爲天下最衒之載其本末及事跡甚備石林燕語乃謂東漢以來九卿官府皆名曰寺與臺省並稱鴻臚其一也本以待四夷賓客故摩騰竺法蘭自西域以佛經至舍于鴻臚今洛中白馬寺或云卽漢鴻臚舊地摩騰初來以白馬負經旣死尸不壞因留寺中後遂以爲浮

屠之居因名白馬今僧居槪稱寺本此摩騰眞身至今不枯朽漆棺石室扃鎖甚固藏其鑰于府廨有欲觀者請鑰秉燭乃可詳視然楊衒之洛陽伽藍記載當時經函放光事而不及摩騰不可解寺又攷高僧傳載漢明帝于城門外立精舍以處摩騰卽白馬寺是也名白馬者相傳天竺國有伽藍名招提其處大富有惡國王利于財將毀之有一白馬繞塔悲鳴卽停毀自後改招提白馬諸處多取此名焉其說白馬名寺又不同故並錄之以補

斯記之闕汝上王讃識





三輔黃圖引

易曰上古穴居而野處後世聖人易之以宮室上棟下宇以待風雨蓋取諸大壯三代盛時未聞宮室過制秦穆公居西秦以境地多良材始大宮觀戎使由余適秦穆公示以宮觀由余曰使鬼爲之則勞神矣使人爲之則苦人矣是則穆公時秦之宮室已壯大矣惠文王初都咸陽取岐雍巨材新作宮室南臨渭北踰涇至於離宮三百復起阿房未成而亡始皇并滅六國憑藉富強益爲驕侈殫天下財力以事營繕



項羽入關燒宮闕三月火不滅漢高祖有天下始都長安寔曰西京欲其子孫長安都於此也長安本秦之鄉名高祖作都至孝武皇帝承文景菲薄之餘恃邦國阜繁之資土木之役倍秦越舊斤斧之聲畚鍤之勞歲月不息蓋騁其邪心以誇天下也昔孔子作春秋築一臺新一門必書於經謹其廢農時奪民力也今裒采秦漢以來宮殿門闕樓觀池苑在關輔者著於篇曰三輔黃圖云東都不與焉

三輔黄圖目錄

卷一

西垂宮　平陽封宮
橐泉宮　步高宮
步壽宮　虢宮
長楊宮　蘄年宮
梁山宮　信宮
興樂宮　朝宮
阿房宮　蘭池宮
鐘宮　馳道
雲閣　望夷宮

發越殿　蕙草殿

高門殿　非常室

織室　凌室

暴室　弄田

內謁者署　金馬門

路軨廄

建章宮

駘蕩宮　馺娑宮

天梁宮　枍詣宮

卷四

苑囿

池沼

百子池　十池在上林苑

佽飛外池　秦酒池

影娥池　琳池

鶴池　盤池　冰池

卷五

臺榭

周靈臺　漢靈臺

栢梁臺　漸臺

神明臺　通天臺

官社　官稷

觀樓館附

豫章觀　飛廉觀

厲玉觀　青梧觀

射熊觀　石闕觀

封巒觀　白楊觀

長平觀　龍臺觀

涿木觀　細柳觀

成山觀　僊人觀

卷六

石渠閣　天祿閣
麒麟閣　未央宮堯閣
白虎閣　屬車閣
署
虎威　章溝
入營
庫
武庫　靈金內府
倉

橋

横橋　渭橋

霸橋　便門橋

飲馬橋

陵墓

漢十五陵　李夫人墓

王莽妻億年陵

雜錄

禁中　省中

鹵簿　清道

靜室　離宮

行在所　陛下

繭館　蠶室

鐘室　作室

長安御溝　闕觀

甃　城

掖門　闌闠

承塵　蠻夷邸

目錄終

三輔黄圖卷一

漢　无名氏撰　浮梁鄧傳安校

三輔沿革

禹貢九州、舜置十二牧、雍其一也、古豐鎬之地。平王東遷以岐豐之地賜秦襄公、至孝公始都咸陽。咸陽在九嵕山渭水北、山水俱在南、故名咸陽。秦幷天下、置内史以領關中、項籍滅秦、分其地爲三、以章邯爲雍王、都廢丘。司馬欣爲塞王、都櫟陽。董翳爲翟王、都高奴、謂之三秦。漢高祖入關定三秦、元年更爲渭南

郡、九年罷郡復爲内史、五年高帝在洛陽婁敬說曰
夫秦地被山帶河。四塞以爲固。卒然有急百萬衆可
立具。因秦之故資甚美膏腴之地。此所謂天府。陛下
入關而都之。山東雖亂。秦故地可全而有也。又田肯
賀高帝曰、陛下治秦中。秦形勢之國。帶河阻山。持戟
百萬。秦得百二焉。地勢便利。其以下兵於諸侯猶居
高屋之上建瓴水也。自是漢始都之。景帝分置左右
内史、此爲右内史、武帝太初元年、改内史爲京兆尹
與左馮翊右扶風謂之三輔其輔俱在長安古城中

三輔治所

京兆在故城南尚冠里、

馮翊在故城内太上皇廟西南、

扶風在夕陰街北、

三輔者、謂主爵中尉、及左右内史漢武帝改曰京兆尹、左馮翊、右扶風、共治長安城中、是爲三輔、三輔郡皆有都尉、如諸郡京輔都尉治華陰左輔都尉治高陵、右輔都尉治郿、王莽分長安城旁六鄉、置帥各一人、分三輔爲六都尉、渭城安陵以西北至栒邑義渠

十縣、屬京尉大夫府居故長安寺高陵以北十縣、屬師尉大夫府居、故廷尉府新豐以東至湖十縣屬翊尉大夫府居、城東霸陵杜陵以東至藍田西至武功郁夷十縣、屬光祿大夫府居城、西茂陵槐里以西至汧十縣、屬扶尉大夫府居城西長陵池陽以北祋祤十縣、屬列尉大夫府居、後漢光武之後、扶風出治槐里、馮翊出治高陵、

咸陽故城

自秦孝公至始皇帝胡亥並都此城案孝公十二年、

作咸陽、築冀闕、徙都之、始皇二十六年徙天下高貲富豪於咸陽十二萬戸。諸廟及臺苑皆在渭南。秦每破諸侯。徹其宮室。作之咸陽北坂上。南臨渭自雍門以東至涇渭、殿屋複道、周閣相屬、所得諸侯美人鐘鼓以充之。二十七年、作信宮渭南、已而更命信宮爲極廟、象天極、自極廟道通驪山、作甘泉前殿築甬道自咸陽屬之、始皇窮極奢侈。築咸陽宮。因北陵營殿端門四達。以制紫宮象帝居。引渭水灌都。以象天漢。橫橋南渡以法牽牛。橋廣六丈南北二百八十步、六

十八間八百五十柱、二百一十二梁、橋之南北隄、繳立石柱、咸陽北至九嵕、甘泉南至鄠杜、東至河、西至汧渭之交、東西八百里、南北四百里、離宮別館相望聯屬。木衣綈綉。土被朱紫。宮人不移。樂不改懸。窮年忘歸。猶不能徧。

宮 馳道閣附

萯陽宮、秦文王所起、在今鄠縣西南二十三里、

棫楊宮、秦昭王所作、在今岐州扶風縣東北、

西垂宮、文公元年居垂宮、

平陽封宮、武公元年伐彭戲氏至于華山下、居於平

陽封宮、

橐泉宮皇覽曰、秦穆公冢在橐泉宮祈年觀下、

步高宮、在新豐縣亦名市邱城、

步壽宮、在新豐縣步高宮西、

虢宮、秦宣太后起、在今岐州虢縣界、

長楊宮在今盩厔縣東南三十里、本秦舊宮、至漢修

飾之以備行幸、宮中有垂楊數畝、因爲宮名、門曰射

熊觀、秦漢游獵之所。

蘄年宫、穆公所造、廟記曰、蘄年宫在城外、秦始皇本紀蘄年宫在雍、

梁山宫、始皇幸梁山在好畤、

信宫、亦曰咸陽宫、

興樂宫、秦始皇造、漢修飾之、周回二十餘里、漢太后常居之、

朝宫、始皇三十五年、以咸陽人多先王之宫庭小。曰吾聞周文王都豐。武王都鎬。豐鎬之間。帝王之都也。乃營朝宫於渭南上林苑庭中。可受十萬人。車行酒

騎行炙千人唱萬人和收天下兵聚之咸陽銷以爲鍾鐻高三丈鍾小者皆千石也銷鋒鏑以爲金人十二以弱天下之人立於官門坐高三丈銘其後曰皇帝二十六年初兼天下改諸侯爲郡縣一法律同度量大人來見臨洮其大五丈足跡六尺銘李斯篆蒙恬書董卓悉椎破銅人銅臺以爲小錢英雄記曰昔大人見臨洮而銅人鑄臨洮生卓而銅人毀天下大亂卓身滅抑有以也餘二人魏明帝欲徙詣洛陽清明門裏載至霸城重不可致便留之

阿房宮、亦曰阿城、惠文王造宮未成而亡、始皇廣其宮、規恢三百餘里、離宮別館、彌山跨谷、輦道相屬、閣道通驪山八十餘里、表南山之顛以爲闕、絡樊川以爲池、作阿房前殿、東西五十步、南北五十丈、上可坐萬人、下建五丈旗、以木蘭爲梁、以磁石爲門、周馳爲複道、度渭屬之咸陽、以象太極閣道抵營室也、阿房宮未成、欲更擇令名名之、作宮阿基旁、故天下謂之阿房宮、隱宮徒刑者七十餘萬人、乃分作阿房宮、或作驪山、蘭池宮、始皇三十一年、爲微行咸陽、與武

士四人俱夜出逢蘭池注渭城縣有蘭池宮
鐘宮在鄠縣東北二十五里始皇收天下兵銷爲鐘
鐻此或其處也

馳道案秦本紀始皇二十七年治馳道注曰馳道天
子道也蔡邕曰馳道天子所行道也今之中道然漢
書賈山傳曰秦爲馳道於天下東窮燕齊南極吳楚
江湖之上濱海之觀畢至道廣五十步三丈而樹厚
築其外隱以金椎樹以青松漢令諸侯有制得行馳
道中者行旁道無得行中央三丈也不如令沒入其

車馬

雲閣二世所造起雲閣欲與南山齊

望夷宮在涇陽縣界長平觀道東北臨涇水以望北夷以爲官名

林光宮胡亥所造從廣各五里在雲陽縣界

漢長安故城

漢之故都高祖七年方修長安宮城自櫟陽徙居此城本秦離宮也初置長安城本狹小至惠帝更築之

按惠帝元年正月初城長安城三年春發長安六百

里內男女十四萬六千人三十日罷城高三丈五尺下濶一丈五尺六月發徒隷二萬人常役至五年復發十四萬五千人三十日乃罷九月城成高三丈五尺下濶一丈五尺上濶九尺雉高三坂周回六十五里城南爲南斗形北爲北斗形至今人呼漢京城爲斗城是也漢舊儀曰長安城中經緯各長三十二里十八步地九百七十二頃八街九陌三宮九府三廟十二門九市十六橋地皆黑壤今赤如火堅如石父老傳云盡鑿龍首山土爲城水泉深二十餘丈樹宜

槐與榆松柏茂盛焉城下有池周繞廣三丈深二丈石橋各六丈與街相直

秦漢風俗

漢志曰秦有四塞之固昔后稷封斄公劉處豳太王徙岐文王作豐武王治鎬其民有先王遺風好稼穡本業故豳詩言農桑衣食之業甚備秦都咸陽徙天下富豪十二萬戶漢高帝都長安徙諸齊田楚屈昭景及諸功臣於長陵後世世徙吏二千石高貲富人及豪傑幷兼之家於諸陵强本弱末以制天下是故

五方錯雜風俗不一貴者崇侈靡賤者薄仁義富強則商賈爲利貧窶則盜賊不禁閭里嫁娶尤尚財貨送死過度故漢之京輔號爲難理古今之所同也

都城十二門

長安城東出南頭第一門曰霸城門民見門色青名曰青城門或曰青門門外舊出佳瓜廣陵人邵平爲秦東陵侯秦破爲布衣種瓜青門外瓜美故時人謂之東陵瓜廟記曰霸城門亦曰青綺門漢書王莽天鳳三年霸城門災莽更霸城門曰仁壽門無疆亭

長安城東出第三門曰清明門一曰籍田門以門內有籍田倉一曰凱門漢書平帝元始四年東風吹屋瓦且盡即此門也漢宮殿疏曰第三門名城東門莽更名曰宣德門布恩亭

長安城東出北頭第一門曰宣平門民間所謂東都門漢書曰成帝建始元年有白蛾羣飛蔽日從東都門至枳道又疏廣太傅受少傅上疏乞骸骨歸公卿大夫爲設祖道供張東都門外即此門也其郭門亦曰東都門即逢萌挂冠處也王莽更名春王門正月亭

東都門至外郭亭十三里

長安城南出東頭第一門曰覆盎門一號杜門廟記曰覆盎門與洛門相去十三里二百一十步門外有魯班輸所造橋工巧絕世長樂宮在城中近東直杜門其南有下杜城漢書集註云故杜陵之下聚落也故曰下門又曰端門北對長樂宮漢書曰戾太子所斫覆盎門出奔湖王莽更名曰永淸門長茂亭

長安城南出第二門曰安門亦曰鼎路門北對武庫王莽更名曰光禮門顯樂亭

長安城南出第三門曰西安門、北對未央宮、一曰便門。即平門也。古者平便皆同字。武帝建元二年、初作便門橋、跨渡渭水上以趨茂陵。其道易直。三輔決錄曰、長安城西門曰便門、橋北與門對、因號便橋。王莽更名曰信平門、誠正亭。

長安城西出南頭第一門、曰章城門、漢宮殿疏曰章城門。漢城西面南頭第一門、三輔舊事曰章門、一曰光華門、又曰便門、漢書成帝元延元年、章城門牡自亡。王莽改曰萬秋門、億年亭。

長安城西出第二門曰直城門、漢宮殿疏曰、西出南頭第二門也、亦曰故龍樓門、門上有銅龍、本名直門、王莽更曰直道門端路亭、

長安城西出北頭第一門、曰雍門、本名西城門、王莽改曰章義門著義亭、其水北入有函里、民呼曰函里門、

長安城北出東頭第一門、曰洛城門、又曰高門、漢宮殿疏曰、高門長安北門也、又名鸛雀臺門、外有漢武承露盤在臺上。

長安城北第二門曰廚城門、長安廚在門內因爲門名、王莽更名建子門、廣世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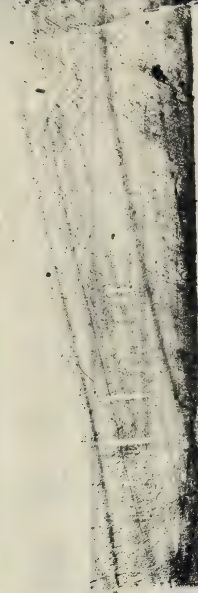
長安城北出西頭第一門、曰橫門、漢書虒上小女陳持弓走入光門。即此門也。門外有橋曰橫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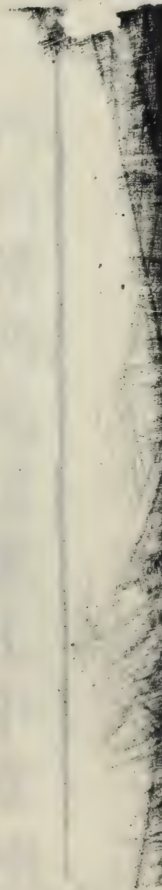
漢城門皆有候、門候主候時謹啓閉也。三輔決錄曰、長安城面三門。四面十二門。皆通達九逵。以相經緯。衢路平正。可並列車軌。十二門三塗洞闢。隱以金椎。周以林木。左右出入。爲往來之徑。行者升降。有上下之別。班固西都賦云、披三條之廣路。立十二之通門、

又張衡西京賦云城郭之制則旁開三門參塗夷庭。

方軌十二街衢相經是也。

三輔黄圖卷一終





三輔黃圖卷二

長安九市

廟記云、長安市有九、各方二百六十六步、六市在道
西。三市在道東。凡四里爲一、市、致九州之人、在突門
夾橫橋大道、市樓皆重屋、又曰旗亭。樓在杜門大道
南、又有當市樓、有令署、以察商賈貨財買賣貿易之
事。三輔都尉掌之、直市在富平津西南二十五里。即
秦文公造、物無二價、故以直市爲名。張衡西京賦云、
郭開九市。通闤帶闠。旗亭重立。俯察百隧。是也。又案

郡國志、長安大俠萯子夏居柳市、司馬季主卜於東市、晁錯朝服斬於東市、西市在醴泉坊、

長安八街九陌

三輔舊事云、長安城中有香室街、夕陰街、尚冠前街、八街九陌。漢書劉屈氂妻梟首華陽街、京兆尹張敞走馬章臺街、陳湯斬郅支王首縣藁街、張衡西京賦云、參塗夷庭街衢相經。廛里端直甍宇齊平是也。

長安城中閭里

長安閭里一百六十、室居櫛比。門巷修直、有宣明建

陽昌陰尚冠修城黃棘北煥南平等里漢書萬石君

奮徙家長安戚里、宣帝在民間時常在尚冠里、劉向

列女傳節女長安大昌里人也、

漢宮

長樂宮本秦之興樂宮也、高皇帝始居櫟陽、七年長

樂宮成、徙居長安城、三輔舊事宮殿疏皆曰、興樂宮

秦始皇造、漢修飾之、周回二十里、前殿東西四十九

丈七尺、兩序中三十五丈、深十二丈、長樂宮有鴻臺

有臨華殿、有溫室殿、有信宮長秋永壽永寧四殿、高

帝居此宮、後太后常居之、孝惠至平帝皆居未央宮、漢書宣帝元康四年、神爵五采以萬數集長樂宮。五鳳三年、鸞鳳集長樂宮東闕中樹上、王莽改長樂宮爲長樂室、在長安中近東直杜門、

未央宮、漢書曰、高祖七年蕭何造未央宮、立東闕北闕前殿武庫太倉、上見其壯麗之甚怒。曰天下匈匈。勞苦數歲。成敗未可知。是何治宮室過度也、何對曰、以天下未定。故可因以就宮室、且天子以四海爲家。非令壯麗。無以重威。無令後世有以加也。上悅、自櫟

陽徙居焉。未央宮周回二十八里，前殿東西五十丈，深十五丈，高三十五丈。營未央宮因龍首山以制前殿。至孝武以木蘭爲棼橑，文杏爲梁柱，金鋪玉戶，華榱璧璫，雕楹玉碣，重軒鏤檻，青瑣丹墀，左墄右平，黃金爲壁帶，間以和氏珍玉，風至其聲玲瓏然也。未央宮有宣室、麒麟、金華、承明、武臺、鉤弋等殿，又有殿閣三十有二，有壽成、萬歲、廣明、椒房、清涼、永延、玉堂、壽安、平就、宣德、東明、飛雨、鳳凰、通光、曲臺、白虎等殿。廟記云：未央宮有增城、昭陽殿。漢宮殿疏曰：未央宮有

麒麟閣天祿閣有金馬門青瑣門元武蒼龍二闕朱鳥堂畫堂甲觀非常室又有鉤盾署弄田三輔決錄曰未央宮有延年殿合歡殿四車殿又漢宮閣記云未央宮有宣明長年溫室昆德四殿又有玉堂增盤閣宣室閣三輔舊事云武帝於未央宮起高門武臺殿漢武故事云神明殿在未央宮王莽改未央宮曰壽成室前殿曰玉路堂如路寢也按舊圖漸臺織室凌室皆在未央宮

建章宮武帝太初元年柏梁殿災粵巫勇之曰粵俗

有火災即復起大屋以厭勝之帝於是作建章宮度爲千門萬戶。宮在未央宮西長安城外帝於未央宮營造日廣以城中爲小乃於宮西跨城池作飛閣通建章宮構輦道以上下宮之正門曰閶闔高二十五丈亦曰壁門左鳳闕高二十五丈右神明臺門內北起別風闕高五十丈對峙井幹樓高五十丈輦道相屬焉連閣皆有罘罳前殿下視未央其西則廣中殿受萬人三輔舊事云建章周回三十里東起別風闕高二十五丈乘高以望遠又於宮門北起圓闕高二

十五丈上有銅鳳凰赤眉賊壞之西京賦云圜闕聳以造天若雙碣之相望是也廟記云建章宮北門高二十五丈建章北闕門也又有鳳凰闕漢武帝造高七十丈五尺鳳凰闕亦名別風闕又云嶕嶢闕在圜闕門內二百步繁欽建章序云秦漢規模廓然泯毀惟建章鳳闕聳然獨存雖非象魏之制亦一代之巨觀古歌云長安城西有雙闕上有雙銅雀一鳴五穀成再鳴五穀熟按銅雀即銅鳳凰也楊震關輔古語云長安民俗謂鳳凰闕爲貞女樓漢書曰建章宮南

有玉堂、壁門三層臺高三十丈、玉堂內殿十二門、階
陛皆玉爲之、鑄銅鳳高五尺、飾黃金棲屋上、下有轉
樞、向風若翔、椽首薄以璧玉、因曰璧門、建章有駘蕩
馺娑枍詣及天梁奇華鼓簧等宮、又有玉堂神明堂
疏圃鳴鑾奇華銅柱函德二十六殿、太液池、唐中池、
桂宮、漢武帝造、周回十餘里、漢書曰、桂宮有紫房複
道通未央宮、關輔記云、桂宮在未央北、中有明光殿、
土山複道、從宮中西上城、至建章神明臺蓬萊山、三
秦記、未央宮漸臺西有桂宮、中有光明殿、皆金玉珠

璣爲簾箔。處處明月珠。金陛玉階。晝夜光明。又西京雜記云、武帝爲七寶牀、雜寶按、劒寶屏風、列寶帳、設於桂宮、時人謂爲四寶宮、

北宮在長安城中、近桂宮、俱在未央宮北、周回十里、高帝時、制度草創、孝武增修之、中有前殿廣五十步、珠簾玉戸如桂宮。漢書曰、呂太后崩、孝惠皇帝廢處北宮、又曰、哀帝崩、貶皇太后趙氏爲孝成皇后、退居北宮、皇后薄氏退居桂宮、

甘泉宮、一曰雲陽宮、史記秦始皇二十七年作甘泉

宮及前殿、築甬道、自咸陽屬之、關輔記曰、林光宮一曰甘泉宮、秦所造、在今池陽縣西、故甘泉山宮、以山爲名、宮周匝十餘里、漢武帝建元中增廣之、周十九里、去長安三百里、望見長安城、黃帝以來圜丘祭天處。遁甲開山圖云、雲陽先生之墟也、武帝造闕於南、以象方色、於甘泉宮更置前殿、始造宮室、有芝生甘泉殿邊房中、漢舊儀云、芝有九莖、芝金色綠葉朱實、夜有光、乃作芝房之歌。帝又起紫殿、雕文刻鏤、黼黻以玉飾之、成帝永始四年、行幸甘泉、郊泰畤、神光降

於紫殿今按甘泉谷北岸有槐樹、今謂玉樹。根幹盤
峙、三二百年木也。楊震關輔古語云、耆老相傳咸以
謂此樹、即楊雄甘泉賦所謂玉樹青葱也。甘泉有高
光宮、又有林光宮有長定宮、竹宮通天臺、通靈臺、武
帝作迎風館於甘泉山、後加露寒儲胥二館、皆在雲
陽、甘泉中西南起彷徨觀、築甘泉苑、建元中作石闕
封巒鳷鵲觀於苑垣內、宮南有昆明池、施南有棠梨
宮漢未央長樂甘泉宮、四面皆有公車、
司馬門、凡言司馬者、宮垣之內丘、在司馬主武

事故謂宮之外門爲司馬門按漢官衛令諸出入殿門公車司馬門者皆下不如令罰金四兩王莽改公車司馬門曰王路四門分命諫大夫四人受章疏以通下情

三輔黃圖卷二終

三輔黃圖卷三

長樂未央建章北宮甘泉宮中宮室臺殿

鴻臺。秦始皇二十七年築。高四十丈。上起觀宇。帝嘗射飛鴻于臺上。故號鴻臺。漢書惠帝四年。長樂宮鴻臺災。

臨華殿。在長樂宮前殿後。武帝建。漢書成帝永始四年。長樂宮臨華殿災。

温室殿。按漢宮殿疏。在長樂宮。又漢宮閣記。在未央宮。

長信宮。漢太后常居之。按通靈記太后成帝母也。后宮在西。秋之象也。秋主信。故宮殿皆以長信長秋爲名。又永壽永寧殿。皆后所處也。

右長樂宮

宣室溫室清涼。皆在未央宮殿北。宣明廣明。皆在未央殿東。昆德玉堂。皆在未央殿西。

宣室。未央前殿正室也。淮南子曰。周武王殺紂於宣室。漢取舊名也。漢書曰。文帝受釐宣室。夜半前席賈生問鬼神之事。即此也。又王莽地皇四年。城中少年

朱弟張魚等燒宮、莽避火宣室前殿、火輒隨之。
温室殿、武帝建冬處之温煖也。西京雜記曰、温室以椒塗壁、被之文繡、香桂爲柱、設火齊屏風、鴻羽帳、規地以罽賓氍毹。漢書曰、孔光爲尚書令、歸休與兄弟妻子燕語、終不及朝省政事。或問温室省中樹何木。光不應。
清涼殿、夏居之則清涼也。亦曰延清室、漢書曰、清室則中夏含霜、即此也。董偃常臥延清之室、以畫石爲牀、文如錦、紫琉璃帳、以紫玉爲盤、如屈龍、皆用雜寶

飾之、侍者於外扇偃、偃曰、玉石豈須扇而後涼邪。又以玉晶爲盤、貯氷於膝前、玉晶與氷相潔。侍者謂氷無盤必融濕。席乃拂玉盤墜。氷玉俱碎。玉晶千塗國所貢也、武帝以此賜偃、

麒麟殿、未央宮有麒麟殿、漢書哀帝燕董賢父子於麒麟殿、視賢曰、吾欲法堯禪舜如何、王閎曰、天下乃高皇帝天下、非陛下之天下也、陛下奉承宗廟、當傳之無窮、安可妄有所授、帝業至重、天子無戲言。上默然不悅、

金華殿、未央宮有金華殿、漢書曰、成帝初方向學、召鄭寛中張禹說尚書論語於金華殿中。

承明殿、未央宮有承明殿、著述之所也。班固西都賦序云内有承明著作之庭、即此也。漢書武帝謂嚴助曰、君厭承明之廬。又成帝鴻嘉二年、雉飛集承明殿屋、

蒼龍白虎朱雀元武、天之四靈、以正四方、王者制宮闕殿閣取法焉。

掖庭宮、

椒房殿、在未央宮、以椒和泥塗、取其溫而芬芳也。武帝時、後宮八區、有昭陽飛翔增成合歡蘭林披香鳳凰鴛鴦等殿、後有增修安處常寧茝若椒風發越蕙草等殿、爲十四位。成帝趙皇后居昭陽殿、有女弟俱爲婕妤、貴傾後宮。昭陽舍蘭房椒壁、其中庭形朱、而庭上髹漆、切皆銅沓、黃金塗、白玉階、壁帶往往爲黃金釭、函藍田璧、明珠翠羽飾之、自後宮未嘗有焉。班婕妤居增成舍、哀帝時董賢女弟爲昭儀、居舍號曰椒風。

高門殿、漢書曰、汲黯請見高門、注曰、未央宮高門殿也、又哀帝時鮑宣諫曰、陛下擢臣巖穴誠冀有益毫毛、豈欲臣美食大官、重高門之地、

非常室、漢書成帝綏和二年、鄭通里人王褒絳衣小冠帶劍入北司馬門殿東門、上前殿至非常室中解帷組結佩之、召前殿署長業等曰、天帝令我居此、業等收縛考問、乃故公車大誰卒病狂易、不自知入宮、下獄死、

織室在未央宮、又有東西織、室織作文繡郊廟之服

有令史

凌室、在未央宮藏冰之所也。豳詩七月篇曰、納于凌陰。周官凌人職掌藏冰。大祭祀餘食則供冰。漢書惠帝四年、織室凌室災、

暴室、主掖庭織作染練之署。謂之暴室、取暴曬爲名耳。有嗇夫官屬。

弄田、在未央宮、弄田者、燕遊之田。天子所戲弄耳。漢書昭帝紀曰、始元元年、上耕于鉤盾弄田、應劭注云、帝時年九歲、未能親耕帝籍。鉤盾宦者近署、故往

試耕爲戲弄成帝建始三年、小女陳持弓年九歲、闌入尚方掖門至未央殿鉤盾禁中、

內謁者署在未央宮屬少府、續漢書云、掌宮中步帳褻物、丁孚漢官云、令秩千石、

金馬門、宦者署、武帝時大宛馬以銅鑄像立於署門、因以爲名、東方朔主父偃嚴安徐樂、皆待詔金馬門即此。

路軨廐、在未央宮、掌宮中輿馬、亦曰未央廐、漢書曰、武帝時期門郎上官桀遷爲未央廐令、

右未央宮

駘蕩宮、春時景物駘蕩滿宮中也。

馺娑宮、馺娑馬行疾貌、馬行迅疾、一日之間遍宮中。言宮之大也。

天梁宮、梁木至於天、言宮之高也。四宮、皆在建章宮。

枍詣宮、枍詣木名、宮中美木茂盛也。

奇華殿、在建章宮旁、四海夷狄器服珍寶、火浣布、切玉刀、巨象大雀師子宮馬、充塞其中、

鼓簧宮、漢宮閣疏云、鼓簧宮周匝一百三十步、在建

章宮西北、
神明臺漢書曰、建章有神明臺廟記曰神明臺、武帝
造、祭仙人處、上有承露盤、有銅仙人舒掌捧銅盤玉
杯、以承雲表之露、以露和玉屑服之以求仙道。長安
記、仙人掌大七圍以銅爲之、魏文帝徙銅盤折、聲聞
數十里。

右建章宮

壽宮、北宮有神仙宮、壽宮、張羽旗、設供具以禮神君、
神君來則肅然風生。帷帳皆動。

明光宮、武帝太初四年秋起、在長樂宮後、南與長樂宮相連屬、漢書元后傳曰、成都侯商嘗疾、欲避暑從上借明光宮、荅即此、王莽建國元年、改明光宮爲安館、安定太后居之、

太子宮甲觀、太子宮有甲觀畫堂、漢書曰、孝成皇帝元帝太子也、母曰王皇后、元帝在太子宮生甲觀畫堂、元后傳曰、見於內殿、此其例也、畫堂謂宮殿中彩畫之堂、

右北宮

鉤弋宮、列仙傳曰、鉤弋夫人姓趙氏河間人少好淸
病臥六年右手鉤卷飲食少壁氣者云東北有貴人
推而得之見召姿色佳麗武帝及其手得玉鉤而手
展有寵生昭帝娠十四月上曰聞昔堯十四月而
生今鉤弋亦然乃命所生門曰堯母門所居曰鉤弋
宮自夫人爲婕妤後得罪掖庭獄死及殯香一月昭
帝卽位追尊爲皇太后更葬之發六十二萬人起陽
陵其棺櫬但有彩履王褒雲陽記曰鉤弋夫人從至
甘泉而卒尸香聞十餘里葬雲陽武帝思之起通靈

臺於甘泉宮有一青鳥集臺上往來至宣帝時乃不至、漢武故事曰、鉤弋宮在直門之南、

昭臺宮在上林苑中、孝宣霍皇后立五年廢處昭臺宮、後十二歲徙雲林館、遂自殺、

長定宮、林光宮甲有長定宮、三輔決錄曰、后從帝行幸於甘泉宮、居長定宮、孝成許皇后廢處昭臺宮歲餘徙長定宮、

長門宮、離宮在長安城、孝武陳皇后得幸頗妬、居長門宮

永信宮孝哀帝尊恭太皇后帝太太后稱永信宮

中安宮孝哀帝尊恭皇太后曰帝太后稱中安宮

儲元宮在長安城西漢書外戚傳曰信都太后與信都王俱居儲元宮

犬臺宮在上林苑中長安西二十八里漢書江充召見犬臺宮

葡萄宮在上林苑西漢哀帝元壽三年單于來朝以太歲厭勝所舍之此宮也

步壽宮秦亦有步壽宮今按其地與秦異則秦漢各

有步壽宫耳漢𥜿祤宫、宣帝神爵二年、鳳凰集𥜿祤縣、鳳凰集處得玉寶、乃起步壽宫、

梁山宫、梁山好畤界、卽禹貢云壺口治梁及岐、又古公踰梁山于岐下、及秦立梁山宫、皆此山下也、史記秦本紀始皇三十二年幸梁山宫、卽此也、

黄山宫、在興平縣西三十里、武帝微行西至黄山宫卽此也

回中宫、史記秦始皇二十七年巡隴西北地、出笄頭過回中漢書文帝十四年、匈奴入蕭關、殺都尉、燒回

中宮候騎至雍武帝元狩四年幸雍通回中道遂北出蕭關、又有三良宮相近、

集靈宮、集仙宮、存仙殿、存神殿、望仙臺、望仙觀、俱在華陰縣界、皆武帝宮觀名也、華山記及三輔舊事云、昔有太元眞人茅盈內記、始皇三十一年九月庚子、盈曾祖父濛、於華山乘雲駕龍、白日昇天、先是邑人謠曰、神仙得者茅初成。駕龍上昇入太清。時下元洲戲赤城。繼世而往在我盈。帝若學之臘嘉平。漢武帝內傳曰、魯女生、長樂人、初餌胡麻、乃求絕穀八十餘

年、少壯色如桃華、一日與親知故人別入華山後五十年、先識者逢女於廟前、乘白鹿從王母人因識之、謝其鄉里而去、又神仙傳曰、中山衛叔卿、常乘雲車駕白鹿、見漢武帝、將臣之、叔卿不言而去、武帝悔求得其子度、令追其父登華岳、見父與數人坐於石上敕度令還、又華山記宏農鄧紹、八月曉入華山、見童子執五彩囊、盛栢葉露食之、武帝即其地造宮殿、歲時祈禱焉、漢書云、華陰縣有集靈宮、又有望仙觀在華陰縣、

棠梨宮在甘泉苑垣外雲陽南三十里、

竹宮甘泉祠宮也以竹爲宮天子居中漢舊儀云竹

宮去壇三里、

宜春宮本秦之離宮、在長安城東南杜縣東近下杜、

扶荔宮在上林苑中、漢武帝元鼎六年、破南越、起扶

荔宮、以植所得奇草異木菖蒲百本、山薑十本、甘蕉

十二本、留求子十本、桂百本、蜜香指甲花百本、龍眼

荔枝檳榔橄欖千歲子甘橘皆百餘本、上木南北異

宜歲時多枯瘁荔枝自交趾移植百株于庭、無一生

者。連年猶移植不息。後數歲偶一株稍茂、終無華實、帝亦珍惜之、一旦萎死、守吏坐誅者數十人、遂不復蒔矣、其實則歲貢焉、郵傳者疲斃於道、極爲生民之患、至後漢安帝時交阯郡守極陳其弊、遂罷其貢、

五柞宮、漢之離宮也、在扶風盩厔宮中有五柞樹、因以爲名、五柞皆連抱上枝覆蔭數畝、

宣曲宮在昆明池西、孝宣帝曉音律、常於此度曲、因以爲名、

鼎湖宮、在湖城縣界、昔黃帝採首山銅以鑄鼎、鼎成

有龍下迎帝仙去、小臣攀龍髯而上者七十二人。漢武帝於此建宮、

思子宮、武帝痛戾太子無辜被殺、作思子宮爲歸來望思之臺於湖。

萬歲宮、武帝造汾陰有萬歲宮、宣帝元康四年幸萬歲宮、神爵翔集、以元康五年爲神爵紀元、

首山宮、漢武帝元封元年、封禪後、夢高祖坐明堂朝羣臣、於是祀高祖於明堂以配天。還作首山宮以爲高靈館、

明光宮、武帝求仙、起明光宮、發燕趙美女二千人充之、率取二十以下十五以上、年滿三十者出嫁之、掖庭令總其籍、時有死出者隨補之、

池陽宮、在池陽南上原之阪、有長年坂、去長安五十里、

養德宮、趙王如意年幼、未能就外傅、戚姬養之、趙王內傅趙媼傅之、號其室曰養德宮、

右甘泉宮

日華宮、河閒獻王德築日華宮、置客館二十餘區、

待學士自奉養甚薄不踰賓客

曜華宮梁孝王好營宮室苑囿之樂作曜華宮築兎

園園中有百靈山有膚寸石落猿巖棲龍岫又有鴈

池池間有鶴洲鳬渚其諸宮觀相連延亘數十里奇

果異樹珍禽怪獸畢有王日與宮人賓客弋釣其中

右曰華曜華宮營搆不在三輔然皆漢之諸王所

建以附宮室篇末

漢畿內千里並京兆治之內外宮館一百四十五所

班固西都賦云前乘秦嶺後越九嵕東薄河華西涉

岐雍宮館所歷百有餘區秦離宮二百漢武帝往往修造之

三輔黃圖卷四

苑囿

周靈囿文王囿也詩曰王在靈囿麀鹿攸伏麀鹿濯濯白鳥翯翯毛萇註曰囿所以域養禽獸也天子百里諸侯四十里靈者言文王之有靈德也靈囿言道行於苑囿也孟子曰文王之囿方七十里芻蕘者往焉雉兔者往焉與民同其利也文王靈囿在長安縣西四十二里

漢上林苑卽秦之舊苑也漢書云武帝建元三年開

上林苑、東南至藍田宜春鼎湖御宿昆吾、旁南山而西至長楊五柞北繞黃山、瀕渭水而東周袤三百里、離宮七十所皆容千乘萬騎漢宮殿疏云、方三百四十里、漢舊儀云、上林苑方三百里、苑中養百獸、天子秋冬射獵取之、帝初修上林苑、羣臣遠方各獻名果異卉、三千餘種植其中、亦有製爲美名、以標奇異、茂陵富民袁廣漢、藏鏹巨萬、家僮八九百人、於北山下築園、東西四里、南北五里、激流水注其中、構石爲山、高十餘丈、連延數里、養白鸚鵡、紫鴛鴦、犛牛、青兕、奇

獸珍禽委積其間積沙為洲嶼激水為波濤致江鷗海鶴孕雛產鷇延漫林池奇樹異草靡不培植屋皆徘徊連屬重閣修廊行之移晷不能徧也廣漢後有罪誅沒入為官園鳥獸草木皆移入上林苑中上林苑有昆明觀武帝置又有繭觀平樂觀遠望觀燕昇觀觀象觀便門觀白鹿觀三爵觀陽祿觀陰德觀鼎郊觀樛木觀椒唐觀魚鳥觀元華觀走馬觀柘觀上蘭觀郎池觀當路觀皆在上林苑又舊儀曰上林有令有尉禽獸簿記其名數又有上林詔獄主治苑中

禽獸宮館之事屬水衡又上林苑中有六池市郭宮
殿魚臺犬臺獸圈
甘泉苑武帝置緣山谷行至雲陽三百八十一里西
入扶風凡周回五百四十里苑中起宮殿臺閣百餘
所有仙人觀石闕觀封巒觀鳷鵲觀
御宿苑在長安城南御宿川中漢武帝爲離宮別館
禁禦人不得入往來遊觀止宿其中故曰御宿三秦
記云御宿園出栗十五枚一勝大梨如五勝落地則
破其取梨先以布囊承之號曰含消此園梨也

思賢苑孝文帝爲太子立思賢苑以招賓客苑中有堂室六所客館皆廣廡高軒屛風幃褥甚麗廣陵王胥有勇力常於別囿學格熊後遂能空手搏之莫不短脰後爲獸所傷陷腦而死

博望苑武帝立子據爲太子爲太子開博望苑以通賓客漢書曰武帝年二十九乃得太子甚喜太子冠爲立博望苑使之通賓客從其所好又云博望苑在長安城南杜門外五里有遺址

西郊苑漢西郊有苑囿林麓藪澤連亘繚以周垣四

百餘里、離宮別館三百餘所、

三十六苑、漢儀注、太僕牧師諸苑三十六所、分布北邊西邊、以郎爲苑監、官奴婢三萬人、養馬三十萬疋、養鳥獸者通名爲苑、故謂之牧馬處爲苑、

樂遊苑、在杜陵西北、宣帝神爵三年春起、

宜春下苑、在京城東南隅、

梨園、雲陽宮記曰、雲陽車箱坂下有梨園一頃、梨數百株、青翠繁密、望之如車蓋、

池沼

周文王靈沼、在長安西二十里、詩曰、王在靈沼、於牣魚躍、

漢昆明池、武帝元狩四年穿、在長安西南周回四十里、西南夷傳曰、天子遣使求身毒國市竹、而爲昆明所閉、天子欲伐之、越巂昆明國有滇池方三百里、故作昆明池以象之、以習水戰、因名曰昆明池、食貨志曰、時越欲與漢用船戰逐、乃大修昆明池也、三輔舊事曰、昆明池地三百三十二頃、中有戈船各數十、樓船百艘、船上建戈矛、四角悉垂幡旄葆麾蓋、照燭涯涘、

圖曰、上林苑有昆明池、周匝四十里、廟記曰、池中後作豫章大船可載萬人、上起宮室、因欲遊戲、養魚以給諸陵祭祀、餘付長安廚、三輔故事又曰、池中有豫章臺及石鯨、刻石為鯨魚長三丈、每至雷雨常鳴吼鬣尾皆動。一說甘泉宮南有昆明池、池中有靈波殿、皆以桂為殿柱、風來自香、又曰、池中有龍首船、常令宮女泛舟池中、張鳳蓋建華旗、作櫂歌雜以鼓吹、帝御豫章觀臨觀焉、關輔古語曰、昆明池中有二石人、立牽牛織女於池之東西以象天河。張衡西京賦曰、

昆明靈沼。黑水元址。牽牛立其右。織女居其左。今有
石父石婆神祠在廢池。疑此是池也。武帝初穿池得黑
土。帝問東方朔。東方朔曰西域胡人知。乃問胡人。胡
人曰劫燒之餘灰也。三秦記曰。昆明池中有靈沼名
神池。云堯時治水。嘗停船於此池。通白鹿原。原人釣
魚綸絕而去。夢於武帝求去其鉤。三日戲於池上。見
大魚銜索。帝曰。豈不穀昨所夢耶。乃取鉤放之。間三
日帝復遊池。池濱得明珠一雙。帝曰豈昔魚之報耶。
鎬池在昆明池之北。即周之故都也。廟記曰長安城

西有鎬池、在昆明池北、周匝二十二里、溉地三十三頃、史記曰、秦始皇帝三十六年、使者從關東夜至華陰縣平舒道、有人持璧遮使者曰、爲吾遺鎬池君。因言曰、今年祖龍死、使者問其故、忽不見、置其璧去、使者奉璧具以聞、始皇默然良久曰、山鬼不過知一歲事、退言曰、祖龍者人之先也、使御府視璧、乃二十八年渡江所沈璧也、

滄池、在長安城中、舊圖云、未央宮有滄池、言池水蒼色、故曰滄池。

太液池在長安故城西建章宮北未央宮西南太液者言其津潤所及廣也關輔記云建章宮北有池以象北海刻石爲鯨魚長三丈漢書曰建章宮北治大池名曰太液池中起三山以象瀛洲蓬萊方丈刻金石爲魚龍奇禽異獸之屬廟記曰建章宮北池名太液周回十頃有采蓮女鳴鶴之舟又按三輔舊事云日出暘谷浴於咸池至虞淵卽暮此池象之也昭帝始元元年春黄鵠下建章宮太液池成帝常以秋日與趙飛燕戲於太液池以沙棠木爲舟以雲母飾於

鷁首、一名雲舟。又刻木桐木爲虬龍、彫飾如眞。夾雲舟而行、以紫桂爲柁枻、及觀雲棹之玩、櫂菱蕖。帝每憂輕蕩以驚飛燕。命佽飛之士、以金鎖纜雲舟於波上。每輕風時至、飛燕殆欲隨風入水。帝以翠纓結飛燕之裾。常恐曰、妾微賤、何復得預結纓裾之遊。今太液池尚有避風臺、即飛燕結裾之處。

唐中池、周回十二里、在建章宮太液池之南。

百子池、戚夫人侍兒賈佩蘭、後出爲扶風人段儒妻、說在宮內時、見戚夫人侍高祖、嘗以趙王如意爲言、

戚高祖思之、幾半日不言、歎息悽愴、而未知其術使夫人擊筑。高祖歌大風以和之。七月七日、臨百子池作于闐樂、樂闋以五色縷相羈、謂之相連愛。八月四日出雕房北戶、竹下圍棊、勝者終年有福、負者終年疾病。取絲縷就北斗星辰求長命、乃免。正月上辰出池邊盥濯、食蓬餌、以祓妖邪、三月上巳張樂於池上、

十池、上林苑有初池、糜池、牛首池、蒯池、積艸池、東陂池、西陂池、當路池、大臺池、郎池、牛首池、在上林苑中西頭、蒯池生蒯草以織席、西陂池郎池皆在古城南

上林苑中陂郎二水名因為池積草池中有珊瑚樹高一丈二尺一本三柯上有四百六十二條南越王趙佗所獻號為烽火樹至夜景常煥然

少府佽飛外池漢儀注佽飛具繒繳以射鳧鴈給祭祀故有池

秦酒池在長安故城中廟記曰長樂宮中有魚池酒池池上有肉炙樹秦始皇造漢武行舟於池中酒池北起臺天子於上觀牛飲者三千人又曰武帝常欲夸羌胡飲以鐵盃重不能舉皆抵牛飲西征賦云酒

池監於商寺迴覆車而不悟

影蛾池武帝鑿池以翫月其旁起望鵠臺以眺月影入池中使宮人乘舟弄月影名影娥池亦曰眺蟾臺

琳池昭帝元始元年穿琳池廣千步池南起桂臺以望遠東引太液之水池中植分枝荷一莖四葉狀如駢蓋日照則葉低蔭根莖若葵之衛足名曰低光荷實如元珠可以飾佩花葉雜萎芬馥之氣徹十餘里食之令人口氣常香益脉治病宮人貴之每遊燕出入必皆含嚼或剪以爲衣或折以障日以爲戲弄帝

時命水嬉遊燕永日士人進一豆槽帝曰桂楫松舟其猶重朴況乎此槽可得而乘耶乃命以文梓爲船木蘭爲柂刻飛燕翔鷁飾於船首隨風輕漾畢景忘歸起商臺於池上

鶴池在長安城西盤池在西北並廢

氷池在長安西舊圖云西有彪池亦名聖女泉盎氷彪聲相近傳說之訛也

三輔黃圖卷四終

三輔黄圖卷五

臺榭

周文王靈臺在長安西北四十里、詩序曰靈臺民始附也、文王受命而入樂其有靈德以及鳥獸昆蟲焉、鄭元注云、天子有靈臺者所以觀祲象察氛祥也、文王受命而作邑于豐立靈臺、詩曰經始靈臺庶民子來、經之營之不日成之、劉向新序云、周文王作靈臺及爲池沼、掘得死人之骨、吏以聞于文王、文王曰更葬之、吏曰此無主矣、文王曰有天下者天下之主、有

一國者一國之主。寡人者衆人之主。又何求主。遂令吏以衣棺更葬之、天下聞之、皆曰文王賢矣、澤及枯骨、又況於人乎、周靈臺高二丈、周回百二十步、

漢靈臺在長安西北八里、漢始曰清臺本爲候者觀陰陽天文之變。更名曰靈臺。郭延生述征記曰長安宮南有靈臺高十五仞、上有渾儀、張衡所制、又有相風銅烏遇風乃動、一曰長安靈臺上有相風銅烏、千里風至此烏乃動。又有銅表高八尺長一丈三尺廣尺二寸、題云太初四年造、

栢梁臺武帝元鼎二年春起此臺在長安城中北門內三輔舊事云以香栢爲梁也帝甞置酒其上詔羣臣和詩能七言詩者乃得上太初中臺災

漸臺在未央宮太液池中高十丈漸浸也言爲池水所漸又一說漸臺星名法星以爲臺名未央宮有蒼池池中有漸臺王莽死於此

神明臺見建章宮

通天臺武帝元封二年作甘泉通天臺漢舊儀云通天者言此臺高通于天也漢武故事築通天臺於甘

泉去地百餘丈、望雲雨悉在其下、望見長安城、武帝時祭泰乙上通天臺、舞八歲童女三百人、祠祀招仙人祭泰乙、云令人升通天臺以候天神、天神旣下祭所若大流星。乃舉烽火而就竹宮望拜。上有承露盤仙人掌擎玉杯以承雲表之露、元鳳間自毀、椽桷皆化爲龍鳳、從風雨飛去。西京賦云、通天眇而竦峙、徑百常而莖擢。上辯華以交紛。下刻陗其若削。亦曰候神臺、又曰望仙臺、以候神明、望神仙也。

涼風臺、在長安故城西、建章宮北、關輔記曰、建章宮

北作涼風臺、積水爲樓
長樂宫有魚池臺、酒池臺、秦始皇造、又有著室臺、鬭
雞臺、走狗臺、壇臺、漢韓信射臺、又未央宫有果臺、東
西山二臺、未央宫有鈎弋臺、通靈臺、
望鵠臺、眺蟾臺、桂臺、商臺、避風臺、
長楊榭在長楊宫、秋冬校獵其下、命武士搏射禽獸、
天子登此以觀焉、

辟廱

周文王辟廱、在長安西北四十里、亦曰璧廱、如璧之

圓。雍之以水。象教化流行也。詩云。於論鼓鐘。於樂辟廱。毛萇注云。論思也。水旋丘如辟廱。以節觀者。鄭元注云。文王作靈臺。而知人之歸附。作靈沼靈囿。而知鳥獸之得其所。以爲音聲之道與政通。故合樂以詳之。

漢辟廱。在長安西北七里。漢書河間獻王來朝獻雅樂。武帝對之三雍宮。即此。禮樂志曰。成帝時犍爲郡水濱得古磬十六枚。劉向說帝宜興辟廱焉。

明堂

周明堂、明堂所以正四時、出敎化、天子布政之宮也、
黃帝曰合宮、堯曰衢室、舜曰總章、夏后曰世室、殷人
曰陽館、周人曰明堂、先儒舊說其制不同、或曰明堂
在國之陽、大戴禮云、明堂九室、一室有四戶八牖、凡
三十六戶七十二牖、以茅蓋屋、上圓下方、援神契曰、
明堂上圓下方、八窗四牖、考工記云、明堂五室、稱九
室者取象陽數也、八牖者陰數也、取象八風、三十六
戶牖、取六甲之支六六三十六也、上圓象天下方法
地、八窗卽八牖也、四闥者象四時四方也、五室者象

五行也皆無明文先儒以意釋之耳禮記明堂位曰朝諸侯于明堂之位天子負斧扆南鄉而立明堂也者明諸侯之尊卑也制禮作樂頒度量而天下服卽明堂是布政之宮也又孝經曰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則周有明堂也明矣

漢明堂在長安西南七里漢書曰武帝初卽位嚮儒術以文學爲本議立明堂於城南以朝諸侯應劭注云漢武帝造明堂王莽修飾令大

漢圜丘在昆明故渠南有漢故圜丘今按高二丈周回百二十步

太學

漢太學在長安西北七里董仲舒策曰太學賢士之關教化之本原也王莽作宰衡時建弟子舍萬區起市郭上林苑中三輔舊事云漢太學中有市有獄

宗廟

宗尊也廟貌也所以髣髴先人尊貌也漢立四廟祖宗廟異處不序昭穆太上皇廟在長安西北長安故

城中香室街南、鴻翔府北、關輔記曰在酒池北、

高祖廟在長安西北故城中、關輔記曰、秦廟中鍾四枚、皆在漢高祖廟中、三輔舊事云、高廟鍾重十二萬斤、漢舊儀云、高祖廟鍾十枚、各受十石撞之聲聞百里、漢書文帝時、盜取高廟玉環、故事又云、光武至長安宮闕、以宗廟燒蕩爲墟、乃徙都洛陽、取十廟合於高廟作十二室太常卿一人別治長安主知高廟事、

高廟有便殿、凡言便殿便室便坐者、皆非正大之處所以就便安也、

高園於陵上作之、既有正寢以象平生正殿路寢、
又立便殿於寢側、以象休息閑宴之處也
孝惠更於渭北建高帝廟、謂之原廟、
惠帝廟在高帝廟後、
文帝廟號顧成廟、
景帝廟號德陽宮、
武帝廟號龍淵、今長安西茂陵東有其處作銅飛龍
故以冠名、
昭帝廟號徘徊、

宣帝廟號樂遊、

元帝廟號長壽、

成帝廟號陽池、

太上皇有寢廟園原廟昭靈后武哀王昭哀后皆有園孝惠皇帝有寢廟園孝文太后孝昭太后皆有寢園衛思后皇祖悼考皆有廟園廟曰奉明

元成之世祖宗廟在郡國者六十八合百六十七所京師自高祖至宣帝與太上皇悼皇考各自居陵旁立廟并爲百七十六又園中各有寢便殿日祭於寢

月祭於殿、時祭於便殿、寢日四上食廟歲二十五祠、便殿四歲祠、又月一遊衣冠、四時祭宗廟用大牢、列侯皆獻酎金以助祭。漢儀、諸侯王歲以戶口酎黃金於漢廟。皇帝臨受獻金。金不如斤兩色惡王削縣、侯免國、注、云因八月嘗酎會諸侯廟中出金助祭謂之酎金。酎正月旦作酒、八月成、三重釀醇酒也、味厚故以薦宗廟。金黃金也、不如法者奪爵、又冊封諸王必於祖廟冊命之、示不敢專也、漢制封皇子為王者其實古諸侯也、周末諸侯或稱王、而漢天子自以皇帝

為稱、故以王號加之、總名為諸侯王、
新莽壞徹城西苑中建章承光、包陽大臺儲元宮及
平樂當路陽祿館凡十餘所、取其材瓦以起九廟、莽
曰予卜波水之北、郎池之南、惟玉食、予又卜金水之
南、明堂之西、亦惟玉食、予將親築、於是遂營長安城
南、提封百頃、莽又親舉築三下、九廟一黃帝、二虞帝、
三陳胡王、四齊敬王、五濟北愍王、六濟南悼王、七元
成孺王、八陽平頃王、九新都顯王、殿皆重屋、太初祖
廟、東西南北各四十丈、高十七丈、餘廟半之、為銅欂

櫨飾以金銀琱文窮極百工之巧、帶高增下功費數百鉅萬、卒徒死者數萬、

南北郊

天郊在長安城南、地郊在長安城北、所屬掌治壇墠郊宮、歲時供張以奉郊祀、武帝定郊祀之事、祠太乙於甘泉圜丘、取象天形就陽位也、祀后土於汾陰澤中方丘、取象地形就陰位也、至成帝徙泰畤后土于京師、始祀上帝於長安南郊、祀后土於長安北郊、

社稷

漢初除秦社稷、立漢社稷、其後又立宮社、配以夏禹而不立官稷。至平帝元始三年、始立宮稷於宮社之後。

觀

豫章觀、武帝造、在昆明池中、亦曰昆明觀、又一說曰上林苑中有昆明池觀、蓋武帝所置、桓譚新論云、元帝被疾、遠求方士、漢中送道士王仲都、詔問所能、對曰能忍寒、乃以隆冬盛寒日令袒載駟馬於上林昆明池上、環以冰、而御駟者厚之狐裘寒戰、而仲都無

雙色臥於池上。曠然自若。即此也

飛廉觀在上林。武帝元封二年作。飛廉神禽能致風氣者。身似鹿。頭如雀。有角而蛇尾。文如豹。武帝命以銅鑄置觀上。因以爲名。班固漢武故事曰。公孫卿言神人見於東萊山。欲見天子。上於是幸緱氏。登東萊。留數日無所見。惟見大人跡。上怒公孫卿之無應。卿懼誅。乃因衛青白上云。仙人可見。而上往遽。以故不相值。今陛下可爲觀於緱氏。則神人可致。且仙人好樓居。不極高顯。神終不降也。於是上於長安作飛廉

觀高四十丈於甘泉作延壽觀亦如之後漢明帝永平五年至長安悉取飛廉并銅馬置之西門外為平樂觀董卓悉銷以為錢

屬玉觀在扶風屬玉水鳥似鵁鶄以名觀也又曰屬玉似鴨而大長頸赤目紫紺色

青梧觀在五柞宮之西觀亦有三梧桐樹下有石麒麟二枚刊其脇文字是秦始皇驪山墓上物也頭高一丈三尺東邊者前左脚折處有赤如血父老謂其有神皆含血屬筋焉

射熊觀、在長楊宮、

石闕觀、封巒觀、雲陽宮記、云、宮東北有石門山、岡巒

糺紛干霄秀出、有石巖容數百人、上起甘泉觀、甘泉

賦云、封巒石闕。弭迤乎延屬。

白楊觀、在昆明池東、

長平觀、在池陽宮臨涇水、

龍臺觀、在豐水西北近渭、

涿木觀、在上林苑、

細柳觀、在長安西北、三輔舊事、云、漢文帝大將軍周

亞夫軍於細柳今呼古徼是也

成山觀成山在東萊不夜縣於其上築宮闕以爲觀

仙人觀霸昌觀蘭池觀安臺觀淪沮觀在城外又有

禁觀董賢觀蓍龍觀當市觀旗亭樓馬伯騫樓在城

內

麒麟朱鳥龍興含章皆館名

三輔黃圖卷五終

三輔黃圖卷六

閣

石渠閣、蕭何造、其下礲石爲渠、以導水、若今御溝、因爲閣名、所藏入關所得秦之圖籍。至於成帝、又於此藏秘書焉、

天祿閣、藏典籍之所、漢宫殿疏云、天祿麒麟閣、蕭何造、以藏秘書處賢才也。劉向於成帝之末、校書天祿閣、專精覃思、夜有老人著黃衣。植青藜杖、叩閣而進。見向暗中獨坐誦書。老父乃吹杖端煙然。因以見向。

授五行洪範之文。恐詞說繁廣忘之、乃裂裳及紳以記其言、至曙而去、請問姓名、云我是太乙之精。天帝聞卯金之子有博學者、下而觀焉。乃出懷中竹牒有天文地圖之書、曰余畧授子焉、至子歆從授其術、向亦不悟此人焉、

麒麟閣廟記云麒麟閣蕭何造、漢書宣帝思股肱之美、乃圖霍光等十一人於麒麟閣、

三秦記云、未央宮有麒麟閣、廟記云、未央宮有白虎閣、屬沛閣、

署

虎威章溝皆署名漢有長水中壘屯騎虎賁越騎步兵射聲胡騎八營宿衛王宫周廬直宿處

庫

武庫在未央宫蕭何造以藏兵器

靈金内府太上皇微時佩一刀長三尺上有銘字難識傳云殷高宗伐鬼方時所作也上皇遊豐沛山中寓居窮谷有人冶鑄上皇息其旁問曰鑄何器工者笑曰為天子鑄劒慎勿言曰得公佩劒雜而冶之即

成神器。可克定天下。昴星精爲輔佐。木衰火盛。此爲異兆、上皇解七首投爐中劒成、殺三牲以釁祭之、工問何時得此、上皇曰秦昭襄王時余行所上、一野人授余云、是殷時靈物、工即持劒授上皇上皇以賜高祖、高祖佩之斬白蛇是也。及定天下、藏於寶庫、守藏者見白氣如雲出戶。狀若龍蛇。呂后改庫曰靈金藏、惠帝即位、以此庫貯禁兵器、名曰靈金內府。

倉

太倉、蕭何造在長安城外東南、文景節儉、太倉之粟、

紅腐而不可食、

細柳倉、嘉倉在長安西渭水北、古徼西有細柳倉城東有嘉倉、

廄

未央大廄、在長安故城中、漢宮儀曰未央宮六廄、長樂承華等廄、令皆秩六百石、犛華廄、大輅廄、果馬廄、騎馬廄、大宛廄、軛梁廄、胡河廄、騊駼廄、皆在長安城外、

霸昌觀馬廄、在長安城外、

都廐、天子車馬所在、

中廐、皇后車馬所在、

圈

秦獸圈、烈士傳云、秦王召魏公子無忌不行、使朱亥奉璧一雙、詣秦、秦王怒、使置亥於獸圈中、亥瞋目視獸、皆血濺於獸面、獸不敢動、

漢獸圈九、彘圈一、在未央宮中、文帝問上林尉、及馮媛當熊、皆此處、獸圈上有樓觀、

橋

橫橋、三輔舊事云、秦造橫橋、漢承秦制、廣六丈三百八十步、置都水令以掌之、號爲石柱橋、

渭橋、秦始皇造、渭橋重不能勝、乃刻石作力士孟賁等像、祭之、乃可動、今石人在、

霸橋、在長安東、跨水作橋、漢人送客至此橋、折柳贈別。王莽時、霸橋災、數千人以水沃救不滅、更霸橋爲長存橋、

便門橋、武帝建元三年、初作橋、在便門外、跨渭水通茂陵、

飲馬橋在宣平城門外、

陵墓

漢太上皇陵、高帝葬太上皇於櫟陽北原、因置萬年縣於櫟陽大城内、以為奉陵邑、其陵在東者太上皇、西者昭靈后也、

高祖長陵、在渭水北、去長安城三十五里、按高祖本紀十二年四月甲辰崩于長樂宮、五月葬長陵、長陵山東西廣一百二十步、高十三丈、長陵城周七里百八十步、因為殿垣、門四出、及便殿掖庭諸官寺、皆在

呂后陵在高祖陵東按史記外戚世家高后合葬長陵注云漢帝后同塋則為合葬不合陵也

惠帝安陵去長陵十里按本紀惠帝七年八月戊寅崩于未央宮葬安陵在長安城北三十五里安陵有果園鹿苑云

文帝霸陵在長安城東七十里因山為藏不復起墳就其水名因以為陵號

景帝陽陵在長安城東北四十五里按景帝五年作

陽陵起邑陽陵山方百二十步高十丈

武帝茂陵在長安城西北八十里建元二年初置茂陵邑本槐里縣之茂鄉故曰茂陵周回三里三輔舊事云武帝於槐里茂鄉徙戶一萬六千置茂陵高一十四丈一百步茂陵園有鶴觀

昭帝平陵在長安西北七十里去茂陵十里帝初作壽陵令流水而已石槨廣一丈二尺長二丈五尺無得起墳陵東北作廡長三丈五步外爲小廚裁足祠祝萬年之後掃地而祭

宣帝杜陵在長安城南帝在民間時好遊鄠杜間故葬此

元帝渭陵在長安北五十六里

成帝延陵在扶風去長安六十二里王莽時遣使壞渭陵延陵園門罘罳曰毋使民復思也又以墨色洿其周垣

哀帝義陵在扶風渭城西北原上去長安四十六里

平帝康陵在長安北六十里興平原只

文帝母薄姬南陵在霸陵南故曰南陵

昭帝母趙婕妤雲陵在雲陽甘泉宮南今人呼爲女陵、

李夫人墓東西五十步南北六十步高八丈在茂陵西北一里俗名英陵亦云集僊臺、

王莽妻死葬渭陵長壽園僞謚曰孝穆皇后僭號億年陵、

雜錄

漢宮中謂之禁中謂宮中門閤有禁非侍衛通籍之臣不得妄入行道豹尾中亦視禁中至孝元皇后父

名禁避之攻曰省中省察也言出入禁中皆當省察

不可妄也

鹵簿天子出車駕次第謂之鹵簿有大駕有法駕有

小駕大駕則公卿奉引大將軍參乘太僕御屬車八

十一乘作三行尚書御史乘之備千乘萬騎出長安

出祠天於甘泉備之百官有其儀注名曰甘泉鹵簿

法駕京兆尹奉引侍中參乘奉車郎御屬車三十六

乘北郊明堂則省副車小駕祠宗廟用之

清道謂天子將出或有齋祠先令道路掃灑清淨

靜室天子出入警蹕舊典行幸所至必遣靜室令先按行清淨殿中以虞非常

離宮天子出遊之宫也

行在所天子以四海爲家不以京師宫室居處爲常則當乘車輿以行天下車輿所至奏事皆曰行在

陛下陛所由陞堂也天子必有近臣執兵階陛以戒不虞臣下與天子言不敢指斥天子故呼在殿陛下以告之故稱陛下因卑達尊之意也上書亦如之如羣臣士庶相與語曰閣下足下之屬

繭館漢宮闕疏云上林苑有繭館蓋蠶繭之所也

蠶室行腐刑之所也司馬遷下蠶室

鍾室在長樂宮高祖縛韓信置鍾室中

作室上方工作之所

長安御溝謂之楊溝謂植高楊於其上也

闕觀也周置兩觀以表宮門其上可居登之可以遠觀故謂之觀人臣將朝至此則思其所闕

塾門舍也臣來朝君至門外當就舍更熟詳所應對之事塾之言熟

掖門在兩傍如人臂掖也

閨閤宮中小門也

永巷永長也宮中之長巷幽閉宮女之有罪者武帝時攺爲掖庭置獄焉

蠻夷邸在長安城內藁街

關中八水皆出入上林苑　霸水出藍田谷西北入渭　滻水亦出藍田谷北至霸陵入霸　涇水出安定涇陽升頭山東至陽陵入渭　渭水出隴西首陽縣鳥鼠同穴山東北至華陰入河　豐水出鄠南山

豐谷北入渭、鎬水在昆明池北、牢水出鄠縣西南入潦谷北流入渭、潏水在杜陵從皇子陂西北流經昆明池入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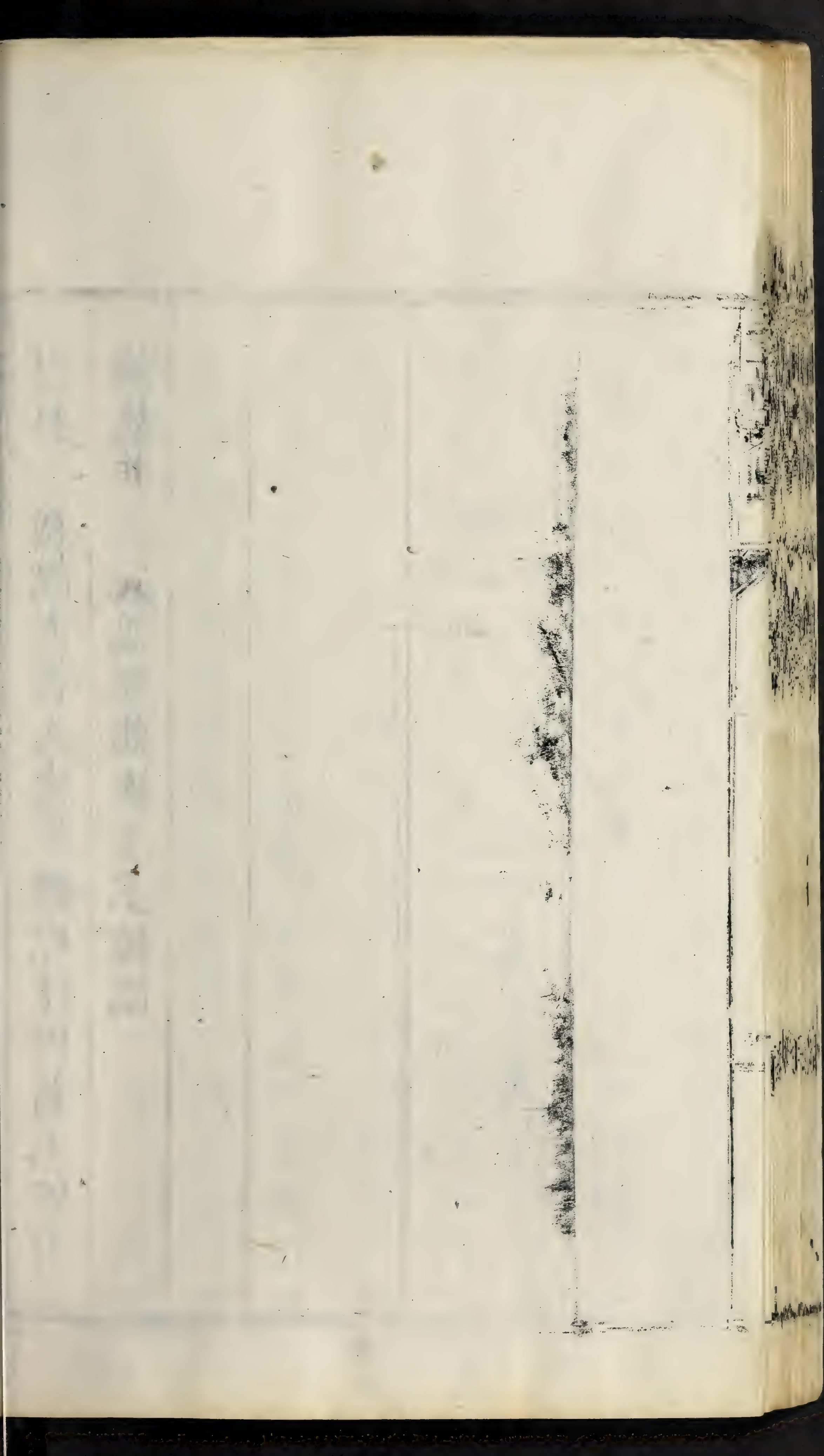
三輔黃圖卷六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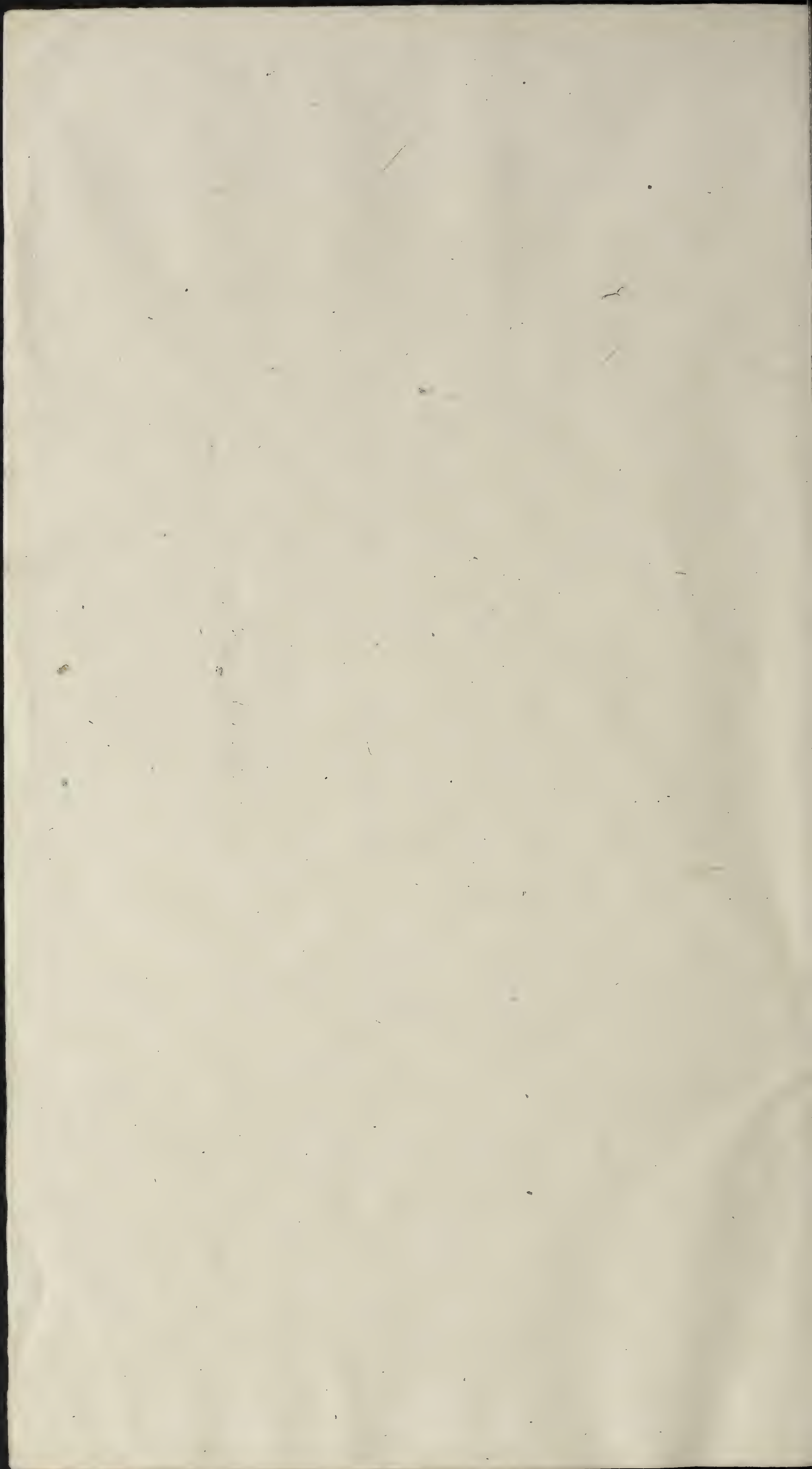
右三輔黃圖一卷不著撰人姓名專記秦漢以來
宮觀陵廟明堂辟雍郊畤苑囿之在關輔者而東
都不與焉隋志一卷唐志分上下二卷文獻通考
作三卷今叢書乃有六卷不知所據何本也陳氏
以其閒多用應劭集解如淳顏師古注援引亦有
同者疑非當時本書晁氏則以其頗引劉昭漢志
謂出于梁陳閒至程大昌雍錄辨之尤悉謂書中
明引舊圖如漸臺彪池昆明池引圖曰滄池引舊
圖高廟元始祭社稷儀皆言祖本舊圖又命槐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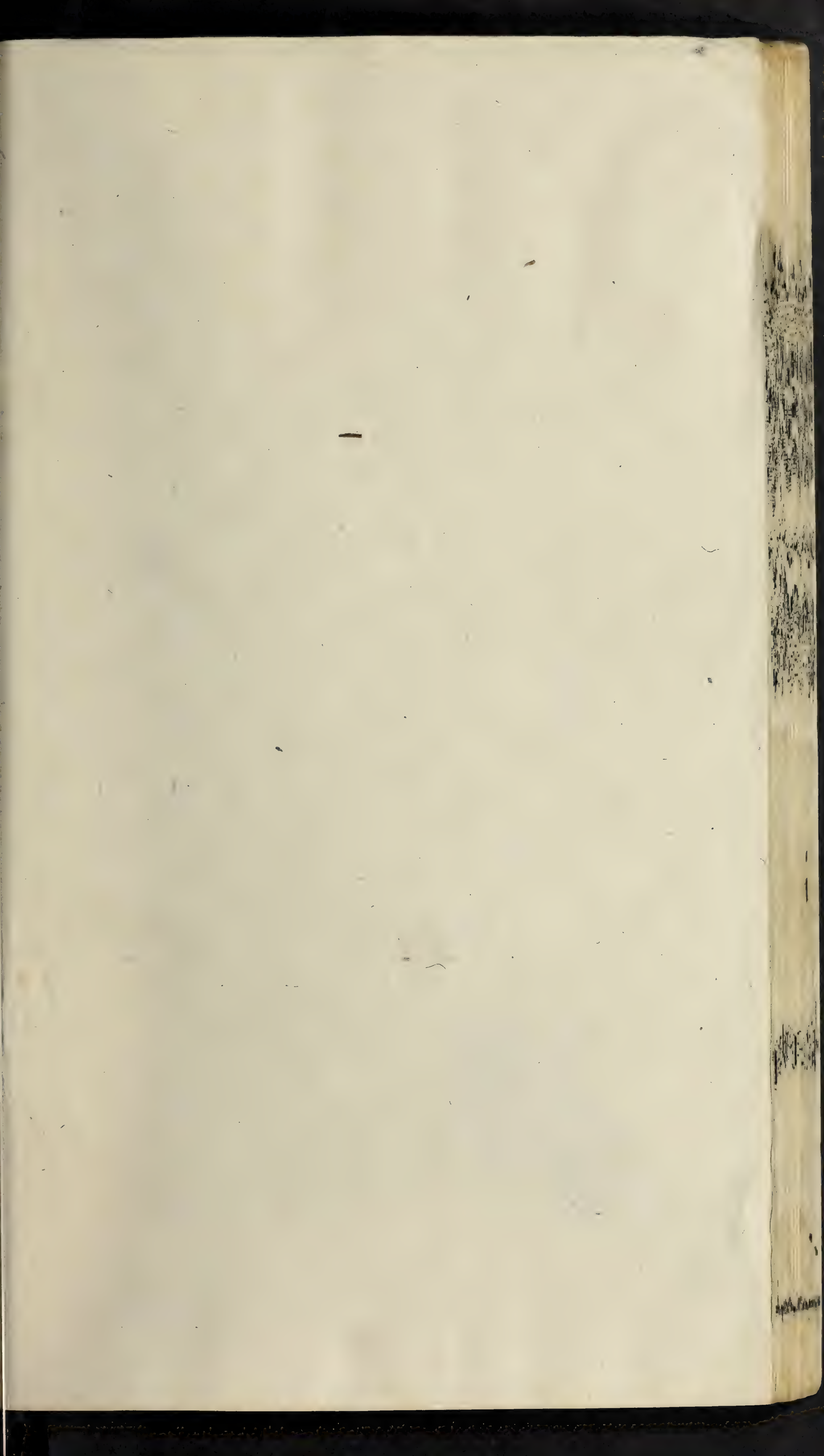
爲興平興平乃唐至德中改唐人增續成之信矣而今本黄圖又未見有高廟元始祭社稷儀祖本舊圖之文惟于昆明池引圖曰滄池彪池再引舊圖至于漸臺亦無考焉則是程氏所見黄圖與此不同又不獨晉灼注漢書酈道元注水經所引黄圖有爲今本所無者也載考漢扶風郡在唐爲岐州扶風及虢乃其屬縣今本黄圖于棫陽宮下明著在岐州扶風縣東北于虢宮下明著在岐州虢縣界更可爲唐人增續確証不審程氏又何獨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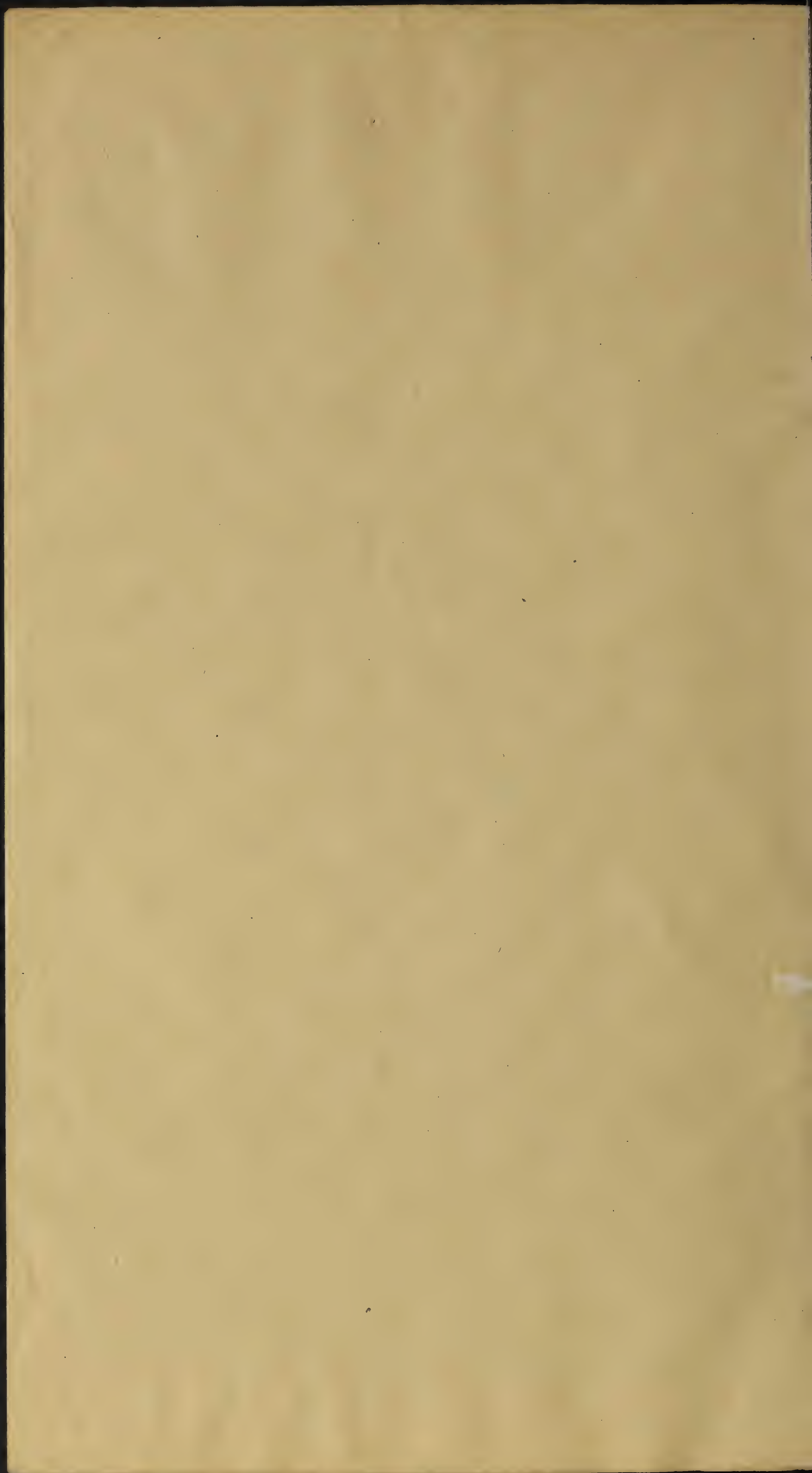
以與平爲說古書久遠原難究詰因前人旣有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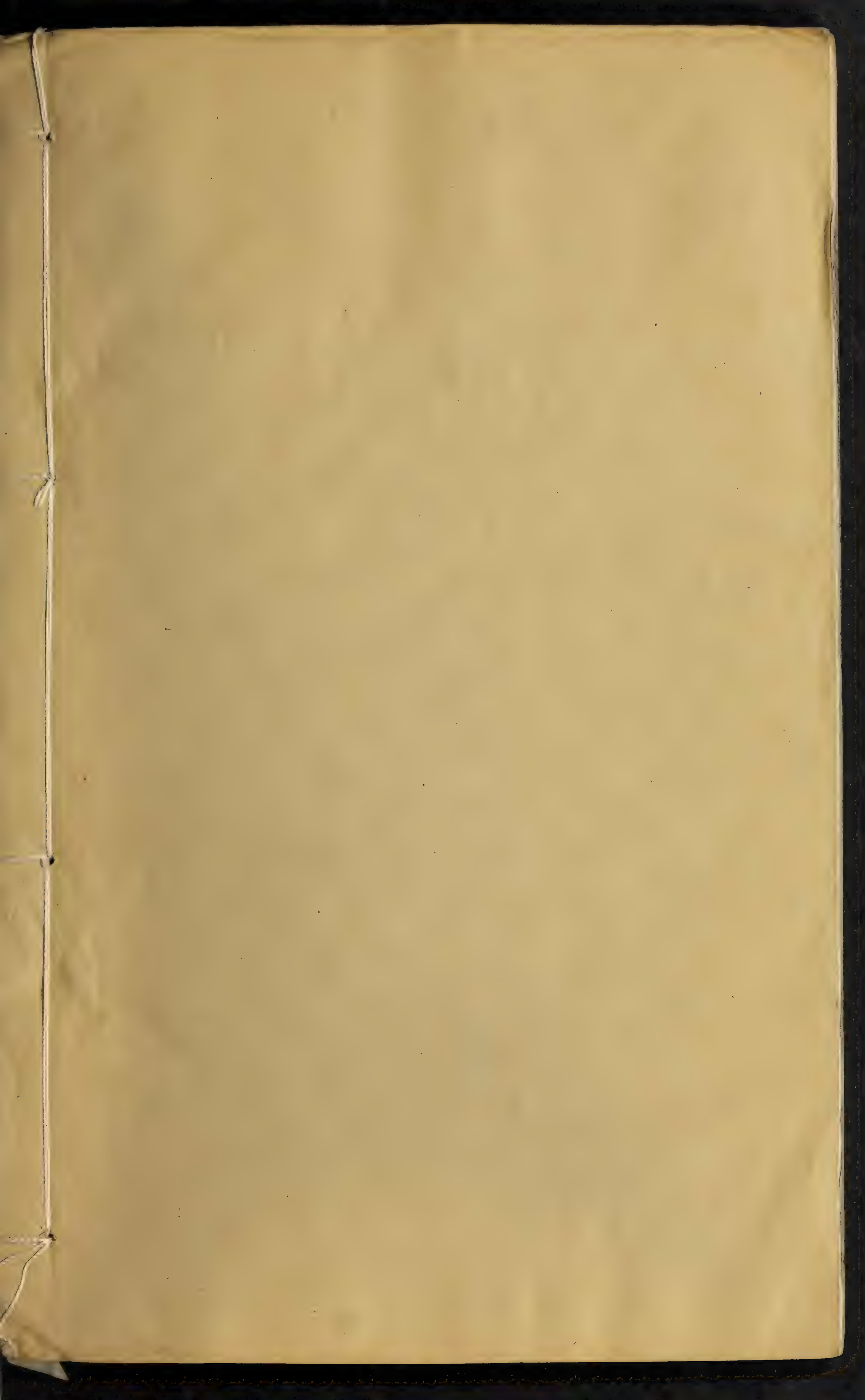
論故并錄其說如此汝上汪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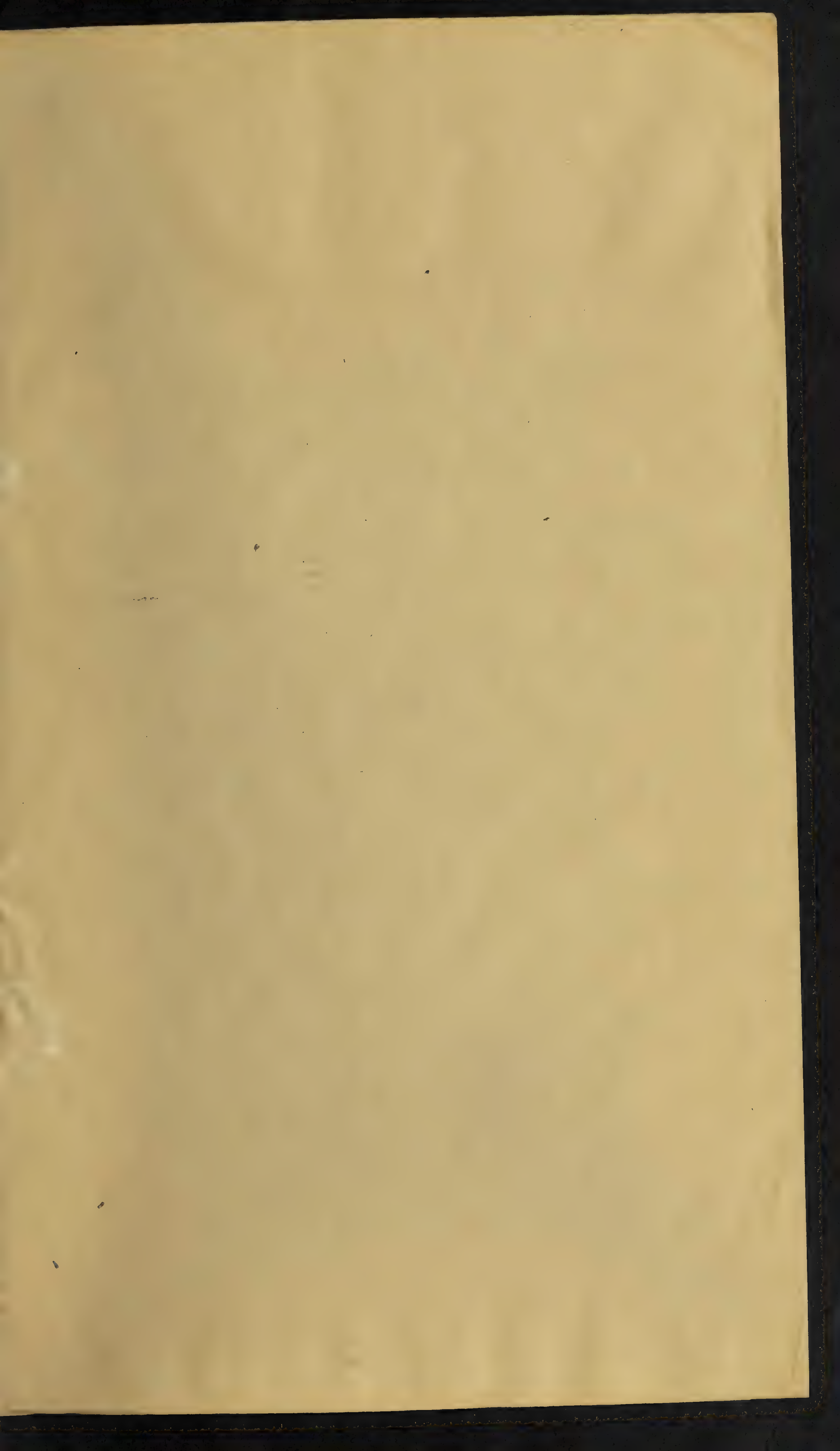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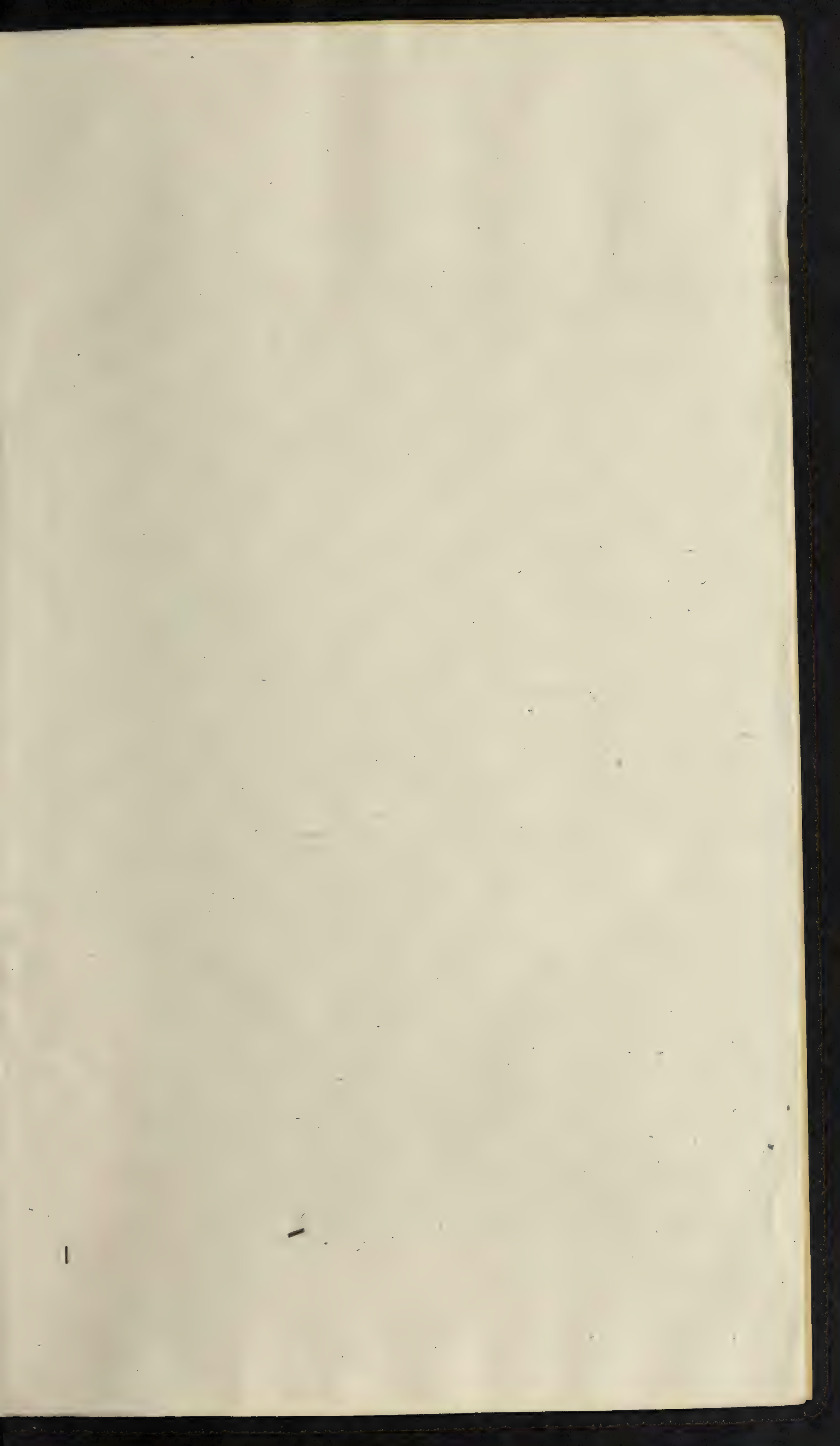












序

蓋自孔子沒而微言絕七十子喪而大義乖堯桀之誹譽與儒墨之是非至今而未有以明也堯之譽以便儉人桀之誹以驕處士儒之是變而爲墨墨之非寖附於孔是四者以眩瞀天下之聰明與其識論雖有命世聖哲述宣六經詁



孟以統一道術莫之能定孟子之世有蒙莊者獨著一書其言曰知止其所不知言止其所不言至矣苟爲明於不知之知不言之言而嘗世誹譽是非之情斯有所止吾獨惜夫莊與孟同時而不相知也當是時儒之嫡傳有子思子夏周之傳出於子夏之門人軻之傳出於子思之

門人孟猶之嫡傳而非其別傳也莊之書言孔氏七十子盛矣而不及孟孟辯楊墨未之及莊毋乃子輿卒其徒以遊諸侯行類墨翟而莊周未嘗持其說以干列國守似楊朱斯二子之所以不相知歟顧吾嘗平衡而論天下之言儒者衆矣儒以仁義正天下俗儒徒名其仁義而行

之僞儒且利其仁義而竊之吾安知儒者之果不爲世禍也是故舜禹以後譽堯者非不衆也有所矯而爲伊周卽有所竊而爲之噲爲莽懿最下爲馮道而儉人之術工矣幽厲以降是儒者非不衆也有所持而爲孔孟卽有所竊而爲楊墨爲荀韓最下爲殷浩王安石而處士之執

橫矣至於處士𠛬橫人心流極由是後世一變

而競趨於空無之學空無曷可爲入道也惟蒙

莊者獨與天地精神往來而不敖睨於萬物有

以見儒者一宗蕭邈希微常行於人倫物則之

際而孔孟之嫡傳宛然其未亡然則莊子之傳

非別子固大宗也今所定著三十九篇非內非

外非醇非雜亦有言亦無言亦可以有知知亦可以無知知注莊子者苟知無言之言無知之知斯得之濠上矣而晉宋以來注家粘縛空有徒遠求之老釋而近失之漆園不亦悲乎茂公宣子好學深思探賾是書有年折衷諸家爲之箋解剗其蕪穢發其淸微是書那復須注旣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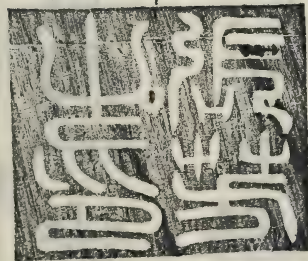
悟於象先而得其解者旦暮遇之又豁如於言
下譬則畫史盤礴庖丁奏刀又譬則帝青寶綱
光界重重一爲無量無量爲一快矣哉不可以
文句窮不能以智意盡也世之學者讀六經語
孟深思而有得焉然後從而讀莊子之書苟讀
莊深思而有得焉然後從而讀宣子之解我知

渙然冰釋怡然理順彼堯桀之誹譽儒墨之是非斯黜然其自止矣是書之行其有功於孔孟甚大曷可少哉

昔

康熙六十年辛丑歲長至日書於青元觀精舍

邑同學弟張芳蒭人氏拜撰





水經總論

晁公武曰水經三卷漢桑欽撰欽成帝時人後魏酈道元注史稱道元好學歷覽奇書撰注水經行於世陳振孫曰欽邯鄲書目以爲漢人晁氏言成帝時人當有所據按唐志注或云郭璞撰又杜氏通典按水經晉郭璞注三卷後魏酈道元注四十卷皆不詳所撰者名氏亦不知何代之書佑謂二子博贍解釋固應精當然水經云濟水過壽張則前漢壽良縣光武更名又東北過臨濟則前漢狄縣安帝更名又云荷

水過湖陸則前漢湖陵縣章帝更名又云汾水過河東郡永安則前漢彘縣順帝更名故知順帝以後纂序也詳水經所作殊爲詭誕全無憑據按後漢郡國志濟水王莽末因旱渠塞不復截河南過統順帝時所撰都不詳悉其餘可知景純注解又甚疎略亦爲迂怪以其僻書人多不覩謂其審正未之精也

王伯厚曰水經引天下之水百三十七江河在焉酈氏注引枝流一千二百五十二通典謂晉郭璞注三卷後魏酈道元注四十卷皆不詳撰者名氏不知何

代之書云濟水過壽張則前漢壽良縣光武更名又
東北過臨濟則狄縣安帝更名荷水過湖陸則湖陵
縣章帝更名汾水過永安則彘縣順帝更名故知順
帝以後纂序也愚桉經云武侯壘又云魏興安陽縣
注謂諸葛武侯所居魏分漢中立魏興郡又云改信
都從長樂則晉太康五年也然則非後漢人所撰隋
志云郭璞注而不著撰人舊唐志云郭璞撰愚謂所
載及魏晉疑出於璞也新唐志始以爲桑欽而又云
一作郭璞撰蓋疑之也經云河水又北薄骨律鎮城

注云赫連果城也乃後魏所置其酈氏附益歟按前
漢儒林傳古文尚書塗惲授河南桑欽君長晁氏讀
書志謂欽成帝時人意者欽爲此書而後人附益如
山海經禹益所記有長沙零陵桂陽諸曁之名本草
神農所述有豫章朱崖趙國常山奉高眞定臨淄馮
翊之稱爾雅作於周公而云張仲孝友蒼頡篇造於
李斯而云漢兼天下皆非本文顏之推嘗論之矣通
攷又謂景純注解疎略多迂怪今郭注不傳
歐陽圭齋曰按隋經籍志有兩水經一本三卷郭璞

注一本四十卷酈善長注善長卽道元也然皆不著撰人姓名唐杜佑作通典時尚見兩書言郭璞疎略於酈注無所言撰人則槩未之考也舊唐志云郭璞作宋崇文總目亦不言撰人爲誰但云酈注四十卷亡其五然未知兩水經之一在一亡已見於斯時否也新唐志乃謂漢桑欽作水經一云郭璞作今人言桑欽者本此也崇文總目作於宋景佑與新志書同時又未知新志何所據以爲說也余嘗參訂之說者疑欽爲東漢順帝以後人以其一縣疑之也今經言

江水東逕永安宮南永安宮昭烈託孤於孔明之地也今特著於斯又若因其人而重者得非蜀漢間人所爲也不寧惟是也其言北縣名多曹氏置南縣名多孫氏置余又未暇一二數也斯則近代宇文氏以爲經傳相淆者此說近之也然必作經作傳之人定而後可分也或者又曰豈非欽作於前二氏附益於其後他書或然也而此未必也西漢儒林傳言塗惲授河南桑欽君長尚書晁氏言欽成帝時人使古有兩桑欽則可審爲成帝時欽則是書不當見遺於漢

藝文志也

水經總目

卷上

卷下

粉水 白水

沘水 淮水

滍水 淯水

㶏水 灈水

瀙水 潕水

溳水 漻水

蘄水 決水

沘水 泄水

肥水 施水 沮水

漳水　夏水

羌水　涪水

梓潼水　涔水

江水　青衣水

桓水　若水

沫水　延江水

沅西水　存水

溫水　淹水

葉榆水　夷水

水經卷上

漢　桑欽撰　南昌許旭惠校

河水

崑崙墟在西北、去嵩高五萬里、地之中也。其高萬一千里、河水出其東北陬、屈從其東南流入于渤海、又出海外、南至積石山下、有石門、河水冒以西南流、河水又南入葱嶺山、河水又西逕罽賓國北、河水又西逕月氏國南、又西逕安息南、河水與蜺羅跂禘水同注雷翥海、又西逕四大塔北、又西逕陀衛國北、河水

又東逕皮山國北其一源出于闐國南山北流與葱嶺河合東注蒲昌海河水又東與于闐河合又西北流注于河南河又東逕于闐北南河又東北逕扜彌國北南河又東逕且末國北北河又東北流分爲二水枝流出焉北河自跡勒逕流南河之北北河又東逕莎車國南北河之東南逕溫宿國北河又東逕姑墨國南河水又東逕注賓城南又東逕樓蘭城南而東注河水又東注于泑澤又東入塞過敦煌酒泉張掖郡南河水又自東河曲逕西海郡南河水又東逕

允川、而歷大榆小榆谷北、又東過隴西河關縣北洮
水從東南來流注之、河水又東北流入西平郡界、左
合二川、南流入河、又東北濟川水注之、河水東又逕
澆河故城北、河水又東北逕黃川城、河水又東逕石
城南、左合北谷水、河水又東北逕黃河城南、河水又
東北逕廣違城北、又合烏頭川水、河水又東逕邯川
城南河水又東臨津谿水注之、河水又東逕臨津城
北白土城南、河水又東左會白土川水、河水又東北
會兩川、右合二水、河水又東得野亭南、河水又東歷

鳳林北河水又東與灕水合河水又逕左南城南大河又東逕赤岸北河水又東洮水注之又東過金城允吾縣北河水又東逕石城南又東過榆中縣北又東過天水北界又北過武威媼圍縣東北又東北過天水勇士縣北又東北過安定北界麥田山河水東北流逕安定祖厲縣故城西北河水又東北逕麥田城西又北與麥田泉水合河水又東北逕麥田山西河水又東北逕于黑城北又東北高平川水注之河水又東北逕眴卷縣故城西河水又北過北地富平

縣西河水又北逕富平縣故城西河水又北薄骨律
鎭城河水又逕典農城東河水又北逕典農城東河
水又東北逕廉縣故城東河水又與北枝津河水又
東北逕渾懷鄣西河水又東北歷石崖山西又北過
朔方臨戎縣西河水又北逕臨戎縣故城西河水又
北有枝渠東出謂之銅口東逕沃野故城南河水又
北屈而爲南河出焉河水又北迆西溢於窳渾縣故
城東河水又屈而東流爲北河東逕高闕南河水自
臨河縣東逕陽山南河水又南逕馬陰山西河水又

東南逕朔方縣故城東北、河水自朔方東轉逕渠搜縣故城北、河水又東逕成宜縣故城南、河水又東逕原亭城南、河水又東逕宜梁縣之故城南、河水又東逕稒陽城南、又東過臨沃縣南、河水又東枝津出焉、河水又東流石門水南注之、河水又東逕稒陽縣故城南、河水又東逕塞泉城南而東注、又東過雲中楨陵縣南、又東過沙南縣北、從縣東屈南過沙陵縣西河水屈而流白渠水注之、河水南入楨陵縣西北、南過赤城東、又南過定襄桐過縣西、河水於二縣

間濟有君子之名、河水又東南左合一水、河水又南樹頹水注之、河水又南太羅水注之、河水又左得湳水口、又南過西河圁音銀陽縣東、河水又東端水入焉、河水又南諸次之水入焉、河水又南湯水注之、又南離石縣西奢延水注之、河水又南陵水注之、河水又南得離石水口、又南過中陽縣西、又南過土軍縣西、河水又南合契水、河水又南得大蛇水、河水又南、又納辱水、又南過上郡高奴縣東、河水又南蒲川石樓山南逕蒲城東、河水又南過河東北屈縣西、河水又

南得鯉魚、河水又南羊求水入焉、河水又南爲採桑津、又南過皮氏縣西、河水又南合蒲水、河水又南逕丹水西南、河水又南黑水注之、河水又南至嚳谷傍、河水又南洛水自猟山枝分東派、東南注于河、又南出龍門口、汾水從東來注之、河水又南右合暢谷水、河水又南逕梁山原東、河水又南崌谷水注之、河水又南右合陶渠水、河水又西徐水注之、河水又南逕子夏石室、又南過汾陰縣西、河水又逕郃陽城東、河水又南逕陶城西、又南過蒲坂縣西、河水又南逕雷

首山西、又南涑水注之、又南至華陰潼關、渭水從西
來注之、河水歷船司空與渭水會、河水又東北玉澗
水注之、河水又東逕閿鄉侯河東、與全鳩澗水合、又
東過河北縣南、河水又東永樂澗水注之、河水自河
北城南東逕芮城、河水又會槃澗、河水又東逕湖縣
故城北、河水又東合柏谷水、河水又東右合門水、又
東過陝縣北、又西逕陝縣故城南、又東過大陽縣南、
河水又東逕大陽縣故城南、河水又東沙澗水注之
又東過砥柱間、河之右則峭水注之、河水又東千崤

之水注焉又東過平陰縣北又東至鄧清水從西北來注之河水又東與教水合河水又與畛水合河水又東合庸庸之水河水又東逕平陰縣北河水西會瀵水（一作右會）河水又東過平陰縣北湛水從北來注之河水又東逕河陽縣故城南河水又逕臨平亭北河水又東逕洛陽縣北河水又東逕平縣故城北河水又東溴水入焉又東沛水注焉又東過鞏縣北洛水從縣西北流注之又東過成皋縣北濟水從北來注之河水又逕黃馬坂北河水又東逕旋門坂北河水

東逕成皐大伾山下河水南對玉門河水又東合汜水河水又東逕板城北河水又東逕五龍塢北又東過滎陽縣蒗蕩渠出焉河水又東北逕卷之扈亭北河水又東逕八激堤北河水又東逕卷縣北河水又東北逕赤岸固北而東北注之又東北過武德縣東沁水從之東至酸棗縣西濮水東出焉河水又東北通謂之延津河水又逕東燕縣故城北則有濟水自北來注之河水又東淇水入焉又東逕遮害亭南河水又東右逕滑臺城又東北過黎陽縣南河水自津

東北逕涼城縣河水又東北逕伍子胥廟南河水又東北爲長壽津故瀆東北逕戚城西故瀆又逕繁陽縣故城東北逕陰安縣故城西故瀆又東北逕昌樂縣故城東故瀆又東北逕平邑郭西又東北逕元城縣故城西北而至沙丘堰至于大陸北播于九河河之故瀆自沙丘堰南分屯氏河出焉河水故瀆東北逕發干縣北城西又屈逕其北大河故瀆又東逕貝丘縣故城南大河故瀆又東逕甘陵縣故城南大河故瀆又東逕平原縣故城西而北絕屯氏三瀆北逕

繹幕縣故城東北西流逕平原鬲縣故城西大河故瀆又北逕修縣故城東又北逕安陵縣西大河故瀆北出爲屯氏河逕館陶縣東東北出左瀆又北逕經城東繚城西又逕南宮縣西北注絳瀆右瀆又東北逕廣宗縣故城南又東北逕界城亭北又東北逕長樂郡武彊縣故城東又東北逕廣川縣與水故道合又東北逕廣川縣故城西又東逕棘津亭南張甲故瀆又東北至修縣東會清河屯氏別河東枝津出焉東逕信成城南又東逕清陽縣故城南清河郡北又

東北逕陵鄉南又東北逕東武城縣故城南。又東北逕東陽縣故城南。屯氏別瀆又東北逕清河郡南。又東北逕清河故城西。屯氏別河北瀆。東逕繹幕縣故城南東邑大河故瀆。又東北逕平原縣枝津。北出至安陵縣。遂絕屯氏別河北瀆。又東北逕重平縣故城南。屯氏別河北瀆又東入陽信縣。今無水。又東為咸河東北流。逕陽信縣故城北。屯氏別河南瀆自平原東絕大河故瀆。又逕平原縣故城北東北枝津。又出東北至安德縣界。東會商河屯氏別河南瀆又東北

於平原界。又有枝瀆右出至安德縣遂絶。屯氏別河南瀆自平原城北首受大河故瀆東出亦通謂之篤馬河。東北逕安德縣故城西。又東北逕臨齊城南。又屈逕其城東故瀆廣四十步。又東北逕重丘縣故城西。又東北逕西平昌縣故城北。又逕般縣故城北。東逕樂陵縣故城北。又東北逕陽信縣故城南東北入海。屯氏河故瀆自別河東逕甘陵之信鄉縣故城南屯氏故瀆又東逕甘陵縣故城北。逕靈縣北。又東北逕鄃縣。與鳴犢河故瀆合上承大河故瀆於靈縣

南。東北逕靈縣東。東入鄃縣而北合屯氏瀆又東北右過衛國縣南。又東北過濮陽縣北。瓠子河出焉河水東逕鐵丘南。河水東北流而逕濮陽縣北。爲濮陽津。河水又東北逕衛國縣南。東爲郭口津。河水又東逕鄄城縣北一作國名河水又東北逕范縣之秦亭西。河水又東北逕委粟津。左會浮水故瀆故瀆東絕大河故瀆東逕五鹿之野。浮水故瀆又東南逕國邑。又東逕衛國縣故城南。古斟觀。浮水故瀆又東逕河牧城而東北出。又東北入東武陽縣東入河。又有漯水出

焉河水又東逕武陽縣東范縣西而東北流也又東

北過東阿縣北河水於范縣東北流爲倉亭津河水

又歷柯澤逕東阿縣故城西而東北出流注又東北

過茌平縣西河自鄧里渠東北逕昌鄉亭北逕碻磝

城西河水又與鄧里渠水上承大河於東阿縣西東

逕東阿縣故城北又東北逕臨邑縣與將渠合又北

逕茌平縣東臨邑縣故城西北流入於河河水又東

北流逕四瀆津又東北過高唐縣界

漯水

漯水又東北逕清河縣故城北漯水又東北逕文鄉
城東南又東北逕博平縣右與黄溝同注川澤又東
逕文鄉城又東南逕王城北黄溝又東北逕左與漯
水隱覆勢鎮河陸東出於高唐縣大河右迤東注漯
水矣漯水又東北逕援縣故城西漯水又逕高唐縣
故城東漯水又東北逕漯陰縣故城北漯水又東北
逕著縣故城南又東北逕崔氏城北漯水東南逕東
朝陽縣故城南漯水又東逕漢徵君伏生墓南漯水
又東逕鄒平縣故城北又東北逕界東鄒城北漯水

又東北逕建信縣故城北漯水又東北逕千乘縣二城間又東北爲馬常坑又東北過楊墟縣東商河出焉商河又北逕平原縣東又逕安德縣故城南又東北逕昌平縣故城南又東逕般縣故城南又東逕樂陵縣故城南商河又東逕初鄉縣故城南沙溝水注之商河又東北流逕馬嶺城西北而流屈而東注南轉逕城東商河又東北逕富平縣故城北商河又分爲二水南水謂之長聚溝北水世又謂之白薄瀆大河又東北逕高唐縣故城西大河又北逕張公城臨

側河湄河水又北逕平原縣故城東大河右溢世謂之甘棗溝故瀆又東北歷長隄逕溫陰縣北河水又東北逕陽阿縣故城西又東北過漯陽縣北河水自平原左逕安德城東而北為鹿角津東北逕般縣樂陵初鄉厭次縣故南厭次河河水又逕漯陽縣故城北一作右逕河水又東北為漯沃津河水又東逕千乘城北又東北過黎城縣北又東北過甲下邑濟水從西來注之又東北入于海河水又東分為二水枝津東逕甲下城南東南歷常沇注濟

汾水

汾水出大原汾陽縣北管涔山東南過晉陽縣東晉水從縣東南流注之又南洞渦水從東來注之又南過大陵縣東又南過平匋縣東文水從西來流注之又南過寇爵津一作冠又南入河東界又南過永安縣西又南過楊縣東西南過高梁邑西又南過平陽縣東又南過臨汾縣東又屈從縣南西流又西過長修縣南又西過皮氏縣南又西至汾陰縣北西注于河

澮水

澮水出河東絳縣東澮交東高山西過其縣南又西
南■虒祁宮南又西至王橋注于汾水

涑水

涑水出河東聞喜縣東山黍葭谷又西過周陽邑南
又西南過其縣南又西南過安邑縣西又南過解縣
東又西南注于張陽池

文水

文水出大陵縣西山文谷東到其縣屆南到平陶縣
東北東入于汾

原公水

原公水出兹氏縣西羊頭山東過其縣北又東入于汾

洞渦水

洞渦水出沾縣北山西過榆次縣南又西到晉陽縣南西入于汾出晉水下口者也

晉水

晉水出晉陽縣西縣壅山又東過其縣南又東入于汾水

湛水

湛水出河内軹縣西北山東過其縣北又東過皮縣之北又東過毋辟邑南又東南當平陰縣之東北南入于河

濟水

濟水出河東垣縣東王屋山爲沇水又東至溫縣西北爲濟水又東過其縣北屈從縣東南流過墳城西又南當鞏縣北南入于河與河合流又東過成臯縣北又東過滎陽縣北又東至北礫磎南東出過滎陽

北濟水又東逕西廣武城北濟水又東逕東廣武城
北濟水又東逕敖山北濟水又東合滎瀆濟水又東
逕滎陽縣北濟水又東南礫石溪水注之濟水又東
索水注之又東過陽武縣北濟水又東北流南濟也
逕陽武縣故城南濟水又東逕封丘縣南濟水又東
逕東昏縣故城北濟水又東逕濟陽縣故城南又東
過封丘縣北北濟也濟水又東逕原武縣故城南濟
瀆又東逕酸棗縣之烏巢澤北又東過平丘縣南北
濟也濟水者又東過濟陽縣北濟也又東過寃朐縣

南又東過定陶縣南南濟也濟水又東北荷水東出焉濟水又東逕秦相魏冉冢濟水又東北逕定陶恭王陵南濟水又東北逕定陶縣故城南又屈從縣東北流南濟也濟水又東至乘氏縣西分爲二南爲荷水北爲濟瀆北濟又東北逕寃朐縣故城北又東北與濮水濟水故瀆又北右合洪水又東北過壽張縣西界安民亭南汶水從東北來注之濟水又北逕須朐城西濟水又逕微鄉東又北過須昌縣西濟水又北逕漁山東左合馬頰水濟水自魚山北逕淸亭東

又北過穀城縣西濟水又北逕周首亭西又北過臨
邑縣東濟水又北逕平陰城西濟水又東北至垣苗
城西又東北過盧縣北濟水又逕盧縣故城北濟水
又東北與中川水合濟水又東北右會玉水濟水又
東北濼水出焉濟水又東北華不注山又東北過臺
縣北濟水又東北合芹溝水又東北過菅縣南又東
過梁鄒縣北又東北過臨濟縣南濟水又東北逕爲
淵渚謂之平州濟水又東北逕樂安縣故城南又東
北過利縣西又東北過甲下邑入于河又東北入海

其一水東流者過乘氏縣南又東過昌邑縣北又東過金鄉縣南又東過東緡縣北濟水又東逕漢平狄將軍扶溝侯淮陽朱鮪冢又東過方與縣北爲菏水濟水東逕重鄉城南菏水又東過湖陸縣南東入於泗水又東南過沛縣東北又東南過留縣北又東過彭城縣北睢水從西來注之濟水又南逕彭城縣故城東又東南過徐縣北又東至下邳睢陵縣南入于淮

清水

清水出河內修武縣之北黑山東北過獲嘉縣北又東過汲縣北、又東入于河、

沁水

沁水出上黨沮縣謁戾山、南過穀遠縣東、又南過猗氏縣東、又南過陽阿縣東、又南出山過沁水縣北、又東過野王縣北、又東過周縣北、又東過邢丘、一曰懷縣之北又東過武德縣南、又東南至滎陽縣北、東入于河、

洪水

洪水出河內隆慮縣西大號山、又東過內黃縣南、為

白溝、屈從縣東北與洹水合、又東北過館陶縣北、又東北過清淵縣西、又東北過廣宗縣東爲清河、又東北過東武城縣西、又北過廣川縣東、又東過修縣南又東北過東光縣西、又東北過南皮縣西、又東北逕浮陽縣西、又東北過濊邑北、又東北過鄉邑南、又東北逕窮河邑南、又東北過漂榆邑、入于海、

蕩水

蕩水出河内蕩陰縣西山東、又東北至内黃縣、入于黃澤、

洹水

洹水出上黨泫氏縣東、過隆慮縣北、又東北出山逕鄴縣南、又東過內黃縣北、東入于白溝、

濁漳水

濁漳水出上黨長子縣西發鳩山之漳水焉、東過其縣南、屈從縣東北流注、又東過壺關縣北、又東北過屯留縣潞縣北、又東過武安縣、又東出山過鄴縣西、又東過列人縣南、又東北過斥漳縣南、又東北過曲周縣東、又東北過鉅鹿縣東、又北過堂陽縣西、又東

北過扶柳縣北、又東北過信都縣西、又東北過下博縣之西、又東北過阜城縣北、又東北至昌亭與雩池河會、又東北至樂成陵縣別出北又東北過成平縣南合清河、又東北過章武縣西、又東北過平舒縣南、東入海、

清漳水

清漳水出上黨沾縣西北少山大黽谷南過縣西、又從縣南屈東過涉縣西屈從縣南東、至武安縣南黍窖邑、入于濁漳、

易水

易水出涿郡故安縣閻鄉西山、東過范陽縣南、又東過容城縣南、又東過安次縣南、又東過東州縣南、東入于海、

滱水

滱水出代郡靈丘縣高氏山、南過廣昌縣南、又東南過中山上曲陽縣北、恒水從西來注之、又東過唐縣南、又東逕安喜縣南、又東過安國縣北、又東過博陵縣南、又東北入于易、

聖水

聖水出上谷東過良鄉縣南又東過長鄉縣北又東過安次縣南東入于海

巨馬水

巨馬河出代郡廣昌縣淶山東過迺縣北又東南過容城縣北又東南至泉州縣西南東入八丈溝又南又東過勃海東平舒縣北東入于海

濕水

濕水出鴈門陰館縣東北過代郡桑乾縣南又東過

涿鹿縣北又東南出山過廣陽薊縣北又東至漁陽

雍奴縣西入笥溝

㶟餘水

㶟餘水出上谷居庸關東又東流過軍都縣南又東

流過薊縣北又北屈東南至狐奴縣西入于沽河

沽水

沽河從塞外來南過漁陽狐奴縣北西南與㶟餘水

合爲沽河又東南至雍奴縣西笥溝又東南至泉州

縣與清河合東入于海清河者泒河尾也

鮑丘水

鮑丘水從塞外來、南過漁陽縣東、又南過潞縣西又南至雍奴縣北、屈東入于海、

濡水

濡水從塞外來、東南過遼西令支縣北、又東南過海陽縣西、南入于海、

大遼水

大遼水出塞外衛白平山、東南入塞過遼東襄平縣、又東南過房縣西、又東過安市縣西、南入于海、又玄

菟高句麗縣有遼山、

小遼水

小遼水所出西南至遼隧縣、入于大遼水也、

淇水

淇水出樂浪鏤方縣東、南過於臨淇縣、東入于海、

洛水

洛水出京兆上洛縣讙舉山、洛水又東、戸水注之、洛水又東得乳水、洛水又東會于龍餘之水、洛水又東、門水出焉、洛水又東逕熊耳山北、東北過盧氏縣南、

洛水逕陽渠關北、洛水又東逕盧氏縣故城南、洛水
東與高門水合、洛水又東松楊谿水注之、洛水又東
庫谷水注之、又東北過蠡城邑之南、又東過陽市邑
南、又東北過于父邑之南、洛水又東渠谷、又東北過
宜陽縣南、洛水又東逕宜陽縣故城南、又東北出散
關南、洛水又東枝瀆左出焉、又東北過河南縣南、又
東過洛陽縣南、伊水從西來注之、又東過偃師縣南
洛水又北陽渠水注之、洛水又東逕訾城北、又東羅
水注之、又東北過鞏縣東、又北入于河、洛水又東北

流入于河

伊水

伊水出南陽縣西蔓渠山東北過郭落山又東北過陸渾縣南又東北過新城縣南又東北過伊闕中又東北至洛陽縣南北入于洛

瀍水

瀍水出河南穀城縣北山東與千金渠合又東過洛陽縣南又東過偃師縣又東入于洛

澗水

澗水出新安縣南白石山、東南入於洛、

穀水

穀水出宏農黽池縣南墦冢林穀陽谷、東北過穀城縣北、又東過河南縣北、東南入于洛、

甘水

甘水出宏農宜陽縣鹿蹄山、東北至河南縣南北入洛、

漆水

漆水出扶風杜陽縣俞山東北入于渭、

滻水

滻水出京兆藍田谷北入于灞

沮水

沮水出北地直路縣東過馮翊祋祤縣北東入于洛

渭水

渭水出隴西首陽縣渭谷亭南鳥鼠山又北過襄武縣北又東過獂道縣南又東過冀縣北又東過上邽縣又東過陳倉縣西又東逕武功縣北又東芒水從南來流注之渭水又東過槐里縣南又東澇水從南

來注之渭水又東北逕黃山宮南就水注之渭水又東合田谿水渭水又東逕槐里縣故城南渭水又東合甘水又東豐水從南來注之渭水又東北與鎬水合渭水又東北逕渭城南而泬水注之又東過長安縣北渭水又東與泬水枝津合渭水又逕長安城北又東過華陰縣北又東過鄭縣北又東過霸陵縣北霸水從縣西北流注之東入于河

漾水

漾水出隴西氐道縣嶓冢山東至武都沮縣爲漢水

又東南至廣魏白水縣西、又東南至葭萌縣東北與羌水合、又東南過巴郡閬中縣、又東南入漢州江津縣東南入于江、

丹水

丹水出京兆上洛縣西北冢嶺山、東南過其縣南、又東南過商縣南、又東南至于丹水縣、入于汋、

汝水

汝水出河南梁縣勉鄉西天息山、東南過其縣北、又東南潁川郟縣南、又東南過定陵縣北、又東南過郾

縣北又東南過汝南上蔡縣西又東南過平輿縣南

一作平典

又東至原鹿縣南入于淮

水經卷下

潁水

潁水出潁川陽城縣西北少室山、又東南過其縣南、
又東南過陽翟縣北、又東南過潁陽縣西、又東南過
潁陰縣西南、又東南至慎縣東南、入于淮、又東南過
臨潁縣南、又東南汝南㶏强縣北、洧水從河南密縣
東流注之、又東過西華縣北、又南過汝陽縣北、又東
南過南頓縣北、㶏水從西來流注之、又東南至新陽
縣北、蒗蕩渠水從西北來注之、

洧水

洧水出河南密縣西南馬領山、又東南過其縣南、又東過鄭縣南、鄫水從西北來注之、又東南過長社縣北、又東南過新汲縣東北、又東南過茅城邑之東北、又東過習陽城西、折入于潁、

濦水

濦水出河南密縣大騩山、東南入于潁、

潧水

潧水出鄭縣西北平地、東過其縣北、又東南過其縣

東又南入于洧水渠出滎陽北河東南過中牟縣之北又東至浚儀縣又屈南至扶溝縣北其一者東南過陳縣也又東南至汝南新陽縣北又東南過山桑縣北又東南過龍亢縣南又東南過義城縣西南入于淮

陰溝水

陰溝水出河南陽武縣蒗蕩渠東南至沛爲濄水又東南至下邳淮陵縣入于淮

汳水

汳水出陰溝于浚儀縣北、又東至梁郡蒙縣爲濉水、餘波南入淮陽城中獲水、出汳水於梁郡蒙縣北、又東過蕭縣南、又東至彭城縣北、東入于泗、

睢水

睢水出梁郡鄢縣、又東過睢陽縣南、又東過相縣南屈從城北、東流當蕭縣、南入于睢、

瓠子水

瓠子河出東郡濮陽縣北、河東至濟陰句陽縣爲新溝、又東北過廪丘縣爲濮水、又北過東郡范縣東北爲

濟渠。與將渠合。又東北過東阿縣東。又東北過臨邑縣西。又東北過茌平縣東爲鄧里渠。又東北過祝阿縣爲濟渠又東北至梁鄒縣西分爲二其東北者爲濟河。其東者爲時水。又東北至濟西。濟河東北入于海。時水東至臨淄縣西屈南過太山華縣東。又南至費縣東入于沂。

汶水

汶水出太山萊蕪縣原山。西南過嬴縣南。又東南過奉高縣北。屈從縣西南流。過博縣西北。又西南過蛇

丘縣南又西南過岡縣北又西南過平章縣南又西南過無鹽縣南又西南過壽張縣北又西南至安民亭入于濟

泗水

泗水出魯卞縣北山西南逕魯縣北又西過瑕丘縣東屈從縣東南流漷水從東來注之又南過平陽縣西又南過高平縣西洸水從北西來流注之又南過方與縣東菏水從西來注之又屈東南過湖陸縣南涓涓水從東北來流注之又南過沛縣東又東逕

陽郡又東南過彭城縣東北又東南過呂縣南又東南過下邳縣西又東南入于淮

沂水

沂水出泰山蓋縣艾山南過琅邪臨沂縣東又南過開陽縣東又東過襄賁縣東屈從縣南西流又屈南過剡縣西又南過良城縣西又南過下邳縣西南入于泗

洙水

洙水出泰山蓋縣臨樂山西南至卞縣入于泗

沭水

沭水出琅邪東莞縣西北山。東南過其縣東。又東南過莒縣東。又南過陽都縣東。入于沂。

巨洋水

巨洋水出朱虛縣泰山。北過其縣西。又北過臨朐縣東。又北過劇縣西。又東北過壽光縣西。又東北入于海。

淄水

淄水出泰山萊蕪縣原山。又東北過臨淄縣東。又東

過利縣東又東北入于海

汶水

汶水出朱虛縣泰山北過其縣東

北過淳于縣西

又東北入于縣

濰水

濰水出琅邪箕縣東北過東武城縣西又北過平昌

縣東又北過高密縣西又北過淳于縣東又東北逕

都昌縣東又東北入于海

膠水

膠水出黔陬縣膠山北過其縣西又北過夷安縣東

又北過當利縣西北入于海

沔水

沔水出武都沮縣東狼谷中沔水又東南逕沮水戍而東南流注漢曰沮口沔水又東逕白馬戍南濜水入焉沔水又東逕武侯壘南又東逕沔陽故城南沔水又東逕西樂城北漢水又左得度口水漢水又東黄沙水左注之漢水又東合褒水漢水又東逕漢廟堆下又東過南鄭縣南漢水又東得長柳渡漢水又

左會文水、漢水又東黑水注之、又東過城固縣南、又東過魏興安陽縣南、涔水出自旱山北注之、漢水又東至灙城南、與洛谷水合、漢水又東逕小城固南、漢水又東逕石門灘、漢水又東逕嬀墟爲灘、漢水又東逕猴經灘、漢水又東逕小大黃金南、漢水又東合灙蓧漢口、漢水又東右會洋水、漢水又東歷敖頭、漢水又東合直水、漢水又東逕直城南、漢水又東逕晉昌郡之寧都縣南、漢水又東逕魚脯谿口、又東過西城縣南、漢水又東右得大勢、漢水右對月谷口、漢水又

東逕西城縣故城南、漢水又東爲鱧湍、漢水又東合
旬水、漢水又東逕木蘭塞南、漢水又東左得育漢、漢
水又東逕魏興郡之錫縣故城北、漢水又東歷姚方、
沔水又東過襄陽縣北、沔水又東合檀谿水、沔水又
逕平魯城南、又從縣東屈西南清水從北來注之沔
水中有魚梁洲、沔水又逕桃林亭東沔水又東南逕
蔡洲、沔水又東南邑城北、沔水又東合洞口、又東過
中廬縣東、淮水自房陵縣淮山東流注之、沔水又東
南流逕黎丘故城西、又南過邔縣東北、邔一作[illegible]沔水又

南得木里水會又南過宜城縣東夷水出自房陵縣東流注之沔水又逕鄀縣故城南沔水又東敖水注之沔水又東南與白水合沔水自荆城東南流逕當陽縣之章山東沔水又東右會權口沔水又東南與陽口合又東南逕江夏雲杜縣東夏水從西來注之沔水又東逕左桑沔水又東合巨亮水口沔水又東得合驛口沔水又東謂之横桑沔水又東謂之鄭潭沔水又東得死沔沔水又東與力口合沔水又東南湏入水焉沔水又東逕沌陽縣北又南至江夏沙羨

縣北南、入于江、沔水與江合流、又東過彭蠡澤、又東北出居巢縣南、又東過牛渚縣南、又東至石城縣分爲二、其一東北流、其一又過毗陵縣北、爲北江、南江又東與貴長池水合、南江又南東逕宣城之臨城縣南、南江又東與桐水合、南江又東逕寧國縣南、南江又東北爲長瀆、歷河口、東則松江出焉、江水奇分、謂之三江口、又東至會稽餘姚縣東、入于海、江水又東逕黃橋下、江水又東逕餘姚縣故城南、江水又東注于海、又東過堵陽縣、堵水出焉、自上粉縣北流注之、

又東過鄖鄉縣南、又東逕鄖鄉縣故城南、漢水又東逕琵琶谷口又東北流又屈東南過武當縣東北、漢水又東爲伲子潭、漢水又東南逕武當縣故城北、漢水又東平陽川水注之、沔水又東南逕縣城東、沔水又東逕龍巢山下、又東南逕涉都縣東北又東南過鄀縣之西南、又南逕穀城東、又南過陰縣之西、沔水又東南得洛谿口、又南過筑陽東、筑水出自房陵縣東過其縣南流注之、又東逕學城南、沔水又南逕筑陽縣東、沔水又東爲淶灘、又東過山都縣東北、

沔水又東逕樂山北、沔水又東逕隆中、

潛水

潛水出巴郡宕渠縣、又南入于江、

湍水

湍水出酈縣北芬山、南流過其縣東、又南過冠軍縣東、又東過白牛邑南、又東南至新野縣東、入于淯、

均水

均水出淅縣北山、南流過其縣之東、又南當涉都邑縣北、南入于沔、

粉水

粉水出房陵縣、東流過郢邑南、又東過穀邑南、東入于沔、

白水

白水出朝陽縣西、東流過其縣南、又東至新野縣西、東入于淯、

沘水

沘水出沘陽東北太胡山、東南流逕其縣南、泄水從南來注之、又西至新野縣南、入于淯、

淮水

淮水出南陽平氏縣胎簪山東北過桐栢山淮水又東逕義陽縣淮水又逕義陽縣故城南淮水又東得溮口水東過江夏平春縣北淮水又東油水注之淮水又東北與大木水合淮水又東北流左會湖水淮水又東逕安陽縣故城南又東逕新息縣南淮水又東逕浮光山北淮水又東右壑水淮水又東北申陂枝水注之淮水又東逕淮陰亭北又東逕白城南淮水又東逕長陵戍南又東青陂水注之淮水又東北

合黃水、又東過期思縣北、淮水又東北、淠水注之、一作淠東過原鹿縣南、汝水從西北來注之、又東過廬江安豐縣東北、決水從北來注之、淮水又東、谷水入焉、淮水又東北左會潤水、淮水又東北、窮水入焉、又東北至九江壽春縣西、沘水洪水合北注之、又東潁水從西北來流注之、淮水又東流與潁口會、東南逕倉陵北、又東北流逕壽春縣故城西、淮水又北左合椒水、又東過壽春縣北、肥水從縣東北流注之、淮水又北逕山硤中、謂之硤石、淮水又北逕莫耶山西、又東

過當塗縣北過水從西北來注之淮水又東北濠水注之淮水又北沙水注之又東過鍾離縣北淮水又東逕夏丘縣南淮水又東逕浮山淮水又東逕徐縣南歷澗水注之淮水又東池水注之淮水又東蘄水注之淮水又東歷客山逕盱眙縣故城西又東北至下邳淮陰縣西泗水從西北來流注之又東過淮陰縣北中瀆水出白馬湖東北注之又東兩小水流注之又東至廣陵淮浦縣入于海

滍水

潕水出南陽舞陽縣西之堯山、東北過潁川定陵縣西北、又東過郾縣南、東入于汝、

淯水

淯水出宏農盧氏縣攻離山、東南過南陽西鄂縣西北、又東過宛縣南、又屈南過淯陽縣東、又南過新野縣西、西過鄧縣東、南入于沔、

濦水

濦水出濦強縣南澤中、東入潁、

灈水

灈水出汝南吳房縣西北奥山，東過其縣北，入于汝。

㶏水

㶏水出潕陰縣東上界山，東過吳房縣南，又東過灈陽縣南，又東過上蔡縣南，東入汝。

潕水

潕水出潕陰縣西北扶予山，東過其縣南，又東過西平縣北，又東過郾縣南，又東過定潁縣北，東入于汝。

溳水

溳水出蔡陽縣，東南過隨縣西，又南過江夏安陸縣

西、又東南入于夏、

溳水

溳水出江夏平春縣西南、過安陸入于溳

蘄水

蘄水出江夏蘄春縣北山、南過其縣西、又南至蘄口、南入于江、

決水

決水出廬江雩婁縣南大㴑山、北過其縣東、又北過安豐縣東、又北入于淮、

泄水

泄水出廬江灊縣西南霍山東北，東北過六縣東北，入于淮。

泄水

泄水出博安縣，北過芍陂，西與泄水合，西北入于淮。

肥水

肥水出九江成德縣廣陽鄉西，肥水別北過其縣西，北入芍陂，又北過壽春縣東，北入于淮。

施水

施水亦從廣陽鄉東南入于沔。

沮水

沮水出漢中房陵縣淮水東南過臨沮縣界又東南過枝江縣東南入于江。

漳水

漳水出臨沮縣東荊山東南過蓼亭又東過章鄉南又南至枝江縣北烏扶邑入于沮。

夏水

夏水出江流于江陵縣東南又東過華容縣南又東

至江夏雲杜縣。入于沔

羌水

羌水出羌中參糧。又東南至廣魏白水縣。與漢水合。又東南過巴郡閬中縣。又南至墊江縣東。南入于江

涪水

涪水出廣魏涪縣西北。南至小廣魏。與梓潼合

梓潼水

梓潼水出其縣北界。西南入于涪。又西南至小廣魏縣。南入于墊江

涔水

涔水出漢中南鄭縣東南旱山。北至沔陽縣。南入于沔

江水

岷山在蜀郡氐道縣。大江所出。東南過其縣北江水自天彭闕東逕汶關。而歷氐道縣北。又有湔水入焉江水又東別爲沱。江水又歷都安縣。又東南過犍爲武陽縣。青衣水洙水從西南來合而注之。又東南過僰道縣北。若水淹水合從西來注之。又東注水北流注。江水又與符里水合。又東過江陽縣南。洛水從三

危。山東過廣魏洛陽南東南注之。江水逕漢安縣北。江水東逕樊石灘。又逕大附灘。又東過符縣北邪東南。鰼部水從符關東北注之。又東北至巴郡江州縣東。强水涪水漢水白水宕渠五水合南流注之。又江水東至枳縣西。延江從牂牁郡北流西屈注之。又逕東望峽東歷平都。江水又逕虎鬚灘。江水又東逕臨江縣南。江水又東得黃華水口。左逕石城南又東至平洲。又東逕壤塗而歷和灘。又東逕界壇。江水又東右得將龜谿口。江水又東南會北集渠江水又右逕

池谿口、江水又東逕右龍、又東逕羊腸虎臂灘、江水
又東彭水注之、江水又東右逕朐忍縣故城南、江水
又東逕瞿巫灘、江水又逕東陽灘、江水又逕魚復縣
之故陵、江水又東爲落牛灘、逕故陵北、江水又右逕
夜淸而東歷朝陽道口、江水又東左逕新市里南、江
水又東右合陽元水口、江水又東逕南鄉峽、東逕永
安宮南、江水又東逕諸葛亮圖壘南、江水又東南逕
赤岬西、江水又東逕魚復縣故城南、江水又東逕廣
谿峽、西過鄧縣東、江水自關東逕弱關捍關南入于

洒、江水又東烏飛水注之、江水又東逕巫縣故城南、
江水又東巫溪水注之、江水又東逕巫峽、江水歷峽
東逕新崩灘、江水又東逕石門灘又東過秭歸縣之
南、江水又東逕城北、江水又東南逕夔城南、江水又
東逕歸鄉縣故城北、江水又東逕信陵縣南、江水又
東過夷陵縣南、江水歷峽東逕宜昌縣之埡竈下、江
水又東流頭灘、江水又東逕宜昌縣北、江水又東逕
狼尾灘而歷人灘、江水又東逕黃牛山、江水又東逕
西陵峽、江水歷禹斷江、江水出峽東南流逕城故州、

江水又東逕故城北、江水又東逕白鹿巖、江水又東歷荆門虎牙之門、又東南過夷道縣北夷水從狠山縣南東北注之、江水又東逕上明城北、江水又東會沮口、又南過江陵縣南、江水又東逕鷰尾洲、江水東得馬牧口江水又東逕江陵縣故城南、江水又東逕郢城南、江水又東得豫章口、又東至華容縣西夏水出焉、又東南當華容縣南、涌水出焉、江水又東涌水注之、江水又逕南平郡孱陵縣之樂鄉城北、又東南油水從西南來注之、又東右合油口、又東逕公安縣

北江水左會高口江水又東得故市口江水又右逕楊岐北山大江又東左合子夏口大江又東左得侯臺水口大江右得龍穴水口江水自龍巢而東俞口又東得清揚土塢二口大江右逕石首山北又東逕赭要江水左得飯筐上口江水又右得上檀浦江水又東逕竹町南又東至長沙下雋縣北澧水沅水資水合東流注之湘水從南來注之江水又東左得二夏浦又東逕彭城口江水自彭城磯東逕如山北江水又左逕白螺山南江水左逕上烏林南江水又東

左得子練口、江水左得中陽水口、又東得白沙口江
水東右得聶口、江水左逕百人山南、江水東逕大軍
山南江水又東逕小軍山南江水又東逕雞翅山北、
又東北至江夏沙羨縣西北、沔水從北來注之、江水
又東逕歎父山、南對歎州、江水又東逕魯山南、江水
左得湖口、水通太湖、又東合灄口、水上承沔水於安
陸縣、而東逕灄陽縣北、東南注于江、江水又東湖水
自北南注、謂之嘉吳江、右岸頻得二夏浦、北對東城
洲、西浦側有雍伏戍、江之左岸、東會龍驤水口、出北

山蠻中、江之有武口水、上通安陸之延頭、江水東逕若城南、又東過邾縣南、江水右得黎磯、北江水又東逕邾縣故城南、鄂縣北、江水右得樊口、江水又左逕赤鼻山南、又東逕西陽郡南、郡治即西陽縣也、江之右岸、有鄂縣故城、江水左則巴水注之、又東逕軑縣故城南、東會希水口、出灊縣霍山西麓、山北有灊縣故城、大江右岸有厭里口、安樂浦、江水左得赤水浦、江水又東逕南陽山南、江水又東逕西陵縣故城南、江水東歷孟家溠江之右岸、有黃石山、水逕其北、即

東過蘄春縣南蘄水從北東注之又東過下雉縣北

利水從東陵西南注之又東左得青林口

青衣水

青衣水出青衣縣西蒙山東與沬水合也至犍爲南

安縣入于江

桓水

桓水出蜀郡岷山西南行羌中入于南海

若水

若水出蜀郡旄牛徼外東南至故關爲若水也南過

越嶲邛都縣西、直南至會無縣、淹水東南流注、又東北至犍爲朱提縣西、瀘江水又東北至僰道縣、入于江、

沫水

沫水出廣柔徼外、東南過旄牛縣北、又東至越嶲靈道縣、出蒙山南、東北與青衣水合、東入于江、

延江水

延江水出犍爲南廣縣、又東至牂牁鄨縣、東屈北流、至巴郡涪陵縣、注更始水、又東南至武陵西陽縣、入

于酉水。

沅酉水

酉水東南至沅陵縣入于沅。

存水

存水出犍爲郁鄢縣。東南至鬱林定周縣。爲周水。又東北至潭中縣。注于潭。

溫水

溫水出牂牁夜郎縣。又東至鬱林廣鬱縣。爲鬱水。又東至領方縣。東與斤南水合。東北入于鬱。

淹水

淹水出越嶲遂久縣徼外。東南至蜻蛉縣。又東過姑復縣南。東入于若水。

葉榆水

益州葉榆河出其縣北界屈從縣東北流過不韋縣東南出益州界。入牂牁郡西隨縣北為西隨水。又東出進桑關過交阯麊泠縣北。分為五水。絡交阯郡中至東界復合為三水。東入海。

夷水

夷水出巴郡魚復縣江東南過狼山縣南又東過夷道縣北東入于江

油水

油水出武陵孱陵縣西界又東北入于江

澧水

澧水出武陵充縣西歷山東過其縣南又東過零陽縣之北又東過作唐縣北又東至長沙下雋縣西北東入于江

沅水

沅水出牂牁且蘭縣爲旁溝水。又東至鐔城縣爲沅

又東北過臨沅縣南。又東至長沙下雋縣西。北入于

江

浪水

浪水出武陵鐔城縣北界沅水谷南。至鬱林潭中縣

與鄰水合。又東至蒼梧猛陵縣爲鬱溪。又東至高要縣

爲大水。又東至南海番禺縣西分爲二。其一南入于

海。其一又東過縣東南入于海員水又東南一千五

百里入南海。

資水

資水出零陵都梁縣路山。東北過夫夷縣東。北過邵陵縣之北。又東北過益陽縣北。又東與沅水合於湖中。東北入于江也

漉水

漉水出漉道縣西。資水之別。東北過湘南縣南。又東北至臨湘縣西南。東入于湘。

湘水

湘水出零陵始安縣陽海山。東北過零陵縣東。又東

北過洮陽縣東。又東北過泉陵縣西。又東北過重安縣東。又東北過酃縣西。耒水從東南來注之。又東北過陰山縣西。洣水從東南來注之。又北過澧陵縣西漉水從東注之。又北過臨湘縣西。瀏水從縣西北流注。又北潙水從西南來注之。又北過羅縣西。溳水從東來流注之。又北過下雋縣西。微水從東來流注之又北至巴丘山入于江。

灕水

灕水亦出陽海山。南過蒼梧荔浦縣。又南至廣信縣

入于鬱水。

溱水

溱水出桂陽臨武縣南，繞城西北屈東流，東至曲江縣安聶邑東。屈西南流，過湞陽縣，出洭浦關，與桂水合。南入于海。

匯水

洭水出桂陽縣盧聚，東南過含洭縣，南出洭浦關爲

桂水

深水

深水出桂陽盧聚。西北過零陵營道縣南。又西北過營浦縣南。又西北過泉陵縣。西北七里至燕室邪入于湘

鍾水

鍾水出桂陽南平縣都山。北過其縣東。又東北過宋渚亭。又北過鍾亭與雞水合。又北過魏寧縣之東。又東北入于湘

耒水

耒水出桂陽郴縣南山。又北過其縣之西。又北過便

縣之西又西北過耒陽縣之東又北過酃縣東北入于湘

洣水

洣水出茶陵縣上鄉西北過其縣西又西北過攸縣南又西北過陰山縣南又西北入于湘

漉水

漉水出醴陵縣東漉山西過其縣南屈從縣西西北流至漉浦注入于湘

瀏水

瀏水出臨湘縣東南劉陽縣西北過其縣東北與澇溪水合西入于湘

溳水

溳水出豫章艾縣西過長沙羅縣西又西累石山入于湘水

贛水

贛水出豫章南野縣西北過贛縣東又西北過廬陵縣西又東北過石陽縣西又東北過漢平縣南又東北過新淦縣西又北過南昌縣西又北過彭澤縣西

北入于江

廬水

廬江水出三天子都北過彭澤縣西北入于江

漸江水

漸江水出三天子都北過餘杭東入于海

斤江水

斤江水出交阯龍編縣東北至鬱林領方縣東注于鬱容容夜緇湛乘牛渚須無無濡營進皇無地零侵黎無會重瀨夫省無變由蒲王都融勇外此皆出日

南郡西東東入于海、

山澤

嵩高爲中嶽在穎川陽城縣西北、

泰山爲東嶽在泰山博縣西北、

霍山爲南嶽在盧江灊縣西南、

華山爲西嶽在宏農華陰縣西南、

雷首山在河東蒲坂縣東南、

砥柱在河東大陽縣東河中、

王屋山在河東垣曲縣東北

太行山、在河内野王縣西北
恒山爲北嶽、在中山上曲陽縣西北、
碣石山、在遼西臨渝縣南水中
析城山、在河東濩澤縣西南
太嶽山、在河東永安縣、
壺中山、在河東北屈縣東、
南龍門山、在河東皮氏縣西
梁山、在馮翊夏陽縣西北河上、
荆山、在馮翊懷德縣南、

岐山在扶風美陽縣西北、
𨻳山在扶風汧縣之西、
隴山終南山、惇物山、在扶風武功縣西南
須山在隴西臨洮縣西南、
嶓冢山、在隴西氐道縣之南、
鳥鼠同穴山、在隴西首陽縣西南、
積石在隴西河關縣西南、
都野澤、在武威縣東北、
合離山、在酒泉會水縣東北、

流沙地、在張掖居延縣東北、

三危山、在燉煌縣南、

朱圉山、在天水北冀縣南、

岷山、在蜀郡湔氐道西、

嶓冢山、在宏農盧氏縣南、

荆山、在南郡臨沮縣東北、

内方山、在江夏竟陵縣東北、

大别山、在廬江安豐縣西南、

外方山、嵩高是也、

桐柏山在南陽平氏縣東南。

陪尾山在江夏安陸縣東北。

衡山在長沙湘南縣南。

九江地在長沙下雋縣西北。雲夢澤在南郡華容縣

之東。東陵地在廬江金蘭縣西北。敷淺原地在豫章

歷陵縣西南。彭蠡澤在豫章彭澤縣北。中江在丹陽

蕪湖縣南。東至會稽陽羨縣入于海。震澤在吳縣南

五十里。北江在毗陵北界東入于江。

嶧陽山在下邳縣之西。

羽山在東海祝其縣南
陶丘在濟陰定陶縣之西南
菏澤在定陶縣東雷澤在濟陰成陽縣西北菏水在山陽湖陸縣南蒙山在太山蒙陰縣西南大野澤在山陽鉅野縣東北大邳地在河南成皋縣北明都澤在梁郡睢陽縣東北益州沲水在蜀郡汶江縣西南其一在鄠縣西南皆還入江荆州沲水在南郡枝江縣三澨沲之南在邛縣之北右禹貢山水澤地所在
凡六十

右桑欽水經三卷邯鄲書目以欽爲漢人晁氏言
成帝時人自唐杜君卿宋王伯厚元歐陽圭齋皆
紛紛致疑究未定爲何人所撰今既並存其說卷
端無容縷述矣竊以爲此書可疑之大者在于水
道原委多未究悉簡編傳流亦有脫誤又不獨經
注相淆已也南條之水江爲大而江漢合流入海
乃在尋陽彭蠡之間徐堅初學記引水經江水至
江夏與沔水合至尋陽分爲九道東會于彭澤即
禹貢所謂九江孔殷也郭璞江賦源二分于崌崍

流九派乎尋陽蓋亦要其首尾而言作水經者無
宜于尋陽九道槪不言及而今本水經敘江水止
于東過下雉縣北東左得青林口酈注亦祇載青
林湖水西南歷尋陽分爲二水而不及九派其于
沔水與江合流東過彭澤下直接東北出居巢
縣南亦無此文又爇文石鍾山記引水經彭蠡
之口有石鍾山酈元以爲下臨深潭每微風鼓浪
水石相搏聲若洪鍾石鍾得名始見于此其於廬
江水注云秦始皇漢武帝及太史公司馬遷咸升

其巖望九江而眺鍾彭亦指石鍾山言而今水經

于江漢及贛水條下俱不見有所謂石鍾山者則

是唐宋人所見古本水經與今本必尚有不同者

茲特舉其一二端耳石林葉氏謂桑欽爲水經載

天下水甚詳而兩浙獨略由欽郕以來嘗至東南

則于江漢水道原委不詳固無足怪加又傳流久

遠簡編殘脫而欲以意爲之攷正亦甚難矣金時

禮部郎中蔡正甫嘗作補正水經三卷歐陽圭齋

序其書謂江自尋陽以北吳松以東能使道元無

遺恨而又惜其書不可得見也汝上王謨識

星經目錄

卷上

陰德 大理
輔星 內階
文昌 三公
天棓 天槍
傳舍 天廚
天一 大一
天牢 角宿
天理 執法
太陽 相

平道　進賢
天門　天田
周鼎　庫樓
左攝提　右攝提
大角　帝席
亢池　折威
陽門　陣車
亢宿　梗河
騎官　車騎將軍

趙　齊

周　楚

燕　秦

魏　韓

晉　代

司非　司危

司祿　司命

天津　危宿

墳　室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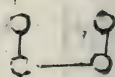
霹靂　北落
天剛　八魁
鈇鑕　壁宿
羽林　王良
策　土公
㢈

星經卷上

漢　甘公石申著　南昌李　滘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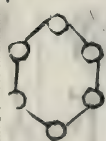
原缺文一張

四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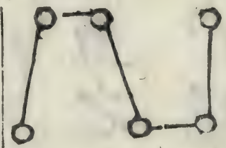
四輔四星抱北極樞星主君臣禮儀主政萬機輔弼佐理萬邦之象輔佐北辰而出入授政也

六甲



六甲六星在華蓋之下杠星之旁主分陰陽而配於節候出入故在帝座旁所布政教而授農時也

鉤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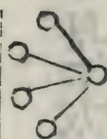
鉤陳六星在五帝下爲後宮大帝正妃又主天子六軍將軍又主三公若星暗人主凶惡之象矣

天皇

天皇大帝一星在鉤陳中央也不記數皆是一星在五帝前坐萬神輔錄圖也其神曰耀魄寶主御羣靈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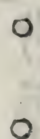
柱下史在北辰東主左右史記過事也

尚書



五尚書在東南維主納言夙夜諮謀事也

內厨



內厨二星在西北角主六宮飲食后妃第宴飲厨府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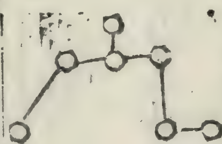
天床



天床六星在宮門外聽政之前亦主寢宴會讌息床

星傾天子不安失位也訣曰火入紫微宮中天下大亂帝王失位

北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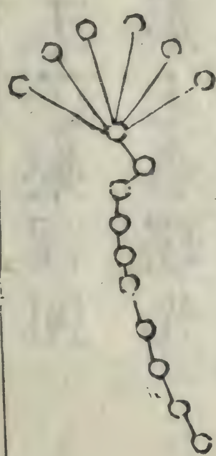


北斗星謂之七政天之諸侯亦爲帝車魁四星爲璇璣杓三星爲玉衡齊七政斗爲人君號令之主出號施令布政天中臨制四方第一名天樞爲土星主陽德亦曰政星也是太子像星暗若經七日則太災第二名璇主金刑陰女主之位主月及法若星暗經十

日則月蝕第三名璣主木及禍亦名令星若天子不愛百姓則暗也第四名權主火爲伐爲天理伐也無道天子施令不依四時則暗第五名衡主水爲煞助四時旁煞有罪天子樂淫則暗第六名闓陽主木及天下倉庫五穀第七名瑤光主金亦爲應星訣曰王有德至天則斗齊明國昌總暗則國有災起也右斗中子星少則人多婬亂法令不行木星守貴人繁天下亂也火星守兵起人主災人不聊生棄宅走奔諸邑守斗西大饑人相食守斗南五果不成五星入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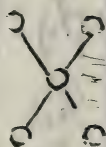
中國易政又易主大亂也彗孛入斗中天下改主有大戮先舉兵者咎後舉兵者昌其國主大災甚於彗之禍右旁守之咎重細審之所守樞入張一度去北辰十八度也衡去極十五度去辰十一度

華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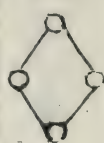
華蓋十六星星在五帝座上正吉帝道昌星傾邪大凶扛九星爲華蓋之柄也上七星爲庶子之官若星明主匡天下不明主亂期八年國無主也

五帝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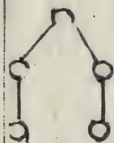
五帝内座、在華蓋下、覆帝座也、五帝同座也、正色上吉、色變爲災凶也、

御女



御女四星、在鉤陳北、主天子八十一御女妃也、后之官、明吉暗凶也、

天柱



天柱五星、在紫微宮内、近東垣、主建教等二十四氣也、

女史

女史一星在天柱下史北掌記禁中傳漏動靜主時要事也

陰德

陰德二星以太陰在尚書西主天下綱紀陰德惠遺周給賑財之事

大理

大理二星在宮門內主刑獄事也自北極已下五十星並在紫微宮內外占曰彗孛入中宮有異姓王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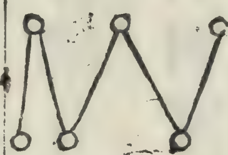
星入守北極。臣下煞君。木星入守北極。國有大衰。若分守久。有逆臣反亂。土星犯乘之。大人當之。太子有罪。五星聚在中宮。改立帝王。五星及客犯守鉤陳者。大臣凶。所守犯之座。皆受其殃咎也。

輔星 ○

輔星像親近大臣。輔佐興而相明。若明大如斗者。則相奪政。兵起。若暗小。則死免官。若近斗一二寸。爲臣迫脅主。若五六四寸遠。客及彗孛入斗中。諸侯爭權逼天子。月暈斗。大水入城。兵起。主有赦。北斗第六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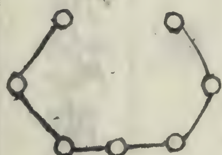
損角第四五六指南第一二三指嵩二十有九星

内階



内階六星在文昌北階爲明堂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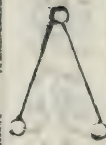
文昌



文昌七星如半月形在北斗魁前天府主營計天下事其六星各有名六司法大理色黃光潤則天下安萬物成青黑及細微多所殘害搖動移處三公被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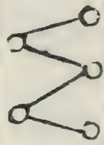
不然皇后崩。文昌與三公攝提軒轅。共爲一體。通占木土星守之天下安。火星守。國亂兵起。金星守兵大起。若彗孛流星入之。大將返叛亂也。

三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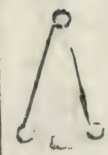
三公三星。在斗柄東。和陰陽。齊七政。以教天下人。一星亾天下危。二星亾。天下亂。三星亾。天下不治也

天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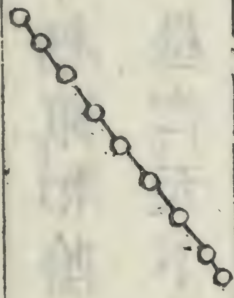
天棓五星。不用明。明則天下兵起。斧鉞用槍棓八星皆以備非常也入氐一度。去北辰二十八度。

天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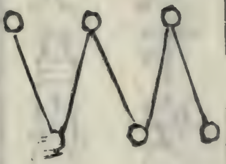
天槍三星。在北斗柄東。主天鋒武備。在紫微宮右以御也

傳舍



傳舍九星。在華蓋奚仲北。近天河。主賓客之館。客星守之兵起。今四方館也

天廚



天廚六星。在紫微宮東北維。近傳舍北。百官廚。今光祿廚像之。星亡。君子賣衣。民人賣妻子。大饑。客守之大饑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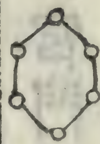
天一 ○

天一星。在紫微宮門外右星南。爲天帝之神。主戰鬭知吉凶。星明吉。暗凶。若離本位。而乘斗後。九十日必兵大起也。光明。陰陽和也。萬物盛。天子吉。星亡。天下亂。大凶也

太一 ○

太一星。在天一南半度天帝神王使十六神。知風雨水旱兵馬饑饉疾病災害之在其國也星明吉暗凶離本位而乘斗者。九十日必兵大起也。太一星入軫十度去北辰十五度半。太一星去北辰十一度

天牢



天牢六星。在北斗魁下貴人牢。占與貫索同。主禁愚慕姦志。火星守入之。人民相食之應。有赦也

東方七宿三十二星。七十五度。并中外宫輔座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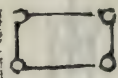
角宿

角二星爲天門壽星金星春夏爲火秋冬爲水蒼龍角也東方首宿南左角名天津蒼色爲列宿之長北右角爲天門黃色中間名天關左主天田右主天祗十三度八月日在北南去北辰九十一度凡日月五星皆從天關行此爲黃道入黃道爲皐其角南二度爲太陽道太陰道爲水角宿北二度爲陰道角宿直指辰即是耕種澂爲農官若明大王道太平若暗及亡角搖動王者失政星微小國弱失政王道不行春日月入角暈者王失政日月角中蝕者其邦不寧木

星守。七日有赦。忠臣用。火星守。忠臣賢相受誅。縉帛貴有鬪戰。萬人兵起。期以日。宮中盜賊内亂。火守角宮道不通。大環遶鉤巳者。國大饑。火犯之必戰。火守左角。太尉死。國危。守右角。五穀不熟。大水災。犯左右角。羣臣謀戰不成。伏誅。土守。内主喜。六十日國有忿爭。金守。天下兵大盛。國有爭事。金火合守。太白居後破軍將殺。水守。王者刑罰急。有水災疾疫。客彗孛入角色白者。國有兵起。及大喪。亦軍敗城陷。客守四十五日。旱五穀焦。風雨不時。蝗蟲起。星流出角門。天子

發使出外從他宿入角門。外國使入中京或爲近臣殺。主戰死月蝕熒惑有亂臣在宮。并賊而盜。月入天市及河而暈三重兵起天下道斷軍將失利

天理



天理四星在北斗杓中。主貴人牢。爲執法官星不欲明。明則貴人被罪。

執法



執法四星在太陽首西北。主刑獄之人。又爲刑政之官。助宣王命内常侍官也

太陽

太陽守在西北。主大臣入備天下不虞事星明吉暗凶。星移天下兵起中國不安之應也。入張十三度。北極四十五度。

相

相星在北極斗南總領百司。掌邦教以佐帝王安撫國家集衆事冢宰之佐。星明吉暗凶亡相死。不然流出太陽。入張十三度。去北辰四十五度。相入翼一度去北辰三十一度。

平道

平道二星。在角間。主路道之官。

進賢

進賢一星。在平道西垣。卿相薦舉逸士學官等之職也。星明賢士用。進。暗小人用。

天門

天門二星。在左角南。主天門侍晏應對之所。

天田

天田二星。在角北。主天子畿內地。左對疆界城邑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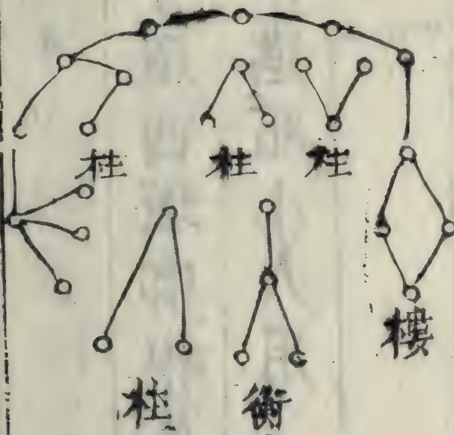
塞

周鼎



周鼎三星。足狀云。鼎足星在攝提大角西。主神鼎。二

庫樓



庫樓星二十九星。庫樓十五柱。十五星。衡四星。在角南軫東南。次器府東。一曰文陣兵車之府。中衆則

大兵起庫中無星下臣逆謀兵盡出天下無安居者庫中柱動兵戈四出夷狄柱半不具天子自將半兵出木星守人饑米貴西入軫二度去北辰四十九度
昏中西去北辰八十九度

左攝提

右攝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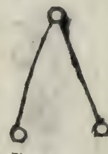


攝提六星在角亢東北主九卿爲甲兵携紀綱建時節飛火星守天下更主金星守兵起

大角

大角一星天棟在攝提中主帝座金星守兵大起月蝕王者惡忌之入亢三度半去北辰五十九度也

帝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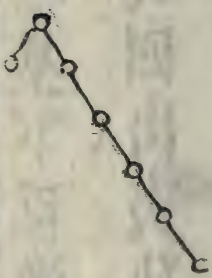
帝席三星在大角北星暗天下安是不欲明明則王公凶

亢池



亢池六星在亢北主度送迎之事

折威



折威七星在亢南。主詔獄斬殺。邊將死事。

陽門

陽門二星在庫樓東北。險塞外寇盜之事。

陣車

陣車三星。在氐南。主革車兵車。

亢宿



亢四星。名天府一名天庭。總領四海。名火星。春夏水秋冬金。暗國內亂弱。大明天下安寧。日月蝕亢。中國有事。五星犯亢。逆行。君憂失國。大臣不用。木星守留

三十日已上有赦年豐久守其國米貴人多疾病水災木與火星同穀不成人死如草木水災火星守多兩天下兵盡返大起水星守其分米貴久守多病大水災也土星守萬物不成多病金星守天下道不通兵起盜賊水災傷人金星行入南上道五穀傷赤色星入流走彗孛犯之其國兵起大臣作亂一年月暈圍光土卒自將百里不遂土卒死

梗河



梗河三星梗在大角帝座北主天子鋒又主胡兵

我訣曰積河云也稍去吉相向兵起客守世亂兵

騎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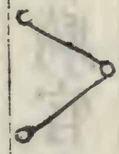


騎官二十七星在氐南主天子騎虎賁貴諸侯之族子弟宿衛天子令三衛之像星衆天下安星少兵起五星守之兵起西北入北辰一百十五度

車騎將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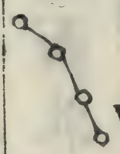
車騎將軍星在騎官東南主車騎將軍之官

車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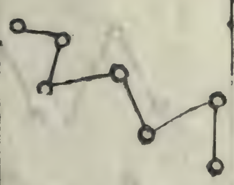
車騎三星在騎官南總領車騎行軍之事

西咸



西咸四星在氐東主治淫泆南星入氐五度去北辰九十三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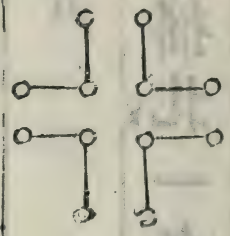
七公



七公七星在招搖東氐北爲天相主三公七政善惡星明則衆議詳審星入河中未貴人相食金星守之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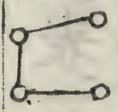
下兵起亂西星入氐氐四度去北辰四十九度

積卒



前下積卒星十二在氐東南星微小吉如大明及搖動主朝廷有兵微小吉一星亡兵半出二星亡兵大半出三星亡兵盡出五星守兵起星西入氐十三度去北辰一百二十四度

房宿



房四星名天府管四方一名天旗二名天駟三名天

龍四名天馬五名天衡六爲明堂是火星春夏水秋冬火房爲四表表三道日月五星常道也上第一星名爲右服次將其名陽環上道二星名右驂上相其名中道三名左服次將其名下道四名左驂上相總四輔左驂左服云東方及南方可用兵右驂右服云西方北方不可用兵

玄戈

玄戈一星在招搖北一名臣戈五星守兵起星明動胡兵起入氐一度去北辰四十二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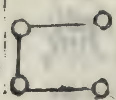
招摇

招摇星在梗河北主胡兵芒角動兵革起行入氐二度去北辰四十一度

頡頏

頡頏二星在折威東南主治獄官拷囚情狀察眞僞也

氐宿



氐四星爲天宿宫一名天根二名天符木星春夏木秋冬水主皇后妃嬪前二大星正妃後二左右大明

爲臣奉事君寧脩失臣勢動臣出國日月氐中君犯惡之木星守之后喜守二十日有王者之所行不利疾則治遲行臣職主守必有諸侯並王火守大臣相譖逆行而赤色大臣亡久守六十日有大赦火星入之有賊臣爲亂近期一年遠二年金星守者有兵起將軍有封爵者火之位水守有大水漂浸宮館萬物不成水入貴臣憂有獄事客守布帛貴土星守有立太子久守八十日已上國有兵起彗孛行入氐中後宮有異兵動不出一百八日內遭水東平月暈圍氐

大將軍殃人多疾病

鉤鈐

鉤鈐二星主法去房宿七寸第一名天健二名天宫管開藏若近夫妻同心遠者夫妻不和大明則羣臣奉職天下道洽暗則羣臣亂政王道不行日月蝕房中王者亂昏大臣專權木星守天下和平酉四十日五穀豐人安吉無疾病天子有令德期在四月火星守有兵起七月有大喪及赦十日守大夫災二十日不去必臣反及君子天子憂亂王者惡之天下兵旱

守止一日、大臣亂、土星守有委王亦亂、旱及地動、久守其有兵、金守陪臚君大有土功事、國亂布帛貴、久守人饑易主、火守姦臣誅王、大臣相譖、暴誅臣佐天下乖離、若出房心中間、地動、客守、米貴十倍、日月五星犯之、色青國憂、兵喪、色白大兵相殺、積尸如邱、彗孛入房、國危、人亂、机殘、流星入房西行、爲枉矢、王殺忠臣、臣殺主、嘯臣亡、遠期三年、常以三月候房日月出東南、大旱喪、出東北、災及萬里、兵亂陰雨、若出中道太平、許徐穎州、月暈圍房心、災疫凶、五度、九月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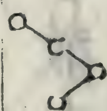
此上去北辰一百四度半

罰



罰三星在東咸西下西北而列主受金罰贖市布租也

東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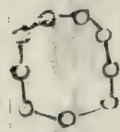


東咸四星在房東北主防淫佚木在北守而摇動天子淫佚過度星南入心二度去北辰一百三度也後則不過百八十日遠則不過三年起於宋汴等州

天乳。

天乳星在氐北主甘露十五度十二中西南星去北辰九十六度此件屬前項天乳別

貫索



貫索九星在七公前爲賤人牢牢口一星爲門門欲開開則有赦若赦主人憂若牢門閉及口星入牢中有自絞死者以五子日夜候之一星亡有喜事二星亡有爵事三星亡有赦甲庚期八十日丙辛期七十日戊壬期六十日星入河中人相食若九星總見獄事煩水星守水災火星守米貴有大星出牢大赦小

星卽小曲恩降慮口舌右星入尾一度去北辰五十五度也

巫官



巫官二星在房西南主醫巫之職事也

天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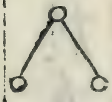
天福三星在房西主鑾駕乘輿之官也

鍵閉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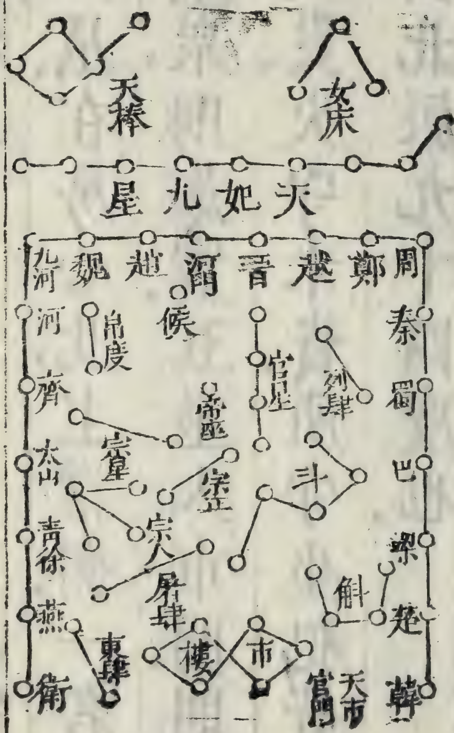
鍵閉星在房東北主管籥星不欲明明則內亂門扉不禁姦淫至行於女也

心宿



心三星，中天王，前爲太子，後爲庶子，火星也。春夏木，秋冬水。一名大火，二名大辰，三名鶉火。中星明大赤，爲照天子德行；暗小失常色，爲主微弱不能自斷。星不欲直，直則主失計。動搖，天子憂。木星守，天下安。久守而絕犯者，臣謀主，大兵起。火星守，地動。守二十日，臣謀主。色黑，主崩之像。土守，聖帝出，謀臣天下太平。有云國有赦。久守不去，憂賊，天下大旱。有金星守，山崩，四方兵起。久守二十日已上，去心三寸，兵起鉤戰

上殿期八十日亦有大蟲災人饑災也水星犯有水災及旱兵起布帛貴客守犯大旱赤地千里日月五星經心失積赤暈虹蜺背向蝕人饑兵起臣反國易主喪大臣使客月貫心內亂彗孛入心主憂有喪大臣廢黜心變期急不過七日之應也



天市垣五十六星、在房心北、主權衡、一名天旗、大明則米貴、市中星衆、則歲實、五星入市門、則兵起、芒角色赤、赤氣入、大災、火守米貴、所守坐犯皆當之、門左星入尾一度、去北辰九十四度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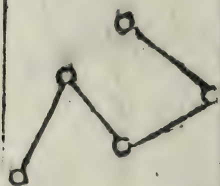
候。

候星在市東、主輔臣陰陽法官。明則輔臣强、小暗輔微弱、入箕三度、去北辰七十二度、

宦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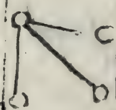
宦官四星、在帝座西南、侍帝之傍、入尾十二度、

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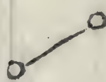
斗五星、在宦星西南、主稱量度。明斗酉後則豐、若斗亡仰不熟、入尾十度、

宗人



宗人四星、在宗政東、主司享先人。星動、帝親致憂、

宗正



宗正二星、在帝座東南、主宗正卿大夫。暗室位、室族有事、

宗人

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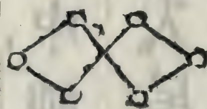
星經卷下

屠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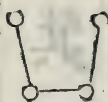
屠肆二星、在帛度北、主屠殺之位也。

市樓



市樓六星、在市門中、主闤闠之司。今市曹官之職。

斛



斛四星、在北斗南、主斛食之事。已上諸星、並在市中也。

女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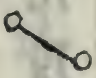
女床三星、在天紀北、主後宮生女事、侍帝及皇后、明則宮人自恣、入箕一度、去北辰五十三度、

帝座



帝座一星、在市中、神農所貴、色明潤、天子威令行、微小凶、亾大惡之、入尾十五度、去北辰七十一度、

宗星



宗二星、在候東、主宗室、爲帝血脉之臣、錄呈家親族等級、星明則族人有序、暗則族有憂、

列肆

列肆二星、在斛西北、主貨珍寶金玉等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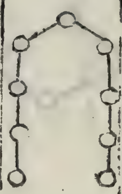
東肆

東肆二星、在宮門門垣左星之西、主市易價直之宮

帛度

帛度二星、在宗星東北、主平量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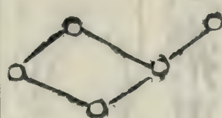
天紀



天紀九星、在貫索東、主九卿萬事綱紀、掌理怨訟、與貫索連、有索即地動、期二年、星不欲明、明即天下有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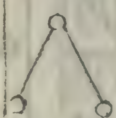
恨生、亡則國攻壞、西入尾五度、去北辰五十一度、

天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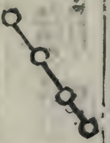
天棒五星、在女床東北、主忿爭刑罰。以禦王難備非常。明大有憂、微小吉、不用明、火星守兵起、入箕八度去北辰十二度、春夏火、秋冬水、主八風之始一名析木

天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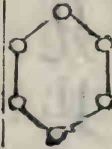
天維三星、在尾北斗、杓後、若星散、則天下不復合也、

天江



天江四星在尾北主太陰明動大水不禁兵起不具天下津梁不通南星入尾六度去北辰一百十一度

天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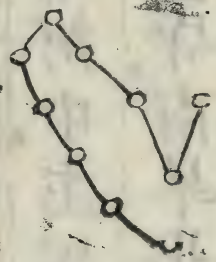
天龜六星在尾南漢中主卜吉凶明君臣君火星守旱澇災入尾十二度去北辰一百四十一度

天魚。

天魚一星在尾河中主雲雨理陰陽明河海出天魚搖暴水災火星守南旱北水

神宮

尾宿



龍尾九星爲後宮第一星后次三夫人次九嬪次嬪妾一名后族水星也二風后三天鷄四天狗五太廟皆欲明大小相承則宮多子孫傅說一星在尾第二星東二寸小者是其星明則輔臣忠政暗則陪臣亂邦木星守尾立太子三十月必后族逆兵妾貴權臣亂國火星守兵相向大臣憂火與水合守箕尾間名九江口必有赦若勝踊折絕者天下亂及旱災土星守

多盜賊、旱宮有廢黜、土入、魚鹽貴、兵起、大將出征、土

火金星守、淮土客合星入守、八亂、大臣變易、失政、水守

入天下水災、江河決、魚米貴、客守賊暴貴、客入天下

大饑荒亂、人相食、疾疫、死竄他方、不耕織、君子貨衣、

小人賣妻子、日月蝕於尾、貴臣中相刑、反暈虹蜺背

向尾、將相憂亂、后有喪、彗孛行、犯貴臣誅、內寵亂政、

幽州定冀遼東等之應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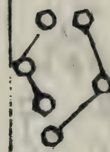
箕宿

箕四星、主後别府二十七世婦八十一御女、爲相天

于后也、亦為天漢九江口主梁在漢邊、金星春夏金秋冬土箕后動有風、期三月也、前二星為后也、箕入河中太饑人相食、箕前亦名糠星、大明歲豐、小微天下饑荒、天下無米、木守宮有口舌、火星守天下饑、久守環遶成鉤已、大臣被誅、火守大水災平溢澤、若十月守之大水、米倍饑、土水二星守萬物不成、饑、久守兵起、或米貴、或赦、金星入守兵起、有赦更主、久守風旱防内亂、兵起攻政、水星守穀不豐、人大人憂、客守天下大饑、米貴十倍、人相食、流亡他邑、不耕織、色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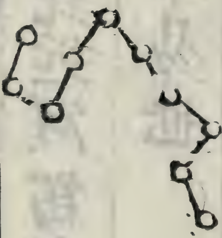
大風雨。亂。客在南旱。計日月五星入之中。天下兵起滄洲洛陽并兗廣陵等應之也

建星



建六星。在南斗北。天之都關。三光道也。主司七耀行得失十一月甲子冬至。大應治政之宿所起也。木星守。水災。米貴。多病。金星守。萬物不成。久惡等守惡水星守。人饑。西星入斗十七度。去北辰一百十三度。

天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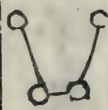
天弁九星在建北近河。爲市官之長暗凶無萬物明大萬物興衆。主市易也

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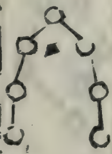
狗二星。在斗魁前。主卿臣。移處。卿臣爲亂

狗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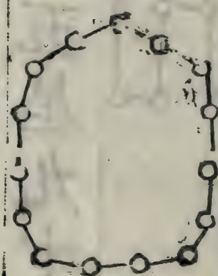
狗國四星。在建東南。主鮮卑烏丸。明邊兵起也

天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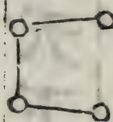
天籥七星。在斗杓第二星西。主鎖籥関閉明吉暗凶災。

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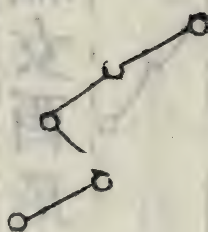
天鼈十五星。在斗南。主夲陰水蟲。不在漢中。有水火災。白衣食星。大人喪。火守旱。水星即水災。右入斗十一度。去北辰一百二十七度。

漸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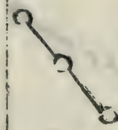
漸臺四星。屬織女東足。主晷漏律呂陰陽事。

輦道



輦道五星。屬織女西足。主天子遊宮嬉樂之道也

杵



杵三星。在箕南。主杵臼舂米事。星動。人失釜甑。修橫大饑荒客守之天下饑。北星入箕一度。去北辰一百四十三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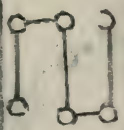
農

○

農丈人一星。在斗南。主農官田政司農卿等之職。

北方七宿三十五星。九十八度。七十五分五十杪。

斗宿



南斗六星主天子壽命、亦云宰相爵祿之位、巫咸氏云、木星春夏、木秋冬、水一名天斧、二名天關、三名天機、大明王道和平、將相同心、帝命壽、天下安、嘯大臣失位、天下驚、芒角動搖、國失忠臣、天下愁、木守六十日、大臣增壽爵祿、木逆行入魁中、大臣逆、久守兵起、水災大饑、人相食、火守、國有內變、相輔不安、兵起、火逆行順守者、及遶城鉤已、將相崩死、國災、火久守、國絕嗣、土星守入斗中、有王者不用兵、昇大位、守之九十日、兵起、水災、金星守、執法大臣作逆、國亂兵起、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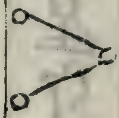
赦、火金星俱入斗中、名曰鑠、必有臣子逆、久留遲、火經過速出者、禍難速平、水星守水災、火入斗、兵起於吳越、人大饑、守客有兵絕道、卒有大水賊盜、多亂喪、弟攻兄、子殺父、或主崩米貴、久守國絕嗣、客守第二星、大水、入相食、客赤色入斗中、兵起、軍將死、日月入斗、大臣失位、或被戮、若斗中蝕者、日帝惡、月后惡、暈圍斗之分入流千里、江池丹楊越廬洪地等應也、

天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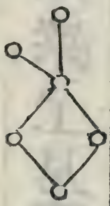
天泉十星在鼈東一曰大海主灌溉溝渠之事也

織女



織女三星在天市東端天女主苽果絲帛收藏珍寶及女變明大天下平和常以七月一月六七日見東方色赤精明女功善一星主兵起女人爲役常向扶匡即善不向則絲帛倍貴火星守布帛貴兵起十年乃息公主憂客守絲帛等貴入二十七度去北辰五十二度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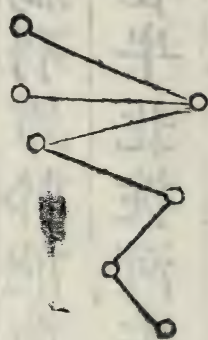
牽牛



牽牛六星主關梁上星主道路中主牛木星春夏木
秋冬火中央火星爲政始日月五星行起於此皆携
星遠漢天下牛貴明亦貴暗小賊入漢中牛疫死直
米穀價平曲米貴失常色牛多死穀不成木星守天
下和平久守水災人凍死米貴賣子虎害人臣謀主
木逆久守有水道不通火星守老臣逆牛貴十倍人
相食兵起將軍死大水災津梁不通土星守臣謀主
君有失位臣金星守地氣泄兵起至城天下人多死
水守辰星常以冬朝牽牛若不朝來年五穀不熟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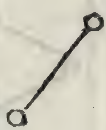
水損害、客守二十日兵起、彗孛行牛中、吳越有自王者、彗出牛中七十日有政更、像虹蜺出牛、必有壞城臨淮、月暈圍牛、損小兒災變也、八度、八月昏中氐中、去北辰一百十度、

扶匡



扶匡七星、在天柱東、主桑蠶之事。

天鷄



天鷄二星、在狗國北、主異鳥。火星守兵起、土守人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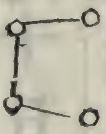
相食流亡、

河鼓



河鼓三星、中大星爲大將軍、左星爲左將軍、右爲右將軍、星直吉、爲羽軍幹能、曲卽凶、爲失計奪勢、左右旗各九星、並在牛北、桄河主軍鼓、達者聲音、設守險以旗表亡、動兵起、左旗黑色、主陰幽之處、備警急之事、河鼓有芒角、爲將軍雄強百盛也、

天桴



天桴四星、在左旗南北列、主漏刻、天桴若𥌓、漏刻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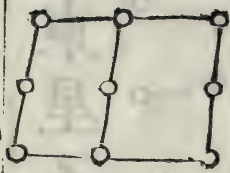
時、明則得所吉、

九坎



九坎九星、在牛南、主溝渠水泉流通。明災起、暗吉。五星守及犯之、水泛溢、西入斗四度、去北辰一百二十六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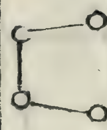
天田



天田九星、在牛東南、主畿內田苗之職。

羅堰

羅堰三星在牛東星不明暗吉大明馬被水淹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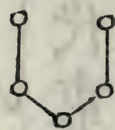


女宿

須女四星主布帛爲珍寳藏一名婺女天女水星春夏水秋冬火大明女功有就天下甚熟小暗天下不足庫藏空虛日月蝕女中天下女功不爲邦憂患木星守歲多水有喜女主人多凍死火星守產婦多死布帛貴蒙土星守人相嫉惡有錢人暴貴存女喪金星守臣下謀主兵起人多死女多寡府藏出珍帛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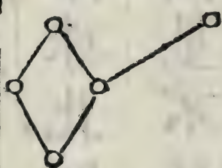
星守有水災萬物不成、布帛貴、客守、諸侯進妓妾有
絹貴有女暴貴、彗孛行犯、國兵起女亂常海西郡發
州台州等月暈圍、主女死也、十二月日在此、二月旦
中、西星去北辰一百六度、

離珠



離珠五星、在女北主藏府以御後宮、移則亂、西入女
一度去北辰九十四度也、

瓜瓠



瓜瓠五星在離珠北敗瓜五瓜南星明大熟主陰謀後宮天子果園星不具搖動有賊害人木水客星等守魚鹽貴瓜瓠入女一度去北辰七十一度

璃瑜

璃瑜三星在秦代東南列北主王餙衣服

虛宿

虛二星主廟堂哭泣金星春夏水秋冬金一名玄枵二名顓頊三名大卿亦曰臨官星欹枕斜上下不比則饗祀失禮木星守昭穆失序人饑多病木星與土合

守、名陰陽盡、爲大水災、魚行人道、民流亡不居其處、期三年當大旱、赤地千里、火星守赤地千里、女子多死、萬物不成、有土功役、天子愁兵、久守人饑、米貴十倍、土守風雨不時、大旱多風、米貴、金星守臣謀主國政急、兵起殺人流血、水星守旱、萬物不成、客守其分、有災疫、若熒犯環遶鉤巳、國亂、彗孛行犯久有兵入相殺、流血如川、屍如丘、大星如半月守、名天賊、爲帝主者奉郊廟以銷災、齊州日圍虛、兵動人饑、越。

越一星、在婺女之南、

鄭

鄭一星在越星南、

趙

趙二星、在鄭之南、

齊

齊二星在越星南、

周

周二星、在越星東、

楚

楚二星在魏星南

燕

燕一星在楚星南

秦

秦二星在周星東南

魏

魏二星在韓星北

韓

韓一星、在晉星北、

晉

晉一星、在代星西北、

代

代二星、在秦星南、

右件星色黑變動流亡、五星淩犯、則其國各當咎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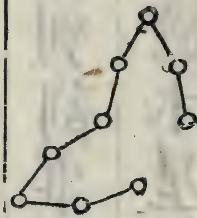
司非　司危　司祿　司命

司命司祿司危司非各二星、已上在虛北、司祿次司

命北司危次司祿北司非次司危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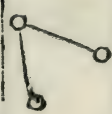
右各主天下壽命爵祿安泰危敗是非之事。

天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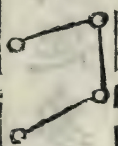
天津九星在虛北河中主津瀆津梁知窮危通濟度之官。星明動兵起參差米貴星大津不通三河水爲害。星移河溢覆、赤氣入之旱災黃白氣入天子有令德、火星守、天下大亂、及旱、西入牛二度、去北辰四十九度也、

危宿



危三星主宮室祭祀土星春夏水秋冬火動而暗天子宮室土功事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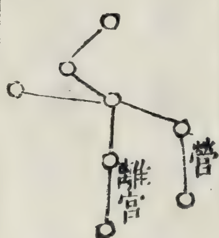
墳



墳墓四星在危下主山陵悲慘事暗失本位小不見則山陵毀梓宮刳割事也日月蝕危中主宮殿崩陷大臣殺天下作逆木星守祀不敬天子別造宮室土火守人多役死不葬歲儉南方有兵久守東大兵逆國敗政人饑旱米貴十倍土星守土功起旱損穀貴

金星守、罷兵將軍喜慶、水星守、臣下亂謀敗破被刑
法官有憂、國有水災、日月五星入天下亂、來年大饑
客守王侯、主國政事、米貴、彗孛行犯國、返兵起、流星
入天下不安、近半年遠三年、蔡州太原郡月暈圍色、
人多病、

室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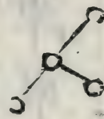


營室二星、主軍糧、離宮上六星主隱藏。木星春夏火、
秋冬水、一名宮、二名室、明國昌、動搖兵出起、日蝕室

中王自將出征不伏月蝕歲饑百姓絕種上六星名
離宮主六宮妃后位爲掖求卷若危乘守入城鉤已
環遶左右逆行往來於宮者爲妃后廢黜或主崩后
黨被誅或宮女外通以時占之木星守在南東有善
事北郎憂西米貴火星守將軍凶久守成鉤已者主
失官位大臣陰謀憂旱米貴十倍大臣作逆守經二
十日已上至久九十日臣亂殺君簒位天子惡之土
星守主陰造宮室起土功將軍益封金星守兵革散
久守軍兵滿野水星守水災民爲主欲以亡候之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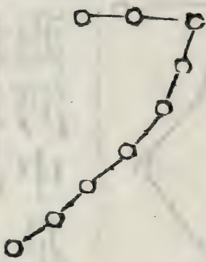
出四十、客守有軍出、失兵法、主民得地人米貴人散、彗孛星出、天下亂、國易政、卒爲績廣政、彗孛犯之、前起兵者爲弱、亦不守、鬬戰必敗、涇衛甘秦州月暈圍室壁下人謀成、起謀不成、婦兒多病死者、應之時取占之應也、

奚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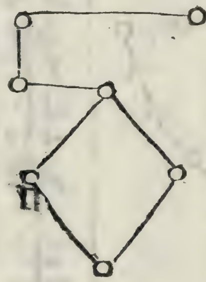
奚仲四星、在天津北、帝王東宮之官也、

鉤



鉤九星在造父西河中、星移主地動之應也、

車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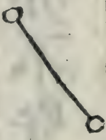
車府七星、在天津東、近河、主官車之府也、

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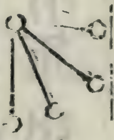
哭二星、在虛南、主死哭之事、

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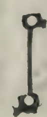
泣二星、在哭星東、已上並主死悲泣之事、

造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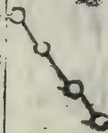
造父五星在傳舍南主御女之官則馬貴

蓋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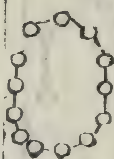
蓋屋二星在危宿之南主宮室之事也

虛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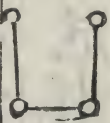
虛梁四星在危南主國陵寢廟非人居處

天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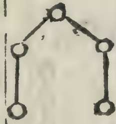
天壘十三星如貫索狀在哭泣之南主北夷丁零匈奴之事也

敗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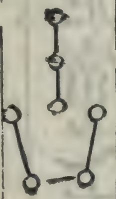
敗臼四星、在虛危南、主政治、如哭泣亡人、賣釜甑、出鄉宅、客守人亂、西南入女十三度、去北辰一百三十一度、

人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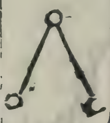
人五星、在危北、主天下百姓亡官有詐僞作詔勑之人、爲婦人凶亂者也、

杵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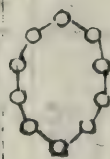
杵臼星、在人傍、主舂軍糧、臼四星、在杵下、若杵臼不相當、軍事饑、臼仰歲熟豐、傾覆大饑也、

土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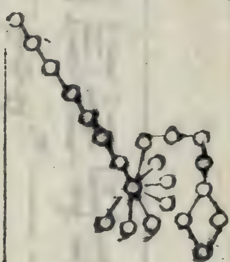
土吏三星在室西南主備設司過農事

天錢



天錢十星在虛梁南主錢財庫聚天下財物庫調之輩司令左右庫藏是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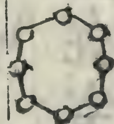
螣蛇



螣蛇二十三星在室北桃河主水蟲晴國安移南大旱移北大水客守水災頭入室一度去北辰五十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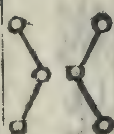
也、

天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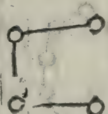
天海十星、在壁西南、五星及客守之、水涌溢、浸溺人邑、

雷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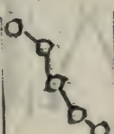
雷電六星、在室西南、主與雷電也、

雲雨



雲雨四星、在雷電東、主雨澤、萬物成之。

霹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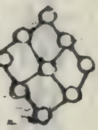
霹靂五星。在雲雨北。主天威擊擘萬物。

北落 ○

北落師門一星。在羽林軍西。主候兵。星明太而角。軍兵安。小暗天下兵。五星犯兵起。金水木星守尤甚。木土犯吉。火星守入兵羽不可固國殘朝亡。入危九度。去北辰一百二十度

天剛 ○ ○

天剛二星在北落西南。主天繩張漫野宿所用也

八魁 

八魁九星。在北落東南主獸之官。五星及客守之。兵起。金火星守尤凶甚

鈇鑕

鈇鑕三星。在八魁西北一名斧鉞。主斬刈亂行。誅詐僞人。暗吉。移處兵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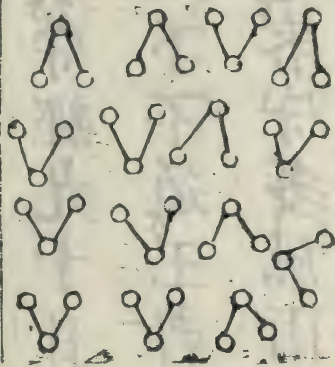
壁宿

東壁二星主文章圖書也。土星。春夏金。秋冬土。一名天衢。失色大小不同。天子將封鄙土而失天下。過日蝕壁。中國不用賢士。失文字月蝕壁中大臣憂文者死

木星守。五經任人。被用。朝廷興。火星守。大臣謀君。歲旱不熟。米貴。不顯內外勝政。兵起。上星守久。賢臣國用。文章道術興行。國君延壽。天下豐熟大平。火星入中街。君崩。五日則相薨。若不死則流散。土星守。逆行入壁。萬物不成。守經九十日已上。大兵起。百姓有立王者。金星守。天下不通。王者急刑罰。有兵。大臣憂。水守。水災。道不通。客守多風雨及水災。臣下賊王者。政刑事內明通明有政。事內清。月暈壁。其久國亂。彗孛行犯。兵起。火守火災。太廟門。天下有兼并者。辟明王

道與有君子在位星暗王道衰人得用武蘭凉衛州等分也

羽林





羽林軍星四十五星壘壁十二星並在室南主羽衛天子之軍人安飛將星欲威明天下安星暗兵盡失西入室五度去北辰一百二十三度也

王良



王良五星。在奎北河中。為御馬官。漢中四星。天駟旁一星。名王良。主疾及路。為天橋。主急兵也。星不具。津河不通。移向四方。隨方有兵起也

策 ○

策一星。在王良前。為天子。僕策御馬。占云。王良策馬。軍騎滿野。大兵起。火守良。兵起。明則馬賤。暗即馬貴。西入壁半度。去北辰四十二度。

土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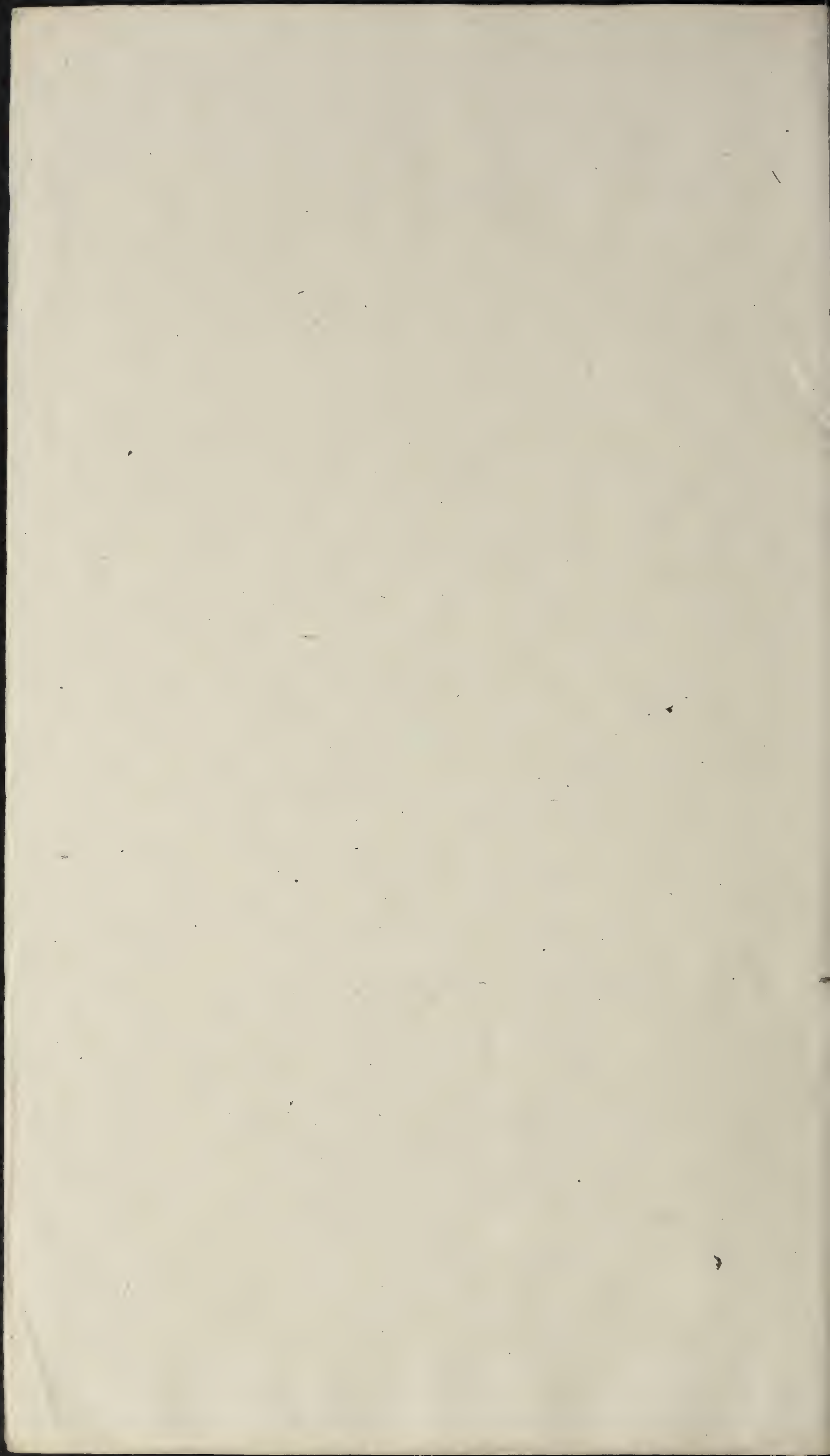
土公二星。在壁南。主營造宮室。起土之官等類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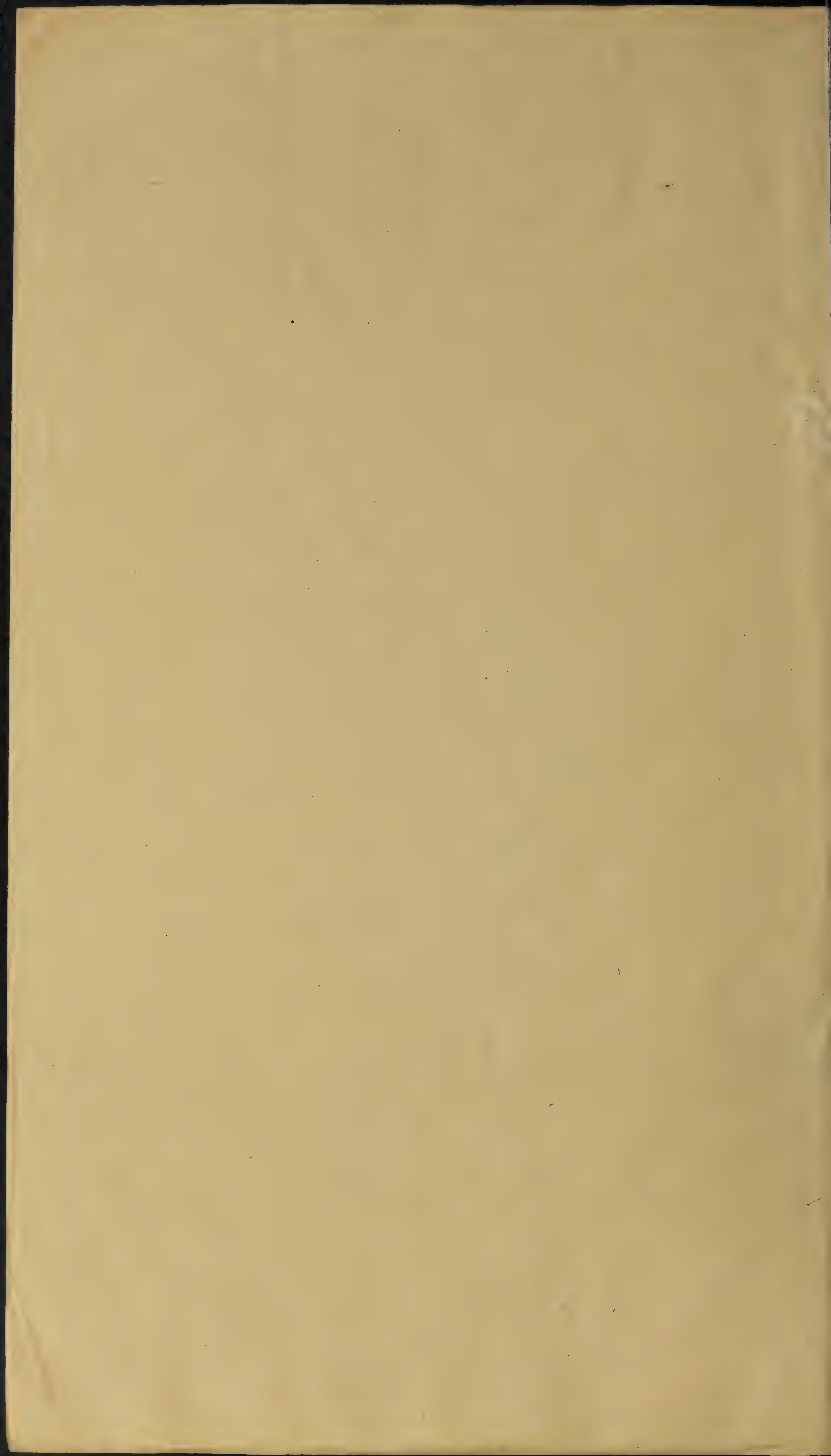
廐



天廐十星在壁北主天子馬坊廐苑之官也

右星經一卷原本題漢甘公石申著文獻通考亦作甘石星經按史記天官書總論昔之傳天數者在齊甘公魏石申徐廣注甘公名德本是魯人正義引七錄云甘公楚人戰國時作天文星占八卷石申魏人戰國時作天文八卷明二人各撰有星經不得以甘石合稱且非漢人也前漢書天文志於歲星及太歲在某支下俱並載甘氏石氏說明二家占候各有不同史記索隱於天官書歲星監德及天棓星下引漢志亦已分別言之則二家書







荊楚歲時記

晉　宗懍　著　　金谿　熊一瀟　校



正月一日是三元之日也春秋謂之端月雞鳴而起先於庭前爆竹以辟山臊惡鬼瑋按御覽引作山魈

按神異經云西方山中有人焉其長尺餘一足性不畏人犯之則令人寒熱名曰山臊以竹著火中烞熚有聲而山臊驚憚元黃經所謂山獠鬼也俗人以爲爆竹起於庭燎家國不應濫於王者

長幼悉正衣冠以次拜賀進椒柏酒飲桃湯進屠蘇

酒、膠牙餳下五辛盤進敷于散服却鬼丸各進一鷄子。造桃板著戶謂之仙木。凡飲酒次第從小起。

按四民月令云。過臘一日謂之小歲拜賀君親進椒酒從小起椒是玉衡星精服之令人身輕能老栢是仙藥成公子安椒華銘則曰肇惟歲首月正元日厥味惟珍蠲除百疾是知小歲則用之漢朝元正則行之。桃者五行之精厭伏邪氣制百鬼也董勛云俗有歲首用椒酒椒花芬香故采花以貢樽正月飲酒先小者以小者得歲先酒賀之老者

失歲故後與酒周處風土記曰元日造五辛盤正
元日五薰鍊形五辛所以發五藏之氣莊子所謂
春月飲酒茹葱以通五藏也敷于散出葛洪煉化
篇方用栢子人麻人細辛乾薑附子等分爲散井
華水服之又方江夏劉次卿以正旦至市見一書
生入市衆鬼悉避劉問書生曰子有何術以至於
此書生言我本無術出之日家師以一丸藥絳囊
裹之令以繫臂防惡氣耳於是劉就書生借此藥
至所見鬼處諸鬼悉走所以世俗行之其方用武

都雄黃丹散二兩蠟和令調如彈丸正月旦令男左女右帶之周處風土記曰正旦當生吞雞子一枚謂之錬形膠牙者蓋以使其牢固不動今北人亦如之熬麻子大豆兼糖散之案鍊化篇云正月旦吞雞子赤豆七枚辟瘟氣又肘後方云旦及七日吞麻子小豆各二七枚消疾疫張仲景方云歲有惡氣中人不幸便死取大豆二七枚雞子白麻子酒吞之然麻豆之設當起於此梁有天下不食葷荊自此不復食雞子以從常則

帖畫雞戶上。懸葦索於其上。插桃符其傍。百鬼畏之

按魏議郎董勛云。今正臘旦。門前作烟火。桃神。絞索松栢。殺雞著門戶逐疫。禮也。括地圖曰。桃都山有大桃樹盤屈三千里。上有金雞。日照則鳴。下有二神。一名欝。一名壘。并執葦索以伺不祥之鬼。得則殺之。應劭風俗通曰。黃帝書稱上古之時。兄弟二人。曰荼與欝。住度朔山上桃樹下。簡百鬼。鬼妄搰人。援以葦索。執以食虎。於是縣官以臘除夕飾桃人。垂葦索。虎畫於門。效前事也。

又以錢貫繫杖脚廻以投糞掃上云令如願

按錄異記云有商人區明者過彭澤湖有車馬出自稱青洪君要明過厚禮之問何所須有人敎明但乞如願及問以此言答青洪君甚惜如願不得已許之乃其婢也旣而送出自爾商人或有所求如願並爲即得後至正旦如願起晚乃打如願如願走入糞中商人以杖打糞掃喚如願竟不還也此如願故事今比人正月十五日夜立于糞掃邊令人執杖打糞堆云云以答假痛意者亦爲如願

故事五

正月七日爲人日以七種菜爲羹翦綵爲人或鏤金箔爲人以貼屏風亦戴之頭鬢又造華勝以相遺登高賦詩

按董勛問禮俗曰正月一日爲雞二日爲狗三日爲羊四日爲豬五日爲牛六日爲馬七日爲人正旦畫雞於門七日帖人於帳今一日不殺雞二日不殺狗三日不殺羊四日不殺豬五日不殺牛六日不殺馬七日不行刑亦此義也古乃磔雞今則不

殺荆人於此日向辰門前呼牛馬雞畜令來乃置粟豆於灰散之宅内云以招牛馬未知所出翦綵人者人入新年形容改從新也華勝起於晉代見賈充李夫人典戒云像瑞圖金勝之形又取像西王母戴勝也舊以正旦至七日諱食雞故歲首唯食新菜又餘日不刻牛馬羊狗猪之像而二日福施人雞此則未喻郭緣生述征記云壽張縣安仁山宋東平王鑿山頂爲會人目望處刻銘於壁文字猶在老子云衆人熙熙如登春臺楚詞云目極

千里傷春心。則春日登臨。自古爲適。但不知七日竟起何代。晉代桓溫參軍張望。亦有正月七日登高詩。近代以來。南北同耳。北人此日。食煎餅於庭中。作之云薰火。未知所出

立春之日。悉翦綵爲鷰戴之。帖宜春二字。

按宜春二字。傅咸鷰賦。有其言矣。賦曰。四時代至。敬逆其始。彼應運於東方。乃設鷰以迎至。翬輕翼之岐岐。若將飛而未起。何夫人之功巧。式儀形之有似。御青書以贊時。著宜春之嘉祉

正月十五日作豆糜。加油膏其上。以祠門戶。先以楊枝插門。隨楊枝所指。仍以酒脯飲食及豆粥。插箸而祭之。

按續齊諧記曰。吳縣張成夜起。忽見一婦人立於宅東南角。謂成曰。此地是君家蠶室。我即此地之神。明年正月半。宜作白粥。泛膏其上以祭我。當令君蠶桑百倍。言絕而失之。成如言作膏粥。自此後大得蠶。世人正月半作粥禱之。加肉覆其上。登屋食之。呪曰。登高糜。挾鼠腦。欲來不來。待我三蠶老

則是爲蠶逐鼠矣。呂虎叢中記正月十五日有登高之會。則登高又非今世而然者也

其夕迎紫姑以卜將來蠶桑。并占衆事。

按劉敬叔異苑云紫姑本人家妾。爲大婦所妬。正月十五日感激而死。故世人作其形迎之。呪云子胥不在。云是其壻。曹夫人已行。云是其姑。小姑可出於廁邊或豬欄邊迎之。捉之覺重。是神來也。平原孟氏嘗以此日迎之。遂穿屋而去。自爾著以敗衣。蓋爲此也。洞覽云。帝嚳女將死。云生平好樂。至

正月可以見迎又其事也。俗云溷厠之間必須静然後至。紫姑雜五行書厠神名後帝。異苑云。陶侃如厠見人自云後帝。著單衣。平上幘謂侃曰三年莫説。貴不可言。將後帝之靈。憑此姑而言乎。

正月夜多鬼鳥度。家家槌牀打戶。捩狗耳滅燈燭以禳之

按玄中記云。此鳥名姑獲。一名天地女一名隱飛鳥。一名夜行遊女好取人女子養之。有小兒之家即以血點其衣以爲誌。故世人名爲鬼鳥。荆州彌

多斯言信矣

正月未日夜蘆苣火照井厠中則百鬼走

元日至於月晦並爲酺聚飲食士女泛舟或臨水宴樂

按每月皆有弦望晦朔以正月初年時俗重以爲節也玉燭寶典曰元日至月晦今並酺食度水士女悉湔裳酹酒於水湄以爲度厄今世人唯晦日臨河解除婦人或湔裙

春分日民並種戒火草於屋上有鳥如烏先雞而鳴

架架格格民候此鳥則入田以爲候

社日四鄰並結綜會社牲醪爲屋於樹下先祭神然後饗其胙

按鄭氏云百家共一社今百家所社綜卽共立之社也

去冬節一百五日卽有疾風甚雨謂之寒食禁火三日造餳大麥粥

據歷合在清明前二日亦有去冬至二百六日者

琴操曰晉文公與介子綏俱亡子綏割股以啖文

公文公復國子綏獨無所得子綏作龍蛇之歌而隱文公求之不肯出乃燔左右木子綏抱木而死文公哀之令人五月五日不得舉火又周舉移書及魏武明罰令陸翽鄴中記並云寒食斷火起於子推琴操所云子綏即推也又云五月五日與今有異皆因流俗所傳據左傳及史記並無介子推被焚之事案周書司烜氏仲春以木鐸循火禁乎國中注云為季春將出火也今寒食準節氣是仲春之末清明是三月之初然則禁火蓋周之舊制

陸翽鄴中記曰寒食三日醴酪又煑粳米及麥爲酪擣杏仁煑作粥玉燭寶典曰今人制爲大麥粥研杏仁爲酪引餳沃之孫楚祭子推文云干飯一盤醴酪二盂是其事也

鬭雞鏤雞子鬭雞子

按玉燭寶典曰此節城市尤多鬭雞卵之戲左傳有季郈鬭雞其來遠矣古之豪家食稱畫卵今代猶染藍茜雜色仍加雕鏤遞相餉遺或置盤俎管子曰彫卵然後瀹之所以發積藏散萬物張衡南

都賦曰春卵夏筍秋韭冬菁便是補益滋味其鬬

卵則莫知所出董仲舒書云心如宿卵爲體內藏

以據其剛髣髴鬬理也

打毬鞦韆施鉤之戲

按劉向別錄曰蹴鞠黃帝所造本兵勢也或云起

於戰國按鞠與毬同古人蹋蹴以爲戲也古今藝

術圖云鞦韆北方山戎之戲以習輕趫者施鉤之

戲以綆作篾纜相胃綿亘數里鳴鼓牽之求諸外

典未有前事公輸子遊楚爲舟戰其退則鉤之進

則强之名曰鉤强、遂以時越、以鉤爲戲、意起於此、
涅槃經曰闘輪骨輪索、其秋遷之戲乎、鞦韆亦施
鉤之類也、

三月三日士民竝出江渚池沼間、爲流杯曲水之飮、
按續齊諧記、晉武帝問尚書摯虞曰、三日曲水、其
義何指、答曰、漢帝時平原徐肇以三月初生三女、
而三日俱亡、一村以爲怪、乃相攜之水濱盥洗、遂
因流水以濫觴、曲水起於此、帝曰若此談便非嘉
事、尚書郎束晳曰、摯虞小生、不足以知此、臣請說

其始昔周公卜成洛邑因流水以泛酒故逸詩云羽觴隨波流又秦昭王三月上巳置酒河曲有金人自東而出奉水心劒曰令君制有西夏及秦霸諸侯乃因其處立為曲水二漢相沿皆為盛集帝曰善賜金十五斤左遷摯虞為陽城令按韓詩云唯溱與洧方洹洹兮唯士與女方秉蕳兮注謂今三月桃花水下以招魂續魄祓除歲穢周禮女巫歲時祓除釁浴鄭注云今三月上巳水上之類司馬彪禮儀志三月上巳官民并禊飲於東流水上

彌驗此日禱岳記云其山西曲水壇水從石上行士女臨河壇三月三日所逍遥處周處吳徵注吳地記則又引郭虞三女並以元巳日死故臨水以消災所未詳也張景陽洛禊賦則洛水之遊傳長虞神仝文乃園池之宴孔子云暮春浴乎沂則水濱禊祓由來遠矣

是日取鼠麴汁蜜和粉謂之龍舌絆以厭時氣

四月也有鳥名獲穀其名自呼農人候此鳥則犁杷上岸

按爾雅云鳲鳩鵠鵴郭璞云今布穀也江東呼穫穀崔寔正論云夏扈趍耕鋤即竊脂元鳥鳴穫穀則其夏扈也

五月俗稱惡月多禁忌曝牀薦席及忌蓋屋

按異苑云新野庾寔嘗以五月曝席忽見一小兒死在席上俄失之其後寔子遂亡或始於此或問董勛曰俗五月不上屋云五月人或上屋見影魂便去勛答曰蓋秦始皇自爲之禁夏不得行漢魏未改按月令仲夏可以居高明可以遠眺望可以

一升山陵可以處臺榭、鄭元以爲順陽在上也、今云不得上屋、正與禮反、敬叔云、見小兒死而禁暴席、何以異此乎、俗人月諱何代無之、但當矯之歸于正耳。

五月五日、四民並蹋百草、又有鬬百草之戲、採艾以爲人、懸門戶上、以禳毒氣、

按宗測字文度嘗以五月五日雞未鳴時採艾見似人處攬而取之用灸有驗、師曠占曰歲多病則艾先生、

是日競渡、採雜藥、

按五月五日競渡、俗爲屈原投汨羅日、傷其死故竝命舟楫以拯之、舸舟取其輕利、謂之飛鳧、一自以爲水軍、一自以爲水馬、州將及土人、悉臨水而觀之、邯鄲淳曹娥碑云、五月五日時迎伍君逆濤而上、爲水所淹、斯又東吳之俗、事在子胥、不關屈平也、越地傳云、起於越王勾踐、不可詳矣、是日競採雜藥、夏小正此月、蓄藥以蠲除毒氣、

以五綵絲繫臂、名曰辟兵、令人不病瘟、又有條達等

織組雜物以相贈遺、取鴝鵒教之語、

按仲夏繭始出婦人染練、咸有作務日月星辰鳥

獸之狀、文繡金縷、貢獻所尊、一名長命縷、一名續

命縷、一名辟兵繒、一名五色絲、一名朱索名擬甚

多、青赤白黒以爲四方、黄爲中央、襞方綴於胸前

以示婦人計功也、此月鴝鵒子毛羽新成、俗好登

巣取養之、以教其語也、

夏至節日食糉、

周處謂爲角黍人並以新竹爲筒、糉練葉插五絲

繫臂謂爲長命縷、

是日取菊爲灰以止小麥蠹、

按干寶變化論云朽稻爲蛬朽麥爲蛺蝶此其驗乎、

六月伏日並作湯餅名爲辟惡、

按魏氏春秋何晏以伏日食湯餅取巾拭汗面色皎然乃知非傅粉則伏日湯餅自魏已來有之、

七月七日爲牽牛織女聚會之夜、

按戴德夏小正云是月織女東向蓋言星也春秋

斗運樞云、牽牛神名畧、石氏星經云、牽牛名天關、佐助期云、織女神名收陰、史記天官書云、是天帝外孫、傳元擬天問云、七月七日牽牛織女會天河、此則其事也、河鼓黃姑牽牛也、皆語之轉、是夕人家婦女結綵縷穿七孔鍼、或以金銀鍮石爲鍼、陳瓜果於庭中以乞巧、有喜子網於瓜上、則以爲符應、

按世王傳曰、竇后少小頭禿不爲家人所齒、七月七日夜、人皆看織女、獨不許后出、有光照室、爲后

之瑞、

七月十五日、僧尼道俗、悉營盆供諸佛

按盂蘭盆經云、有七葉功德、並幡花歌鼓果食送之、蓋由此也、經云目連見其亡母在餓鬼中、卽鉢盛飯、往餉其母、食未入口、化成火炭、遂不得食、目連大叫、馳還白佛、佛言汝母罪重、非汝一人奈何、當須十方衆僧威神之力、至七月十五日、當爲七代父母厄難中者、具百味五果、以著盆中、供養十方大德、佛勑衆僧皆爲施主、祝願七代父母行禪

定意、然後受食、是時目連母得脫一切餓鬼之苦、
目連白佛、未來世佛弟子行孝順者、亦應奉盂蘭
盆供養、佛言大善、故後人因此廣爲華飾、乃至刻
木割竹、飴蠟剪綵、模花葉之形、極工妙之巧、
八月十四日、民竝以朱水點兒頭額、名爲天灸、以厭
疾、又以錦綵爲眼明囊、遞相餉遺、
殷述征記云、八月一日、作五明囊、盛取百草頭露
洗眼、令眼明也、續齊諧記云、宏農鄧紹、嘗以八月
旦入華山採藥、見一童子執五綵囊、承栢葉上露、

皆如珠滿囊紹問用此何爲答曰赤松先生取以明目言終便失所在今世人八月旦作眼明袋此遺象也或以金薄爲之遞相餉焉

九月九日四民並籍野飲宴

按杜公瞻云九月九日宴會未知起於何代然自漢至宋未改今北人亦重此節佩茱萸食餌飲菊花酒云令人長壽近代皆宴設於臺榭又續齊諧記云汝南桓景隨費長房遊學長房謂之曰九月九日汝南當有大災厄急令家人縫囊盛茱萸繫

臂上登山飲菊花酒此禍可消景如言舉家登山夕還見雞犬牛羊一時暴死長房聞之曰此可代也今世人九日登高飲酒婦人帶茱萸囊蓋始於此

十月朔日黍臛俗謂之秦歲首

未詳黍臛之義今北人此日設麻羮豆飯當爲其始熟嘗新耳禰衡別傳云十月朝黃祖在艨艟上會設黍臛是也

仲冬之月采擷霜蕪菁葵等雜菜乾之并爲鹹菹

有得其和者並作金釵色今南人作鹹菹以糯米
熬擣爲末并研胡麻汁和釀之石窄令熟菹既甜
脆汁亦酸美其莖爲金釵股醒酒所宜也

十二月八日爲臘日諺語臘鼓鳴春草生村人並擊
細腰鼓戴胡頭及作金剛力士以逐疫

按禮記云儺人所以逐厲鬼也呂氏春秋季冬紀
注云今人臘前一日擊鼓驅疫謂之逐除晉陽秋
王平子在荆州以軍圍逐除以閱故也玄中記顓
頊氏三子俱亡處人宮室善驚小兒漢世以五營

千騎自端門傳炬送疫棄洛水中故東京賦云卒歲大儺毆除羣厲方相秉鉞巫覡操茢侲子萬童丹首𢁉製桃弧棘矢所發無臬宣城記云洪矩吳時作廬陵郡載土船頭逐除人就矩乞矩指船頭云無所載土耳小說孫興公常着戲頭與逐除人共至桓宣武家宣武覺其應對不凡推問乃驗也金剛力士世謂佛家之神按河圖玉版云天立四極有金剛力士兵長三十丈此則其義

其日並以豚酒祭竈神

按禮器竈者老婦之祭尊於瓶盛於盆言以瓶爲罇盆盛饌也許愼五經異義云顓頊有子曰黎爲祝融火正祝融爲竈神姓蘇名吉利婦姓王名搏頰漢陰子方臘日見竈神以黃犬祭之謂爲黃羊陰氏世蒙其福俗人競尚以此故也

歲前又爲藏彄之戲

按周處風土記曰醇以告蜡竭恭敬于明祀乃有藏彄臘日之後叟嫗各隨其儕爲藏彄分二曹以校勝負辛氏三秦記以爲鉤弋夫人所起周處成

公綏並作彊字、藝經庾闡、則作鈎字、其事同也、俗云此戲令人生離、有禁忌之家、則廢而不脩、

歲暮家家具肴蔌、詣宿歲之位、以迎新年、相聚酣飲、留宿歲飯、至新年十二日、則棄之街衢、以爲去故納新也。

歲時記終

右宗懍荆楚歲時記一卷文獻通考本作四卷其序略云傳元之朝會杜篤之上巳安仁秋興之敘君道娛蜡之述其屬辭則已洽其比事則未宏率爲小記以錄荆楚歲時風物故事自元日至除日凡二十餘事諛嘗以唐人諸類書備載四時十二月令節而獨不及中秋爲憾今考是記亦祗載八月十四日作眼明囊事於十五日亦無聞焉竊意自唐以前世俗尚無中秋故事不宜荆楚別有沿革也但如韓諤歲華紀麗所引是記於二月八日

云釋氏下生之日迦文成道之時信捨之家建八
關齋戒車輪寶蓋七變八會之燈平旦執香花遶
城一匝謂之行城於四月八日云諸寺各設香湯
浴佛共作龍華會以爲彌勒之徵而長沙寺閣下
有九子母神是日市肆之人無子者供養薄餅以
乞子往往有驗於七月十五日云是日僧尼坐草
爲一歲云四月八日結夏至七月十五日解衆僧
長養之節在外恐傷草木虫類故九十日安居又
七夕庭中乞巧下有或云見天河中有奕奕白氣

或耀五色以爲徵見便拜得福數語今本皆無之則是記文已多殘缺抑或如唐志所載荆楚歲時記原有宗懍杜公贍兩本故所据不同耶而本記間引杜公贍說則又似祗一書故通志藝文略以爲宗懍撰公贍注也今特抄補闕文并存其說於此汝上王謨識

南方草木狀總目

卷上

草類

卷中

木類

卷下

檳榔　荔枝

椰　楊梅

橘　柑

橄欖　龍眼

海棗　千歲子

五斂子　鉤緣子

海梧子　菴摩勒

石栗　人面子

竹類

目錄終

南方草木狀卷上

晉　譙國嵇含著　　龍泉高日升校

南越交趾、植物有四裔、最為奇、周秦以前無稱焉。自漢武帝開拓封疆。搜求珍異。取其尤者充貢。中州之人。或昧其狀。乃以所聞詮叙、有裨子弟云爾、

草類

甘蕉

甘蕉望之如樹、株大者一圍餘、葉長一丈、或七八尺、廣尺餘二尺許、花大如酒杯、形色如芙蓉、著莖末百

餘子大各為房、相連累、甜美、亦可密藏、根如芋魁、大者如車轂、實隨華、每華一闔、各有六子、先後相次、子不俱生、花不俱落、一名芭蕉、或曰巴苴、剝其子上皮、色黃白、味似蒲萄、甜而脆、亦療饑、此有三種、子大如拇指、長而銳、有類羊角、名羊角蕉。味最甘好、一種子大如雞卵、有類牛乳、名牛乳蕉。微減羊角、一種大如藕子、長六七寸、形正方、少甘、最下也、其莖解散如絲、以灰練之、可紡績為絺綌、謂之蕉葛。雖脆而好、黃白、不如葛赤色也、交廣俱有之、三輔黃圖曰、漢武帝元

鼎六年、破南越建扶荔宮以植所得奇草異木有甘蕉二本、

耶悉茗

耶悉茗花、末利花皆胡人自西國移植於南海、南人憐其芳香、競植之、陸賈南越行紀曰、南越之境五穀無味。百花不香。此二花特芳香者、緣自別國移至。不隨水土而變。與夫橘北為枳異矣。彼之女子、以綵絲穿花心、以為首飾、

末利

末利花、似薔蘼之白者、香愈於耶悉茗、

豆蔻花

豆蔻花、其苗如蘆、其葉似薑、其花作穗、嫩葉卷之而生、花微紅、穗頭深色、葉漸舒、花漸出、舊說此花食之破氣消痰、進酒增倍、泰康二年、交州貢一篚、上試之有驗、以賜近臣、

山薑花

山薑花、莖葉卽薑也、根不堪食、於葉間吐花、作穗如麥粒、軟紅色、煎服之、治冷氣甚效、出九眞交趾、

鶴草

鶴草蔓生、其花麴塵色淺紫蔕、葉如柳而短、當夏開花、形如飛鶴、觜翅尾足無所不備、出南海、云是媚草。上有蟲、老蛻爲蝶、赤黄色、女子藏之、謂之媚蝶、能致其夫憐愛、

甘藷

甘藷、蓋薯蕷之類、或曰芋之類、根葉亦如芋、實如拳、有大如甌者、皮紫而肉白、蒸鬻食之、味如薯蕷、性不甚冷、舊珠崖之地、海中之人皆不業耕稼、惟掘地種

甘藷、秋熟收之、蒸曬切如米粒、倉圖貯之以充糧糗、是名藷糧、北方人至者、或盛具牛豕膾炙而末以甘藷薦之、若粳粟然、大抵南人二毛者百無一二、惟海中之人壽百餘歲者、由不食五穀而食甘藷故爾、

水蓮

花之美者有水蓮、如蓮而莖紫、柔而無刺

水蕉

水蕉如鹿葱、或紫或黃、吳永安中、孫休嘗遣使取二花、終不可致、但圖畫以進

蒟醬

蒟醬、蓽茇也生於蕃國者大而紫謂之蓽茇生於番禺者小而青謂之蒟焉可以調食故謂之醬焉交趾九真人家多種蔓生、

菖蒲

菖蒲、番禺東有澗澗中生菖蒲皆一寸九節安期生採服僊去、但留玉舄焉、

留求子

留求子、形如梔子稜瓣深而兩頭尖似訶梨勒而輕

及半黃已熟中有肉白色甘如棗核大治嬰孺之疾

南海交趾俱有之

諸蔗

諸蔗一曰甘蔗交趾所生者圍數寸長丈餘頗似竹斷而食之甚甘笮取其汁曝數日成飴入口消釋彼人謂之石蜜吳孫亮使黃門以銀椀并蓋就中藏吏取交州所獻甘蔗餳黃門先恨藏吏以鼠屎投餳中啟言吏不謹亮呼吏持餳器入問曰此器既蓋之且有油覆無緣於此黃門將有恨汝吏叩頭曰嘗從臣

求莞席、臣以席有數、不敢與、亮曰必是此、問之具服、南人云甘蔗可消酒、又名干蔗、司馬相如樂歌曰太尊蔗漿析朝酲、是其義也、泰康六年、扶南國貢諸蔗、一丈三節、

草麴

草麴南海多矣、酒不用麴蘗、但杵米粉、雜以衆草葉、冶葛汁滌溲之、大如卵、置蓬蒿中蔭蔽之、經月而成、用此合糯為酒、故劇飲之、既醒猶頭熱涔涔、以其有毒草故也、南人有女數歲、即大釀酒、既漉、候冬陂池

竭時、置酒罌中、密固其上、瘞陂中、至春瀦水滿、亦不復發矣、女將嫁、乃發陂取酒、以供賓客、謂之女酒、其味絕美、

芒茅

芒茅枯時、瘴疫大作、交廣皆爾也、土人呼曰黃茅瘴、又曰黃芒瘴、

肥馬草

南方冬無積藁、瀕海郡邑多馬、有草葉類梧桐而厚、收以秣馬、謂之肥馬草、馬頗嗜而食、果肥壯矣

冬葉

冬葉薑葉也苞苴物交廣皆用之南方地熱物易腐敗惟冬葉藏之乃可持久

蒲葵

蒲葵如栟櫚而柔薄可爲葵笠出龍川

乞力伽

藥有乞力伽木也瀕海所產一根有至數斤者劉涓子取以作煎令可丸餌之長生

頳桐

䞓桐花嶺南處處有自初夏生至秋。葢草也。葢如桐。其花連枝蕚皆深紅之極者。俗呼貞桐花。貞皆訛也。

水葱

水葱花葉皆如鹿葱。花色有紅黄紫三種。出始興。婦人懷妊。佩其花生男者。即此花。非鹿葱也。交廣人佩之極有驗。然其土多男。不厭女子。故不常佩也。

蕪菁

蕪菁嶺嶠已南俱無之。偶有士人因官攜種。就彼種之。出地則變爲芥。亦橘種江北爲枳之義也。至曲江

方有菘、彼人謂之蔓菘、

茄

茄樹交廣草木、經冬不衰、故蔬圃之中種茄、宿根有三五年者、漸長枝榦、乃成大樹、每夏秋盛熟、則梯樹採之、五年後、樹老子稀、即伐去之、別栽嫩者、

綽菜

綽菜、夏生於池沼間、葉類茨菰、根如藕條、南海人食之、云令人思睡、呼爲瞑菜、

蕹

蕹葉如落葵而小、性冷味甘、南人編葦爲筏、作小孔浮於水上、種子於水中、則如萍、根浮水面及長莖葉皆出於葦筏孔子隨水上下南方之奇蔬也。冶葛有大毒、以蕹汁滴其苗、當時萎死、世傳魏武能噉冶葛至一尺云、先食此菜、

冶葛

冶葛、毒草也、蔓生、葉如羅勒、光而厚、一名胡蔓草、寘毒者多雜以生蔬進之、悟者速以藥解、不爾半日輙死、山羊食其苗、即肥而大、亦如鼠食巴豆、其大如㹠、

者物類有相伏也、

吉利草

吉利草、其莖如金釵股、形類石斛、根類芍藥、交廣俚俗多蓄蠱毒、惟此草解之極驗、吳黃武中江夏李俣、以罪徙合浦、初入境遇毒、其奴吉利者、偶得是草與俣服、遂解、吉利即遁去、不知所之、俣因此濟人、不知其數、遂以吉利爲名、豈李俣者徙非其罪、或俣自有隱德、神明啓吉利者救之耶、

良耀草

艮耀草、枝葉如麻黃、秋結子如小粟、煨食之解毒功、不亞於吉利、始昔有得是藥者、梁氏之子耀、亦以爲言、梁轉爲艮、爾花白似牛李、出高涼、

蕙

蕙草、一名薰草、葉如麻、兩兩相對、氣如蘼蕪、可以止癘、出南海、

凡草木之華者、春華者冬秀、夏華者春秀、秋華者夏秀、冬華者秋秀、其華竟歲、故婦女之首、四時未嘗無華也、

卷上終

南方草木狀卷中

木類

楓人

楓人、五嶺之間多楓木、歲久則生瘤癭、一夕遇暴雷驟雨、其樹贅暗長三五尺、謂之楓人。越巫取之作術有通神之驗、取之不以法、則能化去、

楓香

楓香樹、似白楊、葉圓而岐分、有脂而香、其子大如鴨卵、二月華發、乃著實、八九月熟、曝乾可燒、惟九真郡

有之

薰陸香

薰陸香出大秦在海邊有大樹枝葉正如古松生於沙甲盛夏樹膠流出沙上方採

榕

榕樹南海桂林多植之葉如木麻實如冬青樹幹拳曲是不可以爲器也其本稜理而深是不可以爲材也燒之無焰是不可以爲薪也以其不材故能久而無傷其陰十畝故人以爲息焉而又枝條既繁葉又

茂細、軟條如藤垂下、漸漸及地、藤稍入地、便生根節、或一大株有根四五處、而橫枝及鄰樹即連理、南人以爲常、不謂之瑞木、

益智子

益智子、如筆毫、長七八分、二月花色若蓮、著實五六月熟、味辛、雜五味中芬芳、亦可鹽曝、出交趾合浦、建安八年、交州刺史張津、嘗以益智子粽餉魏武帝、

桂

桂出合浦、生必以高山之巔、冬夏常青、其類自爲林、

間無雜樹交趾置桂園桂有三種葉如栢葉皮赤者爲丹桂葉似柿葉者爲菌桂其葉似枇杷葉者爲牡桂三輔黄圖曰甘泉宮南有昆明池池中有靈波殿以桂爲柱風來自香

朱槿

朱槿花莖葉皆如桑葉光而厚樹高止四五尺而枝葉婆娑自二月開花至中冬即歇其花深紅色五出大如蜀葵有蘂一條長於花葉上綴金屑日光所爍疑若焰生一叢之上日開數百朶朝開暮落插枝即

歇、出高涼郡、一名赤槿、一名日及。

指甲花

指甲花其樹高五六尺、枝條柔弱、葉如嫩榆、與耶悉茗末利花皆雪白而香不相上下、亦胡人自大秦國移植于南海、而此花極繁細、纔如半米粒許、彼人多折置襟袖間、蓋資其芬馥爾、一名散沫花、

蜜香 沉香 雞骨香 黃熟香 雞舌香

棧香 青桂香 馬蹄香

案此八物同出於一樹也。交趾有蜜香、樹幹似柜柳、

其花白而繁、其葉如橘、欲取香伐之經年、其根幹枝節各有別色也、木心與節堅黑沉水者爲沉香。與水面平者爲雞骨香。其根爲黃熟香。其幹爲棧香。細枝緊實未爛者爲青桂香。其根節輕而大者爲馬蹄香。其花不香成實乃香、爲雞舌香。珍異之木也。

桄榔

桄榔樹似栟櫚、實其皮可作綆、得水則柔韌、胡人以此聯木爲舟、皮中有屑如麪、多者至數斛、食之與常麪無異、木性如竹、紫黑色有文理、工人解之以製奕

枰出九眞交趾、

訶梨勒

訶梨勒樹、似木梡、花白、子形如橄欖、六路、皮肉相着、可作飲、變白髭髮令黑、出九眞、

蘇枋

蘇枋樹、類槐花、黑子、出九眞、南人以染絳、漬以大庾之水、則色愈深

水松

水松葉如檜而細長、出南海、土產衆香、而此木不大

香、故彼人無佩服者、嶺北人極愛之、然其香殊勝在南方時、植物無情者也。不香於彼而香於此、豈屈於不知已而伸於知已者歟。物理之難窮如此。

刺桐

刺桐、其木爲材、三月三時布葉繁密、後有花赤色、間生葉間、旁照他物、皆朱殷然、三五房凋則三五復發、如是者竟歲、九眞有之、

棹

棹樹、榦葉俱似椿、以其葉鬻汁漬果、呼爲棹汁、若以

梓汁雜彘肉食者即時爲雷震死梓出高涼郡

杉

杉一名披煔合浦東二百里有杉一樹漢安帝永初五年春葉落隨風飄入洛陽城其葉大常杉數十倍術士廉盛曰合浦東杉葉也此休徵當出王者帝遣使驗之信然乃以千人伐樹役夫多死者其後三百人坐斷株上食過足相容至今猶存

荆

荆寧浦有三種金荆可作枕紫荆堪作牀白荆堪作

蔓、與他處牡荊蔓荊全異、又彼境有杜荊、指病自愈、節不相當者、月暈時刻之、與病人身齊等、置牀下、雖危困亦愈、

紫藤

紫藤、葉細長、莖如竹根、極堅實、重重有皮、花白子黑、置酒中、歷二三十年、亦不腐敗、其莖截置煙炱中、經時成紫香、可以降神

榼藤

榼藤、依樹蔓生、如通草藤也、其子紫黑色、一名象豆、

三年方熟、其殼貯藥、歷年不壞、生南海、解諸藥毒、

蜜香紙

蜜香紙以蜜香樹皮葉作之、微褐色、有紋如魚子、極香而堅韌、水漬之不潰爛、泰康五年、大秦獻三萬幅、常以萬幅賜鎮南大將軍當陽侯杜預、令寫所撰春秋釋例、及經傳集解以進、未至而預卒、詔賜其家令藏之、

抱香履

抱香履、抱木生於水松之旁、若寄生然、極柔弱不勝

力鋸乘濕時剜而爲屐易如削瓜既乾而韌不可理也屐雖猥大而輕者若通脫木風至則隨飄而動夏月納之可禦蒸濕之氣出扶南大秦諸國泰康六年扶南貢百雙帝深歎異然哂其制作之陋但置諸外府以備方物而已按東方朔瑣語曰木屐起於晉文公時介之推逃祿自隱抱樹而死公撫木哀歎遂以爲屐每懷從亡之功輙俯視其屐曰悲乎足下足下之稱亦自此始也

卷中終

南方草木狀卷下

果類

檳榔

檳榔樹、高十餘丈、皮似青銅、節如桂竹、下本不大、上枝不小、調直亭亭、千萬若一、森秀無柯、端頂有葉、葉似甘蕉、條泒開破、仰望眇眇、如插叢蕉於竹杪、風至獨動、似舉羽扇之掃天、葉下繫數房、房綴數十實、實大如桃李、天生棘重累其下、所以禦衛其實也、味苦澁、剖其皮、鬻其膚、熟如貫之、堅如乾棗、以扶留藤古

實、灰并食則滑美、下氣消穀、出林邑、彼人以爲貴、婚族客必先進、若邂逅不設、用相嫌恨、一名賓門藥餞、

荔枝

荔枝樹高五六丈餘、如桂樹、綠葉蓬蓬、冬夏榮茂、青華朱實、實大如鷄子、核黃黑似熟蓮、實白如肪、甘而多汁、似安石榴、有甜酢者、至日將中、翕然俱赤、則可食也、一樹下子百斛、三輔黃圖曰、漢武帝元鼎六年、破南越、建扶荔宮、扶荔者、以荔枝得名也、自交趾移植百株於庭、無一生者、連年移植不息、後數歲、偶一

棟稍茂、然終無華實、帝亦珍惜之、一旦忽萎死、守吏坐誅死者數十、遂不復茂矣、其實則歲貢焉、郵傳者疲斃於道、極爲生民之患、

椰

椰樹葉如栟櫚、高六七丈、無枝條、其實大如寒瓜、外有麤皮、次有殼、圓而且堅、剖之有白膚、厚半寸、味似胡桃、而極肥美、有漿、飲之得醉、俗謂之越王頭、云昔林邑王與越王有故怨、遣俠客刺得其首、懸之于樹、俄化爲椰子、林邑王憤之、命剖以爲飲器、南人至今

效之、當刺時越王大醉、故其漿猶如酒云、

楊梅

楊梅、其子如彈丸、正赤、五月中熟、熟時似梅、其味甜酸、陸賈南越行紀曰、羅浮山頂、有胡楊梅山桃繞其際、海人時登採拾、止得於上飽啖、不得持下、東方朔林邑記曰、林邑山楊梅、其大如杯椀、青時極酸、既紅味如崖蜜、以醞酒、號梅香酎、非貴人重客、不得飲之、

橘

橘白華赤實、皮馨香有美味、自漢武帝交趾有橘官

長一人秩二百石主貢御橘吳黃武中交趾太守士
爕獻橘十七實同一蔕以爲瑞異郡臣畢賀
柑
柑乃橘之屬滋味甘美特異者也有黃者有頳者頳
者謂之壺柑交趾人以席囊貯蟻鬻於市者其窠如
薄絮囊皆連枝葉蟻在其中幷窠而賣蟻赤黃色大
於常蟻南方柑樹若無此蟻則其實皆爲群蠹所傷
無復一完者矣今華林園有柑二株遇結實上命群
臣宴飲于旁摘而分賜焉

橄欖

橄欖樹身聳枝皆高數丈其子深秋方熟味雖苦澁咀之芬馥勝含雞骨香吳時歲貢以賜近侍本朝自泰康後亦如之

龍眼

龍眼樹如荔枝但枝葉稍小殼青黃色形圓如彈丸核如木梡子而不堅肉白而帶漿其甘如蜜一朶五六十顆作穗如蒲萄然荔枝過即龍眼熟故謂之荔枝奴言常隨其後也東觀漢記曰單于來朝賜橙橘

龍眼荔枝、魏文帝詔群臣曰、南方果之珍異者有龍眼荔枝令歲貢焉。出九眞交趾、

海棗

海棗樹、身無閑枝、直聳三四十丈樹頂四面共生十餘枝葉如栟櫚、五年一實實甚大、如杯盌核兩頭不尖雙卷而圓、其味極甘美安邑御棗無以加也泰康五年林邑獻百枚、昔李少君謂漢武帝曰、臣嘗遊海上見安期生食臣棗大如瓜非誕說也、

千歲子

千歲子、有藤蔓出土、子在根下、鬚綠色交加、如織、其子一苞恆二百餘顆、皮殼青黃色、殼中有肉如栗、味亦如之、乾者殼肉相離、撼之有聲、似肉豆蔻、出交阯、

五斂子

五斂子、大如木瓜、黃色、皮肉脆軟、味極酸、上有五稜如刻出、南人呼稜爲斂、故以爲名、以蜜漬之、甘酢而美、出南海、

鈎緣子

鈎緣子、形如瓜、皮似橙、而金色、胡人重之、極芬香、肉

甚厚白如蘆葩女工競雕鏤花鳥漬以蜂蜜點燕檀巧麗妙絶無與爲比泰康五年大秦貢十缶帝以三缶賜王愷助其珍味夸示於石崇

海梧子

海天下樹與中國松同但結實絶大形如小栗三角肥甘香味亦樽俎間佳果也出林邑

菴摩勒

菴摩勒樹葉細似合昏花黄實似李青黄色核圓作六七稜食之先苦後甘術士以變白鬚髮有驗出九

真

石栗

石栗樹與栗同但生於山石罅間花開三年方結實其殼厚而肉少其味似胡桃仁熟時或為群鸚鵡至啄食略盡故彼人多珍貴之出日南

人面子

人面子樹似含桃結子如桃實無味其核正如人面故以為名以蜜漬之稍可食以其核可玩於席間飣餖御客出南海

竹類

雲邱竹

雲邱竹一節爲船出扶南然今交廣有竹節長二丈其圍一二丈者往往有之

篂簩竹

篂簩竹皮薄而空多大者徑不過二寸皮麤澁以鎊犀象利勝於鐵出大秦

石林竹

石林竹似桂竹勁而利削爲切割象皮如刀竿出九

眞交阯

思摩竹

思摩竹如竹大而笋生其節笋既成竹春而笋復生節焉交廣所在有之

簞竹

簞竹葉疎而大一節相去五六尺出九眞彼人取嫩者磓浸紡績爲布謂之竹疎布

越王竹

越王竹根生石上若細荻高尺餘南海有之南人愛

其青色、用爲酒籌、云越王棄餘筭而竹生、

卷下終

右嵇含南方草木狀三卷通考云晉襄陽太守嵇含撰隋志不載此書而別有廣州刺史嵇含集十卷按晉書葛洪傳洪參廣州刺史嵇含軍事及含遇害遂停南土又含字悅道亦見洪所著抱朴子則含實卒官廣州此書乃含爲廣州刺史時目睹南越交趾植物珍奇中州之人或昧厥狀故爲詮敘成書其文筆固雅馴而所引古籍若陸賈南越行紀東方朔林邑記三輔黄圖東觀漢記亦極典博不若唐宋人所爲嶺表錄異桂海虞衡志一以

多聞見爲貴也時有豫章俞益期流寓交州與豫章太守韓康伯書論檳榔以寄況世謂之交州牋其所說椰樹清漿衆香共一木與諸草木狀悉合蓋亦可助此書之證吾鄉自漢魏來人文著作如益期者亦希矣乃其牋僅散見水經注藝文類聚太平御覽中曾不得與草木狀並入叢書流傳於世惜哉汝上王謨識

竹譜

晉　戴凱之撰　　南昌喻振聲挍

植類之中。有物曰竹。不剛不柔。非草非木。山海經爾雅皆言以竹爲草。事經聖賢。未有改易。然則稱草良有難安。竹形類既自乖殊。且經中文說又自皆訛。經云其草多族。復云其竹多篃。又云雲山有桂竹。若謂竹是草。不應稱竹。今既稱竹則非草可知矣。竹是一族之總名。一形之偏稱也。植物之中有草木竹。猶動品之中有魚鳥獸也。年月

久遠傳寫謬誤今日之疑或非古賢之過也而此之學者謂事經前賢不敢辯正何異匈奴惡郅都之名而畏木偶之質耶

小異空實大同節目

夫竹之大體多空中而時有實十或一耳故曰小異然雖有空實之異而未有竹之無節者故曰大同

或茂沙水或挺巖陸

桃枝篔簹多植水渚篁篠之屬必生高燥

條暢紛敷青翠森肅質雖冬蒨性忌殊寒九河鮮有

五嶺實繁

九河即徒駭太史馬頰覆釜胡蘇簡絜鉤盤鬲津禹所導也在平原郡五嶺之說互有異同余往交州行路所見兼訪舊老考諸古志則今南康始安臨賀爲北嶺臨漳寧浦爲南嶺五都界內各有一嶺以隔南北之水俱通南越之地南康臨賀始安三郡通廣州寧浦臨漳二郡在廣州西南通交州或趙佗所通或馬援所併厥跡在焉故陸機請伐

鼓五嶺表道九真也徐廣雜記以劉松陽建安康樂爲五嶺其謬遠矣俞益期與韓康伯以晉興所統南移大營九岡爲五嶺之數又其謬也九河鮮育忌隆寒也五嶺實繁好殊溫也

蓟筍苞籜夏多春鮮根榦將枯花簆乃縣

竹生花實其年便枯死簆竹實也簆音福

䈙必六十復亦六年

竹六十年亦易根易根輒結實而枯死其實落土復生六年遂成町竹謂死爲䈙䈙音紂

䈭龍之美。爰自崑崙。

䈭龍竹名。黄帝使伶倫伐之於崑崙之墟。吹以應律聲。譜云。䈭龍大竹。此言非大小之稱。笛賦云。䈭龍非也。自一竹之名耳。所生若是大竹。豈中律管與笛。

員丘帝竹。一節為船。巨細已聞。形名未傳。

員丘帝俊竹。一節為船。郭注云。一節為船。未詳其義。俊即舜字假借也。

桂實一族。同稱異源。

桂竹高四五丈大者二尺圍濶節大葉狀如甘竹而皮赤南康以南所饒也山海經云靈原桂竹傷人則死是桂竹有二種名同實異其形未詳

篃尤勁薄博矢之賢

篃細竹也出蜀志薄肌而勁中三續射博箭篃音衞見三倉

篁任篙笛體特堅圓

篁竹堅而促節體圓而質堅皮白如霜粉大者宜行船細者爲笛篁音皇見三倉

棘竹駢深。一叢為林。根如推輪。節若束針。亦曰笆竹。城固是任。篾筍既食。鬢髮則侵。

棘竹生交州諸郡。叢生有數十莖。大者二尺圍。肉至厚實中。夷人破以為弓。枝節皆有刺。狄人種以為城。卒不可攻。萬震異物志所種為藩落。阻過層墉者也。或卒崩。根出大如十石物。纖横相承。如繆車。一名笆竹。見三倉。筍味落人鬢髮。

簞體虛長。各有所育。

簞竹大者如腓。虛細長爽。嶺南夷人取其筍未及

竹者灰煑績以爲布其精者如縠焉

苦實稱名甘亦無目

苦竹有白有紫而味苦甘竹似篁而茂葉下節味甘合湯用之此處處亦有

弓竹如藤其節郄曲生多臥土立則依木長幾百尋狀若相續質雖含文須膏乃縟

弓竹出東垂諸山中長數十丈每節輒曲既長且軟不能自立若遇木乃倚質有文章然要須膏塗火灼然後出之篾臥竹上出也

厥族之中蘇麻特奇修榦平節大葉繁枝凌羣獨秀

蓊茸紛披

蘇麻竹長數丈大者尺餘圍概節多枝枝叢生四枝葉大如履竹中可愛者也此五嶺左右徧有之

篔簹射筒箖箊桃枝長爽纖葉清肌薄皮千百相亂

洪細有差

數竹皮葉相似篔簹最大大者中甑笥亦中射筒薄肌而最長節中貯箭因以爲名箖箊葉薄而廣越女試劒竹是也桃枝是其中最細者並見方志

賦桃枝皮赤編之滑勁可以爲席顧命篇所謂篾席者也爾雅釋草云四寸一節爲桃枝郭注云竹四寸一節謂桃枝余之所見桃枝竹節短者不兼寸長者或踰尺豫章徧有之其驗不遠也恐爾雅所載草族自别有桃枝不必是竹郭注加竹字取之謬也山海經云其木有桃枝劒端又廣志草木篇云桃枝出朱提郡曹爽所用者也詳察其形寧近於木也但未詳爾雅所云復是何桃枝耳經雅所說二族決非作席者矣廣志以藻爲竹是誤後

生學者往往有爲所誤者耳、

相繇既戮。厥土維腥。三堙斯沮。尋竹乃生。物尤世遠。略狀傳名。

禹殺共工相繇二臣、膏流爲水、其處腥臊、不植五穀、禹三堙皆沮、尋竹生焉、在崑崙之北、南嶽之山、見大荒北經中、

般腸實中。與笆相類。於用寡宜。爲筍殊味。

般腸竹生東郡緣海諸山中、其筍最美、云與笆竹相似、出閩中、並見沈志、其形未詳、

筋竹爲矛、稱利海表、槿仍其幹、刃篩其杪、生於日南。別名爲簝。

筋竹長二丈許、圍數寸、至堅利、南土以爲矛、其筍未成竹時、堪爲弩弦、見徐忠南中奏、劉淵林云、夷人以史葉竹爲矛、余之所聞、即是筋竹、豈非一物而二名者也、

百葉參差、生自南垂。傷人則死。醫莫能治。亦曰筹竹。厥毒若斯。彼之同異。余所未知。

▶百葉竹、生南垂界、甚有毒、傷人必死、一枝百葉因

以爲名。沈志劉淵林云。篣竹有毒夷人以刺虎豹
中之輒死。或有一物二名未詳其同異

篔簹由衙。厥體俱洪。圍或累尺。簹實衙空。南越之居。
梁柱是供

簹實厚肥。孔小。幾於實中。二竹皆大竹也土人用
爲梁柱。簹衙安成以南有之。其味苦。俗號簹由衙
竹交州廣志云。亦有生於永昌郡。爲物叢生。吳郡
賦所謂由衙者篁。簹音雹性柔弱。見三倉

竹之堪杖莫尚於䈽。𥳂柯不凡。狀若人功。豈必蜀壤

亦産餘邦。一曰扶老。名實縣同。

節竹高節實中。狀若人刻爲杖之極。廣志云。出南廣邛都縣。然則邛是地名。猶高梁堇。張騫傳云。於大夏見之。出身毒國。始感邛杖。終開越嶲。越嶲則古身毒也。張孟陽云。邛竹出興古盤江縣。山海經謂之扶竹。生𡷫伏山。去洞庭西北一千一百二十里。黄圖云。華林園有扶老三株。如此則非一處。賦者不得專爲蜀地之生也。禮記曰。五十杖於家。六十杖於鄉者。扶老之器也。此竹實既固。杖又名扶

老故曰名實懸同也

䈁簩二族亦甚相似杞髮苦竹促節薄齒束物體柔殆同麻枲

䈁簩二種至似苦竹而細軟肌薄䈁筍亦無味江漢間謂之苦䈁見沈志䈁音聊簩音禮齒有文理也

䈪竹所生大抵江東上密防露下疎來風連畝接町竦散崗潭

䈪竹亦大薄肌白色生江南深谷山中不聞人家

植之其族類動有頭畝典録賀齊傳云討建安賊洪明於蓋竹蓋竹以名地猶酸棗之名邑豫章之名邦者類是也

雞脛似篁高而笴脆稀葉梢杪類記黃細

雞脛篁竹之類纖細大者不過如指踈葉黃皮彊肌無所堪施筍美青班色緑沿江山崗所饒也

狗竹有毛出諸東裔物類衆詭千百不詐

狗竹生臨海山中節間有毛見沈志

有竹象蘆因以爲名東甌諸郡緣海所生肌理勻淨

篛色潤貞凡今之篪匪茲不鳴

此竹膚象蘆出揚州東垂諸郡浙江以東爲甌越故曰東甌蘇成公始作篪似於今篪故曰凡今之篪

會稽之箭東南之美古人嘉之因以命矢

箭竹高者不過一丈節間三尺堅勁中矢江南諸山皆有之會稽所生最精好故爾雅云東南之美者有會稽之竹箭焉非總言也大抵中矢者罅多此箭爲最古人美之以首其目見方言是以楚俗

伯細箭五十跪加莊王之背明非矢者也

箘簬𥳑簵貢名荆鄙

箘簬二竹亦皆中矢皆出雲夢之澤禹貢篇出荆州書云底貢厥名言其有美名故貢之也大較故是會稽箭類耳皮特黑澁以此爲異呂氏春秋云駱越之箘然則南越亦產不但荆也

篔亦箘徒概節而短江漢之間謂之䉉竹

山海經云其竹名篔生非一處江南山谷所饒也故是箭竹類一尺數節葉大如履可以作蓬亦中

作矢其筍冬生。廣志云魏時漢中太守王圖每冬獻筍。俗謂之簸筍簸若怪反

根深耐寒。茂彼淇苑

北土寒冰至冬地凍。竹根類淺故不能植。唯簸根深故能晩生。淇園衞地。殷紂竹箭園也。見鮑彪志淮南子曰烏號之弓。貫淇衞之箭也毛詩所謂瞻彼淇奧。綠竹猗猗是也

篁篠蒼蒼。接町連篁。性不卑植。必也嵩崗。踰矢稱大出尋爲長物各有用。揣之最眞

篁篠中掃帚細竹也特異他篠見廣志至大者不過如箭長者不出一丈根杪條等下節生惟高陰動有町畝廬山所饒也掃箒之選尋陽人往往取下都貨焉

又有族類爰挺嶧陽懸根百仞竦榦風生簫笙之選有聲四方質清氣亮衆管莫伉

魯郡鄒山有篠形色不殊質特堅潤宜為笙管諸方莫及也笙賦云所謂鄒山大竹嶧陽孤桐此山竹特能貞絶也

亦有海篠生於島岑節大盈尺幹不滿尋形枯若箭
色黃如金徒爲一異罔知所任
海中之山曰島山有此篠大者如箭內實外堅拔
之不曲生既危埆海又多風枝葉稀少狀若枯箭
質雖小異無所堪施交州海石林中偏饒是也
赤白二竹還取其色白薄而曲赤厚而直沅澧所豊
餘邦頗直
頗少也俗曰白桓竹亦可作篚潯陽郡人呼爲白
木竹燥時皮肉皆赤武陵溪中是所豐足也

簫簫篔簹畟畟攢植擢筍於秋冬乃成竹無大無小

千萬修直䉊幕內昌綉文外艴

箘䉊竹大如脚指堅厚修直腹中白幕闌隔狀如濕麵生衣將成竹而筍皮未落輒有細蟲齧之隕籜之後蟲齧處往往成赤文頗似綉畫可愛南康所生見沈志也

䈥衆誕節內實外澤作貢漢陽以供鞭箠

䈥筞竹生於漢陽時獻以爲輅馬策見南都賦

浮竹亞節虛軟厚肉臨溪覆潦栖雲蔭木洪洪滋肥

可爲旨蓄

浮竹長者六十尺肉厚而虛軟節濶而亞生水次彭蠡以南大嶺以北徧有之其筍未出時掘取以甜糟藏之極甘脆南人所重旨蓄謂草萊甘美者可蓄藏之以候冬詩曰我有旨蓄可以禦冬

厥性異宜各有所育䈽植于宛箁生于蜀

䈽竹見南郡賦箁竹見蜀都賦

細篠大簜

書云篠簜既敷鄭元云篠箭簜大竹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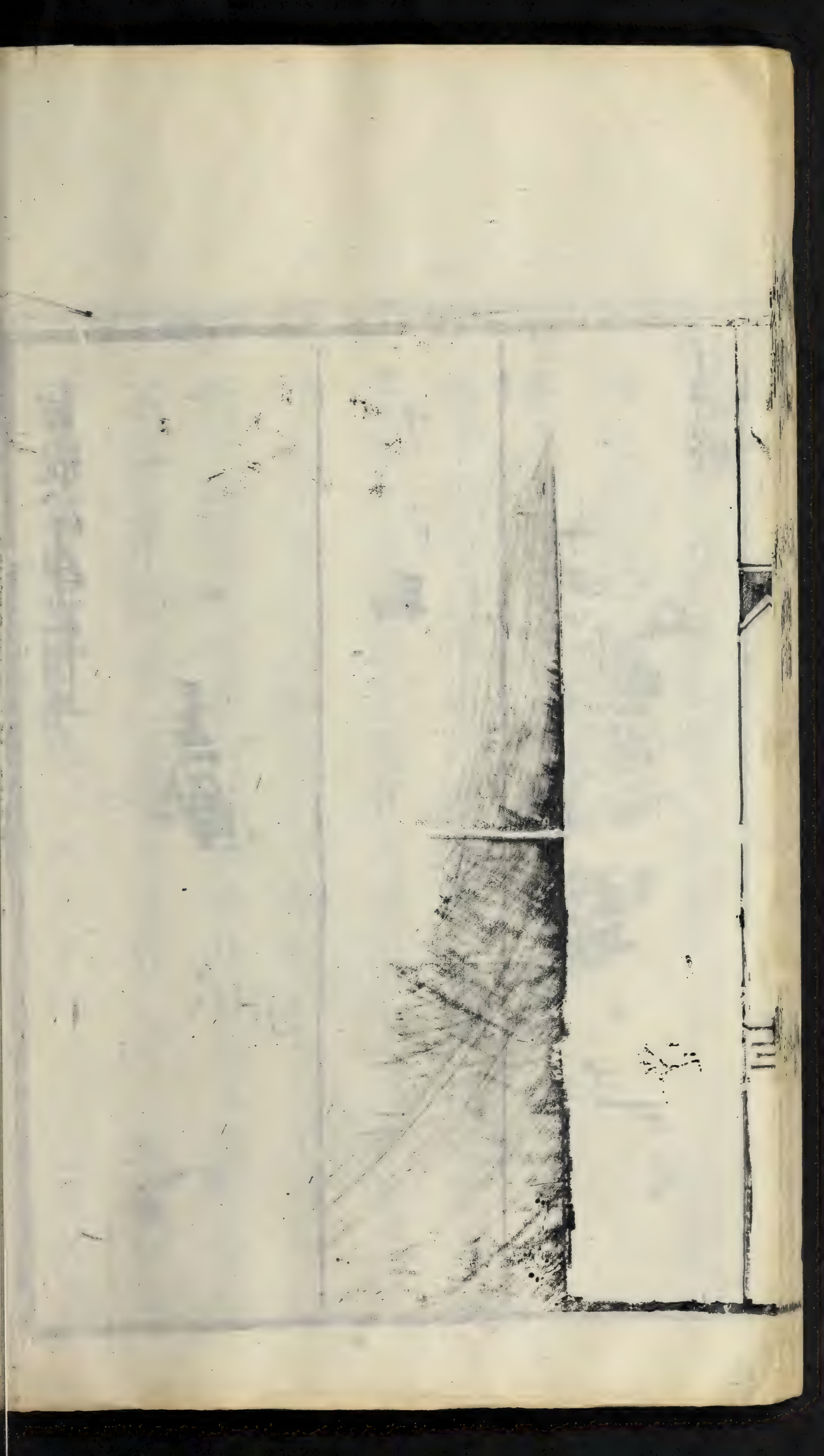
竹之通目。元名統體。譬牛與犢。人之所知。事生轉蹋車迹曰軌。馬迹曰躅

赤縣之外。焉可詳錄。臆之必之匪遵伊躅

鄒子云。今四海謂之瀛海。瀛海之内謂之赤縣。瀛海之外如赤縣者復有八。故謂之九州。非禹貢所謂九州也。天地無邊。蒼生無量。人所聞見。因軌躅所及。然後知耳。蓋何足云。若耳目所不知。便斷以不然。豈非囿近之徒者耶。故孔子將聖。無意無必。莊生達遵。以人所知不若所不知。豈非苞鑒無

師表羣生之謂乎

竹譜終



右戴凱之竹譜一卷晁公武云凱之字慶預武昌人裒輯竹事四字一讀有韻類賦頌李邯鄲云未詳何代人按鍾嶸詩品以宋參軍戴凱入中卷云人實貧羸而才章富健文雖不多氣調警拔又見宋書鄧琬傳琬遣武昌戴凱之爲南康相與齊王世子戰敗遁走則凱之本宋人官爵事跡略有可攷且有詩名邯鄲博雅不審何以失於考證也此譜當是相南康時所作故書中所釆竹族多在五嶺左右亦就所見聞言之耳其於篔簹條下注云

見方志賦盖據劉淵林吳都賦注引異物志篔簹生水邊長數丈圍一尺五六寸一節相去六七尺或一丈廬陵界有之與此云大者中甑文固有詳略也又本賦竹則篔簹箖箊桂箭射筒柚梧有篁篻篣有叢以筒叢爲韻而此文乃作射筒則傳寫之譌也此書多有闕文譌字又原本題晉戴凱之亦爲失考今並分別改正汝上王謨識

禽經

晉　張華注　　崇仁袁有桃校

子野曰鳥之屬三百六十鳳爲之長故始於此

鳳者羽族之長

鳳雄凰雌

鳳鴻前麟後蛇首魚尾龍文龜身鷰頷鷄喙駢翼首載德頂揭義背負仁心抱忠翼挾信足履正小音鐘大音鼓不啄生草五采備舉飛則羣鳥從出則王政平國有道

亦曰瑞鶠

景純注爾雅云瑞應鳥也鷄頭蛇頸鷰頷龜背魚
尾五彩色高六尺許出爲王者之嘉瑞孝經援神
契曰王者德及鳥獸則鳳鳥翔

亦曰鸑鷟

鳳之小者曰鸑鷟五彩之文三歳始備也

羽族之君長也鸞瑞鳥

鸞者鳳鳥之亞始生類鳳久則五彩變易故字從
變省禮斗威儀曰天下太平安寧則見其音如鈴

變鑾然也周之文物大備法車之上綴以大鈴如
鑾之聲也後改爲鑾

一曰雞趣
顧野王符瑞圖曰雞趣王者有德則見
首翼赤曰丹鳳青曰羽翔白曰化翼元曰陰翥黄曰
土符
別五采而爲名也

鳳翥鸞舉百羽從之
鸞鳳翔止百鳥皆從也以類化

鳳靡鸞吪百鳥瘞之

鳳死曰靡鸞死曰吪禽鳥啄土以瘞藏之

慈烏反哺

慈烏曰孝烏長則反哺其母大觜烏否

白脰烏不祥

烏之白脰者西南人謂之鬼雀鳴則凶咎

巨喙烏善警

烏之巨嘴者善避矰弋彈射曰善警

孤烏吟夜

[illegible]許稱爲一鵰

[illegible]大人見之以爲怪也

[illegible]大日鷹

出[illegible]入皆其羽[illegible]白[illegible]也

龍門鷹

[illegible]白[illegible]年[illegible]異用文鷂晴稚白鵲鷹二三歲色白也[illegible]鷹生三

[illegible]爲[illegible]也

[illegible]用鶻[illegible]曰鶚

[illegible]也[illegible]白音了

鵲[illegible]

[illegible]其[illegible]趐[illegible]大類雞[illegible]

[illegible]

鷹[illegible]

如鵲而小者苹肚上下赤啟鳥雀如攘[illegible]

王鴡[illegible]魚鷹[illegible]

毛詩曰王鴡摯而有別多于江表人呼以鶚[illegible]

雎雄相雙[illegible]國風始關雎[illegible]

亦曰白鷺

鷺之色白者

亦曰白鷺

狀如鷹尾上白也

雉介鳥也

善搏鬬也

亦曰奮

爾雅曰雉絕有力奮

五采備曰翬

爾雅曰伊洛而南素質五采皆備成章曰翬江淮
而南青質五采皆備成章曰鷂言其毛色光輝也
周禮后六服一曰翬衣取其雉性介而守以比后
德也

亦曰夏翟

一書曰羽畎夏翟雉尾至夏則光鮮也

亦曰鷂雉

一青質五采解見上說

采黃曰鷩雉

背毛黄腹毛赤頸毛綠而鮮明周禮鷩冕取此

白曰鵫雉

江南呼白鵫

元曰海雉

羽色純黑亦善鬭生海中山島上

首有采毛曰山雞

山雞長尾尤珍護之林木之森鬱者不入恐觸其尾也雨則避於巖石之下恐濡濕也久雨亦不出而求食死者甚衆

頸有彩囊曰避株

雉屬出華嶽及盛山中晴暘則頸出彩色作囊遇

樹木則避之故曰避株任昉曰亦名吐綬鳥

背有采羽曰翡翠

狀如鵁鶄而色正碧鮮縟可愛飲啄於澄瀾洄淵

之側尤惜其羽日濯於水中今王公之家以爲婦

人首飾其羽直千金

腹有采文曰錦雞

狀如鵁鶄膺前五色如孔雀羽出南詔越山中歲

採捕之爲王者冠服之飾

鳲鳩戴勝布穀也

揚雄曰鳲鳩戴勝生樹穴中不巢生爾雅曰鵖鴔

戴鵀鵀卽首上勝也頭上尾起故曰戴勝而農事

方起此鳥飛鳴於桑間云五穀可布種也故曰布

穀月令曰戴勝降於桑一名桑鳩仲春鷹所化也

亦曰鴶鵴

鳴自呼

亦曰擭穀

江東呼爲護穀見揚雄方言

春耕候也

云此鳥鳴時耕事方作農人以爲候

倉鶊黧黃黃鳥也

今謂之黃鶯黃鸝是也野民曰黃栗留語聲轉耳

其色黧黑而黃故名黧黃詩云黃鳥以色呼也

亦曰楚雀

北人呼爲楚雀

亦曰商庚夏蠶候也

云此鳥鳴時蠶事方興蠶婦以為候對上文也

鷄鷽惡烏路反其類

鷄與山鵲惡其類相値則相搏鷽狀類鵲長尾丹

觜

鴛鴦元鳥愛其類

鴛鴦匹鳥也元鳥鷰也二鳥朝奇而暮偶愛其類

也

鳾以水言自北而南

鳾音鴈隨陽鳥也冬適南方集於江干之上故字

從干

鴈以山言自南而北

鴈亦音鴈中春寒盡鴈始北鄉燕代尚寒猶集於

山陸岸谷之間故字從斤

鷭以聲交而孕

雄鳴上風雌承下風則孕

鵠以音感而孕

鵲乾鵲也上下飛鳴則孕

白鶂相眡而孕

雄雌相視而孕

鵁鶄交而孕

狀類鳧而足高相視之而睛不眩轉孕而生雛

巂巂周子規也啼必北嚮

爾雅曰巂周甌越間曰怨鳥夜啼達旦血漬草木

凡鳴皆北嚮也

江介曰子規

啼苦則倒懸於樹自呼曰謝豹

蜀右曰杜宇

望帝杜宇者蓋天精也李膺蜀志曰望帝稱王於蜀時荊州有一人化從井中出名曰鼈靈於楚身死屍反泝流上至汶山之陽忽復生乃見望帝立以爲相其後巫山龍鬭壅江不流蜀民墊溺鼈靈乃鑿巫山開三峽降丘宅土人得陸居蜀人住江南羌住城北始立木柵周三十里令鼈靈爲刺史號曰西州後數歲望帝以其功高禪位於鼈靈號曰開明氏望帝修道處西山而隱化爲杜鵑鳥或云化爲杜宇鳥亦曰子規鳥至春則啼聞者悽惻

隋楊越雉鷓鴣也飛必南翥

廣志云鷓鴣似雌雞飛但徂南不北也

晉安曰懷南

異物記云鷓鴣白黑成文其鳴自呼象小雉其志

懷南不北徂也

江左曰逐隱

古今注曰南方有鳥名鷓鴣向南飛畏霜露早與

暮出稀有時夜棲則以樹葉覆其背燕人亦不知

有此鳥也

鶡毅鳥也毅不知死

狀類雞首有冠性敢於鬭死猶不置是不知死也

左傳鶡冠武士戴之象其勇也

鷗信鳥也信不知用

鷗水鳥如鴿鵝而小隨潮而翔迎浪蔽日曰信鷗

鷗之別類羣鳴喈喈優優隨大小潮來也食小魚

蝦蟆之屬雖潮至則翔水響以為信反為鷙鳥所

擊是知信而不知所以自害也

鷸有文而貪

鷸狀類鷺紺色錯出有文於水際伺蚌出啄食

之反爲蚌所持死水中不知所食以爲害左傳曰

聚鷸爲冠是也

鳶不擊而貪

鳶鴟也不善搏擊貪於攫肉也詩云鳶飛戾天鮑

照曰寒鴟嚇雛

鵜志在水

鵜鶘水鳥也似鶚而大喙長尺餘頷下有胡如大

囊受數升湖中取水以聚羣魚候其竭涸奄取食

之一名淘河詩曰維鵜在梁志在水也

鴷志在木

爾雅曰鴷斲木鳥巢木中背如鷄長數寸常斲樹食蠹蟲啄振木蟲皆動也

鳩拙而安

鳩鳲鳩也方言云蜀謂之拙鳥不善營巢取鳥巢居之雖拙而安處也雄呼晴雌鳴陰

鷦巧而危

鷦鷯桃雀也狀類黃雀而小燕人謂之巧婦亦謂

之女鴎關東人呼曰巧雀亦謂之巧女喙尖取茅
秀爲巢刺以縷麻若紡績爲巢或一房或二房懸
於蒲葦之上枝折巢敗巧而不知所託

鳧鷖之雜

鳧鷖鴨屬色不純正故曰雜矣

鷴鷺之潔

鷴白鷴似山鷄而色白行止閑暇

題鴂鳴而草衰

爾雅謂之鵙鵙伯勞也狀類鶷鶡而大左傳謂之

伯趙方言曰孤鷄鳴則草衰

澤雉啼而麥齊

澤雉如商庚春季之月始鳴麥平隴也

風翔則風

風禽鳶類越人謂之風伯飛翔則天大風

雨舞則雨

一足鳥一名商羊字統曰商羊一名雨天將雨則飛鳴孔子辯之於齊庭也

霜蜚則霜

鷫鷞鳥名其羽可爲裘以辟寒鷫鷞飛則隕霜

露翥則露

露禽鶴也古今注鶴千載變蒼又千載變黑所謂元鶴也子野鼓琴元鶴來舞露下則鶴鳴也鶴之馴養於家庭者飲露則飛去

林鳥朝嘲

林鳥朝之將翔也聚而噍啁

水鳥夜㖡山鳥巖棲

山巖之鳥多不巢

原鳥地處

鴟[illegible]鳥之屬是

靈鵲兆喜

鵲噪則喜生

恠鵬塞耳

一名休鶹廣雅曰江東呼爲恠鳥聞之多禍人惡之掩塞耳矣

鴽鶉野則義豢則搏

月令曰田鼠化爲鴽關東謂之鶉蜀隴謂之衛雀

而得食鳴相呼夜則羣飛晝則草伏馴養之久見食相猗鬬也

水鶩澤則羣擾則逐

鶩野鴨也飛止大澤之中羣處旣豢擾之惡其族類而相逼逐也

鸚鵡摩背而瘖

鸚鵡出隴西能言鳥也人以手撫拭其背則瘖瘂矣

鴝鵒剔舌而語

山海經謂之鸛鵒今人育其雛以竹刀剔舌本發之言語謝尚能作鴝鵒舞之

扶老强力

古今注云扶老禿鶖也狀如鶴大者高七八尺善與人鬪好蹈蛇脯羞一作炙食之益人氣力走及奔馬也

鸛鵒友悌

雀屬也爾雅曰鸛鵒鵲渠毛詩曰水鳥也大雀高人尖尾長喙頸黑青灰色腹下正白飛則鳴行則

搖又曰鶺鴒在原兄弟急難鶺鴒共母者飛鳴不相離詩人取以喻兄弟相友之道也

寀寮雝雝鴻儀鷺序

鴻鴈屬大曰鴻小曰鴈飛有行列也鷺白鷺也小不踰大飛有次序百官縉紳之象詩以振鷺比百寮雍容喻朝美易曰鴻漸于干于磐聖人皆以鴻鷺之羣擬官師也

鴳雀啁啁下齊衆庶

鴳籬鴳也雀屬衆人之象言多也

鶿鷧雄鶬牝𪈺

鶿雀也鷧也二鳥皆雄者足高雌者足短

鳩鵽雌前雄後

鳩鳲鳩也鵽大如鴿生關西爲鳥憨急二鳥雌飛則隨雌止則止雌常在前也

鷇將生子呼母應

鳥伏卵將成子鳴於鷇母應之

雛既生母呼子應

鳥既雛母呼則子應之

班鳩辨鷞

班次序也凡哺子朝從上下暮從下上他鳥皆不

梟鴟害母

梟在巢母哺之羽翼成啄母目翔去也

舒鴈鳴前後和

舒鴈飛成行也雌前呼雄後應也

羣棲獨警

夜棲川澤中千百爲羣有一鴈不瞑以警衆也

覆卵則鸛入水

鸛水鳥也伏卵時數入水冷則不毈取礜石周卵以助暖氣故方術家以鸛巢中礜石爲眞物也

鵞腿月

伏月卵則向月取其氣助卵也

霄鳫司夜行鳫主晝雄翼掩左雌羽掩右

爾雅曰鳥雌雄不可別者以翼右掩左雄左掩右

雌

物食長喙

食物之生者皆長喙水鳥之屬也

穀食短咮

注 鳥食五穀者喙皆短

搏則利觜

鳥善搏鬭者利觜

鳴則引吭

善啼鳴頸長也

毛協四時

春則毛弱夏則稀少而改易秋則刷理冬則更生

注 細毛自温

色合五方

倉鷹之屬以象東方木行朱鳥之屬以象南方火行黃鳥之屬應土行以象季夏白鷺之屬以象西方金行元鳥以象北方水行

羽物變化轉於時令

仲春之節鷹化爲鳩季春之節田鼠化爲鴽仲秋之節鳩復化爲鷹季秋之節雀入大水化爲蛤孟冬之節雉入大水化爲蜃淮南子曰鴽化爲鶉化爲鸇鸇化爲布穀布穀復爲鷂順節令以變形

也

乾道始終以成物性

生物者乾之始成物者乾之終隨時變化成就萬物之性也

附宋王楙補禽經說

章茂深嘗得其婦翁石林所書賀新郎詞首曰睡起流鶯語章疑其誤頗詰之石林曰老夫嘗得之矣流鶯不解語啼鶯解語見禽經余因求之禽經止一卷不載所著人名自漢七略隋經籍志唐藝

文志本朝崇文書亦皆不載觀其洞究物理殆非常人所爲觀埤雅及諸書述禽經所載而今禽經無之尚數十條如鶴以怨望鴟以貪顧雞以嗔視鴨以怒睨雀以猜懼燕以狂盱鶯以喜囀烏以悲啼鳶以饑鳴鶴以潔唳梟以凶叫鴟以愁嘯鵞飛則蜮沉鵙鳴則蚓結鵲俯鳴則陰仰鳴則晴陸生之鳥味多銳而善啄水生之鳥味多圓而善唼短脚者多伏長脚者多立凡此在今書多所不聞疑禽經非全本此語得之鮑東白余又觀之如鷺曰

成而受胎鶴影接而懷卵鴛鴦交頸野鵲傳枝此
見變化論鶴以聲交鵲以意交鵁鶄以睛交而孕
此見爾雅疏魚瞰雞睨鳥無肺胃蜃無臟見崇有
論此類甚多皆禽經所當收者鮑夷白謂禽經非
後人作

右師曠禽經一卷自漢七略隋經籍志唐藝文志
宋崇文書目皆不載陳氏書錄解題始列其目稱
晉張華注馬氏文獻通考因之而陸氏埤雅亦引
其說則是書葢唐宋間人所作而託名師曠豈以
其爲天下之至聰必能洞察物理而于禽鳥尤爲
得氣之先者耶如說苑博物篇載師曠告晉平公
東方有鳥名諫珂其爲鳥也文身而朱足憎鳥而
愛狐又說文鷞字下引師曠曰南方有鳥名曰羌
鷞黃頭赤目五色皆備豈即是經遺文許氏猶及

見之書已久亡而後人乃附會爲之耶今考禽經又無所謂鶬與諫珂者但引子野說鳳云云以冠篇首而其文實見大戴禮記易本命篇以家語參之則又子夏所聞山書之說也以是而託之師曠亦大無稽矣然則張華之注其可信歟亦非也華死事在惠帝初年而此引郭景純注爾雅則東晉時人也至引李膺蜀志顧野王符瑞圖皆梁陳間人時代尤懸絕足知此經注皆贋作以行世旣久故仍從唐宋叢書中采出以厠于漢魏作者之後

馬汝上王謨識

鼎錄

梁　虞荔纂　　金谿蔡映具校

昔虞夏之盛遠方皆至使九牧貢九金鑄九鼎於荆山之下于昆吾氏之墟白若甘攙之地圖其山川奇怪百物而爲之備使人知神姦不逢其害以定其祥鼎成三足而方不炊而自沸不舉而自藏不遷而自行九鼎既成定之國都桀有亂德鼎遷于殷載祀六百殷紂暴虐鼎遷于周成王定鼎於郟鄏卜世三十卜年七百天所命也及顯王姬德

大衰。鼎淪入泗水。秦始皇之初、見於彭城、大發徒
出之不能得焉。

金華山皇帝作一鼎、高一丈三尺、大如十石甕、像龍
騰雲、百神螭獸滿其中、文曰真金作鼎百神率服。復
篆書、三足、

漢孝景帝鑄一鼎、名曰食鼎、高二尺、銅金銀雜爲之
形若瓦甑、無足、中元六年造、其文曰、五熟是滋君子
嚼之。小篆書、

武帝登泰山鑄一鼎、高四尺、銅銀爲之、其形如甕、有

三足。太始四年造、其文曰、登于泰山。萬壽無疆。四海
寧謐。神鼎傳芳。大篆書、
元鼎元年、汾陽得寶鼎、即吾丘壽王所識之鼎高一
丈二尺、受十二石、雜金銀銅錫爲之、四面蛟龍兩耳
能鳴、三足馬蹄、刻山雲奇怪之象、紀靈圖未然之狀、
其文曰、壽考天地。百祥臻侍。山伏其靈。海伏其異。此
銘在底下、又別有銘、或浮或沉、皆古文複篆、此上古
之鑄造也、總有九枚、
昭帝元平元年、於藍田覆車山鑄一鼎高三尺、受五

斗。刻其文曰。宜君王。和四方。調滋味。去腥傷。小篆書。三足。

廢帝賀以天鳳六年登位。廢爲海昏侯。鑄一小鼎貯酒。其形若甕。四足。受二斗。其文曰。長滿上。小篆書。

宣帝甘露元年。於華山仙掌鑄一鼎。高五尺。受四斗。擬承甘露。刻其文曰。萬國伏。貽長久。鑄神鼎。承天酒。三足。小篆書。又建章宮銅人生毛。以爲美祥。作一金鼎埋之本宮。

元帝初元二年。鑄一鼎。大如甕。無足。其文曰。貢帝膳

鼎小篆書

成帝綏和元年匈奴平鑄一鼎其文曰寇盜平黃河清八分書三足高五尺六寸

哀帝元壽元年鑄一鼎貯酒高四尺三足其文曰羣臣元日用醴鼎小篆書

平帝元始五年鑄一鼎受二斗其文曰藥鼎三足八分書

王莽建國元年鑄一大鼎高一丈其文曰建國鼎莽自書埋之漸臺又作一鼎其文曰君臣之鼎並小篆

書三足。
後漢光武建元元年鑄一鼎其文曰定天下萬物伏小篆書三足高九尺。
明帝永平十年鑄一鼎於洛水高六尺其文曰蛟龍伏。大篆書三足。又鑄一鼎於穀水高五尺其文曰穀洛。小篆書四足。
章帝元和二年於北嶽鑄一鼎高四尺無足其文曰鎮地鼎。小篆書。
安帝延光四年鑄一鼎於少室山其文曰承露鼎。

篆書四足、
順帝永建六年鑄一鼎於伊水、名曰魚鼎高四尺三
足、
靈帝嘉平元年鑄一大鼎埋之鴻都門其文曰儒鼎
古書三足、
漢官儀曰開陽門夜直樓上、帝因作一鼎其文曰柱
鼎、一足如馬蹄、
蜀先主章武二年於漢川鑄一鼎名曰克漢鼎埋之
丙穴中八分書三足、又鑄一鼎沉於永安水中紀行

軍奇變又於成都武擔山埋一鼎名曰受禪鼎又埋一鼎於劒口山名曰劒山鼎。並小篆書皆武侯迹又時龍見武陽之水九日因鑄一鼎像龍形沉水中

蜀章武三年先主作二鼎一與魯王文曰富貴昌宜侯王。一與梁王文曰大吉祥宜公王。並古隸書高二尺

魏武帝鑄一鼎於白鹿山高一丈紀征伐戰陣之能古文篆書四足更作鼎於太子下名曰孝鼎。畫刻古來孝子姓名小篆書

文帝黃初元年。鑄受禪鼎。其文曰受祚鼎。小篆書。

明帝太和六年。鑄一鼎。三足。名曰萬壽鼎。小篆書。

吳孫權黃武元年。於彭蠡水沉一鼎。其文曰。百神助陽侯佚。三足。大篆書。又獵於樊山。見一姥問得何獸答曰。得一豹。曰何不截尾。遂為姥立廟。并作一鼎。文曰豹尾鼎。

孫亮建興元年。於武昌鑄一鼎。其文曰鎮山鼎。小篆書。三足。

孫皓鑄一鼎於蔣山。紀吳之歷數。八分書。

晉懷帝永嘉六年。鑄一鼎沉於瓜步江中。無文字。鼎似龜形。

宋王劉裕。晉永初三年。從秦中還紀功。鑄一鼎於九池。其文曰。沸秦洛。伏大漢。古篆書。

宋文帝得鰕魚。遂作一鼎。其文曰鰕魚。四足。

順帝昇明元年。有人於宮亭湖得一鼎。上有古文洵漢二字。

齊高祖諱道成。於齋中池內見龍。聞簫鼓聲。遂埋一鼎。其文曰龍鼎。真書。三足。

梁武帝大通元年。於蔣山埋一鼎。文曰大通。真書。又鑄一鼎。書老子五千言。沉之九江中。並簫子雲書。又天監二年安豐得一角靈龜。武帝遂作一鼎。投得龜處。

陳武帝即位。鑄一鼎文曰元勳鼎。沉于淛江。

陳宣帝於太極殿中鑄一鼎。文曰忠烈常侍丁初正書。

太公於渭水得玉璜。鑄一鼎。刻其文曰璜鼎。

秦丞相樗里子作一鼎。文曰智囊獨足古文大篆書。

荀况在嵩溪作一鼎。大如五石甕。表裏皆紀兵法。大篆書。四足。

張儀伐蜀。鑄一鼎。高三尺。文曰定蜀大篆書

李斯爲丞相鑄一鼎。其文曰。上丞相鼎。埋於上蔡東門。

蕭何爲丞相鑄一鼎。大如三石甕。自表巳功。其文曰紀功鼎。亦是何自作署書體。四足。

張陵在雲臺山得仙。作一鼎。寫丹經。埋於雲臺山下。

車千秋爲丞相。鑄一鼎文曰車丞相鼎。八分書。

司馬遷字子長。南遊採禹穴。作一鼎而小。記年月日

埋之泰望山。

黃覇爲穎川守神雀集。遂刻鼎記之。

孔光拜丞相鑄一鼎。文曰丞相博山侯大篆書

王商爲單于所畏。遂令鑄一鼎。刻記其功以勸功臣

楊震爲太尉。作一鼎。其文曰太尉鼎古隸書。

胡廣鑄一鼎。其文曰孝子鼎。八分書。

陳太邱鑄一鼎。藏于陘山

王允。字子師。郭林宗見而器之允自鑄一鼎。曰千里

八分書

王仲子爲大司徒。鑄一鼎。其文曰司徒鼎。大篆書

王朗爲司空。鑄一鼎。其文曰司空鼎。複篆書

董卓爲太師。鑄一鼎。其文曰太師鼎。古隷書

蔡伯喈爲侍中。封高陽侯。作一鼎。記漢家歷數。自書。藏于泰山。

諸葛亮殺王雙。還定軍山。作一鼎。埋於漢川。其文曰定軍鼎。又作八陣鼎。沉之永安水中。背大篆書。又於元武郡金山作二鼎。一大一小。並無文。時亮行軍。見

此山勢似有王者。故鎮之。

鍾繇魏文帝賜五熟鼎一

吳顧邕鑄一鼎。文曰顧元凱之鼎。八分書三足

陸遜破劉備軍。鑄一鼎紀功。其文曰破備鼎。

孔愉獲龜放之。遂作一鼎。刻其文曰孔敬康鼎。沉之於水。

張衡制地動圖。記之於鼎沉於西鄂水中。

王羲之於九江作書鼎。高五尺。四面周匝。書遍刻之沉於水中。真隸書。

右虞荔鼎錄一卷按東觀漢記廬江獻鼎詔召鄭衆問齊桓公之鼎在柏寢臺見何書春秋左傳有鼎事幾衆對狀除爲郎中是爲六朝文人隸事之始茲錄所隸鼎事凡七十有二而前三十五事古帝王鼎後二十七事卿大夫鼎又與陶氏刀劒錄體例略同此二書俱不載隋經籍志唐初人類書於鼎與刀劒門亦未見稱引至宋吳淑事類賦始於劒事引陶錄十二條鼎事引虞錄十三條文亦互有詳略不必據改惟叢書元本第一條云金華

山皇帝作一鼎皇帝疑當作黄帝史記黄帝採首山銅鑄鼎於荆山葢言鼎事莫有先於此者而茘所自敘託始虞夏則又不知此所指果即黄帝否也馬驌繹史引作黄帝故仍闕之以俟知者汝上王謨識

古今刀劍錄

梁　陶宏景纂　　金谿蔡映階校

夫刀劍之由出已久矣。前王後帝。莫不鑄之。但以小事記注者不甚詳錄。遂使精奇挺異。空成堙沒慨然有想。遂爲記云

夏禹子帝啓在位十年。以庚戌八年鑄一銅劍。長三尺九寸後藏之秦望山腹上刻二十八宿。文有背面面文爲星辰。背記山川日月。

啓子太康在位二十九年。歲在辛卯。三月春。鑄一銅

劍。上有八方。面長三尺一寸。頭方

孔甲在位三十一年。以九年歲次甲辰。採牛首山鐵。

鑄一劍。銘曰夾。古文篆書。長四尺一寸。

殷太甲在位三十二年。以四年歲次甲子。鑄一劍。長

二尺。文曰定光。古文篆書

武丁在位五十九年。以元年歲次戊午。鑄一劍。長三

尺。銘曰照膽。古文篆書

周昭王瑕在位五十一年。以二年歲次壬午。鑄五劍。

各投五嶽。銘曰鎮嶽尚方。古文篆書。長五尺

簡王夷在位十四年。以元年歲次癸酉。鑄一劍。長三尺。銘曰駿。大篆書。

秦昭王稷在位五十二年。以元年歲次丙午。鑄一劒。長三尺。銘曰誠。大篆書

秦始皇在位。三十七年。以三年歲次丁巳。採北祇銅鑄二劍。銘曰定秦。小篆書。李斯刻。埋在阿房宫閣下。一在觀臺下。長三尺六寸。

前漢劉季在位十二年。以始皇三十四年。於南山得一鐵劒。長三尺。銘曰赤霄。大篆書。及貴常服之。此即

斬蛇劍也。

文帝恒在位。二十三年。以初元十六年歲次庚午。鑄三劍。長三尺六寸。銘曰神龜多刻龜刑。以應大橫之□崩。命入乎武宮。

武帝徹在位。五十四年。以元光五年歲次乙巳。鑄八劍。長三尺六寸。銘曰八服。小篆書。嵩恒霍華太山五嶽。皆埋之

宣帝詢在位。二十五年。以本始四年鑄二劍。長三尺一曰毛。二曰貴。以足下有毛。故爲之。皆小篆書。

平帝衎在位五年。以元始元年歲次辛酉掘得一劍
上有帝名。因服之。大篆書
王莽在僞位十七年。以建國五年歲次庚午。造威斗
及神劍。皆鍊五色石爲之。銘曰神勝萬里伏。小篆書
長三尺六寸。
更始劉聖公在僞位二年。自造一劍。銘曰更國。小篆
書
後漢光武秀在位三十三年。未貴時。在南陽鄂山得
一劍。文曰秀霸。小篆書。帝常服之

明帝莊在位十八年。以永平元年歲次戊午。鑄一劍。
上作龍形。沉之於洛水中。水清時。常有見之者。
章帝炟在位十三年。以建初八年鑄一金劍。令投於
伊水中。以厭人膝之怪。宏景按水經云。伊水有一物
如人膝頭有爪。入浴輒沒不復出。
安帝祜在位十九年。以元初六年鑄一劒。藏峨眉山。
疑山王也。
順帝保在位十九年。以永建元年鑄一劒。長三尺四
寸。銘曰安漢。小篆書。後改年號。

靈帝安在位二十二年。以建寧三年鑄四劒。文曰中興。一劒無故自失。並小篆書。

魏武帝曹操以建安二十年。於幽谷得一劒長三尺六寸上有金字。銘曰孟德王。常服之

齊王芳以正始六年鑄一劍。常服之。無故自失。但有空匣如故。後有禪代之事。兆始於此。尋爲司馬氏所廢。

蜀主劉備以章武元年歲次辛丑。採金牛山鐵鑄八劍。各長三尺六寸。一帝自服。一與太子禪。一與梁王

理。一與魯王永。一與諸葛亮。一與關羽。一與張飛。一與趙雲。並是亮書。皆作風角處所有令稱元。造刀五萬口。皆連環。及刃口列七十二鍊。柄中通之。兼有二字。房子容曰唐人尚書郎李章武。本名方古。貞元季年為東平帥。李師古判官。因理第掘得一劍。上有章武字。方古博物亞張茂先。亦曰蜀相諸葛孔明所佩劍也乃改名師古為奏請為章武焉。蓋蜀主八劍之一也。

後主禪延熙二年造一大劍。長一丈二尺。鎮劍口山

往往人見光輝。後人求之不獲。

吳王孫權以黃武五年。採武昌銅鐵。作千口劍萬口刀。各長三尺九寸。刀頭方。皆是南銅越炭作之。文曰大吳。小篆書。又赤烏年中有人得淮陰侯韓信劍。帝以賜周瑜。

孫亮以建興二年鑄一劍。文曰流光。小篆書

孫皓以建衡元年鑄一劍。文曰皇帝吳王。小篆書。

晉武帝司馬炎以咸寧元年造八千口刀。銘曰司馬

懷帝熾以永嘉元年。造一劍長五尺。銘曰步光。小篆

書。

成帝衍以咸和元年。造十三口刀。銘曰興國

穆帝聃以永和五年。於房山造五口劍。銘曰五方單

符。隸書。

孝武帝昌明以大元元年。於華山頂埋一劍。銘曰神

劍。隸書。

宋武帝劉裕以永初元年。鑄一刀。銘其背曰定國。小

篆書。長四尺。後入於梁

少帝義符以景平元年。造一刀。銘曰五色。小篆書。

後廢帝昱以元徽二年於蔣山頂造一劍銘曰永昌篆書

順帝準以昇明元年掘得一刀銘曰上血其刀照一室帝奇之至二年七月帝使楊玉候織女玉候女不得懼死用以弑帝果如銘故知吉凶其徵先見矣

齊高帝蕭道成以建元二年造一刀銘曰定業長五尺篆書自制之

明帝鸞以建武二年造一刀銘曰朝儀長四尺小篆書

梁武帝蕭衍以天監二年即位。至普通中歲在庚子。命宏景造神劍十三口。用金銀銅錫鐵五色合爲之。長短各依劍術法。文曰服之者永治四方。並小篆書

諸小國刀劍。總在此

前趙劉淵以元熙二年。造一刀。長三尺九寸文曰滅賊。隸書。

後趙石勒以建平二年。造一刀。用五百小工。用萬人頭尖。長三尺六寸銘曰建平隸書勒未貴時。耕地得一刀。銘曰石氏昌。篆書

石季龍以建武十四年造一刀、長五尺銘曰皇帝石氏隸書

後蜀李雄以晏平元年造刀五百口、文曰騰馬隸書

前凉張寔造刀百口、無故刀盡失文曰霸

後魏昭成帝拓跋犍、以建國元年於赤冶城鑄刺刀十口、金鏤赤冶字、

道武帝珪以登國元年於嵩阿鑄一劒、銘曰鎮山隸書、

明元帝嗣以泰常元年造一劒、長四尺銘背曰太常、

至眞君元年、有道士繼天師白爲帝造劍、長三尺六寸、隸書因改元眞君、

宣武帝恪以景明元年、於白鹿山造一刀文曰白鹿。隸書、

前秦符堅以甘露四年造一刀、用五千工、銘曰神術。隸書、

前燕慕容儁以元璽元年造二十八口刀銘曰二十八將隸書、

後燕慕容垂以建興元年造二刀、長七尺、一雄一雌、

隷書、若別處之則鳴、

後秦姚萇以建初元年造一刀銘曰中山長三尺七寸、隷書

西秦乞伏國仁以建義三年造一刀、銘曰建義隷書、

後凉呂光以麟嘉元年造一刀、銘背曰麟嘉長三尺六寸、

南凉禿髮烏孤以太初三年造一刀、狹小、長二尺五寸、青色、匠人曰、當作之時、夢見一人被朱服、云吾是太一神、來看汝作、云此刀有獻必鳴、後落突厥、可汗

所有也、

南燕慕容元明以建平元年作刀四口、文曰建平、隸書、

西京李暠以永建元年造珠碧刀一口、銘曰百勝、隸書、

北凉沮渠蒙遜以永安三年造刀百口、銘曰永安、隸書、

夏州赫連勃勃以龍昇二年造五口刀、背刃有龍雀環、兼金縷、作一龍形、長三尺九寸、銘曰、古之利器、吳

楚湛盧大夏龍雀名冠神都可以懷遠可以柔邇如
風靡草威服九區宋王劉裕破長安得此刀後入於
梁

吳將刀

周瑜作南郡太守造一刀背上有盪寇將軍字八分
書

蔣欽拜列郡司馬造一刀文曰司馬隸書

周紡平擊曹公勝拜平虜將軍因造一刀銘背曰紡
平

董元成少果勇、自打鐵作一刀、後討黃祖於蒙衝河、
元成引刀斷衝頭為二流、拜大司馬、號斷蒙刀
潘文拜偏將軍、為擒關羽、拜固陵太守、因造一刀、銘
曰固陵

朱理君少受征討黃武中、累功拜安國將軍、作一佩
刀文曰安國、

關羽為先主所重、不惜身命、自採都山鐵為二刀、銘
曰萬人及羽敗羽惜刀、投之水中、

張飛初拜新亭侯自命匠鍊赤朱山鐵為一刀、銘曰

新亭侯蜀大將也後被范強殺強將此刀入於吳

諸葛亮定黔中從青石祠過遂抽刀刺山投刀不拔而去行人莫測

黃忠漢先主定南郡得一刀赤如血於漢中擊夏侯軍一日之中手刃百數

魏將刀

鍾會克蜀於成都土中得一刀文曰太一會死入帳下王伯昇伯昇後渡江刀遂飛入水

鄧艾年十二曾讀陳太邱碑碑下掘得一刀黑如漆

長三尺餘刀上常有氣淒淒然時人以爲神物

董卓少時耕野得一刀無文字四面隱起作山雲文斵玉如泥及卓貴示五官郎將蔡邕邕曰此項羽之刀也

袁紹在黎陽夢有一神受一寶刀及覺果在臥所銘曰思召紹解之曰思召紹字也

郭維於太原得一刀文曰宜爲將後遂爲將軍及與蜀將戰敗失此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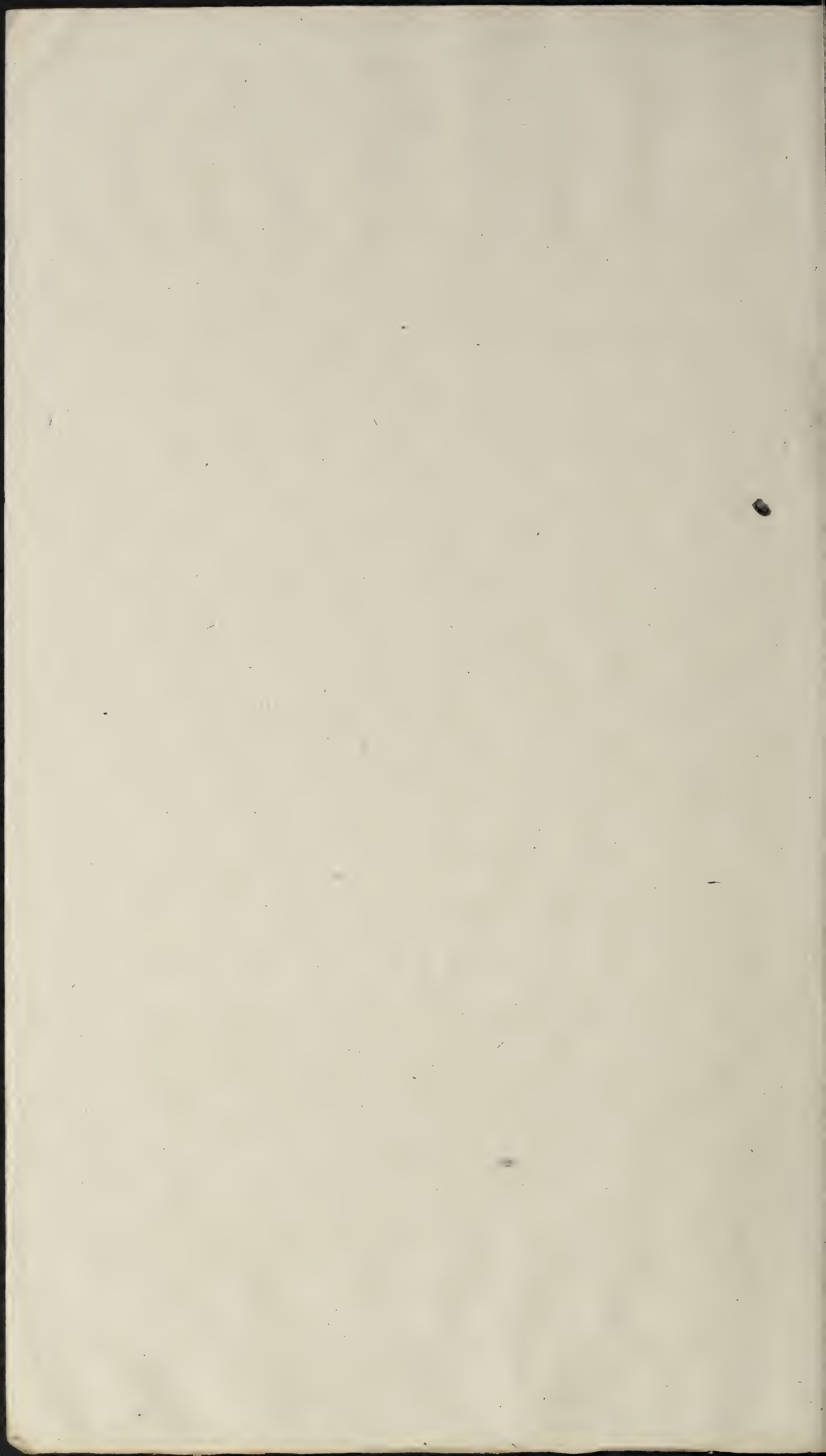
王雙曾於市中買得一刀賈八日得之者貴因不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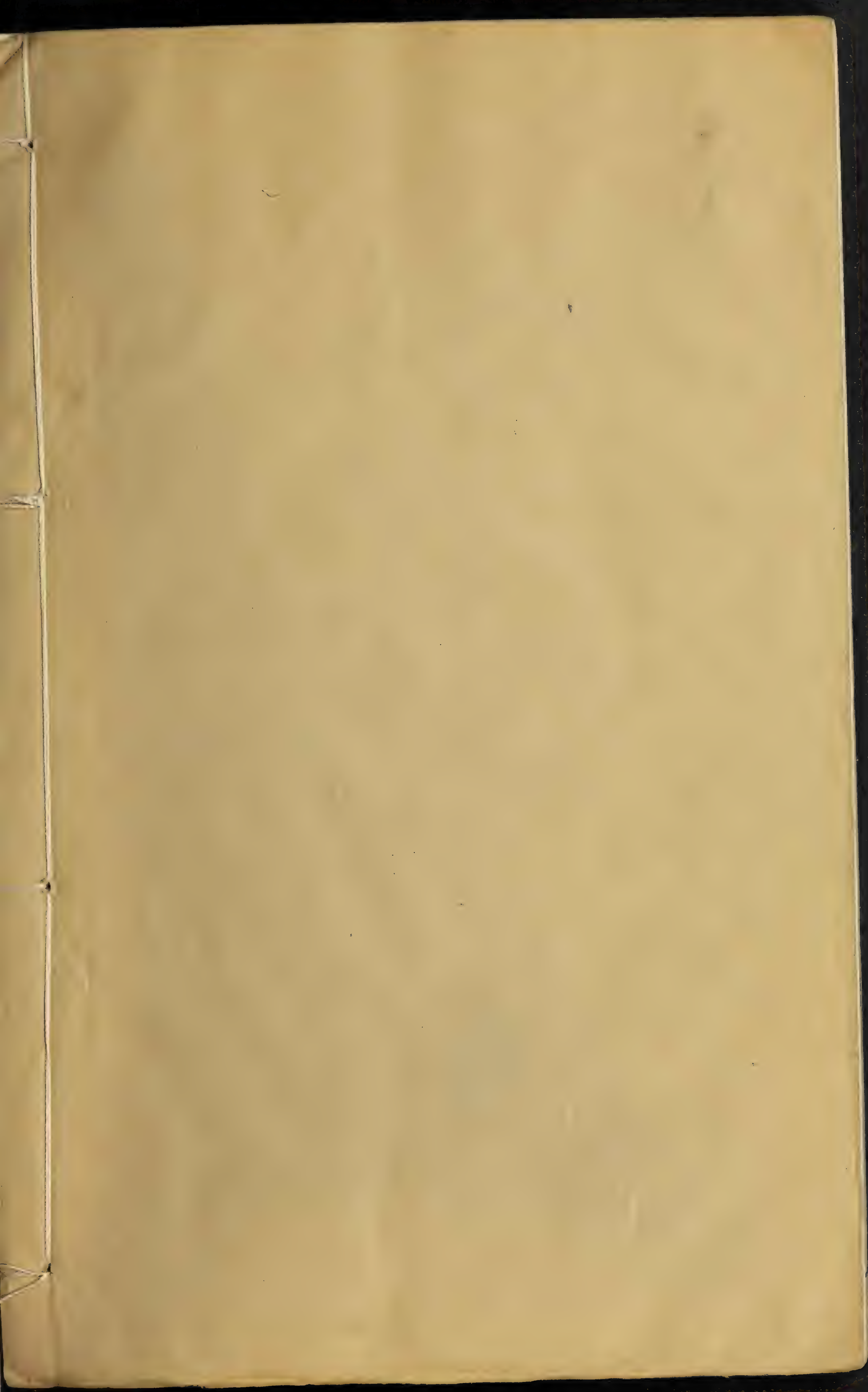
後佩之爲魏將後與曹真一刀換也

古今刀劒錄終

右陶宏景古今刀劒錄一卷備載古帝王所鑄作刀劒起夏后啟訖梁武帝其自序謂前王後帝莫不鑄之尚已然其後又載有諸小國刀劒并三國諸名將刀則如春秋時吳王闔閭越王勾踐所命劒工若干將歐冶鑄成龍淵太阿純鈎湛盧豈不足當諸小國名將何以盡棄而不錄耶抑以其詳見吳越春秋越絕等書故不復論列也是錄固不免遺漏而後之校刊是書者復少詳審如於蜀主劉備采金牛山鐵鑄八劒條下引房子容云云是

記唐人說此劍事應別爲一行或用小字夾注不合混入本文又稱元當作蒲元乃人姓名諸葛武侯掾屬藝文類聚載有蒲元傳云性多奇思爲諸葛亮鑄刀三千口言漢水鈍弱不任淬用乃命人於成都取江水淬刀因曰神刀即此故事則此稱元爲蒲元之譌無疑也後又脫去蜀將刀一行茲因例從叢書元本重刊不及改正仍分別記此俾學者得有所考焉汝上王謨識





天祿閣外史序

黃叔度所著外史八卷議論醇雅氣象明裕寡而盡美婉而成章得國語左氏之體而無其艷擬子長孟堅之雄而無其陋皆孔氏之遺言逸論而書史之所不載者也試讀一過誠有



令人毛髮冷冷凜然透骨精神爽達
樂而忘倦者春華明而秋雲斂江濤
雄而蛟龍鳴一造化自然之昭著豈
人之所能與其工哉考之當時與叔
度益舉孝廉如周子居艾伯堅郅伯
當封武興盛孔叔此五人者皆產於

汝南而文章事業寥寥無聞而叔度獨有仲尼作春秋之志扶世敎植人紀眞漢世隱君子之出類者矣宜其見推於林宗受式於元禮而一時諸君子咸高讓之也然此書不恒有於世僅出於晉後藏於唐之田宏萬卷

樓復流散不傳至宋韓淯學士乃得之祕閣典籍中加之以論贊豈斯文之絕續果有數乎世又有疑之者以范曄不立傳必其未見此書而當時諸侯王所封之國不免有一二之舛況叔虔之高駕又非漢之諸侯王所

能聘者其文多自述之辭雖或出於弟子之所記而事不徵諸列國似或類於左氏之誣未可知也晉謝安直褒此書而不辨其同異何耶意者晉時隱君子值晉室之末運忠憤激裂而不敢言託爲此書引類屬諷言之

者無辠聞之者足以勸其或然與初
予承乏翰林三山林公手授是編曰
此某三世家藏也吳中亦得見此不
耶後二十餘年乞歸休去日與仲山
徐公論文林下因檢出以示人僉曰
是不傳之祕也一時學者爭手抄而

私寶之余恐其未知所從得也故書
之簡端嘉靖二年乞恩致仕姑蘇守
溪王鏊撰

外史總評

晉謝安曰桓帝初政朝野咸望其中興賢士濟濟于國黃憲爲安帝時名儒隱居不仕樂道于愼陽之野帝幼時聞其名及卽位屢聘不就故天下號爲徵君帝後荒於政權移閹人黨錮蒙難海內騷然徵君寓遊息國有感於異鸞乃歷聘諸侯以與漢室爲己任退與子翁陸續之徒著外史五萬餘言厥志微矣

唐田宏曰東原黃叔度所著天祿閣外史一書實繼春秋而作者也其文章奇古典雅有先秦以上之體

非劉向揚雄輩可及此史流于晉桓溫惡其諷時譏世而焚之故此史往往不傳梁昭明太子慕其文以千金搆於天下竟無所獲迄於聖唐此史稍出予素嗜經史百家之書嘗築樓以藏天下遺籍及得此史乃歎曰天祿石渠承明著作之庭何先此史而創乎今讀其文誠古之良史也竊又疑之當時諸侯封建之國考之漢書所載又有不盡合者如東漢都於大梁即魏國也而此史有說魏王之文十餘篇詎有天子降而爲王乎況叔虔本一舍光灑秀之士其部安

帝之聘而不就孝廉之辟所謂不事王侯高尚其志
叔度有焉豈辭君聘而苟就諸侯之遇又必不然也
大抵此史之作。率多寓言憂國者非徒翫其文惟取
其志而已矣。

陸贄曰。外史一書世所罕有其議論皆經濟之學。王
佐之才或以為晉初竹林諸賢所作未可知也

翼聖江氏曰。史稱申。屠蟠超然免於評論而黨錮之
禍有至鬻身為傭苟免誅署者且後為幾先獨黃叔
度歷聘諸侯王。若建標而樹招焉。卒以無虞此所以

加人數等也當時諸賢固以顏子況之而宋儒亦以是科居用之則行舍之則藏叔度無愧色矣獨其文字稍有時詮不類東京至其忠國悱世即事納牖有子輿氏之風晉人脫而疎于事必非所及

外史目錄

卷一賓韓文二十一篇

卷二

卷六

外史目錄終



天祿閣外史卷一

漢　汝南黄憲著　金谿羅嗣忠校

賓韓文

巡幸

天皇幸于蒼梧。楊秉諫曰。臣聞聖辟不徹政而玩世。哲主不輕權而荒體。非有碩功駿烈。銘諸人心。而可以觀諸侯也。昔禹治水。平壤區畫萬國。以鎮民神。故巡狩諸侯百姓。若捧太陽之餘光。瞻候雲之潤氣。故臨九河而頌禹烈。躡會稽而懷禹功。夫先王之於巡

狩亦不得已驅馳車駕經越山川祀之以歲月者豈荒於遊觀哉陛下龍飛初躬勤于政天下想太平之風日食則赦地震則省此初政之勤是矣安順之朝貴戚怙寵以賣威福于天下延及今日海內愁困相尋以兵市無商賈陛下則以爲清淨之治饑民號泣陛下則以爲雞犬之鳴由此觀之姦臣之壅也亦衆矣陛下不悟其姦而高拱無爲以聽其亂又爲巡幸之舉駐驆蒼梧輕玩萬乘涉不測之地匱楚國之財通奸臣之隙而宮闈若壘臣恐蒼梧之雲向陛下而

增悲也。請聖駕還宮以慰邦畿臣民之望天皇納其言是歲京師三輔地震

洎曰危言激論可爲諫君之法

燕言

徵君遊古息國寄慨而吟有燕憇于枯榆而言曰息國無君吾子奚爲此遊也徵君聞而怪之乃叩曰汝燕也何以能言對曰吾乃桓靈之鬼也是爲幽厲炎炎之室其將頹乎汝其輔諸侯言畢而泣遂飛於冀州之墟徵君語弟子曰其怪也若是此亡國之象也

小子其識之哉乃以杯酒酹地而誓曰漢室不靖奈倉黔何燕言息國枌榆之柯負君之靈曰吾乃幽厲炎炎者傾汝其輔之憲也狷介不敢以徼天道悠悠物有信然其恠也耶其靈也耶若天假于言靈假于物憲敢不唯命竭股肱之力以報所天徼君既作息而歸見郭泰立于庭郭泰問曰子焉適而至暮也曰甫釣于汝水之濱樂而忘歸是以暮也曰然則子何爲而有憂色耶曰不得魚則樂得魚則憂曰子何以不得魚爲樂乎曰甫亦樂魚之樂而亦憂魚之憂也

不得則縱得之則烹魚樂于縱而憂于烹今吾之憂是魚得其餌而吾得其魚也故憂然則今之爲士者皆得餌之魚乎郭泰笑曰子其縱矣窺子之意將于室以爲壑諸侯以爲池洋然縱之而赴于壑是子以王室爲憂乎曰微子不吾知也子且休矣乃取琴而歌郭泰喟然曰子之琴于斯也其箕子麥秀之歌而託諸琴乎遂合榻移日而去

交情

李膺訪徵君於衡門雪甚道遇郭泰而問曰子得見

叔度耶曰泰也以布衣交安得不見子以軒冕交亦軒冕者謁之耳安得見李膺有慚色乃稅駕于野與郭泰乘蹇驢而造焉有樵者臨溪浣足而歌曰衡門之雪霏霏兮有客緼袍寒谿澹而無聲兮木落遠皐二子聞而凄然時童子候門見二子來振衣長嘯而入徵君及階迎之復見郭泰而喜謂李膺曰甫久不見元禮也李膺再拜而道曰膺以羈故不能仰挹清範戾也久處僻壤每聞令音私自暢滌往歲發使者賫以咫尺之書穢以不腆之饋亦惟是菱篨以相達

也子何辭吾以饋而報吾以書乎徵君答曰慤也聞之貧者不報人以幣故辭于使猶報也夫饋而以幣分君祿也以君之祿而饋人故亦以君之祿而完也完祿而報書均無得焉慤之卜廬于斯也春秋之期有牲醪足以供祭一日之餐有蔬食足以爲嘗晝則杜門有琴籍足以爲娛夜則寄臥有蒲榻足以爲安豈復餘乎夫受而不報恥也不能報而受之亦恥也故君臣以全義兄弟以全愛夫婦以全禮朋友以全恥古之道也李膺曰膺也陋不能測子之度若漢室

結難、雖整步之儒、咸劾驅馳之勞、章句之士、咸奮鉛刀之力、而況子之偉乎、郭泰隱几而臥、徵君謂曰、林宗已卜車于蓼寨中、泰應之曰、聖軌賢轍、一行一藏時哉、各努力也、是歲梁冀作亂、

兵法

有巨盜攻冥阸之關、一郡大恐、居民遁逃、而無所歸、賊有名司馬龍者、力敵三軍、勇冠百萬、懸千錢于百步之外、箭九發而九破、以此擅譽、時羣盜將陷關、司馬龍曰、吾聞郡有黃叔度、未可攻也、乃結營於關郊、

有司聞之匍匐詣於徵君之廬以綺輿迎之徵君辭曰憲汝南鄙人也未嘗入簿書之室遊刑罰之庭是以不諳國家大議盍訪諸耆高乎有司詣曰徵君王佐才也何足辟讓賊令不職不能靖安土壤使男女愁歎父老奔走羣盜以殺掠為名屯於冥阸聞徵君之賢故未敢驟攻而勢已破矣誓不往是絕百姓以乘寇也徵君奚安乎遂行徵君以綸巾元服乘輿至闕下謂諸將曰聞賊中有司馬龍其人勇而能射所向無不殘滅者必誅之為刑若以計劫之猶開道而

放熊終爲人患夫靖一郡而貽患于他胡可忍也且以動王室故以討死之者安以討禦之者半有司及諸將謝曰民之福也敢問討安所出徵君曰敵善射則不可輕用其將敵負勇則不可輕用其卒故兵家設機于虛實之間是以決勝夫敵之所謀者在內而不在外吾之所謀者在外而不在內此兵之所緣而虛實也諸將曰何謂謀在外而不在內徵君曰試之乃令壯士百人執戟守關以文武四臣攝之諭以兵情間道而出遠近埋伏騎卒遊其間令關吏登堠舉

烽。關外烏雀皆驚使賊衆不疑伏兵在外。又令關下勿擊柝示以懈禁徵君鼓琴帳中司馬龍聞之、笑曰、此必叔度作閒態也吾知其弱矣。遂急攻關門、賊衆曰關不擊柝而鼓琴、此詐也、內必有伏、且勿攻、司馬龍曰吾聞黃君多謀而默以六經爲文、六韜爲武、令吾衆臨關、彼優然鼓琴而戲敵、計誠詐也、且待其畔、徵君謂諸將曰賊中矣、擒之何有、復令壯士舉烽火後隊伏兵亦舉火應之大呼曰救至賊衆駭。亦舉火以視。延燒空舍。火光燭雲。徵君令關內勿舉烽煙氣

昏憯壯士守關者皆寂杳不宗成列而不敢動司馬龍曰救至而內不應吾料伏曰疲矣救必懼而不逼遂躍馬彎弓而前擊之其後隊步卒且進且退火遥不相接欲勒馬而歸營前隊伏兵鼓之而起司馬龍橫戈馬前向衆呼曰得火尚可戰也賊衆亂步卒與騎馳其後而襲之司馬龍失火不能戰自刎而死賊衆追及見纓汗血中哭曰司馬將軍死矣吾輩何以生爲皆自殺一郡悉平徵君之是舉也不傷一民不匱一庫而措汝南於枕席之上可謂奇矣君子曰運

籌帷幄決勝千里其叔度之謂乎

祝頌

天皇封徵君以愼陽之田又以蒲輪糸纁聘之徵君上表辭曰臣昧死言嚮者豻犴之勞奚補于社稷哉以天皇之明不察臣之非劣而聽左右之譽賜臣以愼陽之田寵臣以蒲輪榮臣以糸纁竊以爲禮遇之過也昔者許由抗志於唐堯務光執節於殷湯二子者亦遭際聖世而蒙隆禮殊錫之光竟辭而不就以窮困其身天下不以堯湯爲棄賢也且有令名臣賢

岸許由智非務光而有堯湯之遇極寵錫之榮以嘉菲臣故草木落于待黃之秋而衡門之蒿獨茂塵礫沸于會風之候而寒谷之雲不飛亦以休風之宣暢而聖情之凝鬱也臣實惡焉是以荷日月之餘輝而流汗交襟惕然而怖慄者有以也臣自揣不能從事於輔弼之列而厠于吁咈之廷矣臣願天皇聖明愼刑罰躬節儉禮儒臣放佞人以疏骨鯁忠言之路容臣于草莽歌詠鼓琴以揚仁風擊壤以鳴聖澤此臣之所以仰祝于天皇也臣北面稽顙彌增感激待命

草間無所逃遁謹上表以聞天皇深允其奏然卒不能用也是歲命丞相以下講老子於太清殿匈奴寇雍冀三州南人叛

去惡

梁冀之誅徵君謂袁閎曰甫聞去惡未者易去惡根者難袁閎曰子何不效斧斤之力而去其根乎徵君曰聞者國家多故典刑蕩然得意而遷善雖忌忠而必賞失意而淪怨雖寵倖而必誅薄賞厥忠故厚誅之薄誅厥倖故厚賞之異賞而同誅殊勞而同辱是

賢不肖淆也夫淆不可以致士淆則賢者難為淸不肖者難為濁故賢者死于憂患而不肖者死于安樂也淆其臣卒以自淆淆主在上則潔士在下孰可致也夫上林之材非井無惡木淸渭之流非井無濁波有道之朝非無佞臣顧明王之馭耳是以舜誅四凶賢類顯焉紂戮比干佞臣用焉此皆不淆之主也戮賢而近不肖其過也闇猶可悔也以賢不肖而淆之其過也辭不可理也故秦以淆而亡愼到曰得馭者調其駁失馭者逸其驥其是之謂乎

韓洎曰、梁氏既誅單超徐璜左悺唐衡貝瑗等嗣亂其後、曹節王甫之徒惡浮於梁冀五邪流衍朝廷。而黨錮之難作梁氏之誅果何益于漢室哉

機論

韓王見徵君、徵君方耕而歸望韓王之軒、棄鋤而隱之、韓王返國、他日又見、親以幣將於庭徵君乃就載以歸、謀甫王室之策、徵君是以不能辭於諸侯、韓人有善奕者、以奕說徵君曰、子知奕之道乎、徵君曰不知也、奕者曰吾與子奕之可乎曰、夫奕以機勝以不

機敗吾不能機何奕之爲曰子惡機而不奕不知子之機過于奕乎曰何爲其然也曰奕之機虛實是已實而張之以虛故能完其勢虛而擊之以實故能制其形是機也員而神詭而變故善奕者能出其機而不散能藏其機而不貪先機而後戰是以勢完而難制雖然此特奕之道耳若機之流于衆妙也肆而淵乎羲皇得之而畫其卦神農得之而藝其穡軒轅得之而貪其兵勳華得之而禪其器夏禹得之而驅其澤殷湯得之而陳其網周武得之而會其鉞耆頡得

之而洩其文。女媧得之而煉其石。許由得之而洗其耳。儀狄得之而制其酒。造父得之而神其御。后羿得之而精其射。伊尹得之而負其鼎。公輸得之而雲其梯。甯戚得之而扣其角。伯牙得之而鼓其琴。老聃得之而守其谷。孔子得之而擊其磬。昔有抱甕者。惡桔槔之機而不用。然烏知抱甕之爲機乎。由此觀之。天地萬物皆機也。機其運于應物之所。動于無形之源乎。今子之出也。將以仁義爲機而運諸侯于掌上。籍兆民于軌物。經之綸之。弛之張之。吹之噓之。若噫氣

之雄風而解駭乎萬竅其機也如是弈何有哉夫聖人以仁義爲機賢者以禮信爲機謀士以術數爲機辯士以縱横爲機此機者皆利于諸侯而顯名者也吾子其握聖人之機以游說諸侯則漢室可舉矣當今之時得機者顯得聖賢之機者貴不可限子翁而不張亦何取于機也盍奮而張之噫仁義之氣而解衆庶之鬱哉徵君曰吾將機乎

形勢

徵君說韓王曰夫諸侯之國有爲天下樞者莫如韓

韓固戰國也宛穰襟其東大乘峙其南武關亘其西成臯鎮其北韓之形勢足以扞四面之敵通諸侯之盟而中臨天下呼則諸侯應招則諸侯來若長江盤紆於中而九派之流爲之爭赴而下注也以韓之壤地視諸侯之疆孰廣焉韓之人民視諸侯之衆孰勇焉以諸侯之譽望視賢王之聲孰美焉是三者皆無出于王之右矣自大禹創業于夏申伯受封於周楚子設險于方城秦人用武於南陽故韓之國實英雄致王定霸之壤也漢與凡南陽之勢遠控乎西京以

為羽翼新室翦漢二雄割據光武倚舂陵而發跡更始臨淯水而建號皆韓之南陽也賢王承九葉之運當天下之樞昭之以令德修之以文武暢之以禮樂可以會盟諸侯而光濟王室夫南陽智士之所出也賢王能折節下士而選豪俊于南陽之衆與之謀國而靖民以顯其業無使百里奚之事于秦而范蠡之謀于越也賢王據此而不圖臣恐天下之形替矣夫擁成皋之固以為金湯採析邑之鐵以為劒戟登魯門之關以揮勁戈遏淮水之流以飲疲馬臣固知賢

王之無功也夫王室之盈虛係于韓王室之强弱係于韓王室之安危係于韓王若不修德則王室必虛必危必弱王若修德則王室必盈必强必安自然之勢也賢王欲輔王室而不修德是猶大舟之濟江河而焚其楫也其不能濟亦明矣此臣所以爲賢王計也臣布韋之士蒙賢王一顧之殷遇臣以不次之禮是以披素露膽于賢王之前也王其圖之

韓洎曰此篇乃徵君說諸侯王第一策忠義之氣激揚慨切藹然於言外其視戰國蘇秦張儀之輩

直霄壤矣乎、

災異

桐栢山崩、淮水潰決、棗昜之民、死者大半、韓王憂、命左右告於徵君曰、桐栢韓之巨鎮也、今崩、王室必有難、其若之何、徵君不答、左右返見韓王曰、臣以君之命告于黃徵君、徵君傲而不應、是無禮于君也、請逐之、韓王曰、國有大咎、而又逐士、寡人之戾益矣、是寡人不能恭、而使左右以寄命、能無傲乎、遂命駕而見徵君、徵君方鼓琴、韓王詣其館而謂曰、叔度其凉哉、何不

弔寡人而乃鼓琴以娛也徵君對曰臣聞之國之脩短吉凶卜于龜士之兆卜于琴瑟今臣之鼓琴也始彈白駒其聲戾以殺繼而彈關雎其聲婉以和臣故得禮於賢主也請問何憂韓王曰寡人不德不能舉職于山川遺戚王室寡人是懼敝邑三歲無稔邑將爲墟今桐柏告崩淮水潰決以溺我人民蕩我禾黍傾我廬舍寡人雖象不能施號於敝邑亦先君所封也寡人是以徼福敝邑之山川而天賜之以禍何以示民茲賴徵君之明德以庥寡人幸毋棄也徵君曰

有是乎哉、憲也未之信也、請與王觀焉、遂涉淮而登桐柏、水溢于境者方數百里、林不露巢、城不見堞、男女之尸矯如巨魚、被髮而浮於波瀾之莽、王歎曰、自孔子觀呂梁、以來未有此水也、徵君斂容而對曰、彼猶得蹈水之術、今之蹈者、其無術乎、不然何傷之多也、豈惟韓國之禍、王室其必有難乎、是歲匈奴寇邊、黑霧三日如夜、君子曰、幽厲之氣彰矣、

問兵

韓王問兵于徵君、徵君辭曰、臣禮樂之士也、不能以

軍旅對韓王曰寡人聞之治世則用文亂世則用武用武之世奚事禮樂哉徵君對曰夫君子修文德于用武之世寓陽道也故百姓和而易霸修武德于用文之世寓陰道也故王室備而易隆今以用武之世而不修文則諸侯皆雄鄰國無釁何以樹伯王之功哉若以武雖强弱殊效而百姓之踐均也王何緩禮樂而急戎事乎臣是以不敢對也韓王曰昔齊桓陳師於召陵以聲楚而遂建九合之績秦王出兵于函谷以逆敵而足收六國之形孰非用武之明效哉春

秋戰國以迄於今談兵者雲集角武者熛舉上則折
衝于帷幄下則覆軍而殺將當此之時禮樂無有也
夫制敵者非揖讓之化強國者非威儀之容故禮樂
不可治于用武之世也明矣徵君奚隱厥術而不以
誨寡人歟是使寡人無奮也徵君對曰禮兵之紀也
樂兵之精也其紀如梯其精如醴故禮以制其容樂
以導其氣列之以行伍作之以金鼓飾之以旌旗明
之以弓劒節而後舉利而後動故能克敵而定戮桓
文之兵昧禮樂而猶足以節制是以霸其身而天下

謂齊晉能諸侯、若兼之禮樂而節制、奚翅乎霸、且賢王不聞有苗之格乎。虞廷之舞、聞其干羽矣。而未聞以其兵也。豈有苗之悍不若今之胡虜哉、亦干羽者乃有虞之所以爲兵也、至春秋戰國之君、以百姓爲蟣蠓。以刀鋸爲金帛。苟有匹夫高枕而臥者。天下皆以爲祥。淇殘也如此。臣願賢王之勿效也。韓王曰、昔晉文之伯、不以兵車而爲諸侯之盟主、又納天子以示義、伐原以示信、大蒐以示禮、曹衛楚宋不勞而歸服、是晉文亦禮讓之主而不黷於武。特未能樂焉。由

此觀之、豈惟節制之師哉、徵君對曰、召襄王于河陽
者誰乎、臣而召君非義也、凌諸侯之盟非信也、以此
而號諸侯非禮也、一舉而三非、春秋責之、若桓公其
庶乎、以韓之疆、以賢王之風馭之、伯不足圖也、乘是
時而儕禮樂、雖用力十年、臣固知王之止于伯而已
矣、且以後于晉文、夫晉文之伯、猶節制而當之以權
也、今賢王之權在天皇、于王何有、若淵默而修德則
賢王之權歸矣、韓王曰善、

寵幸

韓王有玉壺紫英二姬寵冠于宮二姬聞徵君之賢也求韓王聘之徵君見韓王于黃巽之樓二姬隱于雕屏窺而巧笑徵君謂韓王曰隱屏者誰與韓王曰此寡人寵姬也慕徵君之令名故隱屏而窺耳徵君曰笑臣者誰與韓王曰即隱屏之姬也徵君作色而對曰臣雖猥士不能笑諸侯而乃為二姬笑臣何以賓於王乎韓王曰徵君何固之甚也寡人之愚妾不以一笑而辱徵君夫笑妾婦之庸態也徵君以妾婦之庸態而罪寡人之姬何弗裕也徵君默韓王乃命

二姬出見徵君、二姬又隱袖而笑、徵君曰、夫以王之二姬、猶能辱憲、況諸侯乎、臣敢辭矣、二姬竊其意、乃向屏而泣、徵君曰、二姬尚弱、是笑也、不以臣累臣于其泣而見也、韓王解容、置醴酒以宴之、命二姬奏樂於屏、五舉磬而樂不奏、韓王又命之、二姬對曰、妾恐辱徵君也、樂之音重于笑、徵君之辱亦重于笑、是妾有笑罪、君不命妾之贖、而又重之、妾以爲徵君無所報于韓矣、徵君曰、嗟乎二姬之用智、臣不若也、王能馭之、則韓國必強、不然、王其荒乎、何以能國、韓王曰、

寡人命二妾奏樂以徵君無命故懼而弗樂也焉用智哉徵君對曰昔者周幽王之姬曰褒姒美而不笑然國之危也卒由於笑故諸侯之不可笑猶士也今二姬之笑有褒姒之所不爲者而反無周之危故笑而知其僞泣而知其弱辭樂而知其智韓王曰寡人命之樂而罰之以逵且何智之敢用也於是王壹泥瑟紫英彈箜篌以觴奉徵君酒激于地徵君曰臣不敢飲韓王曰何以不敢曰以賢王之尊不能使二姬觴反代二姬以觴臣何王之自卑而崇寵也臣故不

飲、韓王曰、寡人命二姬觴徵君、疑而不飲寡人是以
觴之意者寡人取二姬之觴徵君又疑耶取觴而飲、
寡人亦唯是解疑於徵君耳、豈崇寵而自卑乎寡人
得二姬實美而貞淑又飾之以音寡人是察并以借
樂也而徵君疑之、且以難使二姬懟寡人、是徵君之
捐過矣、徵君辟席而對曰噫王之二姬、臣實不知其
美也、臣之所美與王不類有名曰仁、狀若慶雲。容若
幽蘭藹若陽春使之輔諸侯、則百姓懷之而頌音作
九夷八蠻皆來朝有名曰義狀若凜霜。容若青松。厲

若秋官使之輔諸侯則禁淫慝誅暴亂使盜跖可化爲伯夷此二姬者臣之所美也若王之娛朝不過絲竹之奏夜不過枕席之安弛庶政棄百姓禍足以亡國故珠玉爲塵錦鍊爲灰綺幕鏤床樓于浮雲寶瑟箜篌寢于煙露富貴之樂于王何有哉王不寵仁義而呢冶容臣竊以爲賢王之蠹也韓王有慚色徵君辭酒下階而出韓王送於宮門顧左右曰寡人今日得聞仁義之美也二姬怨而讒之

智論

徵君憂二姬之讒復說韓王曰夫尺蠖蜉蝣同出于陽。而不爲尺蠖之鳴黃雀青蜓同翔于空。而不爲黃雀之舉。鯤魚蝮蛇同潛于水。而不爲鯤魚之化。若此者豈限于物力哉氣使然也。故蜉蝣之安于默蜻蜓之限于飛蝮蛇之困于遊者。彼亦烏知尺蠖之鳴黃雀之舉而鯤魚之化也。唯不知故以類羣而不盡。是萬物之泯愿皆以無所知而能相安也。使其有所知則必慕。慕則必傾焉。惟人靈覺于物。故無大愚。亦無大智。無大智故有知而不慕有慕而不傾。有傾而不

殆有殆而不窮窮則必復若夫王素主之於凡庶惟無所大知是以賤而莫知其所以貴貧而莫知其所以富陋而莫知其所以揚勞而莫知其所以逸困而莫知其所以亨變化若神動靜若運凡庶惟羣處囂囂然以顛之爾矣昔傲象之於重華也無大智故得以靖而不夷魋虎之於仲尼也無大智故得以康而不隕項籍之於高祖也無大智故得以興而不復雖德與智合以光耀于天下而銘偉功亦命使之然也豈惟夫王素主之異于凡庶哉余有愚夫老於田野

與子孫守十金之產。而盜賊不攘其室者。亦盜賊無大智也。况於受命之主乎。今賢王居必伯之國受世昌之封膏腴之沃壤七百餘里雖周之申伯鄧侯未有若賢王之隆也夫南陽雖封於先王而實天之所賜賢王欲乘而興之甚易也以賢王之明而失可伯之時是使齊桓晉文笑於前秦孝公齊威王議於後無乃棄天之賜而削先王之封乎願王恭禮天下之士以結其心遠內嬖之讒以清其志則天下士必奮然樂為之用而賢王之名尊矣此鄙臣所以嬔奭而

長歎也王其熟慮焉韓王曰善

讒說

二姬以計去儆君讒于韓王曰妾聞諸侯皆寧則不可畜士以養爨百姓皆贍則不可逞志以求危今王室無東遷之弱藩籬無犬吠之儆君何慮之過也以君之賢而安享大國天皇之寵賜日盈于君身雖河間東平之寵不能加於君也君之倉廩蓄以百萬宮室之麗積以蜀青玩好之器來自絕國鍾鼓簫瑟之聲畢陳於前妾得侍于君之掌下以供娛樂是諸侯

之安富尊榮亦莫有加于君者也君享千歲之祿而爲終身之樂以貽後嗣不亦善乎今遊說之士不顧君之後嗣而取爍于目前非忠也不憂王室之亂而勸王以圖伯謀不測之功非義也而且不智是以磨舌於諸侯以要顯譽釣空業而爲賢進而若悃退而若憂得齊之情而泄于楚得楚之計而通于秦在路則御者爭之而不耻在國則順者揖之而不額吐譚縱横乍喜乍怒似蘇秦蔡澤之詭行也以妄料之不過假諸侯之顔色而求餌于四方豈能益人之國家

哉。君速布令于國中以屏遊士之跡且無潛於鄰壤、是絕釁也逐說而絕釁則君與妾均是福也幸無忽焉、韓王曰、予素不昵故說士不遊于國向者徵君謁予而諷以汝二姬故汝不忘疇昔之泣而加惡耶夫徵君挾口舌之士也其德足以馨於天予其才足以賓於諸侯其志足以潤於百姓、其謀足以安于社稷不可惡也、予其亮於是汝二姬毋佞、明年韓王遊雲夢之山、與徵君同車二姬怨王、作別鸞之歌。歌曰、雙鸞遊兮紫庭。朝雝雝兮春陽。鳳舉兮雲夢。悵寂寞兮

哀鳴歌竟遂縊于宮樹而死

愛憎

韓王與微君遊雲夢之山將遊鹿臺韓王聞二姬死謂微君曰咨乃命左右旋駕微君因問韓王曰主之歸爲二姬乎不然何返駕而罷鹿臺之遊也王若歸則二姬生矣臣不能從王以歸而待王于鹿臺可乎韓王流涕而道曰寡人不敢匿所愛也寡人處宮二姬不踈于側寢則忘酣卧則忘夢是二姬之事寡人若影之附于形也今寡人之出不謀二姬以寡人是

懟遂哀歌而死是寡人若行陰雪中而不覺形影之離也徵君對曰王爲雲夢之遊也何不舍臣而携二姬乎臣以爲王之忍也韓王曰寡人辟暑乎豐山二姬進淸冷之泉寡人遊丹水之上二姬進丹魚寡人泛于伊洛二姬進魴鯉寡人田于狼臯二姬進雉羹是寡人與二姬亦嘗爲此樂也今雲夢之遊寡人以徵君在故二姬不得侍二姬死寡人雖有晝眉之妾五七卷髻之女二八亦無以爲也徵君對曰王以二姬之死猶鬱而戚而繼之以涕今有賢者爲飯牛之

歌而不得君。死于國門之內。王聞其士之死。亦感然
而垂涕乎。韓王曰然徵君曰使王之遊既無從士。又
無寵姬王荒而弗返。士與姬怨姬死于宮。士死于境
王聞之。將憂士乎。抑憂姬乎。韓王曰士與姬皆寡人
之腹心也其生也偕樂其死也偕感寡人奚擇焉徵
君曰夫從事于王者內則姬焉外則士焉。士必懼其
讒姬必憎其狷由此觀之王之左右。士與姬不能並
也。王命駕而遊姬在焉士者憤而死之。苟逢於王。王
亦能以寵士之情憫于姬而垂涕乎。王雖憂士之死。

必不向素憎之姬而溺也。夫溺哀之跡也。小哀則戚。大哀則溺。不可僞也。王之于姬。臣以哀而知王之戚、以溺而知王之信。何王之寵士不如姬乎。臣今從遊于雲夢之山。王以臣之故而舍姬。姬亦以臣之故而怨王。是二姬爲臣而死也。不然何王向臣而溺。有悔用臣之心。臣其危乎。韓王默然良久而言曰。寡人豈以二姬之死。而遂謝天下士乎。徵君其無疑。寡人也遂遊鹿臺而還。

論學

韓王好淮南之學問于徵君曰淮南之學其博于孔子乎徵君曰臣未之敢聞也韓王曰昔有東方之客曰無閻生七歲而雋讀書于無閻之岳容若處女東人皆以爲玉鬼也寡人覩之問以學其言曰臣有淮南之學而去其智則善矣是以寡人好之夫無閻生學於無閻必其以孔子爲師也而乃稱淮南之學可謂不博於孔子乎徵君對曰無閻生卽臣之弟子李卒也今從臣于王之國臣聞其以庖希之學孔子之道而宗之若淮南則固蔑之矣何取于博韓王軒然

仰笑而墮冠曰徵君果以無閭生爲弟子耶寡人親聘之以論古學徵君曰王雖得無閭生不能用也韓王於是益遇無閭生無閭生謂韓王曰王何忘臣之言乎韓王曰何爲其然也無閭生曰昔者王以淮南之事問臣臣曰淮南漢之宗室也讀書三壁文如貫虹然卒以滅身而亡國此非君臣之義不明也由學博而貪生智陋而昧時勢也若淮南之學博而約乎東聘而歸于性成章而潤于質則令名昭揚而可以帝漢矣不然亦足以延子孫而光輔乎漢室于今猶

賴焉此臣之昔日之論也而王忘之非所謂善用其言者也昔有越人行舟而過低梁望之乃石梁也溢于瀕梁不沒者三尺舟不得進越人鑿其梁力竭而斃頃之潮涸後有涉梁者又待潮而不進有漁者曰子何不踰梁而待潮乎若不踰梁而待是使越人笑于梁烏得爲善用其舟乎今王用臣之言而復爲越人鑿梁之計謂其賢于鴟夷而忽漁者之論也臣竊惑焉韓王拊髀歎曰善乎子之諷也寡人將委心於子矣無閭生曰臣師徵君以二姬故而王疏之何也

韓王曰寡人何敢疎徵君哉二姬失亡實戚寡人子事徵君寡人亦不以子諒又不能以子而諒徵君故寡人三陳醮而徵君不享也子幸教寡人敢不勉矣

是歲日食既君子曰易明式徵

難進

徵君七日不見韓王王謂左右曰徵君以二姬之故七日不臨何捐棄也左右告徵君徵君答曰甫欲見王竊恐王之心未解也夫人之所交其易合者必易絕故孔子去衛其難合者必不易絕故寧戚曲干乎

齊而後相難易在君士因之而潔名以保身焉爾矣。
雖然夫賢士行一志也。亦視其所向而爲之舉憂樂
者吾道之門也故愛其士則不輕用其道。樂其士則
不驟違其志。不輕用其道則士益尊。不驟違其志則
士益忠。士益尊故寵有所不能移也。士益忠故讒有
所不能間也甫見王之蠱於前而哀於後、是耗氣猶
志之端也。耗氣而未絶者。必乍明而乍惛猶志而未
匱者。必乍强而乍弱。此之謂失經。失經則政事不平。
刑罰不當。天下士豈復有樂爲之用哉所以鼓琴七

日而杜跡于王之庭也夫君子虛以照物密以綱機

倜以出滯公以應化故能保其國家今王之心度實

有梔焉召而後見時或舉二姬於心況不召而往見

胡可暢也得無惡乎左右以其言復于韓王王以牢

享之侍而問政朞月而韓國無冤民有司廉道不拾

遺楚人進羅氏之女倚風于王王立爲姬而寵之

妖孽

徵君遊崆峒之山見一老者祭一古塚祝曰炎炎之

室其棟將頹田爲戰場奸雄喙徵君聞而怪之命從

者詠其故、時陰風南來、黃雲夕暝、二老號哭、遂化爲鳩、飛于巖木之顚、從者訇訇而告曰、此何異也、徵君曰、吾聞國將亡、聽于神、今二老之語、非人之言也、又化而爲鳩、其恠也甚矣、夫九陽之窮也、依鳥而爲鳩、鳩有利口、是傾國之象也、由是觀之、王室其將亂乎、今外戚盛而主柄移、羌虜猖而皇威伏、賦歛急而頌聲息、災異虐而德音乖、雲擾之禍、釀于朝夕、可坐而待也、諸侯之賢者、及是時布德而施惠、招賢而下士、分祿帛于無告之衆、以固懷其心、窺王室之動靜而

陰鎮之弱則單力而扶危則倚名而舉誅戮愛臣翦滅汙吏攘外夷而固中原盟諸侯而定雄業此誠一時之策也。今以韓國之勢乘而舉之若飄雲之遇風奔流之赴壑。孰能禦之哉。此二老所以號哭而寒心也。言未卒二鳩長鳴而逝、徵君顧從者曰昔子房受書于圯上之老人。而知漢賴以興。余聞謠于崆峒之二老。而知漢因以亡。小子其識之乎

世子

韓王世子卒徵君哀其賢而哭之左權周岑曰子哭

世子也爲其賢乎徵君曰然曰子之賓於韓世子未有重焉又弱而好音色日與左右鬬鷄走犬以爲遊狎之樂此薄德也子奚賢之曰韓王暑而求凍饌世子以私財作氷室取羹饌而藏之旣凍乃進于王韓王說爲之賦懷氷美世子也及世子來倚風去氷室而命築鏡粧之臺甫是以悲爾周岑曰子何不諫曰夘也其在乎夘也其在乎

賢妃

韓王夢二姬與之遊王驚倚風侍寢而撫曰君寐弟

亭何謂也、王曰、吾方與玉壺紫英遊於香圃臨翠華之池、二姬乘舟采荷而墮、吾是以驚嗟乎二姬死矣、猶與夢寐。何婉孌也。倚風出幃秉燭而諫曰。妾以爲君之夢商巖也、而君云云是二姬既死猶不愛君。況其生乎。妾亦臣僕也、不敢以色誤君、生不願爲二姬、佞。死不願爲二姬遨君之明德。胡可障也。妾今得幸於君、苟不自善、則天下亦必以妾之故而笑君猶二姬也、妾聞二姬有固寵之過。有毀善之愆、而又有怨君之戾。以怨而死。何德焉。今又蠱君于夢寐、妾以爲

君之思必深也。以是心而思士其高宗乎。妾昧死瀆君、君其念之王笑曰吾有汝以佐內徵君以佐外夫奚憂乎倚風曰妾聞關雎之詩何義也王與之曰汝聞殆及此乎吾聞徵君云夫風始于關雎基風化也哀窈窕而不淫其色思賢才而不傷乎善以之風諸民而民化、以之和諸樂而樂隆、周之王業原始要終罔非善也、是故關雎者禮樂之原也。文王以懿膚之德、猶不自聖、惟后妃是求以佐陽政故正王宮而風天下、則文王之爲也、吾誦關雎而思文王乎事殷之

心不淪於夫婦而化洽中國此所以為文王也夫是之謂關雎倚風曰君奚不哀窈窕而思賢才乎王怒曰汝烏知吾之不哀而思也倚風頓足而言曰二姬怨于君而君哀之其死也負于君而君思之妾是以測君未能也王乃歎曰吾不穀天賜以評姬是吾福也遂置酒作樂命左右歌關雎之章噰噰堂下韓王與倚風撫瑟而和之王謂左右曰寡人無何踐之恥而觴有志焉乃酌酒于檻左右皆觴之謝曰臣不敢盡命也是歲韓國大稔諸侯聞韓王得懿姬咸以千

金購於四方如韓之倚風者于是國人薦于韋農皋于野布令累月饋美女者乘載于路韓王聞之笑謂左右曰寡人得倚羅氏之女方諸二姬何如左右皆曰二姬美而未仁若倚風則仁美兼之豈惟傾韓之宮哉雖吳越燕趙之產不能匹也故諸侯咸以千金索其姬必欲如君之倚風而後爲美是以國鄙之女有一目一眉之麗者悉進于宮雖然如倚風者臣未之聞焉夫倚風天下之寶也而君得之諸侯流聞皆慕君之咏關雎也君亦唯是儀刑于宮闈屛荒其色屛

耽其宴毋淹其鄭聲以勤樹公室不亦顯乎且徵君有顏回墨翟之賢賓于茲國諸侯君失重負由此觀之雌雄之形決矣況諸侯之宮皆埒王宮求如倚風者易而求如徵君者難君勿忽焉何以明其然也昔者文王拘羑之時凡迎紂之欲以釋文王者皆后妃之力耶賢佐之謀不可誣也君得倚風而委以宮若國之大議必賢者佐于外然後可今君之得徵君也不能虛腹以下之委政以隆之坐謀以諭之使諸侯倚藩籬而觀笑此臣等所以不忘君之誓而隳肝

膽於前也君有其國而無其土壤不可謂完有諸侯之爵而無其人民不可謂貴是勢不在君君安得而守之。王室將有累卵之危。苟一日謝于天下又何所恃乎周公之攝非篡也。成王弱也桓文之興非逆也周室替也。故聖人權時而體運豈能與繩墨之士同哉君不可不熟計也王不聽是歲楚人求睦于韓韓王問于徵君將以辭使以楚書有盟意也徵君對韓王曰諸侯相睦禮也禮不可失于諸侯失則隣國之使不入于韓之疆矣不入則韓必孤奈諸侯何韓王

乃享其使而報之、

嫡庶

韓王欲以倚風爲夫人莊白諫曰不可夫先王因名以定分使尊卑貴賤無相瀆也是故內有后妃嬪御以佐內政宣陰鬱也外有公卿大夫郎官之屬以贊外務暢陽蔚也故天子以諸侯爲級有級而後有序有序而後有則和斯交焉故天子之于后猶諸侯之于夫人也聘以示禮宴以示好居正以示位告廟以示宗親蠶以示勤故能爲天下母諸侯亦然禮有之

曰諸侯耕助以供粢盛夫人蠶繅以為衣服雖齊體於君是以光佐於內而致享於神祇也由此觀之嫡庶者禮之經也不可亂也故嫡有庶而無降庶有寵而無隆寵之以色則不可踰於恩寵之以賢則不可瀆於禮夫禮名之防也天子以禮防兆民諸侯以禮防國卿大夫以禮防家士庶人以禮防身皆所以防乎名也瀆禮則名瀆名瀆則不尊不尊則悖悖則淫淫則狎侮刑罰而為天下辱此國家危亡之形色也昔桓公葵丘之會曰以妾為妻則伐之非私典也所

以尊王禁也今倚風處君之宮執庶之職賢聞諸侯
君之明亦爭矣倚風美而有娠君之寵亦爭矣夫美
而賢端也執庶恭也君欲一朝而隆之無乃不可乎
執是名也不足以爲君重而隆是名也亦不足以爲
姬重且以玷姬之名累姬之美而返譽于諸侯郎臣
見韓國之日早也君其愼之王不聽乃訪于徵君對
曰臣何必言韓王曰何謂也曰臣聞莊子諫王是也
臣故不言韓王曰然則寡人爲何如也曰以王之所
爲子其晉文乎王悟而悔之

奪嫡

徵君見韓王、坐而論政乃設五喻以動王、王喜而飲酒倚風鼓琴于宮、學關雎之音徵君聞之叱曰是琴也、始作有仁鵙之聲。繼而有鳴鷂捕物之聲。誰其鼓之。誰其鼓之。韓王笑曰此寡人之寵姬倚風也、徵君曰、然則何爲而琴關雎之詩乎曰、此其所嗜也、徵君曰不可夫關雎之詩詠后妃也、亦惟后妃得而琴之若倚風雖賢妾也、妾何得而述關雎乎下凌上、卑越尊不可謂順臣聞倚風之好爲關雎久矣王以爲賢

臣竊以爲憂也夫瑟以發音音以昭志志伏于内則瑟之音平以和志戰于外則瑟之音激以乖今姬也有戰志王之夫人其將殆乎以姬之激而揣釁於瑟非祥之徵也夫釁不可長以寵而長釁是玩百姓而瀆諸侯且以倍盟誓王何利焉王若從其所誓則四鄙之諸侯皆欲無禮於王而天下之謀士去矣昔周之東遷也猶依晉鄭以爲固今王室微弱所望而依者諸侯也以韓之强王將修政之不暇而驟以一寵隳其紀綱則千歲後王室卒不能向韓而依矣何韓

之大國而不晉鄧也臣不佞寄食于諸侯亦覛王之此舉以爲去就弗敢阿也倚風聞之歎曰事不立矣徵君出有嬖人讒于倚風曰以夫人之賢而處卑位雖有懿德婉行不能範于國竊爲夫人惜之今乘君之寵幸而弗自圖恐華落不再榮而婕妤之怨踵矣徵君固賤士也聞夫人之鼓琴而驟諫彼將以二姬待夫人恥孰孔焉夫人欲得志于宮必去徵君而後可倚風曰君今聽其計爲之奈何嬖人曰夫人尚可爲也君嘗與夫人宴碧華之池夫人是時宜窺君之

酣而泣于前曰妾處幽獨被日月之末光得奉箕帚之役舉宮無間言妾何幸有此譽也君亦不以妾之賤而幾其寵欲舉妾有不次之恩以爲君重妾實菲薄不敢仰手而承也側聞微君短妾於前而結君之左右君信以爲讒是妾罪也然以君之明不能照妾而使爲士者謗于道路以傷君之明君何以一妾而自累也願君賜妾以死無使賢士曠于市朝以爲君辱昔二姬之死愛君也不可謂怨妾與二姬遊于泉下以觀多士之集韓國也夫人以此說君君必啓

前之必而去之此堅寵隆愛之計也倚風曰然計其中矣明日王果與倚風宴遊碧華池倚風如嬖人之言以慫倚風泣王亦泣遂議立倚風爲夫人是歲徵

君行

天祿閣外史卷二

賓魯文

辭受

徵君去韓魯聘先諸侯而至乃不入魏而之魯病于濟陰有盜者竊其笈從者曰子窮矣徵君曰是何足以窮我哉夫君子達于內而窮于外。樂于心而困于跡此負道者之爲也如是甫焉往而不窮故游諸侯而不得志是吾窮也頃有韓使至餽百金以爲贐徵君不受從者曰若子其矯者也子欲以忠信爲笈仁

義爲贐則弟子之從子也安能食子之忠信飲子之仁義而免其饑餓耶吾聞君子出而不行其素則寄口于諸侯以爲資身之策故仲尼有絕糧之窮孟子有受贐之義窮則執餽則受禮也子奚狷介而自固其身乎智者不爲也徵君曰噫是何言之陋也汝不能食甫以忠信飲甫以仁義而欲寄口于諸侯以免死于道是從遊者皆乞人之徒也乞人一日不得食則餓死溝壑是欲寄口而不可得也汝必爲乞人之計則簞食豆羮之間殆有甚于乞者汝亦畏死而取

之耶充以乞人之心則盜跖之貪爲是而伯夷之廉爲非是盜跖何智而伯夷何愚也今有伯夷爲師而盜跖爲弟子可乎汝以仲尼之絕糧爲窮孟軻之受賮爲義而病甫也不知仲尼獲麟出涕曰吾道窮矣又曰欲仁而得仁又焉貪孟軻曰萬鍾于我何加焉由是觀之仲尼亦未嘗以絕糧爲窮而孟軻未嘗以受賮爲義也且孟軻之受賮于宋蓋有故矣當是時宋之君于孟軻未疏也在國無嬖人之讒去國非簡賢之故是以受宋之賮而不辭也不然何却齊之兼

金辭齊之萬鍾而綽綽乎有餘裕哉今韓之遇甫也以好色之心好士而無悃誠內蔽于讒外障于佞若之何就之甫是以去韓而賓魯不幸遇盜日中無餐僕有饑色車不接蓋空笈而往韓王適餽甫以金此稱義之福途也甫之不受又何疑焉夫失志于韓而受其餽是猶魚之失水于淵而又吞其餌也受餽者傷于義吞餌者傷于舌其貪均也汝欲甫受韓王之餽而自同于吞餌之魚死則免矣其如義何韓使爲之於邑乃棄馬而還魯人聞而餽粟徵君受之曰義

也、

闢邪

天皇祀老子于宮中、自謂紫微玉眞帝君、羣臣上表稱賀、李固諫曰、臣聞陛下以聖德自崇、而仰建乎極、此不可以爲號也、昔我孝武皇帝、講求神仙、肆興土木、六經表章而未旌、是以方遊之士、踵跡而進、以師事之、及其徂落。天下稱武而不稱眞者、以天子無遠民以自崇也。陛下卽位以來、國無寧歲、匈奴諸種、厲行而入寇、雨雹日食、地震、太白熒惑水旱之變不及

奏宮廟陵闕之火不及聞負比干之忠者或幽于請室張如簧之巧者或卧于廟堂臣竊思之可爲寒心哉陛下誠宜恢裕德化振肅綱紀以消汙穢鬱濁之氣朝夕儆惕居之以恭敬無怠然猶未能挽漢室之隆也今又崇禮老子表立名號情萬幾之憂易百姓之望非所以熙光于祖宗而垂聲于後世臣以非劣之才忝列三朝顧無尺忠寸直以報陛下亦無諂媚之行以爲陛下辱然臣隱忍于質帝之秋而欲效忠於陛下之朝者亦有待也臣今吐心裂腹以覺悟陛

下陛下不以爲然老子不能爲陛下忠陛下反屈膝而師之以重爲權奸之竊笑此微臣所以憤懣而流涕也使老子有知必以臣言爲是而亦不享陛下之祠矣夫陛下疎周孔之道而親老氏之術臣恐天下搢紳之士翕然嚮風皆舍儒而崇老以賁朝廷此非陛下之福也書奏帝不納徵君聞之謂李平曰嗟乎難日至矣

洎曰李平此疏考之漢書皆無所據若爲漢之遺史則范蔚宗失之多矣大抵外史所載往往不可

考陸宣公獨謂此史𤼵晉人所記而述者不無見也然李公此疏較諸漢書諸議文更雄雅

時勢

徵君見魯王魯王築五丈之臺以延賓客賓客聞而來者揚眉洗舌各負霸王之策持長短之譚而求得志于魯魯王大酺賓客奏樂于臺下賓客以巵為魯王壽而言曰今日之會臣等何幸而厠于大王之末也王以為天下之勢孰强孰弱天下之國孰大孰小天下之士孰智孰愚天下之民孰衆孰寡魯王默然

以之、乃答曰、寡人處蕞爾之國、不能揣天下之形情、我先君封于魯、非周公之子孫而享其茅土、然先王之化、至今賴之、寡人是以修過於四方之士、借光於藩封之列、宜揚文武以夾衛王室、無使豪傑之議其後、爲天下戮笑、此寡人之願也、今者築臺以延士、而天下士歸焉、不以寡人是棄、寡人辱以五鼎之宴、而天下士樂焉、不以寡人是誹、以魯之民人寄於不穀之一人、亦惟朝夕懼慄、而求四方之規寡人也、先王其若之何、客曰、太王知食葉之虫乎。有數仞之木、其

葉扶踈油然而陰人皆以爲値寒而凋待黄而落也方其五六月之間虫生其下以枯葉綢繆而爲巢附緜于枝上潛飲朝露以爲無傷其木也不知旬日之内其葉稀稀其木濯濯向也扶踈而成陰今則顏然而無葉矣其所傷者卽其所棲而爲蔭者也夫虫依乎木而亦傷乎木豈其心哉所食在此固不能舍木而求食也然則一虫之微非能傷乎數仞之木一木之傷亦非一虫之力也木之質不彊而所蔭之葉徒足以資餓虫耳故葉欲榮則虫益附葉欲凋則虫益

食其勢然也豈惟食葉之虫乎有三寸之魚畜乎方渚憑依乎茂藻之間蕩漾乎回瀾之際以為是魚之所逝而息也不知苑囿潰于淫雨而方渚之波通於川瀆而魚皆掉尾而去遐逝乎江湖旁泛乎藪澤而東躍乎滄海若鯤之變化而飛翔焉雲行雨施周旋八埏而鼓動宇内之萬物是其在渚也安于渚而不知海其在海也又安于海而忘渚也亦其勢然也吾聞聖人觀魚虫之所靜而知其所動故一弛一張或柔或剛伸縮無迹動靜無方亂世則為魚虫治世則

爲侯王吸而爲秋陰呼而爲春陽。其變化也莫知其涯。故聖人之顯烈無窮焉。王何不爲聖烈之跡而忍魚虫之舉也。夫天下之勢皆强而吾獨弱。則弱者持其勝天下之國皆大而吾獨小。則小者固其患。天下之士皆智而吾獨愚。則愚者保其名天下之民皆衆而吾獨寡。則寡者守其要會小國也勢弱而民寡有君子而無智士。不能起纍於大國。大國方以藩屏之職是效。而無事于攻伐。乘此而修德。何民不服。乘此而畜衆。何民不强。乘此而治旅。何兵不銳。不於此時

圖昌後之策。陰修仁義非乘時之雄也。大王其熟慮焉、魯王曰昔齊桓有葵丘之會、晉文有踐土之盟彼二君者皆尊周而攘夷遂爲霸王寡人欲修桓文之絕業不亦可乎、客曰夫以大王之賢附天子之光擁魯國之地有徐兗之饒、河濟之利龜蒙之限以爲固。修德而舉桓文不足爲也。其奈大王何魯王不能對、儆君拂纓而前曰、何爲其然也、昔周室既卑封建之國皆爲戰場。商鞅范雎儀秦之徒、相躡而入弄轉圜之舌以遊說諸侯。天下莫當焉。彼得行其說者。亦時

也。今天下烏可比肩而語哉。子欲以儀秦之術行於成康之世。猶鷹隼之羣而爭於鸞鳳之林。其不然亦明矣。且憲也聞之、識時者不先乎衆。成事者不謀于家。此豪傑之用心也。以若所云。不足以重魯而適足以重釁。又何賴焉。魯王稽首再拜曰、都寡人今日得聞先生之誨、敢忘厥志矣、

樂論

魯王享徵君於南宮、陳大併之樂、魯王問曰、今日之宴得無欣乎、徵君謝曰、可以娛臣之耳矣、徵君乃命

樂工舞於階、其儀蹌蹌、其羽揚揚、魯君曰、韶舞何加
焉。徵君謝曰、可以娛臣之目矣、夫樂至于娛心而後
和。和而後化。干羽格苗。鳳凰儀韶。淫魚聽瑟。孟嘗泣
琴。豈耳目所能感哉。今王以耳目之樂爲心娛。臣是
以不敢隱也。魯王曰、敢問娛心之樂、徵君避席而對
曰、駿哉王之問也。夫王人者營政三年而作禮積德
十年而作樂。樂也者禮之極也。形于舞蹈而合乎性。
和于上下而合乎治。雍容而合乎德。無言而合乎化。
使歌者忘其聲。舞者忘其態。觀者忘其揖讓。和而不

淫。怡而不縱。故禮極而樂隆。是故郊社之樂。所以和神祇也。宗廟之樂。所以和昭穆也。宴饗之樂。所以和諸侯而洽賓旅也。和之以心。暢之以八音。如春陽之鼓萌蘗。時雨之沐萬物。此之謂娛心之樂。魯王曰善

士論

魯王疑士。問於左權曰。士之遊於諸侯。利歟否歟。左權對曰。得其士則利。不得其士則替。故諸侯之不可失士。猶嬰兒之不可失乳也。失乳而生者有矣。未有失士而利者也。臣聞陳軫云。夫諸侯以士為體。故動

無異形以士爲心。故謀無異慮。好士者如飲甘羹擇士者如調亂絃此言士之重于諸侯也。魯王曰、士不同與、曰雖可以利諸侯者亦不同焉。臣聞得賢士者興。得謀士者國。得辯士者遂。得勇士者强。得藝士者揚。五者可以定利諸侯之士也。昔孔子以道游諸侯、墨翟以仁遊諸侯、管仲季札端木賜孟軻荀卿以禮義遊諸侯、范文子趙衰晏嬰范蠡樂毅魯仲連以智遊諸侯、商鞅毛遂荆軻藺相如之徒以信術遊諸侯、廉頗趙奢孫臏吳起司馬穰苴李牧養由基孫武子

之徒以兵術遊諸侯、蘇秦張儀公孫衍蔡澤陳軫代厲之徒以縱横遊諸侯以道遊諸侯者、諸侯師之、以縱横遊諸侯者、諸侯役之、士役于諸侯。則馳辨無端策發慮無忠謀。故曰一激之怒炎于火三寸之舌甚於劒。是以身危而功不成。夫焉利于諸侯哉。魯王曰、寡人得徵君果利于魯乎、曰徵君師也、臣不敢譽曰荀奕何如、曰奕臣之甥也、使之輔賢王可以膺一面之寄、盜賊不敢棲蒙山而窺魯、王其聘之、魯王歎曰、舉不諱親忠也。不譽其師敦也。子之器足以輔寡人

矣是歲曾王田于曹南獲龜以歸

玉論

曾王愛玉有楚人持玉冎以進曰此荆山之美玉也君能愛乎曾王笑曰寡人聞荆山之玉卞和得之而獻楚王其後也秦人復得之奚其爲荆山乎夫地不再產胡能復得耶楚人曰夫荆山之所生者非特和氏之一璧也君何以荆山爲無玉乎荆玉之冎楚產也而君疑之若夫璵出于曾昔有倚頓得之以爲巵杯其妾覩之誤毀諸地是曾璵無倚頓之杯久矣今

有人持璞璵以進君亦以爲魯無璵璧可乎。夫地之所產不盡出王之所藏不盡用也。豈惟荆魯之玉爲然哉。若魯國賢士之數也。今君以爲地不再產則展禽之後。魯無孔子。孔子之後。魯無顏淵。顏淵之後魯無閔損。閔損之後。魯無子羽。子羽之後。魯無秦非。秦非之後魯無曾點。曾點之後。魯無子思。子思之後。魯無孟軻。孟軻之後魯無叔孫通。戚麟。高堂生。孔安國。兒寬。疏廣。匡衡。曹褒之屬矣。是今之生於魯國者。皆魯璵之沙也。遊于魯國者。皆荆山之石也。奚玉之爲

臣請完冉而返楚無使魯庭有刖足之刑而荆山有泣玉之士也魯王慚乃命左右以千金價之左右曰昔者燕昭王以千金致士今君以千金致玉臣恐天下懷寶之士皆倚昭王之臺而笑矣致玉而笑士圖何利焉王不聽

洎曰此等文章全是戰國策其一篇主意又絕類李斯上秦皇書更出一機局便覺文氣奇逸但內有展脩之後一段文字頗類滑稽體學古者當自識之

重賢

魯王得楚人之玉謂張褻曰昔卞和獻玉于楚王楚王卻又刖其足以示衆夫卻玉不明也刖士不仁也今寡人好玉楚人以荊山之玉進寡人貲以千金是卞和不幸而遇楚王也由此觀之寡人其優乎張褻對曰王不如也魯王曰何爲不如曰臣以爲楚王之劣也故不如夫得玉不足以强國王知之乎知强國在不以玉則楚王之卻不可謂不明也刖士而絕佞人不可謂不仁也當是時使和氏進一荊山之士于

楚王。則亦不待三獻而三刲也。況刖之乎。今魯國之士抱器而進于王。非特楚人之玉也。而王不賞之。獨何與王自以爲遇玉之禮過於楚王待楚人之禮。過於和氏而不知王之戮于天下士也。有甚于刖足士之抱器而歎。亦有甚于和氏者乎。何王之明于玉而闇于士也。故曰臣以爲王不如也。魯王勃然變色而言曰、子何以寡人詘也、寡人好士、築五丈之臺而延賓客、叔度不至、寡人聘之、叔度至、寡人饗之、何謂不遇哉、曰王之遇叔度、特楚人之遇耳、過楚人而猶寵

𡕒王今遇叔虞而不能寵其道可謂遇乎哉臣竊謂賢王不取也魯王曰予不誨寡人終沒沒矣遂以楚玉賜之

論易

徵君將見魯王驟雨至居而讀易周岑左權朱儁孔紹祖侍坐朱儁曰儁聞之古之豪傑不以章句而媚時故有志者往往得奮其策而樹功于天下刋名於竹帛此豪傑之所爲也夫子賓于魯魯王師之出不爲穉戚之窮進不爲馮讙之乞動不爲子方之驕語

不爲韓非之激溫裕足以寧其人民忠恕足以逢其政事貞亮足以光其社稷而値多難之朝遭惛饉之世此誠豪傑得志之秋也今夫子踈踈然閒而若拙默而若愚終日端居而讀周易不亦鈍乎徵君曰汝惡知哉昔者吳起以兵機見魏文侯得顯其身而卒以自斃商鞅以刑名說秦孝公秦國治强封商於之地秦是以有窺周室之心蘇秦以縱衡說六國諸侯得相其身然二子卒蹈車裂之禍民無思焉至于韓非李斯劉淮南之徒皆明智而通達博文而延譽然

猶不免于顯戮此由昧易之道也故知易者善為巧
拙愚智之間隨時而動緣機而流宜柔宜剛宜弛宜
張宜行宜藏宜圓宜方此之謂知易故曰知變化之
道者其知神之所為乎朱儁出周岑左權孔紹祖疑
而問曰子之論易予小子不識所謂也敢問今何時
哉曰蠱曰今漢室雖亂其子孫猶蓄於有商皆據必
爭之國守膏腴之壤相與而輔佐之猶可濟也何謂
蠱哉曰是則然矣汝獨不見蛛之結網于屋梁之隅
中坐而待食自以為安及棟梁朽而榱題傾蛛乎雖

欲寄一絲以聊適不可獲矣當今之世何異斯夫

洎日讀此可與論易理且文思不羈

嶧山

嶧山崩魯王問徵君曰天禍敝邑嶧山崩焉此何象也徵君對曰昔者秦始皇東遊鄒嶧刻石頌功意者天惡其後乎魯王曰自秦以來幾數百載何及于寡人之身嶧山始崩寡人唯是請罪于天皇以求附庸除顓臾之垣而棲也徵君對曰昔者伯禽之爲魯公也有民鬬于葉魯公不能理周公聞之而憂以書誡

魯公曰我先王之未造也有狄之難去邠邑岐履涉艱阻及我文考宣揚令德以受休命作邑西土猶共侯職汝伯考嗣休奄有天下恢祖宗之烈耿光被于民神實汝文祖伯考之績也鎬人曰予輔之自汝封于魯邑予夙夜憂懼汝亦無怠厥德以忝我先王及汝文祖伯考汝叔父在部其封不遐汝亦式之以毋貽叔父戚洛邑既營遂荒鎬豐十又受汝伯考之命至于今不復以汝有髦志委汝以魯之社稷以及其故舊人民汝其念前言今莘土之人不靖舍其桑業

弛其禮讓流言于國無乃故舊不親大臣不以求備于一人以致是咎予日念茲若隕深淵汝惟克勤毋怠以鎮綏華土之人予言不再魯公因是以修其禮讓裕其桑業故舊益親大臣益遇薄刑而弛禁信民而文俗行之三年而魯國化山不崩圻水不濫溢若此者以國之政魯公出之國之民魯公治之國之官魯公用之以魯公之賢當周室之盛而委國之責不辭魯曾焉得而不治哉若今之諸侯有祿而無壤有壤而無民政有司出也民有司治也臣天皇之命也三

者王不得而權之是諸侯寄於國也非寄于諸侯者也寄于國則魯之安危王無與焉聞者嶧山之崩豈王之有戾政于國而欲任其責與此臣之所未喻也夫古者諸侯有罪則削其壤地以暴過于鄰國民亦懟之今王畏漢室之必削而求附庸之壤苟與之以顓臾亦漢室之自削耳何足為賢王辱無壤而求削無民而惡辱臣以為賢王之計過矣漢室昏亂山崩川竭之災無諸侯之國無之豈惟一魯國之嶧山乎王若請罪而求削不可以示諸侯王其圖之魯王曰

嗟乎寡人小心是以請耳

洎曰此篇有周公誡百禽書與經之訓誥何異然乃不見于尚書豈秦火之失與若失于秦火則外史又何自而述也竊爲後學擬之

君賜

魯王以鹿羹餽徵君徵君謂使者曰寡有疾不能陳謝亦不敢嘗使者曰君有羹惠于子豈辭一謝乎徵君曰子知羹之爲重而惡知有重于羹者哉夫鹿羹雖美固獸也魯王烹而薦之以鼎非士不餽餽士而

使士不及嘗奔走詣庭而謝何王之待士不如待一獸乎使者出明日使孔紹祖謝魯王魯王曰子之師奚不悅寡人也寡人餽以鹿羮之鼎受而不報又辱其使是以寡人之餽爲非禮也孔紹祖對曰臣之師也有疾適遇鼎餽之榮憂欣交洽敢不拜嘉特以疾故令臣代詣于賢王之庭而陳謝焉王毋以爲簡也魯王解容而道曰叔度無深恚乎對曰躬王之羮疾瘳其十之五嘗王之羮疾瘳其十之九其一未瘳是以不克履也魯王喜曰鼎之馨香足以瘳疾與對曰

豈惟瘳疾哉臣聞之天子諸侯以土爲鼎以仁義爲羹其馨香足以薦之上帝達之祖考蒸之社稷布之民人夫鼎之有羹也猶土之有仁義也鼎之馨香則王知之何仁義之爲羹不如羹乎是羹也惟王與臣之師嘗之矣魯國之民不聞其美也若仁義之美烹一心而暢百順調太和而育庶物若睹淵泉之洋沛而渴者不及飲觀五穀之豐茂而饑者不及爨也賢王何不徹其鼎而舉其土舍其獸味而陶仁義之羹乎魯王歎曰吾聞聖人之後必有賢者繼焉其子之

謂矣

出處

魯王田于穀成徵君謂大夫韓韜曰魯王二田矣甫淇歸乎韓韜對曰子之遊豈爲一魯王哉是以二田棄諸侯之望也子其磯矣徵君曰今諸侯好田其不爲魯王者亦寡矣盍歸乎哉吾有先人冢廬隣于勢族將以我侵乎有桑田十畝災沴不時酣政不息將以我傷乎衡室其幽蘭蕙扶疎蔭庭之皐雜桂與槐蔚然而林將以我伐乎風雅典謨左右陳之以琴以

琵左右張之將以我毀乎南望中山實馳所心盍歸來乎曰噫子何感之孔也且子何莫爲仲尼之遊乎畏于匡阨于蔡微服于宋擊磬于衛接淅于齊絕祿于陳故在陳歎曰歸與歸與夫仲尼之歸志必無所遇而作也今子一就于魯魯王以國士遇之是子未有在陳之阨而動歸與之歎非仲尼志也子欲辭魯而行請復遊于諸侯可乎苟漢室分崩諸侯不輔相尋以兵肥磽之壤皆爲戰塲老者赴深壑壯者流四方當是時也子將奚歸乎此羈戍之所爲而老馬之

所以凝塗而流斷者也吾子勉矣徵君曰不然吾聞
聖人達權賢者執經子徒淹予之歸勉予之遊而不
知明哲者之議其後乎昔殷將滅而微子逝周既衰
而接輿狂秦世虐而四皓隱新室亂而薛方遁易曰
不事王侯高尚其事此之謂歟今王室有新之漸而
無方之舉吾恐老焉亦掩斷而竊笑矣嗟乎東京爲
諸侯憂韓韜㘈曰子固矣夫昔酒傭負羹而殷舉屠
叟漁渭而周獵五羖投秦而繆霸甯子干齊而桓興
孫卿遨遊于楚趙子輿馳騖于梁滕范公顯越而鵙

夷張郎佐漢而辟穀此數子者豈無塚廬之思躬耕之樂哉誠知立功爲不朽也諺曰荷鋤候雨不如決渚言時不可緩也徵君顧其弟子曰知權乎知權乎

天文一

徐淵遊于蜀山見蒼禽集西岡之坡順風而交鳴徐淵異之歸而問諸徵君曰此何禽也曰其蒼鶂乎鶂之孕不精而感不交而生其感也以風其生也以睨此之謂氣化其鳥載于爾雅者也子不聞觚竹之荒有鳥曰鶂翼生于股熒惑見則孕是以禽而感于星

也。嘉陵之墟有鳥曰鷇鷇臨溪而啄影則孕吐于口而生。是感于水也。扶桑之野有鳥曰攝光感日之精。千歲一孕。其形如龜。是感于日也此三禽者爾雅不得而載焉由此觀之凡海外之荒國其不名之禽無稱之獸惡可窮哉是地無窮而物亦無窮也曰然則天地果有涯乎。曰日月之出入者其涯也。日月之外則吾不知焉。曰日月附于天乎。曰天外也。日月內也。內則以日月爲涯故躔度不易而四時成外則以大虛爲涯。其涯也不睹日月之光。不測躔度之流。不察

四時之成是無日月也無躔度也無四時也同歸于
虛虛則無涯是以日月之外聖人不能範圍之而作
曆日月之內聖人不能損益之而成歲故歷者循其
迹而作者也曰天之旋也左耶右耶曰清明不動之
謂天動也者其日月星辰之運乎是故言天之旋非
也規天而作歷猶非也驗諸運焉云爾已矣曰何謂
分野曰上古之輿壤也無紀不貢不賦穴居而野處
後聖爲之經畫九州以鎮其民人奠其山川須其貢
賦地于是乎有紀由此觀之聖人別九州而紀地所

以配天之文也。非緣星辰而紀也。夫星辰之茫昧、亦未嘗屑屑然而爲之分。是故象緯者天之文也。九州者地之施也。天地異位而合化。故聖人之烈照于天。若分野之所謂則六經之未述者吾奚徵。曰淵也聞魯王好天文譚星之士、四方輻輳而進。子何隱厥藝哉、曰懈人紀而貪天文戚孰甚。吾未之學不敢進也

洎曰此外史之天文志也。

名器

徵君將如齊魯王賜以黃金百斤徵君謝而不受乃

以所秉之輿賜之徵君出會之疆對會使而言曰憲

聞先王辯物以章軌。光耀一世。故車服有等。爵賞有

慶使諸侯士庶無相瀆也。今會王之輿諸侯之器也

而賜布衣之士。瀆也大矣。夫禮以防瀆。瀆則僭。僭則

淫。淫則亂。亂則滅。春秋之鑒固不遠也。諸侯之欲親

士。豈無彝器而必以輿乎。焉可瀆也。昔我漢祖翦彊

秦之緒而光有天下。封建同姓割土而諸侯之會得

以徼福于周公伯禽以庇其子孫保其宗廟而恒有

其國朝覲以懷之宴享以親之錫命以榮之此天子

所以寵綏諸侯者也。然諸侯不能有其民人、食其廣土、以進其職事、有封建之形業而無其權命、以魯國之弱、不于此時躬修仁義以懷其民神、則百歲之後魯其爲墟乎、而況瀆其器以自同於徒行之旅、是失其所載、神弗祐也。夫爲士者猶策驢以代勞、況于諸侯乎。今去魯而出疆、朝歷山川、夕犯霜露、士之勞也。若乘齊王之輿而見齊王、則齊王之輿猶魯也、齊王以爲魯不能禮而瀆之以器、士不能貞而瀆之以躬、是輕隣國而耻士、又何逢焉。夫天子以輿載命、諸侯

以輿載職士以輿載道今以載職者而載道弗可行於諸侯也子爲我辭魯使返其輿而告魯王魯王歎曰齊其得士乎是歲魯王俘其弟妻以寵妾易之君子是以知魯之不能禮也

天祿閣外史卷二終

天祿閣外史卷三

賓齊文

待士

齊王饗徵君以宋次及李元爲其齊國之東鄙賢士也次及孔紹祖曾狷爲其曾爲齊之一壞也左權獨耻之乃據盬而嘯謂齊王曰昔者楚趙會盟之際有按劍絕羣一言而定楚趙之盟者王以爲誰乎齊王笑曰此非平原之食客毛遂也曰毛遂爲趙之長城而王輕之何也曰寡人聞之醜女不能冶時盛則變

醜士不能忠。恩盛則激。若毛遂者特激于恩之所感耳。故曰戰國無黙黙之士。亂世無優優之臣。其是之謂乎。曰噫。何王之懷抱不明也。夫口舌長短之士。使之在定國則黙矣。爭利怨戚之臣。使之在治世則優矣。孰謂士有不易之行哉。宜王之席臣于末光而不能激也。且夫以齊魯之士則親之。非齊魯之士則疏之。是臣之後于三子宜矣。苟有士産于絕國者。聞王之風而歸之。其視臣猶臣之視齊王之士也。王將何以待之乎。臣與徐淵張裘朱儁四臣者。皆食客之徒

無重于齊國恐一辱之後天下之賢俊必以臣之故而逝矣由此觀之臣雖食客未嘗不爲齊重也齊王有慚色自是宴饗齊王獨加禮焉

齊姬

齊有閹者通于齊王之姬姬譽其閹者于王乃使人代其閹職以閹者能歌舞而美故得昵于左右在王之宮歲餘閹者畏誅而避于市姬以婢索之謀洩于宮齊王方與姬飲酒命姬鼓瑟姬以目窺于庭瑟音不和齊王撫觥而叱曰汝有瑟技而寵于前今鼓瑟

而音不和。汝何爲者。姬跪而進曰。妾之幸于君王。猶魚之狎于江海也。江海不爲一魚而深其流。君主不爲一妾而深其恩。妾之寵寄於瑟。妾之戾亦以瑟諭也。君以瑟之故而戾妾。妾自以爲必誅而無悔。雖然吾君爲伯王之器。操英雄之柄。何明于鼓瑟而闇于謀國耶。今全齊之民。其不爲瑟者亦寡矣。苟鼓瑟可以和民。是罪戾在妾也。不和于民而和于瑟。瑟何利於國哉。和瑟之音在妾。和民之性在君。君誠以妾之寵寵于衆。以瑟之和和于民。則妾雖就鼎鑊之戮。而

諸侯皆以明歸君也。王曰、汝欲吾以和民、亦猶汝之和瑟與、吾雖爲東藩之王、民無責焉、治撫全齊之民、皆天子有司也、吾是以朝則晚宴、夜則早寢、無憂于心、無勞于力、故飲酒而鼓瑟、無事于民、吾欲汝相諧而被于音樂、其寵祿以終吾天年、而況天下一統、海內一王。禮樂雖未暢洽。而典刑尚存焉、故諸侯藉天皇以行樂。雖空其國中。而外無敵國之釁。內無大臣之氛。此吾所以樂也。若齊民之弗和、固有司責也。今之諸侯、朝覲則不得述其職。交隣則不得尋其盟。雖夷

狄作難而諸侯之兵不徵亦以靖諸侯也吾何爲哉姬因泣于王曰妾聞諸侯接壤光輔王室千秋之後安知不爲戰國乎今亦季世也權降于下國無綱紀災異紛挐苟網横鶩鄰國之諸侯豈無勞心焦思而謀其國者哉是以周室側而桓文伯二世暴而高祖興故智者不失時而守默伯者不逆民而從欲願君熟計而勿與俗羣也徵君聞之曰吾聞智婦多淫淫婦多藻其齊姬之謂乎

將才

有燕將亡于齊能爲雲梯之術善舞戟以好鬬殺一人于燕市遂奔齊齊人留之因進于王王曰寡人非用將之秋也請却之次日復進于王歷試其藝王曰寡人非任將之才也請舍之燕將耻不得見于齊王乃訪徵君于會稽載拜而告曰僕燕之鄙人也以薄技遊于齊一見齊王而不能用僕是以進不得揚于國退不得耕于野年二十而無所成名因薄技之累也先生以仁義之策干諸侯齊王禮事之以爲上賓光被鄰國而天下士趍風焉僕以亡命之徒不能自

飾竊欲謬附于青雲之末苟得以片時假譽于王僕之榮也昔鮑叔薦管仲而霸桓公蕭何進韓生而興高祖今先生有鮑蕭之明而僕無管韓之畧所以屢黜而不悔也僕聞大厦之朽棟以之削而爲椽則不知其爲朽也高岡之枯竹以之織而爲籠則不知其爲枯也藪澤之賤士以之汲而爲臣則不知其爲賤也僕雖抱朽棟枯竹之資亦可以爲良工之一用願先生其汲之苟有小裨于國家無忘報也徵君對曰先生之言善矣如得用于齊則何如哉燕將曰僕將

以兵術說也今漢祚不振夷狄內侵國無良輔郡無循吏重賦歛十室而九空藏刑罰十夫而九怨何岌岌也得一賢王而圖之起桓文之絕業盟會諸侯以誅姦爲名而尊王室安兆民衰則扶而翼之危則繼而興之此霸王之權也今爲諸侯患者無他有國而無土有位而無民無土則不能闕其國無民則不能尊其位諸侯晏然以爲百世不易姓而化也故無事于富彊其國不知異姓之夫提劒而步剪諸侯如決囊當此之時雖欲求一錐之壤以爲安亦不得已而

況舉桓文之業耶此僕所以荷戟而寒心也昔子產圖鄭而晉不慮其彊范蠡謀越而吳不知其霸弱不忘耻小不忘釁故能保社稷而懾諸侯今齊國地方千里限之以岱嶽經之以漯河南有濟兗之利北有德景之饒堂邑之戰場足以講武三面而臨馭諸侯又多智謀之士皆擬于盼子機變之儒皆侔于晏嬰若齊王樹德而懷仁務農而講武委僕以攻戰之任隆先生以帷幄之責而國之權在齊玉誅一不軌曰天皇誅之討一淫國曰天皇討之應運而舉王霸不

足爲也徵君喟然歎曰憲聞之天下有道則英雄偃跡而高臥天下無道則英雄吐氣而齊聲由今觀之王室其將卑乎燕將曰昔我漢祖虎變於前而創不拔之業光武龍翔於後而建中興之功劉氏之天下二祖豈能自爲哉謀臣猛將雲合而熛舉被見失策神懾而鬼驚故二祖一朝而成帝業今齊王失士而求諸侯是何異于失網而求魚乎夫王室將卑謂之隆諸侯無權謂之雄僕誠所未喻也何則王室隆而諸侯謀權者必危其身王室卑而諸侯無權者必絕

其統。今齊王之權何有哉。僕是以知諸侯之不能扶漢也。徵君曰先生有良將之才苟得志于齊二年而修武五年而積粟齊其霸乎

封禪

齊王將遊泰山問于徵君曰敝邑有封禪之山非天子不能舉也秦始以諸侯之國而舉之非僭與徵君對曰憲也聞之古者天子巡狩朝諸侯于明堂祀羣神于岱岳。觀民風以布王政未聞有封禪之舉也不經孰甚矣。天子一日有萬務。其勤惕也如是。豈能懈

其萬務。率之以臣庶。曠之以時月而後心于封禪。勒
功德于無知之石哉自古迄于秦好爲封禪者七十
有二。然茫昧而不可述。大抵皆侈心之主也炎漢重
離我二祖光耀前後豐功令德不能殫紀其盛然亦
未嘗蹈前王之陋規而舉封禪文景紹厥休烈海内
幾刑措之風固盛王素主也至于封禪則耻之及孝
武即極玩武佳兵傾海内之命運府庫之積而肆伐
匈奴使百姓去家室之樂而身顯功烈之名。致符瑞
求神仙茂舉封禪以建榮號是以漢祚中替卒不能

休隆于前也。歷至于今，譚封禪之事者，猶昌而未熄，豈非貽謀之慮與。若秦之始皇，又何道哉。今以大王之賢而光濟王室，可以跨秦而登周也。誠能偃泰山之碑，摧梁父之碣，毀雲夢之銘，修明堂之典，以臨天皇而招八國之諸侯，是王之顯功踰于桓文也。何必慕狂秦之後心，追七十二君之陋軌哉。齊王曰：先生幸教，不穀美矣駿矣雅矣弘矣。乃命左右紀之。

留賢

齊王蠱色不能恭禮賢士，徵君將行，關吏聞于王，王

使五臣置行姬侍于王之前以袂掩面而問曰君命五臣置行者誰耶豈非徵君爲乎齊王曰然姬乃叩頭而諫曰君能愛士而不能與之謀若以妾故是妾得戾於齊之社稷妾雖非薄不敢以色蔽士夫徵君志士也何君之愛士不如愛色耶請賜妾以死無使爲諸侯笑齊王曰汝且休矣吾將禮而用之明日謂左右曰寡人將築臺以拜士可乎左右曰吾聞築臺以積民怨何士之爲昔高祖拜韓信而與漢未聞築臺也君今傾心于愛士而驟爲築臺之役吾恐天下

之豪傑解襟而息也若不得已或醼之以醴酒而賓之未爲簡士也君其醼焉齊王哂曰然巳寡人其醴乎左右曰今齊民巳聞築臺之命而不聞醴酒士聞此言亦展心而疑君也昔楚威王有寵姬通于閽人楚王不知也而庭有鸚䳇竊于玉此事雖鄙可以喻理故王言之出不可不密也徵君聞之遺齊王曰夫士爲天下靖紛排難而立功于國家者豈徒受人之爵謀人之祿而利其子孫乎哉忠不可隱道不可沒故去一壑之樂而羈於斯也以士之初心得天下之

賢王而建明之何功之不成。然士之所以必俟賢王之禮貌而定去就者，豈飾于世哉。士之委身于君，猶女之結髮于夫也。禮不具而求媾則女耻之，恭不崇而求遇則士耻之。孟子曰：君子豈不欲仕哉，又惡不由其道。夫士，國之幹也。木無幹則根抵朽壞而葉無所依，國無士則綱紀陵夷，政教蕩然，而民無所附。故賢王之待士不可苟也。臣聞之聖哲之處巖穴也，諷以詩書，陶以禮樂，被短褐而不慼，耳藜藿而不慊。故四皓有采芝之歌，楚狂有鳳兮之詠。彼豈樂于遺

世耶。亦其所處之然也賢王知其然隆之以禮貌養之以厚禄。聲色不盡于其志讒佞不奸于其心則天下士亦傾肝膽以報于上效牛馬之勞履難死節而不辭也臣雖不才數奉謁于王之左右矣今左右無椒蘭之讒而臣蒙不禮之辱雖結髮于賢王而朝夕以心事之恐四方之諸侯皆以妾婦畜臣也畜臣以妾婦其如賢王何此臣所以必行而不可留也漢室告季王知之乎權姦弄柄王聞之乎臣行之後願王其留意焉無以臣言忘也臣將遊秦楚魏晉以告諸

侯陳王室之故請諸侯戮力而輔王室臣之願也王

其圖之是歲徵君入衛

天祿閣外史卷三終

天祿閣外史卷四

賔魏文

入梁

徵君入大梁說魏王曰今天下之義士皆高賢王之名賢王何脩而致此哉夫以王之賢而據大梁以爲固大梁天下之衝也地盤乎中原勢臨乎四鄙虎牢以爲闗河洛以爲渠嵩山龍蟠二崤虎踞名山巨川高臺麗苑不可勝數四民之務悉會於此誠哉帝王之業也周以此營漢以此興諸侯雖强可以四面而

制。故大梁之國。天下莫盛焉。今王之賢。過於信陵。大梁之士。優於劇孟。廣武之場足以練衆葵丘之地足以盟諸侯乘此而興霸功必倍之。夫賢王固漢室之親王也再傳之後必歸賢王、坐享富貴之樂以待其授不亦美與臣聞王之宴也楚姬舞於前。吳姝歌於後。趙女鼓瑟於左秦娥泛箏於右賢王之樂埒於天子而又有仁義之高名此諸侯之所宗也雖然臣以爲當今之勢。不如中葉之盛亦明矣。夫得時者勿怠得士者勿失。故智者料于必然。仁者謀于無形。願王

先必然之料決無形之謀而後享富貴之樂則漢室復隆于賢王也主何默然而揖讓于諸侯哉魏王變色而言曰噫嘻此寡人之所諱也徵君對曰王何諱之爲也今漢室有周赧之漸齊民有倒懸之危老氏講于宮禁胡馬牧于王畿賞僭而刑濫民消而師疲盜賊已相呼於州郡而英雄未奮者亦畏吾王之賢明也王何諱焉宜急脩守戰之具復葵丘之盟以爭雄天下則上足以扶漢室下足以立桓文之功此諸侯之盛節也今秦晉楚三國之諸侯其樹霸之心久

矣。彼皆大梁之雄隣也。此時一失。則王不能掩帷而臥。雖孟門太行之險。奚足恃乎。魏王曰。先生以佐皇之器臨于敝邑。幸誨寡人。寡人蒙鈍。怖慄而不審所謂也。及茲暇日。請交暢而譚可乎。徵君對曰。臣聞謀密者事無釁。名完者身不戮。臣願王密焉。魏王曰。寡人行此謀也。苟諸侯不從。奈何。徵君對曰。今爲王計亦不過尊王而已矣。以尊王之名而勸諸侯。何諸侯之不盟。以尊王之名而誅匪臣。何匪臣之不靖。以尊王之名而刈夷狄。何夷狄之不賓。以尊王之名而綏

黔黎。何黔黎之不懷。此一動而名實歸也王壹圖之

圖霸

魏王觴徵君于平臺魏王問曰寡人之邑與秦晉何如徵君對曰臣方遊齊魯而未及秦晉不敢以虛辭奉王也魏王曰然則齊魯與寡人之邑何如徵君對曰齊魯地方千里猶大梁之國也齊魯之山川猶大梁之山川也齊魯以吳楚幽燕為隣猶大梁以韓秦三楚為隣也周召之所封世有餘澤亦猶大梁之所造也四者無弗均焉。然則王奚不問臣曰諸侯之脩

德與寡人何如而乃以國問也且大梁之國賢王得而封之賢王不得而號也大梁之衆賢王得而安之賢王不得而役也何則以有國而無權也無權則政令不出賦稅不貢是寄之以藩封而實與祿食之臣一也昔周之封諸侯不過百里皆得以有其民神出其政令貢其稅賦而述職焉今諸侯無職之述故封國之制過于周而實不及否則天子之于伯子男今皆去其壤地而何獨優裕于諸侯也夫諸侯以祿故國雖大而不能惠諸侯無權故民雖衆而不能威此

諸侯之所宜恐也諸侯宜恐而不恐宜憂而不憂如是非王室之治安則不可王室危而諸侯不憂何也今之爲諸侯者未有若王之賢而愈懈厥德賢王之足以爲盟主天下士皆已決之矣賢王誠能陰施仁義延天下智謀之士而充其庭練兵於講武屯粟于敖山而盟會諸侯以靖王室揚義聲於海內建丕業于無窮也以王之賢豈能俛視王室之傾乎夫賢王爲宗國謀也雖握之以權而不爲眦睨之以勢而不爲僭張之以形而不爲逆何則侯其治亂而爲之詘

伸也治而不順則諸侯之皋也必蒙天子之典刑亂而不圖。則王室之繼也必在異姓之豪傑。此時運與人謀同而順之者昌。逆之者殃。不可怠也臣今得侍賢王於平臺之宴幸無以一觴之寵而忘天下託遂叩頭陳謝魏王避席亦叩頭而謝酒酣歌鹿鳴之章君子是以知魏之必霸

辭爵

徵君居大梁三月國中絃歌而治有司欲聞于天皇而爵之徵君謂國人曰予向也皋以孝廉辭而不就

今遊茲國豈復求仕耶苟有仕進于惡不以孝廉就
也今朝廷之賢佐有陳寶張李之屬巖穴之潔士有
郭徐袁周之徒皆于善也吾欲進則必達其志退則
必樂其身而享其名是進退無累於憲也而又何眷
眷乎然所以踽桓而不就者以朝廷之權寵盛而名
幹衰憲紀弛而刑辱濫不數年而王室之難將日至
矣吾寧蹈海避世而潔名於漢廷以免龍逢比干之
屬不亦可乎今憲也遊譚諸侯諸侯折節而賓之不
可謂辱也抱伊管之志非押非闔非從非衡非堅非

曰非刑非名不可謂術也勸諸侯以奬王室不可謂諂也苟王室大壞而諸侯不扶羈名者爲河陽之召滅義者爲秦政之呑則予當結居于南山之坡被褐鼓琴以詠先王之遺風使諸侯鼓鞞之聲無相聞也

昔者周道衰仲尼歷說諸侯而不遇伐木削迹其困甚矣今予智不及仲尼而無伐木削迹之困是以私自揣度而信吾志之必有亮也若軒冕之榮何足以

警予哉國人曰曰徽君之入國也農不怠耕女不怠織有司刑平而不貪徽君之風一何淑也今欲損我

而往。必有憤志。一國之衆將投命于徵君矣。其若之何。徵君曰。寺憲也。何以重于魏哉。國多温民。故俗易化。上多靖吏。故刑易平。非憲之力也。言未終。國人爲之作康歌。是歲魏饉。首山崩。黃河無風而波。徵君歎曰。民作康歌。奈山川何。區區大梁。其無以爲漢室乎。

繼立

徵君入見魏王。長揖而言曰。魏國天下之中原也。人民以守之。山川以鎮之。自先王以來。國無大警而生民之業日饒。固鼎地也。今國凶于饑饉。民無所賴。山

崩而河震民無所稟其憂在王采魏王曰寡人王室之叔父也社稷之安危寡人共之今天旣儆國寡人之戾也寡人雖處中土不能脩德蹈義徼福于社稷之神明以恐王室然寡人亦惟是泣血之族實無有德于羣臣百姓天不賜寡人以刑乃饑饉我人民崩溢我山川憂患我社稷蕩搖我王室寡人之顯戾不可拯也寡人有母結髮于先君而生寡人先君之側室生寡人伯兄先君曰側室之子雖長非嫡也寡人是命先君之側室亦舍長子伯兄而拾寡人告我先

君曰君無以妾之子爲長而命以國使妾有他釁唯嫡子仲氏立妾之福也先君曰立嫡之命出吾意也而議未布于外內以汝長子之故今汝以一婦而能禮讓且智吾之內釁由汝熄矣遂議立寡人先君之侍臣謂寡人曰公子可以避矣如不避必有內言是難基也公子其圖之寡人對曰此吾君之側室意也何難之爲侍臣曰公子誤矣側室之請惡知其不以心測君也君若謝國於宗廟千歲之後彼將挾其長子而與公子爭則何如是挾長以爲名而爭公子以

為篡也、若讓而後受、雖有篡而附令譽焉。且公子不聞伯夷叔齊之事乎、孤竹君以愛易長、而命立叔齊、國人疑之、伯夷怨慕而逃遁、國人哀之、叔齊若可以倖國者、乃遜而不與、天下稱仁焉、今公子先為叔齊之舉、而後伯夷之心、奚不可乎、有嬖人曰不然、伯夷叔齊、皆嫡產也、故能相遜其國而有令名于後、今舍庶而立嫡、其能遜乎、夫公子有申生之賢、而君無獻公之惑、側室無驪姬之讒、公子宴然而居之、至順也、又奚慮哉、侍臣曰不然、昔丹朱之于舜、商均之于禹、

彼皆異姓也。而猶避焉。今公子雖以嫡庶固同姓也、豈必皆嫡子而後爲夷齊之事乎、若驪姫以讒而禍晉國。則獻公之爲也、當是時、驪姫非特亂嫡也。以弟而使其兄、而況驪姫之讒得濟者、獻公在也、使獻公死而申生立。雖百驪姫。豈能亂嫡庶之名。而致新城之難乎。今君之側室、其子雖庶兄也、公子雖嫡弟也、其名不完、故有後釁、公子以嫡則不可避。以弟而遜。人孰不然。是公子有遜兄之名。而不失得國之利。且無釁于後。名全于叔齊。而智高于申生也。寡人是以

行先君之側室聞之而憂告先君曰夫人之公子行
矣君何不聞妾之子不可奪也意者君以妾之故而
遷其前言乎不然何公子捐國而行也若公子罪妾
妾將攜其子而假君子所以賜妾與子也妾與國孰
重妾與宗廟孰重妾與公子孰重妾在而公子行妾
安能一日求活耶顧君亟反之非為妾也為公子也
為國與宗廟人民也不然妾雖萬死而不足贖君之
心胡可明也先君遂返寡人于國寡人之母不能亮
先君之心又不能以寡人之返國而亮側室告先君

之心以爲中讒也而側室死焉先君有疾寡人之兄
亦不食而死先君將薨執寡人之手而命曰汝毋恃
戾禍莫大焉雖及黃泉無相見也吾子勉之寡人是
以朝夕泣血一目玷明固寡人之惡也今天之爲敝
國禍小心畏忌無敢諱也若王室討敝國之罪忝辱
宗廟何徵君對曰王之是心也足以察庶物而和諸
侯乎雖然今之菑害共王室之憂也憂在王室則饑
饉崩溢豈惟降于王之一國哉臣爲王道之夫今之
諸侯朝而不貢無壞也故山川之崩溢不必懼焉貴

而不親無民也故百姓之饑饉不必咎焉王無是職又何以爲宗廟辱臣故曰王室之憂也魏王曰然則列國之壤地人民苟有饑饉崩溢之禍亦不足以爲諸侯憂乎曰四方有難則王室憂王室有難則諸侯憂由此觀之諸侯雖無職亦安得而無憂也唯賢王密厥志而已諺有之曰農勤於朝女勤于宵宵必顧桿朝必望雨言得時毋怠也王其圖之

桃林

徵君以桃林之事說王曰臣遊夸父之山瞰桃林之

野每喟然歎息曰武王商之諸侯也一舉而移商命非篡也以有道而易無道也。及紂死武王仗黃鉞而不誅祭以天子之禮諸侯稱仁焉乃脩文偃武放牛于桃林之墟歸馬於華山之谷桃林者其在于茲乎夫以武王之賢當紂之厲從而奮之是猶水之赴絕壑。石之下崇岡孰能禦哉。當是時紂雖欲爲一旅而不可得至于牛馬反畜而縱之。何紂以天子而不如牛馬也魏王不答徵君曰賢王以臣言爲過乎魏王曰非也寡人之於王室媿不能效牛馬之勞是以不

答夫牛馬之賤勞于人而必思愛畜之紂以天子之貴讐于兆民而不如牛馬之畜乎寡人而今而後知天子之勞與牛馬同故能守其貴也徵君曰王之一言可以能國矣夫為天子而有牛馬之勞則天子益尊為諸侯而有牛馬之勞則諸侯益强為大夫而有牛馬之勞則大夫益顯為庶人而有牛馬之勞則庶人益義此臣所以有桃林之感也昔虞舜殛鯀而誅有苗伯禹掘壤而疏洪水伊尹負鼎而干湯周公吐哺而求士甯戚飯牛而興齊句踐臥薪而霸越墨翟

九拒而存宋曹沫三敗而復魯毛遂歃血而楚勤藺生完璧而秦靡夫以聖賢而有牛馬心故動德流于海内馨香覆于民神而民至於今不替是皆效牛馬之勞者也王其勞之魏王曰寡人何勞曰賢王欲固諸侯而强公室豈必獨運其勞哉尊賢而撫衆寬明而仁恕不遺牛馬使君子勞心小人勞力故君子小人投肝膽於中原而慷慨談笑而不辭也昔秦穆公舉百里奚牛口之下勞不坐乘暑不張蓋是以樹聲于諸侯而伯其國非牛馬之力乎哉夫君視士如腹

心故能顯其德士自視如牛馬故能盡其心此百里奚所以勞于秦而逸于虞也今之士豈無牛馬之心乎顧其君之任與不任耳賢王有強公室之志而使士無牛馬之心何哉爲賢王計誠宜以腹心結天下英雄之士不時舉之牛口而已也如是則士孰不盡心而奔走于殿下哉魏王慚而謝曰於此寡人之責也

諫獵

魏王獵于圃田之澤徽君聞而追之見魏王曰賢王

欲公室之疆乎魏王曰寡人欲强公室奈諸侯何徵
君曰是賢王畏諸侯之張羅而獵其後也雖然賢王
不欲公室之强則已苟得奮其志諸侯何畏焉今賢
王既不能强其公室而又以微行赦諸侯何也憲聞
之山林藪澤士之與鳥獸羣而棲者也故獵士則强
獵禽則荒惟賢王能得其士而失其禽庸王能得其
禽而失其士夫士國之雄也其潛隱於藪澤之間亦
欲望賢王之獵也今王輕千乘而爲此遊將欲獵士
乎抑欲獵禽乎獵士則士必振羽翼而爭投于王之

羅獵禽雖鸞鳳騶虞不能益于國也王何不念賢士之藪澤張仁義之網羅而田獵哉昔文王獵于渭國人皆以文王爲獵禽也而不知惟士之獵故一獵而得呂尚天下稱明焉今以王之賢而不效文王之獵宜士之不遊於國也魏王乃止其田而還

受餽

魏王使人餽徵君以桑落之酒徵君受而不拜使人曰君以敬先生之故而餽之以醴酒潤先生之令德且欲先生之無忘君也今受而不拜豈君之有簡於

先生而躁其默耶僕恐君之敬自茲弛矣殆不可求
夫先生四方之英賓也不得於茲國則之于他然諸
侯敬先生之心一也先生事諸侯之心亦一也苟諸
侯之餽先生亦受而不拜是敬弛于諸侯而先生卒
無所遇矣夫諸侯之餽士禮也餽而不拜是忽君也
士而忽君不可以聞隣國且以暴君之過于諸侯諸
侯亦以士之忽而笑吾君其若之何儆君乃鼓琴歌
簡兮之詩嬖人不悅曰先生以王人之佐不擇吾君
館諸儆國今儆君之餽而及使先生其不能禮矣何

以行道于諸侯乎徵君笑曰居吾語汝夫古諸侯之待士也宴之以太牢崇之以師禮故不以爵祿而瀆士晝則同席與之肆而議夜則合榻與之密而謀必行其志無疏之以讒無曠之以迹故士能竭其肝膽以忠于公室憲聞之天子之為萬乘可以屈臣庶而不可以屈士況于諸侯乎周之興也賢才輻輳于朝諸侯星拱于位故周室强則諸侯述職而覲天子周室弱則天子下堂而見諸侯夫士之係於國家如是而可以大豕畜哉此盧之所以受而不敢拜也且魏王

之譽于隣國者以得士之心也今以大承高士諸侯孰譽焉是長釁也無譽則孤長釁則亂公室其危乎夫長釁而危公室士孰輔之士不輔而求霸猶病者不用醫而求愈也以憲之狠劣不能勉事賢王以至於簡憲何戚焉子以忽而罪憲非所以爲聲也請以憲言達于王乎是歲也魏王復獵於圃田之澤徵君去魏如秦

卜諫

徵君去魏魏王方田于圃田命虞人卜之虞人三卜

其田而告曰。君之田也。小獲而大損。魏王曰、既獲而損何也。對曰、是卜也。得兌之三。其辭曰、田獲三狐。得黃矢。再卜得漸之上。其辭曰、鴻漸于逵。其羽可用爲儀吉。今臣之卜田也。有獲狐之功。而非羽儀之美。有漸鴻之逵。而蒙得矢之名。夫黃矢賢士之象也。鴻既舉矣。何以羽儀於國。狐雖獲矣。何以黃矢爲功。由是言之。君之賢士失矣。將無田乎。左右曰、嚮也君遊於圃田之澤。徵君以田諫。今君復田于茲。徵君不諫。是徵君去矣。意者黃矢卽黃憲乎。夫憲也以直聲動于

諸侯言必符則行必蹈素不臣天子而賓諸侯不求榮爵而安韋布不謀爵祿而甘黴藿懷廣裕之度負淸皜之風遇于時則揚眉若飄雲不遇于時則拂衣若振葉此許務之耿光而顏蘧之淑節也君幸而得之以爲賓國人私慶于市三月而盜不欺商旅不爭價郡無暴吏野無啼民此皆黴君之隱績也而君以田故諫而不從臣慮其必行矣君得禽于田而失士于田其利孰重若黴君未行君猶可圖也魏王不聽是歲魏王覲甘露于譙明年魏王薨

取謗

初徵君去魏魏人怨王流言道路左右告王曰國人有辱君者請誅之可乎魏王曰何爲辱寡人也左右曰辱君以遠士毀而謗者千人怨而譏者一國國有謗聲君何以結諸侯魏王憮曰辱寡人之故其黃憲乎寡人雖無令聲于國亦諸侯爵也失一士而辱寡人寡人其不勝辱矣寡人有失士之過有惠寡人者速諫而返之寡人唯是嘉其能諫賞其鑒賢且以績譽于諸侯今不諫而遂謗以寡人是辱無乃不可乎

寡人聞之衆口歸譽不勝一夫之毀今毀寡人者徧于國中而又使寡人誅之免遠士之謗而先誅謗之刑不亦悖哉嗟乎寡人老矣王室告難而諸侯不輔非寡人之憾也君子曰悔而遁其無終乎

去就

徵君過魏國之疆周衆邂逅於道而問曰自吾子之入魏也諸侯咸傾耳以納令聲是子有殊遇于魏王而海內之士悉欲負策而入魏此誠展志之秋也今吾子出魏疆而託于一旅衣之以敝褐乘之以蹇驢

弟子七人童僕二人執御者三人蕭然于國門之外何淪落如此哉意者魏王之器不足以輔飭與今漢祚遭季權雄角立賢者屏迹於草莽以痛王室而覿望諸侯若徐穉砥節於豫章吾子高步于汝南周璆守操于樂安吾子振美於漢庭今之賢士子其卓矣而猶皇皇不遇況繩墨中之數子豈能學邯鄲之步耶嗟乎嗟乎吾子行矣何國之如徵君莞爾笑曰甫之所如者子之所去子之所去者亦甫之所如也又何問乎乃揚綏而別周舉挽其袂悵而不言從者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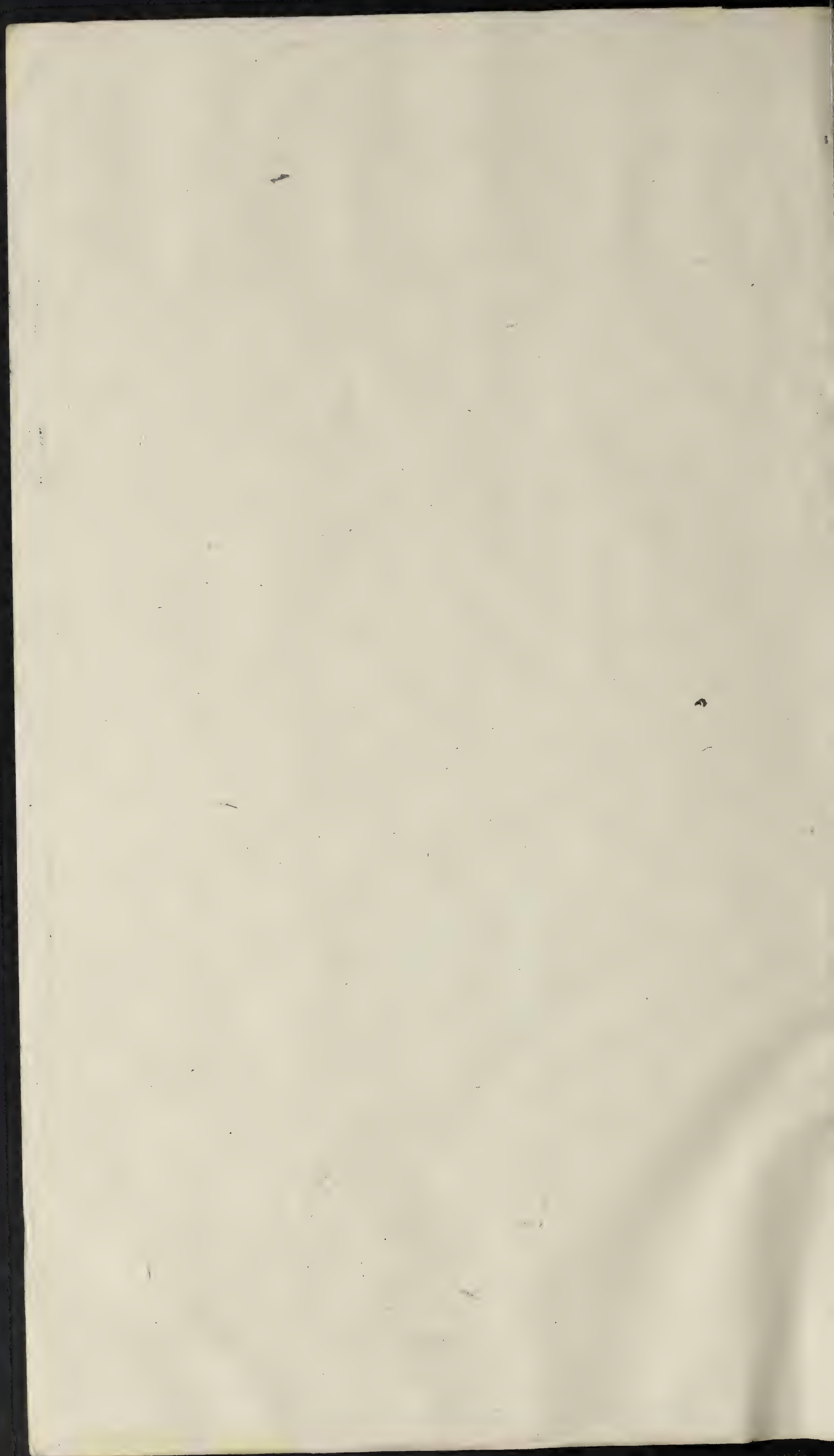
夫子將如秦

去魏

徵君既去魏魏人告王曰徵君却魏而奔秦必有無禮于魏請行間于秦王以疑其心可乎不可乎魏王曰可寡人欲執其所主而後間彼賓於敝國不告寡人而私縱之不惟有納賂之辜且以導釁于隣藩而笑同列刑在先王之明典不可宥也乃命左右執之館人懼而赴秦告徵君曰君以夫子去魏之故不聞于君君將戾僕以僕為夫子賂也又導釁于隣以為

諸侯笑欲聲我以罪戾加我以典刑僕其若之何夫子之令德英誼日夜結于君心若返駕于魏陳以去故豈惟宥僕而君亦以棄賢是慊且無惡于諸侯夫子亦可以往來於其國而車馬之從繽紛于秦魏之郊夫奚不可乎吾聞之聖哲之出將以仁諸侯而撫百姓今以一館人而不能使其庇僕死之後恐夫子無所主矣夫賢者之于諸侯先所主也無所主而寘諸侯人孰信之微君答曰魏王之賓也素無國士之遇甫之館于魏也亦無待人之辱可以去而不就是

吾矜也魏王何爲雖然諸侯之脩德未有甚于魏王也色荒于内禽荒于田吾數諫而不聽是竊效宮奇之愚而不爲百里奚之智也幸而魏王無逐客之令以戮天下士寵也得以翩翩而逝焉吾子義不韙矣子欲吾返魏而就吾亦何聲以辭秦之聘哉若不得已唯是奉尺簡于魏王陳吾所以去之故明吾所以不返之故宣吾所以假館無妨于子之故子必免矣乃遺魏王書館人歸魏是歲魏人求盟于秦





賓秦文

遇樵

徵君入秦倚歌於渭橋有負薪者過而問曰子何人斯倚歌於渭水之梁乎徵君對曰甫漢室之徵君也弔古於秦悲而倚歌非汝所測也負薪者曰今游秦之士援跡於渭橋不徒游觀以爲樂也皆挾策懷珍以干秦王而士無遺於隣國秦號爲得士子以漢室徵君下臨蕭壤使一見秦王秦王必以子爲上國之



賓富貴可立而俟也子奚洋洋然倚渭橋而悲歌乎
徵君曰非甫之志也故慷慨悲歌以自激耳寔也豈
甯戚之流乎負薪者曰吾秦人也以負薪爲職氏秦
之名山廣谷遺基故苑吾皆得而樵焉子欲弔古于
秦以釋厥志吾爲子肆言可乎徵君輾然而偶笑曰
出于機入于機同游于機浩浩乎磅礴于機而忘于
機負薪者曰吾惡知人忘于機乎機忘于人乎人與
機相忘乎夫機發于無極之原智者覺之愚者忘焉
故萬物緣機而生緣機而動天地如之而況于物乎

吾與子遇機也吾與子言機也子以吾爲忘于機而不知吾以子爲忘于人乎徵君不能對旣而曰子言秦之狀也憲也願聞之負薪者曰吾忘于機子忘于人而奚不忘負薪之子乎徵君曰吾始知忘于機者化于機覺于機者忘于人乎雖然吾以仁義爲機而得其名子以斧斤爲機而得其薪薪者得於斧斤而不得於子是亦忘于子也而子亦豈忘于機者負薪者曰噫嗟乎吾與子之爭于機乎鑽焉鑿焉而不得其源乎吾已矣哉今日暮重關渭水東流秦嶺蒼然

烏攢雲木。有廬在焉。請與子偕歸。以薪爲榻。舉巵觴。飡鬼草。聊以娛子懷也。負薪者曰。子如不言。吾請言其略。以娛子之游。夫秦四塞之壤也。雖偏鎮于西陲。而國之形勢。實爲天下雄。固帝霸之業也。若夫盤互而秀于南者。則終南太乙焉。嶐崔乎陰于西極而東望潼關者。則華嶽焉。東注乎咸陽。則灃水之所尊也其境有蘭池阿房之宮。咸陽之南。周之鎬京也。茫茫四陵。南北相望。秦宮所營。灃其鬱焉。豈惟涇水之塋陵哉。西北臨乎幽回而奕奕者。其梁山也。絪縕而蒼

苑內有離宮別館。昆明西陂。輦道紆曲而相屬者。秦
之上林也。鬱然起于鄠之東南者。有紫閣峰焉。其周
之靈臺廢也久矣。橫亘乎藍田者。有秦嶺焉。霸水之
所出。嶢關之所鎮也。絕于西域。而嫖姚之所開者。其
玉門之關乎。環于漢陽而微茫者。其鳥鼠乎。限於北
漠之陲。匈奴倚垣而窺者。此秦之長城紫塞也。捍蔽
乎朔方。而胡笳戰馬之所集者。其賀蘭之山乎。聲下
龍門。景入太華。而浩蕩者。黃河也。積雪千里而瀑布
之漭瀁者。則太白焉。判山峙于河。則大禹鑄鼎之墟

也若夫太液曲江之池。樂遊細柳之原。驪山之溫泉
新豐之枌社。隴山之九坂。長安之章臺。又有博望西
郊芙蓉未央長樂建章甘泉之宮。不可勝數。其近而
羅列者。皆鍾秀于雍州。其遠而環帶者。皆隱耀于關
中也。子之游秦。秦其知已乎。徵君謝曰。幸教甫矣。今王
室多事。而秦晏然。一日不能藉。雖藩籬四塞。吾恐胡
人整步而過藍關之險。平于九衢。太華之限。豁于戰
場。則秦人安得而峙乎。所以慷慨而悲歌也。負薪者
永肅而去。徵君歎曰。國有隱士。甫已知秦王之不能

好賢也。

洎曰。此入秦第一篇文勢錯綜變化。不可彷彿中兼賦體讀之令人手舞足蹈太史公後罕見此文

待樵

徵君復游于渭橋待負薪者來。左權不悅曰昔者夫子倚歌于渭上遇負薪者與之鄙談今又俟其至何褻身于野人。而失期于諸侯哉竊以爲夫子不敎也徵君曰汝未之達乎吾如秦三日矣而秦王不聞是左右之佞者衆也秦王招我以禮蔽我以佞則賢士

之負薪者衆也吾欲去秦是揣俟于左右而忽禮于秦王議者必曰無故而驟去非孟氏三宿之意也吾是以寄傲于斯乎乃假爲漁者倚梁而釣于渭水之流有漢使翟酺過而訊曰僕久不見叔度何落魄如此耶徵君對曰夫貧賤者士之素也用之則爲春陽不用則爲秋陰達則萬鍾而不加喜窮則一瓢而不加憂故仲尼聖矣不能爲夷吾之霸齊孟軻賢矣不能爲子產之與鄭何則遇與不遇耳今漢室將衰賢士淪落黨錮之釁方殷權奸之謀已奮矣有志者其

憂患乎。秦以千乘之國當世叔之季桓文之功烈。可一舉而樹也然而爭謀深識之士不集于國。潛韜縕策之雄卷跡于路者。豈秦之利祿不足以供天下之賢才乎。亦以左右之讒使之然也夫秦王帝室之同萘。而宗盟之首系。不以此時富彊其國。陰結諸侯。而扶漢室之危吾恐天之歷數。必授於異姓之手。以帝海內則秦王安得以藩封之爵而傳諸子孫耶。吾之游諸侯。為漢室也使秦王晏然而不顧其後則士亦拂塵而往矣。吾之不去尚冀秦王之過也三日而無

聞吾豈咎于秦王哉。窻也不仕天子而游諸侯。亦仲尼之衛之陳之宋之所爲也。終不獲志。則卜居于山林。以諷先王之典謨而已矣。豈自同于羈旅之徒乎

翟酺曰。夫秦恃百二之固以輕賢士。其不能爲漢室藩也亦明矣。以子之才。上不臣于天子。下不交于諸侯而猶偃仰當世。是洗巢由之耳。而負伊尹之鼎也今漢室之難。發于鉤黨。此亦諸君子之激也制羣小而自制。不亦悲乎夫陳仲舉竇游平李元禮郭林宗范孟博之屬。皆子友也。今天子方高子之名。盍亦就

蒲輪之聘。靖朝廷之路。而解諸君子之憂乎。奚必以意氣賓侯王。譚笑輕爵祿。而若是恝也。且吾聞之。鱣鯉游于百川。不如江海之深逝。朱鳥游于山澤。不如雲漢之高飛。賢俊游于諸侯。不如一王之殊遇。予其慎所游也。徵君答曰。是則然矣。先生獨不聞江海之逝者。不能棲遲於芳藻。雲漢之飛者。不能飲啄于清流。一王之遇者。不能詘伸于爵網名羈之外乎。鉤黨之議。非諸君之憂也。王道壞而重臣危。不可以濟。先生其行矣乎。遂送別于茂陵道。翟酺登車。惘然遙謂

徵君曰。時哉各努力也予其豊矣

誅賞

秦王聞徵君入秦。三日不得謁。誅左右之蔽者五人。令國中絃歌以逆徵君。秦王侍于宮門軍武執戟。庶人執旂。車馬輻輳觀者慰曰。今日得見徵君也徵君至秦宮。秦王欲爵之授以冠舄。徵君辭曰。不可受也夫先王之爵祿。自畿甸而頒于侯國。太宰掌之。天子不得而私其臣。諸侯不得而私其士。故詔爵以德。詔祿以功皆天子之明制也至于衰世庸主廢滅先王

之法爵祿無紀。軌物不經。挾權據寵之家珠玉以爲淵。丹青以爲谷羅綺絲竹之樂。交陳於前。亘以長夜若此者豈皆君之賜予賞寵幸于士庶。借威福于人主。無德者爵無功者祿。百姓怨困于下而國病矣。人主疑而不能悟。惛也悟而不能振弱也主弱則臣強。強則侵侵則毒臣毒于內則諸侯毒于外其始彊也亦以爵祿而私士。遂至侵溢而不可救故勢合則戰。勢分則盟。力合則戰。力分則盟。謀合則戰。謀分則盟此七雄之所以相持其勝也而況當是時以爵祿役

天下之士者皆有國之諸侯其權可得而爵其地可得而役其民可得而兵其士可得而臣也然帝秦而爲民魯仲連猶恥之是士非不欲臣于諸侯也無道之國安得而臣哉今諸侯有位而無國其勢又難矣無國是無民也而遽爵其士士必蒙戮况諸侯乎夫漢室雖弱未有周赧之窮宜以扶漢室爲名而謀其國則諸侯之業光免賢王封千乘之爵而有萬乘之勢士之日夜望秦而驅馳者亦欲以漢室之故而陳于王也若賢王有其國而國之人民土壤皆奉職于

玉則士亦不必至矣士至而爵之亦不辭也賢王惟
無國。故不可爵一士而使之謀。秦何則漢室之君臣。
猶議禮于庭而攬天下之地圖。頒諸侯之爵祿。建榮
號于海內。行賞罰于郡縣。而一統之形未剪也賢王
欲謀秦而扶漢室豈必爵一士乎。故曰得民之必者
不以威武得士之必者不以爵祿。得諸侯之必者不
以山川。亦自得其必而已矣臣之入秦也月始受魄
而臣之見王也月已幾望賢王以為左右之蔽而誅
之。求士誠急矣。奈漢室之典刑何也誅一人已猶不

可況其餘者耶夫薇士不可以爲律也薇而誅之使有譏於王者則如之何不達於王而殺其士於秦國之境者又如之何賢王誅左右以薇辰樂臣以爵祿賞臣以冠舄皆非典也臣故不受夫死五人而得一士賢王何利焉是以一誅賞而動漢室也且以迫秦後不可以爲盟主王其圖之秦王憮然曰然則寡人爲之柰何對曰雖然猶可爲也今秦之有司天子之臣也王宜以爲情告于天子之有司聲以私進美女之建蓋其罪與薇均也今有司亦以其情達于天子

則王之慮必釋。而親親之恩堅矣。雙入史綱曰何必。然則君之計。宜以誅左右之威而收秦民乘士之歸秦而速伯功。倚秦國四塞之險而會諸侯。當漢室累卵之危而布文德。此一時之顯名盛舉也五伯之功。皆謀于速而鑽于機。故名顯而功集。今天下初啓難世以誅賞之小瑕。而詭掩曲飾以求媚于時臣恐天下事謝叅何以達聖哲之權。耶鴻駿之業。竊爲君不取也。秦王笑曰。何言之易。何言之易寡人方與徵君游禮樂中。惡及茲也是歲少微見於秦。

盟會

韓臣將尋盟秦王問于微君曰韓將與寡人盟何謂也微君對曰夫諸侯親睦以寧其社稷以懷其人民使軍旅之士不相加也於是乎有盟之禮夫盟信之興也諸侯盟會以示好宴享以示睦故諸侯貴盟而賤役大國盟而不役小國役而不盟弗信則盟必潰弗盟則無以彰信也盟以彰信故潰盟者春秋惡之求盟而不直者春秋耻之夫求盟者信詐之機也是故諸侯未盟而戰將以養其戰也既戰而盟將以防

其救也故怠則乘之釁則動之窺怠而乘是吾以盟
怠也覬釁而動是吾以盟釁也以盟怠者敵必乘之
以盟釁者敵必動之故曰信詐之機也必欲盟故樹
之以信必欲潰盟故寓之以詐盟而守信者若葵丘
之會是也盟而守詐者若河陽之會是已夫天子與
諸侯不言盟而河陽之會則晉文之守詐於諸侯以
侵周室孔子曰晉文公譎而不正齊桓公正而不譎
此之謂也今王欲爲葵丘之會而樹信于天下則韓
之首盟不可辭也受韓之盟則諸侯皆嚮應而盟秦

齊桓之盛復轉于今矣不然則諸侯背秦之心猶韓之盟于秦之心也韓之土壤秦不能過韓之山川秦不能過韓之謀士秦不能過韓之人民秦不能過韓之精兵秦不能過韓之車馬器械秦不能過夫以不能過之韓而求盟于秦固天以葵丘之烈賜賢王也王其盟之秦王悅遂與韓人盟于錫谷

琴論

徵君燕居中夜鼓琴而歌幽風秦王使左右伺之通于館人館人覺私告于從者曰子之師也鼓琴詠歌

其聲鏗鏗然。是歌也果無心乎。從者對曰。夫心以生聲。聲以成歌。歌以暢志。若夫子之歌也何謂無心。館人曰。然則所謂歌者何詩也。對曰幽風。曰奚取幽風也。曰幽風王化之紀也。夫子思周室之隆洽而詠歌焉。泰其望矣。曰無刺乎。曰鼓琴而音嫕以和。歌幽風而聲嗈以舒。又何刺焉。館人謂泰王之左右曰。先生無勞竊也。請復于君可乎。左右返。徵君理琴。顧從者而言曰。吾鼓琴至幽風之亂。琴不起。必有疑者感之其泰王乎。從者對曰。館人嘗徵君曰館人何爲而疑

也對曰館人聞夫子鼓琴而歌卒爾問曰鏗鏗者歌其有心乎弟子應之以心又問曰何國之風弟子告之以幽又問曰有刺乎弟子告之曰美是以知館人之疑也微君曰甫有心而鼓琴君無心而疑琴琴亦應吾以疑滯吾以情何感而至此哉嗟乎夫人寄于幻化有有心者有無心者有有心而無心者有無心而有心者無其所無而未甞無有其所有而不甞有無亦疑也有亦疑也疑則機也機則感于機而應于機機之流于物也無一無萬無巨無杪無遠無近無

陰無陽。鼓舞化育。若知其存。若風之噫噓。而物竅皆鳴。日之照臨。而物狀皆朗。不行而赴。不疾而馳。此之謂機。故禹產于石英。契產于燕卵。頡皇悟于鳥跡。傅說報于夢寐。乞人哀而感申喜。介子歌而泣文公。瓠巴鼓瑟而魚出。曾陽揮戈而日反。其有心乎。其無心乎。其感于機乎。其應于機乎。今吾鼓琴而館人疑館人知也。吾弗知也。館人疑而琴蹇。吾知也。館人弗知也。吾是以有感乎物機之變易。如館人之疑而觸者亦多矣。小子識之。從者出告于館人。館人異其所云。

人曰夫子鼓琴于堂而有琴玷以為僕疑也夫子殆得其疑而失其人乎徵君曰此弟子之言也館人曰否頃有秦王之左右二人伺夫子于牖外以犯夫子之琴此左右之疑也從者其誤矣夫徵君撫琴而哂曰左右之伺王命也則疑在秦王也於左右何疑矣疑鬼之門也明神之庭也吾聞君子去疑而存明未聞汩明而畜疑也故君子遵禮樂以昭明其心遠淫邪以昭明其性躬政事以昭明其動辯忠佞以昭明其志濟煢獨無告之民以昭明其德猶懼其未廣也

察誹謗以昭明其過納諫諍以昭明其虛修蒸嘗以昭明其敬光庇國家以格于上下神祇是以世享其業子孫必興此后稷文王之所以光裕也秦王以漢室之子孫貴而無輔富而無民恃大而不修德疑士而不謀政後有興者亦始皇二世之爲也惜乎吾不得見左右而諭于王館人出從者侍而問曰夫子何屑與之論大道也曰吾聞君子無傲以傲而陵人人亦侮之以傲而陵君君亦賊之以傲而陵長長亦擊之以傲而陵弟弟亦狎之以傲而陵友友亦遠之是

以替名而扞善身必戮焉吾知免於今矣

燕居

徵君燕居與七子講業七子問曰孟軻孫況之後由道者可得而聞乎徵君曰道人之路也愚夫愚婦皆由之孔子盜跖皆由之何謂無道曰是路也非道也以路而爲道則可以道而爲路可乎以道而爲路則亦指仁義而爲塵埃乎曰汝何以道爲道以路爲路乎吾觀其由于人者云爾夫路也者緣仁義而名者也非緣路而名仁義也汝知仁義之非路而孰知塵

埃之爲道乎知塵埃之爲塵埃而孰知仁義之爲塵埃乎天地庶物皆塵埃也則皆路也安得不謂之道故君子仁義以爲路是亦仁義以爲塵埃也仁義以爲塵埃是亦塵埃以爲道也道衰于春秋亦隆于春秋若孔子及顏淵曾參子貢蘧瑗季札子產是已道熄于戰國亦鳴于戰國若孔伋孟軻墨翟列禦寇莊周荀卿是已其餘啾然噓其術于當時以立一家之言者殆不可紀若鄒衍虞卿愼到田環關尹喜庚桑之徒皆顯名諸侯而列儒者之林使孔子出必取而

裁之以納于道雖商鞅蘇秦張儀公孫衍申不害韓非之流其學不出于縱則入于横不入于刑則出于名馳其辭濫議以傾諸侯而坑天下之民然數子者亦皆辯慧博聞之士使其游於孔子之門孔子必不拒葢辯慧者考業之資博聞者達性之塗也如是則儀秦無縱横而韓商無刑名矣夫人之性不相遠也其質婉以愨而文之以詩書閑之以禮義則性成焉故性猶璞也不琢則不成今夫野藪之人多鄙市井之人多媚非理也其習使然也性固無間于野藪市

井之人也故循其習之謂情學其情之謂性因性而導之謂學不因性而學是助傲而飾巧也何取于學故博學而無禮君子以爲求性之泛禮者所以規厥性也學而禮則令名昭焉名昭而辱遠矣故居上而能靖居下而能默世有述墨氏者則以爲陋有慕莊生者則以爲僻有譚荀卿者則以爲曲噫三子者無盜跖之行遵仁而處遵智而達遵禮而動孔子之所必取也互鄉之童子無異於市井之人孔子猶與其進而況于三子哉故曰世俗不可與論古拘儒不可

與論道。其是之謂乎

僊論

秦王好僊、將築臺于宮以望終南、徵君諫曰不可、夫有國者、將以遠欲而親民也、故封建一國。則一國之民賴焉。不敢棄也民亦不能棄其所牧而求治於隣故天子遠欲以親兆民、諸侯遠欲以親百姓、百姓懷之是以能有其國、昔者周公封于齊而齊民頌召公封于魯而魯民說以齊魯之民獲其所賴也、今賢王受先王之遺業、而爲秦之諸侯、幾二百載而百姓日

耆田野日鬬死難效節而無離心者豈民性之本然哉亦爲人牧者有以幷城其民也臣始入秦之境野無肥民市無豐賈乞者載道倉廩不發臣疑以爲無諸侯也及賢王得臣百姓歡悅咸望臣之吐忠而諫也臣媿不能有益于秦而賢王亦亮臣之不能忠於前也故欲築臺以求僊窮覩于華嶽騁望于終南而爲遠民之舉以彰其欲何賢王之勤勞若此哉臣竊以爲過矣昔燕昭王欲致天下士斂民力以築千金之臺燕民猶病之況築臺以求神僊乎夫僊者非臣

非民。潛于山澤之間。垢衣癯形。飲水食草。得山澤之精以延年保身。窮莫甚焉。黃綺曰。爵祿不及而竊吁吸之術以自榮者。世之所謂眞人也。雖臥薪不足以喻其窮。嘗膽不足以喻其苦。左無吹簫之妾。右無鼓瑟之姬。珍羞異膳不得陳于前。文武侍從不得列于後。播棄父母。割絕子孫。不表于鄉黨宗族。此海島之鬼羣也。由此觀之。綺隱于商山。以皓爲名。其論神僊則恥之。故當時避秦之士。往往皆明忠信。樹廉恥。識君臣之分。審出處之節。如黃綺者。亦良可述也。彼豈

淪于神僊哉。今賢王捐千乘之樂。而爲此遊以自悴其身。孰爲利乎。夫爲百姓而築共臺。雖勞而不怨。棄百姓而勞民。民孰勞之是築。怨也。社稷之神不福焉昔我先王建國伯子男皆無封壤、唯諸侯是親、今秦以如繩之國、自賢王而絕之無乃不可乎嗟乎賢王特不寤云爾崇爵豐祿、亞于天子雄藩次壤據四塞而誰何賢子孫世守其業雖值亂世而不與王室同危、且足以樹霸若王運在、又可以與、其延年也如是、何希乎喬松何慕乎韓羨寂寞而枯槁哉、彼且悔之

笑賢王復希慕而爲之。是使松喬韓羡延頸于窮谷。而笑賢王之不智也。臣願王罷築臺之役以爲人民社稷計。王不聽。是歲秦饑。匈奴寇潼關。天王使中尉採金于秦。

黨錮

曹節亂王室。秦王問于徵君曰。王室有黨錮之難。何爲其然也。徵君對曰。仁哉問乎。夫豪傑結難。禍及于國家者。豈一朝之故。當其負天下之駿望。則人主倚之以社稷。就不以爲豪傑慶。而不知發難之端。亦萌

于茲矣。自甘陵之黨興。天下已知今日之禍。若陳蕃李淑李膺竇武張儉郭泰范滂之屬。一時號為三君八俊。名莫盛焉。而竇武陳蕃以執政為朝廷重。讜議合如應響。忠謀奮如疾雷。然諾相許。確如太山。其自負也如此。而竟不就。故名顯而望隆。君子之幸也。小人因其名而乘之。其難愈激而不可解。以至于危國家。可畏也。憲聞之豪傑之出。必有英毅明懿之君以成其志。則謀裕而不激。功順而不挫。以輔定社稷民人以寧。故舜不遇堯。則驩兜不能放。周公不遇成王

則飛廉不能戮。今數子者無舜與周公之遇而爲此謀。不亦哀乎。夫治世則陽明開。而小人爲泥沙亂世則陰濁瀉。而君子爲魚肉。今王室無綱紀文章。使豪傑弄于羣奸之手。海内塗炭者十有餘年。是威福移于下。而主權不明也故豪傑錮而爲黨罪以危社稷之名。豈天道也哉。若數子不死。猶可以鎮王室。不然諸侯不能高枕於藩籬之内矣。夫彼以小忿而搆大難。鉤黨之變。臣其寒心。天如祚漢錮賢者必誅。譬民者必戮。正其典刑以爵直亮忠貞之士則王室之隆

若振翼也。何爲而使其幽憤哉。自李固李喬不得伸於前。致黨議不得明于後。臣以消息之勢觀之必不免矣。悲夫。以王之賢偉、當千乘之國、而失高枕之安、此臣所以爲賢王患也、王宜以誅節等爲名。盟集諸侯。肅淸王室。培植善類。甦活蒼生。跋尤以新天下。若主上不從。則周公伊尹之舉在賢王也。臣竊念安帝之世。内戚用事于朝。諸羌橫馳于郡國。天下咸怨。然帝有好賢之明。常以禮幣徵天下孝廉之士。臣亦與焉。猶以爲未可仕也。故辭而不就。淹詣于今。主昧臣

虐國命大謬。善類盈朝。而無尺寸之功。徒以清譽激揚。而問晝者蓋寡。竟罹禍難。臣實痛之。今黨錮紛紜之際。猶可援也。賢王爲王室計。奮然速舉以延漢祚。則臣雖不得仕漢。亦足以報矣。王其圖之。秦王感慨泣數行下。左權劍歌以挑秦王。歌曰。西濵有劍其離照之。可以熏黔黎。秦王於邑而言曰。寡人竊矣。徽君寡人師之。子寡人友之。將協謀以輔王室。不敢避也。左權對曰。徽君入秦二年。以心奉於王久矣。而王方悟耶。今天下之諸侯。皆欲以首盟爲功。以靖禍爲勞。

以得士爲彊以收民望爲張而王不聞何也秦王謝曰繄子之幸教寡人其利普哉左權出語秦人曰吾數諷秦王而王不謀雖得徵君亦不足乎

見幾

陸續追師至秦謁徵君而喜曰續也得師矣願終身受業焉徵君問曰子見元禮乎陸續答曰嗟與元禮去國矣曰黨難解乎曰霍子之力也徵君歎曰雖然閹寺執政直臣必危元禮之去其能久乎吾嘗與林宗論漢室之事憂形于色稜榻不寤獨何心哉是以

堅不仕之意遂山藪之樂林宗與吾儕是心也彼猶擇交而奬訓故及于黨若憲也無譽無毁潛葆厥素躬耕以養妻子鼓琴讀書以訓來學有兄伯庸哭母失明而亡吾獨廬塚三年遭漢不靖佞臣竊權匈奴稱命惠政不霑于民歛術結綱于國吾是以堅志而避世及讀孔氏春秋嘗曰仲尼之道至作春秋而尊也知周無盛王不可以輔乃歷說諸侯以行其道得志則揖相事而誅正邪不得志則權褒貶而作春秋吾亦樂仲尼之道周漢之東皆季世也故考風于列

國聞政于諸侯。諸侯不以爲賢而賓之。豈爵祿以匡
而凝滯于進退哉。吾始遊齊魯韓魏之諸侯也。四君
皆愛士而不能謀。盟會而不能信。將如晉而國有警。
乃遥涉于秦。秦王明毅而好問。分祿而養賢。積秦之
粟。盟諸侯而扶漢室。疏黨錮而淸王塗。誅讒佞而撫
黎庶。却匈奴而歆社稷。則穆公孝公之業。不足爲也。
今門寺執政者二世矣。黨錮雖釋。而主疑未愈。何以
熄釁。若數子不爲逄梅之舉。必爲後憂。孔子曰。邦無
道。危行言遜。數子其未從事於斯乎。是歲。秦國地震。

大雨雹

上林

有五色鳥集于上林。秦王喜而問曰寡人享西土之祿未有功德于敝邑之百姓、而致珍禽寡人以爲鳳也、不然則太液之池非無鳧鴈鵁鶄之鳥上林之苑、非無鵔鸃翡翠之禽奚五章之若斯也寡人聞之、西方之鳳曰鷫鷞、意者其鷞乎、若以爲然寡人將發私廩、致百匠以修上林則何如、徵君對曰吾聞淮南有鳥其名曰鶡。南越有鳥其名曰翟皆五色也。昔者文

王爲西伯修德行仁澤被南海是時也有鳥鳴于岐名曰鳳凰百姓陳路而歌羣臣埋庭而頌文王曰奚爲鳳乎是爾臣庶飾其所聞以重予過夫以文王之懿而讓岐山之鳴却臣庶之頌愼懈德之愆是以光照于西土恩懷乎諸侯而爲受命之主世載厥休以茂有天下則文王之爲也今王之心度不類然臣恐指鹿爲馬之臣復靦面于秦庭矣夫上林苑秦之廣囿也我漢祖滅秦入關中三望上林之苑而不入豈復畏秦之餘威哉亦項氏以爲憂也至孝武皇帝始

鑿昆明之池以習水戰民不得休息而天下大困矣然猶賴文景之遺澤也及世祖遷于東京以來上林遂爲廢苑今欲興之非帝王之業不可雖然歛四海之財發百年之廪竭百姓之力以脩亡國之規仁者不爲也且以供子孫盤遊之樂爲二世竊笑是秦之民又黔首也不亦悲哉願王察臣之言毋怱焉秦王乃止上林之役左右因是以嫉徵君

觀雪

秦王與徵君飲觀雪于庭有姬臥貂帷賦白雪之歌

起而覔琴不得、倚帷而詠之、聲繞殿閣、積雪倒飛、秦王甚異之、乃鼓缶而和、命左右以觴進徵君、徵君曰、王亦止缶乎、秦王曰、何謂也、曰、夫物不可過盛、音不可過揚、過盛則亢、過揚則淫、今王之缶淫矣、不可鼓也。臣是以請止之、秦王曰、嗟乎、先生欲以寡人之姬喻、是寡人有淫姬也。于缶何有焉。遂不悅而罷酒、左右附秦王之耳、告曰、王請烹之、秦王曰、烹一士而動諸侯、不可謂武、徵君佯醉而出。秦王解白狐裘賜之以禦寒。徵君謂李斗曰、秦未可去也。

汙吏

宏農太守金垣虐郡人怨之訟于秦王曰金垣之守宏農也殘虐日甚陽廉而陰貪孌者五人嘘于左右借威行奸貧富有訟必以賂而後達有未達者則以聲刼于訟者而訟理則曰是寺力也夫一室而樹私門者百出一守而舞文墨者千人故民有立錐以爲安則倍其地而結訟貨殖以爲贍則隱其田而羇役貧益貧富益富雖積尸於囹圄委命于溝壑而不聞也是以飲憤懷冤赴君之門而愬左右以求直如是

者三矣君之仁恕戴之如慈父君之明懿仰之如日月西土之民咸賴焉豈惟一郡哉我皇天命有司撫攝西土將以禪君之勞詢民之欲以自靖也今虐下而讐衆素祿而養位寵嬖而行私貪緣而釣譽不受君之明仁而肆然爲民牧是蔑君也君奄有西土而威不加于一郡以剪虐除殘竊恐遠邇雷同國如室舍而君其孤矣何以示彊于隣國耶爲宏農之民而愬其父母固罪也然隱忍而不言者亦多矣君其先循良之察而後誹謗之誅無悔也是以朝夕待死于

殿下、賤臣唯命爲、秦王得其訟而憐之、乃命左右按其郡太守金垣、坐贓下獄、其妻素淫、乃詐爲婢女、以千金賂秦王之左右、左右有通之者、是以得入宮闈、有寵於秦王、王欲釋之、不知其爲太守妻也、是時有漢使至秦、秦不禮、漢使以其事聞于朝、罰秦王之祿二千石、事竟不釋、太守及左右犯法者、皆徙于邊郡、無赦、是歲崇徵山崩而移、君子曰、漢室不久、天下其方崩乎、

[illegible]焉作三軍。徵君上秦王書曰。臣聞王之作三軍籍以爲驟矣。夫諸侯撫千乘之國也。五年而脩德。三年而勤政。二年而修武。故功施有漸而民不勞。今百姓未寧而遽作之。諸侯未盟而先動之。釁必壅于秦。昔者文王以百里之壤。修令德而創王業。況千乘之大國哉。夫文王之撫岐邑也。薄其賦稅。寛其刑罰。矜恤鰥寡。懷保孤獨。扶植聾瞽。寧輯離散。必興之役不及貧弱。無赦之罪不及子孫。仕有賢嗣則祿之。山澤之利。有不貢則疏之。安則同其樂。患則同其憂。是以王

業隆而頌聲作獄室空而不閉田野密而相聞市無啼老道無闘民和氣昭而四時寧諸侯歸仁焉今賢王治泰也分祿于宗解袞于士賜食于左右威暢于宏農罷築臺之役納遠人之諫慈惠而毅恭[illegible]甚矣然仁澤未霑于四境紀法未布于一國能使宏農之民負堅荷鋭于前而不使舉泰之民抱饑寒之困而驅馳也是三軍之作六三爨乎昔晉文公納襄王于周以示民義伐原以示民信大蒐于被廬以示民禮然後作三軍伐曹衛出穀戍釋宋圍敗楚師于城

濮遂霸諸侯今欲用其民而去禮信何三軍之作也賢王若修德而勤政以保乂王室苟王室可輔則委力以事之而不爲詘王室之難成則據秦以圖之而不爲篡何則以同姓之賢王而假臂于塗人使諸侯乘于蕃林之上蟬飲蠶食向西枝而流吭也當此之時秦之三軍徒足以爲諸侯資耳安能重于秦哉臣之在秦無所匡益夙夜憂懼懸心如鐘進不得盡言以規王退不能豫謀而越衆臣竊耻之雖然賢王親草莽之疏加不次之遇臣敢不殫厥心以報賢王乎

夫秦之所欲盟者晉也以晉之彊而盟于秦併力以樹之則諸侯之雄固已在秦矣秦不盟晉是失諸侯之雄也臣聞之諸侯同盟則聽于士諸侯同勞則聽于民諸侯同德則聽于天欲晉之盟秦非臣不可也晉警方戢臣將說其賢王以結秦之心王勿以臣爲縱橫之士也王室凋薄不能以德庇諸侯諸侯亦不能以力輔王室故歷說四君而及秦晉也秦晉能相結以信相樹以德徼福于文武成康及我高文武宣之朗烈如是而作三軍綏百姓制諸侯一海內其孰

禦之願王追治岐之政紹居鎬之業則漢之天下非特卜年八百而已賢王其熟計焉秦王感悟遂罷三策

去秦

秦王送徵君于渭橋冠蓋戴陌秦王觴而言曰徵君之交盟于秦晉之鄙若媒之導于婚姻乎晉若不禮徵君其無遺寡人也徵君曰臣不能以報秦而在晉則可以報秦在晉而不報臣亦不能以秦而報晉是臣之復與不復在此遊耳臣有弟子八人皆能顯諸

侯而鎮國家固霸佐之才也王如惑臣臣弟子有陸續者使之事王則何如秦王默然久之曰寡人將聘之對曰續也今日在王之左右而又言之何也秦王笑曰寡人所欲者誠在徵君耳徵君不自用而進陸續何重于晉而輕于秦耶徵君不悅曰憲也乞食于秦二年未嘗憂秦也今又進陸續于王亦未嘗輕秦也王必欲得臣以爲秦秦重則王之左右賢于臣者衆矣而王以爲輕何也臣始入秦有負薪者觀于渭之梁臣與之議如探九淵其深無有夫以一負薪之士

王不能屈而用之而況臣不如負薪者反欲重于秦恐秦人之竊笑非特負薪者而已且王不聞陸績之賢乎績也嘗以孝廉之名爲諸侯重豈輕於一秦國哉愛士而不能用亞士地而不能謀是徒知士之重於國而不知國與士之均重也士懷珍而待價修名而待聘不亦重乎唯自重其器而後可以重人之國王必欲用臣是不亮士之所重也雖然王不以士之所重者重而士不以王之所重者輕由此觀之士不能輕重于秦也亦唯是信與不信耳故伊尹在夏則

輕。在商則重。百里奚在虞則輕。在秦則重。今秦之輕重在王也。臣與陸續何有哉。徵君遂行。

賓晉文

適晉

徵君適晉國之疆四驢小車四乘徵君驅驢左權御之七人以車周岑陸續後有寇追續謂岑曰前無塵不能及矣遇寇吾與子何周岑曰命也既而寇至欲攀車而取笈陸續告曰笈無贓有夫子儆袁在也曰何謂夫子曰汝南叔度曰非黃徵君與曰然曰則吾不忍捋也反以囊金一斤爲贐以餽之受而陳謝寇

去周岑謂曰受之義乎受而謝之禮乎曰顛沛之間不能辨禮義也姑受之以謝暮赴于閔徵君待而問曰來何遲曰阻寇曰無傷乎曰賴子不傷也且有饋寇饋不可謂贓女受之乎曰非所殖而饋受矣不爲贓也曰然是誠非殖也朱儁曰吾聞寇以禦人未嘗以餽若寇者餽人是不禦也雖然充禦人之心二子其不免乎彼以是心而猶饋豈以爲非殖也且其所饋者以予饋乎以名饋乎抑饋以義乎饋以義焉往而不受饋以名胡可受也若以予餽而受之予亦無

報之云乎受則必謝子亦無揖之云乎不報則受之必不如饋也不報而謝之是感子以信而應若以僞也殆不可與陸績曰於斯時也彼以其餽至亦惡測其禦人之心乎孔子曰人潔已以進與其潔也焉保其往也今寇也不禦而饋是以餽潔奚而不受却餽而受其潔無乃自傷乎受而報禮也受餽于寇而報之非禮也不可報而謝之夫奚僞徵君曰雋乎言厲而矯可以揚乎治世績乎言婉而恕可以免于亂邪吾其試矣

逆旅

徵君過河曲晉人不識為徵君有酒徒數十人偶語于市曰皇皇九旅一何寒也左權謂晉人曰夫子假道於此有司不聞汝莫以告偶語者何也晉人曰何夫子為閔吏猛而容入是若之幸也豈復聞于有司乎有司不能待寒旅也讓我以偶語酒徒之姓亦將肆矣左權叱曰汝以百夫之衆挾酒徒之名而搖亂一市何有司不汝戮也晉人怒而捕有解衣而求鬬者數人呼于市曰先捕驢上之子乎左權以身翼之

乃與左權鬬、左權舉商人之棟木二丈。橫行於晉人之圍、晉人皆靡、遂分道而去、有司已聞徵君至、出郭追之、徵君使左權謝曰、夫子遠矣、不可淹也、以晉王有敦聘、故遥涉乎冀壤、假道于令邑、夫子欲下車而禮以徵服、故是以不敢相違、且無費明宰之賸惠也、有司曰、某之守是土也、無令譽于百姓。是以聚爲酒黨以暴吾惡也。徵君其無警乎、乃再拜謝罪、餽黃金百斤爲贐、左權辭曰、夫子有命、請復之、權不敢專也、遂不顧而行、以其情告于徵君、徵君喜曰、才大而不

仕于亂智也從遊而忘勞恭也力舉粱木而不聞淑也權乎可以使蠻貊矣

傷時

徵君見晉王王曰寡人掃敝國以待夫子久矣千里而至得無勞乎徵君對曰臣聞賢王之求士也內有側枕之思則外有載質之勤內有岌岌之憂則外有皇皇之望其相求之殷然也豈惟士之勞乎今賢王五聘臣而臣始至是賢王之思士甚于側枕也臣之在秦聞晉鄙有疆胡之難而士不至是賢王之憂甚

于岌岌也王若以晉難旣輯而未暇用士則臣之勞又甚于王矣雖然晉猶未靖也長城若頹堵雄關若徼雍雖以四塞爲襟而烽煙之警每舉袵席之上歲無暇日且地瘠于燕莽而不知屯兵弱于私役而不知戰馬疲于驅馳而不知畜將委于執政而不知廉財困于空幣而不知信武玩于餌虜而不知馭是故以晉國之強臨之以賢王之略鎮之而不能安乎四境之外亦以漢室有此六蠹也夫六蠹在漢室而獨爲晉憂者亦胡虜爲之衝也其次則秦及之秦人是

以日夜登垣而窺晉由此觀之秦晉固唇齒之國也
唇亡則齒寒齒寒則唇壓今秦方以晉爲唇也而先
有寒齒之心故諳練臯藝之士招延于國而謀習以
備胡秦王一夜而三起茫如覓遺臣嘗與秦王臥懸
燭殿中秦王以衾擁臣而起失其一襪欲笞其左右
及索之三襪貫于一足其急也如此是皆晉之所宜
用心也而秦先之晉又嘻然而不備臣恐秦將取其
唇而護其齒無乃爲王之慧而百世之辱乎爲晉之
計亦唯以秦之心謀于晉則晉可鼎足而定也而又

有扶漢室之名則晉文之功烈由此舉矣王其圖之

晉王曰善

諜國

匈奴寇鴈門晉王憂問策于徵君曰晉邑荒矣其何能扞且不可守也先生何以教不穀對曰臣聞大國無備雖聖人不能樹功諸侯無權雖謀士不能定難今晉國之壤地臣以為賢王未有也晉國之人民臣以為賢王未有也晉國之守令臣以為賢王未有也此三者王皆無之而又為晉之諸侯何也如是則賢

王雖欲強國而防胡患。不可得也。夫鴈門五國之巨關也。而王不能閉匈奴之患。則共之三軍之衆戰于晉之鄙也。而王不能制匈奴之患。則共之三軍之餉運于晉之邊也。而王不能須匈奴之患。則共之。是名附而實離。誠晉之所獨憂也。臣何策焉。或者其盟于秦乎。王若修政。亦何盟之爲。然盟亦諸侯之所頼也。王欲謀晉而親秦者無他。尊漢室而已矣。秦晉旣盟。則以身荷其國而陳情于天皇。以塞佞臣之路。求庇民之託。乞備邊之權。而陳以必然之故。然後險慝可

民則民樂爲用也崇禮於有司則有司樂爲譽也飭士而肯膽則士樂爲謀也臨軍而分士則軍樂爲役也墾其蕪壤而使之耕鑿其重池而使之漑收其收苑而使之畜豢其商賈而使之業飾其兵甲而使之震熟其戰陳而使之奮舍其老弱而使之安拔其銳卒而使之厲尊其謀士而使之忠以漢室爲之倚而謀晉國以秦爲之應而制匈奴比翼而治則晉國皆王之有矣又何憂乎晉王再拜稽首曰寡人聞命惜乎力不勝也曰王餒于是乎王勿餒也臣觀天令胡

運必興、悠悠漢室、將爲墟乎、麥秀之歌、臣又聞箕子矣、晉王憮然而泣曰、漢移斧柯。奈寡人何、是歲黃巾亂、

洎曰、黃叔度與晉王論經國大體。雖伊管之志不過是也。借其生于漢季紛紛之秋、雖嘗以孝廉舉而經濟之學。曾不少見於世。徒託諸空言、當世諸侯王、皆坐視漢室之亂、亦莫能展叔度之志、悲夫。

防胡

晉王與徵君宴于平胡樓、晉王歎曰、茫茫胡壤。黃河

其波。翔風舉礫。當關者何寡人守此敝邑、能不悲乎、
徵君避席而對曰、臣竊以爲王之徒悲耳、昔太王居
邠、狄人寇之事、以皮幣犬馬、猶不得免、今賢王無以
事敵而欲免其患、臣見晉國之日蹙也、夫胡虜入寇、
寇王室也、而實有寇晉之名、賢王亦何辭焉、且王不
見夫鶻之追雀乎、翔薄于霄際、而下視其雀、雀仰覩
其鶻之追也、而伏于岩垣之側、鶻乃垂翼而下之、有
蛛網張于岩垣、涉之而敝、是鶻欲捕其雀也、非爲其
蛛網也、而固涉焉、是鶻也實有捕蛛之名、鶻又何辭

乎由此觀之胡虜鷂也王室雀也晉國蛛網也寇王室而及晉不猶捕雀而及蛛乎臣是以勸王之爲也晉王不答頃之晉王問曰國人有黨錮之難何爲其然哉對曰臣聞明仁之主國無錮忠幽厲之主國無錮佞今主昏於上忠錮于下外則烏孫之種驕而入寇內則黃巾之屬叛而不寧又甚于竇憲梁冀之世矣自西京以來未有此難也天下之侯王皆南面而待斃于藩屏之內臣痛心焉願王審處而熟計可也晉王酒酣擊劍而歌命徵君和之對曰臣不能和臣

有左權者善劒有陸續者善歌有周岑者善辯有張裘者善策有孔紹祖者善藝有朱儁者善守有徐淵者善矢有李彔者善天文王能用數子以謀國其庶矣乎晉王曰寡人將謀諸父兄伯叔父而從夫子之明誨可乎對曰不可謀出于臣故臣亦與焉若是謀不出于臣則臣亦不可用也今屏左右而與王謀者豈不善于王乎吾聞古之豪傑議天下事也機密而謀獨故能奮其功謀未定于心而先卜于口是召釁也故曰謀難盡者設其喻機難達者張其形今日之

寡臣之謀不能盡于王也王其密之晉王曰善

一難

徵君設五難說晉王一難曰今有穀生于千仞之岡其葉如雲其榦如虹蔭于春夏不知秋冬冰之以芳雨暢之以薰風受天澤之寵而根蒙葺乎一壑其青松朱桂之樹不得雨露而槁悴者三匝下有萬草凋零在陰其孤蘭與衆英皆不得被乎陽春有牧者頓足于北陵之坡而盻之欲繫則無修繩欲伐則無斧斤使山之草木離披偃蹇垂榮而待于幽焦蒴而聽

于穀當是之時臣不知牧者之何所解也晉王曰是穀也必凋于歲寒奈春夏何意者其伐之予牧者無斧柯請誅于樵蘇

洎曰第一難喻漢室黨錮之禍以牧者諷晉王也

二難

今有宗族巨室子孫保之西疇千畝百農耕之以衡門爲閾以埧堰爲垣以溝澮爲池溉彼千畝深耕穫而望菑畬若無患也一夕北風拂塵驟雨衝界侵犯我疆場崩潰我隄堰播蕩我藩籬浸淫我溝澮汙濁

我妻孥傾覆我廬舍此巨室之憂也出守者可爲寒心哉當是之時農夫荷鋤而流歎結笠而增哀如欲修其疆扞其災以鎮撫其巨室阜豐其民財培沃其土膏疏導其津埃使西疇蒼然允茂嘉禾優游于樂歲恬澹于康塗領巨室之託者得無策乎晉王曰風雨之虐固災沴之厲農也禦則巨室安玩則巨室危雖出守之責而爲巨室者其亦不能豫患哉

泊曰第二難言漢封晉王以爲西北宗藩每歲受胡虜之患漢室重寄何以副之晉王又歸咎巨室

此亦漢誠失計

三難

今有妖狐成羣遊于大苑之中懸于金穴之内其容足以媚太陽之光其氣足以侵雷霆之聲貪如鼫鼠矯若雄鷹狀如彿一巧若猩猩其突如羝其蠱如糜倏忽萬態莫知厥機足蟠乎魑魅之域跡凨乎魍魎之墟飾之以冶容粲之以文皮能禮北辰而弗惠乎黔黎何以爲黨其名曰貍此皆獸苑之所不畜者也今肆然而馳據以要路使麒麟不遊于郊騶虞不躡

于圃羣貔憑威以噬人肉而入苑者不可勝數肝腦積丘陵膏脂致淵藪誠欲彎弓而射狐設網而驅貔以廓清其苑圃豢畜其騶虞若此者果何術以制哉晉王曰狐也養禍于苑藏富于穴何忍肆也欲亟制之。予其問諸虞人

洎曰第三難語意較顯

四難

今有採不死之藥者五遊方嶽十涉濱洲窮合靈之鑿掘產秀之兵拔羽服而履赤舄譚真訣而煉丹砂

或呼吸而漱精或偃仰而飡霞自以爲安期羨門之倫松子王喬之屬天子不能爵諸侯不能祿寢跡于草野寄傲于流俗與浮圖並軌老子同谷趨而事之者若攀軒轅之逸駕徼彭聃之遐福也其名孰美焉然周穆馳而犬戎叛秦始遊而二世亡此二主者寧無利于民而憂身之不壽于羲黃寧無利于子孫而恥國之不延于陶唐卒有替羲黃之憂後陶唐之恥意者力之不逮乎或虛詞詭術無徵于世無裨于身國乎何嗜之而不疲也晉王曰夫周之鑒秦所觀也

而始皇不籍秦之鑒漢所觀也、而武王又不籍、是以海內淫于方術而棄力穡者三十餘年、然則奚益於國哉、

洎曰、第四難意顯而辭激、是時桓帝好浮圖老子之學、故此篇專諷漢室而實欲感悟晉王、

五難

今有酒徒十人羣居而飲、有客請曰今日之宴、毋隱厥技以為劇可乎、其一人進曰吾善于簫、有二人曰吾善于歌、又有二人曰吾善于舞、二人善于奕、二人

吾于壺、客曰若之藝咸聽于酒。謂簫者曰吾忽焉舉觴而簫不應者罰、忽焉投觴而簫不節者罰、頊之簫者醉而不能罰矣、又謂歌者曰、吾忽焉舉觴而歌不應者罰、忽焉投觴而歌不節者罰、頊之歌者又醉而不能罰矣、至于舞者亦然、奕者壺者亦然、客笑而喜曰、吾一觴而困九人。其亦善罰矣乎。何取于藝也、九人曰、何子之能忽于罰而不能忽于賞也。無亦罰吾以酒而罰子以名乎。夫酒可以罰可以賞。是酒不爲厲也。人猶惡醉而辱之。今有司罰人以錢穀刑人以

刀鋸。是猶簫既罰而斷其指。歌不賞而鉗其唇。不亦甚乎。若是而訟于諸侯、以昭漢室之典刑、則何如。晉王歛容而長歎曰、嗟乎。豈惟敝國爲然、若不出敝邑之境、亦無待寡人治之、寡人欲告于天皇。則畿内之有司亦是罰也、布於同列。則隣國之有司亦是罰也。寡人耄矣、先生其輔寡人之子以與漢室、無爲社稷憂。是歲有蝮蛇數千自參井而出、墮于潞城、黄巾破南郡、殺方伯及令、

洎曰、第五難發論甚堅。

修德

徵君遊于呂梁、左權從之、徵君喟然曰、壯哉大禹之治也。治于唐、崩于春秋、壞禹之功、亦晉邑之戾也。今昔無大釁、諸侯不役、然而有晉之憂者、其漢室乎、夫諸侯之傳國也、山不崩、水不涸、是謂載德之國、山不再崩、水不再涸、是謂修德之國、水涸山崩、而繼焉、是謂載厲之國、山始崩、水始涸、是謂替德之國、此山川之徵也、晉王明惠而愛士、可以興業、然短于籌略、拙于宏毅、故天下之士、不能盡心于晉、吾又後矣、雖然、

吾豈求辱於晉王乎、夫晉天下之强國也、以晉王之明、而國尚儉、無鄭之寵族、故士亦樂爲之用也、苟晉王不于此時奮劒于叢臺之上、以謀晉、則雖有恒山大河之阻、井陘鴈門之固、亦烏足以强罷儆之晉哉、夫明而不能籌者。難以料遠。惠而不能毅者。難以舉大。是吾所以憂晉王也。吾嘗五難晉王、晉王五對而無沮、以此而籌、則晉必爲盟主、而王室亦有利焉、利于王室而主盟七國之諸侯、其晉文之業乎、是載德之國、由今而始、由晉而興、東制齊魯、西威秦蜀、南服三

楚、中綏韓魏、諸侯其誰不盟、是吾之所以望晉王也
左權問曰、黃巾之亂、孰能制之、曰古之得天下而帝
者、其謀于草莽之初猶盜也。及其得一郡、拔一邑、傾
一城、秋毫無所擾、美女無所淫、從善而納策。順如崩
石、疾如厥流。然後知其爲帝王之器也。今黃巾之衆
淫毒海内、殘虐生民、天下共逐之、此特犬彘之雄耳。
孰不能制哉、權也有烏獲田詹之勇、是三軍之隆也、
有孫武穰苴之略、是三軍之帥也、必五倍之敵而後
禦之、若黃巾者、敢當于子乎、曰陸續何如、曰續也使

遊于孔氏之門、其閔子騫之儔乎、吾使之仕、則黃巾之亂、吾知免夫、

董卓

董卓謀篡、晉人告王曰、漢室將授于董氏矣、爲之奈何、晉王聞之懼、謂徵君曰、董卓造亂、將傾我王室、鶩其大臣。夯其百姓。褫其天子。意者董氏之亂、其浮於黃巾乎、對曰、黨錮之去國、臣已知漢室之無臣矣、董氏之亂、不亦宜乎、曰王允執政、安謂無臣、曰允也名起于布衣。而業墮于鐘鼎、是以執政而無權、苟容于

朝、與羣小浮沉、其予賣爵于市、日累千金、是允也禮
毀于家、養禍于國、而民失望焉、故董氏乘而竊之、誅
篡漢室、允爲丕戾、其何能輔相耶、若黨錮而死奈漢
室何、晉王出涕曰嗟乎、以亂臣一人、天皇不能討、大
臣不能扞、寡人亦何有于敝邑、將赴王室而抱祭器
藏于原陵。是寡人之願也。天祚王室、則天皇討之、天
假敝邑、則寡人討之、是討亂在天也、寡人敢不勤于
王室、曰漢祚若替。則諸侯不能驟復。諸侯弗盟。則一
晉不能獨舉王何疏諸侯而懈德業乎。及是時也、修

德而飾政。樹盟而固援。必靖厥難。夫以王之賢而棄諸侯之盟。其殆失時乎。晉王不答。徵君出、謂弟子曰、晉其殆哉、非天遠于晉王。唯王遠于百姓。非天棄于晉邑。唯晉棄于諸侯。晉其殆哉、

蟾臺

晉人築蟾臺以居徵君、周岑進曰、蟾臺非晉王之所築也。而子居之、何乃自簡若是哉、徵君曰是臺也晉人得而築之、若諸侯者豈能下交于士乎、諸侯而下交則失其勢。故諸侯以勢交者也、非交以德也、士無

勢亦安得而交諸侯乎曰、昔者朱儁之行也、問臨民之道于子、子告之曰、守而無智、不可以保身、威而匪仁、不可以臨民。陸績之行也、問臨民之道于子、子告之曰、績乎、孝可以勸百辟。智可以安諸侯、仁可以懷百姓。張裘之行也、問臨民之道于子、子告之曰、汝盍醫乎、曰何謂也、曰世將無道。則天子有虛耗之疾、諸侯有怠荒之疾。百姓有饑餒之疾。大臣有貪蔽之疾。有司有貪緣侵漁之疾。受黜之臣有要君附權沽舉之疾。夫國家如寄也、而有上下之險。疾攘而攻之國

焉不危、子欲臨民、醫是而已矣、曰何以醫也、曰子能以仁義爲藥、以政教爲湯、先瘳乎主疾、而後瘳乎諸侯臣庶、不亦善乎、曰此夫子之醫也、弟子何敢逮、曰畏黨吾將醫諸侯若諸侯、瘳國亦不危、諸侯不瘳、豈惟藩籬之禍、亦國之災也、由此觀之、士之交乎諸侯、猶醫者之交乎疾不能離也。而夫子云云無欲以晉人之故而自釋與、曰子何以爲士交于諸侯乎、昔鄭人有膏肓之疾、三年而不出戶、或告之曰子之疾危矣、求良醫以瘳之可乎、曰市無良醫、何以求爲、曰有

良醫者在于楚子以百金致之彼必不遠千里而赴鄭人果得楚之良醫以瘳其疾是醫者未嘗求疾而治也醫在而疾者求之耳然則爲士者亦諸侯之求之也豈求諸侯而交與吾受晉王之聘猶楚醫受鄭人之金也鄭人得之而瘳疾晉王得之而不瘳吾豈不若楚人之醫乎亦信與不信也今黨錮又告難于朝王室之疾殆甚于晉吾已矣哉

貽書

陸績歸吳貽徵君書曰績也佩先生之訓竊榮一職

私激所必欲試于當時而效犬馬之勞也不圖漢室罷敝諸賢錮戮董氏造亂肆謀不軌海內囂喁有新室之風此豪傑之所以怨慕而盤桓也續賴先範得奉諸賢之清塵每與元禮接論稱先生以王佐之才續實望焉若內難不復諸賢盈朝濟濟戮力以樹中興之功挽孟世之威則先生奚含蒲輪而就衡榻去王國而賓藩籬乎續嘗負笈從游觀風壤以志之履山川以紀之八馳孔轍九遊禹川續之願也及館于秦邑將執洒掃辱主上以孝廉之舉先生命續日往

遂許身于漢室亦唯先生是賴嗟乎漢室巳矣自竇憲梁冀之徒制其命侯覽單超左悺唐衡王甫曹節趙忠張讓之屬玩其權南單于西羗北匈奴之羣削其勢黄巾張角之衆殘其民而又刼之以董氏禍亂相仍國家塗炭肉無比干之忠外有箕子之歎天地災沴宗廟社稷宮闈之禍慘于春秋夫漢室之敝也若是何能輔之績是以逃祿避難家于吳中與鴟夷子游濯纓五湖之濱流憩長洲之野漁釣而歌以畢吾志是亦先生之訓也績去國以來寒暑二謝每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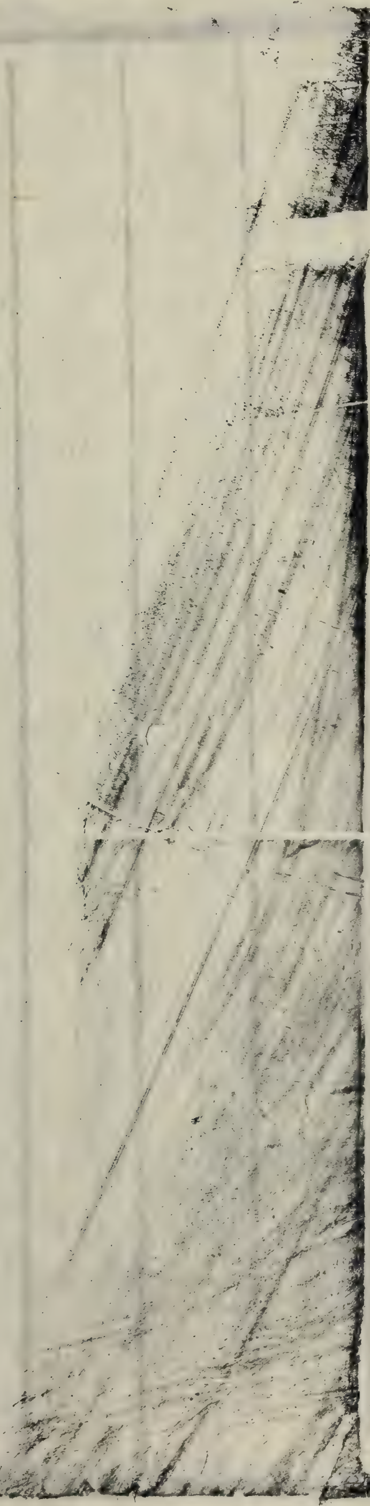
漢室多故、未嘗不慷慨而赴之以泣也、先生在晉、今德日彰、垂聲于九夷八蠻、諸侯賓之、百姓懷之、此隱功于漢者也、其奈國家何哉、夫先生之出、爲漢室也、而漢室不能自爲、殺戮豪傑、分立鉤黨、而國無社稷之臣、則先生亦卷道而弛志可乎、以先生之明哲固已亮矣、而又淹驅馳之踵、理必亡之緒、動諸侯而持漢室、誅奸雄而安海内、屏左道而正朝廷、皆欲望諸侯而爲之、雖桓繆復興、亦不獲已、然而先生之淹于此遊者、無亦以負鼎爲心、而置其利鈍耶、然則仲尼

栖栖于宋衛、子輿濡遲于齊梁、信乎大賢之為也、續也復欲從事於未竭菲薄之軀、而不敢以吳晉為遠、朝夕講德恭敬無怠、此續之所以事先生之心也、柰婚姻未畢、疢癘久作、又無餘粟以養老母、躬耕薄疇、聊以卒日、邇來東南告饑、而吏不加卹、稅役繁興、而民不加供、盜賊充路、闤市唯譏、是吳之危甚于晉、續又安能舍父母之邦而遊也、往歲歸吳、假道于汝南、廬塚有司守之、春秋有司祀之、義陽之田耕而不賦。麒山之臺藏琴而不毀、雀巢于衡。愼陽之人皆不弋。

草蕪于徑。慎陽之人皆不樵。此耕桑之所揖讓也。是以元禮竭忠。林宗潔身。公偉不渝節。蔚卿不辱命。甘仲舉游平子幹孟博公孝元節光有皆附德音而由者也。續不敏。進無毛焦之諫而忠于主。退無陳蔡之從而信于師。不自砥礪以遠令名而厚爲天下戮笑。所以中夜感激長歎而不寐也。道里遼阻。朔風其寒。行者歌。授衣居者歌。蟋蟀。時云暮矣。君子悠悠。悠悠無期。抗情于辭。不盡種種。徵君以書示李元曰。傷哉中原之書遠矣。是歲徵君去晉。

潤曰此篇文氣慷慨情意懇切

天祿閣外史卷六終



天祿閣外史卷七

賔蜀文

至關

徵君如蜀、踰棧道、至關、關吏譏而不納、從者慍、徵君曰、國有禁是也、乃舘于國門之外、子高私與之廬、徵君覺而徉卧、關吏請入、子高喜以告徵君曰、國無禁、吾不入矣、子高曰先生未至蜀之關、驅馳于道路、將以赴也、旣至將以入也、關吏譏則曰有禁、關吏請入、則曰無禁、岑也惑焉、徵君笑曰、子惡知哉、夫先王之

設關也以戒不虞故負關擊柝皆以其職而事于王四民非關不由非譏不入此先王之明禁也今吏曰不可入則止吏曰請入則行是由吏也非由禁也吾聞先王以禁爲關未聞以吏爲闗也出入于吏之口乞人猶惡之況賢士乎夫賢士國家之巨關也幵不軏而過佞人驅瀆民而制淫族鎮百姓而寧諸侯不倚爵而貴不恃祿而富其尊莊而顯厚也如是汝徒見諸侯之關而不見賢士之關乎子高曰夫賢士之顯于時也必先由諸侯之關而後使諸侯由其關不

然雖厲敬義之禁。擘仁智之柝。諸侯不聞焉。不聞于諸侯。何關之爲。昔仲尼以仁義爲關。周流列國。然猶絕糧于陳、削迹于宋、而不能扼諸侯之關、故退而設關于六經。以防名教。老子以道德爲關。猶騎青牛而過函谷、以避周亂、史之文曰周太史耳、西出函谷關、過關令尹喜曰、周將亡乎、蘇秦張儀以縱橫爲關。而顯諸侯、諸侯役之如妾婦、商鞅申不害以刑名爲關。而制黔首、諸侯待之如雞豚、夫蘇張申商之徒、皆干謁于諸侯、而後能聘其術也。緊先王之道術、陋蘇張

而黜申商諸侯慕之若酷火之求濟于水危疾之求瘳于扁鵲也使先生不由諸侯之關而資左右以流譽則雖欲效蘇張之揚眉而談笑于傾蓋之際不可得也今士庶之遠涉者皆擁于關關吏拒之以待先生恭亦甚矣先生以爲悍而不入何弗恕也抑且以爲固弟子不遠千里而從游爲道計也今遇國不入宿于關外是輕身而賤道也賤道則曲輕身則戮先生其若之何微君曰是則然矣使爲士者懷道而見諸侯諸侯拒而不見士將去諸侯又求之于斯時也

士亦復見耶吾之游于諸侯非無交也曾招以玉齊聘以弓。纁魏招以駿。馬韓招以方圭秦聘以脩及旌晉聘以白貂。其交也般矣故去巖穴之樂而與諸侯游也今蜀招我以寶劔其文曰利用之器吾入蜀之疆與羈旅羣蜀使過而不識故不得返命韓王遂不出郭而逆吾亦唯是好游而不相聞恐擾其土地走其耆老是以潛至于蜀國之關而關吏辱我以不納責我以無信迹其所爲諸侯聞之必罪焉後有治關者。必以吾一人之故而怠其譏無乃亂禁乎所以待

而不入也子高不能對徵君曰吾將就駕棲于太白之岡以覩蜀國之政待漢室之淸不亦可乎汝愛其師而不愛義吾其沒身已哉館人以其情通于関吏関吏匍匐叩頭而告曰僕賤吏也不能旌大賢之履實以不恭久淹高駕且獲戾于左右賤吏唯命蜀王若聞之以爲小人蔽抒賢者于外罪無有賤吏亦唯命若夫子忘賤吏則生不忘則死是賤吏之禍福在夫子也徵君笑而不應関吏知從者之私賂也出謂子高曰僕命寄且久不敢荷子之惠以重罪戾乃及

之時蜀王將田出閈過徵君之館徵君鼓琴而歌蜀王聞之曰吾國有賢者至乎遂獲徵君以歸

招賢

徵君疾使徐淵說蜀王曰今天下之王蜀爲雄矣而士不至于國者豈賢王有遺行與蜀王怫然曰蜀國有名山廣川賢豪明智之士悉產于茲奚待天下士乎徐淵曰賢王欲以蜀之士爲士乎哉此秦始皇逐客之意而李斯所以强諫而難者也夫蜀之士其賢于淵者或衆矣然天下士豈無有賢于蜀者乎以淵

之不才而棄天下士何賢王之待蜀重而待天下輕乎此言非所以安蜀壤而匡漢室也賢王爲宗室之首祿倍于三公爵貳于天子勢踞于諸王據蜀之雄藩以爲固而不能當天下之一面扶漢室之危弱其故何與董氏以陶厠之夫登廟堂之上陵劫天子號令臣庶汙濁社稷輕蔑王侯漢室之形譬如垂尾扶則暫安不扶則速危不告難于諸侯傳檄于天下坐使漢賊陰謀以竊神器是以農不暇耕女不暇織皆拱手以聽董氏之命若此時倚望而不舉臣竊謂賢

王無輔漢之日矣夫漢室之于賢王不可謂薄也宜以此時傳檄天下告難諸侯發私廩之財收英雄之士。先誅漢賊之黨以靖東南則西北之壓不勞而定矣。然後洗甲于二川。流凱于三峽。倒戈于棧道功孰踰焉漢室之安可倚牖而待也主其圖之

問疾

蜀王得徵君而喜聞有疾忽焉而慼乃以單車造其門。徵君知蜀王至掩帷而卧命李乎侯于階蜀王見李乎而問曰徵君不能出與曰不能曰寡人入以見

可采曰既厨矣侯寤然後請入曰微君得無瘨乎曰瘨不爲疾也曰然則何爲曰予聞之天以薄蝕爲疾地以崩溢爲疾天子以幽厲爲疾王侯以驕泰爲疾士以貧寠爲疾大夫以酷佞爲疾庶人以饑寒爲疾今微君之疾寠也國不擧賢使士有寠疾羇于道路軒冕者多豺狼之羣膏粱者多犬豕之輩由此觀之士安得而無疾也夫疾以薄蝕崩溢故天地以聖人爲醫疾以幽厲驕泰故天子王侯以賢士爲醫疾以貧寠故士以蔓北爲醫疾以酷佞故大夫以明主爲

醫疾以饑寒故庶人以循吏爲醫藥則徵君之疾藥
不有所不制鬼神有所不虐寒暑有所不侵徵于色
而不見其槁動于聲而不見其戚歌于鼓琴而不見
其樂歎于臨川而不見其憂此徵君之所以爲疾也
蜀王頓足而嗟曰寡人處西海之僻壤奚敢當徵君
乎得子足以安矣曰得臣蜀可以霸得徵君蜀可以
王漢室其隆乎王若欲安蜀則賢有司職也奚必得
臣哉蜀王慚顧謂左右曰寡人得徵君若桓公得夷
吾也寡人得仲嘿若桓公得甯戚也周末而齊霸其

二子之功乎

尊王

蜀王問興國之策李斛曰昔我光武皇帝之中造也以天下封諸侯功臣皆固守藩鎮之地而寧社稷是故其功臣之先勠力草莽之際驅馳險阻以立百戰之功而定大業子孫嗣武世守丕基進可以輔漢退可以全國何謀而不成何功而不立故遐來國步多艱內變陳而外釁作謀將戮而諫臣刑左道倡而王政熄百姓離散有思亂之心此誠明侯效忠輸悃之

秋也。今天下同姓之諸侯皆欲抗憤以報漢室。修會盟之典。徵君是賓。此其志不末矣。明侯此時不以誕告諸侯。靖寧國步以為功首。至于肝腦塗函谷、麋鹿棲銅駝。乘輿蒙沙而中原流于左衽。然後圖之。是猶火既及薪而後覓井以救。不亦鈍乎。臣不敢以詭術說明侯也。亦以漢室無必亡之勢。而明侯有可為之資耳。昔者西京亂于王莽。當是時非特諸侯弱也。雖異姓之功臣。亦莫有效忠而輸悃者。豈背漢哉。由高帝以殺戮為武。而不留功臣于子孫。故王莽之亂。不

待雲擾而新室立矣。此皆養亂之禍也。使當時有藩封之臣皆韓彭之後必能感激功臣之心以忠于社稷則西京至于今而延也。我光武皇帝以寬仁易殺戮。故二十八將皆裂土而封世守而不替者亦覽西京之覆轍劇新室之禍鑒。是以全功臣之名與諸侯並翊皇漢而永業也。今漢室紛紛權臣荷鼎威炙蒼生。王察而好戮。使諫臣結舌而不敢言危亡之禍固已形矣。而功臣之救不至抑何與明侯自以為宗室之疏。而土壤之僻無效于漢室也。獨不念先皇之恩

乎。今主上之遇明侯未疏也。宗室之諸侯王莫加焉
巴蜀之地。以秦楚爲羽翼。而棧道達于中原未僻也。
諸侯之土壤莫加焉。奚因富貴之樂而忘社稷計耶。
蜀王曰善、

泊曰蜀侯以與國之策問李斗而斗之對無一言
及于所問者、其經綸天下之志又隱然于事辭之
外。故全篇要意大抵述西京之故事反覆論之而
引諷當時。以尊漢室勞諸侯爲要又假功臣以激
發當時之諸侯。此外史傳心之法也。唐之藩鎭。其

未識此義者乎

目強

蜀王以太牢饗徵君徵君問曰巴蜀之國接壤于關中者也而民不知戰巴蜀之民齊風于中原者也而國不知禮豈有司之過與抑賢侯之不遑于斯也蜀王避席而對曰夫爵寡人受之邑有司載之不敢董也徵君曰然夫有司所以導禮而敎戰也今之爲有司者諂酷不廉而急于名故不能導民以禮循苟簡而樂安佚故不能敎民以戰夫今之成都古之蠶叢

也。賢侯以成都爲幕。山川之固。雄于秦晉而守無民之爵禮也。然有司不能靖其土壤。訓其民人。以弱西藩之勢。賢侯坐而不告。何爲其然也。蜀王不能對。徵君曰。今王室弱矣。王室弱。則藩鎮亦弱。因其弱而強者。謂之勇毅之傑。因其強而弱者。謂之柔恭之臣。弱而不強。非毅也。強而不弱。非恭也。今王室既弱。諸侯又守之以恭而待其敝。民何賴焉。臣聞之。牛牧于農而役于農。故效並耕之勞。馬畜于人而乘于人。故收並戰之績。諸侯爵祿于國。而不能扞于國。何歟。今天

下諸侯之富者莫如賢侯、積粟成林、委珠成淵、有數百萬之餘業、若養兵而待戰。賜民而待勞、可以供十年之費。則江南之賦不盡歛。百姓之脂不盡剝。山澤之利不盡出也。且以茂賢侯之功。而長享其爵祿。不亦善乎哉。易曰利用爲大作、願賢侯作之無怠焉。蜀王曰、先生其社稷之士乎、寡人將傾心以事而幸教之、蜀之民唯先生所用、蜀之士唯先生所舉、寡人遠讒以安賢士、無使爲諸侯笑、是先生與寡人百執事歲有錫也、是歲天皇使郎中令採丹青于蜀、

平刑

蜀王問徵君曰今廷尉平平徵君對曰夫平刑者必先平其心是以刑淸而人說今之爲廷尉者刑不當其罪罰不當其過以貨爲權衡而折刑于民民以輕過而受重刑微罪而得厚罰故管者多桎梏不藪者多無刑禁弛而暴者多縱逸囹圄成市强弱相欺服則羣酺淫戲以爲樂讞則垢衣皾面而乞憐累之以日月淪之以年歲而終莫之平也自廷尉不平而郡縣之有司皆效其刑罰亦以貨爲權衡是故刑之不

平、以貪致也。貪則餒而誠。廉則剛而直。故貪者若明。廉者若愚。此刑之所緣而疑聯也。是故郡縣之失刑于民者。其起于廷尉之不平乎。雖然、廷尉之不平。亦視乎國之誅賞黜陟焉爾矣。今無罪者誅。無功者賞。無過者黜。有過者陟。由此觀之、廷尉安得而平哉。龔勝曰、人主正而廷尉平。廷尉平而郡縣理。郡縣理而萬民治。刑措之風。其庶矣乎。蜀王曰善、

洎曰、此外史刑法志也。

黜陟

蜀王問徵君曰今有司寡廉而多貪將誅之乎抑黜之乎徵君對曰黜而不誅則貪者希進而忘其恥誅而不黜則貪者希退而忘其患旣黜而賞非以勸廉也旣陟而誅非以勸能也宜黜者黜宜陟者陟宜賞者賞宜誅者誅然後貪鄙化而廉能勸典刑明于上政教暢于下則黎民乂安而優于唯正之供故農者樂爲農工者樂爲工商賈者樂爲商賈無流徙之患無鬻貸之憂無愁歎之悽而信讓行焉夫君者大臣之表也故明王有擊壤之歌則大臣有輿人之誦上

有晝一之諺則下有五袴之謠此表樹而影必從者也楚人有言曰大臣無貂裘則有司寒大臣無井餌則有司瘠大臣無私門則有司廉令之大臣好晝一之諺而惡聞楚人之言憲也其惑乎蜀王曰功臣與大臣異與曰內則大臣外則功臣大臣在內猶在外也功臣在外猶在內也近君則榮近民則泰其勢均也雖諸侯亦然王請無泰可乎蜀王有愠色徵君出謂曾狷曰蜀王耄而富弛而亢民其玩矣哉

泊曰此外史百官志也

請金

蜀民赴幕請金蜀王發五十萬鎰蜀民請倍蜀王命左右告曰勿以爲貸爾衆其克勤于利越蜀之境若摶而狎以播吾財者刑罰之爾衆毋惰哉蜀民皆䧹而去左右問曰嚮也發庫廩以賑蜀民君皆倍之今何以無倍蜀王笑曰邑有賢者吾方式之不敢以爭于民故賑而不倍所以修吾譽也左右曰君所謂賢者其徵君乎夫徵君叔度四 罽士耳其寓蜀也亦欲乞餽于幕與蜀民羣也豈足爲賢者與蜀王曰不

然吾聞士非孝廉不徵非賢良不舉其高蹈而不爲臣者夫是之謂徵君今天下公侯者什伯而徵君者奇不亦尊乎懷王室而激諸侯不亦賢乎故賢者有無爵而爵無祿而祿不恃軒冕而貴不待鐘鼎而富不以國存而安不以國亡而危其徵君之謂乎吾慕無士一獲而遍諸侯師惜乎吾耄矣吾將讓爵于徵君以利巴蜀王室亦賴焉吾雖不恭亦世載厥譽知吾之能侯而好賢也徵君避爵而徙吾又有令名乎睹今將季世也王室若混時無靖寧則諸侯猶不忍

侵獨是吾一舉而安全蜀之民不亦可乎左右曰臣蜀之鄙人不識徵君之賢若是雖然爲諸侯師其志必淳君安得而淹之宜厚爲之禮以謝徵君天下高君之義者亦多矣豈必讓爵乎夫棄先皇之澤以替其業不可謂仁以爵而縻賢不可謂義悖明典以自疵不可謂恭徵君誠賢者則君之所舉賣矣賣賢以于名臣竊惑焉

辭爵

蜀王㠪蜀人迎徵君于㠯徵君避青城左權曰子以

萬言說諸侯孰若享益州之富哉今蜀之父老皆杖策而迎民心歸矣子固辭之智者不為也徵君曰吾聞之行一不義君子所憂况天皇之爵祿所以寵諸侯者而士受之不義孰甚焉昔介推辭祿仲連避爵是皆諸侯之賜猶未至于讓國也而二子却而不受吾以不命之爵受之是使介推仲連攘臂而笑于地下誠不能一朝攝也且有不次之戮夫士不遇于時而佯狂以自樂則蔬食飲水甘于八珍敝裘麻屨逸于五乘何則義與不義也易曰舍車而徒信乎徒不

爲耻已。左權曰奈蜀人之望何哉曰汝不聞莒人有狥人而忘身者乎以千金遊于天下必求其悅已。者有不悅者則分金而惠之悅已者不盈于人而金竭遂慽而死今吾潔其躬而失蜀人之望非固也竊慮莒人之金不足以勝悅已之衆耳故曰愚者不。謀羣聚若立智者決策。朝不得食。由此觀之蜀人之望易成而羣易合也。何足眷眷哉左權曰權也陋。微子啓之弗章

火灾

李氏觀象于軒轅之臺有星數丈流于冀州其光如
旦李氏喟然曰胡運其與乎又有宮闈之灾內外樹
難漢室其將爲周之東乎越明年夷人寇玉壘之關
洛陽氏真宮灾天皇與太乙真人方祠浮圖老子火
圍宮苑煙燄蔽空宮女悲泣相枕而焚天皇幾不得
脫太乙真人猶以符咒祝之火迫亦奔而出見百官
擁列于銅駝陌惶懼掩面京師爲之語曰氏宮火不
得出太乙真人焦頭爛額又訛言董氏以兵權劫天
皇天皇憂懣問于相國王允允對曰臣聞老子善用

兵雖有匪臣老子必爲陛下却之矣陛下益宜努修乎黙勿以爲憂又問日朕之敬神可謂露心矣何以致災允對曰宮闈之火實陛下輝光之德所致況聖澤以火德王此中興之象也天皇大悅王允少有雅望善屬文時輩皆以允有國士之風及爲相舉動猥陋唯與時浮沉外飾體貌而内懷奸娭又交通宦官以固寵祿百官有司進士皆倚其門有稱允爲父令妻妾問寢饋養一如家人禮以此樹富凡考績所去者皆貪緣而進天下士大夫始壞廉耻而鼓舞于聲

利矣故一時寵渥者若太乙眞人、次及董氏、其次及相國王允權勢黨類分爲三穴播聞蠻夷是以豪傑益解體而議漢室匈奴累歲紛擾邊境以誅一邪二倖爲名東南虛實海內罹斂雖桓帝荒于游畋國歩多艱未有極于此者也是歲太子驟疾中外頗疑天皇乃殺閹宦七人以塞其咎

洎曰此篇如史臣紀事之體其所迹漢廷時政考之漢書往往不合至于所云太乙眞人又漢書所不載者故外史疑晉時文云

避難

益州守徐嵩坐贓繫獄有武陽令文龜齡亦坐贓于獄中乃相國王允門人以孝廉舉高第時御史按獄以死論益州守搗額乞憐寄以千金賂之乃免刑遂問虔雲中武陽令以中倚之故獨揚聲抗辭于前其獄竟釋蜀人爲之語曰益州太守徐仲高坐贓論死克嫖姚武陽令尹文壽伯。坐贓譚笑挾相國後龜齡遷爲左馮竭又與相國王允之子横掠良家女婦百人充于閫室爲鄭衛之聲以奉相國京師醜之雖髫

童輩皆呼爲冀中郎。以其汙濁士林。爲淸論所鄙。反董卓暴虐。相國王允亦俯仰其門。每與卓論國家機務。必以袖帒口。侍側供唯諾。無敢疑者。文龜齡亦耻相國奴于董氏。私謂相國之子曰。董氏懷趄看之謀久矣。若一舉而敗。必及令公。吾屬安所附乎。曰何爲其然也。曰令公以相國之尊。負海內之望。權侔天子。富埒王公。此人臣之滿者也。又奚任迹于董氏之門乎。董氏弄柄。淫惡日彰。其禍可抱足而待。令公宜潔名于廟堂之上。效李杜之忠。而寄之以謀。鑒陳寶之

猷而濟之以木使國家無虞而同享封祿不亦可乎口吾翁必有見汝勿復言文龜齡還家謂妻子曰吾受相國之恩無及報矣遂謝病免辭歛金玉斗乘以歸客于荆州董氏果作難君子曰傳云至貪者明至佞者發其文龜齡之謂乎

洎白此亦記事之體也其文絕類史記

岷山

徵君登岷山望汶江思禹之績而歎曰浩乎汶江岷山鎮之茫茫禹功險于梁岐孔紹祖曰吾聞王國有

難則諸侯告于山川今漢室難矣而諸侯不告何以
徼福徼君曰夫諸侯修德則告于山川社稷之靈以
肅其民人民人于是乎怵愳而不敢侮可以勤事而
扞難其山川社稷之靈亦庇焉故旱溢之沴不侵崩
竭之災不虐癘厲之戾不淫嘉穀豐而民人洽故君
子入其國也觀風于山川而料民人之豐阜凋悴以
因革其政觀氣于社稷而知土壤之堊鬱昭明以節
制其宜是以民無爭心俗無悖志王道成焉然後知
先王之報勲德于社稷之神也故生則爵祿以榮之

車服以錫之。宴饗以親之。賞賚以勞之。死則褒之以嘉謚。祀之以五鼎。養之以世祿。紀之以文章。其耿光懿節。昭乎上下。配乎山川。以王其陰騭。而降休咎于民也。是以駿顯之烈。與江漢同流。詩云荷天之貞德音振振。垂厥景福。君子神明。此之謂也。

黽山

徵君遊黽山道。遇猛虎。徵君倚磬而坐。謂左權徐淵曰。猛虎當道。吾死矣夫。頃之虎近于磬。左權以臂當之。虎懸尾而嘯。左權執其尾而倒馳。踰黽山之岡。徐

淵挾弓矢追之見巨壑中羣虎食一樵者徐淵臨穴而發矢弦絕徐淵以弓擊虎傷臂趨伏于蓁林左權負虎皮以救徐淵曰徵君安在曰鼓琴于磬吾子搏一虎而羣虎皆出吾以矢射之其弓不揚爲虎所㕍而傷其臂子雖勇不能制羣虎之猛也左權莞爾而笑曰制之何有昔者與客涉瞿塘之峽即徵君欲之楚遊道也舟覆得檝而渡有猛虎羣飲于峽一搏而獲斃者二客曰吾與子將赴于峽下之流得一檝而俱免又搏羣虎于峽上如制嬰兒是渡二峽也虎不

制則後游者豈免于嵫而烏能免峽上之虎乎若子之勇可以倒峽而西矣今之所遇奚足思哉遂歷嶇山之墊而援之羣虎皆斃徵君顧謂二子曰汝其奮于嶇山乎夫猛虎憑威于山猶猛臣憑威于國不可逸也故猛虎在山勇者制之猛臣在國仁者制之昔虞有猛臣曰驩兜虞舜驅之周有猛臣曰飛廉周公戮之魯有猛臣曰少正卯孔子誅之此皆制于仁者也嗟乎今國之猛虎逸矣而仁者不制豈無仁者與抑仁者在下位而不能制與吾是以鼓琴于磬而悲

獸也小子其勉乎哉左權曰嶇山之虎苟無以制夫子尚能倚磬而鼓琴乎曰仁可恃也勇則敵不可以憐故曰柔能制剛弱能制強故不善勇者制于勇善勇者制于仁遇虎而倚磬鼓琴汝徒見吾弱也而不知仁者有無聲之威有無形之兵乎左權曰唯唯吾今而知善勇之術也

去蜀

漢錮范滂李膺陳蕃竇武劉叔殺之徵君歎曰漢室死難之士有五人焉李夆曰昔者三仁戮而殷滅今

五仁錮而漢存猶未若紂之當罪也意者尚有待于維乎徵君曰何以測其然也曰執命之臣虐而未播畏主察也賤民之臣貪而未弛希主祿也畏察者謀必狡希祿者志必弱弱者懷榮恩疑者懷刑戮是以張角黃巾之衆提劒于郡邑而卒無全軀以懷刑戮者之未附也故漢室之形必繼統而後亡詩云雖無老成人尚有典刑其是之謂乎吾聞過盛之朝災沴不消以憂其過也臨亡之國災沴亦熄以無庸于警也故災沴之象恒集于過盛將亡之際由此觀之漢

室其隣于言乎徵君曰誠哉是言也夫殘將潰則不可與網罟之夫謀國將亡則不可與章句之徒議今漢室之形危矣而章句之徒猶執簡以從事掩牖而呻吟弄文墨以求一帛之賞而飾譽于流俗機巧驚愚志意駭衆自以爲儒林之雅路也距知測危睹形之士已慷慨于巖壑懐鷹揚之具蓄淵默之謀而天下調如也李爭問曰自黨錮旣戮漢室無主董氏秉之總百官而御朝廷殫徭賦以荼毒天下諫者輙誅而陳尸于市執盧子幹以八尺之軀而任社稷之重

夫豈守章句者哉然而不能制董氏之柄是以抗議于漢廷而無所建白何謂也徵君曰予幹欲以抔土而塞潰涇以操石而補崩山其不戮也幸矣使予幹有林宗之風則翻然而去誰不善之自桓帝不君荒怠無度政移中官天下貢獻者先入私窟而後以羨餘貢于廷天子爲塗旅犀象麋鹿棲于乘輿是以宗室不靖江漢雲擾咸以圖漢室爲名然而未亡者以剸未及于諫臣而忠憤者鱗次而出猶不能起塗炭之禍以濫觴于介濟之以殺戮困之以徵輸留奴瞞

于雍冀之境而内外之勢成故漢室虛弊而天下無綱紀文章甚矣所以豪傑奮庸之士寧沒齒于溝壑而不忍盡言也今以一子幹而欲挽漢室之危不可得已是歲徵君去蜀

天祿閣外史卷七終

天祿閣外史卷八

賓楚文

去就

徵君之楚。桂陽守逆于雲門。拜而道曰。僕守桂陽土壤日曠。三載匪績。竊聞徵君之風。鄙心浹暢。沐拔揃之餘聲。遂爾弛簿書。輟錢穀。洗訟庭以曹溪之波潔陋室以部山之石。爲徵君淹也。仁篤義執。執得無暫稅乎。僕從長者之後而行矣。徵君曰。伊嗝嗝與瘴瘴與時不可以止與。甫是以征也。將南謝楚王以歸來

與。曰徵君何鬱伊而茀𢭏也。愚聞聖人之規曲世。若火之規曲竹。治其節而削其枝類其幹而裁其根。然後商販而爲利。工斵而爲器。今漢室之形若曲竹。何不倚而規之以匡輔其傾乎。坐而策之以宣裕其業乎。爲之禮樂以順導其民乎。夫物曲則棄。人曲則斃。世曲則傾。唯智者覩形而知影。是以規其所曲而全其所直。遊乎自然之原。此仲尼之志度而管孟之爲也。徵君方效乎孔孟而有捐時之愍。旣信于諸侯。而流歸與之歎。是徵君之奮草莽而就聘。意者欲揚

空名而不顧其實耶。何落落而不羣也。如此曰子徒知曲竹之可規。而烏知曲棟不可以使之直乎。知曲世之可規。而不知曲主不可使之庭乎。鷹隼爲鳳。狐貍爲麟。葭菼爲藕。蒺藜爲蘭。故賢士之處世。明主求焉常主忽焉。是故放勳以之讓。后羿以之棄。高宗以之夢帝華以之剖周公以之握。穆公以之殉句踐以之謀。祖龍以之坑。由此觀之。賢士之顯戮時也。故負鼎而干湯。伊尹不知其爲顯。及授之以阿衡而伐夏則顯矣。歷說十二諸侯。孔子不知其爲戮。及絕糧而

削迹行不稅冕則戮矣若甫之所遇不可謂不戮也惟楚聘就而未報故爲此遊以待其戮胡可淹也憲也非敢傲子之命實惟不懌苟處而淹吾參譽也亦何功之爲遂不入桂陽郡南郵于長沙

時勢

徵君見楚王楚王曰今王室卑而諸侯弱何策以待之對曰天下勢也合策者順合謀者成合意者固以縱橫之策合者事成而名敗以縱橫詭詐之意合者機固而業頽是以齊桓之霸策于信義而已矣守信

而文于禮。執義而通于智。守信以盟。執義以聲。故能尊周室而雄諸侯。道路無怨旅。中原無膻塵。當是時。桓公爲五伯首功。而號令可以一海內者也。然猶以服事周。得顯永厥業而不替。繇桓公之身而齊無有干戈于境上者。故諸侯稱義焉。夫信義者王伯之門也。求策術而棄信義。不可以爲諸侯。楚王欣然而言曰。徵君不穀之管仲也。唯幸教而輔相之。徵君因難曰。楚之山河與楚之人民孰固。楚王曰。不穀聞之。國以山河城郭爲固。家以垣籬棖閾爲固。未聞以人民

也。曰。山河之固孰與守之。曰信義哉。曰守信義者。王欲委諸山河乎。抑委諸人民乎。楚王無以對。曰。王何以山河爲固也。苟無人民之衆則楚之山河其爲猿鴈之棲乎。楚王問曰。昔者齊桓公陳師于召陵以伐楚。屈完諫曰。君若以德綏諸侯誰敢不服。君若以力。楚國方城以爲城。漢水以爲池。雖衆無所用之。然則楚之所以爲固者。方城漢水也是以能輕齊之衆。可爲固國之勢。非山河矣乎。徵君對曰。夫齊之陳召陵之師也。豈不聞楚有方城漢水之險者。當觀兵之際

屈完以德動桓公。而又及諸侯會盟以示信。故全齊之衆遂卷師以旋。而不欲耀武于南海之陲。豈方城漢水足以却齊而存楚乎。使屈完不盟。則齊楚之得失未可知也。楚王有慚色。徵君曰。賢王以宗室之英。而楚國之民不懷。又靖安而無外忠。宜賢王之以山河爲固也。王亦不熟慮乎。今天下舉貢者一室。漕運者一滙。皇圖之籍。尚負于畿甸。征討之命。尚係于天皇。故諸侯。未爲戰國而得以靖安無虞也。雖然諸侯將勞矣。誠宜布信而宣義。以懷楚國之民。而告王室

之難于諸侯結之以盟誓飫之以宴享使四隣親睦而同姓寄于婚姻然後告諸天皇代其誅罰驅遏戎騎翦滅奸雄烹豕貪虐顯巖穴之士與之謀國雖無會稽之恥而有嘗膽之心無報吳之舉而有覇越之績是謀策之徵聲而文武之烈光也王其圖之

田獵

楚王問徵君以田曰古之諸侯好田何爲也徵君對曰臣聞諸侯之田所以靖民非以禽荒也故社以示之禮振旅以示之威文章以示之武蒐于春宜陽氣

也苗于夏扞嘉莇也獮于秋順休令也狩于冬導陰滯也四時之田獮皆所以廣仁也禮曰諸侯既田則齊明盛服告于宗廟惴惴翼翼若有臨鑒而不敢淫縱其身有獲狐者則命之曰制爾以媚有獲虎豹者則命之曰制爾以猛有獲梟者則命之曰制爾以逆使百官皆懼而奉職不懈然後論其田功虞人彎而多獲者賞之獲而失其髦者罰之私養而不獻于廷者杖之玩田而傷鞠相格而厲弱者刑之又爲之譏以勞其考爲之揖讓周旋之禮以平其志爲之歌詠

舞蹈之樂以舒其氣于是乎知先王講武之有紀也至于春秋戰國之諸侯淫荒傾于酒色殺戮極于臣民以田之心行田之事布田之政敢游而無厭縱欲而不武蒐狩而失時出不治兵入不振旅是焉取于田哉如是而爲諸侯者國必亡夫先王以殺一不辜之心而田獵故仁昭而業顯後世之君以田獵之心而驅百姓故身戮而國亡此無他敬逸之塗異也今王欲田亦舉先王之心而已矣

恥辱

楚王問曰賢士之處貧賤也富貴者可以辱乎徵君
對曰昔者仲尼之釣于沂也季孫過其專耕者皆避
男女不得有從者引仲尼之衣而叱之仲尼揚竿而
行從者撫其竿曰勿揚仲尼乃負竿而歌從者裂竿
而擊之魯人曰此孔丘也從者曰吾知孔丘故擊之
耳以魯國之衆辱一賤士奚足道哉及孔丘攝相于
魯魯人與其從者鬭從者將死季孫聞而怒遂捕從
者百人桎梏以見孔子當是時魯人皆相率而往以
觀孔子之政爲從者之有怨李氏之執魯命也既而

從者死。孔子曰。吾聞訟之室者。折于天刑。君子之幸也。罪未成而桎梏。小人之幸也。由此觀之。貧賤者奚辱于富貴哉。夫貧賤而不辱。則進而無黨。出而無求。獨行其志而盡天者乎。故舜不以耕稼爲辱。禹不以誅鯀爲辱。文王不以拘羑爲辱。周公不以流言爲辱。仲尼不以裂竿爲辱。聖人之心盡于天而奚迹之爲

楚王曰善

漁論

徵君自以不得志于諸侯。燕居而歎。客有諷徵君曰

以子之智何不如楚磯之漁乎徵君曰奚爲不若哉客曰夫楚磯之漁也擧竿而歌隱笠而卧自謂無懷子棲于洞庭之渚磯于七澤之畔吞雲吸霞浩浩乎與太虛同流羡魚而無心于鈎倚磯而無迹于物臨洞庭而望瀟湘窺九谿而瞰七澤旁矚乎武陵之源和飲乎滄浪之水終日坐而得魚大釣無空綱小釣無空鈎雖五溪三澨之魚皆慕餌而投其鈎故能爲魚之司命今漢之七國猶楚之七澤也七國之封建乎諸侯猶七澤之棲息乎魚也七澤倚洞庭而爲固

不猶七國倚漢室而爲藩離乎。子何不以洞庭之渚爲棲。以七澤之畔爲機。坐而得諸侯以顯其業使國家又安。海内殷庶。九夷八蠻不毛之類者。皆慕義而賓乎。何必遠漢室而棲藩離。辭王命而就侯聘。濡七國之路。而終爲匹夫之辜乎。徵君撫琴而釋諷曰。甫聞聖人達權。賢者完節。故士欲奮而無君。則進夷狄而替諸夏。時旣晦而懷忠。則釋耒耜而負鼎俎。是以旁擇乎諸侯。歷聘乎四方。譚笑而策功烈。布韋而歸故鄉。此士夙夜之願也。昔務光遯而伊尹干。伯夷隱

而吕尚出。接輿狂而孔子遊。介推蹈而狐偃翊。莊周疏而孟軻毅。四皓棲而毛焦激。此皆得志于諸侯者也。子徒見無懷子漁傲于楚磯。而烏知有必氏擊磬于衛國。是猶覩山雞之垂翰于樊籠。而烏覩鳳凰之翱翔于霄漢乎。何所規之不廣也。客曰。夫知興者疏其津。知亡者閉其名。知亡知興與時偕行。知興知亡。與時偕藏。故聖人不能背時而違權。賢者不能失時而完節。今漢室蕪穢。王運頹湮。賢士蹇蹇。佞臣煎熬國之頑民。勝我歷數以歸所天。懷琛之儒。屠釣而棲

巖貞亮明哲之臣。佯狂而去國。是伊尹爲務光。而呂尚爲伯夷也。故太史出函谷以避周。魯連蹈東海以避秦。彼一聖一賢者。豈不能輔衰周之諸侯。理亡秦之亂政。而樹功業于無窮哉。亦時不可處也。且子不聞乎。國將興聽于民。國將亡聽于神。今之時又替于周秦矣。子顧眷伊尹之壬。而忽太史之出。不亦謬乎。徵君曰。然是或一道也。子又不聞郢人之歌乎。其辭曰。故廈將顛兮。奈良工何。榱題媛兮。斵而爲窩。昔周室顛而榱題媛者。齊晉也。斵齊晉之榱題。而治公室

者。則管仲鮑叔牙甯戚狐偃趙衰叔向。皆良工也。是以能伯諸侯而强公室。夫齊晉不以周衰而失其伯。管狐不以時危而失其材。故賢士之嫁也。非刑戮之國則就之。非篡弒之朝則就之。若是而蹇。必內有讒姬。外有譖臣。二綱張國。仁者潔身。不待塵而舉。不待逐而行。引之不浮。垂之不沈。君子時屯。一經一綸。補前覺之明職。馳乎同之令軌。故晉儒之名翕翕焉。子何泥聖賢之寓迹而病厥心乎。客憮而謝。

色荒

楚王田于雲夢俘野女爲姬徵君追而諫曰臣聞國有六愼者與有六荒者亡今王日載其荒國焉不亡楚王曰咨何言之厲也徵君曰臣不能佞是以厲于王乎楚王曰何謂六荒曰獸而無度則荒色而無度則荒味而無度則荒役而無度則荒音而無度則荒棄賢而事鬼則荒愼此六者國其不亡楚王曰寡人兼乎曰兼夫王輕身遊于雲夢之藪春不振旅而蒐秋不治兵而獮九月不返國荒于獸也王之宮粲姬盆幕融如陽春今又得野女而狎之荒于色也酣以

香茅之醴。飽以湘波之魚。文羞珍饌。鬱乎穰穰。日夜沉湎而不知疲。荒于味也。歌姬倚瑟。舞姝臨𦻊。鐘鼓鍠鍠。管籥嚶嚶。長夜不輟。荒于音也。築倒景之臺而眺衡岳。望祝融。臺高九疊。猶以爲望而茫也。又襲其土木。標其棟宇。渥其丹青。雕其錦石。懸十年之廪。一朝而虛之。荒于役也。景臺之下。繪以浮圖列仙。師事遊方乞食之徒。採藥以煉之。巫覡以淫之。而無變楚之俗。荒于鬼也。此六者。皆諸侯之敗德也。而王兼之。其何以存國。昔后羿荒于田而有窮亡。太康荒于酒

而不返國。孔甲荒于鬼而諸侯畔紂荒。于靡靡之樂而殷亡幽王荒于褒姒而周亡。始皇荒于土木兵革之役而秦亡夫帝有天下者以荒而亡國。況諸侯哉有一其荒。亦不免于亂亡之禍。況其兼哉。臣不敢謗王也。俘女于雲夢楚國之民皆以王爲色荒而又見襄王之故事矣。臣今日諫而王不聽則王之追遊于因罪也。臣欲解佩而行。諸侯方以臣爲得志于楚故至不命臣而王追之。使無以雲夢之遊爲諸侯笑。是亦臣之勞于楚也。王毋惡焉。楚王悔而言曰。此[illegible]

之戾也。乃命左右刖其女。徵君諫曰。不可。夫雲夢之女不求于王而王寵之。不愆于王而王刖之。是以臣之諫而寄戮于色也。王欲刖一女以示遠。則王之宮有歌舞之姬百人。王亦豈能盡刖乎。王不能刖。則雲夢之女刖之何爲。楚王乃逐雲夢之女而作田誓。

洎曰。楚王淫荒于田。因徵君之諫而作田誓。此亦諸侯之賢者也。惜其不克奮厥志以匡扶漢室。而田誓一作之後。竟無聞焉。且田誓不載其文。豈文不如其誓。抑外史失之與。

晉使

晉使如楚。聘徵君也。拖關者告楚王。楚王問曰。非聞乎。曰非也。曰徵君聞乎。曰賤臣不察君意。未敢以聞也。楚王喜而勞之。乃密令左右醉晉使以酒。與之卧竊晉王書。進于楚王。其文曰。徵君履下。不穀處北遊之側。曰麻令音。昔者蒙以黼黻臨照敝邑。不穀無戚于徵君。戮以亞賓之禮。凡我同列以為不穀驕。咸踰藩而用之。徵君是以揣棄。不穀益頹敝志。至于今是咎。徵君其稅前之愆。以返我敝邑。借我宴好。使不穀

徼福于敝邑之社稷。而新舉于諸侯。不亦善乎。自徼君之別塞樹五霜。朝聘將繼。不穀每南望楚。何悠悠我心。繼以蓼莪。彌不自[illegible]敝邑之民。君猗未望時雨。有司賦懷徵而詠之。一何悃也。徵君其亮哉。昔聞徵君自蜀之楚。楚人鑿嶺以平其道路。作錦繡之流。蓋三十餘里。坐以雕乘。賓于陽春之宮。時峒蠻稱亂。徵君與李乎左權之徒。殫智陳力。有五殺大夫之勞。而功之舉猶尠。是徵君固楚望也。夫楚以徵難其勞也若是。敝邑猶楚也。匈奴之警甚于峒蠻。土壤之饒不

及荊楚而又有巡狩之遺烈。徼君何重楚而輕敝邑哉。敝邑若替。雖爲不穀辟。徼君無亦忍敝邑之民人而置諸溝壑。且以瞭望于鄰國。仁者能無儆惕乎。今胡馬秋勁。寇我井陘。又寇我雁門又寇我鄖嶺。鄖嶺戰却。折我鋭見五千。又寇我鐵關。餘種皆起。遂寇我雲中。擄獲婦女數十餘萬。而淫我邊境。師憤空冀而戰。又折我鋭見萬餘。僅獲黃瓶二千。又寇我上黨。破馬陵之關。獵火通九京。敝邑之危若垂石。其勢莫當。是以藉徼君之怒而勦滅之。則名垂汾泌。功銘恒霍

義顯于介山。風高于首陽。此不世之休烈也。願徵君
就余駕。焉憚千里。不穀率敝邑之有司候于境上。命
使以符狥于鄰國之壤。而達其關。使毋有譏者。發壯
士三百護乘于道。使毋有妨者。若徵君與不穀均是
心。庶勉撫敝邑。肅揚仁風。以化狠戾。薦社稷之馨香。
不穀唯是剖心而索報。及茲臣庶無忘德也。徵君其
深唯無[illegible]焉。楚王既得書。命左右曰。有洩之者誅。晉
使瘧檢[illegible]不獲。其旅十八與館人鬬。楚王聞而囚之。
晉使遣徵君。告以晉難。徵君曰。奚爲不書。曰。館人盜

哉聞于王王不罪館而、戮其鄰僕非以修睦也意者
其王之討乎徵君謂李斗曰、楚與晉隙矣甚日謁王、
王料徵君以晉使之故而謁也講至日昃徵君不及
晉故楚王疑之問于徵君曰、先生知晉之聘乎、對曰
聘而不書。晉難必遣。臣將赴矣若聘臣以書。是飾難
也臣何就焉。是以憂其無書也。楚王有慙色、謂信乎
晉之飾難也聘以書晉使失酒誤投于寡人寡人誦
之、有不利于王室、故因其使不敢以聞徵君、寡人險
字得無疑乎對曰、晉果不利于王室而有使于楚、雖

不犯玉亦楚之累也豈惟臣之罪禍王其釋晉之使而歸之夫晉之謀寄于臣臣不就聘則晉之謀謝矣又何囚乎楚王乃釋晉使徵君因難曰王釋晉使而歸之楚必有釁楚王曰何哉曰鄰國之使不可戮也既戮而歸晉人必報之臣是以知其釁也楚[illegible]曰然則爲之奈何曰晉之聘殷矣王若修戮于晉使而臣不就亦釁也臣請爲王聘晉可以替晉使之讒而臣亦無辱于晉且以善楚王其虞之楚王曰戮使而吝士釁在敝邑如晉而淹釁亦在晉是鄰國交釁胡可

盟也君不得已則徐淵亦足以當晉徵君其命之行曰王不可以輕鄰也徐淵亦義豈能就不聘之國哉夫晉無釁于楚則臣之行爲晉也晉與楚釁則臣之行爲楚非爲晉也憲也聞之難而不援不可謂仁援難而解釁又爽信于賢王不可謂義故臣援晉之難必以王爲歸矣不然釁其登乎徵君遂行與晉使出楚之關左權李平孔紹祖曾狷從之楚王使二壯士要境執晉使以質徵君咈然曰憲也韓國之士楚王若疑是在韓人也何以晉人是執憲有徐淵周岑二

子佐王之側是有二質于楚夫奚患乎乃以書報楚王楚人返命徵君是以得諸侯之心

龜正

初徵君宿于龜正李卒曰有字南流犯客星甚迫其在楚分乎難將至矣及晉人與蜀人盟練刺士以報楚王假爲謁者以進楚王據床而問曰汝何國之陪臣也謁者曰吾聞鄰國之変不可辱以陪臣諸侯之変不可踈以床下今君處雕牙之床而踈諸侯之擲陪臣之禮而辱諸侯之命君何不疑臣爲刺客而

固如此也楚王懼而避席命左右搏之以驗其匕首謁者疾馳而上將短刀刺之楚王傷其面左右護王遂搏謁者曳于殿下知其爲晉人計也于是楚王始疑晉人之讎楚頃之徵君書至楚王怒曰此必黃憲設刺客計也不然書奚値哉遂殺其謁者及二壯士又收徐淵周岑于獄亦大招刺客以報晉徵君聞之謂從者曰嗟乎平之言徵矣將未及晉而晉爲之詭謀不足以復晉恥而又導釁于楚其無已乎若漢宰旣替則晉楚二國不能爲盟主矣夫報楚王而値晉

釁命之阨也甚甫將避難以歸故邦豈復就晉耶魯
狷曰子之歸善矣其如岑淵何晉難哉莫若返楚以
調二國之釁而又釋楚王之疑如是而歸至完也子
若畏于楚則狷也能死之而左生之武又足以耀楚
于掌上夫何患焉徵君曰汝不見出穴之蟻上垣籬
而扛百足之蟲有稚子蹠穴而憎蟻以泥覆其上雖
欲返穴而安之亦不得已今楚之疑非特稚子之憎
也疑覆于國而距後至之士非特覆穴之泥也而欲
返楚以求鳴是何丑蟻之弗若乎汝又不見遊魚之

逝千仞之藪而無患者。以其能與水相信也。故浮沈得揚其意。出入得暢其情。是水益深則魚益逝。君益信則士益歸。而况士之于諸侯哉。使游魚遇無水之壑。則偃蹇而困于泥。求咫尺之游。亦不可得已。今楚無水之壑也。欲以藪澤之魚而游之。必蹇矣。故魚不厭深。士不厭信。或止或行。其知幾乎。僭猾曰。楚不可返。以疑故也。無疑于晉矣。爲而不就哉。微君曰。晉國不待士而忿謀。又以培。縣雖士至其國。亦何所奮也。夫疑志者難與决策。忿謀者難與定交。楚疑而晉忿

二難也士焉得而就乎。昔趙殺鳴犢而孔子去楚其似矣南望郢闕長虹蔽之痛乎蒼天其斯人與、

遇漁

徐淵獄中上書暴楚王之過楚王焚其書而殺之周岑放、浮于湘江有漁者並檝而問曰子何方上國之士而浮于斯乎周岑曰吾叔度氏之徒也、寄客于楚、瀟瀟是浮以濯以漁。棹彼中流。懷我君子。湘水悠悠漁者曰子奚不追師而爲此游也、周岑喟然歎曰師安所追乎漢道其亡王業其茫、奸雄攘臂、賢者無廬

流于四方之晉者浮河之楚者浮湘吾將逝洞庭而憩雲夢窺九嶷而望衡陽撫雄劒以嘯荊門濯長纓以歌滄浪吾進與子而偕釣退與子而偕狂幽吾于鷗鳧之渚棲吾于蘭社之鄉羌邂逅而猜予迷聖賢之弛張信不可乎漁者曰吾聞無巢之林其下必廬無漁之藪其上必磯予乃洋洋然[illegible]歆慷慨浮而不歸傲禍垢體為時所疑之楚游者能不懷噫是子之智不如魚之遠磯而虛其藪鳥之畏廬而廢其巢乎何子之不能廣也周舉曰昔者箕子仁而蒙難文王

順而拘羑展禽和而會黜子胥毅而吳媮。仲尼能而陳阨。墨翟智而求囚。史魚直而晉辱。屈平忠而楚流古之聖哲賢彥之士豈不欲避憂患而潔身哉。心有所激則謗而不緩。心有所憤則矯而不懟。心有所忼則嘅而不暢。心有所惕。則鬱而不曠其逸樂足以育其衆庶。其憂患足以哀其民人渥以鐘鼎之祿而不爲冨擁以環堵之室而不爲貧其羣也跡化其獨也道榮一毀一躍而天下蒙如也予徒見夫魚不潛淵磯之藪以爲能逝也而時遇漁人之罟。又逆鱗而大

烏不巢覆盧之林以爲能舉也而時遇獵者之網又解翅而投乎漁者仰笠而歌曰瀟湘秋兮水淙淙芙蓉落兮雁南賓期美人兮江渚歲暮兮蒼梧雲如是者三鬭周岑憑而聽之曰噫嘻乎噫嘻乎何楚聲之婉孌也是歲楚王棄徵君于晉徵君奔秦秦人納之

陽山

陽山崩楚王問于左右曰晉人有釁于楚國夙夜憂惴况徵君不復徐淵囚而死周岑乞食于楚市乘桴于湘江不知其所矣是以海内賢士皆棄楚而賓鄰

國無以南扞寡人奈何今陽山告崩楚國無所鎮是寡人之禍彰矣無亦詭于晉者或不得求與抑王室之故也左右對曰君以晉釁而日夜求徵君用心疑之是君之勞過矣夫徵君游諸侯諸侯皆信之而楚獨疑使楚國不能爲盟主以光耀王室陽山之崩不其宜乎楚王長息而言曰寡人將修好于晉而聘徵君則楚之禍庶乎爾衆爲寡人畫之左右對曰鄰國之好可以修也若徵君之聘夫奚就乎死其弟子而困其師露其詭計而飾其聘不可爲也楚王遂修好

于晉晉人殺楚使懸其首于閭門之木楚王聞晉人無禮于楚謀諸左右曰臯鄰不睦賊我使臣何以報之左右稽顙而謝曰臯其分矣又何報焉願君毋忘讐于晉也楚王怒寵姬陽華諫曰不可妾聞之寤口之言若羨寤心之言若冰今左右之諫雖不甘君之口其亦寒心哉夫寤口者求譽而養禍寤心者忍恥而奮功是以明君樂聞寤心之言而去甘口之士故功施昭明而令聞廣譽也君若誅左右而擁其心無乃嗜甘之疾乎楚之使晉人戮之罪也君誠怒矣君

獨不思晉之使猶楚也不告于天里而私戮之亦與晉均也而君則欲晉之不怒何君之遠恕邪楚王慙而釋之遂田于四望明年楚王飲毒而卒

歸韓

徵君歸韓張儉策杖而訪徵君飲之張儉問曰子之譽溥矣而功不曰漢室諸侯一何拙也徵君對曰處聞之智失則求之巧信失則求之拙巧者亂拙者矩今諸侯雖蔑智而寡信亦足以國若漢室不替諸侯其無戰乎張儉曰儉也聞晉楚有釁子何以靖之徵

君曰晉之爲諸侯也詭。楚之爲諸侯也暴。其世子又淫。如是而釁不可靖也。甫是以浣褐而歸得與子飫。惜乎。示禮林宗逝也。哲人不作。王室其凶。吾道之寄微子誰與。乃臨風鼓琴而弔之。張儉曰夫道欲行寄于人。道欲廢寄于天。當三代之盛。王是道也寄于君臣而偕暢之。若舜之于禹稷。湯之于伊尹。文武之于周公箕子。君臣一德。其道流行。身履休烈。是以能乘厥治。三代既沒。春秋紛拏。是道也寄于臣而不寄于君。若孔仲尼歷于諸侯而不遇。乃述經于泗水之濱

身不履盛而世載其烈故春秋亂而不治是亦寄于天者也及春秋毀戰國嗣亂以縱衡爲賢是道也亦寄于臣而不寄于君若孟軻荀況譚王道濟之以辯游說于梁楚之間而無所合故戰國亂而不治其猶寄于天乎夫周東之後寄于人者何窮而寄于天者何啻也西京而來若董子亦寄之矣今天下左道亂厥內夷狄亂厥外大臣貪小臣諂民無廬士無稱名器淆混蕩之以綱紀隕之以文章諸侯驕侈而無黻于王室由此觀之道何所寄哉儉也從薦紳之來不

能輔導以至于錮爲國玷焉。天之戮民。又不能死。而苟淹于草莽溝壑之中。若吾子者。名隆而志高。道堯而形超。固天之所厚者耶。而子之道又若有寄于天者然。悲夫北門之詩。昔人所哀。世道交傾。天其墨乎。是歲恒山崩。君子曰其幽厲哉

感時

初徵君將歸韓出疆哭林宗于野。曾狷問曰狷也聞之聖人不私故應物而能化智者不累故抑情而能達。子是之哭其有私乎其無私乎。徵君曰甫之遊也

不覺暮矣遠託七國假返南劍彥人凋殂誰與扶植是以感而欷也曾狷曰漢室其終畢乎曰今逝者士人惟爾與甫猶路也黃巾亂朱儁死之嗟續隱于長洲李平隱于華嶽張裘隱于天台周岑隱于雲夢左權蹈海。徐淵死于楚孔紹祖俘于秦。狷乎甫與爾歸矣乃據地而歌薤露曾狷和之既而曰吳越之聘予弗報乎曰昔者林宗與甫言曰今諸侯王裁情而不知禮。大夫汙濁而不知義。有司貪殘而不知仁士虛濫而不知耻。民巧詐而不知信。吳越之士民有司殆

甚焉。又多淫疾。胡可革也。夫聖人不易素習之性。不化至頑之俗。詩云。匪我則頑。匪爾則端。此之謂與。魯狷遂從徵君于韓而返魯。徵君曰。嗟乎。禮樂東矣

天祿閣外史卷八終

或不傳或當時發摘其奸或後人掊擊其繆皆得
指目爲誰何獨此書不知作者主名始出於嘉靖
時至萬歷年間屠緯眞遂采入漢魏叢書毛氏津
逮秘書因之以此見前明中葉以後風氣詭異雖
以同時作僞之書亦甘受其欺愚而不悟其非岳
是以爲傳此書者痛惜而又不能不爲序此書者
解嘲也若通鑑綱目於安帝延光元年書黃憲卒
本傳謂憲終年四十八而外史猶及董卓之亂
且盧毀王允此其繆妄蓋不待攻而自破云決上

王謨識

